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俄〕根·伊·涅维尔科伊著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1849—1855年)

〔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著

郝建恒　高文风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й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47

内部发行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著
郝建恒　高文风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6印张　插页1　374千字
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97　定价：1.50元

前　言

本书作者根纳基·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1813—1876年)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急先锋。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十六岁入中等海军武备学校，毕业后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涅维尔斯科伊在中等海军武备学校学习的时候，受到了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反动教育，因此他十分崇拜十七世纪沙俄侵略中国的殖民强盗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等人，立志要继承他们的侵略事业，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政策卖命。1847年，他任"贝加尔号"运输船船长后，利用"贝加尔号"运输船前往堪察加半岛运送军需物资之机，潜入中国黑龙江口进行"考察"，刺探情报，接着又以武力强占了黑龙江口附近地带，充当了沙俄侵吞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伊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活动达七年之久，后来他被调回俄国，充任海军科技委员会委员，最后晋升为海军上将。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是涅维尔斯科伊临死前撰写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一本回忆录，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作者等一小撮俄国海盗，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从1849年到1856年间在中国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及鞑靼海峡一带窃取情报，升旗占地，建立侵略据点等一系列侵略活动。

沙皇俄国企图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和黑龙江口一带，由来已久，是沙俄向远东扩张的既定目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说过："**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马克

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派遣哥萨克匪帮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自卫反击，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平等谈判缔结了《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的疆界，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从法律上确定了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但是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来没有放弃。《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彼得一世就叫嚷："俄国必须占领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公然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誓要"实现他的高祖父和祖母的遗志"，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俄不仅未能占领这一地区，甚至连黑龙江口和鞑靼海峡的真实地理状况，也毫无所知。长期以来，西欧和俄国的"航海家"拉彼鲁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等，都认为黑龙江口不能通航，库页岛是个半岛。尼古拉一世在涅维尔斯科伊到黑龙江口一带"考察"之前，曾派遣各种"考察队"去探明上述结论是否属实，也未获得真实情况。1849年，涅维尔斯科伊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支持下潜入中国黑龙江口一带，进行刺探，探明黑龙江口可以通航，库页岛不是半岛。这本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可是沙俄侵略者竟然吹嘘这是什么"重大的地理发现"、"惊人的丰功伟绩"，并以此作为他们"完全有权占领"黑龙江的"根据"，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地方，早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众所周知，而且在中国史籍中早已有明文记载。远在涅维尔斯科伊的"发现"之前一千多年，中国的史籍中就有关于库页岛的记载，元、明、清三代对库页岛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详细。如明朝对于"在奴尔干海东"的"苦夷"、"苦兀"、"库页"即库页岛的记载很多；在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水道提纲》，对库页岛的方位四至、面积大小、山川形胜等记载颇详。可是沙皇俄国直到涅维尔斯科伊潜入黑龙江口进行侦察后，

才知道库页岛是个岛屿。可见涅维尔斯科伊吹嘘的所谓“发现”，纯粹是强盗逻辑，欺人之谈。实质上，不过是“发现”了侵略的目标而已。

涅维尔斯科伊在探明了黑龙江口一带的真实情况后，接着便武装强行闯入黑龙江，公然在离江口三十公里的庙街升起了俄国军旗。此后几年中，涅维尔斯科伊便在沙皇政府的指使下率领阿穆尔考察队在我国黑龙江下游一带和库页岛等地猖狂地展开了侵占我国领土的种种罪恶活动。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些侵略活动为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道路。

涅维尔斯科伊为了“找到”侵占黑龙江流域的“根据”，还极力歪曲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他任意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随心所欲地曲解条文，甚至信口开河，妄图改变外兴安岭的走向，胡说什么外兴安岭在乌第河上游折向南行，越过黑龙江和松花江，在牡丹江和乌苏里江之间延伸到朝鲜边界和日本海。他并以此为据，狂叫按照《尼布楚条约》，“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至海应当属俄国所有。”涅维尔斯科伊对外兴安岭走向的歪曲，已经达到无法骗人的程度，连本书第三版的校订者卡马宁在为他写的传记中也不得不指出：“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存在一条从乌第河上游到朝鲜的统一山脉，因而也不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的那种急转弯”。作者为了寻找侵略根据，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涅维尔斯科伊吹嘘的侵占我国广大领土的所谓“功勋”，再次证明了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沙俄侵略的英明论断：**“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因此，《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实际上是一本沙俄侵华的自供状和罪行录。今天

苏修为了对外扩张，称霸世界，公然把俄国历史上臭名远扬的扩张主义分子涅维尔斯科伊搬出来当做“爱国”的英雄大肆颂扬，他们学着老沙皇的腔调，狂热地吹嘘他的“功勋”，这正好说明新沙皇同老沙皇是一丘之貉。

本书作者是站在沙俄扩张主义的立场上写这本书的。但他在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同时，也详细地记述了十九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提供了一些沙俄侵略、扩张活动的第一手资料，这对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译本是根据原书第三版译出的。原书中有些地名等名词不统一，我们在翻译时，尽量使之统一，或加注说明。

我们在校订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外贸学院二系俄语教研室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77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三版校订者序…… 1
Л.Г.卡马宁：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 …… 4
第　一　章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历史命运……27
1643—1689年在阿穆尔河畔所发生的事件概述　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最初资料　波雅尔科夫及其探险队（1643—1646年）　哈巴罗夫及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成就　斯捷潘诺夫　阿尔巴津的重建　1684年我国在阿穆尔河上的地位　中国人围攻阿尔巴津　围攻的结果
第　二　章　尼布楚条约……37
戈洛文使团与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戈洛文的最大功绩表现在条约第一条　中国政府的意见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我国的地位
第　三　章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考察……48
1753年阿穆尔河问题的提出　1777年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关于往阿姆贡河移民的谕旨　降旨的目的　1783—1793年拉彼鲁兹和布罗顿关于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的结论　1805年克鲁逊什特恩的考察活动　他关于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的结论　不良的后果　1806年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的考察
第　四　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太平洋上的俄国领地……58
在我国地图上出现了不准确的俄中边界　我国对这种情

况未予注意的原因　对鄂霍次克海西岸的考察及该地与雅库次克的交通　福明、萨雷切夫和库兹明　利特克船长的考察　我国在东洋、鄂霍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地位　关于堪察加的各种意见　在我国海面上出现了捕鲸船　捕鲸船的活动　1840—1844年英中之间签订的条约

第　五　章　阿穆尔问题又被重新提起……67

1844年尼古拉一世皇帝提出了阿穆尔问题　皇帝为派遣考察队赴阿穆尔河口湾事给Ф.П.弗兰格尔男爵的谕旨　阿扬的兴建　1846年派遣加夫利洛夫指挥的轻快巡航战船"康士坦丁号"赴河口湾　此行的结果　1846年12月12日弗兰格尔男爵给涅谢耳罗捷伯爵关于阿穆尔河口不能驶入的紧急报告

第　六　章　在俄中边界问题上的谬误……76

1847年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关于迁移鄂霍次克港的报告　从阿扬派遣贸易考察队前往土古尔河和鄂霍次克海南岸的原因　米登多夫院士获得的资料　1847年以前政府对中国的行动　政府在接读弗兰格尔男爵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报告后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意见　1848年政府关于装备阿赫杰考察队勘察俄中边界的决定　同年政府关于将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交给中国的最后决定

第　七　章　"贝加尔号"运输船远航堪察加的准备……81

"贝加尔号"运输船远航的准备工作　1847年12月我对总督的申述　阿穆尔问题重新提出　1847年12月末我对缅希科夫公爵的申述　运输船赶造完工　我对所运货物的呈文和命令　1848年2月8日我向缅希科夫公爵上的条陈　请求公爵准许我赴阿穆尔河口湾　1848年2月10日我致穆拉维约夫信的内容　同年7月接到复信

第　八　章　前往阿穆尔河下游途中……91

向缅希科夫公爵详申考察阿穆尔河口湾的必要性　我呈给缅希科夫公爵的训令草案　对别林肯松、安茹和弗兰格

尔等海军将官的申述　运输船从喀琅施塔得出发航行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我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接到穆拉维约夫的急件　我在该港所下的命令　运输船启碇

第　九　章　在阿穆尔河口湾和鞑靼海峡的考察 ……102

运输船在萨哈林岸旁和在阿穆尔河口湾的航行　关于阿穆尔河口、河口湾及萨哈林岛主要问题的解决　到达阿扬

第　十　章　政府对于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活动的意见 ……119

我于1849年9月3日呈给缅希科夫公爵的报告　科尔萨科夫的航行　总督的堪察加之行　我的报告在彼得堡产生的影响　关于将鄂霍次克港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向马亚河移民的命令

第十一章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升起了俄国旗 ……129

我到达彼得堡　向缅希科夫公爵和委员会的申述　3月27日到达伊尔库次克　偕科尔萨科夫赴雅库次克和阿扬与奥尔洛夫的会晤　兴建彼得冬营　溯阿穆尔河上行代表政府宣布阿穆尔沿岸地区属于俄国　给奥尔洛夫的命令　1850年9月4日给总督的报告　我返回伊尔库次克并由该地到彼得堡

第十二章　开始勘察阿姆贡河下游一带 ……140

尼古拉一世皇帝御批　最高当局关于我最近一些行动的命令　我回到伊尔库次克　结婚　阿扬之行　乘"舍烈霍夫号"帆船前往彼得冬营　帆船的沉没　我在彼得冬营所下的命令　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晓喻基里亚克人　给总督的报告　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沿阿姆贡河上行　他们的报告　在彼得冬营的娱乐　我们同当地居民的友好关系　冬季邮递　当地居民的生活和风尚　从当地居民口中获得的关于阿穆尔河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资料　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出差　他们返回彼得冬营　1851年末　最后占领阿穆尔河口

第十三章　考察乌第河、阿姆贡河的发源地和萨哈林 ……164

勘察兴安岭从乌第河发源地起的走向　奥尔洛夫准尉出差　鲍什尼亚克考察萨哈林　给契哈乔夫的指令　奥尔洛夫归来　此次出差的结果　从阿扬出发的第一趟邮递雪橇　我于1852年2月20日给总督的报告　给他的私人信札

第十四章　继续考察 ……175

鲍什尼亚克归来　他的报告　别列津到达彼得冬营　契哈乔夫的札记　将别列津派归契哈乔夫差遣　给别列津的指令　1852年4月11日的声明　出差到乌赫特列屯阿穆尔沿岸地区造船业的开端　1851年12月28日尼·尼·穆拉维约夫的信　卡舍瓦罗夫的紧急报告　1852年4月15日给卡舍瓦罗夫的命令　给公司总经理处的紧急报告

第十五章　在阿穆尔左岸地区的工作成果 ……185

1852年4月15日给总督的报告　在基里亚克人中间出现了文明　在他们中间推广种菜　契哈乔夫的报告　他所收集的关于阿姆贡河和戈林河以及居住在这两条河沿岸民族的资料　满洲人谈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南部

第十六章　勘察阿穆尔河谷 ……195

根据从当地居民那里所获得的情报勘察鞑靼海峡南部沿岸一带　契哈乔夫从迭卡斯特里湾到彼得冬营的旅行　鲍什尼亚克关于乌伊河汉的报告　毕赤河和皮里达河勘察河汉和奇吉湖　乌赫塔屯和阿姆贡河河口之间的阿穆尔河左岸　别列津关于沿阿穆尔道路的报告　地形测绘员波波夫的测绘工作　鲍什尼亚克、契哈乔夫、别列津、波波夫和沃洛宁的考察结果　“奥利乌查号”轻快巡航战船的到来　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司令的报告　扎沃伊科的通知　总督的答复

第十七章　1852年的夏季考察 ……206
1852年7月14日卡舍瓦罗夫的报告　我们的悲惨处境　我所采取的防止饿死的措施　1852年5月20日给总督的报告　给沃洛宁和鲍什尼亚克的指令　他们的考察工作和考察目的　别列津、沃洛宁和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第十八章　1852—1853年冬季前半期的工作和边界问题的解决 ……215
“卡加克号”小艇和公司海船到达彼得冬营　1852年11月5日鲍什尼亚克考察阿姆贡沿岸地区　1852年11月7日给总督的报告　致总督书　1852年6月20日的圣旨　1852年12月4日就打算占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事给总督的报告　别列津、拉兹格拉德斯基和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　勘察萨玛吉尔湖和丘克恰基尔湖　1852年末
第十九章　占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　有关哈吉湾(苏维埃港)的最初资料 ……226
下一步出差的目的　1853年1月5日给彼得罗夫的指令　1853年1月8日给别列津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的指令　2月12日给鲍什尼亚克的指令　A.И.彼得罗夫的报告　1852年9月28日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向总督宣谕的尼古拉一世的圣旨　1853年2月25日我呈给总督的报告　1853年10月15日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发来的关于本年内向考察队提供蒸气帆船的紧急通知　占领迭卡斯特里并在奇吉屯建立仓库　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和奥尔洛夫去阿穆尔河上游的目的　拉兹格拉德斯基和鲍什尼亚克分别于1853年4月21日和4月15日呈来的两份报告　掌管海军部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命令
第二十章　鲍什尼亚克在鞑靼海峡沿岸的考察 ……237
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安排　1853年5月23日给拉兹格拉德斯基的命令　沃洛宁和拉兹格拉德斯基5月31日

的报告　鲍什尼亚克6月20日的报告内容　迭卡斯特里湾的状况　迭卡斯特里湾与尼古拉皇帝港（哈吉）之间海岸的情况

第二十一章　政府关于占领萨哈林的命令 ……249

1853年3月2日总督的命令　阿穆尔考察队的编制获准　扎沃伊科来函的内容　1853年6月25日呈给总督的报告　1853年4月15日和23日总督的命令　布谢1853年7月6日的来信　最高当局命令所引起的后果　1853年7月我的行动计划　7月14日我给奥尔洛夫医生下的命令　1853年7月14日我给总督的信

第二十二章　在哈吉湾和萨哈林东部沿岸设立哨所 ……260

1853年7月—8月乘“贝加尔号”运输船航行　占领皇帝港与萨哈林岛　加强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屯的哨所　我给奥尔洛夫的命令　到达彼得冬营　我在1853年8月的各项计划　8月9日加夫里尔神甫和巴奇曼诺夫来到考察队　使考察队全体成员亲如一家的原因　1853年8月26日布谢的报告

第二十三章　1853年考察萨哈林的准备工作和占领萨哈林南部 ……266

促使我前往阿扬的原因　我与布谢的谈话　布谢奉命在萨哈林过冬　我在阿扬的活动和与卡舍瓦罗夫的会谈　1853年9月2日我致扎沃伊科的公函　给巴奇曼诺夫的命令　自彼得冬营乘“尼古拉号”海船驶往阿尼瓦湾　与日本人会晤　托马拉-阿尼瓦屯　9月21日我们踏勘的结果　1853年9月22日占领托马拉-阿尼瓦　对日本人和爱奴人的声明　递交日本政府的声明　给布谢的指令

第二十四章　奥尔洛夫在萨哈林南部的考察 ……283

到达皇帝港　1853年10月2日给鲍什尼亚克中尉的指令　迭卡斯特里　“东方号”纵帆船　乘鹿爬犁去奇吉湖　返抵彼得冬营　1853年10月27日呈给总督的报告　来自

迭卡斯特里的消息　派遣彼得罗夫去皇帝港　奥尔洛夫关于萨哈林和皇帝港的报告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和“尼古拉号”海船指挥官的报告　来自康士坦丁哨所的消息　10月2日布谢的报告

第二十五章　1854—1855年战争的开端　卢达诺夫斯基在萨哈林南部的考察 ……301

我为保障康士坦丁哨所的供应所采取的措施　关于与土耳其决裂和与西方列强可能决裂的消息　“额尔古纳号”轮船的建造　我的行动蒙圣上嘉许　卡舍瓦罗夫的通知　1854年1月9日布谢发自穆拉维约夫哨所的报告　卢达诺夫斯基考察索苏亚河的日记摘录　卢达诺夫斯基所测绘的阿尼瓦湾东北岸和东岸　伊诺斯科莫内湾和捷别萨尼湾　卡尔赫普涅河与远渊湖　托伊捷帐幕　通往纳伊布的道路　到图布岬和诺托拉岬以前的萨哈林岛东、西两岸　卢达诺夫斯基对涅维尔斯科伊船长湾（即伊顿基湾）所作的结论及其所搜集的有关通古斯人定居萨哈林的资料

第二十六章　萨马林关于萨哈林之行的汇报　对保卫俄国远东的设想 ……320

萨马林对从穆拉维约夫哨所开始的道路的描述　离古努普屯后所走的道路　俄国对萨哈林的权利　东岸与西岸的交通线　萨马林自忍耐湾至阿尔科伊屯所走的道路　我于1853年12月22日给布谢的信　1854年2月12日彼得罗夫的报告　测绘洪加里河和通往皇帝港的道路　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向皇帝港运送物资　给鲍什尼亚克的命令　我于1854年2月25日呈给总督的报告和信件

第二十七章　首航阿穆尔河 ……336

1854年3月1日给布谢的命令　我们在彼得冬营的处境　派拉兹格拉德斯基溯阿穆尔河上行　总督率领人员沿阿穆尔河下驶　我离彼得冬营溯阿穆尔河上行　我对巴奇曼诺夫所作的吩咐　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力量

1853年4月22日的圣旨　1853年6月16日致北京的咨文　穆拉维约夫的旅行及对他的隆重迎接　我溯阿穆尔河上行及迭卡斯特里湾之行　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1854年6月14日我对总督的迎接　我国船队沿阿穆尔河下驶

第二十八章　阿穆尔河下游一带保卫战的准备 ……353

扎沃伊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来的关于粮食匮乏的报告　总督及其随行人员对于俄中边界的意见　我给总督的呈文，指出若无蒸气船只则"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不可能引入河口湾　我的女儿夭折和妻子患病　穆拉维约夫和普提雅廷商定把船只引入阿穆尔河口湾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冬营　穆拉维约夫关于我的行动的报告　由彼得冬营乘鹿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对敌人的估计　引"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入河口湾失败　总督启程和他的部署　他于8月10日给我的命令　给文科夫斯基的命令　我携眷从彼得冬营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　"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在皇帝港　我关于部队部署的命令　总督在阿扬　"东方号"纵帆船　俄美公司的海船"锡特卡号"　"贝加尔号"运输船　"东方号"纵帆船的航行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捷的报告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航行阿穆尔河　撤销阿穆尔考察队 ……368

我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形势的看法　1854年10月27日就必须将此港迁至阿穆尔沿岸地区一事给总督的呈文　我对能及时获知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消息的希望和推测　我晋升为海军少将　西尼塔自皇帝港发来的通知　英法联军在东洋的目的　库兹涅佐夫的皇帝港之行指令　我于1855年4月12日致总督的信件　1854年至1855年之间冬季阿穆尔考察队的境遇　家属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到达此地　我去迭卡斯特里　关于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消息　敌人对我国船只的袭击　我的命令　到达迭卡斯特里湾　军事会议　我的设想　会

议的决定　派遣舰队去河口湾　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　布塔科夫关于我国船只到达拉扎列夫岬的报告　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原因　我国舰队撤离此港　对马尔蒂诺夫的派遣　列索夫斯基抵达拉扎列夫岬　穆欣-普希金被俘　“赫达号”纵帆船　普提雅廷和波谢特乘此船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总督沿阿穆尔河航行和他抵达马林斯克哨所　撤销阿穆尔考察队　我的新任命　阿穆尔考察队的总结　沿阿穆尔河设立哨所的必要性　我国与中国的边界　我的意见因何未被采纳　引导“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其它船只进入阿穆尔河　阿穆尔考察队的全体人员

第三十章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最后几个月　委派划界谈判的全权代表 ……399

我们在1855年末的处境　穆拉维约夫提出的关于以阿穆尔河为界的建议　他的部署　普提雅廷海军上将乘“希望号”蒸汽快艇沿阿穆尔河上行　建立库托曼达哨所　未能实现的设想　北美合众国的“帕耳美托号”和“白令号”商船　俄美公司的一艘海船毁于河口湾　敌船驶抵迭卡斯特里湾　敌人在此湾登陆　来自皇帝港的报告　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前往那里的目的　我所提出的关于不应沉毁“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报告　总督与满洲人的公文往来　科尔萨科夫在瑷珲　迭卡斯特里的野营　上溯阿穆尔　布谢的部署　“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和“德维纳号”运输船驶离尼古拉耶夫斯克“额尔齐斯号”运输船　我返回彼得堡　在彼得堡关于我的活动的传闻　皇上的赞语　滨海省的设置　卡扎凯维奇海军上校受委代行滨海省驻军司令的职务　普提雅廷伯爵出使　移民于阿穆尔河左岸　普提雅廷伯爵沿阿穆尔河下行及其中国之行　卢达诺夫斯基于1857年登上萨哈林的目的　普提雅廷伯爵在中国的活动　委派穆拉维约夫进行边界谈判　我军屯聚阿穆尔　穆拉维约夫事先

所作的安排　中国政府委派全权代表
第三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考察队工作结果述略 ……417
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奠基　总督与中国全权代表在瑷珲第一次会晤　总督的建议　条约草案　最后通牒　1858年5月16日的瑷珲条约　条约的签订和换文　穆拉维约夫的信　总督在1858年5月18日所下的命令　穆拉维约夫航行与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1858年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情况　索菲斯克奠基　沿松花江航行　瑷珲副都统来布拉戈维申斯克拜会总督　这次拜会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对将军提出的条款所作的答复　天津条约　瑷珲条约获得批准　马尔蒂诺夫从天津返回圣彼得堡　奖赏　海军军官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活动述略
注　释 ……437
文　献 ……461
一、已发表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著作
二、关于涅维尔斯科伊及与其在阿穆尔的发现和工作有关的文献
俄汉译名对照表 ……472
一、人名译名对照表
二、地名译名对照表
三、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四、舰船名译名对照表

第三版校订者序

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的回忆录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它真实地记述了1849—1855年在远东——阿穆尔①下游一带、萨哈林②和鞑靼海峡（本书作者于1849年证明这是一个海峡）沿岸一带所发生的事件。如所周知，这些事件在1858年与中国签订了瑷珲条约而告终，根据瑷珲条约，这一辽阔广大，在此之前不属于任何人的地区归为俄国所有。

作者及其家属希望把使阿穆尔沿岸地区并入俄国的真正英雄公诸于世，以正视听，因为官方曾把这一功劳都归之于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这就是撰写与公布这份回忆录的缘起。

这一目的已由作者完全实现。作者从从容容、一步一步、有根有据地（这些根据的真实性在他的同事和其他目击者的谈话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记述了他自己的“功勋”史。这本书读起来从头至尾都令人兴趣盎然。对自己的最终目标了如指掌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在前进途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那种冷淡态度，无疑会在每位读者心中引起对这位英勇的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同情与感谢之忱，是他使我们祖国获得具有头等经济意义和国防意义的地区，他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停止前进，甚至在当时俄国政府官员因他违反训令而要惩治他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前进。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即库页岛。——译者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这本回忆录是第三版。本书是在苏联读者对我国文献中出现的有关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一切记述兴趣大增的时刻出版的。读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兴趣是由于不久前在远东发生了战事，这次战争以苏联和盟军的武装力量彻底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而告终。

现在，苏联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对这两个地区的科学研究是由根·伊·涅维尔斯科伊发端的）已经永远摆脱了被狂妄的日本黩武主义者侵占的威胁。由于这一伟大胜利，1905年被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去的南萨哈林也归还了我国人民，远在1853年，根·伊·涅维尔斯科伊就在南萨哈林升起了俄国旗。

本书的第一版是根据作者逝世前不久脱稿的回忆录原稿准确地排印的。本书初版于1878年，即作者死后两年，出版者为死者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涅维尔斯卡娅，编辑者为B. B. 瓦赫金。第二版于1897年问世，是根据第一版重印的，编辑者仍为瓦赫金。第二版只补充了叶·伊·涅维尔斯卡娅的几封信，她是根·伊·涅维尔斯科伊最亲密的助手，曾与作者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共过患难。出版回忆录第二版的涅维尔斯科伊夫妇的子女认为，这些信件应该是对全书正文的必要补充。第二版问世时叶·伊·涅维尔斯卡娅已经去世（卒于1879年）。

现在这一版与前两版相比略有出入，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对全书作了某些修改：主要是缩减了涉及现在还不能准确地确定位置的地理目标的过分繁琐的描述。其次，对繁难的句法结构也作了修改，但是这种修改丝毫无损于作者的原意。

最后，我们在书末按照编号顺序作了必要的注释，并附上根·伊·涅维尔斯科伊发表的其他文章和书信的目录及关于他本人、他的著作和发现的主要文献，包括他的亲密同事和助手H. K. 鲍什尼亚克和H. B. 卢达诺夫斯基等人的文章目录，这些人都与1849

—1855 年在远东发生的事件有关。

凡是校订者沒有特别标明的脚注均为根·伊·涅维尔斯科伊所注。

书中所用旧俄度量衡单位以及迄今仍在航海业中通用的英尺(呎)、海里(浬)和节，如有必要都换算为公制单位。书中所有的年代日期仍保留旧历，只是在某些极为重要的场合，在括号中注明新历日期。如果需要注明涅维尔斯科伊所用地名的现代拼音，则采用军事地形测量局出版的比例为 1:1,000,000 的全国地图或者具有相应比例地图的地名。这些名称和校订者所作的增补一律置于方括号內(只有旧度量衡单位换算为公制单位者例外：置于圆括号內)。

书中所附插图大部分采自 P. 马克所著《阿穆尔旅行记》附图集(1859 年，圣彼得堡出版)。涅维尔斯科伊测绘前后的阿穆尔河口湾图以及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地形图悉据初版本复制。

除了十六个基本方位角以外，涅维尔斯科伊还经常使用水手使用的十六个中间方位角。因此，航海罗盘的方位盘共分三十二个方位角，其中有十六个基本方位角：N,O,S,W(北、东、南、西)，NO,SO,SW,NW(北东、南东、南西、北西)，NNO，ONO，OSO，SSO,SSW,WSW,WNW,NNW(北北东、东北东、东南东、南南东、南南西、西南西、西北西、北北西)，而在它们中间又有十六个中间方位角，每个中间方位角带有一个符号 t，表示该方位角指向什么方向：例如1.NtO 是表示由北向东(由 N 向东)的方位角；2.NOtN 是表示由北东向北(由 NO 向北)的方位角；3.SWtS 是表示由南西向南(由 SW 向南)的方位角。

如果有分数，例如1.W$^{1}/_{2}$S，则应理解为由西向南的半个方位角(由 W 向南 $^{1}/_{2}$)；2.OtS$^{1}/_{2}$O 和O$^{1}/_{2}$S 一样，应理解为由东向南(由 O 向南)的半个方位角。

Л.Г.卡马宁

8

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

1813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7 日)——
1876 年 4 月 17 日(4 月 29 日)

"我耿耿于怀的是使……政府……了解阿穆尔沿岸地区对俄国的重大意义；而欲达此目的，需要采取坚决行动，即不是按照既不符合当地情况，也不符合边区及其居民状况的训令去行动。十分自然，对于这样的命令，我只能答之以：'命令虽已接到，但我仍将这样行动……'而已。"①

(涅维尔斯科伊：《回忆录》，
第十八章，第 189 页)

本书作者——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逝世已经七十年了，而从 1850 年 8 月 1 日（8 月 13 日）在阿穆尔下游库艾格达岬，在他建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地方飘扬起俄国旗到现在也将近一百年了。

在我们时代，封建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及其落后的政体和经济已被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随着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历史前景和客观条件，出现了正确评价这位优秀的俄罗斯人和爱国者的活动的可能性。

在涅维尔斯科伊生前，他对祖国的功绩并没有得到完全承认。涅维尔斯科伊关于阿穆尔下游能行驶海船的设想，关于这一地区

---

① 这段引文与原书第十八章，第 189 页的原文不一致。——译者

* 后来成为俄国滨海地区的第一个城市和港口——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译者)。

以及整个鞑靼海峡沿岸对俄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真知灼见和他为此目的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采取的各种实际措施，起初并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支持和赞助，也没有得到俄美公司①（政府曾委托它在经济上照顾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的赞助。

涅维尔斯科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使政府正式承认他所考察的滨海地区、阿穆尔下游沿岸地区和萨哈林为俄国所有——未能立即实现，只是在历尽千辛万苦、经历了重重困难以后才得以实现，当时不仅与圣彼得堡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交通联系极为不便，甚至与驻在伊尔库次克（总督府所在地）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联系也很麻烦，这都加重了当时的困难。长期以来只是坚持阿穆尔河左岸为俄国所有的尼·尼·穆拉维约夫终于沿着涅维尔斯科伊考察所开辟的道路走去，并在 1858 年 5 月 16 日（28 日）他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里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将乌苏里江和鞑靼海峡海岸之间的整个阿穆尔右岸地区划归俄国。

在这本书中，当时已经离职的涅维尔斯科伊极为清晰地阐明了他的意图的产生及实现这一意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作为对那些批评者和不怀好意的人的答复。只用了极其微不足道的人力、物力就将这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划归我国所有，着实令人惊异。

由于这位在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勘察者和拓荒者的意志和热忱，由于他深知这一地区一旦被外国人侵占（当时十分可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由于他具有公民的勇敢精神并意识到对祖

① 俄美公司（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是十八世纪中叶俄国占领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以后，于 1799 年创办的。该公司以经营商业为名，进行殖民统治，从事掠夺当地资源，窃取情报等活动。十九世纪沙俄大规模侵略黑龙江流域时，该公司成了沙俄进行侵略的据点和工具。1867 年，俄国将阿拉斯加连同阿留申群岛一并卖给美国，俄美公司遂于 1868 年停办。——译者

国的责任（他想为祖国保留今天已成为苏联的珍珠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天资聪颖的涅维尔斯科伊以其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以其能预见到许多重要政治后果的天才，违反许多身居政府要职的官员们的意志，顺利地将他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但是，他对祖国的功绩，在他死后头几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从提出问题到解决全部阿穆尔问题，把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平划归俄国的全部光荣竟被归之于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伊是整个事业的主要倡议者和执行者，他显示了惊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困难面前从未退避，但是他却被人置诸脑后，被人遗忘，没有受到嘉奖。他回到圣彼得堡后，也没有给他与其经验、知识、天才和地位（他当时是年轻的海军少将）相称的任何职务。穆拉维约夫的吹捧者，象 И. П. 巴尔苏科夫、И. В. 叶菲莫夫、Б. В. 司徒卢威等人，精心蒐集了一些文件，装出很客观的样子，把涅维尔斯科伊说成只是穆拉维约夫的计划和命令的干练的执行者。读者从涅维尔斯科伊非常客观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689 年在涅尔琴斯克[①] 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以后，由于缔约双方都不知道应当划界的领土，因此只是在西面准确地确定了边界。西面的边界是沿格尔必齐河划定的，格尔必齐河是石勒喀河的一条小支流，它发源于石勒喀河又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和该线上的克塞尼耶夫斯克站（东距莫戈恰站和莫戈恰城一百零八公里）的南面流入石勒喀河。在其他地带“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他日有利之时，再行议定。”诚然，在条约中已明文规定国界应自格尔必齐河河源起，“顺石头山脊直至于海”。但是石头山怎样伸延，到什么海，中国使臣和俄国使臣大贵族费·阿·戈洛文都是不清楚的。

① 即尼布楚。——译者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涅维尔斯科伊出现在黑龙江下游一带的时候，关于边界在何处并如何伸延的问题一如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一样仍然不清楚。

1689 年以后，俄国政府曾多次想同中国就勘定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但是中国人对此或者干脆不予答复，或者以停止俄中两国的恰克图贸易相威胁，实际上曾经停止过好几次对俄国十分有利的、使俄国每年获利五十万到一百万卢布的恰克图贸易。俄国政府对这种威胁常常采取让步政策，因此，政府官员对于任何关于俄中边界和阿穆尔问题的新建议一直抱着敌视态度，虽然俄国政府也认为阿穆尔能够提供一条由西伯利亚内陆各省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唯一捷径。但是，这里产生了第二个问题：阿穆尔下游能否通航？

在这个问题上，根据 1805 年顺利地访问过阿穆尔河口湾的由 И. Ф. 克鲁逊什特恩率领的环球考察队的意见，形成了下述看法：阿穆尔河河口由于河口湾满布浅滩和沙滩，不能通航，因而妨碍海船驶入阿穆尔河。

从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起，整队整队的外国捕鲸船出现在荒凉的俄国海岸旁，数量与年俱增。这些外国捕鲸船常常袭击沿岸村庄，抢劫居民，有时甚至开进阿瓦恰湾，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炮台拆毁作柴烧。当时，俄国面临着丧失国土的实际危险，即使这一地区不会全部丧失，外国水手也会使居民和太平洋水上和 11 岸上的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因此，自然而然对阿穆尔问题，以及按照俄国愿望解决阿穆尔问题的兴趣便又油然而生。尼古拉一世对阿穆尔问题极为关注。俄美公司奉旨于 1846 年派遣“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赴阿穆尔河口湾，责成该战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中尉确实查明海船能否驶入阿穆尔河，因为这是一个对俄国十分重要的问题。

俄美公司指示说，有“可靠的”消息证明阿穆尔河下游不仅不

能通行舰船，而且连吃水浅的小艇也无法通行。公司经理处命令加夫利洛夫，一旦遇到浅滩，即行抛锚停泊，不必继续前进，以防不测。此外，还要求他向千岛群岛的渔猎者供应粮食，并及时返回殖民地，即返回俄属美洲。总之，给加夫利洛夫完成上述任务的时间并不多，在此期间要对所提要求作出答复是极为困难的。加夫利洛夫行至头几个浅滩处（约与彼特赫岬同一纬度）即行停泊，自己乘一只兽皮船前往阿穆尔河口。加夫利洛夫行至捷巴赫岬即已判明，阿穆尔河口并没有任何中国的军队和舰队，而据外交部所获情报称，中国政府在该地派有军队和舰队驻守。然而，由于时间短促，加夫利洛夫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便返回阿扬了。他在给公司总经理 Ф. П. 弗兰格尔海军上将的报告中写道，根据他的观察“不能作出究竟何种船只可以从海上进入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的任何结论”。他在报告中还附了一张地图，描绘了妨碍进入阿穆尔河的半米到一米深的浅滩和沙滩以及妨碍进入河口湾的只有五呎深的沙滩。在北纬 52°46′的地方，他还描绘了横越河口湾，连接萨哈林和大陆的浅滩。这样，不管加夫利洛夫是否愿意，实际上提供了证实 И. Ф. 克鲁逊什特恩、拉彼鲁兹和布罗顿等人意见的错误情报。克鲁逊什特恩认为船只不能从北面经河口湾驶入阿穆尔河口，拉彼鲁兹和布罗顿则认为萨哈林是一个由一条地峡与大陆相连的半岛。

Ф. П. 弗兰格尔就加夫利洛夫的考察结果上奏尼古拉一世时，写道：公司已完成交给它的任务，探明阿穆尔河口湾水浅，不能行驶海船；萨哈林是一个半岛，因此阿穆尔河对于俄国没有任何意义。尼古拉一世没有理由不相信拉彼鲁兹、克鲁逊什特恩和加夫利洛夫，因此御笔亲批：“甚为遗憾，阿穆尔河既无用，则阿穆尔问题权且搁置不议。”此后，外交大臣 К. В. 涅谢耳罗捷通知 Ф. П. 弗兰格尔说，关于阿穆尔的问题应当永远认为已经结束，而全部来往

公文信札(为了不引起同中国不愉快的纠葛)应秘而不宣。

此后不久,特别委员会在涅谢耳罗捷主持下作出下述决议:俄中南部边界根据 А.Ф. 米登多夫院士提供的资料,应"沿斯塔诺夫山脉和兴安岭南坡(米登多夫曾在这里看见几堆金字塔形巨石,误认为是中国界标)至鄂霍次克海和土古尔湾划定,并将全部阿穆尔流域永远……让给中国"。

看来,木已成舟,一切都已结束,但是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当时还不甚出名的年轻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伊。他使事态发生了转折;正是他,而不是穆拉维约夫,发现了新的事实,对这些事实无可辩驳,迫使政府改变了对阿穆尔问题的看法,从而使阿穆尔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俄国。

涅维尔斯科伊是当时俄国的一位学识渊博的海军军官。他生于 1813 年 11 月 25 日,十六岁入中等海军武备学校,1832 年 12月 21 日毕业,被授予海军准尉衔,开始在海军供职。从那时起每年乘船远航,主要是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地中海和白海航行,他从喀琅施塔得乘船出发经过上述各海,然后再回到喀琅施塔得。据他的同事和上级说,他当时已精通航海业务。

1846 年 6 月 15 日,涅维尔斯科伊晋升为海军大尉后,便立即为争取到太平洋上服役而奔波。应当指出,还在中等海军武备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就获悉彼得一世认为阿穆尔河及其河口对俄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涅维尔斯科伊对阿穆尔问题发生了兴趣,研究了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献,得出结论:象阿穆尔这样的大河不可能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沙漠里,不管沙漠有多大,阿穆尔河应该有可通吃水量大的船只的出海口。另一方面,到过鞑靼海峡、阿穆尔河口湾的拉彼鲁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和加夫利洛夫关于在大陆和萨哈林之间有一条地峡之说,涅维尔斯科伊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四个人谁也没有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穿越该地峡。总之,一切都

很矛盾，模棱两可，有罅可击。需要有十分确凿的新的事实，而这种事实涅维尔斯科伊却没有掌握。要想获得新的事实，就需要独立奋斗。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请求到远东去。

他努力的结果成功了，涅维尔斯科伊受命指挥“贝加尔号”运输船，往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送各种军用物资。

涅维尔斯科伊接受新的任命后，便带着考虑好的想法和考察
14 阿穆尔河口的计划去见当时的海军总参谋长A.C.缅希科夫公爵，请求准许他到达堪察加后，乘“贝加尔号”运输船前往阿穆尔河口湾进行测绘。

缅希科夫推说特别委员会已通过将阿穆尔让给中国的决议，涅维尔斯科伊要测绘中国的河流“势必会引起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所不愿意的与中国政府不愉快的公文来往”，因此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时指出，给他的拨款只敷一年之用，所以1849年秋，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去完成自己的计划。

同时，他听从缅希科夫的劝告去见前此不久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尼·穆拉维约夫，太平洋上各港口都归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在同穆拉维约夫的谈话中，涅维尔斯科伊又把对缅希科夫谈过的想法向他讲了一遍。穆拉维约夫对他的计划和想法甚表同情，但是拒绝给予帮助，理由是大家都深信船只不能从海上驶入阿穆尔的说法，连尼古拉一世也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说：“既然已经彻底探明，阿穆尔河口只能进入小船，则该河对我国又有何用？”

但是，涅维尔斯科伊从缅希科夫的话里看到了出路，缅希科夫说时间和经费不够，涅维尔斯科伊就想：需要赢得时间以节省开支，因此需要竭尽全力使当时尚在赫尔森法斯① 船台制造的“贝加

① 即赫尔辛基。——译者

尔号”运输船早日出海远航。由于涅维尔斯科伊的奔波，运输船下水的日期大大提前了，7月20日，该船已驶入喀琅施塔得。他又去见对这样快的速度感到惊讶的缅希科夫，向他报告船已准备出航，并又请求准许他考察、测绘阿穆尔河口湾，或者万不得已时只考察、测绘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如果需要的话，从那里随时都可以正式声明，他是被急流和此地常有的劲风弄到阿穆尔河口湾的。在穆拉维约夫和内务大臣 Л. А. 彼罗夫斯基的支持下，他取得了缅希科夫的同意，后者并命他草拟训令草案。

在这份草案中，涅维尔斯科伊同时提出必须测绘鄂霍次克海西南岸（至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口以及萨哈林东北岸（至北纬52°）的问题。但是，这都被缅希科夫勾掉了，他在训令中非常含糊地写道：准许涅维尔斯科伊“……在从前的航海家已经发现或者测定的地方，考察鄂霍次克海西南岸”。要知道克鲁逊什特恩去过河口湾，加夫利洛夫也去过河口湾，甚至走得更远，曾经沿阿穆尔河溯流而上十二公里。缅希科夫曾经威胁涅维尔斯科伊，如果他擅 15
自行动或者船只遇险，将予惩处，可是从哪里可以划清准许做的和禁止做的之间的界限而不致受到处分呢？

在这种情况下，涅维尔斯科伊希望得到穆拉维约夫的支持，因此便向伊尔库次克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草拟的训令草案，请穆拉维约夫审阅，如果后者无异议，即可寄回彼得堡审批。训令中有一条写道：涅维尔斯科伊应当“测绘鄂霍次克海东南岸（实际上当然是西南岸——卡马宁）鞑靼湾两岸”。涅维尔斯科伊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直截了当地谈到有必要测绘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的训令得到批准，那么一旦失败，他将要担很大风险，他不会象加夫利洛夫那样不管交给他的任务多么重要，竟找到理由为其没有完成任务辩护，因此他在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写道：他“非常明白了解这一地区对俄国的意义，因此将竭尽所能提出一份迄今尚未

为人所知的地区的地图”。

1848 年 8 月 21 日,“贝加尔号”运输船从喀琅施塔得出发,11 月 15 日抵里约热内卢,1849 年 1 月 2 日越过火地岛上的合恩角子午线,然后抵瓦尔帕来索和火奴鲁鲁,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提前两个半到三个月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样,涅维尔斯科伊便可用整个夏天的时间进行考察。但是,他没有接到他希望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能够接到的批准的训令,转交给他的只是几封穆拉维约夫的信件和一份送交圣彼得堡批准的训令抄件,而没有批准的训令。当船卸货的时候,还希望能接到训令,可是卸完货以后,训令仍然未到。于是涅维尔斯科伊决定采取行动,自己承担风险。他把助手们召集到自己的船舱里,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计划。他说:“我们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职责……关于阿穆尔河口的真相将会大白。”由于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催促大家于 5 月 30 日,即接到从阿留申群岛送来的兽皮船(在阿穆尔河口湾进行考察需要这种船)以后,便立即将“贝加尔号”运输船解缆,向南开去。

6 月 12 日,涅维尔斯科伊抵萨哈林东岸。经过十五天的航行,于 6 月 27 日驶近萨哈林的哥洛瓦切夫岬,从有屏障的阿穆尔河口湾的东北面,在运输船和舢舨上开始对河口湾进行测绘。

错综复杂的浅滩,瞬息万变的流向以及迎面吹来的南风使小船难于航行,尤其是在不熟悉航道的情况下,更是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使涅维尔斯科伊放弃了考察整个阿穆尔河口湾广大面积的想法,而只进行选点勘测。涅维尔斯科伊认为没有浅滩的最深的地
16 方应当在有海岸防护的地方,因此他派一只舢舨向西岸驶去,而自己则乘“贝加尔号”运输船顺着与浅滩平行的方向尾随而去,平行的浅滩的确挡住了往南到河口湾的去路。在大陆海岸附近,在罗姆别尔格岬对面,“贝加尔号”运输船终于遇到了深水,这就使运输

船能够绕过浅滩，在水深八、九米的情况下驶入河口湾，于是运输船便在河口湾抛锚停泊。涅维尔斯科伊从这里派遣两只舢舨去考察萨哈林海岸，另派一只舢舨在П. В. 卡扎凯维奇指挥下前往阿穆尔河口。卡扎凯维奇行至捷巴赫岬即发现在他西面有一个海湾，从中涌出湍急的水流，这正是阿穆尔河口。

7月10日，涅维尔斯科伊亲自带领三只舢舨航行，此次航行给他带来了光荣，赢得了子孙后代对他的感戴。7月11日，他绕过捷巴赫岬进入阿穆尔。他行至阿穆尔左岸的库艾格达岬便转向右岸，又傍着右岸顺流驶出河口，进入河口湾。涅维尔斯科伊贴着大陆海岸于7月22日（8月3日）终于到达鞑靼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在大陆的拉扎烈夫岬和穆拉维约夫岬与萨哈林的低矮的波哥比岬之间的这个地方，当初拉彼鲁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和加夫利洛夫曾经断定是一条地峡，而涅维尔斯科伊却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宽七公里，深六米到十四米的海峡。涅维尔斯科伊沿着这条海峡继续南行，于7月24日，抵达拉彼鲁兹和布罗顿曾经从南面到达的那个地方。疑团消除了：萨哈林原来是个岛屿。

涅维尔斯科伊证实了曾经被三位著名旅行家的权威所动摇的眞实情况，而这种眞情实况在这三位权威之前很早就被俄国的考察家和制图家所确定了，后者基本上正确地描绘并在地图上画出了太平洋这一部分的海岸。拉彼鲁兹编造的神话已经可耻地破产了。涅维尔斯科伊转舵北返，于8月1日回到“贝加尔号”运输船上。

所获的实际结果是巨大的，他证明了：

1．在萨哈林和大陆之间存在着一条海峡。

2．沿大陆和萨哈林海岸有航道，这些航道可行吃水十五呎

(四米半)的船只,而从鄂霍次克海则可行吃水十二呎(三米六)的船只。

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河口湾可通航的问题已获解决;此外,还顺便探明,除了几个基里亚克小村落外,在阿穆尔河口既没有中国驻军,也没有堡垒和舰队。

涅维尔斯科伊认为在阿穆尔河下游的第一阶段的考察使命已经大功告成,便于8月8日转舵北返,于9月3日回到阿扬。涅维尔斯科伊在北返途中还顺便详细地考察了鄂霍次克海西南海岸,
17 并在地图上画上外形线(这些外形线在他之前已有,但不足征信),在这里他发现了幸福湾和能避各种风的广阔的尼古拉湾。他回到阿扬,使阿扬居民大为震惊,因为大家都以为"贝加尔号"运输船已经沉没。在这里他终于接到了尼古拉一世批准的训令,当时从堪察加返回途中在阿扬逗留的穆拉维约夫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涅维尔斯科伊关于所完成的发现的报告。这些发现象后来所证明的那样对确定俄中边界具有重大意义。

8月4日,M.C.科尔萨科夫上尉奉命赴圣彼得堡赍送涅维尔斯科伊的报告和穆拉维约夫给缅希科夫的信。穆拉维约夫在信中特别指出,涅维尔斯科伊的一切活动没有超出他所允许的规定时间,也没有任何特别开销,所需经费胥皆取之于从喀琅施塔得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送物资的拨款。

当 M. C. 科尔萨科夫把涅维尔斯科伊的报告送到彼得堡以后,他的报告象晴天霹雳一样轰动了京城。涅谢耳罗捷和弗兰格尔都不愿意相信报告中所谈的是事实,而且认为涅维尔斯科伊的行为(在接到训令前勘察河口湾)鲁莽已极,应予惩处,"以使任何人不敢再轻举妄动,任性而为"。这就是京城的高官显宦对涅维尔斯科伊的反应。后者勇敢而顽强地追求着崇高的目的——为祖国开拓新的疆域,并使祖国在东方获得它原来没有的出海口。在特

别委员会会议上，尽管涅维尔斯科伊拿出了航海日志原稿及据之而绘制的地图，但是涅谢耳罗捷仍然声称：涅维尔斯科伊所谈的不符合拉彼鲁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等权威的意见，因而委员会对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予以重视，他说涅维尔斯科伊弄错了，并且还在把大家引入歧途。涅谢耳罗捷补充说：涅维尔斯科伊关于沒有中国军队和舰队的情报是不眞实的，关于这个问题，外交部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涅维尔斯科伊因其全部欺骗言行应予严惩，并应降为水兵。

涅维尔斯科伊对归过于他的指控回答说，他对于自己所说的每句话、他的全部观察结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可用脑袋担保，要贬谪他在任何时候都来得及，政府拥有足够的手段来验证他的情报。要是涅谢耳罗捷的看法即使有一丝一毫得到证实，他甘愿受任何处分。由于出席会议的穆拉维约夫、彼罗夫斯基的支持和涅维尔斯科伊本人大胆而坚定的申述，特别委员会终于只免去依法应授予涅维尔斯科伊的奖赏，作出了 1850 年 2 月 3 日尼古拉一世亲批的决议："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附近建立冬营，以便与基里亚克人 18
进行贸易"，但是"无论如何不得涉及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同时决定，从鄂霍次克的兵员中拨出二十五名哥萨克和水兵保卫该冬营。委员会委托穆拉维约夫监督上述措施的实施，而在当地执行实施的任务则交给了晋升为海军上校的涅维尔斯科伊，后者暂时派归穆拉维约夫指挥以完成这一任务。以上便是特别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但是，涅维尔斯科伊为了建立训令所要求的冬营抵达幸福湾后，便立即得出结论，该地永远不可能建立可靠的港口，于是便决定驶往阿穆尔河口。他乘坐一艘小海艇，在两名向导和六名水兵的陪同下沿阿穆尔河上溯一百公里，查明该处沒有中国势力的迹象，这促使他采取行动。下行到库艾格达岬后，涅维尔斯科伊情愿

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于1850年8月1日（13日）在阿穆尔沿岸上空升起了俄国旗并设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他向聚集在那里的基里亚克人和前来进行贸易的满洲人宣布：俄国认为整个这个地区包括萨哈林岛从今以后"隶属于俄国"。

被涅维尔斯科伊的擅自行动激怒了的涅谢耳罗捷决定把涅维尔斯科伊降为水兵。特别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并奏请尼古拉一世在根据决议所拟的命令上签署。但是由于穆拉维约夫的奔走，尼古拉一世当着被召见的涅维尔斯科伊的面撕毁了该命令，恢复了他的海军上校军衔，并给他带上符拉基米尔十字章，然后说道："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决议就这样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正是涅维尔斯科伊所日夜追求的。

涅谢耳罗捷受命再次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审议先前通过的决议，在会上他只作了部分的让步。在委员会的新决议中，除了承认涅维尔斯科伊所宣布的阿穆尔河口属于俄国的事实外，同时还要求"在此地区不得再事扩展，决不许占领任何地方"。根据这一决议，在涅维尔斯科伊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六十名士兵和三名军官组成的阿穆尔特别考察队，考察队主要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监管。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穆拉维约夫的作用在于他在特别委员会里出面维护了涅维尔斯科伊，并几次晋见尼古拉一世请求撤销对涅维尔斯科伊的贬谪，因此不能认为他的作用是很积极的，即不能象后来那样，把解决阿穆尔问题的全部倡议都归之于穆拉维约夫。
19 要知道当时保护涅维尔斯科伊的还有另一些人，但是那些人日后谁也没有妄想去获得把阿穆尔沿岸地区划归俄国的倡议者的称号。最后，穆拉维约夫之所以保护涅维尔斯科伊也是由于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他作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很了解占领阿穆尔这一通向太平洋的天然出海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上述一切要想说明稍后发生的事件还是远远不够的，后来的事实演变成涅维尔斯科

伊仿佛只是穆拉维约夫的意志和命令的盲目执行者，他的全部活动都被穆拉维约夫的吹捧者剽窃去了。

在以后五年期间(1850—1854 年)，涅维尔斯科伊时刻不忘把这个地区全部划归俄国，他不顾不许扩大考察范围，不许占领新地方的禁令，以其非凡的毅力给自己提出了最近要完成的任务：解决边界问题和海洋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查明，根据尼布楚条约与中国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或者实际上在哪里。

他派他的助手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去勘察兴安岭的走向，希望证明，根据他的设想，不是斯塔诺夫山脉，而是兴安岭在乌第河上游开始向东、南和东南急转，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应为俄中边界。他认为边界不应该在当时的地图所标明的地方——与乌第河平行到鄂霍次克海，而应该是沿着松花江和牡丹江的分水岭向南到日本海和朝鲜边界。

然而，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沒有根据的，因为不存在一条从乌第河上游到朝鲜的同一山脉，因而也不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脉的那种急转弯。

更为重要的倒是下述事实：中国政府丝毫沒有在阿穆尔和乌苏里以东的领土上行使过主权。它在这里沒有行政机构、城市和军队，也沒有海军，也沒有征收过贡赋（土著通古斯部落沒有向它纳贡）。中国政府事实上不认为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是中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况且，据前往阿穆尔下游一带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的满洲人称：他们甚至被禁止到左岸地区和阿穆尔下游一带，他们去那里是直接违反自己政府的禁令偷偷地去的。这一事实所提供的根据要比涅维尔斯科伊为解决边界问题所寻找的根据多得多。

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海洋问题，是为了在鞑靼海峡沿岸

寻找方便的有屏障的港湾，这些港湾可由方便的内陆水路与阿穆尔和乌苏里相连接。这些港湾和水路业已发现，并已描绘、标志在地图上了。

涅维尔斯科伊责成自己的部属对土著居民要友好相待：不干预其生活、风俗和信仰，并向土著居民介绍俄罗斯文化，绝不许用武力将他们所不习惯的风俗强加给他们。因此便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阿穆尔下游地区的居民的确认定俄罗斯人是他们的保护者，因此，当穆拉维约夫于 1854 年第一次航行至阿穆尔下游时，曾惊奇地指出：过了松花江口，他和他的同行者仿佛到了一个老早便属于俄国的地区。他受到了极为友好的接待。而在涅维尔斯科伊的活动没有达到的松花江口以上地区的居民，在远远看到航行的船只时便都四散跑走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这种友好态度是涅维尔斯科伊及其同僚对他们人道的关怀的结果。涅维尔斯科伊及其同僚教会这些民族耕作，为他们治疗疾病并教儿童学文化。

在涅维尔斯科伊于 1849 年航行时发现的幸福湾的沙滩上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有足够的新鲜食物，没有冬衣和棉鞋。用潮湿的木材盖的房屋在冬夏不断的雾气笼罩下，再加上雨季大量的雨水冲刷，非常潮湿。此外，窗户上也没有玻璃，只是用细平纹布遮蔽，因此冬天屋里非常冷。由于寒冷，吃不饱，再加上在无路的荒凉地区旅行的极度困乏，人们在冬天都患坏血病。

涅维尔斯科伊在阿穆尔的成就触犯了俄美公司。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把阿穆尔描绘得一团漆黑，认为阿穆尔河对俄国毫无用处，因此便借机少给，少寄，一句话，尽拆"敌人"的台。譬如，1852 年，俄美公司认为拨给公司经理处供阿穆尔考察队使用之款已经用完，便命令它的阿扬商栈经理兼阿扬港指挥官卡舍瓦罗夫不供给阿穆尔考察队超过拨款的粮食。涅维尔斯科伊未料及此，因此只

得到了很少的粮食，光靠这些粮食，他的人员就得慢慢饿死。涅维尔斯科伊向上控告，要求照顾他的困难，并且公正地指出，由于这些误会，不仅人，而且事业也将蒙受其害。然而他同时坦率地承认他的信件只是旷野的呼声，从哪里也不会得到帮助。由于吃不饱，老挨饿，考察队的几个成员已经濒临死亡，他新生的小女儿也奄奄一息。他的妻子备受折磨，和他一起共患难，经受行军生活之苦，考察队在彼得沙洲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工作的整个期间，她都未曾离开。

甚至面对快要临头的灾难，涅维尔斯科伊也未离开自己的岗 21
位。他在写给穆拉维约夫的充满悲痛的信中承认了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他写道："何时才能向我和我的充分意识到对祖国负有职责的、奋不顾身的高尚同事们提供为达到与国家利益攸关的伟大目的所需要的经费？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全都不怕负责，不怕担风险，也不怕茹苦含辛。我们深信，此一时刻一定会到来，对之寄予希望，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备尝艰险。然而一切事物均有限度，不应逾越。"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派人勘察北萨哈林，在迭卡斯特里湾、旺达湾和其他地方建立了哨所。他派鲍什尼亚克中尉去考察鞑靼海峡沿岸，后者考察成功，第一次在地图上标出了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即今之苏维埃港），这是世界上最便于停泊船只的最大的港湾之一。

涅维尔斯科伊向彼得堡的控告终于奏效。京城里明白了，挟私攻隙是不行的，何况这些私人嫌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相距差不多一万公里的来往信件中词未尽意而产生的。俄美公司得到了全部损失的赔偿，另外还补领到十万卢布作为涅维尔斯科伊的经费开支。同时，公司经理处通知他，1852 年航行时，将供给他一艘十六匹马力的海洋汽艇（他很早就竭力设法要弄到这种汽艇，以供考察阿穆尔河口湾之用）、若干艘划船以及他所要求的全部

物资。

涅维尔斯科伊写道："这些文件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荒原；文件表明，政府终于注意到了考察队。"

1852年年中，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涅维尔斯科伊占领了南萨哈林的托马拉-阿尼瓦湾，在那里建立了穆拉维约夫哨所，升旗后，他宣布该岛属于俄国。与此同时，卢达诺夫斯基受命在萨哈林腹地和沿岸进行了地形测绘，为日后绘制萨哈林岛南部的第一个准确的地图提供了资料。

1854年4月，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抵达皇帝港，带来了可能与英法作战及今春穆拉维约夫到阿穆尔的消息。

日益迫近的战争可能导致英法海军以优势兵力攫取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港，并使敌人占领沿岸的其他据点，因此，俄国政府不得不加紧准备。穆拉维约夫受命在斯列谦斯克建造轮船和非蒸
22 汽船，并准备在阿穆尔河运兵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政府这时想起了穆拉维约夫在一份条陈中的话：英国人只要蓄意与俄国决裂两礼拜，便可占领阿瓦恰湾，然后签订和约，便可将该湾攫为己有，不交给我国。因此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在那里着手建立军港，作为俄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据点。然而，涅维尔斯科伊却认为，堪察加由于东雅库次克的原始森林没有道路，鄂霍次克海又半年封冻，因而与俄国其他地区隔绝，是不能进行长期防卫的。因此，比较合理的办法是把一切力量用来在鞑靼海峡或者日本海沿岸南面不结冻的地方建立军港，既可通过方便的内陆水路与阿穆尔河连接，又可经过阿穆尔河与俄国的主要中心地区相联系，可依靠后方，进行自卫。

涅维尔斯科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他给彼得堡的正式报告和信件中谈过，也对穆拉维约夫本人讲过。

这件事引起了穆拉维约夫对自己这位执拗的部下的冷淡，到最后终于彻底决裂。穆拉维约夫受不了批评，而由于最后涅维尔斯科伊终于是对的，而穆拉维约夫自己在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出色地击败了联军海军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进攻后，不得不撤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驻防军、居民和军用物资，把一切都调运到阿穆尔河口，所以他便完全不再重视涅维尔斯科伊的功劳，而且一有机会便竭力要把象涅维尔斯科伊这样一位能独立行动并持有独到见解的人从其道路上赶走。

要想否认涅维尔斯科伊的功绩是不行的，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他被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荣获两枚勋章，然而他留在阿穆尔的时日已经不长了。穆拉维约夫于 1855 年夏到达阿穆尔以后，以这里所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分任命涅维尔斯科伊为其参谋长，并通知他取消阿穆尔考察队，成立以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为首的行政机构。尽管奉送给他一丸“金衣药丸”——给了他重要的职位——但是涅维尔斯科伊非常明白，这一任命实际上是让他退休。果然，当秋天穆拉维约夫带着随员取道阿扬返回伊尔库次克时，涅维尔斯科伊只以私人身分留在阿穆尔居住，没有任何官职。1856 年夏，他便携夫人及两个孩子离开他所呕尽心血考察的地区。

1856 年 11 月初，我们看到他已在圣彼得堡。他在那里朝见不久前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时，听到皇上说俄国永远不会忘记他 23
的功绩。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即使有人还想起他，那也是非常独特的。他在出版界和贵族界受到了中伤，说他捏造了阿穆尔河口湾可通海船的谎言，他们说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往河口的船只，进入河口后因水浅而不能开出；还说，仿佛“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毁灭也是他的罪过，这艘船在皇帝港按照扎沃伊科的命令炸毁了，该船也是由于水浅未能进入阿穆尔河。他写文章驳斥其仇敌的诽谤，与之进行斗争。随着舰队的出海，“巴拉达号”未进

入阿穆尔*的真相已大白。他的公开的仇敌在事实面前被迫退却，然而暗中的仇敌却防不胜防。他只是一个人，而仇敌却很多。由于他的功绩昭明彰著，难以抹煞，所以只好干脆尽力不提到他。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人们这样不喜欢他，对他这样不公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多的仇人？

问题很清楚。这不仅是由于他独立行动和持有独到的见解，冒犯了大臣们和俄美公司领导人（他曾控告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使祖国利益和阿穆尔考察队的成员蒙受损害，因而给他们添了麻烦）的自尊，而且主要是由于他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在阿穆尔问题上的全部错误。他们不能原谅他的这种教训，因此，在他回到圣彼得堡后，便群起而攻之，对他进行中伤。

但是，政府之所以不赏识涅维尔斯科伊还有某种更大的原因。在这方面，他和许多俄国海军卓越的活动家（例如和他同时代的纳希莫夫或者稍晚一些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的命运是相同的。涅维尔斯科伊很不擅长外交，而且最不关心"外交的"微妙之处，他只把事业和科学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里，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他太直率，因而很危险。我们认为这正是涅维尔斯科伊后来遭到攻击的根本原因。

过了两年，1858年，中国皇帝在北京批准了由穆拉维约夫签字的瑷珲条约。该条约规定俄国有权占有阿穆尔左岸。这时人们不能不想起涅维尔斯科伊。但是当穆拉维约夫获得重赏时，海军少
24 将涅维尔斯科伊却只获得一枚一级安娜勋章和二千卢布的养老金。俄美公司经理波里特科夫斯基将军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的奖赏，而他在解决阿穆尔问题上的功绩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他所领导

* 这件事罪在穆拉维约夫：他乘坐当时阿穆尔河口唯一的一艘蒸汽船——"东方号"纵帆船驶往阿扬，他曾答应到达阿扬后再派该船回阿穆尔河口湾拖曳"巴拉达号"，但是后来却把"东方号"派往堪察加去了。就这样"巴拉达号"才未能进入阿穆尔河口。

的俄美公司所做的事情就是对涅维尔斯科伊借各种因由来从中作梗。这样，就把没有遇到丝毫抵抗便将一个广阔地区划归俄国的涅维尔斯科伊的成功的活动，同给他这个考察队长添麻烦多于帮助的那些人一样评价了。涅维尔斯科伊完全有权要求他的同代人对他持另外一种态度。把他的无可争议的功绩置诸脑后，应该说是由于权贵们的恶毒用心造成的。因为如果象穆拉维约夫的吹捧者所证明的那样，阿穆尔活动的倡议出自穆拉维约夫一人，那么当时根据什么理由只把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一人降职为水兵，而穆拉维约夫中将却未受到处分呢？不是说涅维尔斯科伊是穆拉维约夫的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应该执行他的命令吗？

应当公正地指出，没有穆拉维约夫的支持和赞助，涅维尔斯科伊要完成自己的计划是很困难的。尽管穆拉维约夫完全赞成必须把阿穆尔并入俄国，但是，当需要行动，当面临着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外国人攫取该地区的威胁而需要坚决行动时，若只限于赞助，是做不出多少事来的。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当时没有涅维尔斯科伊进行勘察，从而为在阿穆尔下游地区集结陆海军准备了基地，那么这个地区被外国人占领的情况在1855年的战争时期毫无疑问也会发生。涅维尔斯科伊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而且认识到只有迅速行动才能挽救局势，轻易地丧失的东西未必能够或者很难失而复得。他认为迅速行动是对祖国的责任，而这一点却没有被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所理解。他忘我地为之服务的我们的祖国永远不会忘记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一功绩。

稍后不久，当涅维尔斯科伊回顾过去时，写道："如果他当时只限于指挥'贝加尔号'运输船完成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输物资，如果他不顾自己的责任，不下决心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驶往阿穆尔河口湾，那么我国在太平洋上的船只、胜利地击退了英法海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保卫者以及存放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财产都可能被敌人虏获，而这一地区也会被某一外国所占领。"如果说上述情况没有发生，那完全是涅维尔斯科伊的功劳：为了达到目的，他以高瞻远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及时防止了发生这一可悲后果的可能性。而鼠目寸光的涅谢耳罗捷连看都不愿意看这种后果。如果阿穆尔河下游一带不是业已被涅维尔斯科伊所占领，那么敌人的舰队也就没有因由封锁阿穆尔，从而也就不会事实上承认它周围的领土为俄国所有。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与中国全权代表奕山亲王所进行的关于彻底确定国界的谈判中，所依据的正是这种情况。从上述一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设若涅维尔斯科伊不是这样坚决行动，则俄国会永远丧失这一地区。这就是涅维尔斯科伊自己对他在"俄国远东"活动成果的评价。

为了回答他的批评者和不怀好意的人的指责和他们对他所领导的阿穆尔考察队的攻击，涅维尔斯科伊着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作为阿穆尔考察队的领导人，认为为了揭示真相把全部事件按照先后顺序如实无误地写出来是自己的神圣义务。

涅维尔斯科伊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被提升为海军中将，而在 1874 年 1 月又升为海军上将。他在海军技术委员会的学术部工作，照大臣克拉贝的下流说法，只有那些"半死不活的或者工作不大积极的人"，才被调到这里来。涅维尔斯科伊既不属于前者，更不属于后者。调他到该委员会工作，对于当时这位年轻的海军将领（当时只四十六岁）来说是一种光荣的流放，这是政府因为他独立行动并持有独到见解而对他的处分。他再没有被允许出海远航。他为海洋而生，海洋是他的如意环境，但是一直到死，他未能登临船上的甲板。1876 年 4 月 17 日(29 日)，一点也不算老的涅维尔斯科伊与世长辞了，终年仅六十三岁。

涅维尔斯科伊的功勋后来得到了承认。1897年10月2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即在阿穆尔河右岸，在那涅谢耳罗捷当初不让涅维尔斯科伊前往朝鲜边界，并严禁他进行任何考察的地方，为了纪念涅维尔斯科伊和他的同事，全民签名捐助修建的纪念碑隆重揭幕了。但是，涅维尔斯科伊的永久的纪念碑将是他证明了下述问题的那些考察活动：

一、在大陆和萨哈林之间有一条海峡，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可通海船；

二、发现了幸福湾、尼古拉湾、苏维埃港和涅维尔斯科伊港；

三、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在地图上标明：

鄂霍次克海西南海岸、阿穆尔河口湾以及鞑靼海峡的北部、阿穆尔河谷及阿穆尔河支流：阿姆贡河②、戈林河、洪加里河和其他许多支流，直到乌苏里江，和布列斯基、斯塔诺夫山脉的山前地带。确定了许多河流的位置和发源地以及许多山隘的位置。描绘了从阿穆尔河口到苏维埃港的鞑靼海峡海岸线。发现了萨哈林岛上煤炭的蕴藏位置，在地图上标出其海岸，并第一次详细地研究了海岸和该岛腹地的地理情况；同时还到处建立了数百个天文点。 26

涅维尔斯科伊还建立了不少迄今仍然存在的城市和居民点，如：阿穆尔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马林斯克③等。最后，他还证明了中国无权占据阿穆尔左岸和乌苏里右岸地区，从而使我国能够获得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的辽阔广大的地区和东西伯利亚的出海口。以上列举的，是涅维尔斯科伊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的地理考察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列举的材料远不完备。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在其老同事死后不久，在谈到涅维尔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即恒滚河。——译者
③ 即阔吞屯。——译者

斯科伊（穆拉维约夫比他多活了不多几年）所作的贡献时忆起了他，并十分客观地写道："在涅维尔斯科伊以前许多到过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人所作的考察获得了光荣，但是其中沒有一个人给祖国带来象涅维尔斯科伊所带来的那种利益。"

在只消耗了很少物力和人力*，一切都很缺乏的情况下，涅维尔斯科伊在很短的期间，对在他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的了解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在他之前流传着许多关于该地区的谣言，而这些谣言又受到了象拉彼鲁兹、克鲁逊什特恩、米登多夫这样一些大探险家权威的支持。涅维尔斯科伊这位勇敢的富有首创精神的考察家、革新家和爱国者的发现的意义正是在于他及时地驱散了谬误，揭示了科学眞理。苏联地理学界怀念、尊敬并感谢涅维尔斯科伊，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学者，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卓越的俄罗斯人和人道主义者。他象克拉申尼科夫或者米克鲁霍-马克莱一样，不同于西欧的文化传播者，他教导并要求人们怀着友爱精神关怀备至地兄弟般地对待土著居民的风俗和生活，只以自己的榜样来使土著居民获得全人类的文化。

最后，希望在1950年，即在阿穆尔下游一带升起俄国旗一百周年的时候，能够纠正历史错误，不仅将最狭窄的部分，而是将整个鞑靼海峡（在鞑靼海峡沿岸从未居住过什么鞑靼人）以它的发现者，卓越的俄国爱国者，地理考察家海军大尉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的名字命名。

Л.Г.卡马宁

---

* 从涅维尔斯科伊写的考察队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从1850年到1855年的五年期间，拨给考察队的经费总共不过六万四千卢布，其中包括考察队全体成员的薪俸和粮食费用。考察队的编制甚至在其活动结束时（1854—1855年）才稍稍超过了一百人。而在同一时期，一位堪察加驻军司令的薪俸则大大超过了上述数目。仅此一端即可说明涅维尔斯科伊极不正常的、但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作条件。

第 一 章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历史命运

1643—1689年在阿穆尔河畔所发生的事件概述　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最初资料　波雅尔科夫及其探险队（1643—1646年）　哈巴罗夫及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成就　斯捷潘诺夫阿尔巴津的重建　1684年我国在阿穆尔河上的地位　中国人围攻阿尔巴津　围攻的结果

我国航海者从1849年到1855年末，即从军事运输船“贝加尔号”到达阿穆尔河口湾之时起到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从堪察加迁往阿穆尔河口（尼古拉耶夫斯克），并把当时在东洋[1]上的舰队集结到该港之时止，在遥远的东方的活动与1643—1689年在阿穆尔河畔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后来到过鄂霍次克海和鞑靼湾[2]的各种考察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为了说明上述行动的重要意义（这些行动提供了将阿穆尔沿岸地区、乌苏里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岛并入俄国的理由），有必要简短地评述一下在1849年以前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现将这些事件概述如下。

十七世纪上半叶，寻找财富的勇敢的俄国流民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了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带。在勒拿河畔出现了基廉斯克堡和雅库次克堡，在乌第河畔出现了乌第堡。1639年，俄国人在这里从通古斯人口中知道了山南有大河：有流入石勒喀尔（阿穆尔河）[3]的吉河（结雅河①），石勒喀尔河又流入松花江，有注入松花江的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阿姆贡河，在阿姆贡河沿岸居住着通古斯人。那脱吉人[4]从松花
28 江给他们运送粮食和各种布匹。据说，仿佛在吉河和石勒喀尔河畔居住着从事农业生产的杜切尔人[5]和达斡尔人[6]，他们有许多牲畜、布匹和白银。最后还听说，在吉河、石勒喀尔河和松花江流域的整个地区盛产毛皮兽。这些传闻足以促使我国的流民前往不为人所知的边远地区。根据雅库次克督军 П. П. 戈洛文的命令，1643 年 6 月，装备了一批人前往该地，这批人中有流民、哥萨克以及渔猎人等共一百三十人，由哥萨克波雅尔科夫[7]率领。波雅尔科夫从雅库次克出发，沿勒拿河，转到阿尔丹河，到达乌楚尔河口，然后便沿该河及该河的支流戈纳姆河进发。他在这里遇上了严寒，于是舍舟登橇，带了九十名猎人滑雪前行，用小雪橇拖着粮食武器，越过了斯塔诺夫山脉，向勃梁塔河[8]上游进发。顺着这条河和吉河（结雅河），波雅尔科夫带着流民于 1644 年春抵达石勒喀尔河（阿穆尔河），沿途曾多次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小规模的战斗。然后，波雅尔科夫乘船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穿过峡谷（阿穆尔河在此穿过），进入松花江*。他误把松花江当作是石勒喀尔河的延续，因此他把石勒喀尔河和松花江的一部分统名之为阿穆尔河。他继续前进，到达该河河口，这里有基里亚克人在阿姆贡河附近修建的城寨，他便留在该城寨里过冬。

他使基里亚克人归服俄国，并向他们征收了实物税：计貂皮四百八十张，貂皮袄十六件。1645 年，在通航期开始后，他又沿着鄂霍次克海岸北航。他在飘浮着冰块的海上飘流达三个月之久，最后终于把他抛到了乌利亚河[9]口附近的岸上。他在该河河口过了冬，于次年（1646 年）春天，越过高山到达马亚河上游地带；他在此修造新船，沿该河而下，到了阿尔丹河和勒拿河，是年 7 月 12 日返

* 从松花江口到阿穆尔河口湾的一段，当地土著居民和中国人称之为松花江。他们认为这一段是松花江的延续。

抵雅库次克。

这是俄国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第一次远征，此次远征历时三载，为以后的活动开辟了道路。波雅尔科夫带领自己的一小伙勇敢的流民在三年期间长驱七千多俄里，在路上过了三冬，历尽千辛万苦。他向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禀报此行的结果时称，在石勒喀尔河和松花江沿岸居住着杜切尔人和达斡尔人，因此这一地区他们称为达斡尔地区。他禀报说，在达斡尔地区后面，在松花江沿岸到乌苏里江及该江以下一带，有四天路程的地方，居住着果尔特人或者阿枪人，接着是那脱吉人，再往后是基里亚克人。这些民族不属任何人管辖。最后，波雅尔科夫提出，以精兵三百可使这一地区归俄国统治。他建议从这三百人中抽一半人留在三个或四个城堡里，而将其余的一百五十人分发各地，以镇压不俯首听命、不交纳实物税的异族人，因为据他看来，这一地区的居民不会进行顽 29
抗。至于军队的粮秣，可向当地居民筹措。这种轻而易举就可获得阿穆尔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对该地区尚不了解的波雅尔科夫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即松花江沿岸一带的居民可求助于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满洲的武力，更何况此时满洲王朝已取代元朝①而定鼎中国。

波雅尔科夫关于该地区的富庶及其居民的讲述促使哈巴罗夫[10]于1649年谒见雅库次克督军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请求准许他带领自己出资招募的自由民前往阿穆尔河。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是索尔维契戈德斯克人，是个实业家。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要使达斡尔人交纳贡赋。1649年3月6日，雅库次克督军给了他一份书面训令和几名哥萨克。哈巴罗夫的队伍从雅库次克出发时有七十人。哈巴罗夫没有走波雅尔科夫走过的那条路线。通古斯人指给他另一条通往阿穆尔的道路，

① 按此处应为明朝。——译者

即：沿奥廖克马河和土吉尔河，然后拖着船翻越斯塔诺夫山脉，到乌尔卡河[11]，沿该河到达阿穆尔河。

1649 年初夏，哈巴罗夫到达土吉尔河口。1650 年 1 月 18 日，溯土吉尔河航行，越过山脉，到达阿穆尔河。因为带的人不多，哈巴罗夫循原路返回雅库次克。雅库次克督军允许他多招募些人，于是哈巴罗夫于 1651 年再次前往阿穆尔河。他在阿尔巴津河口附近住下，并建一小城，命名为阿尔巴津。他从这里带领队伍沿河而下。

他离开阿尔巴津后遇到的第一个地方有三个城寨，他在此逗留六周，然后沿阿穆尔河而下，到达结雅河口，在结雅河下面，阿穆尔河右岸有一座城，名托尔青[12]。该城及郊区居民立誓忠于俄国人，并保证缴纳实物税。但是，事后他们全都逃之夭夭。哈巴罗夫放火烧了该城，又沿阿穆尔下行。越六日，到达松花江。在松花江那边居住着阿枪人[13]，哈巴罗夫在乌苏里江口附近的阿枪人的乌卢斯住下过冬。他在此站稳脚跟后，便选派了一百人溯阿穆尔河寻找食物和其他东西。在此期间，当地居民一千人袭击了留在阿枪斯克的七十个俄国人。俄国人击退了这次进攻：阿枪人和达斡尔人全都逃跑。

派出去的那批人乘船满载虏获物和粮食归来。哈巴罗夫开始使阿枪斯克处于防御状态。这种预防措施并不是多余的。被我哥萨克击退的杜切尔人和阿枪人向满洲人乞援。博格德汗派往满洲的总督令宁古塔[14]亦失涅公① 领兵攻击俄国人。亦失涅率满洲兵二千人，携大炮八门、小铳三十支、土炸雷（泥制）十二个，往援阿枪人和杜切尔人，走了三个月方抵哈巴罗夫的驻地。1652 年 3 月 24 日，满洲人兵临阿枪斯克，立即开火射击该城。双方互射了一整天；敌人突破城墙，冲入城内。但哈巴罗夫击退了这次进攻，然后

① 中国史书记载为驻守宁古塔章京海色。——译者

出击，夺了敌军两门最大的炮，调转炮口向敌人轰击。

敌军死六百七十人，损失惨重，败退而去。随着江河解冻，哈巴罗夫溯河而上选择一个靠近雅库次克的地方，以便满洲人再次进攻时能从该地获得援助。在松花江和结雅河之间，哈巴罗夫遇上了从雅库次克派来给他送火药和铅弹的一百四十名哥萨克。哈巴罗夫与他们会合后，继续溯阿穆尔航行，他打算在结雅河口建一城堡，但他的队伍内部在这里发生了内讧，有一百人跑出去行劫。在队伍成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强的情况下，哈巴罗夫只得放弃自己的打算，率领剩下的人员继续溯河而上，到达库马拉河①[15]河口，在这里修筑了一座有防御工事的城堡。哈巴罗夫从这里派信使前往雅库次克，要求派援军六百人征服阿穆尔河，但是雅库次克派不出这么大的队伍，于是又让该信使赴莫斯科求援。

莫斯科还在这些信使到达之前，因收到雅库次克督军关于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活动情况的报告，便已决定派人援助哈巴罗夫，并恢复秩序。为此目的，1652 年从莫斯科派出了贵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季诺维耶夫，他受命奖励在阿穆尔的哥萨克，给驻在该地的队伍补充一百五十人，并供给炮弹，加强该军，最后要准备好对去阿穆尔的三千兵拨发一应所需。这支军队打算由伊凡·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指挥前往该地。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此时，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传闻已越来越广泛地传遍西伯利亚。从勒拿河到上勒拿斯克的居民都渴望到那里去，有许多人是偷偷跑去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季诺维耶夫于 1653 年 8 月到了阿穆尔河，在结雅河口与哈巴罗夫相逢。他的到来并没有使哥萨克感到高兴，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在这些流民中恢复秩序，并尽可能使他们转务农业，为了

① 即呼玛尔河。——译者

给拟议中派来此地的军队准备粮食，经营农业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哥萨克不习惯这种劳动，他们迄今为止来阿穆尔的目的只是为了发财。

使哥萨克很不满意的是季诺维耶夫把哈巴罗夫带回了莫斯科，而留下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他。哈巴罗夫在莫斯科受到了恩宠，被封为贵族，此后就再没有去阿穆尔。

31 斯捷潘诺夫从结雅河口的结雅堡沿着阿穆尔下行，进入松花江，他在那里弄到许多粮食，并在杜切尔人那里（靠近兴安岭，布列亚河①口附近）过冬。1654年春，他又溯松花江而上，航行三日，遇上了满洲军队。后者不准其继续溯江航行。但经过一阵交战，俄国人便使满洲军队溃败而逃。斯捷潘诺夫向达斡尔人、杜切尔人和阿枪人征收实物税，并留在结雅堡过冬。此后不久，百人长彼得·别克托夫从叶尼塞斯克经贝加尔前往增援斯捷潘诺夫。他在来的路上，在涅尔查河②河口的附近修建了涅尔琴斯克堡。别克托夫和斯捷潘诺夫为了过冬便在库马拉堡、阿尔巴津堡和结雅堡安营扎寨。他们把哈巴罗夫所征服的土地，即达斡尔人、杜切尔人、果尔特人、那脱吉人和基里亚克人的土地以及沿松花江上行到山岭一带地区置于俄国人统治之下。当时，我国在阿穆尔的主力集结在库马拉堡。

满洲人遭到了哥萨克的许多凌辱，哥萨克甚至深入到了他们的国土，因此满洲人决定将俄国人逐出库马拉堡。为此目的，他们于1655年集结一万兵力，携炮十五尊，将该堡包围。3月20日，他们开始向该堡射击，从24日夜到25日，进行了猛攻。但是俄国人将其击退了。敌军损失惨重，于是撤围退却。我军缴获两尊大炮、近八百发炮弹、三十余普特火药（约五百公斤）。斯捷潘诺夫把

① 即牛满河。——译者

② 即尼布楚河。——译者

从被征服的阿穆尔沿岸地区所征收的贡税和缴获满洲兵的战利品都送往莫斯科。莫斯科得到这些消息后便打算把阿穆尔沿岸地区变为完全脱离雅库次克和涅尔琴斯克的督军特辖区，但是，这还有待于我们在阿穆尔站稳脚跟。次年（1656 年），斯捷潘诺夫从库马拉堡出发沿阿穆尔下行，进入松花江，溯江而上，到了满洲的宁古塔城，掠夺了大量粮食和储存的其他食物。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分发给我国各城堡，然后，自己便沿江而下。在阿姆贡河口对面，基里亚克人居住的地区，修建了科索戈尔斯克堡，在此过冬。1657 年，斯捷潘诺夫向基里亚克人和那脱吉人征收了大量的实物税，然后沿阿穆尔河上行。沿途所到之处，但见两岸荒无人烟，房舍倒塌。所有居民都奉中国博格德汗圣旨从阿穆尔迁到满洲腹地。哥萨克为了免于饿死，不得不自己劳动。斯捷潘诺夫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不习惯于纪律约束和劳动的哥萨克开始袭击和抢劫满洲人。而从莫斯科来的圣旨却要他们同土著居民和满洲人和平相处，绝不许进行袭击与抢劫，但哥萨克与流民对圣旨置若罔闻，在阿穆尔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1656 年，莫斯科任命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菲利波维奇·巴什科夫为涅尔琴斯克边区督军，他还奉命主管阿穆尔。1658 年，巴什科夫前往阿穆尔的时候，加强了涅 32
尔琴斯克的防务，并在此设立自己的主要行辕。他给阿穆尔的斯捷潘诺夫发去指示，严格禁止哥萨克到满洲去，命令他们从事耕作，而且根本不准他们袭击和抢劫，要他们安分守己。但斯捷潘诺夫不顾这一指示，竟率五百哥萨克沿松花江上行，到满洲筹措粮秣，在那里和大批清兵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斯捷潘诺夫及其所部二百七十名哥萨克被杀，其余的人逃散：其中一部分人逃回雅库次克，有十七人于 1661 年到了涅尔琴斯克，将此消息报告了督军巴什科夫。从此以后直到 1665 年，在阿穆尔再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为了避免以后再与中国人在阿穆尔发生冲突，1675 年，莫斯科遣使前往中国，使臣为外交事务衙门通译希腊人尼古拉·斯帕法里①。但他沒有到达北京，因此也沒有获得任何结果。

1681 年，从阿尔巴津又派一支考察队前往阿穆尔河，以便使居住在阿姆贡、土古尔等河沿岸的部落交纳实物税。为此目的，在阿姆贡河和土古尔河畔建造了城堡：在阿姆贡河畔、杰林河口和涅米连河口附近建造了乌斯季-杰林堡和乌斯季-涅米连堡，在土古尔河畔建造了土古尔堡。这些河流沿岸居民都归附了俄国。这样，到 1681 年的时候，不仅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为俄国所有，而且，由于对阿枪斯克堡和科索戈尔斯克堡居民的影响，我们还占领了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的一部分（到山为止）[16]。现将当时我国在阿穆尔的地位描述如下：全区主要设防据点是阿尔巴津，其次，在阿尔巴津以下，沿阿穆尔有库马拉堡、结雅堡、科索戈尔斯克堡和阿枪斯克堡，在阿姆贡河畔有乌斯季-杰林堡和乌斯季-涅米连堡，在土古尔河畔，离河口一百公里的地方则有土古尔堡。此外，在阿穆尔河沿岸附近还有农业村庄，如：安德留什金纳村、伊格纳金纳村、修道院村、波克罗夫斯克村、阿焦尔村等等[17]。

1684 年，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被命名为阿尔巴津督军特辖区；阿尔巴津被授予特别的城徽和印钤。第一任督军是阿列克谢·托尔布津。

当时，汉人和满洲人对我们同与满洲接壤地区为邻和对我们对该地区的影响惊恐不安，于是决定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撵走。我国从阿尔巴津起沿河以下的哨所成了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这些哨所全被他们摧毁。1685 年，敌军水师五千乘百艘大船，陆军一万携野炮百五十尊，攻城炮五十尊从齐齐哈尔走旱路而来，兵临阿尔巴津城下，要求该城投降。1685 年 6 月 12 日，在阿尔巴津人拒

① 我国史书中译作尼果赖。——译者

绝投降后，满洲军炮台便开始了轰击。当时，阿尔巴津城只有托尔布津督军指挥的四百五十名驻防军，加之射击武器和炮弹匮乏，俄 33
国人难以坚守，因此该城终于为敌军炮火所摧毁。我们与之进行了谈判，敌人同意放托尔布津率其残部及阿尔巴津居民撤到涅尔琴斯克。只有二十五人投降，投降者带走了神父马克西姆·列昂杰耶夫(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教堂)。阿尔巴津被毁，敌人回师瑷珲，——在此以前，在结雅河下面、阿穆尔右岸建立的一座满洲城池。虽然我们在达斡尔地区的情况发生了逆转，但与之相邻的涅尔琴斯克督军辖区重新作了占领阿尔巴津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努力；于是，1686 年，涅尔琴斯克督军弗拉索夫命令阿法纳西·别伊顿上校和那位托尔布津率领从阿尔巴津撤出来的人员前往阿穆尔重建被毁的阿尔巴津。在阿穆尔河两岸又出现了我国的城堡和居民；俄国人重又开始耕种被他们抛弃的土地，而异族人又开始向他们缴纳实物税了。

汉人和满洲人对我们再次来到阿穆尔河两岸又惊恐不安起来。中国皇帝康熙下了一道务将俄国人逐出阿尔巴津的谕旨。1687 年 6 月，清军八千，携炮四十尊，兵临阿尔巴津城下。俄国人焚烧了要塞外面的全部房舍，退进要塞，挖洞穴居。当时城内仅有俄兵七百三十六人。满洲人筑木墙护营，但是俄兵将木墙摧毁；于是敌人又围以土墙护营，并将大炮架于墙上。9 月 1 日，满洲人企图攻下要塞，但被击退，损失很大。不幸，在被围的阿尔巴津俄兵中流行了败血病，而且祸不单行，勇敢的督军托尔布津又在 9 月被炮弹打死。别伊顿上校乃接替他，担任督军之职。虽然清军炮兵不断地用野炮和攻城炮轰击该城，但毫无成效。11 月底，敌人将围攻改为封锁，直至 1688 年 5 月才撤销封锁，后退 4 俄里。这时，阿尔巴津城内别伊顿手下士卒只剩下六十六人，其余的人一部分战死，一部分死于败血病。敌人损兵折将一半以上。正在这时，从北京

来了一位急使，带来了博格德汗的谕旨，谕令停止围攻阿尔巴津，理由是双方正在进行划界谈判。满洲人和汉人撤离阿尔巴津，于1688年8月30日回到瑷珲。

第 二 章

34

尼布楚条约

戈洛文使团与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戈洛文的最大功绩表现在条约第一条　中国政府的意见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我国的地位

莫斯科明白了，不确定俄中边界便不能牢固地占领边区，因此先后派遣官吏维纽科夫[1]和洛吉诺夫为信使前往北京通知关于举行谈判和我方任命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全权代表事。我方参加谈判的副手是涅尔琴斯克督军伊凡·奥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管理文牍事务的是秘书官谢苗·卡尔尼茨基。中方派了八名官吏到达涅尔琴斯克城郊。他们以给使团运送食物为由，带了人数众多的随员和一万名马步兵。以译员身分随同中国人一起来的还有两名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我方随同戈洛文的人和涅尔琴斯克全区的军队还不到五百人。在中国人数量上这样占优势的情况下，戈洛文无法坚决要求将阿穆尔沿岸地区割让给俄国；而中国人非但不议和，反而威胁说，如果戈洛文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拆毁阿尔巴津，并将整个达斡尔地区交给中国的建议，则要进攻涅尔琴斯克。戈洛文对这种强制的行为表示抗议，对这样的提议未予同意。于是，中国人便武装涅尔琴斯克地区不久前归顺的布里亚特人反对我们，一起准备围攻我使团驻扎的涅尔琴斯克；与此同时，他们以最后通牒方式再次向戈洛文提出自

① 我国史书中译作魏牛高。——译者

己的要求。

35 戈洛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建议中方提出划界草案。8月21日，戈洛文收到了中方提出的草案，其文如下："俄中之间之边界，应从格尔必齐河上游到乌第河之河源，并由此沿迤逦向北到楚科奇岬之山脊划定。"中方在送来草案的时候，要求立即予以答复。这一次，他们改变了草案的内容，因为在戈洛文所同意的中方在第一次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条款中"所标的边界是沿兴安岭到海，而关于北部山脉及楚科奇岬根本沒有提及"。对此草案及其无理要求戈洛文未予答复。

中国钦差大臣等候戈洛文的答复等了三天，看到后者绝不会同意其建议，并且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使其就范，但又怕强力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徒使博格德汗愤怒，于是便向戈洛文宣布，他们收回后一建议，愿以他们第一次提出的为戈洛文所同意的建议为基础同他了结此事。促使中国人作出这一决定的首先是那两位耶稣会士，其次则是他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达斡尔地区的愿望，他们所说的达斡尔地区包括沿阿穆尔河下行到该河与松花江会合的整个地区。

由于中国人和戈洛文对滨海地区都不太熟悉，而戈洛文又看出中国人所图谋的主要是达斡尔地区，这里流入阿穆尔河的所有河流，如结雅河、布列亚河等都是由北而南，因此在恢复谈判以后，他便坚持在条约中提及河流的流向，而到海的地区则仍然不予划界。中国人同意了，于是在1689年8月27日(9月6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

与阿穆尔沿岸地区有关的尼布楚条约第一、二两条条文如下："将在绰尔纳河附近从左面向下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

罗斯国。……乌第河和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沙 36
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第三条规定：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阿穆尔河上所居俄罗斯人及其一切物用，均应撤回俄境。

根据这一条约，1689 年秋，1690 年春，俄国人从阿尔巴津及阿穆尔河上迁至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便为满洲人彻底烧毁[18]。

当时的西伯利亚编年史曾记载其事如下：“敌人以非正式的方式，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将俄国人排挤出阿穆尔，而更加不正义的是强迫签订和约使阿穆尔仍归中国所有。”*

从以上对自 1643 至 1689 年在阿穆尔河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简单评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想占领注入东洋的一条大河流域的愿望，而是关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如何富有的诱人传闻和发财的欲望激发了富有进取心的西伯利亚征服者们——哥萨克流民和渔猎人等去为占领阿穆尔建立功勋。但是我们的流民在这里遇到了独立的民族，这些民族又与随时准备援助他们的巩固的强国为邻。在西伯利亚其他地方，这些哥萨克没有遇到过这种障碍，因此也就不能预见到他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行动应该完全两样，应该更合乎当地情况才好。里特曾说：“如果善于利用哈巴罗夫所获得的成果，十七世纪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上的事业就会取得重大成果。哈巴罗夫的成果使他们能够开辟通往亚洲极边的道路并建立富饶的粮仓。”的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本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一、在阿穆尔的俄国流民中建立秩序和纪律；二、制止哥萨克四出抢掠异族人和到满洲去；三、怀柔阿穆尔沿岸

---

* 《论文月刊》（«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即«益乐文粹月刊»。——译者），1757 年 10 月，第 328 页。

地区居民，努力使之倾心于我，严禁侵犯其财产，尊重其固有的风俗并蠲免其实物税；最后四、在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两岸建立农垦居民点。

当时，莫斯科政府已认识到波雅尔科夫的发现和哈巴罗夫所取得的成果的重大意义，于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前面提到的目的，派遣季诺维耶夫前往阿穆尔。大权在握的季诺维耶夫本应利用哥萨克对哈巴罗夫的爱戴和所有在阿穆尔的俄国人的尊
37 敬之忱，和他们一起在雅库次克和涅尔琴斯克的帮助下，为上述目的在阿穆尔建立秩序和巩固的政权，并派哈巴罗夫助此盛举。但是，季诺维耶夫却把哈巴罗夫带走了，将斯捷潘诺夫留下接替他，而斯捷潘诺夫不懂所负使命的重大意义，且为人粗暴鲁莽，专以抢劫袭击为能事。以后，莫斯科各衙门也未注意到，阿穆尔河流域被征服是由于来自雅库次克的命令，因此，与这一光荣事业有极为密切关系的雅库次克督军们是能够较多地注意维持阿穆尔的秩序，并热情帮助俄国人在那里站稳脚跟的，同时雅库次克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交通也不会因敌意的破坏而中断；但是，莫斯科衙门不但没有将这一需要建立秩序，需要不断给予帮助的地区交给雅库次克督军直接管理，反而把它单独划分出来交给斯捷潘诺夫治理，这就扑灭了雅库次克对该地区的热忱。

斯捷潘诺夫以后，这一地区由巴什科夫直接治理。此人对占领外贝加尔地区要比占领阿穆尔更为关心。巴什科夫驻在涅尔琴斯克后，他关心的不是整顿阿穆尔的事业，而是涅尔琴斯克和伊尔库次克之间的交通。阿尔巴津建立后，步斯捷潘诺夫的后尘，一批批人员从该城出发到毗邻的满洲去掠夺财物。此时，莫斯科各衙门好象只满足于从阿穆尔送来实物税，并未火速向该地派遣雅库次克督军所要求的相应兵力，而是一再拖延，徒托空言，专注于公文往返。中国政府鉴于阿穆尔混乱不宁，对其邻省——满洲的袭

击也无终日，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当中国军队摧毁了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全部俄国城堡，进逼剩下的唯一的我国据点——阿尔巴津之后，莫斯科这才若有所悟，派戈洛文率五百名哥萨克出征。戈洛文进入外贝加尔地区后，发现这一地区不仅文治不修，而且对蒙古人的不断袭击也没有防备。他不得不为此使用他所带去的几乎全部兵力，因而丧失了迫使中国人尊重国际法的手段，这样，他好象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似的，签署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丧失了哈巴罗夫所获得的全部成果。

上述一切清楚地说明这一可悲结局完全是由当时衙门的当权官员所造成的，而不是象现在的衙门官僚们[19]所说的那样，仿佛当时占领阿穆尔的时机还不成熟云云。

但是，不管导致这一对俄国来说是可悲结局的莫斯科衙门的错误以及阿穆尔流民的野蛮自私的动机如何，公正的后代应当记 38
住并应以惊奇目光看待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第一批开路先锋们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他们表现了英勇豪迈的气概，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名字在西伯利亚的传说中流传到我们今天，子孙后代将以感激的心情怀念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最早在不为人所知的河流上开辟了道路，发现了那时以前还不知道的民族。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能够说明该河及其流经地区意义的任何资料（即关于该河河口及沿岸地区的状况的资料），但是，他们迁居该河沿岸的事实本身便使俄国获得收回该地区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为了了解戈洛文对俄国建树的丰功伟绩，必须看一看他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含意。我们看到，满洲人和土著居民所说的阿穆尔河是指该河到松花江口[20]的那一部分，而且他们只知道有两条大河：结雅河和布列亚河（阿穆尔河的支流）从石头界山流出，向南流去。我们还看到，从乌第河上游起，迤逦向北，绕过鄂霍次克海到楚科奇岬为止的山脉并没有作为边界线，而是属于俄

国的山脉；因此，我国边界应该沿着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源头所在的山脉延伸，——不可能是向北的走向，而应是另外一种走向，就是说作为边界线的山脉应该与海衔接，但是与什么海衔接，鄂霍次克海还是朝鲜海，没有标明，而这两个海都邻接阿穆尔河流域的沿海地带。现将所有这些情况与尼布楚条约所表达的含义比较一下。尼布楚条约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俄国边界从格尔必齐河河源起应当沿兴安岭的主脉至乌第河上游，然后从那里沿同一山岭绵亘至海；而发源于这条山岭流向各方（向南流的除外）的所有河川均属俄国，由此可见，戈洛文坚持在条约中这样行文，只是规定了达斡尔地区本身的边界，因而只是指满洲人当作石勒喀尔河或者马穆河的阿穆尔河的地域，而阿穆尔河流域至海的其余地域不仅没有确定，而且主要须取决于界山的走向，乌第河上游以及发源于这些山脉的河流的流向，甚至还须取决于这些山脉与什么海衔接：鄂霍次克海还是朝鲜海。

这些情况便留给俄国充分的权利向中国收回阿穆尔河流域。这使西伯利亚人复萌早日将这一地区划归俄国的希望，是十分自然的。当时，从阿穆尔出来的人的讲述更加引起了人们对于丧失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惋惜之情。他们久久不能忘怀在该地区自由自
39 在的生活。这块美好土地的名称流传在阿尔巴津督军辖区的后代中，它向西伯利亚人充分说明该地区是幸福之地。阿尔巴津人怎么能够忘记他们竭尽全力坚守的那块土地呢，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当时征服了全中国及其相邻民族的强有力的满洲人。的确，当时在阿穆尔所发生的事件使俄国人树立了许多无可比拟的丰功伟绩，这些功绩在西伯利亚开拓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至于对该地区天然财富的夸大的传说以及阿尔巴津人在其纪事和编年史中对该地区的过分渲染，无非是吸引人们到新的居民点去，那里无疑要比雅库次克和相邻的涅尔琴斯克地区好得多。哥萨克们尤其喜欢

那里自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到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一带征收实物税，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们胆大包天，有些人竟敢进入满洲腹地。俄国的慓悍流民对这样的生活是称心惬意的。在几年的时间里，在阿穆尔河畔便建立了一些城堡、村落、农村、磨坊和独家村。在和满洲人进行紧张作战的时候，分散在广阔土地上的这些村庄的居民为了反击敌人，离开自己的住处，集中在两个主要据点：库马拉堡和阿尔巴津堡。

在回顾这一时期我国人民在阿穆尔河的活动的时候，不能不提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出版的地图，该地图所绘我国边界如下：东部——鄂霍次克海与阿穆尔河口，东南部——阿穆尔河到松花江口，南部——从松花江口起沿石勒喀尔河（阿穆尔河），然后沿山脉和河流到伊谢特河。在我国版图中包括在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临朝时所获得的土地及其居民：基里亚克人、那脱吉人、果尔特人、阿枪人、杜切尔人、达斡尔人、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

由于中国坚持尼布楚条约条款的上述内容，因而切断了外贝加尔地区与大海之间的交通，西伯利亚也就陷入了停滞状态。只要仔细看一下西伯利亚地图，就可以看出这一损失是多么巨大：这一数千俄里长适于定居生活的土地构成了东西伯利亚本土。东西伯利亚的人口都集中于此，而且还会继续增加，边区的生活也会进一步随之改善。这一地区南面是不能通行的覆盖着原始森林的山脉；北面是毗连着北冰洋的无垠冻土地带；只有西面有几条道路，东西伯利亚只有通过这些道路才能象全国一样继续得到发展，只有通过这些道路才能增加该地区的人口；东面又是不能通行的山脉、沼泽和冻土地带。流经该地区的所有长河大川：勒拿河、印迪 40
吉尔卡河、科雷马河等都是向不能通航的北冰洋流去，都要经过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空旷不毛之地[21]。这些河流如果是另一种流向，

另一种状况的话，那么便会成为这一地区的财富。

然而，大自然并不是没有给东西伯利亚创造有利其发展的条件；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俄国其它地区的内陆水路交通也复称便，贵金属和其它金属蕴藏甚富。只要能够打开一条畅通大海的道路，就可使上述自然因素给东西伯利亚居民造福，保证这一地区逐渐发展昌盛。而唯一的这样一条道路便是我们所丧失的阿穆尔河。不过这条河只有在其河口能够航行海船时，才具有上述意义。但是，当时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却未被人注意，我们对它毫无所知。俄国伟大的改革家彼得一世曾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圆满解决。由于他认识到占有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重要性，乃将火枪兵移驻外贝加尔地区，这就使我国兵力第一次进驻到阿穆尔河流域的大门口。继彼得一世之后，叶卡德琳娜二世曾用下面的话说明占有阿穆尔的重要意义："假如阿穆尔河能成为我们往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的我国所有领地运送粮食的通道，那末占领这条河流对我们极为重要。"[22]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君主们对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对俄国的意义的认识。

中国人满足于北面高山和荒无人烟的地区将阿穆尔沿岸达斡尔地区和雅库次克省（俄国人从这里去征服达斡尔地区）隔开的状况，因此只在阿穆尔河上游兴建了瑷珲堡。这一堡寨是防范外贝加尔地区方面的达斡尔地区的堡垒。这一地区的其余部分他们未予注意，一则考虑到在东北有山川将该地区与或多或少住有我国居民的勒拿河沿岸地区隔开，这些山川是满洲人防御我国的可靠屏障；再则是怕俄国人根据归属未定的情况（根据尼布楚条约的含义）对该地区提出要求。他们仍旧使阿穆尔河中下游及其支流处于 1644 年波雅尔科夫发现时的状态，即弃置不管。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数年期间，由于俄国人害怕蒙古人的内讧，乃带商队经过这条道路通过满洲抵达北京。他们在沿途的城

镇曾与满洲人进行了以物易物的交易。但是，俄国人按照新的贸易关系，总是不能与他们达成协议，因此不断发生敌对行动，使这种关系终告破裂。俄国人在满洲中部行凶杀人后，我国商队便被禁止通过满洲，到北京须经过蒙古。从此以后，好象一切都被遗 41
忘，阿穆尔沿岸地区对我们好象不复存在。而与之接壤的外贝加尔地区成了流放地，在我们的心目中成了可怕的地方，成了一个冷酷的恶魔，在欧洲想到这个地方时，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这样过了若干年。西伯利亚的人口增加了，从俄国欧洲部分通往该地的道路已有了人烟，得到了改善。我国的疆域也从雅库次克逐渐向东北扩展。

特别是东洋及其岛屿和北亚沿海的土地成了渴望发财致富的有进取心的哥萨克和无所畏惧的渔猎人等所寻找的目标。1697年，才知道有堪察加[23]，过了不久发现了有千岛群岛；1710年，获悉有日本存在。1712年，俄国人占领了善塔尔群岛。

在1710到1720年之间，俄国人移居堪察加半岛，从那里逐渐占领了千岛群岛。此时，已开辟了堪察加和鄂霍次克之间的固定航线。在鄂霍次克和阿尔丹河、乌第河和土古尔河之间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已为人所知。善塔尔群岛也已被打开，开始在该群岛经营毛皮业。

1719年，测量学家叶弗列伊诺夫和卢任奉彼得一世谕旨去测量堪察加南部和千岛群岛并绘制地图。1725年，叶卡德琳娜一世又根据彼得一世生前的计划派遣以海军准将白令为首的，由什潘别尔克中尉和奇里科夫中尉参加的考察队去测绘当时已经通过杰日纽夫[24]知道了的，他们所发现的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地图上称作白令海峡）。这个考察队使人们知道了堪察加半岛及堪察加和美洲大陆之间的东洋各岛屿以及美洲大陆的西北沿岸部分。

1733年，白令奉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的懿旨组成第二次考

察队。其任务是打开通往日本的道路并占领北美洲靠近堪察加的地方。

经过考察，白令海军准将和奇里科夫不仅记述了美洲西北大陆的海岸，同时也向俄国渔猎人等指出通往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25]的道路。1727 年，叶卡德琳娜一世临朝时，派往北京的萨瓦·弗拉季斯拉沃维奇·拉古津斯基使团未涉及阿穆尔沿岸地区，尽管中国人一再提到这个问题。拉古津斯基回答说，他沒有受权谈这个问题，因此一切仍旧不变。

1738 到 1739 年，曾参加过白令考察队的什潘别尔克中尉、瓦利顿中尉[26]和海军准尉舍利京克从堪察加沿千岛群岛到达日本的松前① 和本洲。他们在此次旅行期间，从虾夷人那里获悉，在松前
42 北面很近的地方有一大块土地——桦太（萨哈林），在其南端居住着爱奴人——与虾夷人[27]同属一个种族的民族，最后还得知这块土地在松花江（松加里乌拉）②即阿穆尔这条大江江口附近。但是，由于不相信什潘别尔克到过日本，认为他和瓦利顿到了中国某一海岸（到了朝鲜），因此，1742 年，什潘别尔克再次奉命从堪察加到日本旅行。由于船漏得很厉害，他未能到达日本，被迫中途返航。为了同一目的与什潘别尔克一起去的还有海军准尉舍利京克，他比自己的队长幸运，他到了萨哈林（纬度 50°10′），观察了差不多整个萨哈林东岸（几乎到达拉彼鲁兹海峡），但因时间已晚未抵日本便返回堪察加。继这些航海家之后，我国的渔猎人等也开始访问靠近堪察加的千岛群岛，他们遇到了日本人，并且总是受到后者的友好接待。就在这前后不久，一条日本帆船被抛到了堪察加岸上，得救的日本人在我国的上堪察加斯克住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的渔猎人等把他们送到千岛群岛日本人那里[28]。

① 松前（Матсмаи）是北海道的古称。——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这些考察队和渔猎人等以及在上堪察加斯克住过的日本人所提供的消息，使我们知道了日本，也知道了萨哈林(桦太)是阿穆尔河口附近的一块辽阔的土地，还使我们知道了这块土地上居住着不隶属于任何人的各种异族人，俄国人是欧洲人中首先发现并部分地测绘了萨哈林的。由于往堪察加运送粮食十分困难，1745 年堪察加提出了一份计划，说明占有阿穆尔对俄国的必要性，和从海上，即从河口行动，收回阿穆尔的可能性，这样，由于从雅库次克往鄂霍次克运送粮食及其它食物的困难（道路几乎不能通行），在许多年以后，阿穆尔河又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复活了。

同时，随着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和堪察加滨海行政点（鄂霍次克、乌第堡、吉日加、博耳舍烈茨克、提吉尔和下堪察加斯克）的增加，随着渔猎业的发展，粮食的需要量也日益增长。而在这些地方培植农作物的试验证明，这一地区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不能种植庄稼，谷物不能生长。

43

第 三 章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考察

1753 年阿穆尔河问题的提出　1777 年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关于往阿姆贡河移民的谕旨　降旨的目的　1783—1793 年拉彼鲁兹和布罗顿关于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的结论　1805 年克鲁逊什特恩的考察活动　他关于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的结论　不良的后果　1806 年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的考察

象给辽阔广大的地区供应粮食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不使政府深切注意，并将 1753 年西伯利亚总督麦特列夫所提出的计划付诸实施。麦特列夫[29]接到关于采取比较可靠和对国库有利的措施以解决鄂霍次克地区和堪察加的粮食供应问题的命令后，曾向枢密院上了一份条陈，内称，往这些地区运送粮食唯一可靠和于国库有利的措施是取道阿穆尔河运送。枢密院准其所陈，并让外交委员会先与中国理藩院交涉，使中国政府相信，尼布楚条约不会因此而受渎犯。但是中国对此未作任何答复；此时，麦特列夫又责成外贝加尔省省长加强该省的农业，以保证将来滨海地方的粮食需要。

麦特列夫征询色楞格斯克警卫官雅考比的意见时说，如果中国人坚决驳回枢密院关于我国在阿穆尔河开辟航路的咨文时，从地方的角度考虑可以找到什么办法自由通行阿穆尔河：是增派兵力还是采取别的什么措施？由于事关重要，乃指派一可靠官员去
44 办理此事。为了使他保守秘密，还让他宣誓签字具结。对于阿穆

尔河的秘密企图透露给了雅考比警卫官的副官弗拉索夫中尉。雅考比回答说，他管理色楞格斯克期间未曾得到关于涅尔琴斯克边区的任何消息，更不要说关于阿穆尔河的消息了。此后不久，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他已从自中国归来的俄国商队队长弗拉迪金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后者对他说，阿穆尔边区东面居民很多，阿穆尔河流域的土地也很肥沃，说到这里还拿出一本在北京得到的满洲地图给他看。从地图中可以看到在阿穆尔河畔仿佛有城市，在河口附近还有为数达四千人的舰队。

尔后，雅考比在 1756 年 9 月 21 日给枢密院的第二份报告中，根据可靠消息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关于要求在阿穆尔河航行的问题，我国无需与中国朝廷硬办交涉。首先需要在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边界的适当地方建立粮库储存粮食；然后从俄国派出相当数量的、配备着大炮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只有这一切必要的措施付诸实施，才可向理藩院提出要中国政府准许在阿穆尔河自由航行的要求。假如中国政府竟然拒绝，则可下令在阿穆尔河沿岸建造要塞和多面堡。只有这一切都已办好，才可指望成功。因为中国人突然看到如此众多的驻防部队，未必敢轻启战端。雅考比写道："这虽然花费巨大，然利莫大焉，因为可以保证堪察加的粮食供应，且可使蒙古人臣服，当他们看到在他们的住处附近有这么多要塞的时候，大概会这样做的。最后，假如中国政府不同意我们关于阿穆尔河的要求，那么建立要塞，加强军队，虽然耗费甚巨，也非多余，因为这可为俄国争光，而不是使之蒙辱*。"尽管当时人们对阿穆尔河之事极为关注，但是此事一开始便停顿下来。

雅考比关于在阿穆尔河上建立要塞的主张可惜一点也不符合

---

* 这一事实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在关心保证堪察加的粮食供应问题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能不能从阿穆尔河出海，也就是说没有注意阿穆尔河口的情况，当时没有关于河口的任何资料。

当时当地的情况。因为由于种种边界冲突，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不好。雅考比认为当时驻扎在外贝加尔的驻防部队数量不够，须再增派三万兵力；但是当时增派这么多兵力谈何容易，连粮秣也无从
45 筹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守卫占据广大面积的自己边界，因此雅考比的条陈便被搁置起来，毫无结果。

当时，中国人看到我们对他们无能为力，便取消了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我们自由贸易的权利。1767 年，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临朝时曾派遣克罗波托夫出使北京与中国敦睦修好，费了好大劲才取得中国同意在边境某地设点与之互市。这一互市地点是刚刚建立的恰克图；起初，恰克图只是我国西伯利亚产品的倾销地，但是过了不久俄国欧洲部分的工业品也运往该地，于是恰克图互市便为国库收入开辟了新财源，它更加紧密地把我国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联结起来，因而恰克图对我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地方。

我国在东北与大洋毗连幷与中国在恰克图建立互市关系后，便专心致志于下列事务：首先是维护、保证恰克图贸易，整顿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带、堪察加和西北美洲——我国盛产毛皮的新领地*的事务；其次是解决与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但是在解决后一问题时，我们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天然障碍，此时我们才认识到关于必须收回阿穆尔的意见是多么正确，1745 年在堪察加，1753 年麦特列夫，1755 年雅考比曾先后提出了这种意见。

成批成批的勇敢的渔猎人等和哥萨克能在沒有任何道路的情况下穿越荒林、山岭和沼泽到达的那些地方，要是沒有道路，而要把沉重的货物和堪察加、美洲领地所需之大量人员运送到那里去是办不到的。因此，十分自然首先必须注意修筑由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和由鄂霍次克到堪察加的道路。但是关于修筑这条路的一

* 这些领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在 1867 年由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卖给了美国，卖价为七百二十万美金。——校订者注

切努力毫无成效，这条路仍然是一条羊肠小道，交通几乎仍然是最初占领鄂霍次克海时的状况。重东西只能由习惯于走这种道路的马驮运，而且一年中能驮运的时间又很短。到鄂霍次克的道路坎坷难行，但是从鄂霍次克到堪察加连这样的道路也修不成，因为莽原、高山和冻土地带的这些障碍难以克服，因此，只好完全放弃往那里修筑陆路的想法。

这样，整个堪察加半岛以及我国的美洲领地仍旧与大陆隔绝，因此，与这些地方的交通除了海路之外别无他途。为此，在鄂霍次克修造了船只，从那里到堪察加和美洲。鄂霍次克因而成了我国 46
的一个主要交通孔道。但是鄂霍次克作为一个港口却非常不便，因为它位于水浅而又危险的孔图伊河和鄂霍塔河河口附近。孔图伊河的河滩在枯水期水深仅四呎(一米二)。尽管用于修筑上述差强人意的道路的劳动和投资所费甚巨，但是上述情况以及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之间道路的困难又引起了人们对丧失阿穆尔河的普遍的回忆，同时也使人们注意到了阿穆尔河口还完全沒有考察，还不知道该河口能否通行海船。为此目的，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于1775年钦命一批哥萨克从乌第堡前往阿姆贡河，在离阿穆尔河尽可能近的地方在这条河上建立居民点，以便从这个据点去考察阿穆尔河口，探明该河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行海船。女皇同时还口谕，如果海船能进入阿穆尔河，则应占领其河口。遵奉女皇旨意，1777年从乌第堡派出近三十个人前往阿姆贡河。满洲人从居住在布列亚河畔的鄂伦春人口中得悉此事后，便报告了北京。中国政府用威胁的口吻声称，如果俄国人不停止在尚未划定边界的土地上经略活动，那么中国将中断恰克图的一切贸易关系。

首先，此时我们在外贝加尔不仅几乎沒有任何兵力，而且也沒有可能往那里派兵支持我们的经略活动并迫使中国人继续进行对我国十分有利的恰克图贸易。其次，我国政府本打算在比较有利

的情况下收回阿穆尔沿岸地区，因此尽管中国人曾多次提出划定边界的要求，我国政府总是回避，现在却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部署，专心致力于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当时能达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则是必须暂时再次放弃自己对阿穆尔河的图谋。

此后不久，法国人和英国人便出现在鞑靼湾。他们到此的目的虽然只是考察阿穆尔河岸和河口湾，但是，如果发现这些地方具备对航行有利的条件时，他们便会密谋在该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1783 年法国政府派出了以著名航海家拉彼鲁兹[30]为首的科学考察队去太平洋进行考察和测绘。拉彼鲁兹沿着鞑靼海岸向北航行，在北纬 51°29′ 的地方发现在此岸有一个便于停泊的海湾，为了纪念当时法国的海军大臣迭卡斯特里，乃将该海湾命名为迭卡斯特里湾。拉彼鲁兹在该海湾从土著居民那里收集了关于萨哈
47 林北部和阿穆尔河口的资料。每当拉彼鲁兹在沙滩上勾画大陆岸和萨哈林的轮廓时，土著居民总是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线，好象以此说明，萨哈林和大陆之间是一条干涸的浅滩，在萨哈林对面，注入海的阿穆尔河河口前面也是这样的浅滩*。但是，拉彼鲁兹不顾土著居民提供的情况，离开迭卡斯特里湾向北驶去，他想经过阿穆尔河口湾到鄂霍次克海。航行八浬(十四·八公里)后，深度由十五俄丈(二十七米半)减到九俄丈(十六米半)，同时又看不到从北面来的水流，因此拉彼鲁兹认为循此方向前进会使船搁浅，便抛锚停泊，然后派两只舢舨向北考察。这两只舢舨贴着萨哈林岸划行约六浬到了水深三俄丈(五米半)的地方，过了这一深水处便是伸展到萨哈林岸的浅滩。他们认为萨哈林岸从这里与对面大陆的石岸相接上了，于是便回到船上。这种情况以及土著居民在迭卡斯特

* 1852 年，当我们多少熟悉了一点阿穆尔沿岸地区居民的语言并有了翻译以后，我们知道他们为了说明在两岸中间有一条海峡，在中间划一条线，按照他们的意思，这条线表示道路，即可乘船航行。同样他们也用线条表示水，即表示可以在它上面乘船向各处航行。

里所说的情况，再加上深度逐渐减低，又未见水流，使拉彼鲁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得出结论说，在萨哈林和大陆之间是一条涨潮时为水所漫的浅滩，河口湾的南口海船不能进去，河口为浅滩堵塞。

这位著名的航海家描绘了萨哈林西部、南部和东南部，描绘了萨哈林和松前岛中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以及鞑靼地区海岸[31]。但是在所有上述海岸上，拉彼鲁兹不仅没有找到一个港口，而且除了迭卡斯特里湾之外，他连一个便于停泊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此后，过了十年，即 1793 年，英国航海家布罗顿船长来到鞑靼湾。他乘一艘吃水仅十英尺（三米）的轻快巡航战船到达该地，他利用这种船可在不太深的水上航行的特点，决计要从迭卡斯特里湾进入阿穆尔河和鄂霍次克海。他沿着拉彼鲁兹的路线北上，航行至比原来拉彼鲁兹所到之处远六浬（十一公里）的地方，他在那里遇到了近二俄丈半（四米半）的深度后，便抛了锚。他没有看见，虽然水不太深，却有一条海峡将萨哈林和大陆分开。他觉得两岸相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海湾。他沿着水道继续航行，航行到尽头，遇一浅滩，该浅滩在萨哈林岸旁形成了近三浬宽的海湾。布罗顿从这里派自己的助手查普曼乘舢舨去彻底考察他所看到的北面的水域。查普曼回到轻快巡航战船后复命说，他虽然在浅滩之间发现了非常深的水，但是这里的水时深时浅，因为他驶过时常常碰上相连的一大片浅滩，这片浅滩由萨哈林向西延伸并与大陆岸相 48
接。这些情况迫使布罗顿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也作出了与拉彼鲁兹相同的结论，即萨哈林是个半岛，海船不能驶进阿穆尔河，因为河口为浅滩所堵。

1803 年，我国政府派遣伊·费·克鲁逊什特恩[32]测绘萨哈林东北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1805 年，当克鲁逊什特恩测绘位于大约北纬 52°的萨哈林东北岸时，在萨哈林

东北十浬(十八公里半)许的海面上遇到了碎浪和沸腾状浪潮[33]。然后,绕过萨哈林北端,向阿穆尔河口湾驶去。同年8月13日,他看见了在萨哈林和大陆海岸之间有一条宽六浬的海峡,他误认为是从阿穆尔河流出来的水道,于是便向该处驶去。驶至六俄丈(十一米)深处,克鲁逊什特恩决定停止前进,不下碇地停泊,派遣罗姆别尔格中尉乘舢舨向南进行考察,命令他抵达萨哈林上的可看见的岬后,从该岬起进行水深测量,横越水道,驶向大陆海岸。罗姆别尔格返回运输船,向克鲁逊什特恩报告说,由于南面来的激流,他未能驶近距该岬不到三浬的地方,他发现该处深四俄丈(七米三),往前深度减为三俄丈半(六米半),他从那里返了回来,沒有到达萨哈林对面的大陆海岸。罗姆别尔格从该地所取回的水是淡水。克鲁逊什特恩把萨哈林上可看见的岬命名为哥洛瓦切夫岬,而将其对面的大陆海岸上的岬命名为罗姆别尔格岬。伊·费·克鲁逊什特恩以此结束了自己从北面对阿穆尔河口湾的考察。克鲁逊什特恩说:"我在此处遇到的激流、担心再继续考察招致中国政府的怀疑从而有损恰克图贸易,以及最后担心碰上镇守阿穆尔河口的中国军队(在堪察加*时,对此曾预先提醒过我),这是我未能丝毫不错地完成交给我的训令的原因。"

克鲁逊什特恩停止继续考察河口湾,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从那里返回喀琅施塔得。

克鲁逊什特恩根据此次自己对阿穆尔河口湾的测绘结果和拉彼鲁兹、布罗顿的测绘结果,断然得出如下结论:

一、沒有任何疑义:萨哈林是个半岛,因此,不能从鞑靼海湾航行至阿穆尔河口湾;

二、阿穆尔河口湾布满浅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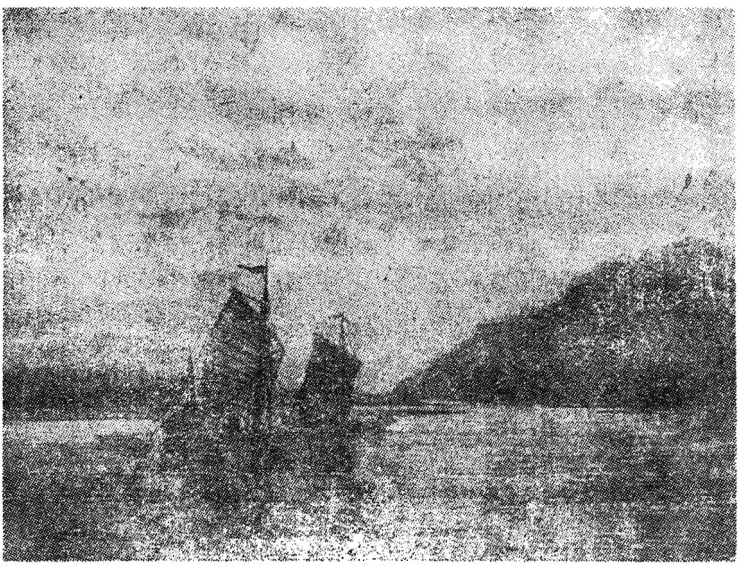
* 在堪察加的类似消息大概是以1756年弗拉迪金在北京所获关于中国舰队和四千名海军步兵部队仿佛驻守阿穆尔河口的情报为根据的。

三、阿穆尔河口应当位于非常靠近哥洛瓦切夫岬和罗姆别尔格岬的地方；

四、在萨哈林东岸旁北纬 52° 看到的拍岸浪和沸腾状浪潮应 49
当表示是某条大河或者阿穆尔河支流之一的沙滩；最后，

五、在萨哈林和鞑靼海湾沿岸沒有港湾*[34]。

继克鲁逊什特恩之后，1806 年根据全权使臣列扎诺夫的命令，派遣赫沃斯托夫中尉和达维多夫中尉前往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南端。这两位军官到达阿尼瓦湾后，便根据列扎诺夫的秘密命令把五名水兵留在那里，以便宣布俄国人占领了萨哈林。这五名水



阿穆尔风景图

兵后来移到特姆河上定居，其中最后一人瓦西里死于 1847 年。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离开阿尼瓦湾，沿着萨哈林东岸航行，途中察

* 因此，在 1857 年以前所有海图都标明萨哈林是半岛，而鞑靼海湾两岸则是很陡的峭壁峻岩，不能通行。

看了萨哈林。他们在萨哈林逗留期间，那里沒有一个日本人，土著居民对他们说，日本人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税*。

根据这些材料和舍利京克[35]访问萨哈林的资料看来，原来俄国人是第一批驶近萨哈林的欧洲人；他们测绘了萨哈林的几乎全部海岸，而且也是萨哈林的第一批移民。

50 这些事实在下述方面对俄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即这些事实使俄国拥有占领萨哈林**的无可爭议的权利。

象拉彼鲁兹、布罗頓和克鲁逊什特恩这样一些权威的著名欧洲航海家关于海船不能从北面和南面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关于鞑靼海湾沿岸沒有港湾，还有，关于仿佛派有庞大的舰队（约四千人）把守阿穆尔河口的中国政府在阿穆尔河上的势力所做的结论，十分自然地会使人产生下列问题：我们为什么非要去占领与海不通航的因而对我们说来毫无意义的河流呢？当中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建立的势力将会损害对我国有利无弊的恰克图贸易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占领该地区去扩展本来就已很漫长的我国与中国的边界线呢？此外，该地区沿岸既然沒有一个港湾，则该地区对我们又有何用处？的确，假如著名航海家的上述结论沒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的理智和利益会要求将这一地区弃置不顾。只要边界划

---

* 关于舍利京克考察萨哈林的资料和赫沃斯托夫、达维多夫于1806年10月10日给鄂霍次克长官的报告，我曾在鄂霍次克港的档案馆看见过。

** 布谢[36]在对萨哈林考察的记述中，象其他一些人[37]一样，不承认俄国有权占领萨哈林，他们端出的反对理由是：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所完成的考察仿佛未被政府承认。但是，他们在这里都大错特错了，他们忘记了政府反对的只是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在属于日本的千岛群岛上考察时所进行的抢劫和暴虐行为，而政府从未否认赋予我们占有萨哈林权利的事实，因为俄国人是最先测绘了它的海岸：即1742年是舍利京克，1806年是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描绘了它的海岸；当萨哈林还沒有日本人的时候，俄国人便在1806年占领了萨哈林。对这些事实我国政府一直承认，从未否认，因而保留了占有萨哈林岛的权利。

在乌第河河口(附近有我国哨所及大批移民)以南，在哪里与中国划界都行，对我们都是无所谓的。

由是观之，整个问题在于著名航海家们的结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当时谁能怀疑这样权威的结论是错误的呢？谁能够揭开他们垂落在这一地区的帷幕呢？还有，谁能够怀疑弗拉迪金、雅考比（1756 年）以及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报告是错误的呢？这些报告中都写道，仿佛居住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民族都依附中国，并受藩属中国的特命王公*管辖，云云……

---

* 修士大司祭雅金甫：《中华帝国之统计与政治记述》，(«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1842 年，第 2 卷，第 30 页。

51

第 四 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太平洋上的俄国领地

在我国地图上出现了不准确的俄中边界　我国对这种情况未予注意的原因　对鄂霍次克海西岸的考察及该地与雅库次克的交通　福明、萨雷切夫和库兹明　利特克船长的考察　我国在东洋、鄂霍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地位　关于堪察加的各种意见　在我国海面上出现了捕鲸船　捕鲸船的活动　1840—1844 年英中之间签订的条约

由于完全相信上一章中提到的著名航海家们关于阿穆尔河、鞑靼海湾沿岸地区的结论和我国传教士团从北京送来的情报，我们对阿穆尔沿岸地区便十分自然地漠然置之，但是我们仍然坚决拒绝了中国人关于划定这一地区界线的建议。尽管如此，在地图上却开始出现了由乌第河上游往东到土古尔湾的俄中边界。边界最初出现在英德地图上，后来我们从外文版[38]翻印时，又把该边界画在自己印行的地图上。我们做这件事，完全忘记了根据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第一条，不能在这里标明任何边界线，我们对此漠然视之，大概是因为完全相信欧洲的权威们关于不能从海上进入阿穆尔河及其河口湾的前述结论的缘故；而且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阿穆尔沿岸地区对我国已经完全无用了。当时，我们通过翻印不准确的地图，仿佛已经承认了，在地图上任意标出的边界线以南的全部地区属于中国，我们对此也没有惋惜，这是因为相信了这样的臆造的谎言，例如好象中国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驻有重兵把守，或

者，更有甚者，说在阿穆尔河下游筑有城堡，如顿坚-卡任等*。 52

我国对这一地区漠不关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白令海、堪察加海以及鄂霍次克海上还沒有出现捕鲸船，只有从鄂霍次克往堪察加和我国北美殖民地运送粮食的运输船在这些海上航行。我们当时认为在太平洋上发生眞正的贸易活动是非常遙远渺茫的，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在将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怎么也想象不到英国会为了贸易而打开中国的门戶，并与北美合众国在太平洋上进行贸易活动。认眞说来，假如我们遵循了彼得一世和叶卡德琳娜二世的计划，那么这件事的发轫当归俄国。如果我们能够早几十年在乌苏里沿岸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站稳脚跟，则英国人和美国人便不会越过我们而与中国通商。

现在，我们回顾过去，细审当时所作所为，是否采取过什么措施，预先警告英美，或者，至少对英美之经略并非漠不关心，是很有意义的。答案很简单：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沒有做什么事情，而且甚至也未想把东部领地居民移居该地区，使之习惯于定居生活；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我们沒有动它，惟恐这样做会激怒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也未注意这一地区，也怕激怒我们。请看，当时双方奉行的是多么奇怪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所作为[39]！

这样，我们便把阿穆尔沿岸地区留给中国了，我们当时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统共才有五百名水兵和二百名哥萨克，分在三艘运输船上，这三艘船是经过鄂霍次克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下堪察加斯克、提吉尔、博耳舍烈次克和吉日加[40]运送粮食的。为了镇守我国的北美殖民地，曾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派出军舰，但是这项命令从 1820 年起便被撤销，让俄美公司自行镇守自己的殖民地。为了供应鄂霍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委员部的[41]、造船的和炮兵的储备和物资，根据需要每隔三、

* 见修士大司祭雅金甫所著中国记述的附图，1842 年出版。

四年往那里从喀琅施塔得派一艘运输船。为了建立生产定居点以及为了发展堪察加和鄂霍次克地区的贸易，一部分农民从东西伯利亚迁到了堪察加和鄂霍次克边区，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
53 鄂霍次克港被宣布为自由港[42]。为了鼓励土著居民种菜、种庄稼，发给他们非常可观的津贴。边区长官和在边区服役的军官被授予特权，彼等在该地服役五年、十年可加官晋爵，增加薪俸。

政府想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鄂霍次克建成能够就地自给的东方港口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因为大自然本身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无论在堪察加还是在鄂霍次克地区，因气候和土壤条件以及由于善于经营珍贵毛皮业(其收入要比种地多得多)，耕作未能蔚然成风，也没有存在过。庄稼只是在文件上和办公室里生长，实际上不仅没有解决前面提到的微不足道的兵力的吃粮问题，而且也未能供养为此目的而迁来的农民。面粉和一应必需品需花费难以置信的高价[43]用驮马从雅库次克运到鄂霍次克，然后再用公家的运输船从鄂霍次克运到堪察加。由于这些原因，鄂霍次克的存在对堪察加来说是必需的。

在俄属美洲殖民地内也不能种庄稼，所以为此目的，也为了经营工业的目的，公司占领了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勃德哥湾[44]。此举本可获致重要结果，但是公司只在自己商业经营的有限范围内活动，并没有利用当时加利福尼亚西岸几乎是自由的地位。公司占领了靠近勃德哥湾的一条狭窄的地带后，没有离海继续推进，没有再向该区腹地和向南推进，以便使这些地方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堪察加的谷仓。公司在海边易受海雾影响的地带种植庄稼的尝试结果不太令人满意；但是在距海数俄里远的地方，肥沃的处女地和良好的气候却使庄稼获得特大丰收。

公司的领地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罗斯炮台[45]，公司把服务期满和不能工作的各行匠人从锡特卡运到罗斯，而从罗斯炮台

获得了肉、蔬菜等等，至于粮食、油、蜡烛等则从雅库次克经鄂霍次克运到殖民地；因此，虽然发现鄂霍次克港越来越不方便，但是该港对公司如同对堪察加一样仍然是必需的。

在鄂霍次克，沒有一个长官不曾向政府上过关于必须把港口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条陈，因为很少有鄂霍次克舰队的船只能在该地正常航行；所有这些船只每年都要搁置在鄂霍次克沙滩或者鄂霍次克石滩上，并且往往就在那里坏掉。这种情况迫使政府在鄂霍次克海上着手寻找新的地方，以便修建比鄂霍次克更方便的海港；但是与此同时，也打算开辟与雅库次克的较为方便[54]的交通线，因为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现有的道路远不能令人满意。

一、阿尔丹河及马亚河和阿尔达玛河，二、阿尔丹河及乌楚尔河和乌第河，这两个河系看来提供了开辟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海东岸之间交通线的可能性，这条交通线要比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现有的道路好得多，因为流入阿尔丹河的马亚河（阿尔丹河又流入勒拿河）距约在北纬 56° 流入鄂霍次克海的阿尔达玛河约一百四十俄里，流入阿尔丹河的乌楚尔河距在北纬 54° 附近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也是同样的距离。从这两个河系中采取了第一个河系，因为根据船长福明和萨雷切夫的详细测绘和踏勘，乌第河湾完全不便于设置港口；而阿尔达玛湾[46]看来却是设置港口的最好地点。为此目的从涅尔坎天然界——马亚河上靠近阿尔达玛的地点，开始向阿尔达玛河修筑道路，并将农民迁至马亚河两岸定居。为了修这条路和向马亚河两岸移民，花费了许多劳动和钱财（共花了六十多万卢布银币），但是一切努力都落空了。山峦、沼泽、山溪和小河以及气候条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亚河两岸定居因同样的气候条件和土质（沼泽、石头、小石子等）而不能成功：庄稼都完了，人都死于饥饿和疾病。在马亚河上航行因有急流

和石滩不仅不方便而且有危险。在鄂霍次克和土古尔之间的整个东岸的唯一的阿尔达玛湾及其南面的阿扬湾根据萨雷切夫、福明和后来的库兹明的严格观察和踏勘，发现完全不宜于设置港口。同时，库兹明从乌第河的通古斯人那里收集的资料证明，占据着阿穆尔下游的基里亚克人处于不依附于中国的状态，阿穆尔河口当能从海上驶入船只。最后，跟乌第河和土古尔河的通古斯人做买卖的雅库次克商人的讲述，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拉彼鲁兹、布罗顿和克鲁逊什特恩所作的关于阿穆尔河口结论的正确性和我国传教士团从北京送来的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居住在该地区的各民族状况的报告的正确性。这些情况以及为开辟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海岸交通线所作的种种尝试激发了对失掉阿穆尔的惋惜之感，并且清楚地证明只有这条河才能开辟一条从西伯利亚到海洋的方便之路。

1828 和 1830 年，贝加尔舰队长官 П. С. 卢特科夫斯基*和船
55 长库兹明曾请求拉文斯基总督准其从涅尔琴斯克出发沿阿穆尔河下驶，以便去了解该河及其河口和居住在该河两岸的民族。由于这一建议，从 1830 到 1832 年，拉文斯基总督和彼得堡曾就此问题进行了公文来往，指出此次考察的重要意义。尽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对此事极表赞同，但是批准沿阿穆尔下驶的命令不仅未下达，而且还向总督指出："彼在西伯利亚之活动应专注于维持俄中友谊关系，此乃为发展恰克图贸易所必需；我方此举足以损害此关系，因此碍难照准。"

但是，在 1826 年利特克[47] 船长的科学考察队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了。这个考察队本可以解决当时福明和库兹明所提供的情报以及权威的欧洲著名航海家们关于阿穆尔河口的结论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但是由于科学考察活动（这使利特克船长闻名全欧）和其

* 后为海军上将，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他一些不利的情况，他没有绕到鄂霍次克海*。而他的考察队是个拥有一切手段可以揭露当时流传在航海者和全体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中间的关于阿穆尔河口及阿穆尔河口湾的说法毫无根据、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一个考察队。在这次考察以后，政府便不再注意这些地方。鉴于修筑从东西伯利亚到鄂霍次克海沿岸的道路白白地耗费了许多劳力和财力，而且由于预见不到在太平洋上的眞正活动，政府便不仅对阿穆尔沿岸地区，而且对当时存在于太平洋上的我国领地也漠不关心了；而对于阿穆尔沿岸地区本应进行详细探察并装备特别考察队去考察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尽管得天独厚，并且为了恢复该地的贸易和有益的定居耗费甚巨，但是却未前进一步：它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这个港口所在的阿瓦恰湾的水面上只有从鄂霍次克来的载运面粉、公家的粮食储备以及雅库次克商人的伙计们的官家运输船航行。这些伙计们运来为数不多的极次的商品，其中大部分用来换取土著居民的貂皮。过了三、四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现了一艘从喀琅施塔得开来的运输船，为鄂霍次克港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人员运来了委员部的、炮兵的和造船的储备物资。堪察加人和居住在鄂霍次克海两 56
岸的其他民族，仍然以捕兽为业。农业生产不仅对他们，而且对为此目的从西伯利亚迁来的农民也根本没有扎下根。这些农民来到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后，很快便弃农从猎，象当地居民一样干起了捕兽的营生。

荒无人烟、无路可通、山峦重叠、冻土无垠的辽阔广大的地带把鄂霍次克地区、堪察加半岛与西伯利亚行政中心隔离开来，再加上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其他条件妨碍着开辟勉强过得去的内陆交

---

* 海军部给 Ф.П. 利特克的训令中称："在测绘完楚科奇陆地安纳德尔湾和堪察加东岸，到洛帕特卡角之后，尔应前往鄂霍次克海并从萨哈林半岛北端到乌第湾详细测绘海岸和一切海湾"（即阿穆尔河口湾）。

通，这就使堪察加长官们想要消除土著居民锐减原因（因俄国人带到该地的传染病所致）[48] 等善意的条陈也都成了旷野的呼声。堪察加不仅与彼得堡，而且与伊尔库次克（堪察加好象是它的一个县）的公文往来竟拖延了数十年*；由于没有遵守某项空洞而又无关紧要的手续，就会在办公室里受到许多责难。诸如此类的原因把最勤恳善良的长官们的全副精力也都消磨光了；因此，长官们和所有其他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服役的人所想的主要就是尽快地挨到获得特权的法定期限。我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全部兵力是一百名水兵和一百名哥萨克；这些人担当驻防军、警察和工役，他们不仅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服务，而且为整个堪察加效劳。为了保卫港口，防御来自海上的袭击，修筑了一堵装备有十门小口径炮的木头胸墙。鄂霍次克好象是堪察加和我国美洲殖民地的一个货物存放站，虽然政府竭尽全力改善它，但是仍然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一样是个小小的村落。在鄂霍次克地区和在堪察加一样，农业也没有搞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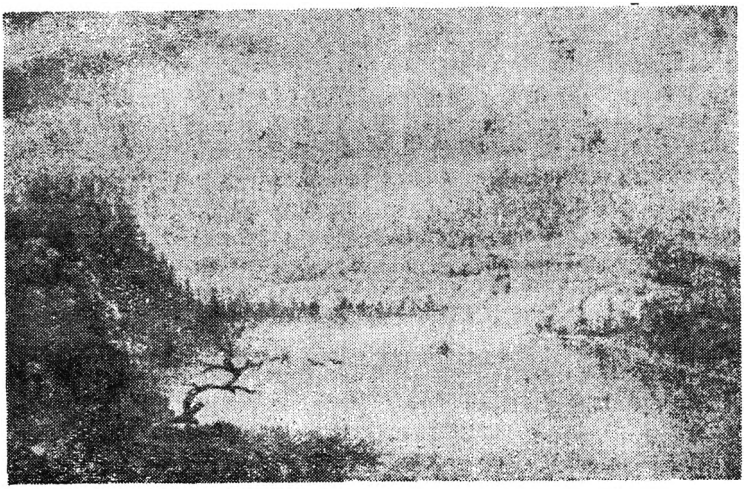
由于上述原因，并且由于鄂霍次克地区特别是堪察加半岛应该永远被认为是和首都相隔绝的，所以政府把这一地区看作是需要忍受而不能割掉的赘瘤，因为这一地区居住着约一万伊特里门人[①] 和其他俄国臣民。此时，乘运输船从喀琅施塔得来的水兵中间关于堪察加形成了两派完全对立的意见：一派认为，彼得罗巴甫
57 洛夫斯克对俄国来说不可能是东洋的适宜的港口；另一派意见与此相反，他们认定堪察加这个地方雄踞于海洋之上，并有良港——

---

* 例如：堪察加长官彼得·伊凡诺维奇·里科尔特于1810年请求批准按送来的计划兴建一所军事医院。这项计划竟审查了二十多年；提出了一些最为空洞的问题，因为在计划中设计了一些适应当地条件的设备。而此时，为盖医院准备的木材和其他物资已经腐烂了。结果，在过了二十二年以后，终于准许堪察加长官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832年）兴建该医院时，建筑材料已荡然无存。

① 即堪察加人。——译者

阿瓦恰湾，它对我国来说具有我们在自己遥远的东方所能够希望有的一切东西，一旦堪察加告急，只消占据靠近回归线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诸岛中的某一个岛(Ф. П. 利特克曾指出小笠原群岛)，便可从马尼拉供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堪察加粮食（象原国家财产大臣 A. A. 泽列诺伊所设想的那样)。这后一种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对于俄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见，在英法土战爭前曾为当时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几位东西伯利亚总督所赞同；特别是尼·尼·穆拉维约夫总督(阿穆尔斯基伯爵)对此更是深信不疑。然而上面提到的战爭证明了这一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完全沒有根据的。



卢丘伊河口附近的石喀勒河风景图(选自马克画集)

这就是当时远东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与它所濒临的东洋上当时呈现着的死气沉沉的状态是协调的。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回忆只是在西伯利亚人的传说中流传着。

1840 年初，在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堪察加海出现了成批成

批胆大勇猛、蛮横无礼的捕鲸船队。它们每年从我国海上运出去价值好几千万披亚斯特①的鲸鱼产品。此时，英国已向中国宣战，
58 并迫使这个高傲的难以接近的国家交付巨额赔款，并为欧洲贸易开放五个港口。我国未被列入其他欧洲人的行列，因为我国已与中国通过恰克图进行贸易。离阿穆尔沿岸地区非常近的上海已成为欧洲与中国通商的主要地点。被远东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所袭击的我国政府因在那里既没有适当的据点，也没有相应的兵力，所以对这种变动，以及对关于捕鲸船蛮横无礼行径的报告也只得漠然处之。那些捕鲸船队不仅掠夺我国沿岸，而且还驶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打伤我哨兵，把炮垒拆毁用作烧柴；在沿岸地区放火烧林，抢劫居民，在港湾里捕捞幼鲸，这样来消灭我国海里的这种动物。政府聊以自慰的是，我国的东西伯利亚由于船只不能进入阿穆尔河，至少可以防止敌人从海上入侵。

在东洋突然出现的商业和工业活动（按照彼得一世和叶卡德琳娜二世的想法俄国本应早就参加这种活动）以及当时俄美公司出卖罗斯炮台在社会上引起了纷纷议论。我国在东洋上的微末地位、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丧失以及我国出卖加利福尼亚的领地成了人们爱谈的话题。其中人们认为阿穆尔沿岸地区是我们本来早就能够在东洋建立堡垒和力量的唯一的据点，而加利福尼亚则是俄国本来能够为自己的船只建立一个气候良好、可获得巨大财富的港口的据点。在当时的期刊和报纸上，出现了指出阿穆尔沿岸地区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这种情况和居住在阿穆尔下游的基里亚克人不依附于中国*的情报以及最后东西伯利亚总督卢彼尔特关于这个问题所上的条陈终于为皇上所闻。

---

① 披亚斯特(пиастр)是土耳其、埃及等国的货币单位。——译者

* 这些情况是米登多夫所提供的，他曾视察过鄂霍次克海西岸，而只差二百公里，没有到达阿穆尔河口[49]。

第 五 章

阿穆尔问题又被重新提起

1844 年尼古拉一世皇帝提出了阿穆尔问题 皇帝为派遣考察队赴阿穆尔河口湾事给 Ф. П. 弗兰格尔男爵的谕旨 阿扬的兴建 1846 年派遣加夫利洛夫指挥的轻快巡航战船"康士坦丁号"赴河口湾 此行的结果 1846 年 12 月 12 日弗兰格尔男爵给涅谢耳罗捷伯爵关于阿穆尔河口不能驶入的紧急报告

尼古拉一世皇帝不顾向他提出的可能与中国决裂，引起欧洲，特别是英国不满的忧虑(如果我们为了占领阿穆尔沿岸地区*而决定在阿穆尔河上行动的话)，最后，也不顾我们的行动将会毫无裨益的进谏（因为著名的航海家们已证明从海上不能进入阿穆尔河口)，仍然希望实现其高祖父与祖母的遗志。涅谢耳罗捷伯爵所谈的种种理由未能动摇忠于俄国福祉的皇帝的意志。当时，在黑海装备了一个由轻快巡航战船"麦涅拉伊号"("奥利乌查号")和一艘运输船组成的由 E. B. 普提雅廷指挥的考察队，这个考察队应到中国和日本去与这两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同时还奉命考察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以便证实著名航海家们关于海船不能进入河口的结论是否正确，以及这一河口仿佛有中国重兵把守的消息是否属实。财政大臣(要求他拨给这个考察队二十五万银卢布经费)在呈 60
给尼古拉一世的特别奏折中称："我国在东洋之贸易无发展可言，

* 当时有如下的传闻，仿佛波列伏依写的刊登在《北方蜜蜂》上一篇论在罗曼诺夫王朝执政期间得失的文章（其中谈到阿穆尔的丧失及这一丧失的严重性的问题）引起尼古拉一世的极大注意。

或确切言之，未曾有过，且亦未希冀在我国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立足未稳之际竟能有此贸易。故臣以为派遣普提雅廷之唯一有益之目的乃令其顺便查明关于阿穆尔河口不能通航之说是否属实，亦即查明该河及其流经地区于俄国究竟有何裨益之情况。但为解决此问题无须装备如此庞大、耗费极多之考察队。就政治与财政方面考虑，最好通过俄美公司对阿穆尔河口湾及阿穆尔河口进行考察，饬令该公司从殖民地派一适当船只前往该河河口，其经费由国库开支。”

财政大臣的这一意见被尼古拉一世批准了，因此普提雅廷的考察队被撤销。遵照尼古拉一世的这一决定，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伯爵[50]致函俄美公司总经理海军少将弗兰格尔男爵[51]：1.令其设法从殖民地派一可靠船只（经费由国库开支）前往阿穆尔河口，彻底查明在何种程度上、何级船只能自海上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2.令其上报为执行此项使命船只何时方能备妥从殖民地出发，以及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的这一考察队约需若干国库开支，以便上奏皇帝。涅谢耳罗捷伯爵同时还嘱咐弗兰格尔男爵，此事不应宣扬，也不必告知公司股东。男爵回复说，船可于1846年春后从殖民地派出，他十分珍视政府对他的信任，一定要采取一切措施一丝不苟地执行皇上的旨意；至于考察队的经费，大概不会超过五千卢布。男爵最后写道，他完全相信目前担负从殖民地装备船只任务的殖民地首席行政长官捷宾科夫中校，也一定会从自己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涅谢耳罗捷伯爵接到这一答复后，乃将尼古拉一世御笔亲批的给该船指挥官的训令寄给弗兰格尔男爵，该船奉命考察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口。该项训令中称：“尔之主要目的为详细考察阿穆尔河口。关于该河口目前有下述说法：由于泥沙冲积，不仅船只进入该河河口有困难，而且甚至吃水最浅的舢舨也不能进入，即

该河仿佛消失在沙土中。为查明此说是否属实，特命令：

1．在北面为船只选一方便停泊处，要靠近河口，从该处乘划 61
船进行考察。

2．如遇中国人盘问'船为何来此？'时，可回答是暴风雨、大风和水流将船意外带到这里的。

3．乘划船前往者应声称是来河畔捕鱼的。

4．对土著居民要施以恩惠，给予馈赠，为防彼等不友好之暗算，划船应尽可能靠在一起，以便互助。

5．旗帜应挂彩旗，以使中国人不致怀疑是俄国船，不致造成借口，使对方对我国有任何不满，因政府希望与之保持密切友谊。

6．测绘阿穆尔河口湾、萨哈林和大陆岸之间的海湾以及与河口湾相邻的鄂霍次克海东南（西南）岸，直到乌第河湾。在测绘上述海岸时，可参考米登多夫院士所绘制的该海岸图，以及从该岸到外贝加尔的道路图。

7．有关自己活动的报告、航海日志与地图应自阿扬送呈公司总经理弗兰格尔男爵。"

在涅谢耳罗捷伯爵关于训令草案的奏章上，皇上御笔亲批："采取一切措施，务必查明船只能否进入阿穆尔河，盖因对俄国重要之全部问题即在于此。"

涅谢耳罗捷伯爵寄给弗兰格尔男爵付诸实施的这一训令于1846年3月5日送给阿扬的扎沃伊科。这一训令充分揭示了当时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错误概念，并阐明了我国在远东的政策。最后，训令还指出，要求涅谢耳罗捷伯爵和弗兰格尔男爵不惜任何代价确实解决究竟何级船只能进入阿穆尔河。尼古拉一世皇帝提出的对俄国产生重要后果的这一任务完成得如何，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而现在先谈一下关于兴建阿扬的事，我想并非多余。

俄美公司在鄂霍次克设有商站，每年夏天一次或两次有船载

毛皮从殖民地和千岛群岛分公司到这里来。商站的活动范围是把皮货送往伊尔库次克，把各种粮食储备和其他东西送往殖民地。该站位于政府港口附近，这一位置对公司很有利，因为它无须雇用装
62 卸自己船只所必需的大批人员和划船：在所有类似情况和其他情况下，商站可使用港口的设施。此外，公司无须花费巨额资金维修去雅库次克的道路，因为这条路由政府护养。由于上述原因，迁移鄂霍次克港总是和公司商站迁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鄂霍次克港指挥官提出关于迁移该港的报告后，紧跟着商站经理也向公司总经理处提出商站与该港一起迁移的报告。但是由于这个商站的经理们对海事一窍不通，也由于政府除了鄂霍次克又未找到别的地方可作海港，因此商站仍在原处未动，而公司考虑到靠近政府港口的利益，也未理睬自己商站经理们所呈的报告。

1843 年，B. C. 扎沃伊科中尉（其妻为公司总经理弗兰格尔男爵的亲侄女）被任命为这个商站的经理。他作为一个海军军官奉命研究关于商站迁移的问题，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鄂霍次克港指挥官当时是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海军上校，此人精明强干，深知鄂霍次克之缺点和鄂霍次克海沿岸情形，对鄂霍次克港的迁移问题很关心。扎沃伊科建议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将海港连同商站一起由鄂霍次克迁往阿扬湾。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其理由是上述海湾不适于作港口，因为第一，该海湾是敞开的；第二，那里船只不能在水上过冬；第三，该海湾的通航期象鄂霍次克一样非常之短；第四，需要修筑从雅库次克到该海湾的道路，而这就会带来大量开支和困难，象福明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最后，他说，不仅在阿扬周围，而且在鄂霍次克沿岸一带都没有修船、造船所必需的建筑用材，而在鄂霍次克则不感到木材缺乏（木材可顺鄂霍塔河和库赫图伊河无阻碍地流送到鄂霍次克）。此外，这一地区极其必需的鱼在阿扬非常之少，而在鄂霍次克却很多。

然而，尽管关于阿扬湾设港诸多不便的理由都很正确，但是公司总经理处仍然批准扎沃伊科中尉将商站迁到这里。就在1843年那一年，依靠在公司任职的Д.И.奥尔洛夫和雅库次克的小市民别列津的帮助，扎沃伊科便把商站迁到阿扬湾。弗兰格尔男爵请准政府授予他与当时殖民地首席行政长官同样的权力。这样一来，阿扬的扎沃伊科便由鄂霍次克商站的经理（在扎沃伊科以前都是来自小市民阶层）成了光荣的行政官员，随着他把商站迁移到阿扬，他也由在鄂霍次克时的海军中尉晋升为海军中校。此次把商站迁到阿扬湾却使股东们极为不安，因为修筑阿扬和涅尔坎之间 63
的道路，一般与雅库次克的来往、养路以及增加商站的人员和船只都需要大量开支，为了避免往后的开销，公司总经理处及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便开始向政府反映，并在社会上散布关于阿扬将来会具有伟大意义的流言，说似乎只有阿扬才能成为东方的主要港口。政府同意了这种说法，并同意由国库承担阿扬大道的全部修筑费和护养费。政府派了一队人加强阿扬的防务，并将阿扬更名为政府港，对福明的痛苦经验未予注意。根据扎沃伊科的呈请，马亚河沿岸涅尔坎和阿扬之间的道路附近都住满了人，又花了不少钱。马亚河沿岸居民逐渐死尽，而阿扬仍象原来那样是个小小村落，阿扬与雅库次克的交通也象雅库次克与鄂霍次克一样。政府对阿扬的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开支所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因为这使政府丢开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并给予不支持阿穆尔事业的人提供了上奏皇帝的借口，似乎阿扬可使我们获得我国在自己的远东海岸可以得到的一切东西，因此我们决不值得去注意阿穆尔沿 64
岸地区，这一地区应该让与中国，使之更加巩固地建立我国与中华帝国的友好关系。这就是阿扬问题的经过[52]。

殖民地行政长官捷宾科夫遵照弗兰格尔男爵的命令，派了一艘小型轻快巡航战船“康士坦丁号”前往阿穆尔河口，该船由领航

队中尉加夫利洛夫指挥，这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但是疾病缠身。这艘轻快巡航战船上有三名非军职的领航员和二十二名船员，其中大部分是芬兰人。该战船带有两只兽皮艇和两艘舢舨。捷宾科夫命令加夫利洛夫驶入阿扬，在该地他一定能够收到皇帝批准的训令。他还就执行该训令亲笔给加夫利洛夫写了如下指示，作为对该训令的补充："据悉，在阿穆尔河口附近有从外贝加尔逃往之俄国移民和为数甚多之中国军队，因此汝须采取预防措施，俾不与中国人发生不友好之冲突，勿让中国人得知汝之船为俄国船。可与俄国逃亡者秘密接触，答应予以特赦。在驶进河口湾时，如遇浅滩，则不应使船遭受危险，因为已肯定知道河口不能通航。

然而，汝务必在送达供应千岛群岛*渔猎人等粮食后，使战船及时返回殖民地，一切要秘密行事。

观察用之一应仪器汝应自行保存，汝应自行观察以确定船和岸之位置，并亲自书写航海日志，勿使汝之助手参与此事，彼等及全体船员不应了解此事，汝亦不得告知他人汝等曾到过阿穆尔河附近。"**

根据上述命令，"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于 1846 年 7 月20日开出阿扬，驶抵位于萨哈林北端的伊丽莎白岬。他沿着该岬确定方位，检查了精密表后，便沿着萨哈林岸向西南驶去，未抵哥洛瓦切夫岬之前，驶入一个海湾，起先误以为该海湾是阿穆尔河口湾，因而有奥布曼① 湾之称（后更名为贝加尔湾，一直沿用至今）。

---

* 向千岛群岛航行的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该地无船只隐蔽处，而且经常笼罩着浓雾，因而供应粮食、接受渔猎人等的捕获物常常费很多时间：船须等待好天气，因此有时花费两周以上时间。

** 上面引的训令与 П. 季赫麦涅夫所著《俄美公司创办史》（«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一书所载之训令大相径庭，这大概是由于涅维尔斯科伊手中握有全部来往密件，而季赫麦涅夫则对此一无所知。（第一版编辑者B. 瓦赫金注）

① 奥布曼是俄文 Обман 的音译，意为"欺骗"，"错觉"。—— 译者

7月 28 日，战船利用来潮越过了哥洛瓦切夫岬附近的沙滩，进入一条沿萨哈林往南的深沟。由于激流和不停的强劲逆风，战船在 65
这条深沟里走得很慢，驶到北纬 53° 便抛锚停泊。加夫利洛夫乘兽皮船从此处横渡河口湾驶往阿穆尔河。他在到达南岬附近河的入口处后，溯流而上十二浬（二十二公里），然后循原道返回战船。后来他又乘舢舨沿深峡往南，在北纬 52°46′处遇上了浅滩后，便回到船上。8 月 12 日，战船又经深峡，过沙滩，出河口湾，到鄂霍次克海，向阿扬驶去，于 1846 年 8 月 20 日抵阿扬。加夫利洛夫从这里通过扎沃伊科将航海日志和自己所绘地图送圣彼得堡交弗兰格尔男爵，然后于 8 月 22 日离阿扬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

仔细研究一下上述日志和地图，我们可以发现：

1．从北面向河口湾行驶的帆船要遇到来自几方面的巨大障碍：浅滩、沙滩、激流以及几乎经常不断的劲风。

2．加夫利洛夫过了哥洛瓦切夫岬附近的沙滩（水位低时水深五呎〔一米半〕），到了河口湾；因此他没有找到从北面进入河口湾的适当入口处。

3．轻快巡航战船在沿着萨哈林往南向河口湾驶进时（一段路是扬帆前进，大段路则是被拖曳而行），发现水深往南逐渐减低。因此在北纬 52°46′处水深已是三俄丈（五米半）。这里从萨哈林到大陆海岸延伸的浅滩，好象从南面与河口湾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妨碍从鞑靼湾进入河口湾的地峡。

4．加夫利洛夫从萨哈林乘两只兽皮船横渡河口湾，驶近南面的入河岬，到了水深四分之一到半俄丈（半米到一米）的沙滩，这个沙滩好象封闭了河口。加夫利洛夫从该岬乘兽皮船溯流而上到十二浬处，在这一带发现了三俄丈半到五俄丈（六到九米）的深水。转到对面的河北岸后，加夫利洛夫在同样深的深水中驶到北面的入河岬，到入河岬后，在河口湾的浅滩、低湿草地和沙滩中间，他已

找不到这个深度了，因此他认为浅滩或者完全封住了入河口，或者其中有一条狭窄曲折的浅水峡（如加夫利洛夫日志中所记）。

5. 加夫利洛夫既没有遇见俄国人（捷宾科夫在训令中曾提及），也没有遇见中国人，也未看到中国政府对这些地方和基里亚克居民影响的任何迹象。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基里亚克人的亲切接待，基里亚克人说，他们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税。

6. 根据加夫利洛夫确定的方位和纬度，写出了令人满意的河口湾北部海岸概要。

66 7. 加夫利洛夫在日志中说明，由于时间短促，物资不多，加之遇上了劲风激流，他未能进行详细周密的考察，以解决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状况的问题。

后来，加夫利洛夫在给弗兰格尔男爵的信中写道，他未能完成交付给他的委托，因此从他的探测中不能作出关于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的任何结论，也看不出船只在何种程度上能从海上进入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

根据上述探测绘制的附在这本日志里的地图表明：1. 河口为沙滩所堵，沙滩水深四分之一到半俄丈（半米到一米）；2. 河口湾北面入口处为水深五呎（一米半）的沙滩所堵；3. 从北纬 52°46′开始有一横跨整个河口湾的浅滩，这个浅滩好象一个把萨哈林和大陆*连起来的地峡。这样，附在加夫利洛夫日志里的地图证实了拉彼鲁兹、布罗顿和克鲁逊什特恩的看法，即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不能通航，萨哈林是个半岛。

此后，鉴于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本应或者再次派船带上一应物资（根据经验这是必需的）前往阿穆尔河口湾，以便彻底解决上述

* 1846 年加夫利洛夫的航海日志和地图原件藏于外交部亚洲司档案室，其抄件及加夫利洛夫给弗兰格尔的书信原件藏于原俄美公司总经理处档案室。加夫利洛夫的地图收在捷宾科夫地图集里（第 30 页）；该地图标明阿穆尔河口为沙滩所封，沙滩水深仅四分之一到半俄丈，从北纬 52°46′往南为浅滩。

问题；或者将派遣加夫利洛夫考察阿穆尔河口湾的结果奏明尼古拉一世皇帝，说明此行仍未解决阿穆尔河问题。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文件反映了如下事实：1845 年 12 月 12 日，弗兰格尔男爵回禀涅谢耳罗捷伯爵称："随函附上航海日志及据此绘制之阿穆尔河口湾与阿穆尔河口北部地图原件，伏祈大人明鉴，交余之谕旨业已完成。俄美公司船已派出，加夫利洛夫已察看阿穆尔河口湾北部与阿穆尔河口，该河口只能行驶吃水浅之舢舨。于此，斗胆恳请嘉奖装备了加夫利洛夫考察队之殖民地首席行政长官捷宾科夫海军上校、加夫利洛夫本人及考察队全体人员。此次考察所用之经费为五千四百三十五银卢布。"涅谢耳罗捷接着于 1846 年 12 月15日上奏皇帝，他在奏章中写道：

"陛下之谕旨已由俄美公司总经理弗兰格尔男爵丝毫不差地完成；阿穆尔河口已被证实不能通海船，因河口水深仅一呎半至三 67
呎半（〇·四到一米），萨哈林乃一半岛；据此，阿穆尔河对俄国无任何意义可言。"尼古拉一世在奏章上御笔亲批："甚为遗憾。阿穆尔河既无用，则阿穆尔问题权且搁置不议；传令嘉奖派往阿穆尔之人员。"

1847 年 1 月 22 日，涅谢耳罗捷伯爵通知弗兰格尔男爵说，皇上颁旨准其所奏："为嘉奖派船前往阿穆尔河口湾之劳绩，特从外交部亚洲司款项中奖给殖民地首席行政长官捷宾科夫二千卢布，'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一千五百卢布，战船全体船员一千卢布，并支付俄美公司五千四百五十三卢布。此后，关于阿穆尔河之事应认为永远结束。关于此事之全部来往公文信札应秘密保存。*"

---

* 所有上述文件藏于外交部亚洲司档案室阿穆尔问题秘卷(1844—1849 年)。

第 六 章

68

在俄中边界问题上的谬误

1847年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关于迁移鄂霍次克港的报告　从阿扬派遣贸易考察队前往土古尔河和鄂霍次克海南岸的原因　米登多夫院士获得的资料　1847年以前政府对中国的行动　政府在接读弗兰格尔男爵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报告后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意见　1848年政府关于装备阿赫杰考察队勘察俄中边界的决定　同年政府关于将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交给中国的最后决定

鄂霍次克港指挥官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大尉提出必须将鄂霍次克港迁往1844年米登多夫在谢涅克半岛上发现的海湾，波克隆斯基船长在测绘时将该海湾命名为“康士坦丁亲王”湾[53]。他认为这个海湾具有设置港口的一切方便条件，比鄂霍次克湾和阿扬湾要好得多。这件事由于监督司司长M.H.莱蒙托夫的请求，于1847年末由海军部批准将鄂霍次克迁到这个海湾，并为此请准二十五万卢布拨款。但是，尚需等待东西伯利亚总督作出值得将道路从这个海湾沿着雅布洛诺夫山脉南坡改道至外贝加尔省（沿米登多夫原路）的结论。

另一方面，公司总经理Ф.П.弗兰格尔和阿扬港指挥官兼商站经理B.C.扎沃伊科向东西伯利亚总督报告关于将政府港合并在阿扬的方便条件，阿扬这个地方处在经由涅尔坎到阿扬的驮载
59 道路，接着沿马亚河、阿尔丹河和勒拿河最后与雅库次克连接的方便交通线上。为了彻底保障这条道路，扎沃伊科建议在阿扬和涅

尔坎之间以及沿马亚河两岸建立农村。他说，在这一带有建立农村的合适的好地方。

1845 年，米登多夫院士在给军需将军别尔格的信中曾顺便写道，他在和地形测绘员瓦加诺夫一起离开土古尔湾从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沿着向西绵延的斯塔诺夫山脉南坡前往外贝加尔省途中，曾发现几个金字塔形的石柱，这是满洲人和中国人竖立的界标。由于按照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我国与中国在这些地方的边界走向不应沿着山脉的南坡而应沿着其岭脊，因此，中国人将边界线向南推移了，从而把一大片土地自愿让给了俄国。米登多夫院士在这里发现了勿庸置疑的丰富的沙金矿床。俄国本应利用这种情况，即沿着石柱的方向与中国划界。别尔格将军曾将这些消息报告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和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后来，还是那个米登多夫院士写道，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基里亚克人（根据院士所收集的材料，基里亚克人是个独立的民族）进行贸易，以及为了便于进行贸易，从他们那里弄一块土地来建造冬营*，那将会是很有利的。由于这种情况，以及为了取缔雅库次克经商的富农，1847 年经总经理处批准，扎沃伊科从阿扬又派了在公司任职的奥尔洛夫前往居住在涅尔坎和土古尔之间的通古斯人驻扎地点进行贸易。1848 年，奥尔洛夫在布鲁坎天然界碰上了从阿姆贡河到达该地的涅达尔人[54]。后者请奥尔洛夫同他们一起去阿姆贡河，但因奥尔洛夫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故未决定前往**。在这里，奥尔洛夫还碰上了居住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阿穆尔河口湾北部的基里亚克人，并与之发生了贸易关系。公司总经理处接到扎沃伊科关于奥尔洛夫在布鲁坎与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基里亚克人发生贸

* 这种情况表明，米登多夫在作出这样的结论时完全不了解基里亚克人，因为怎么能够向一个对领土所有权、尤其是对文明毫无所知的民族购买土地呢？

** 所有上述资料只表明对该地区与居住在该地区的民族，以及俄中边界的错误认识。

易关系的报告后，考虑了米登多夫院士的资料和意见，乃于 1849 年通过涅谢耳罗捷伯爵请求准许继续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这种贸易，并在他们那里建造冬营。为此，公司总经理处请求从鄂霍次克派十名工匠和十名哥萨克，交给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奥尔洛夫
70 准尉指挥，奥尔洛夫则受阿扬商站经理扎沃伊科领导，这一考察队被命名为阿扬商站贸易考察队。

涅谢耳罗捷伯爵于 1849 年 2 月 25 日答复公司总经理处的请求时，通知后者说，陛下已恩准所请，最后涅谢耳罗捷伯爵指出，这个考察队的目的应当仅限于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阿穆尔河口湾北部的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绝不允许涉足阿穆尔河口，尤其不许涉足阿穆尔河流域。

这就是俄美公司倡议的按其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贸易考察队产生的经过。这种情况更加说明当时在俄中边界问题上占优势的错误认识。在 1847 年以前，即在弗兰格尔和涅谢耳罗捷伯爵提出关于派遣加夫利洛夫去阿穆尔河口湾结果的报告以前，我国政府一直拒绝中国人关于划分乌第河上游以东到海和根据尼布楚条约尚未划分的土地的建议。如果根据考察结果证明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可从海上驶入海船，那末，政府不会丧失在阿穆尔河流域立足的希望。政府只是等待有利的时机，以完成彼得大帝与叶卡德琳娜二世的遗志。但是根据弗兰格尔男爵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报告，政府对阿穆尔河口及阿穆尔河口湾不能通航已深信不疑，同时又考虑到：1. 关于阿扬的重要意义的呈文；2. 关于应成为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意见；以及 3. 关于米登多夫院士走过的从土古尔湾出发沿斯塔诺夫山脉南坡的道路以及院士在这条道路上所发现的某些中国界标的资料，乃于 1849 年最后决定与中国确定远东的边界，从而停止就此问题与中国接连不断的令人不愉快的公文来往。同时，西伯利亚人对阿穆尔河的

一切希望也告破灭。由于认识到阿穆尔河因其河口和河口湾不能通海船而对俄国无用，我们乃将该河和该河整个流域让给中国。

1848 年，为了确定同中国的边界，决定利用米登多夫关于石柱或界标和从土古尔湾出发的道路的上述资料，这些资料已报告给别尔格将军、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伯爵和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伯爵。这些人当时都非常赞成这位院士的建议，即沿着他说的从土古尔湾到外贝加尔的道路来确定边界。同年（1848 年），皇帝批准了上述官员的奏请，谕令装备一支考察队，这支考察队由总参谋部阿赫杰中校率领，其成员有矿业工程师麦格利茨基和科凡科，天 71
文学家什瓦尔茨，数名地形测绘员和采矿技师，考察队还带有一个特别侦察队。皇帝谕令东西伯利亚总督想方设法协助这个考察队，以便尽快完成交付给考察队的使命，即根据米登多夫所发现的石柱方向最后确定俄中边界。这个考察队于 1849 年 6 月从彼得堡到达伊尔库次克，当时穆拉维约夫总督不在伊尔库次克，根据他的命令，伊尔库次克省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扎林留下来代替他，直到穆拉维约夫从堪察加返回。

这就是 1849 年以前在我国远东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使政府最后地、看来是坚定不移地决定："厘定沿兴安斯塔诺夫山脉南坡至鄂霍次克海，到土古尔湾的俄中边界，这样就将整个阿穆尔河流域永远交给中国，阿穆尔河流域因阿穆尔河口不通海船，其沿岸又无港湾而对俄国无用；全部精力应集中于鄂霍次克海上最方便之港口阿扬，和应成为我国在东洋之主要设防港口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显然，欲使政府不接受这种错误决议，使之在远东有可能接受彼得一世和叶卡德琳娜二世为之规定的适宜的原则，必须解决两

* 这是 1848 年特别委员会决议的内容，此次会议由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伯爵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伯爵、军需将军别尔格等，详见藏于外交部亚洲司档案室的阿穆尔卷宗。

个重要问题：边界问题和海洋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米登多夫院士发现并当作与中国的界标的几堆石头是否真的具有这种意义？从格尔必齐河和乌第河上游向东绵亘的，在土古尔湾附近也是向东的兴安斯塔诺夫山脉是否真濒临鄂霍次克海？最后，发源于兴安岭，流入阿穆尔河南直流部和东北直流部的河川流向何方？第二个问题——海洋问题，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口是否真的不能从北面和南面驶入海船？在鞑靼海湾沿岸是否真的没有港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派遣特别考察队。但是从刚才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向政府提出为此目的装备考察队已不可能，因为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在国家的重臣们参与下作出的，既经决定，
72 不仅不能指望其同意这种请求，相反，谁敢于提出这种请求，谁就会遭受公开的或暗中的迫害。用真理的光辉来照亮这个地区，从而劝最高当局不使俄国永远丧失该地区，只有偶尔在坚信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是错误的人的协助下才有可能。这种错误观点是从权威的著名航海家以及其后的考察队继承下来的。这里需要的是在业已复杂化的情况下不受命令的约束、敢于采取行动的人，同时也需要为公民的勇敢无畏精神所激励的、为了祖国的利益准备牺牲一切的人。

1849 至 1855 年，我国的海军军官正是处于这种境况。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正是他们提出了似乎永远被忘却了的阿穆尔问题，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向政府阐明了阿穆尔沿岸流域和乌苏里沿岸流域对俄国的全部重要意义，他们成了将这一地区与萨哈林岛划归俄国的发轫者。

我之所以必须评述一下 1849 年以前在我国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全部事件，是为了有可能正确评价 1849 年到 1855 年我国海军军官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全部重要性，他们的活动惊天动地，不同凡响。

第 七 章

“贝加尔号”运输船远航堪察加的准备

“贝加尔号”运输船远航的准备工作　1847年12月我对总督的申述　阿穆尔问题重新提出　1847年12月末我对缅希科夫公爵的申述　运输船赶造完工　我对所运货物的呈文和命令　1848年2月8日我向缅希科夫公爵上的条陈　请求公爵准许我赴阿穆尔河口湾　1848年2月10日我致穆拉维约夫信的内容　同年7月接到复信

由于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说项和利特克以及卢特科夫斯基*的推荐，1847年12月末，我被任命为“贝加尔号”军事运输船的指挥官。这艘运输船是海军部在赫尔森法斯的别尔格斯特列姆和苏列曼的造船厂定制的**。这艘运输船被指派到鄂霍次克服务，该船奉命从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为我国西伯利亚的港口（鄂霍次克港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运送委员部的、造船的和炮兵的各种储备品和物资。这就是派遣“贝加尔号”运输

---

* 从1836到1846年我曾随亲王在“别浪号”巡航战船、“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英格尔门兰特号”海船上服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装备“英格尔门兰特号”海船时，我曾充当亲王助手，是海船大副。在整个航海期间，我们是在利特克的旗帜下航行，而卢特科夫斯基则在亲王麾下。

** “贝加尔号”运输船的容量为二百五十吨。根据与造船者订的合同，该船应于1848年9月下水，因而在10月底以前不能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其主要度量为：垂线间长度为九十四呎（二十八米半），宽度为二十四呎七吋（七米半）；满载时，艉柱吃水十二呎九吋（三米八十），而艏柱吃水十一呎八吋（三米半）。倾差（艏艉吃水之差）为一呎一吋（三十二厘米）。

船的目的，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日期预定不早于 1848 年秋。

74 此时，在此不久前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前土拉省省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少将[55]来到彼得堡。由于我要到西伯利亚港口（这些港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归他管辖），因此，海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56]命我去见穆拉维约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同他谈到关于装备我国西伯利亚港口的问题时，我曾有机会提请他注意阿穆尔河对他所辖地区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对此，他回答说，不用说将这条河归还我国所有，就是让我国在该河开辟自由航线，对西伯利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遗憾的是，大家都认为仿佛该河河口布满了浅滩，船只不能从海上驶入该河，就连皇上也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当我试图提请陛下注意阿穆尔河对俄国的重要意义时，——穆拉维约夫对我说——陛下亲口说道："现在既然已经彻底探明，阿穆尔河口只能进入小船，则该河对我国又有何用？"* 我对此回答穆拉维约夫说，事实上流行着的这种关于阿穆尔河及其河口湾的结论，我看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根据所有能够据以作出这种结论（我对这种结论作了详细研究）的公开资料以及拉彼鲁兹、布罗顿和克鲁逊什特恩所进行的测绘，还不能作出关于河口的这种结论。此外，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象阿穆尔河这样一条大河难道不能为自己开辟出海口，而竟会象上述测绘中以某种方

---

* 关于 1846 年加夫利洛夫的考察及其结果，穆拉维约夫一无所知，因为尼古拉一世谕令不让宣布，知道此事的只有涅谢耳罗捷伯爵、车尔尼雪夫伯爵、缅希科夫公爵、弗兰格尔男爵、捷宾科夫和扎沃伊科。季赫麦涅夫在其所著：《俄美公司殖民地简史》（«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коло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第 61 页中写道，好象皇帝在 1847 年曾对穆拉维约夫说过，阿穆尔河应属于俄国，对该地已进行过考察，以后还应再多次进行。这是季赫麦涅夫的捏造，陛下在 1847 年从未对穆拉维约夫讲过这样的话。1846 年 12 月 15 日，皇上在涅谢耳罗捷伯爵奏章上的御笔亲批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阿穆尔河对俄国既无用，则阿穆尔问题权且搁置不议。"

式得出的结论那样消失在沙土中吗？因此，我认为对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进行详细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如果萨哈林和大陆海岸是以仅在涨潮时才被水淹没的浅滩相连接（就象根据上述测绘所绘制的所有海图标明的那样），即如果不能从鞑靼海湾进入阿穆尔河口湾，那么这种情况就更足以使我们相信，阿穆尔河应当有相当深的出口。穆拉维约夫注意地听取了我所陈述的理由后，对我的建议完全赞同，并表示他将从自己方面努力用一切办法促其实现。

我在向缅希科夫公爵转述我同总督的这番谈话时，曾请求能否让我使用交我指挥的运输船去考察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并测绘 76
在海图上用许多小圆点标明的鄂霍次克海的西南岸。对此公爵回答说："由于运输船出发很晚，愿上帝保佑你能够赶在 1849 年秋季前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拨给运输船远航经费只敷一年之用，因此你要完成此项任务，则既无时间，又无经费。此外，象探测阿穆尔河口这种事情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因为已彻底查明，该河河口为浅滩所封，就连皇上对此也深信不疑；还有，提出测绘作为中国河流的阿穆尔河河口问题，会引起与中国政府不愉快的公文来往，而涅谢耳罗捷伯爵现在不会同意这样做，也不打算奏闻陛下。"公爵接着说道："因此，不用再想入非非，而应竭尽全力尽可能及时供应我国西伯利亚港口，因为据港口指挥官最近报称，那里十分缺乏委员部的和造船的物资和各种储备品。"

从缅希科夫公爵的这番话中我看到，驳回我的建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时间去付诸实现；而且也不可能为此请求拨给特别经费，因为不愿就此问题与中国打交道。因此，想要希望达到我所建议的目的，必须去掉这些障碍，即：1. 设法使运输船能够在 5 月抵达堪察加，6 月前可以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下全部货物，即竭力使 1849 年整个夏天能够腾出来，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和款项（供运

输船航行使用）去考察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2.使这次考察好象是在测绘与阿穆尔河口湾相邻的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时偶然进行的。我毫不迟延地开始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奔走。

1848年1月初，运输船才造好骨架，这样，估计春天才能开始上外壳板。我对造船者别尔格斯特列姆和苏列曼说，如果运输船能在7月前竣工，则缅希科夫公爵将会很高兴。我请求他们加快工程进度。这所以有必要，也还因为乘"贝加尔号"这样的小船只有在早日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情况下，才有希望顺利地先期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造船者遵照当时曾任芬兰总督的缅希科夫公爵的意愿，向我保证在7月前将运输船下水，比合同中规定的期限早一个半月。这样，顺利地处理完第一件事情后，又将运输船大副卡扎凯维奇中尉[57]留在赫尔森法斯监造该船，我便开始为排除
77 在喀琅施塔得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为船只耽搁的经常性原因的其它障碍，并消除使船上指挥官在外国港口受气的各种情况而奔波。

根据委员部司和造船司的官员所定的制度，拨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鄂霍次克的货物，不是象商船上那样，按件交付船的指挥官，而是按照尺寸、重量和数量交给船指挥官。据此，责成指挥官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鄂霍次克交货时，也照此办理。拨给我国西伯利亚各港口的货物通常大部分都是废品，并且存放在所谓鄂霍次克堆栈的仓库里，因此大部分货物运到目的地后已经不能使用。对这种情况，官员们常常备文敷衍塞责，并归之于海上的颠簸、暴风雨等意外情况或者船上堆放得不好、拥挤、气候变化等原因，最后归咎于指挥官疏忽大意，而他们自己则一无责任，永远无可非议。此外，物资和储备品不能及时地、有条不紊地送到喀琅施塔得的装货地点，应当装到货舱底部的重东西（铁等）最后才运到。这样一来，除了令人疲惫的奔忙和不愉快以外，又白白地浪费

了许多时间和船上的地方。在我之前，为此目的出发的所有运输船的容量都比“贝加尔号”差不多大两倍，所以这些船只中堆放装运货物的地方要比所需要的地方大得多，因此我的前任者用不着去注意货物的包装质量，可是我却要在小得多的空间里装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货物。此外，我的前任者们除了运货以外，什么也不考虑，也无须关心从喀琅施塔得早日启航。

在仓库里我仔细察看了要运送的东西，并拿了几件货样，我深信，采取在我之前使用的那种包装方法来包装，那我就连一半货物也不能装上运输船，我也看到了委员部的物资（粗麻布、呢料、制靴皮革等）几乎都是霉烂的。

按照当时规定，军官的膳食标准要比水兵高两倍，因此在国外港口需要从领事和代表那里了解水兵伙食储备品的参考价格，并要尽力设法把价格定得尽可能高一些，一般要超过现行价格，因为不这样，军官的膳食费就会大大不足。这种情况使船上指挥官常常陷入极容易令人误解的与其称号不相称的境地，并且常常会拖延船只出海。

我向当时军需将军，海军中将瓦西里耶夫讲了这些情况，并指出关于货物接交以及规定把全部次货发往西伯利亚港口的规章制度的种种弊病，我向他提出取消这一切的意见。我的意见被转给 78
委员部的官员立即去研究。他们对我的意见提出一大套不能付诸实现的论据，并得出结论说，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对我所运送的货物负责。此后，军需将军对我说，他本人毫无办法满足我的希望，虽然他对此表示同情，他让我去谒见缅希科夫公爵。

我把打算交给我运送的不能用的物资样品呈送给缅希科夫公爵，并禀告公爵，如果货物不包装好，我连一半也不能接受，我还禀告了公爵，货物交接缓慢的情况以及上述其它情况，请求他下令：

一、随我发走的全部货物不按照尺寸、重量和数量接交，而是

按照件数接交，每件货物都要装好、压紧，都要附上铅封和号码。

二、全部货物应于7月1日以前送到喀琅施塔得。运输船的监察员要监督此事，倘有迟误，应予提醒；而如果在提醒之后，仍迟迟不到，从而使运输船装载工作停滞，则所有在装船前未能送到的那些件货物，均由发生差错的机关的官员出资用商船运往堪察加。

三、各机关在7月1日以前应开列每件所装货物的详细清单交给我，我有权斟酌情况，当着该主管机关发货官员的面，随便去掉哪件货物的铅封，打开包装。如果发现所装货物与样品不一致，质量低劣，或者尺寸和重量不足清单中所开列者，则向该主管机关所有官员索取该件货物价值两倍的罚款。

四、通知堪察加和鄂霍次克的指挥官，我只对件数和每件货物上铅封的完整无缺负责，而对其中所装物资的数量和质量概不负责，其责任由发货机关的官员承担，并指示指挥官们，运输船抵达港口后，应将货物立即按件数接受。

五、军官在国外的膳食费规定为每月10英镑，关于这个问题不与领事发生任何关系。

六、如果国外领事不能及时将海上给养送到，或者给养质量低劣，则准许购买，领事无须参与。

七、准许在英国除按照编制规定购买两个精密表以外，还可增购两个精密表和所需地图。

79 八、准许在英国，如果可能的话，购买一只四到六马力能放置在放艇甲板上的小蒸气艇。

我将造船者别尔格斯特列姆和苏列曼的保证书也附在这份条陈里呈给公爵，他们尽力设法使运输船在7月1日前下水，即比合同中规定的期限提前一个半月，我对公爵说，如果大人愿意下令丝毫不差地实现我之所请，则我希望装上拨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全部货物，8月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翌年5月抵达彼得罗巴甫洛

夫斯克;这样，1849 年的整个夏天便可以腾出来，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详细测绘鄂霍次克海的西南岸，该岸情况尚不为人所知，在我国地图上尚标着许多小圆点。我还禀告公爵，在我们的船只从鄂霍次克和阿扬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锡特卡航行时，劲风和其它意外情况可能使船只驶到这个未经探测的海岸，陷入最危急的境地。

缅希科夫公爵对我与造船者顺利交涉好了造船事宜和我认为有可能运送全部需要发送的货物（这些货物通常是由较大级的运输船运送的），非常满意，不仅批准了我的呈请，还在我上的条陈上写了："今后，指挥官为使运输船尽快从喀琅施塔得启航，保证航行无虞和全体船员身体健康所提之全部要求，应百分之百立即予以满足。"然后，他向我指出，虽然他也完全同意有必要探明鄂霍次克海西南岸，但是，这个海岸被认为属于中国。对此，我回答公爵说，根据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从乌第河上游向东至海的整个地区尚未划定边界，因此还不能肯定这个海岸只属于中国。公爵说："这话不错，总督也在为此事而奔波，但是外交大臣承认现在该岸是中国的;这种情况对于准许你对该岸进行测绘构成了非同小可的障碍。涅谢耳罗捷伯爵根本不考虑，不详细测绘该岸，我国船只沿鄂霍次克海航行是很危险的，他只是避免与中国人发生不愉快的交涉。"公爵指出："这还是将来的事，现在你需要关心的是尽快从喀琅施塔得启航，别管现时的政局*，要设法顺利到达堪察加，因为该地一切都很匮乏。"

从同公爵的谈话中，我作出了如下结论：要想获准测绘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只有在我早日从喀琅施塔得启航和穆拉维约夫总督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有希望，因此，在此次谈话后，我便立即给 80
伊尔库次克穆拉维约夫写了一封信。我向总督阁下表达了我的充

* 如所周知，1848 年初，欧洲局势动荡，俄国预料可能爆发全欧战争。

分信心，相信他能允许去做有益于他所辖地区的一切事情，同时我也禀告了他，我希望于 8 月初从喀琅施塔得启航，于 1849 年 5 月初抵达堪察加。我写道："交卸货物有两个半礼拜就够了，剩下的夏季时间便没有事，我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首先去察看并测绘从土古尔湾直到阿穆尔河口湾的鄂霍次克海东南岸①；其次考察阿穆尔河及其河口湾，最后测绘萨哈林东北岸，至北纬 52°处，即在其附近克鲁逊什特恩曾推测有一个大河的沙滩，或者是阿穆尔河支流之一的沙滩。"我向穆拉维约夫写道：根据我同缅希科夫公爵的谈话，没有你的襄助，我不能指望获准，而且会因擅自进行这种测绘遭受最严厉的查办，因为这里所有的人，特别是涅谢耳罗捷伯爵承认这些地方属于中国。同时，时机将会错过，我会因未能利用此一良机而大为惋惜，尤其是给我的运输船上派了精明干练的出色的军官，而运输船对完成此事的装备也十分充足。由于我认识到，了解此一地区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要殚精竭虑提供一幅精心绘制的、迄今为止不为我们所知的这些地方的图画；我将会探明：第一、海船到阿穆尔河及其河口湾能通航到什么程度；第二、在这一地区沿岸是否有港湾，可以建立方便的港口，即努力解决迄今为止有疑问的主要问题。为此必须责成我：

"一、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在此港卸交全部货物。

二、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向萨哈林东岸航行到北纬 52°处，然后从该处一面进行测绘，一面沿萨哈林岸向北航行，驶入阿穆尔河河口湾，以便对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进行考察，以解决一个主要问题：从北面和南面进入河口湾和该河的通航程度如何。

三、测绘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及鞑靼海湾诸岸，以便在这些岸上寻找方便的港湾。

四、如果在 1849 年的通航期间，我来不及结束这一测绘工作，

① 从上文看，恐系西南岸之误。——译者

那就南下过冬，待到1850年早春返回鞑靼海湾结束测绘工作；然后，航行到鄂霍次克，移交运输船，带领全体军官由陆路回彼得堡。”

在这封信的末尾，我写道：“我要是只运货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鄂霍次克，象迄今为止所计划的那样，当然比承担这样困难的工作要容易得多，何况船又小，经费也不多，但是，由于认识到这 81
种考察对祖国的全部重要性，加之对于著名航海家们关于这一地区的结论怀疑有误，因此斗胆恳祈阁下赞助此事，并请赐复。”1848年2月10日于圣彼得堡。

缅希科夫公爵关于货物的决定使委员部的官员们和仓库的老板们惶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处处给我制造各种可能的困难，但是参与此事的尊敬的海军将领：军需将军瓦西里耶夫、喀琅施塔得港总指挥别林肯松和参谋长瓦西里耶夫平息了这场官场风波，终于使我们的这些官僚开始尽心竭力地奔波，以便尽快把我从喀琅施塔得打发走。全部货物都按照我的要求装好，并压紧，于7月初送到了喀琅施塔得。货物都是上等质量，因此，堪察加和鄂霍次克的长官马申和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向缅希科夫公爵禀报说，“贝加尔号”运输船运来的这样好质量的物资和储备，在这两个港口迄今以前从未有过。派给我的机灵的精明干练的军官们想尽一切办法加速运输船的准备工作。造船者别尔格斯特列姆和苏列曼未食言：1848年7月10日，内部装置完备的运输船下水了。就在此时，全体船员、船帆以及全套索具也从喀琅施塔得用“伊若拉号”轮船送到赫尔森法斯，这艘轮船是协助运输船早日到达喀琅施塔得的，它留下来归我调遣。这样，出乎缅希科夫公爵的意料，我于7月20日便差不多准备齐全地来到喀琅施塔得碇泊场了，因此，装船和远航的最后准备工作统共用了不超过四个礼拜。

同时，7月初我在赫尔森法斯接到了总督对我2月10日去信

的答复。穆拉维约夫感谢我对俄国如此重要的事业所表现的真挚的爱国主义热忱，他告知我说，他正在通过缅希科夫公爵奏请皇帝批准我应获得的训令，该训令是根据2月10日我给他的信的内容拟定的；最后，他说，在缅希科夫公爵和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的赞助下，训令可望批准。

第 八 章

82

前往阿穆尔河下游途中

向缅希科夫公爵详申考察阿穆尔河口湾的必要性　我呈给缅希科夫公爵的训令草案　对别林肯松、安茹和弗兰格尔等海军将官的申述　运输船从喀琅施塔得出发航行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我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接到穆拉维约夫的急件　我在该港所下的命令　运输船启碇

我随运输船到达喀琅施塔得后，便立即赴彼得高府晋谒公爵。公爵对我来之甚速甚是惊讶；当我禀知他运输船将于8月12日左右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并能装下全部运到的货物时，他非常满意，并向我道谢。此时，我在公爵处碰上彼罗夫斯基兄弟[58]。我利用公爵对我的好感，又想到穆拉维约夫的奏请，乃决定对公爵说："总之，大人，我从自己方面为于来年5月抵达堪察加，把1849年夏天腾出来，已竭尽所能，做了一应事项，因此斗胆恳祈大人准许我利用这段时间去测绘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并利用机会到阿穆尔河口湾；同时可以正式声明，象克鲁逊什特恩所写的那样，是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劲风和激流把我们吹涌到阿穆尔河口湾的。"公爵对此回答说："去那里冒险毫无益处，已肯定知道，入口非常危险，而且你的运输船是进不去的。此外，我已对你说过，涅谢耳罗捷伯爵不打算将此事奏闻皇上，特别是现在，已经决定这些地方应该属于中国。"此时，彼罗夫斯基兄弟*插言道：如果我指出这可以偶然为

* 从此时起我得到了 Л.А. 彼罗夫斯基的特别好感，他时时处处保证供应我的所需。

83 之，看来沒有理由拒绝我的请求。当时缅希科夫公爵说穆拉维约夫总督也正在为此事奔走，然后他令我立即赴彼得堡去见监察司副司长莱蒙托夫，向他索取穆拉维约夫的奏折，详加研究，然后拟出训令草案向他禀报。过了两天我向公爵呈上如下內容的训令草案："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交货后，开往鄂霍次克海，详细察看并描绘康士坦丁湾（科学院湾）及与之相邻的鄂霍次克海西南岸至阿穆尔河口湾；考察阿穆尔河河口湾和该河河口并测绘至北纬52°的萨哈林东北部。之后，赴鄂霍次克，移交运输船后，带领军官们经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鉴于东西伯利亚总督对你所负委托之襄助，抵堪察加后，应听从总督调遣。"

公爵读完草案后，删掉了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而代之以下述措辞："察看在以前的航海家们所确定或者发现的那些地方之间的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此时，公爵对我说，我在执行总督命令时，应只限于本训令之范围，否则将受严惩。对此，我向公爵禀明，罗姆别尔格岬和哥洛瓦切夫岬是克鲁逊什特恩确定的，在这两个岬附近有激流会将运输船冲到阿穆尔河口湾，因此我将能有机会察看河口湾和河口。公爵回答道："这将是无益的，因为，我重复一遍，河口湾不通航；虽然我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完全赞同必须对之进行考察，但是现已决定，这一地区属于中国，沒有圣旨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而且你会因此受到严惩。不过，如果这种察看是偶然为之，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即不会使人或船蒙受损失，又不会影响完成对你的委托——测绘并考察康士坦丁湾及其周围海岸，拟将鄂霍次克港迁往该地——那末，可能顺利地对付过去。给你的训令已通知穆拉维约夫。快张罗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吧，我对你是滿意的，但是官员们对你忿恨万端，纷纷向军需将军控告你。"

在我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前几天，接到缅希科夫公爵给我的上述训令后，曾有机会同喀琅施塔得港总指挥别林肯松[59]及安茹海

军上将[60]谈论关于萨哈林和鄂霍次克海海岸的问题。前者曾以海军准尉的官阶跟随过克鲁逊什特恩，后者是曾任俄美公司总经理的弗兰格尔男爵的密友和同事。别林肯松告诉我说，克鲁逊什特恩在阿穆尔河口湾北部所作的测绘以及他关于萨哈林东岸旁有一个阿穆尔河支流之一的沙滩的推测是大可怀疑的。他和安茹告诉[84]我，不久前曾派了一艘俄美公司的船到这些海岸。他们对我说，在那里进行测绘有一条兽皮船是十分有益的，因此他们交给我两封致弗兰格尔的信件，请他，如果可能的话，告诉我有关这些地方的资料并安排给我一条兽皮船。我带着信件去见弗兰格尔。尊敬的海军上将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礼遇甚厚。关于兽皮船及跟船的两名阿留申人（曾在阿扬呆过并通晓居住在土古尔湾附近的基里亚克人的语言），他答应立即下令于1849年5月从阿留申群岛送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此外，他还给了我一份公文，以备万一我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时，兽皮船还不能送到时之用，那时，我将该文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送到距离最近的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上，便可得到兽皮船。至于有关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资料问题，弗兰格尔对我说，他不便于告诉我。“不过，可以奉告的是——他说道——阿穆尔河口及其河口湾不能通航。”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恳请弗兰格尔准许我在他那里看一下得出这种结论所依据的那些材料。弗兰格尔俯就了我恳切的请求，我答应严加保密，然后他从自己的桌子里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有加夫利洛夫测绘日志的抄件；他让我坐在办公室里读完这本日志。我聚精会神地研读了日志，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这一测绘根本未解决阿穆尔河问题，而使我更加相信考察这些地方的必要性。聆取了男爵关于阿穆尔河口不能通航的意见（这种意见从前缅希科夫公爵也曾向我谈过）后，我明白了政府的处境及把阿穆尔河流域交给中国的决定。这更加激发了我坚定的决心：无论如何要考察阿穆尔河口和

阿穆尔河口湾，拚作一番尝试——我能否成功地把真相揭示出来，使政府撤销这种有害于俄国的决定。因此，我打定主意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地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然后抽出时间完成上述工作。我认为把我关于加夫利洛夫测绘的意见告知弗兰格尔男爵也无甚裨益，因此只向他道了谢，感谢他的关心和允诺对我的襄助。

85 1848年8月21日，“贝加尔号”运输船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了*。它在海上遇到了强劲的逆风，毫无效益地迂回曲折地航行了数小时。8月22日，我在塞士喀尔岛东面抛了锚，在那里等待情况好转，等了两昼夜。8月24日，拔锚后，一直到哥本哈根（到9月8日），我们与强劲的逆风搏斗，其间只有数小时是顺风。顺风时，运输船每小时航行速度是五到七浬半。9月9日驶离哥本哈根，一路顺风，风平浪静，11日进入北海；15日进入英吉利海峡，而于16日晨六时，在威特岛附近的朴茨茅斯碇泊场抛锚。我们在此停了十四天，进行必要的作业，为继续航行作了准备，例如：核对精密表，采办各种储备品以及全体船员所需的食品和防寒衣服。我们想买一只合适的螺旋桨小船也买不到，要定制，得等一个半月。

9月30日，从朴茨茅斯碇泊场起锚，向里约热内卢进发；10月10日以前，我们乘着和煦的东风航行；从北纬30°31′和西经22°25′处起，袭来了西风和西北风，风力和风向不断变化。10月13日，在北纬27°51′和西经21°42′处终于遇上了东北贸易风，风刮得很不正常，不时转向东，甚至转向东南东，夹带着颶，天气阴

* 运输船全体船员由下列人员组成：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指挥官）、海军中尉卡扎凯维奇（大副）和格利文斯、海军准尉盖斯马尔和格罗特、领航员哈列卓夫中尉和波波夫少尉、士官生乌赫汤姆斯基公爵以及别尔格医生、运输船船队的士兵：三名军士、二十二名水兵、一名司务长、一名炮兵军士和一名医士，共二十八人。带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工匠十四人。

霾，10 月 30 日，在赤道附近不知不觉地转为东南风。

11 月 4 日，风逐渐东移，6 日又从东北刮起来。我们快驶到距里约热内卢一百浬的时候，风开始停下来，旋即风平浪静，在此停了一昼夜多，11 月 15 日，我们在里约热内卢碇泊场抛锚；这样，86
我们用了四十四个昼夜完成了从朴茨茅斯到里约热内卢的航行。填塞船外部防护层的缝隙，牵引索具，涂油漆，补充粮食以及准备运输船绕过合恩角继续前行到瓦尔帕米索的其它必要工作，使我们在此耽搁到了 12 月 1 日。12 月 1 日晨，在从西面吹来的微风中，我们出了海，翌日即横渡南纬 23°的科泽罗克的尽头，然后向合恩角进发。12 月 9 日以前，在平静的东南和东北风中我们走完了不长的一昼夜的行程，但是从此时起刮起了强劲的西风，常常达到九级风暴。12 月 13 日，在南纬 44°3′，西经 46°31′处，以及 12 月 24 日，在南纬 50°5′，西经 51°30′处，风力特大，运输船靠紧缩主桅三角斜帆才支撑住。

12 月 31 日，西风转为东南南岸上季风。1849 年 1 月 2 日，我们越过了南纬 57°21′ 的合恩角的子午线。从里约热内卢出发时起，天气一直阴霾多雨，虽然气候恶劣，但是由于采取了措施，由于医生和军官们的关怀，运输船上几乎沒有出现病人，我说几乎，是因为只有三人患病，而且病了不过三天*。在离开里约热内卢经过了六十四昼夜十分艰难的航程后，于 2 月 2 日在瓦尔帕来索抛了锚。

由于力求尽快地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由于全体船员身

---

* 为了保持全体船员的健康，我们严格遵守下列规定：绝对不许穿着湿衣服或湿鞋躺在床上，在英国买的内衣发给每个水兵一打半以上。不言而喻，我们没有放过一次机会细心地晒干或晾干人们的衣鞋并使甲板与底舱通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使人们在潮湿的天气里呆在上面。每周人们可以吃到两三次罐头新鲜食物，一昼夜可以喝两次热红酒。所有这一切对于全体船员的身心大有裨益，因此每个人都是精神饱满，心情愉快。

体健康，精力充沛，我在瓦尔帕来索只停留了四昼夜——补充水和食物所必需的时间。2月6日，我们从瓦尔帕来索碇泊场拔锚，向散得维齿群岛（夏威夷群岛）进发。头三天，一直到2月9日，在南纬30°2′，西经74°30′，没有进入东南贸易风带（这种风一直是和风）以前，吹拂着变化不定的和风。

从25日起，风开始向东转；然后刮起了变化不定的和风，有时出现长时间的飓；3月9日，我们遇上了东北贸易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两次穿越赤道，最后一次是3月4日，在西经110°51′处。到3月22日，到达北纬16°13′，西经142°28′前，刮着平稳的东北
87 贸易风，但是从这个地点起，代之以多变的和风，主要是从罗盘的东半面吹来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从瓦尔帕来索出发，经过五十五昼夜的航行，于1849年4月2日在瓦胡岛的火奴鲁鲁港[61]抛锚。

我们在散得维齿群岛遇见了当时停泊在此由鲁达科夫海军大尉指挥的俄美公司的一艘船。

我们的全体船员与自己的同胞一起行乐休息，这是从离开喀琅施塔得后第一次遇见祖国同胞。我在此偕同军官们以及俄美公司船的指挥官鲁达科夫谒见散得维齿群岛国王卡麦阿麦阿[62]。国王陛下十分隆重地接待了我们，优礼有加，以表示他对俄国怀有的特殊尊敬之忱。在火奴鲁鲁停泊到4月10日，补充了食物，上了水，乃遄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到达北纬31°32′前，运输船在平静的东北和风中行驶，但是从这一纬度起，从4月21日起，风始而转向东南，后来风向和风力又不断变化，这中间赶上了飓和阴霾，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达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5月11日，当阿瓦恰湾在望的时候，落了一场大雪，从山上袭来了狂飓，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平稳的顺风，我们乘着顺风于1849年5月12日驶入阿瓦恰湾。离开火奴鲁鲁

经过了三十二昼夜的航行，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后经过八个月又二十三天，终于在是日下午二时在港口对面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抛了锚。在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后的整个航程中，我们抛锚停泊总共三十三天；运输船全体四十二名船员中无一病人。

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向缅希科夫公爵禀告我抵达的情况时，写道："在我的不知疲倦的助手们的协助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此次航行，带着精神饱满、身体健康的全体船员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船身完整无损，货物也无任何损失。我原拟1849年5月初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已如愿以偿。这样，便可望不用国库 88
的特别开支，而完成大人对我的委托。我希望从6月起便着手此项工作，从萨哈林东北岸开始测绘，一直测绘到土古尔湾。"在我发出此报告时，堪察加长官海军上校马申也向缅希科夫公爵报告了完整无损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和精神饱满、身体健康的全体船员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情形，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堪察加还从未运来过象现在"贝加尔号"运输船运来的这样高质量的坚固的物资和储备品，全部货物完整无缺，没有任何损坏，这样，西伯利亚港口至少可保四年无虞。

当我在里约热内卢逗留期间，我曾利用向欧洲运送邮件之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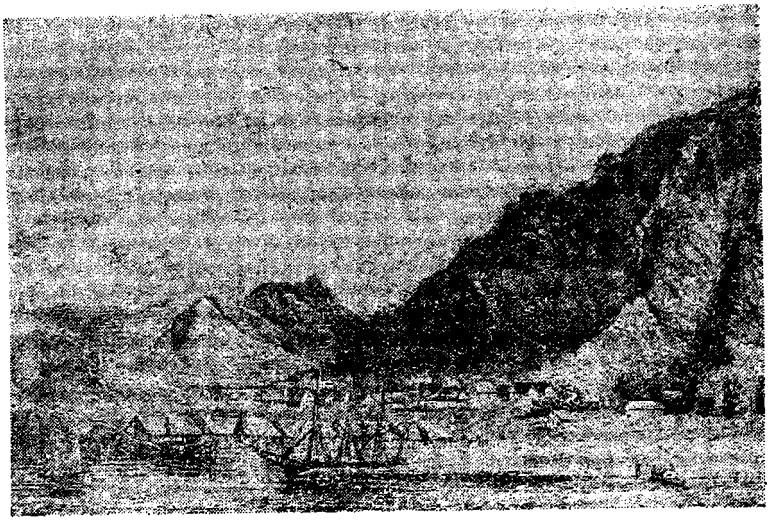
* 抱有与"贝加尔号"运输船同样目的（运货）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我的先行者们，完成从喀琅施塔得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航行情况如下：1."亚美利加号"运输船载重六百吨，每小时航速为十余浬，经过十个月又二十五天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船长桑兹）；2."阿波号"运输船载重、航速与上船同，航行了十二个月又十五天（船长容克）；3."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载重四百五十吨，从喀琅施塔得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航行了十四个月（船长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到达堪察加后各船患病人数如下：

"亚美利加号"运输船，五十三人中有十个病人。

"阿波号"运输船，七十三人中有二十二个病人。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五十人中有八个病人。

从喀琅施塔得航行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所有兵船中，完成这一航程最快的是"堪察加号"单桅炮舰（船长戈洛夫宁），航行了八个月又八天，比"贝加尔号"运输船快十五天，但是这艘单桅炮舰载重九百吨，时速十一浬多，而"贝加尔号"运输船时速为八浬半多，载重才二百五十吨。



十九世纪中叶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

于1848年12月26日从该地给穆拉维约夫寄出一信，我在信中写道，从我提前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情况看来，我可望于明年5月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该港卸交货物后，我决定无论如何，不管接到接不到圣旨，都要径直前去测绘萨哈林东岸和阿穆尔河口湾。我写道："关于此事，窃以为理合预先禀告钧座，望钧座予以襄助，因为若得不到皇上恩准去进行测绘，我将依法受到严惩。"

89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接到由信使送来的穆拉维约夫给我的一封密信，及给马申的命令抄件，内称：采取一切措施，使运输船早日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发。同时，我还接到穆拉维约夫通过缅希科夫公爵奏请尼古拉一世恩准的训令抄件。

穆拉维约夫在其信中对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为达到对俄国极其重要和有益的目的所表现的特殊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示感谢。他说，他正在为所呈之训令能为尼古拉一世所恩准而奔走，他对此期望甚殷，这份训令的抄件已给我送来。穆拉维约夫在这

封信中通知我说，今年夏天他将访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归途中，于7月末想与我在阿穆尔河口湾会面。

在穆拉维约夫通过缅希科夫公爵呈给皇帝批准的训令中，给我的指示是：

一、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萨哈林北部，仔细察看在半岛[63]的这一部分有无供海船停泊的可避风的港湾，或者至少是碇泊场。

二、确定从北面进入阿穆尔河口湾的途径和入口，阿穆尔河口湾的状况以及在哥洛瓦切夫岬或罗姆别尔格岬周围有无可以从北面卫护河口湾的地方。

三、考察阿穆尔河口并进而考察该河本身，该河流经何地，从而确定从河口湾进入该河的入口及该河本身的状况；此外，应探明在进入河口湾的该河河口附近或者在河本身靠近河口处有无可以作为该河入口的屏障的地方。

四、从地理和统计方面描述阿穆尔河及其河口附近的河口湾沿岸。

五、确定河口湾南部的状况：认为萨哈林是半岛的看法是否正确；如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则应考察将萨哈林与大陆隔开的海峡，并探明此处有无便于从南面卫护河口湾入口的地方。

六、考察鄂霍次克海和康士坦丁湾西南岸，查清并确定（即绘入地图）这些地方，这对于船只在鄂霍次克海上安全航行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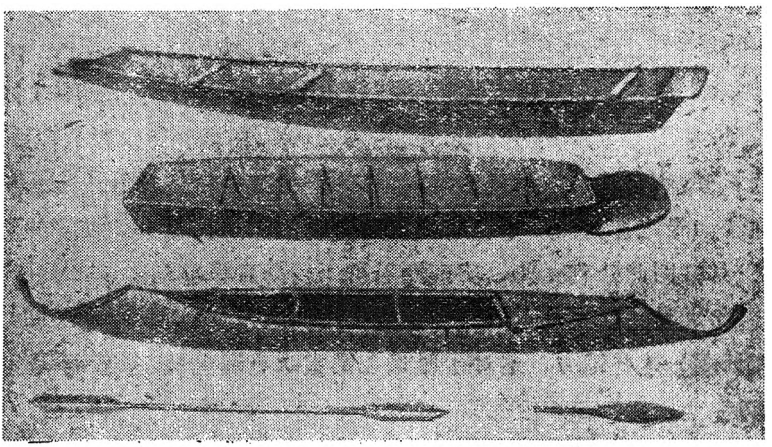
七、在阿穆尔河口湾进行上述考察应乘划船，运输船则应停泊在哥洛瓦切夫岬附近；在运输船和划船上都不得挂俄国军旗或俄国商旗。

八、关于此次考察结果，一有机会应尽快秘密飞报海军总参谋长缅希科夫公爵（以便转奏皇上）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

因为此番委你办理之事及其结果，均应秘而不宣。

90 九、设法于9月15日左右返回鄂霍次克，在那里移交运输船，然后从那里率领全体军官经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

因此，我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并没有接到令我去测绘被认为是中国海岸的直接敕令，而只是接到了关于此次测绘的训令抄件，而这份训令可能不予批准[64]，也未可知。为了不浪费时间，同时由于认识到此次考察的全部重要性，我决定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径往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湾；因此，鉴于必须尽快地准备好运输船面临的困难航行，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通知军官们，军官们实际上已表现了对工作的崇高热忱和勤奋精神。我把他们召集在自己的船舱里，向他们说明阿穆尔问题的实质，以及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俄国的重要意义，然后宣布，我们应该尽快从彼得罗巴甫



涅维尔斯科伊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航行所用兽皮船式样

洛夫斯克前往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湾，以便达到上述目的。我说，我完全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经受为达到此目的而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一切危险和困难。我对他们说："先生们，如此重

要的使命落到了我们肩上，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此时都能诚心诚意地、光明正大地克尽自己对祖国的职责。现在，我请你们积极协助我使运输船早日从这里出发。我向大家讲的这一切应当只限于我们之间知道，不得宣扬出去。"由于尊敬的堪察加长官兼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指挥官马申的参与，以及军官们不知疲倦的活动，运输船出航的准备工作进展甚速。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阿留申群岛的兽皮船，马申派了"堪察加人号"小 91
艇去取兽皮船。此时，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过了冬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装上"贝加尔号"运来的给鄂霍次克的货物，于 5 月 28 日出发，向指定的地点驶去。我于当日由该船给穆拉维约夫带去一封信，在信中告知他关于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湾的决定，以及在 6 月末前后，我可望到达河口湾北部。5 月 29 日，"堪察加人号"小艇给我们送来了兽皮船。5 月 30 日晨，从岸上吹来了和风，运输船在和风中驶离阿瓦恰湾，向萨哈林东岸进发。

第 九 章

92

在阿穆尔河口湾和鞑靼海峡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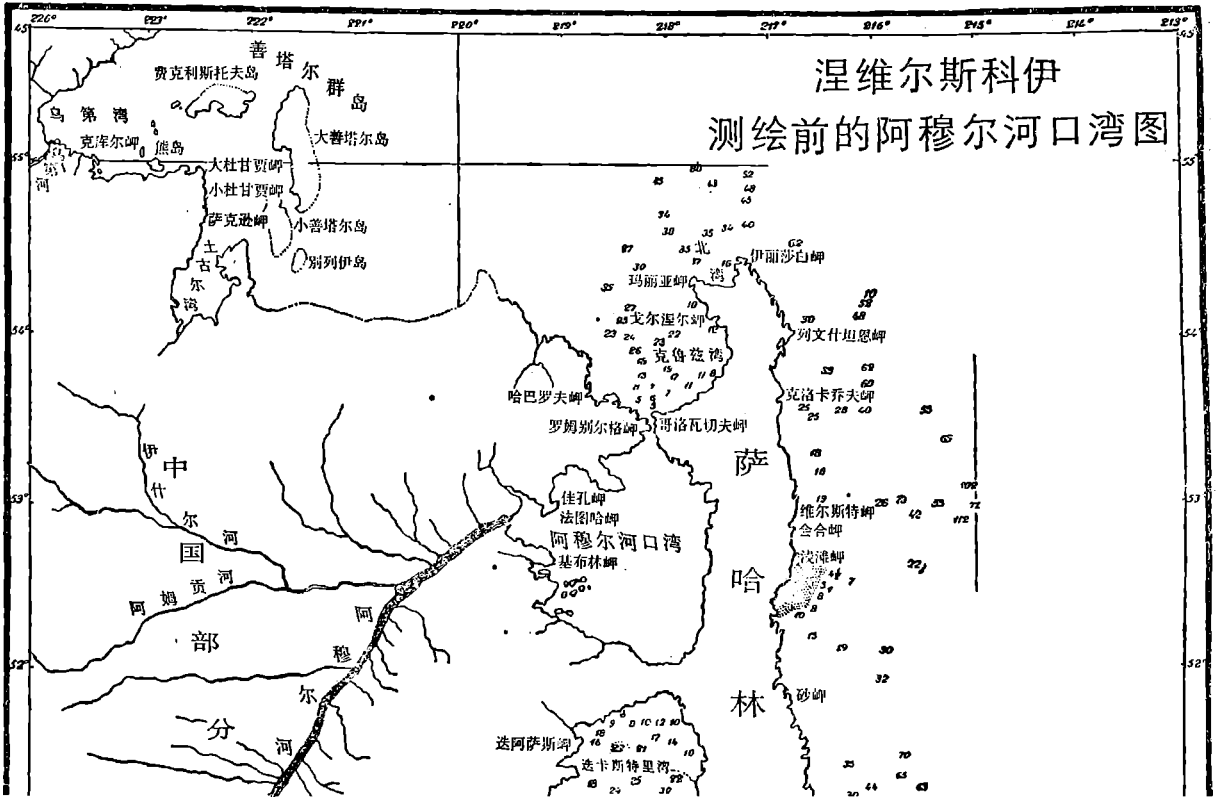
运输船在萨哈林岸旁和在阿穆尔河口湾的航行　关于阿穆尔河口、河口湾及萨哈林岛主要问题的解决　到达阿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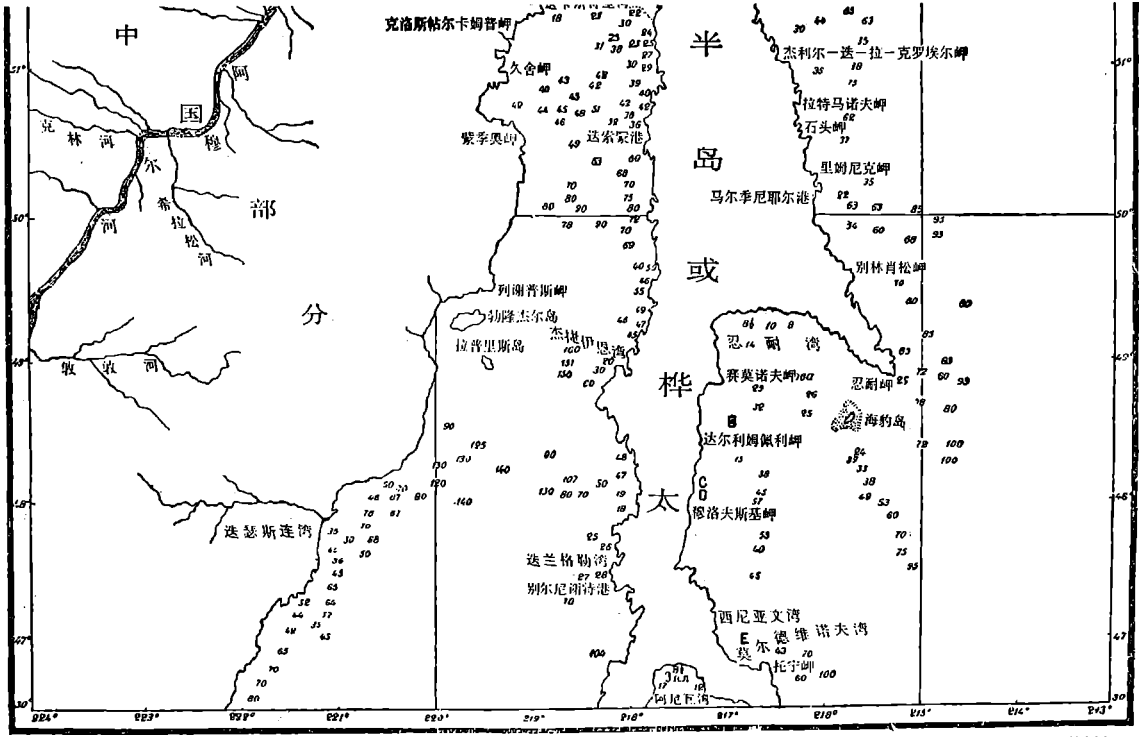
迎着对面吹来的和风(间以无风和茫茫寒雾)，我们缓慢地前进，因此，6月7日才穿过千岛群岛第四海峡[65]，进入鄂霍次克海。是日天气晴朗；我们按照方位确定了位置，从该处向萨哈林岛东岸，北纬51°40′处航行，在那里克鲁逊什特恩曾遇到沸腾状浪潮，他误以为是阿穆尔河支流的沙滩。克鲁逊什特恩对此望而生畏，乃从此地开始离开海岸。

6月11日，天空明朗，天涯澄清，我们按照精密表确定了经纬度。这个地点向我们表明，我们的计算还算令人满意。是日晚六时，距萨哈林岸还有三十五浬。按照我们航行的速度，估计6月12日黎明可以抵岸。阴暗的夜幕降临。每隔一分钟，投下一次测深锤，在有风的情况下，每小时航速为二到三浬(三·七——五·五公里)。晚十一时风转为西向北(WtN)，我们听到了滩上激浪声，水深为十九俄丈(三十四米七十)，水底为坚实的白沙。我向东驶去，行四浬(七·四公里)，便迎着右舷风[66]航行，我下令投测深锤，并准备了两个锚。水深为二十到二十二俄丈(三十六米六十到四十米二十)。12日在晨光微曦中，我们看见了晓雾笼罩的萨哈林的高地。按照克鲁逊什特恩的地图，我们应该到达距萨哈林岛二十五浬(四十六公里)的地方。很快地平线便清晰可辨，在距离约五浬(九

公里)的地方,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低低的海岸,在其后面相当远的 93
地方,沿着经线蜿蜒着有很大山谷的山峦。水深十六俄丈(二十九米二十),从岸上径直吹来了和煦的西风。我开始一面向着这个已望见的低岸迂回曲折地航行,一面用测深锤测量水深。在距岸还有二浬半(四·六公里)的时候,我们因无风而停航,在水深七俄丈(十四米)的地方抛了一个小锚[67],水底是白沙。低岸在此形成一个向北伸延的沙洲[68]。在低岸后面,我们看见了一个广阔的水域,水径直流向沿着经线蜿蜒的丘陵下面。丘陵距运输船约十五浬。我派了一条舢舨带着仪器到海岸去,以便在那里确定纬度,并察看沙洲后面可以望见的水。纬度原来是 51° 37′,即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往南约 9′。按照克鲁逊什特恩的地图,位于这一纬线上的海岸尽是怪石嶙岩。按照地图,我们距岸应为十九浬(三十五公里)。临岸的水深为五俄丈(九米二十)。看不见沙洲后面的湖的入口,下午一时许,从西方吹来了和风;水流以每小时约一浬的速度由南向北流去。我拔起小锚,沿岸北行,命令舢舨贴岸前行,以便观察沙洲之间能否出现海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测绘。

下午三时半,我们在运输船船头前面看见了从海岸向东北迤逦而去的滚滚浪头,距我们约十浬许。比运输船稍微前一点贴岸前行的舢舨进入了这一浪头,这里水深六俄丈(十一米);同时舢舨上通知说在沙洲之间有一海峡。距岸约一浬半(二·四公里)的运输船航行的航道,水深七——八俄丈(十三到十五米)。我命令舢舨一面向运输船靠拢,一面进行测量。当我们与舢舨靠近后,看见了一个海峡及由该海峡向北伸延的低地。下午四时,我们停下来,在水深八俄丈(十五米),离岸一浬半的地方抛了小锚。我派舢舨带着兽皮船去考察所望见的海峡和湖。快到八点钟的时候,这两只划船回到了运输船。乘划船去的军官格罗特海军准尉和波波夫少尉复命说,在海峡对面有一个水深达七呎(二米七十)的沙滩,湖水


涅维尔斯科伊
测绘前的阿穆尔河口湾图
善塔尔群岛
费克利斯托夫岛
乌第湾
克涅尔岬
熊岛
大善塔尔岛
大杜甘贾岬
小杜甘贾岬
萨克逊岬
小善塔尔岛
别列伊岛
土古尔湾
北湾
伊丽莎白岬
玛丽亚岬
戈尔涅尔岬
克鲁兹湾
列文什坦恩岬
哈巴罗夫岬
克洛卡乔夫岬
罗姆别尔格岬
哥洛瓦切夫岬
萨哈林
中伊什尔河国
佳孔岬
法图哈岬
阿穆尔河口湾
基布林岬
维尔斯特岬
舍合岬
阿姆贡河部
阿穆尔分河
沃涅岬
砂岬
迭阿萨斯岬
迭卡斯特里湾



涅维尔斯科伊测绘前的阿穆尔河口湾图

照原图译制

深二十——二十五呎(六米到七米半)，湖内布满肮脏的低湿草地和浅水滩[69]，而东面高出的湖岸边水也非常之浅，兽皮船划到岸跟前也很费事。湖底是黑色的、胶粘的肮脏淤泥；而在岸边海底则是干净的白沙。虽然沿着泥泞的山谷流着一条小河，但是非常之小，应该是一条山涧。最后，他们报告说，湖水流急，经过海峡奔腾入海[70]。在这两位军官回到运输船之前，晚六时半的时候，我们发现，
96 在此之前由南向北的水流变成了由北向南的相反流向，与此同时，原先迤逦向东北的沸腾状浪潮，又向东南流去。

这种情况使我找到了克鲁逊什特恩作出下述错误结论的原因：仿佛这里应该是一个大河滩，或者可能是阿穆尔河的一个支流。显然，使克鲁逊什特恩误以为有沙滩的激浪是由两个彼此垂直的激流，即沿着萨哈林轮流奔腾向南和向北的涨潮和由西向东的湖水的激流汇合而成的。这一情况使我们看到，在此地进行考察，作结论[71]时，需要十分慎重，因此我给自己作了一条规定：在测绘这些地方时，尽可能在岸旁常备一只兽皮船，特别是在多少有点曲折不平的岸旁。

按照克鲁逊什特恩的地图几乎到伊丽沙白岬[72]的我们的航行路线距岸十六到七浬(二十九到十三公里)，但是我们却是在离岸不到三浬的地方航行。起先我以为是我们的精密表不准，但是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精密表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经过仔细的检查，并且在千岛群岛第四海峡测定了与按照方位[73]确定的地点完全一致的位置。是克鲁逊什特恩等人的观察有误，而不是我观察错了。

6月12日彻夜到13日凌晨，因无风我们下了小锚在低沙洲对面停泊，我把这个低沙洲命名为顺利岩岛①，一则因为按照根据克鲁逊什特恩的考察所绘制的当时仅有的萨哈林这一部分的地图

① 原文为 Шхеры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译者

航行时，我们在不利的情况下本来是会撞在这个沙洲上的；再则因为这个地方告诫我们在测绘这里的海岸时，要特别小心慎重。

6月13日，日出时分，从岸上，从西面吹来了和风。我向岸那面派出舢舨和兽皮船，命令后者沿着湖向北行驶，而舢舨在海中濒岸向着同一方向行驶，以便确定这些湖泊的距离，找到注入这些湖泊的某一大河以及岛（沙洲）之间的有相当深度的海峡。继这两只划船之后，为了能够看见这两只船，运输船也出发沿着岸向北在距岸一到二浬（一·八到三·七公里）的地方航行，并进行测绘和测量。

晚七时，我们因无风而在途次停泊，在水深九俄丈（十六米），距岸二浬的地方抛下小锚。乘兽皮船和舢舨去的军官：海军准尉盖斯马尔、格罗特和士官生乌赫汤姆斯基向我报告说，这里的湖泊或海湾一般都很浅，虽然满布其间的低湿草地和浅水滩之间有时深十到二十呎（三——六米），靠近沙洲处水深二十——二十五呎（六——七米半）；他们说，把这些湖泊或海湾与海连接起来的海峡，在沙滩处水深为七到十一呎（二——一米三十）；沒有一条大河注入这些湖泊；在大陆岸上和在一个隆起的沙洲上，他们看见了三 97
个村庄。这三个村庄的居民看见他们后，差不多都躲开了，剩下的几个居民则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他们，并且亲切地接待了他们。这些湖泊或海湾的东岸一部分树木丛生，大部分则是沼泽纵横，沙洲或者岛屿则差不多全是沙质的不毛之地，在一些沙洲上有河柳树丛和桧树；还有，据军官们的报告，这些海湾的尽头应当在伸向海中的高岬附近，这个岬从运输船上可以望见。

次日，6月14日晨六时许，在从岸上吹来的和风中，我们仍按同样的办法继续向北进行测绘。将近中午的时候，从舢舨上送来消息说，岩岛和海湾在岬的附近已到尽头了。我立即命令舢舨回运输船，因为风开始变得强劲并开始北移，而在远处，在岬的后面出现了一堆巨大的浮冰。

我们贴着岸航行，于下午二时，与上述岬处在一个平行线上，驶进冰堆，这些冰块大大地妨碍着我们航行。从北面延伸到这个岬的岸边的丘陵构成了峭壁重叠的陡岸。

绕过该岬（命名为冰岬）[74]后，我们在距岸约三浬的地方航行，继续测绘该岬，并观察微小的曲折。在这个岸上到伊丽莎白岬的整个地带，只找到了两个小海湾，这两个小海湾从运输船上看好象便于停泊，但是乘舢舨考察证明，这两个小海湾无论就土质，还是就外形来说，甚至对最小的海船也诸多不便。

6月17日晨，绕过伊丽莎白岬，驶入在它西面的、位于该岬和玛丽亚岬[75]之间的海湾，并停泊在湾内距海岸二浬远的地方。这里的海岸有些地方丘陵起伏，有些地方高而平坦。我们在九俄丈（十六米六十）的深处抛了锚。天空晴朗，在岸上所作的观测证明，伊丽莎白岬的经纬度与克鲁逊什特恩所述相同。这种情况使我彻底相信，萨哈林东北岸部分在克鲁逊什特恩的地图上被标到它西面十五到八浬（二十七到十五公里）的地方去了。

我们详细考察了萨哈林北端这一海湾的沿岸，沒有找到一个可避风的便于船只停泊的小海湾[76]，乃于6月19日在平稳的东南南风中驶出海湾，绕过玛丽亚岬，在其附近遇到来自东面和南面的不正常的汹涌澎湃的激流。我们沿着萨哈林西岸向西南方向行驶，沿途进行了测绘。下午四时左右，望见一个海峡，我开始按照测深锤所测深度在深八至四俄丈半（十四米六十到八米三十）的水中迂回曲折地向该海峡驶去。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从六俄丈（十一米）的深度突然驶上一个很陡的水下沙滩。起先，用小锚从沙滩上
98 用力往下拉，但是徒劳枉然，乃不得不动用主锚。此时，水开始上涨，运输船被冲向坚硬的沙底，情况万分危急。一直到20日晨，经过十六小时的令人疲劳的努力以后，我们才离开这个沙滩。和风从海岸吹来。离开沙滩行至七俄丈（十二米八十）的深处，我抛下

小锚，并派格列文斯海军中尉和波波夫少尉乘舢舨和兽皮船到海岸去，命令他们勘察海峡和小海湾。入晚，从北面吹来一股阴沉沉的风，我们立即钻到篷帆下面去，但是须臾狂风大作，这两只舢舨竟不能返回运输船。我们整夜守在篷帆下面，迂回曲折地驶入海中。在 21 日下午，风开始停息并南移，天气转晴。我们乘此机会向海岸驶去，晚八时左右，格列文斯和波波夫回到运输船复命说，在沙滩之间有一条非常曲折的，相当狭窄的水沟通到海湾，水深达十呎；这一海湾是一个巨大的可挡各种风的海湾，总的说来很浅，并且满布沙滩；又说它的海岸是砂质的，几乎沒有树木；湾中最深处有三俄丈半(六米四十)，位于构成海湾西入口岬的一个沙丘的旁边，其位置，据波波夫观察是在纬度 53° 35′，经度 142° 30′；最后说，根据在西边所看到的砂丘的凹处来判断，可以料想该湾是由浅水的海峡与阿穆尔河口相连接的，但是他们沒有来得及证实这一点。

这原来就是以前加夫利洛夫称之为奥布曼湾的那个海湾，因为他曾把该湾当作阿穆尔河口湾，我把它命名为贝加尔湾。

6 月 23 日，吹拂着微微的西南南风，天气晴朗。我们从这里沿着海岸一面向哥洛瓦切夫岬[77]行驶，一面进行测绘。刚刚驶过该岬的子午线，运输船就搁浅了。在离开浅滩驶入深八俄丈(十五米)的水中后，我们便在距该岬一浬半处抛锚停泊。浓雾和昏暗一直延续到 25 日晨才消散。是日晨，我派格列文斯海军中尉和盖斯马尔海军准尉乘两艘舢舨前往哥洛瓦切夫岬，令其察看在该岬附近能否找到河口湾的入口。这两位军官回到运输船复命说，从该岬向西绵亘着一片浅滩，水深八到九呎（二米四十到二米七十）*，他们沿着这片浅滩行驶，虽然也碰到过四到五俄丈(七米三十到九米十)的深水，但是这样的深度是时断时续的，因此，在该岬附近沒

* 加夫利洛夫曾于 1846 年经此沙滩进出河口湾。

有进河口湾的入口。同时，从运输船上可以看出，从哥洛瓦切夫岬起应有一条横挡着河口湾的水下浅滩，有一段浅滩在落潮时已经干涸了。

我确信在哥洛瓦切夫岬附近没有希望找到通往河口湾的适当
99 入口后，便抱此目的转向对面的大陆海岸，翌日（即6月25日），运输船乘着南风沿着可望见的浅滩向西北驶去。我派海军准尉格罗特乘舢舨去从海上勘定这个浅滩，令其到达浅滩尽头时，登上沙洲。到晚六时，运输船沿着浅滩在深六到七俄丈（十一到十二米八十）的水中航行来到离大陆低岸一浬半（二·七公里）的浅滩尽头的子午线。在浅滩和海岸之间的航道上，在深六俄丈（十一米）的水中，我们抛锚停泊。从6月26日清晨起，我们迎着西南南风开始向位于罗姆别尔格岬后面的状似岛屿的锥形山曲折前进。这座山是从北面进河口湾最易识别的地点；我把它命名为缅希科夫公爵山[78]。我们稍稍改变航向，在岸旁和浅滩附近深三俄丈（五米半）的水中转游，才勘定通往河口湾的道路，其中心线的水深是五到四俄丈（九米十到七米三十）。靠近海岸和水下沙滩处的深度逐渐变浅，我们还没有到达罗姆别尔格岬，就在接近海岸时搁浅了，但是很快就驶离浅滩，因起了大雾，便在水深四俄丈半（八米二十）处抛了锚。6月27日中午十二时，从西南刮来一阵风，吹散了浓雾；我们起了锚，由舢舨在前面导航，在深度四俄丈半到四俄丈（八米二十到七米三十）的水中向东南东方向前进，下午四时，驶入阿穆尔河口湾。我们在水深四俄丈半（八米二十），下面是粘土淤泥底的河口湾北碇泊场下碇，这个名称是我起的，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方便的碇泊场。它的北面有从哥洛瓦切夫湾伸延出的低湿草地（落潮时中部干涸）作掩护，东西两面有萨哈林岸和大陆海岸作屏障，南面有浅滩掩护，在浅滩之间是河口湾的回流和水沟。

从河口湾的这一部分起，我们开始在运输船和舢舨上对它进

行勘察，目的是为了了解其情况，寻找向南去的航道。我们在此碰到的不正常的急流、错综复杂的浅滩、水下沙滩和正在干涸的低湿草地，以及不断吹来的强劲的逆风（它在沙滩之间一定深度的回流上掀起沸腾状浪潮和三角浪，运输船曾多次陷入这种回流并常常搁浅），所有这一切使在帆船（该船连艘小汽艇也没有）上的勘察工作变得异常繁难，令人疲惫不堪，而且很危险；因此运输船和舢舨常常处于极危险的境地*。需要有充分的毅力，才能在这种情况下，坚定地走向既定的目标。

对阿穆尔河口湾北部的所有这些初步的勘察工作清楚地表 100
明：为了制定能够使主要问题——阿穆尔河口及河口湾能否通行海船——获得解决的进一步勘察计划，必须到阿穆尔河口湾南部进行初步探察。为此目的，我派格罗特海军准尉和卡扎凯维奇海军中尉乘舢舨前往。命令格罗特沿萨哈林西岸前进，探明在河口湾和贝加尔湾之间是否有通路，并确定沿着该岸南去的水沟的状况和深度。命令卡扎凯维奇沿大陆海岸前进，设法到达阿穆尔河口，并搜集关于该河口以及对着河口的那一部分河口湾的资料。

格罗特海军准尉回到运输船后，复命说：贝加尔湾与河口湾之间没有通路；沿着萨哈林岸向南行驶时，他曾在不连贯的沙滩之间碰到五到八俄丈（九米十到十四米六十）的深水，然后到达一片从萨哈林向西，向隆起的大陆海岸伸延的横过河口湾的浅滩。这片浅滩看来好象阻塞了从鞑靼湾到河口湾的入口，因此造成了萨哈林是半岛的印象。

---

* 例如：派出测量的格列文斯海军中尉驾的是六桨大划船，格罗特海军准尉驾的是四桨大划船，而海军中尉盖斯马尔则乘快速艇。运输船上只剩下十个人。转瞬间狂风大作，大划船被抛到低湿草地上，而快速艇则被抛到塔姆列沃村（是个大村落）对面的萨哈林岸的浅滩上。快速艇上的人好不容易才逃生上岸，他们点火烤衣服，而一群基里亚克人则乘我们的人因疲倦而入睡之际，将衣服拿走，因此盖斯马尔及其随行人员第二天回来时，只穿着衬衫。

卡扎凯维奇海军中尉称：他沿着大陆海岸前进，绕过所有的岬并察看了位于这些岬之间的巨大海湾，最后到达土著居民称之为捷巴赫的一个高岬。在该岬后面，出现了一个迤逦向西的海湾，从中流出了一股激流。卡扎凯维奇对我说，这个海湾就是阿穆尔河口，他估计其宽度约为七浬半（十四公里）。座落在这个岬后面的切布达赫村和奇纳拉赫村的土著居民看样子对我们的出现非常惊讶：我们的服装和与他们小船迥然不同的舢舨的特殊结构，特别是卡扎凯维奇在捷巴赫岬旁边进行观察时所用的六分仪，使他们感到惊奇。为了察看落潮时的河口湾，卡扎凯维奇登上了捷巴赫山[79]，他向我报告说，从山上极目望去，河口湾是一个满布被河汊切成小块的低湿草地和大湖纵横的巨大蓄水地。他在返回运输船途中，还发现一个弯曲的水沟，有些地方插着许多杠子，土人在旁边捕鱼；他认为这个水沟的深度是三俄丈半到五俄丈（六米四十到九米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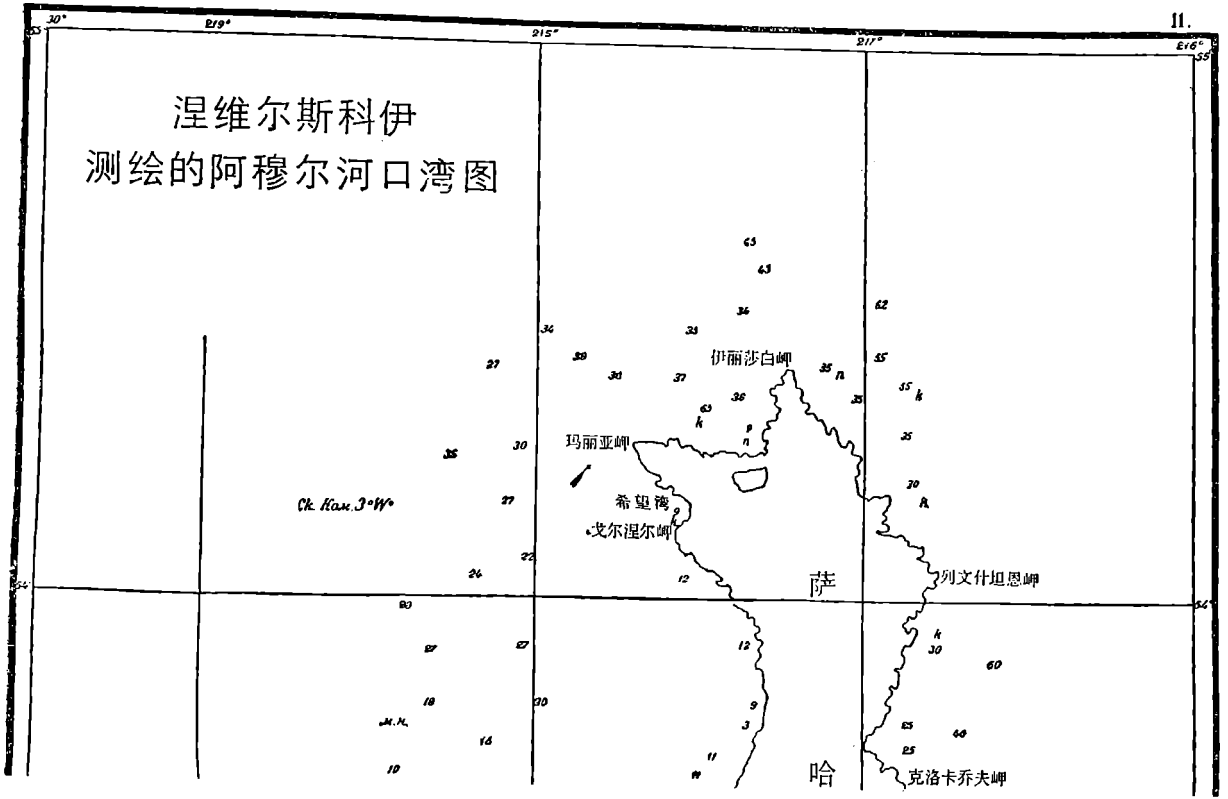
这就是这次探察的结果；这些结果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说明：在短期内，靠我这点微不足道的设备，不可能对这一占地两千平方俄里左右的河口湾进行准确的测绘。因此，我决定只弄清楚前面提到的主要问题，继续在划船上测量、勘察河口湾北部。而为了避免在勘察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南部时，不致象伊·弗·克鲁逊
101 什特恩测绘萨哈林东岸时那样陷入某些错误的结论，乃决定坚定不移地遵循一项可以消除各种会使我作出错误结论的因素的计划。我所选定的计划内容如下：一、从运输船，即从河口湾北碇泊场出发，沿河口湾西北海岸测量卡扎凯维奇中尉所遇见的深水，并在不离深水线的情况下进入阿穆尔河；二、贴着该河左岸上行，直到该河河口范围内能到达的某一地点；三、然后从上述地点下行，在不离深水线的情况下，贴着右岸到河口，继续沿着河口湾进入鞑靼湾，直到布罗顿船长曾经到达的纬度；最后四、从该地出发，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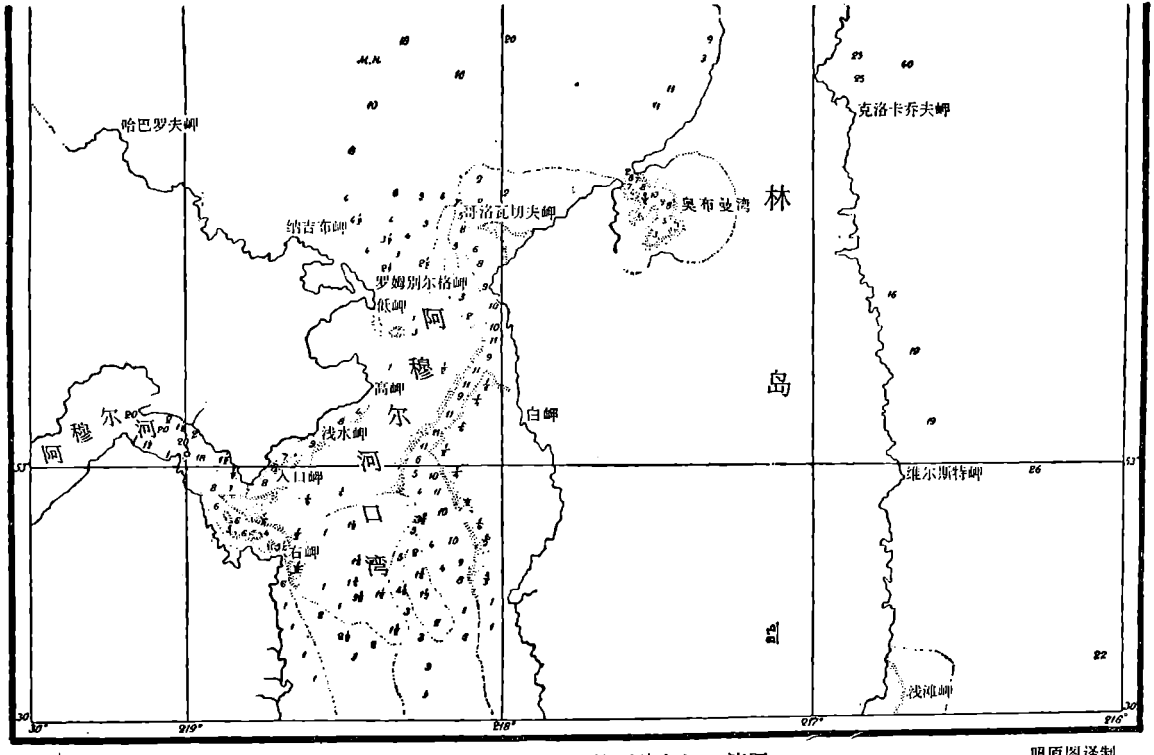
离深水线的情况下，沿着萨哈林岛西岸返回运输船。

这个计划可以使我解决上述关于从海上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的可通行程度的主要问题。为了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我于7月10日同三位军官和一名医生离开运输船，分乘三只划船* 沿着河口湾向卡扎凯维奇中尉所发现的深水处进发；途中不断地投下测深锤。我们沿着深水，11日绕过捷巴赫岬进入阿穆尔河；是日傍晚循深水线沿阿穆尔河左岸，到达一个地势低的半岛，我把它命名为康士坦丁半岛。它横过阿穆尔河向该河的右岸延伸，岸边是阿洛姆村。根据我的考察，这个地方便于进行海岸防卫。从运输船投锚处水深四俄丈半（八米二十）的河口湾北碇泊场起，在我们经过的全程中，最浅处是在到捷巴赫岬的途中——二俄丈半（四米六十）的地方（距运输船约二浬处），最深处是在捷巴赫岬和康士坦丁半岛（土人称为库艾格达）之间——六俄丈（十一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最浅处则是六俄丈，最深处为十五俄丈（二十七米）。7月13日晨，我们从康士坦丁半岛转到河的右岸，驶往庙儿岬，然后沿着它向普隆格岬（在阿穆尔河右岸，即南岸，靠近该河通往河口湾的出口处）进发；我们在这里顺着十到五俄丈（十八米三十到九米十）的深水前进。7月15日，从普隆格岬出发，沿着阿穆尔河口湾南驶，顺着它的东南岸方向前进，同时不离开深水线。1849年7月22日，我们抵达大陆海岸与它对面的萨哈林海岸接近的那个地方。在这里，在大陆上的两个峭壁重叠的岬（为了纪念拉扎列夫和穆拉维约夫，我们将这两个岬分别命名为拉扎列夫岬和穆拉维约夫岬）和萨哈林岛上低洼的波哥比岬之间，我们没有找到克鲁逊什特恩、拉彼鲁兹、布罗顿和1846年加夫利洛夫所找到的低矮地峡，而发现了一个宽四浬（七公里半），最浅五俄丈（九米十）的海峡。

---

* 这三位军官是波波夫、盖斯马尔和格罗特；所乘船只是三对桨的小划子、快速艇和四桨小船，士兵十四人，带了三个礼拜的食物。


11.
涅维尔斯科伊
测绘的阿穆尔河口湾图
伊丽莎白岬
玛丽亚岬
希望湾
戈尔涅尔岬
列文什坦恩岬
克洛卡乔夫岬
萨
哈



涅维尔斯科伊测绘的阿穆尔河口湾图

照原图译制

我们继续南行，于7月24日到达北纬51°40′，即拉彼鲁兹和布罗
104 顿曾经到达的那个地点，然后折返，循着我们发现的南部海峡，顺着引导我们从鞑靼湾进入河口湾的深水线，沿着萨哈林西岸前进。1849年8月1日傍晚，经过二十二天的航行后，回到了运输船。此次航行担惊受怕，艰苦备尝，因为南风一瞬间就会猛刮起来，在河口湾水上掀起沸腾状浪潮和三角浪，这些浪潮非常猛烈地溅泼到我们的划船里，常常不得不把船开近岸边。而为了不离开那条我们顺着它从阿穆尔河驶出来的深水线，我们只好等待情况好转，有时还向后转去寻找深水线；找到深水线后，重又继续进行测量。我之所以认为必须坚定地严格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主要是因为那时在世界上，到处都把阿穆尔河口不能通航和船只不能从鞑靼湾（当时普遍认为萨哈林是个半岛）进入河口湾的意见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根据是欧洲著名航海家——我的先行者们的威信。从普隆格岬沿着河口湾到南部海峡最浅是二俄丈四分之三（五米），最深是九俄丈（十六米四十）。从南部海峡到纬线51°40′，最浅是五俄丈（九米十），最深是十二俄丈（二十二米）。最后，在河口湾中沿萨哈林海岸到运输船所在地的河口湾北碇泊场，最浅是四俄丈（七米三十），最深是十二俄丈（二十二米）*。

与迄今为止关于阿穆尔河口、河口湾和萨哈林的看法相反，这些勘察工作结果证明：一、萨哈林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屿；二、各种等级的海船可以从鞑靼湾**穿过1849年7月22日我们所发现

---

* 普隆格岬、乌西岬和萨哈林岛上的基里亚克人向我们解释说（当然是用各种手势比划的）：河口湾中间有一条深沟，深五俄丈许（九米）；据我所能弄懂的基里亚克人关于其位置的说明，我把他们所指的地点标在地图上，然而无法去验证，因为我们的划船刚要驶往海峡中心的时候，灌进了水。

** 值得注意的是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甚至在描写了他所发现的并且第一次将其绘入地图的这个海峡之后，一直到书的末尾始终将其称作海湾。我们现在改正作者的这一传统的称呼，从此处起，以下将涅维尔斯科伊的鞑靼"海湾"更名为现在通用的名称——鞑靼海峡。——校订者注

的海峡驶入河口湾；而吃水二十三呎（六米九十）的船只可以从北面，从鄂霍次克海进入河口湾（以及从鞑靼海峡经过河口湾通往鄂霍次克海）；最后，三、吃水十五呎（四米半）的船只可从鞑靼海峡进入阿穆尔河口，而吃水十二呎（三米六十）的船只可从鄂霍次克海进入[80]。

至此，关于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口湾和萨哈林的性质等主要问题都获得了解决。我根据经验深信，靠我们拥有的一点简陋的设备，不可能精确地测定蜿蜒在不连贯的低湿草地和浅水滩之间的起导航作用的水沟的走向。此外，鉴于必须执行给我的命令：测 105
绘直到土古尔湾的鄂霍次克海东南岸，并于 9 月 15 日以前到达鄂霍次克；乃于 8 月 3 日驶出河口湾，并从缅希科夫公爵山起开始测绘大陆海岸。其状况如下：从上述这座山起，有一个向东北东方向伸延的，长达二十浬（三十七公里）的巨大海湾，靠海的一面，是低平的碎石沙洲；经过乘坐舢舨对这个海湾进行勘察后，发现：从海面进入该湾北部的入口处，在沙洲之间，有一个沙滩，其深度比其它沙滩都深，即落潮时九呎（二米七十），涨潮时十四呎（四米二十）。我把海湾的这一部分命名为幸福湾，因为它是河口湾附近唯一比较方便的港湾。我们继续从运输船上测绘向东北伸展的海岸，标出它的正确位置。当时的海图把这个海岸的位置完全画错了，竟把运输船所经过的全部途程都绘成了沿旱路的途径。在驶近隆起的穆赫贴尔岬时，我派格罗特海军准尉乘快速艇去察看在该岬后面可望见的乌利班湾，我自己则乘运输船前往康士坦丁湾。对该湾进行详细测绘和勘察后，发现：它在任何方面都不适于建立港口。结束了对它的勘察后，我们前往乌利班湾去与格罗特海军准尉会合。对这个辽阔的海湾进行详细测绘和勘察后发现：这是整个鄂霍次克海上唯一可以避各种风的广阔的碇泊场。我把这个海湾命名为圣尼古拉湾。从该湾驶出后，我们在穆赫贴尔岬附近停

泊，此时看见两个小黑点从海岸向运输船靠拢。这是在俄美公司供职的领航队准尉奥尔洛夫所乘的兽皮船。这位军官奉命从阿扬来此有两个目的：第一，寻找“贝加尔号”运输船；第二，与居住在这些岸上的通古斯人和基里亚克人建立贸易关系。奥尔洛夫从阿扬出发沿着海岸到达基里亚克人的考里村，该村距其东北的幸福湾（基里亚克语叫作伊斯开湾）约二十五浬。他奉命遇见我时，转告我，在阿扬有最高当局给我的重要命令。我把奥尔洛夫及其所乘的两只兽皮船接到运输船上，于 8 月 30 日向阿扬驶去，以便尽快从该地发出给缅希科夫公爵关于我测绘结果的报告。9 月 3 日，我到了阿扬。

第 十 章

106

政府对于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活动的意见

我于1849年9月3日呈给缅希科夫公爵的报告　科尔萨科夫的航行　总督的堪察加之行　我的报告在彼得堡产生的影响　关于将鄂霍次克港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向马亚河移民的命令

到达阿扬后，当日我即派科尔萨科夫上尉专程赍送呈给缅希科夫公爵的下述报告。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卸交货物后，为了不白白放过剩下的空闲时间，我于1849年5月30日离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萨哈林东岸和阿穆尔河口湾。在河口湾淹留的四十二天中，我们得以推翻我以前的著名先行者们关于这些地方的错误结论，并查明了整个鄂霍次克海东南岸。我们发现：1. 萨哈林是隔着一条四浬宽的海峡与大陆相望的岛屿，这条海峡最浅处为五俄丈；2. 海船可从北面——鄂霍次克海和南面——鞑靼海峡驶入阿穆尔河，也可经阿穆尔河口湾来往于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之间；3. 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有一个可避各种风的我命名为圣尼古拉湾* 的广阔的碇泊场。至于康士坦丁湾，经过详细勘察后发现：该湾不宜建立海港。此事谨奉告如上，伏祈大人亮察。于此，窃以为有责任禀告大人，交我指挥之运输船全体军官和船员胥皆竭力从事，勤勉可 107

* 现在地图上叫“尼古拉湾”。——校订者注

嘉。全体人员忠实而高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皇帝御批恩准我赴阿穆尔河口湾的训令，刚刚才在阿扬接到。誊清的航海日志草稿和我们所测绘地方的地图，待返回彼得堡后面呈；谨将我们考察的结果匆匆奉告如上，伏乞明鉴。”

其时，穆拉维约夫总督派科尔萨科夫上尉[81]专程赴鄂霍次克赍送批给我的关于考察阿穆尔河口的训令。科尔萨科夫在鄂霍次克被积冰一直阻留到6月中，只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他才乘“卡加克号”小艇从鄂霍次克出发去寻找“贝加尔号”运输船，送交给我上述训令。科尔萨科夫估计，他从鄂霍次克这样晚才出发，不可能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碰上运输船了，于是便前往萨哈林北端，我要是严格遵循从喀琅施塔得出发时给我的训令行事，按照从千岛群岛到康士坦丁湾的路线，就应该到达这里。科尔萨科夫在这里以及后来在康士坦丁湾都没有遇上运输船，于是便返回阿扬。1849年春，穆拉维约夫总督偕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赴雅库次克，然后经鄂霍次克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穆拉维约夫偕夫人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骑马跋涉，行程一千一百余俄里，走羊肠小道，过冻土地带和沼泽，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鄂霍次克，从那里乘由普列克隆斯基海军大尉指挥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进发。在视察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以后，穆拉维约夫由于接到我5月28日写给他的由该船从该港捎去的信，乃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到阿扬的归途中，绕道到萨哈林北端与我相会，但是他在此没有找到运输船。他以为，我可能由于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没有接到批准赴河口湾的通知，而按照1848年8月给我的训令到康士坦丁湾去了。因此，穆拉维约夫从萨哈林北端赴阿扬，于8月30日到达该地。他是历任东西伯利亚总督中第一个访问了鄂霍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人。他想在决定迁移鄂霍次克港（当时认为很有必要）以前亲眼

看一看这些地方。穆拉维约夫在归途中取道阿扬，目的是要看一看这个海港和阿扬驿路，并将该港和该驿路与鄂霍次克港和鄂霍次克驿路作一番比较。穆拉维约夫到达阿扬后，科尔萨科夫所乘的“卡加克号”小艇也随之到达，科尔萨科夫向总督复命说，他没有找到“贝加尔号”运输船。这一情况以及推想到我可能由于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没有接到批准测绘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当时认为这些地方是中国的）的命令，因而自己不能决定进行考察，最后 108
在阿扬又接到扎沃伊科的情报，说河口湾周围全是险滩，因而“贝加尔号”运输船不可能进入河口湾，凡此种种便成了在阿扬得出下述结论的理由：“贝加尔号”运输船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发后，在途中沉没了。因此可以想见，当被认为已经沉没的运输船于9月3日晨出现在阿扬湾的入口处的时候，大家是多么惊讶啊！

我们刚要抛锚，科尔萨科夫就乘快速艇靠近了运输船。他说总督现在阿扬，并讲了该地流传的关于我们的议论。他对我们说，大家这种议论的根由是扎沃伊科的结论，而扎沃伊科根据的又是加夫利洛夫的测绘。我没有作答，我让他读一读我写的准备从阿扬发出的给缅希科夫公爵的报告。当时，科尔萨科夫即将皇帝批准的训令交给我，按照此项训令我应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阿穆尔河口湾去验证加夫利洛夫的测绘。须臾，继科尔萨科夫之后，总督也率领随员乘快艇前来迎接我们。还没有靠拢运输船，穆拉维约夫就问我，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萨哈林是一个岛屿，海船从南北两面都能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多年的误解全都瓦解冰消，真相大白；此事我将禀告缅希科夫公爵，请他奏闻陛下；现特禀告阁下。”在我小小的船舱里，总督的随员都聚集在他身旁怀着好奇的心情聆听我们讲述此次航行和所完成的发现，这些发现与阿扬当时所有的地图上的记载是大相径庭的。

翌日，9月4日，派科尔萨科夫上尉赍送上述我呈给缅希科夫

公爵的报告和总督的公函从阿扬出发专程前往彼得堡；总督在其公函中，还曾向公爵提到，在我以前的考察队没有一个能够提出象从我的发现中所得出的对俄国如此重要的成果。他同时还指出，获得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用什么国库的特别开支，只用了简陋的设备和拨给运输船往我国西伯利亚港口运送货物的款项。穆拉维约夫写道："据堪察加长官马申海军上校验证，此次'贝加尔号'运输船运来之货物完整无损，为前所未有。"

我们考察的结果决定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对俄国的重要意义，因为证明了：阿穆尔河借助鞑靼海峡可以直通日本海。此外，我们所完成的发现还证明作为连接东西伯利亚和大洋的干线的阿穆尔河的重要意义。当时认为东西伯利亚被冻土带、群山与广袤无垠的荒原切断了同大洋的联系。

109 假如我仅限于完成专门派给"贝加尔号"运输船的任务，即往我国西伯利亚港口运输货物，象我的许多先行者那样，而不采取上述措施早早遄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以便把 1849 年夏季几个月时间腾出来；最后，假如我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在没有直接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径赴阿穆尔河口湾去探明真相，那么我们俄国人便会在当时在阿扬流行的关于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口肯定不能通航的看法的压力下，对此地区不给予应有的积极的重视，因而仍旧继续相信上述谬见。那时，在前不久的战争中，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英勇保卫者们、该港的财产和所有船只以及日本考察队[82]的全体船员便会陷入极危险的境地，甚至可能成为比我们强数倍的敌人的虏获物。此外，在这些地方附近航行的外国船只很可能占领鞑靼海峡海岸甚至占领阿穆尔河口本身，那时敌军联合舰队便无须封锁这些地方，因而也就无须实际上承认这些地方属于俄国而不属于中国了。在与中国签订条约时，所援引的一个主要论据便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如果不及时

考察并占领阿穆尔河口以及与之密切不可分的鞑靼海峡海岸，则俄国可能永远丧失这些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的那些重要后果。

9月5日，“贝加尔号”运输船从阿扬驶往鄂霍次克，总督及其随员经阿扬驿路前往雅库次克；我应同他在雅库次克会合，以便等待沿勒拿河的冬季道路。9月10日，我到达鄂霍次克后，根据训令移交了运输船，于9月20日偕运输船的军官前往雅库次克，10月3日到达该地。我们在这里遇见了总督；我请他指示扎沃伊科派遣奥尔洛夫准尉乘雪橇前往乌第地区，然后去阿穆尔河口，观察幸福湾和阿穆尔河口一带的解冻情况。当时总督即派信差将关于此事的指示送交扎沃伊科*。我们在雅库次克，后来在伊尔库次克（我们于11月22日到达该地）整理了我们的航海日志和地图。

彼得堡接到我从阿扬送去的报告后，在我的著名的先行者的权威的压力下，不相信我们的发现，并且认为我的行为（即未经允 110
许便从堪察加去阿穆尔河口湾）是胆大妄为，应受惩处。因此，京城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应该是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阿扬是鄂霍次克海上的主要港口，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则应交给中国。

但是，总督于1849年11月10日返回伊尔库次克后，向圣彼得堡递交了如下的呈文：

一、将鄂霍次克港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设防加强，在堪察加设置行省，置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指挥官兼堪察加省长领导之下，任命扎沃伊科为堪察加省长。

二、将俄美公司的阿扬商栈升格为鄂霍次克海上的政府港口。

---

* 这是奥尔洛夫于1850年春，到幸福湾和阿穆尔河口的原因，完全不是季赫麦涅夫在《俄美公司活动简史》第62页和该页脚注中所说的原因。他在此引证1849年2月15日外交部文件毫无用处，因为在此文件中准许俄美公司从阿扬同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土人进行贸易，但丝毫也没有涉及阿穆尔河口。

三、为了保证阿扬与雅库次克之间交通的方便和正常，将农民迁移到马亚河畔和阿扬与涅尔坎之间的驿路沿线。

四、派兵加强作为政府港口的阿扬商栈，阿扬至雅库次克驿路的筑路费和养路费皆由国库支付。

我到达伊尔库次克后，从穆拉维约夫总督那里获悉这个呈文，在此我不能不向他表示遗憾，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应收回此项申请，其理由如下：

1. 堪察加半岛被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冻土带和群山与西伯利亚完全隔绝，因此，一旦与海上强国发生长期战争，没有强大舰队的帮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既不能获得供应，也不能得到增援，只有强大的舰队才能够守住通往该港的道路，免受海上敌国舰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十分可能的，因为欧洲人为了保护其在东洋的广泛的贸易和殖民地，供养着相当强大的军队，随时准备执行这样的任务。我国在该地贸易的重大发展还是非常遥远未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建立一支足以保卫通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道路的舰队短期内还不能实现。

堪察加半岛荒无人迹，为山脉覆盖，群山之间人烟稀少，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外国列强中任何一国也不能够在那里站稳脚跟，尤其是长期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明，维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占有堪察加的代价十分巨大。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切重大措施（这些措施耗费甚巨，人员伤亡也很大），我们仍未能达到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堪察加的为数很少的居民能够哪怕多多少少自给一部分当地粮食和其它产品的目的；所有这一切我们
111 都得从西伯利亚运来，价格贵得出奇，而且数量极其有限。最后，俄美公司甚至在领取巨额津贴的情况下，也不同意自己承担堪察加的经费。根据所有这些原因，乃决定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作为航船的一个站和管理堪察加半岛的行政点予以保留。在确信阿

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口不能通航，相信阿穆尔流域沿岸没有港湾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东洋建立能够不靠海路而获得供应和强有力支援的适当的政府港口。

2. 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也同样无济于事，如：花了不少钱，损失了不少人，为了往马亚河两岸迁移农民来建立雅库次克与鄂霍次克海沿岸之间的交通也花了不少资金。政府的努力证明：在马亚河两岸不宜定居务农，在这条河和鄂霍次克海沿岸之间修筑一条差强人意的道路也不可能。最后，经过对鄂霍次克海诸岸周详的踏勘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包括阿扬湾，可以兴建多少方便一点的港口。

3. 我们现在的考察和发现说明，阿穆尔河及其河口湾可将东西伯利亚与日本海连接起来，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海岸是阿穆尔流域的直接补充部分，因此在该岸上寻找一个港湾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一旦与海上列强交战，它就可以不靠海路，而是经过内陆不会受到敌人攻击的安全道路，即经过阿穆尔及其支流获得供应和支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远东的港口才会对俄国有益，因为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港口，一方面，和海上列强相比，以我们的一点海军兵力就可在东洋上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就会有可能认真培养和训练我们的海军军官和海军队伍。

4. 为了发展我国贸易和扩大对与我国接壤的中国的政治影响，流经人烟稠密的南满的松花江是从阿穆尔沿岸地区南部流出的方便水路。

5. 为了利用根据 1689 年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保留给我们的领有阿穆尔河下游流域及沿岸附近地区的权利，必须对之在各方面进行详细的勘察，并对之建立经常的警戒的监督。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我们迅速牢固地占领这一地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目前在该地区不存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中国好象也不承认该地区

112 属于中国，而是任其自由。在这种形势下，在现在已证明能够从日本海沿阿穆尔河谷渗入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很容易成为第一个勇敢的外来人*的猎物，由于这一地区与西伯利亚的关系，俄国不管在什么样的借口下都不应容许上述情况发生。

根据这些想法，我认为，政府应集中全部精力和财力只用于这件事情上；这就是刻不容缓地牢固地占领阿穆尔下游。从这里应开始对它进行勘察并逐渐向通往阿穆尔河口的道路沿线移民，以便一方面保证阿穆尔河流域与外贝加尔地区之间的交通；另一方面有可能以当地的粮食供给分布在那里的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这样布置，他们的交通工具应当这样安排，以使他们能够及时地开到选定的港湾、阿穆尔河口和松花江。在这一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在制造军队调动用的工具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大海和江河在很长时间将仍是这里唯一的交通道路；这一地区是纯粹的航海地区，从外贝加尔地区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不应浪费很多款项来建立象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那种开支很大的各种官僚司法机关，也不应花钱在这里兴建昂贵的永久性工事和各种巨大工程，因为这一地区从后方有河口湾的沙滩和森林茂密、峰峦叠障、无路可走、荒无人迹的河口湾沿岸地带作为屏障。最后，这一地区又远离文明的海港。因此，只要有点设施便可成为可靠的防护地区，可以防止敌人企图从海上侵犯。

我向穆拉维约夫和盘托出我的看法，我说："总之，我认为政府应当在我国的远东全力以赴地、专心致志地来达到上述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因此，根据现在的发现看来，我们不能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扬建立港口，而根据阁下的报告，这两个地方应当成

---

* 我在鄂霍次克逗留期间，听拉彼鲁兹留下的一位中尉（他曾经从堪察加穿越鄂霍次克）讲，好象法国政府曾命令拉彼鲁兹如果有可能从鞑靼海峡进入阿穆尔河则占领阿穆尔河口。可能布罗顿也奉有同样的命令。

为港口。这笔钱不仅会白白浪费掉，而且对完成上述政府的主要任务也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笔钱应当全部用于完成政府的主要任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扬只能够如我所说的成为我国航船的一个站，因而应当保留现在的原样。”因此 应当暂时停止：一、把鄂霍次克港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加强后者的防务；二、向马亚河移民；三、用国库开支修建阿扬港。并且当前应着手做下列事情： 113

1．用鄂霍次克港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现有工具于即将到来的 1850 年夏认真占领阿穆尔河口，然后从这里作起点着手勘察：（1）从乌第河上游起兴安岭的走向和流经阿穆尔下游地区，发源于兴安岭的河流以及流经这一地区沿岸地带河流的流向；（2）开始勘察鞑靼海峡沿岸一带直至朝鲜边界，以便在这里寻找便于设置港口的尽可能长久通航的四通八达的港湾。

2．现在就命令于 1851 年通航期间，从喀琅施塔得派出两艘吃水十呎（三米）的螺旋桨轻便船只，并带几只蒸汽舢舨，以加强西伯利亚区舰队。

3．预先命令，随着上述螺旋桨船只到达该地，每年应派几家农戶，逐渐住满这一地区的主要据点。

4．随着这些蒸气工具的到达，可着手详细勘察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东北部分，以保证安全航行。

5．为了选择差不多可以经常通航的港湾，以及为了事实上向外国人宣布我国警惕地监视着这一地区，需要在位于鞑靼海峡两岸多少可以避风的港湾内设置军事哨所，并将农民迁往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尚称方便的山路可通往鞑靼海峡沿岸的、可避风的阿穆尔河的港湾。”*

* 经验很快就证明：假如 1850 年采纳了这个意见（穆拉维约夫对这个意见完全赞同），那么 1854 年的战争就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也不会在引进船只和在外贝加尔地区动员我们的队伍时遇到那种困难，但是当时大家都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作用的重要性吸引住了，不相信我的发现，惧怕激怒中国人和外国人。

在此以后，1849 年 12 月末，伊尔库次克接到 1849 年 12 月 2 日的圣旨：将鄂霍次克港迁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俾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为我国在东洋设防的主要军港。因此必须从喀琅施塔得用运输船运去军队、物资和大炮，加强该港防务。在堪察加设置行省，任命阿扬商栈经理扎沃伊科为堪察加省省长；为了发展堪察加农业，每年往那里移民二十五戶；阿扬港港口① 的最后工程和养路所需费用皆由国库支付，阿扬商栈升格为政府商港，并增派驻军。最后，沿马亚河和在涅尔坎与阿扬之间建立农业移民点，用以
114 维护驿路，圣旨责成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上述决定付诸实施，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的全部船只均由他统辖，并命名为西伯利亚区舰队。总督有权从喀琅施塔得调遣巡洋舰前往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等海域去消弭外国捕鲸船的暴力行为。此外，阻留于伊尔库次克的阿赫杰考察队可不必前去勘定边界，应根据总督决定，去踏勘乌第地区。至于在鄂霍次克海地区的进一步行动，尚有待于我的详细说明。与此同时，12 月 6 日，由于运输船平安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货物完整无损，很快地送到目的地，以及全体船员健康无恙，按照惯例，我被擢升为海军中校*，而军官们也因此和因测绘成果而加官晋级，并荣获十字章。

① 原文为 порт（港口），恐系 тракт（驿路）之误。——译者

* 我本来也会因测绘成果而获得圣弗拉基米尔四级勋章和奖金，象当年测绘阿姆河河口的布塔科夫所获得的奖赏那样，但是，由于我未得皇上恩准便开赴河口湾，因此本应受到惩处，但只是剥夺了我因测绘成果应获得的东西，即十字章和奖金。

第十一章

115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升起了俄国旗

我到达彼得堡　向缅希科夫公爵和委员会的申述　3月27日到达伊尔库次克　偕科尔萨科夫赴雅库次克和阿扬　与奥尔洛夫的会晤　兴建彼得冬营　溯阿穆尔河上行　代表政府宣布阿穆尔沿岸地区属于俄国　给奥尔洛夫的命令　1850年9月4日给总督的报告　我返回伊尔库次克并由该地到彼得堡

我于1850年1月28日到达彼得堡后，即去拜见缅希科夫公爵，向他呈递了记述我们考察和发现的全部誊清了的航海日志草稿和地图，同时送上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该报告中说，鉴于我的发现，必须在1850年通航期间派七十名士兵占领阿穆尔河口。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穆拉维约夫请求缅希科夫公爵任命我在他手下供职。公爵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对我说，皇帝陛下对我的勇敢行为极为满意，宽恕了我未接到他的旨意便擅自径赴阿穆尔河口和河口湾，但是，涅谢耳罗捷伯爵及他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却对我的这种胆大妄为备加责难*，并奏陈陛下，他对我的发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根据是："我的发现与涅谢耳罗捷伯爵1846年末所提出的报告和弗兰格尔男爵关于该问题的报告以及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报告大相径庭。"对此，我回答公爵说，涅谢耳罗捷伯爵和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他从给他的文件

* 即希望将我贬谪83。

中看到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我和所有我的同事的一种侮辱。我
116 接着说:"此外,政府随时都可以检查我递交给大人转呈皇上的奏折的正确程度究竟如何,如果我的奏折同涅谢耳罗捷伯爵和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那我愿受到比业已判定的处分还要严厉得多的惩处,因此我谨请大人保护我和我的同事免受这种责难。"

缅希科夫公爵聚精会神地观看了地图和航海日志,听取了我关于我的先行者们为什么会很容易陷入错误和得出关于这些地方的错误结论的原因的申述。然后,公爵对我宣称,他完全相信我的发现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且完全同意穆拉维约夫必须立即占领阿穆尔河口的意见,最后他说,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对此也完全赞同,但是特别委员会,在涅谢耳罗捷伯爵的主持下将要审查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大概会要求我去申辩,这件事会遇到巨大阻力;公爵嘱咐我对此要有所准备,在委员会中申辩时不要畏怯,他还命我立即去禀见彼罗夫斯基,向后者面陈我向他讲的一切。公爵接着又加了一句说:"因为在委员会中,只有我和彼罗夫斯基支持你和穆拉维约夫关于必须立即占领阿穆尔河口的报告。"

次日,我去见Л. А. 彼罗夫斯基,他特别亲切殷勤地接待了我,对这件事甚表同情。他注意地听取了我的说明后,说道:"不幸的是,涅谢耳罗捷伯爵和车尔尼雪夫伯爵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谢尼亚文(亚洲司司长)和别尔格——将要审查穆拉维约夫报告的委员会成员,持有与他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靠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所提供的消息和弗兰格尔的报告使皇上相信你的报告是错误的,他们怕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仿佛中国人在阿穆尔河上驻有重兵,设有要塞,足以击退从海上对阿穆尔河的侵犯。你将被召到这个委员会,你应当准备经受住车尔尼雪夫伯爵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猛烈攻击,这两位伯爵因穆拉维约夫违旨停止阿赫杰考察队的活动,因没有他们参与,皇上批准了准许你测绘阿穆尔河和阿穆尔

河口湾的训令，很生你和穆拉维约夫的气。”

缅希科夫公爵和彼罗夫斯基的接见和所讲的话自然而然地激起了我的毅力和力量，去同在达到既定目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意外情况作斗争。怀着这种心情我于1850年2月2日出席了由涅谢耳罗捷主持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尼古拉皇帝宣谕该委员会 117
审查穆拉维约夫的上述报告。

车尔尼雪夫伯爵向我宣称，我因沒有得到皇上批准和缅希科夫公爵的命令而擅自测绘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严惩。接着，涅谢耳罗捷伯爵和谢尼亚文说，他们相信我的先行者——著名的欧洲权威和同样著名的海军上将弗兰格尔的报告，因此相信我对河口湾和河口的考察是错误的。最后，他们表示惊讶说，当他们已确知阿穆尔河由中国重兵把守时，怎么能够用穆拉维约夫所说的这样一点兵力（七十人）占领阿穆尔河口。

我得到了缅希科夫公爵和彼罗夫斯基的支持，对此谨回答如下：“由于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发去测绘河口湾，我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此对我的赏罚只能由皇上一人定夺。”接着，我向他们说明我的著名先行者们据以得出错误结论的全部不利情况和偶然情况，我说：“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同事们消除了谬误，揭示了真相。我所陈一切千真万确，就象我站在这里一样真切。至于中国兵力，我国传教士团从北京送来的关于此事的情报是不正确的。那里不仅沒有中国军队，而且也沒有一点中国政府的影响。居住在那里的基里亚克人处于极端野蛮的状态，根本沒有尚武好战的精神，因此，我认为不用说七十人，就是二十五人也可使之就范。基里亚克人认为自己不藩属中国。如果我们现在不按照总督的报告采取坚决措施，整个这一地区，在现有的发现的情况下，即能够从南面，从鞑靼海峡潜入该地的情况下，会成为任何一个勇敢的外来人的猎物。

我已尽述一切，政府对我所述的正确性不难加以验证。”

然后，缅希科夫公爵说，他仔细地研究了我的全部航海日志（甚至还是草稿），认为我的发现是正确的，因此他，随之还有彼罗夫斯基认为务必不仅批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而且还得加强我们的活动，从在那里巡航的兵船上密切监视河口湾、阿穆尔河和鞑靼海峡两岸。

但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特别是涅谢耳罗捷和车尔尼雪夫鉴于上述原因，主要是担心与中国人发生不愉快的冲突，认为必须坚持 1849 年 2 月 15 日关于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兴建冬营的圣旨，
118 以便使俄美公司能够在那里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此后，1850 年 2 月 3 日，给总督下达了下述命令：

一、在幸福湾或者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某一地方建立冬营，但绝不能在河口湾，更不能在阿穆尔河上。

二、俄美公司在该冬营可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但是无论如何不得以任何借口染指河口湾和阿穆尔河。

三、为兴建并守卫此冬营，可以从鄂霍次克调二十五名水兵和哥萨克。

四、此事应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由彼监督完成，这一考察队的全部活动应由总督直接领导。

五、为了将此项命令就地付诸实施，为了选择冬营地点，特派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中校听候总督差遣。

是日，根据西伯利亚条例，我被提升一级，升为海军上校，并被任命为总督的专差官。

3 月 27 日，我带着这项训令赴伊尔库次克晋见穆拉维约夫；4 月 3 日，偕同派往鄂霍次克监督该港迁移事宜的科尔萨科夫赴雅库次克，然后从那里到阿扬。从阿扬乘有二十五名船员的“鄂霍次克号”运输船于 6 月 27 日到达幸福湾，在那里找到了如上所述奉

总督之命派到这里来的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带着两名通译，一名是基里亚克人，名波兹温，懂通古斯语；一名是通古斯人，名阿法纳西，能操俄语。

奥尔洛夫在这里对我说：1．阿穆尔河靠近河口处于5月8日解冻。河口湾北部和幸福湾以及河口湾以北的整个海域到6月20日为冰所塞，因此在6月20日以前不可能从幸福湾经河口湾到达阿穆尔河口；2．他还是从冬季道路来到奇内拉赫村（在阿穆尔河左岸，靠近阿穆尔河口）的，6月10日前，才刚刚乘鹿爬犁翻过山岭回到阿扬。河口湾南部5月15日前冰可以流净，河口湾以南的海面，据基里亚克人讲，解冻要早得多，因此在5月中旬船只就可从南面自由地驶入阿穆尔河；3．根据从基里亚克人那里所获情报，阿穆尔河在乌苏里江口和松花江口附近的冰在3月末流净，即比阿穆尔河本身的河口要早五个礼拜。

在同奥尔洛夫一起仔细察看了幸福湾海岸之后，我们发现构成这一海湾东岸的沙洲是海船能够泊岸卸货的唯一地点，因此我们便于1850年6月29日在此建立了冬营，我将此冬营命名为彼得冬营。

根据我从奥尔洛夫那里所获情报，我们不能留在彼得冬营，因 119
为第一，从那里不能监视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口湾南部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海岸；第二，在有可能从彼得冬营到达这些地方之前，乘船从南面来的外国人可能捷足先登。此外，长期驻在幸福湾对我们也无甚裨益，因为这一海湾象鄂霍次克、阿扬和所有鄂霍次克海上的海湾一样，在6月末以前往往为冰块所塞；在幸福湾和在上述诸海湾一样，船只不拖到岸上是不能够过冬的，因而在此海湾中不可能建立港口。根据这些原因，我决定前往阿穆尔河，在那里：1．考察在河口附近有无便于船只过冬的地点；2．探明奥尔洛夫提供的关于河口湾南部和阿穆尔河状况的情报的可靠程度；3．查

清外国船只何时出现在鞑靼海峡，是否驶向河口湾；4. 根据获得的这些资料立即采取坚决行动，以便达到我在 1849 年 11 月给总督的报告中所阐明的主要目的。

怀着这样的打算，我带了两名通译：基里亚克人波兹温和通古斯人阿法纳西、六名武装水兵乘一艘装有一门发射一磅重炮弹的鹰炮的舢舨从彼得冬营出发沿着河口湾的北水沟前往阿穆尔河，临行前给奥尔洛夫留下了下述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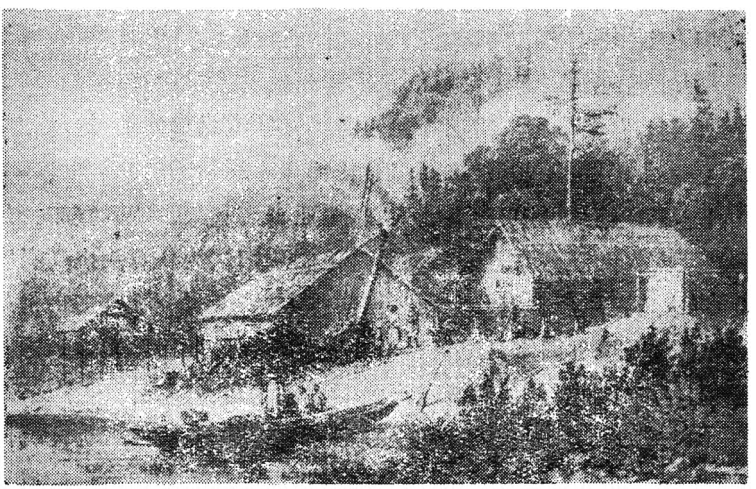
“到 8 月 1 日，派两名水兵和一名地形测绘员乘鹿爬犁翻越山岭前往库艾格达岬，此三人应在那里等到 8 月 10 日；如果届时我未到达该地，则应采取坚决措施去寻找我们。如果寻不着，则到阿扬报告总督，将运输船留在彼得冬营过冬，继续按照皇上的旨意行动，等待总督下一步的命令。”

7 月 12 日，我沿着北面的航道从河口湾进入阿穆尔河，并溯河上行，一直到位于该河右岸，对着阿姆贡河河口，距阿穆尔河口约一百俄里（一百零六公里）远的特林岬和特林屯。在这段路上，我对小河汊帕耳沃和与之相邻的其它河汊进行了详细勘察后发现，船只在马亚屯和帕耳沃屯之间的帕耳沃河可以十分安全地过冬。这个地方距阿穆尔河口七十俄里（七四·六公里），距康士坦丁半岛上的库艾格达岬三十五俄里（三七·三公里）。

驶近特林岬的时候，我看见岸上有几个满洲人、一群基里亚克人和满琿人（约二百名左右）；看样子他们因我们舢舨的出现而不知所措。我在通译波兹温和阿法纳西的陪同下登岸，向一个年长的满洲人走去，基里亚克人称呼他为章京①，意为富翁，富商；这个满洲人妄自尊大地坐在一截木头上，对周围的一群满洲人和基里亚克人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子。他傲慢无礼地问我：我为什么，根据

① 章京（джангин）系满语，意为“长官”，清代军职多称章京，如参领称甲喇章京，佐领称牛录章京。——译者

什么权利到这里来;我也反问这个满洲人:他为什么，根据什么权利呆在这里。满洲人更加粗鲁地回答说:除了他们满洲人之外,任何旁人无权到这些地方来。我反驳他说,由于俄国人有充分的、唯一的权利呆在这里，因此我要求他和其他满洲人立即离开这些地方。满洲人一听此言,一面指着他周围的人群，一面要求我离开，不然的话,他就要用武力迫使我离开,因为未经满洲人许可，任何人都不准到这里来。与此同时,他向周围的满洲人示意,要他们动手执行他的要求。对这种威胁，我从口袋里掏出双筒手枪瞄准这



满珲人的冬居(选自马克图集)

个满洲人,宣称,如果谁敢动一动,执行他的无礼要求,就立即送他去见上帝。武装的水兵们根据我的信号立即来到我身边。这一完全出乎大家预料的举动,使这群人大吃一惊,满洲人立即后退，刚才退居一旁的基里亚克人则开始笑他们胆小，显然对此举甚为满意,以此表示他们是站在我一边。章京脸色惨白,他立即离座，一 121
面鞠躬,一面解释说:他希望同我友好，并请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作

客。我表示同意，并从他的口里获悉：1. 他们被禁止沿阿穆尔河下行到这里来。他们所以能常常擅自来此，只是得到三姓城[84]（距松花江江口约三百俄里）一些小官吏的同意。他们为此用貂皮向这些官吏行贿，而貂皮是用商品、大部分是烧酒（阿拉克酒）向基里亚克人、果尔特人和满琿人换来的；2. 在沿阿穆尔河岸直到石头山（兴安岭）的整个地区内没有一个中国的或者满洲的哨所。居住在这一地区——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直到海——的所有民族都不属中国政府管辖，也不缴纳贡赋；3. 阿穆尔河在注入它的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江口附近以及这两条江，都要比在这些地方的阿穆尔河解冻早得多[85]。

从萨哈林西南岸和鞑靼海峡沿岸来此的基里亚克人和满琿人称：每年早春季节有大船进入鞑靼海峡，常常靠岸停泊，抢劫他们的鱼，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而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们。

鉴于这些情报，我向满洲人、基里亚克人和果尔特人宣布：虽然俄国人久已没有到这里来，但是他们从来认为从石头山（兴安岭）起这条河以及沿海整个地区连同桦太岛（萨哈林岛）在内都属其所有。至于外国船只进入这个地区并对居民使用暴力，俄国人已决定采取措施，并在伊斯开湾（幸福湾）和阿穆尔河口设置军事哨所，来保护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我作为钦派使者为此特向他们宣布：伟大的俄国沙皇（皮拉-帕利章京）从现在起将他们置于自己崇高的保护之下。为了使来到这一地区沿岸的外国船只知晓此事，我命令他们出示我的通告。

这份由我交给基里亚克人和满洲人的通告，其内容如下：

“兹代表俄国政府向在鞑靼海湾航行之一切外国船只宣布，这一海湾沿岸地带和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直至朝鲜边界，连同萨哈林岛在内均为俄国所领有，因此任何人均不得在此恣意妄为，欺凌居民。为此，今已在伊斯开湾和阿穆尔河口设置军事哨所。若有

所需求或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政府委派之全权使者，本通告签署者，令其去找上述各哨所之长官。”

接着，基里亚克人当场向我控诉了满洲人，我进行了使双方都满意的调解，然后便动身往回走。1850 年 8 月 1 日 (13 日)，我到 122
达库艾格达岬，在那里当着许多从附近村庄聚集来的基里亚克人的面，在鹰炮和火枪鸣放声中，升起了俄国军旗。在军旗下面，我留下了一个由六名水兵驻守的军事哨所，配备了一门鹰炮和一只舢舨。我将该哨所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我自己骑鹿翻山越岭回到彼得冬营。行前，我指示留下来的地形测绘员从岸上测量这一哨所到河口湾的阿穆尔河、河口湾东北大陆海岸以及幸福湾海岸直到彼得冬营。

到达彼得冬营后，我向停泊在碇泊场的汉堡捕鲸船和美国捕鲸船出示上述内容的关于直到朝鲜边界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属于俄国的通告。同时，周围的基里亚克人听到我们在阿穆尔所下的命令和采取的行动后，都集合到彼得冬营来见我，请求俄国人留下来保护他们。鉴于这种情况，鉴于我的所作所为完全行之有效，乃建议基里亚克人从他们中间推派二人随我一起赴阿扬，以表示自己的同伴和居住在阿穆尔河口的其他民族的这一愿望。基里亚克人波兹溫和皮特金自告奋勇愿随我前往阿扬。9 月 2 日，我和这两个基里亚克人乘“鄂霍次克号”运输船前往阿扬。他们向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和其时路经阿扬的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表达了自己同伙的愿望。

在此以后，我便命令“鄂霍次克号”运输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中尉，携带奥尔洛夫的家眷、粮食储备和商品前往彼得冬营过冬以襄助奥尔洛夫，我命令奥尔洛夫：随着阿穆尔河和阿穆尔河口湾封冻，应把人员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调到彼得冬营；在开河前，再设此哨所，而且应予加强，并兴建房舍。乘舢舨对阿穆尔河口和河

口以南的阿穆尔河口湾进行仔细观察，从土著那里收集关于边区状况以及关于从南面驶近河口湾并在鞑靼海峡航行的船只的情报。在与这些船只相遇，或者在岸上碰上其船员时，则应宣布：所有这些地方直至朝鲜边界为俄国领有。最后，1851 年航期开始后，派“鄂霍次克号”运输船赴阿扬送报告。

1850 年 9 月 4 日，我将写给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关于自己所采取的行动和决定的报告发出。下面是这份报告的片断：

“阁下由此可以看出，如留在彼得冬营，只在给我们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在目前业已发现的情况下，我们仍不坚决行动，那末还在 1849 年我就曾向阁下表示过的关于俄国可能永远丧失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担心，极易变为事实。我所提供的事实已证实这
123 种担心不无根据。因此，面对这些事实，如果我不采取措施去消弭这种情况，则对祖国全部道义上的责任理应落到我身上。”

9 月 10 日，我从阿扬赴伊尔库次克向总督面陈采取坚决措施牢固地占领阿穆尔河下游的必要性。

但是总督此时已从伊尔库次克赴彼得堡，行前留下指示，令我和科尔萨科夫到达伊尔库次克后立即跟踪追赴彼得堡。因此，我同科尔萨科夫一起于 1850 年 12 月中来到彼得堡。其时适逢我从阿扬寄来的报告奉旨转交特别委员会审核，该委员会由涅谢耳罗捷伯爵任主席，被任命的委员会成员有缅希科夫公爵、彼罗夫斯基和穆拉维约夫等。

穆拉维约夫向委员会宣称，我的一切行动符合他的条陈和意见。缅希科夫公爵和彼罗夫斯基支持总督的意见，同时指出，我的一切行动是我在当地所遇到的重要情况使然的，因此现在不仅需要加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防务，而且在阿穆尔河口、河口湾和鞑靼海峡必须经常有兵船巡弋。然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特别是车尔尼雪夫伯爵（陆军大臣）和涅谢耳罗捷（外交大臣）认为，这些

举动鲁莽已极，应对我予以严惩*，因为此举有背圣意，此外还可能对我国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于我有利的恰克图贸易造成不良后果。因此，根据上述考虑和我国传教士团从北京送来的关于中国政府业已派兵监视阿穆尔河下游地区以便消弭外国人从海上对它的任何侵犯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应予撤销，遵奉皇上1849年谕旨，饬令俄美公司从彼得冬营继续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的基里亚克人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绝不许涉及阿穆尔河、阿穆尔河流域、萨哈林和鞑靼海峡两岸。

* 决定将我贬谪[86]。

124

第十二章

开始勘察阿姆贡河下游一带

尼古拉一世皇帝御批　最高当局关于我最近一些行动的命令　我回到伊尔库次克　结婚　阿扬之行　乘"舍烈霍夫号"帆船前往彼得冬营　帆船的沉沒　我在彼得冬营所下的命令　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晓喻基里亚克人　给总督的报告　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沿阿姆贡河上行　他们的报告　在彼得冬营的娱乐　我们同当地居民的友好关系　冬季邮递　当地居民的生活和风尚　从当地居民口中获得的关于阿穆尔河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资料　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出差　他们返回彼得冬营　1851年末　最后占领阿穆尔河口

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一次特别接见中，注意地听取了总督关于促使我采取这种坚决行动的重要原因的说明之后宣谕，他认为我的行为是好样的、高尚的、爱国的*，并恩赐我一枚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同时在委员会记录本上御笔亲书："委员会应再次开会，由皇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担任主席。——并且说：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

因此，总督便向皇储报告我已开始占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经过和我所获得的关于该地区地理和居住在该地区民族的情况，他并且提出了进一步行动的设想。

委员会在皇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主持下重新审

* 这是穆拉维约夫和彼罗夫斯基转告我的。

** 后为亚历山大二世皇帝。

议了这件事，并决定：

一、以俄美公司零售店形式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二、不得采取任何继续向该地区推进的行动，绝不许占领任 125
何地方。

三、向意欲占领阿穆尔河口附近任何一个据点之外国船只宣布，未经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能容许在这些地方恣意行事，如若擅自行动，定予严惩。

四、俄美公司应对考察队供应各种储备、商品、划船和建筑材料。为了在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建造住房和各种杂用房舍，为了两处的防务及其它需要，从西伯利亚区舰队调派六十名水兵和哥萨克、两名军官和一名医生。对上述人员除了按照西伯利亚条例应享受国家的给养外，经西伯利亚总督和公司总经理处磋商后，还应由公司拨款发给特别薪饷。

五、如果在有了上述开支的情况下，俄美公司在三年期间内因贸易而受亏损，则政府根据公司所提核算帐单，予以补偿，但此项补偿至多不能超过五万卢布。

六、由政府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供应之粮食以及公司从阿扬拨来之储备和商品，均应由官船送至彼得冬营。

七、这一考察队命名为阿穆尔考察队，任命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校为考察队队长，总管一切。

八、这一考察队及其全部活动和对它的领导，遵奉圣旨，均由东西伯利亚总督主要负责。

九、授予考察队队长及考察队全体军官以法律所规定的鄂霍次克港和在港服役的军官所享受的各种权利和特权。

皇帝于 1851 年 2 月 12 日批准了委员会的这一决议，接着我于 2 月 16 日便接到了总督据此而拟定的训令。同时，公司总经理处于同一天也以急件知照我，附加给养将由公司按下列数目提供：

考察队队长每年一千五百卢布、军官每年二百卢布、士兵每年四十卢布；在上列数目范围内向公司领取商品和食品的要求以及公司代理人的开支报销应由我来批准。枢密院奉旨于1851年2月15日通过理藩院知照中国政府关于我国要监视阿穆尔河口的意图。

这就是政府关于我最近一些行动的命令。这就是政府拨给我
126 们考察队的微不足道的生活费和活动费。给我们规定的一应经费每年不过一万七千卢布，但是给堪察加驻军司令及其办公室人员的薪俸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综观上述，显然可以看出，一开始便没有给我足以能够为牢固地占领这一地区而采取某些措施的权力和经费。我带着这些命令于6月中到达鄂霍次克，从那里带上人员和国家给养前往阿扬，以便领取公司的商品和食品，然后从阿扬与"鄂霍次克号"运输船(该船应于6月末到达该地)一起赴彼得冬营。

"鄂霍次克号"运输船没有从彼得冬营到达阿扬，使人感到当时流传在阿扬的下述传闻仿佛真有其事：当时在阿扬传说，仿佛全体船员在彼得冬营蒙受巨大危险，甚至可能覆灭云云。鉴于这种情况，我立即乘"贝加尔号"运输船从阿扬遄赴彼得冬营，为了加强我的装备，我将不久前到此的俄美公司的"舍烈霍夫号"海船也带走了。

1851年4月16日(28日)，我从彼得堡路过伊尔库次克时，同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叶莉恰尼诺娃结婚了。她刚从斯莫尔尼修道院出来，是当时任伊尔库次克省省长扎林的侄女。我的年轻的妻子决定和我共患难，在这远离文明世界数千俄里的荒无人迹的地区同我一起经受荒野生活的种种困难和苦楚。

她忍受了在鄂霍次克驿路上的泥泞沼泽中和荒山的原始森林中骑马跋涉之苦，历时二十三天，行经一千一百俄里，表现了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丝毫怨言。我的妻子从到达彼得冬营的第一

分钟起便表现了非凡的自制力、刚毅和镇静。我和她一起乘坐的"舍烈霍夫号"帆船在驶近幸福湾的时候，突然漏水*，经采取措施无效，船身开始下沉，多亏风向岸边吹，加之浅滩近在咫尺，才得以迅速驶至浅滩，从而使大家脱险。"舍烈霍夫号"帆船搁浅后，整个甲板都浸满了水，帆船几乎沉到舷上平台[87]。其时在幸福湾进口前面护送我们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也搁浅了。彼得冬营没有听到我们的枪声，因此也没有回答；此外，天色昏暗，从彼得冬营也看不见我们的船只。这种情况和聚集在我们前面一个浅石滩上的一群基里亚克人好象证实了在阿扬流传的上述不祥传闻。我们当时在荒无人迹的岸边，两只船离岸都不远，其中一只已沉没在沙滩里，127
另一只搁了浅，情况十分危急。

从鄂霍次克带来的五个水兵的家眷和"舍烈霍夫号"帆船全体船员集合在上层甲板——这是唯一没有水的地方，神情紧张地期待着脱离这个危险的避难处：一有劲风从海上吹来，这个地方霎时便会改变状况。这时帆船船长马茨凯维奇中尉、参加考察队的年轻的中尉鲍什尼亚克和马茨凯维奇中尉的助手都请我的妻子第一个上"贝加尔号"运输船。她回答他们说："我丈夫曾对我说过，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时，指挥官和军官们要在最后下船，我只有在船上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的时候才下船。请你们关照他们吧！"我的妻子正是这样做的。

其时，风已停息，昏暗消散。基里亚克人聚集在浅石滩上帮助我们上岸，他们给彼得冬营带去消息，后者闻讯立即派出两只舢舨。刚一开始涨潮，"贝加尔号"便驶离浅滩，全部眷属和全体船员都平安地从帆船上运走。因此，在阿扬的种种传说纯属讹传。

---

* 以"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指挥官苏肖夫海军大尉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对该帆船进行了检查，研究了"舍烈霍夫号"帆船沉没的原因，查明原来是舷柱旁锁有护板的两块木板脱掉了。

留在彼得冬营的奥尔洛夫和加夫利洛夫已及时盖起了三所房子，安置军官、三十名船员和货物。我和妻子最初只得把厨房隔成两间，与奥尔洛夫一家分住其中。

奥尔洛夫和加夫利洛夫向我报告说：1. 按照我的命令，“鄂霍次克号”运输船在航期开始后，在彼得冬营已开始准备出航，但是突然袭来的暴风雨和沿海湾猛烈流动的浮冰把运输船抛到了岸上。此外，由于运输船已腐烂，船漏得很厉害，已完全不能出海；2. 奥尔洛夫曾带了八个人沿最后的冬季道路前往库艾格达岬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砍伐盖房子的木料，但是刚开始砍伐，邻村的一些基里亚克人便惊慌起来，对他宣称，满洲人曾严厉地命令他们不许让俄国人在此居住，开河后将从三姓调来重兵剿灭所有的俄国人，对于帮助俄国人的基里亚克人将处以死刑。因此，奥尔洛夫为了避免发生可能危害我们行动的不愉快的冲突，在援兵到来之前停止了砍伐，并且只限于在航期开始后派舢舨到河口湾观察阿穆尔河口*；3. 他与附近基里亚克人的一切来往都很友好，他从他们那
128 里获悉：初春在鞑靼海峡航行的大船曾到达河口湾。最后，4. 在我们到达前两天曾有一艘美国捕鲸船停泊在彼得碇泊场。该捕鲸船船长曾离船登岸，奥尔洛夫向他宣布：海峡整个沿岸地带直至朝鲜和整个这一地区为俄国所领有。

随我到达彼得冬营的有二十二岁的鲍什尼亚克海军中尉、领航队准尉沃洛宁、医生奥尔洛夫、地形测绘员什捷格尔、三十名水兵和哥萨克（其中五人有家眷）和俄美公司经理人雅库次克小市民别列津；这样，阿穆尔考察队的全体队员和“鄂霍次克号”运输船的全体船员合在一起，统共有七十人。

到达彼得冬营后，我们便全力以赴地去卸搁在沙滩上离彼得冬营十浬远的“舍烈霍夫号”帆船上的货物，这件事困难很大，障碍

* 这一情况大概就是在阿扬散布上述流言的因由。

很多。幸而，天气一直风和日丽，来到彼得碇泊场的、由苏肖夫船长指挥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也来帮助卸货。在“奥利乌查号”* 船长风格高尚的竭诚协助下，在马茨凯维奇海军中尉和全体船员的积极努力下，帆船卸完了，除了盐和糖外，全部货物都被抢救出来。甚至圆材和全套索具也都抢救出来。但是使帆船脱离浅滩的一切努力都未成功。“舍烈霍夫号”帆船是公司从旧金山购置的，后来发现，公司在这宗交易中受骗了，因为经过以轻巡航战船指挥官苏肖夫为首的委员会对帆船检查后发现，船的水下部分结构很松，只用一层外壳板支撑，一遇海上劲风，帆船便立即瓦解散碎，了无痕迹。

我对卸帆船和挪移船身作了指示后，便派海军准尉契哈乔夫偕地形测绘员去观察河口湾南部并详细测量海峡南部海岸（契哈乔夫原在“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上服役，后来加入了考察队）。我自己则带领鲍什尼亚克海军中尉、公司经理人别列津和二十五名武装人员分乘兽皮船和快速艇经河口湾到阿穆尔河以便增援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该哨所当时有一只奥尔洛夫从彼得冬营送去的装有发射一磅重炮弹鹰炮的四桨舢舨。到达库艾格达后，我召集附近的基里亚克人，向他们宣布：“不要相信满洲的小商人，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之中如果有人散布敌视我们的流言，应送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予以严办，基里亚克人和其他民族中有敢于威胁我 129
们，尤其是敢于对我们采取某种敌对行动者，也将受到严惩。整个这一地区是俄国的，我们不许任何人在此发号施令。我们不怕满洲人，而且还要迫使他们敬畏我们。”

我在任命鲍什尼亚克海军中尉担任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司令

---

* “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由苏肖夫海军大尉指挥，奉 1850 年 1 月下达的命令，于是年秋由喀琅施塔得驶往堪察加水域值勤；加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防务并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上巡航。

后，命令他：1. 哨所应经常悬挂军旗，军旗和大炮要派人守护，平时要派人站岗放哨；2. 给全体船员修建过冬的房舍；3. 公司经理人别列津要着手同异族人进行交易。作了这些指示后，乃于 7 月 29 日乘快速艇返回彼得冬营。“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于 8 月 1 日载着沉没的“舍烈霍夫号”帆船的全体船员前往阿扬，随船带去我给总督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的报告，并发急件知照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关于帆船沉没的经过。我在给总督的报告中最后写道：“随报告附上对‘舍烈霍夫号’帆船进行了详细检查的委员会的调查书，从中您可看到，应当感谢上帝，暴露了帆船完全不可靠的这一事件发生在岸边，使全体人员和差不多全部货物以及船上的装备有可能获救，因为经检查后发现，这样质量的船在其从阿扬横渡到锡特卡途中，遇上劲风和猛烈的颠簸，必然会沉没在大洋之中。”

契哈乔夫准尉从河口湾南部来到后，我派他同奥尔洛夫一起乘一只六桨舢舨溯阿姆贡河上行，以便了解这条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附近注入阿穆尔河的大支流的情况，并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关于从该河到它的发源地兴安岭的途径的初步资料。我非常需要这些资料，因为我打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边界问题，即调查这条山脉从乌第河上游起的走向。

派出去的军官们沿着连接阿姆贡河和帕耳沃小河汊（我在 1850 年曾调查过）的一条溪流进入阿姆贡河，然后溯阿姆贡河上行到达克尔维特屯，10 月 3 日回到彼得冬营向我复命：1. 阿姆贡河很大，可通航，水的流向一般是东北方向；2. 据土著讲，该河与乌第河、土古尔河、布列亚河和结雅河发源于同一山脉。克尔维特屯的居民（萨玛吉尔人）称这条山脉为兴安，意为石头的，巨大的。据他们说，阿姆贡河的发源地在乌第河、土古尔河和布列亚河河源的大南面。靠近阿姆贡河还有一条这样大的河——戈林河，也是发源于这一山脉，但是这后一条河的河源在阿姆贡河河源的南

面[88]。从克尔维特屯到上述山脉，他们在阿姆贡河上乘狗爬犁大约得走十五天；3.萨玛吉尔人不隶属任何人，也不缴纳实物税。他们殷勤地接待了契哈乔夫和奥尔洛夫，并且控诉了到他们那里 130
做生意的满洲人欺骗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请我们搬到他们那里去。

到10月中旬，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已修好两个围以鹿砦的帐幕，在彼得冬营盖好一所供我们住的宽三俄丈(五米半)，长五俄丈(九米)的厢房。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是用刚砍下来的木材建造的；炉子或者说得确切些直烟道炉灶(象壁炉)或者用泥堆成，或者用湿砖砌成，没有任何拐弯，只有一个直筒孔道。显然，住在这样的木房里非常不舒适：在外面的浅石滩上经常刮起的暴风雪来袭的时候，整个房舍便被大雪遮住了，因此只能从顶上进去；扒开一个窗口透亮，扒开一个门进人得花费很大气力。离我们最近的多少文明一点的据点——阿扬，是在一千俄里荒无人烟的无路的原野以外的地方，通古斯人骑鹿越过原野得走五、六个礼拜。

尽管非常艰苦，一个文明人所需要的最必需的东西非常匮乏，但是军官们和全体船员不顾这一切，以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妇女——我的妻子为榜样，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自己的劳动对祖国的利益，坚定不移、精神饱满地备尝了各种艰苦。我的妻子被命运弄到这个可怕的荒野，同我们一起共患难而毫无怨言。

夏天，大家唯一的主要娱乐是乘坐基里亚克小船在海湾上游玩，冬天则乘狗爬犁游玩。乘坐狗爬犁时，我们和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都穿上鹿皮翻毛皮衣(象助祭穿的法衣)，因为穿别的衣服乘坐该地区所习惯的这种野蛮的狗爬犁很不方便。

我们采取坚决措施及时防止了满洲富商（我们是他们在交易中的竞争者）唆使几个基里亚克屯酝酿的暴动，主要的是，我们不允许灌醉基里亚克人，然后厚颜无耻地把他们抢光，对此我们当着

基里亚克人的面按照俄国的做法予以惩处；我们严格尊重对基里亚克人好象很神圣的风俗习惯*；最后，我们的人如果欺侮了他们，我们也当着他们的面给予严惩，凡此种种使基里亚克人对我们逐渐产生了好感。同时，我们的大炮、全体人员的军容、平常升降军旗时的仪式（让他们参加）使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尊敬，并使他们相信，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象满洲富商竭力给他们灌输的那样，要奴役他们，恰恰相反，而是要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犯，并且不干涉他们
131 的风俗习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们并不想把我们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改革恩赐给他们，最后，我们深切关注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且不惧怕满洲人。

我们对所有到我们哨所来的基里亚克人的亲切款待更加增强了他们的上述信赖。他们非常乐意，毫无顾虑地越来越经常地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到彼得冬营来。在彼得冬营，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把他们让到我们厢房的既作礼堂又作客厅和饭厅
132 的房间，让他们围成圈儿坐在地板上，坐在盛着饭或茶的大碗旁边。他们享受着这样的款待，非常满意，常常拍一拍女主人的肩膀，让她去取烟，端茶。尽管这群穿着浸满海豹油脂的狗皮、从不洗澡的基里亚克人不仅使我妻子所属那一类有教养的年轻妇女，而且使一个农妇也会感到难受，但是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满怀自我牺牲精神忍受了这种访问和访问的后果，即污秽的客人们走后在我唯一的房间里留下的那种恶臭。

她明白，我们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获得对这一荒无人迹的、不为人所知的、为了祖国的利益我们将要在其中活动的地区的了解。这种亲切的接待使客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基里亚克人

---

* 他们最神圣的风俗是不许把火拿出帐篷，躺在帐篷周围靠墙的铺板上时，头部一定不许朝着墙（象我们所习惯的那样）而要脚朝墙，以及其它生活细节。这些都不难迁就。



阿穆尔河下游一带的果尔特人

和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的其他民族的代表开诚布公地向我们畅谈边区的状况、流经边区的河流、他们乘雪橇和小船所走的路径、在这种旅行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及避免之法。最后，他们还向我们介绍了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的概况。

当然，这样的资料还远不能使我们满足，例如，我们在问及两地之间的距离时，一个基里亚克人用粉笔或者炭块在地板上画几条杠杠，这些杠杠表示乘坐狗爬犁或他们的小船到达某一地方需要睡几夜。但是，这些和类似的资料使我们知道了在勘察这一地区时所需的时间和遇到的障碍，以及应多予注意的问题，何况我们当时为此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只是狗拉的狭长雪橇和不结实的基里亚克人的小船。此外，沒有关于这一辽阔广大、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初步资料（仅仅根据传说绘制的这一地区的地图大部分有讹错），是不可能制订一个指导我们达到总目标的确实可行的行动计划的。而这样的计划非常需要，因为象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我被严禁派任何人到边区去，特别是为了牢固地占领边区的目的，因此这样做只能由我来承担责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决定派人之前，不仅需要弄清楚用我们的微不足道的工具去执行差遣的实际可能性，而且要充分考虑被派去的人的安全程度，详细嘱咐他们消弭危险和困难的办法。

我的主要目的是用事实向政府阐明我国远东的这一地区对俄国的意义；为此，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边界问题和海洋问题，后者决定阿穆尔沿岸地区在政治上对俄国的意义。

133 到 11 月，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全体人员都尽可能被安置好了，作好了过冬的准备，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所需粮食和物品都有了保障。此时，同从乌第地区游牧到彼得沙洲的通古斯人约定冬天用鹿拉雪橇往阿扬送信和送紧急情报；他们承担冬

天从彼得冬营往阿扬送一、两次邮件。夏天，则由航行于阿扬和彼得冬营之间的官船将邮件送至阿扬，平常每夏二、三次。因此，一年中间我们顶多只能从俄国获得四、五次消息。没有为考察队配备专门的船只，因为整个堪察加区舰队只由两艘运输船（“贝加尔号”和“额尔齐斯号”）和两只小艇（“卡加克号”和“堪察加人号”）组成。这些船只经常忙于供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一应所需，当时正在尽力设法将该港升格为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这些船只应该往吉日加、提吉尔、博尔舍烈茨克和下堪察加斯克运送粮食，因此从中为考察队抽调船只根本不可能。

鉴于这种情况，穆拉维约夫总督于1850年冬下令于1851年在鄂霍次克为考察队造一只小艇，但是由于该港要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总督的命令未能实行。1852年9月只由“卡加克号”小艇运到彼得冬营一套新造小艇用的索具和帆布，而不是小艇。“卡加克号”由于船漏得很厉害，未能返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因此留在彼得冬营过冬。通航期临近时，我们设法修好了小艇，我曾希望，它至少可以留下来供考察队使用，但是未能如愿。在该艇从彼得冬营到阿扬首航以后，奉堪察加驻军司令之命，从考察队开走，往吉日加送粮食去了。

航行于锡特卡和阿扬之间的俄美公司船只，按照政府与公司的约定无须绕到彼得冬营。如果说在三年当中有时公司的船只出现在彼得碇泊场，那只是由于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的仁慈和怜悯所致，而且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来：这只船如果不来，我们就有饿死之虞。

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古斯人用鹿送信的冬季邮递究竟多么正常可靠，从下述情况中可见一斑：往往一个通古斯人带着邮件离开彼得冬营，过了两、三个礼拜又从半路上折回来，说是火药和茶带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把邮件袋挂在白桦树上，请求补充这些东

西。看了上述情况，自然可以理解，通古斯人带着邮件从阿扬归
134 来，和我们的船只从海上来此，都会在彼得冬营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去迎接，这种感情只有身处荒原，同整个文明世界隔绝的人才能理解。这对于置身于这种可怕环境的我的妻子来说是特别敏感的。

我们费了不少精力，使基里亚克人和其他当地居民养成将我们哨所和委派到新区的人的信件及时送到的习惯。他们不明白，信送迟了，便会丧失其意义。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时候把信件、文件送到，反正只要送到就行。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基里亚克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带给我的信件常常要过两个或三个月，而派到较远地区的军官给我的信件常常比这个时间还要晚才能遇机会收到，而有时甚至寄信的军官已经回来了，信才到。在不触犯异族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情况下向他们灌输关于权力和长幼尊卑的概念，费了不少精力。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他们认为刀和体力是唯一的权力，因此认为没有这二者，只有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才能够执行任务，而且是为了获得他们所喜爱的物品。

需要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在他们那里就是法律），以便启示他们，必须在各村物色一个我们可以对之发号施令的人，这个人又可以要求他们绝对遵行命令。对他们风俗习惯（他们把风俗习惯视为不可违反的象领地权一样的根本大法）的了解大大地有助于我们使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土著对此深信不疑。

基里亚克人的村庄一般都相当大（十五人到二百人，甚至还要多），由象大板棚似的帐篷组成，靠着帐篷墙边安放着温暖的宽铺板，铺板靠炉灶的烟囱取暖。在帐篷中间，四根柱子之间有一高台，狗睡卧其上，帐篷的一大半地方为拴在柱子上的大小狗熊所占用，主人常常拿这些熊来开心。顶棚下面搭着几根竿子，挂衣服和各种破烂东西。在入口的门两边是炉灶，上面安着锅，基里亚克人

用以煮饭、煮狗食和熊食。每一座帐篷都有一个在河附近用柱子高高架起的小贮藏库，贮藏鱼、野果、菜根、干鱼和北欧海豹油——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食品。还有，在每个板棚对面都有几根搭在支架上的竿子；基里亚克妇女把刮去鱼鳞的鱼挂在上面，鱼肉供人食用，内脏和骨头喂狗。他们把这种晒干的鱼叫作干鱼，这是所有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的最主要的食品，就象我们的面包或盐一样。135
这种帐篷或板棚连同它邻近的各种杂物间便是当地土著的全部家当。这些家产平常是由一家一户修盖的，但是任何没有这种家产的人，即使外来人，同帐篷主人不认识，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住在帐篷里，使用这份家当。这里，主人的权力表现在下述事情上：他指定可以腾给外来人的铺板上位置的数目；根据自己的考虑给外来人规定对他有利的工作。他还监视外来人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对他们说来最为神圣的风俗习惯：谁也不许将头朝墙躺在铺板上，谁也不许将火拿出帐篷。他们相信，假如哪个村里不遵守这一风俗习惯，则全村就会死亡或者被人杀害。外来人不管是谁如果不遵守这个风俗习惯，或者打架闹事，不履行主人给他规定的义务，则会被立即赶出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帐篷的主人怕遭杀身之祸也不敢藏匿、收留被逐之人。

看了上述情况之后，差不多每次邮件来到时，我都要接到彼得堡官厅的训示和命令，令我主要设法同前来阿穆尔河下游的基里亚克人、通古斯人及其它民族的头领打交道，岂非咄咄怪事，彼得堡认为上述民族的头领都是什么隶属中国的王公。来函让我同他们订立只有文明国家之间才订立的那种贸易条约，最后，绝对不许我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前进一步，否则将受到严惩。

从基里亚克人以上述方法送来的情报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大致如下：1.阿穆尔河在奇吉屯附近离海岸相当近[89]；2.离考里屯不远有湖泊，注入这些湖泊的河流距土古尔河和阿姆贡河很近；这

些河流与乌第河、戈林河和布列亚河发源于同一山脉；3.其中有一个湖，名乌岛伊里湖，经乌伊河套，在乌赫塔屯附近与阿穆尔河相汇合，就所能听懂的基里亚克人所说的情况来看，这一河套两岸适于移民；4.满洲人沿着刚能通行的冬季道路来到乌岛伊里湖畔的乌赫塔屯、以及靠近它的阿穆尔左岸的普里屯和卡里姆屯同当地居民进行贸易；5.沿阿穆尔河上行到奇吉屯的道路以及经考里屯和该屯附近的契里湖到乌赫塔屯的道路很安全，而且比别的道路好走。据基里亚克人讲，从彼得屯到奇吉只需十二到十五夜，而到乌赫塔屯需十五到十八夜。

鉴于这些情报，在着手进行旨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边界问题
136 和海洋问题的考察之前，我认为必须先向东南方和西南方进行侦察。因此，我于 11 月 10 日派遣契哈乔夫海军准尉向东南方向到奇吉屯，派奥尔洛夫准尉向西南方向经考里屯到乌赫塔屯。

契哈乔夫海军准尉带领公司经理人别列津、一名基里亚克人和一名哥萨克分乘两架狭长雪橇登程。这位军官主要是奉命收集关于从阿穆尔河到位于鞑靼海峡沿岸多少可以避风的海湾的途径，以及关于在这里航行的船只的情况。在了解土著居民、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要设法从他们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对此行的成功与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公司经理人别列津受命与基里亚克人和可能遇到的满洲人进行贸易并了解他们的需要及同他们进行贸易的方式。

非常熟悉通古斯语的奥尔洛夫也带了几名基里亚克人乘两架狭长雪橇出发了。他主要是奉命注意这一带是否真有象 1845 年米登多夫院士所说的界标，在界标后面，中国政府是否派兵监视，居民对这些界标有何看法，从乌第河上游起山脉是什么走向，这条山脉一方面是注入上述湖泊的河流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也是注入土古尔河、布列亚河、阿姆贡河和戈林河的河流的发源地；这条山

脉的当地名称叫什么，与当作界山的山脉（从乌第河上游绵亙向西，至外贝加尔省）相比，土人对这条山脉有什么概念，即这是否就是该山脉，抑或是它的一个支脉。在察看考里屯和乌赫塔屯之间纵横交错的湖泊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长在湖岸上的树林，这些湖泊能否借助河套或者河流彼此沟通。到达乌伊河套时，要特别注意其深度以及向其岸上移民的方便条件和在其岸上建立造船台的方便条件。在同基里亚克人和可能在乌赫塔屯、卡里姆屯和普里屯遇到的满洲人进行交易时，要收集关于他们的需求、交易方式和边区地理的情报，这对于即将到不为人所知的新区旅行是必需的。最后，从这条路到达阿穆尔后，应沿着其左岸返回。

12 月 20 日，契哈乔夫准尉和经理人别列津回到彼得冬营销差，12 月 23 日，奥尔洛夫也随之归来。

契哈乔夫回禀道，他们沿着阿穆尔河上行，与居住在河左岸基里亚克人的屯落阿乌尔屯后面的当地居民进行了贸易，他们到达住着满琿人和一部分涅达尔人的奇吉屯，到达了位于阿穆尔河支 137
流上的他们旅行的终点，并从居民口中获悉：1. 从阿穆尔河右岸有几条途径通海；其中大部分通到港湾和可避风的海湾，在鞑靼海峡沿岸这种港湾和海湾不少；阿穆尔河畔居民常常经过这些道路到海上去猎取海豹；2. 在这些道路中最短的、最方便的是从奇吉屯开始的沿着奇吉湖的道路；奇吉湖离海非常近，基里亚克人沿着这一隘口里砍倒树后形成的铺满木头的道路把自己的小船从奇吉湖拖到海里；3. 离这一隘口往南不远有一个可避风的海湾南格马尔湾[90]；4. 冬天，基里亚克人从奇吉湖乘狭长雪橇翻山越岭来到这个海湾；5. 初春有大船来到鞑靼海峡；6. 有几个满洲人唆使基里亚克人戕害我们，他们扬言好象开河后将有大批满洲军队从松花江开来，把我们和所有帮助我们的基里亚克人斩尽杀绝；所有当地居民，特别是阿乌尔屯和奇吉屯的居民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契哈

乔夫及其同伴。

奥尔洛夫禀称，他从考里屯出发西行，约七十俄里，至契里湖，据基里亚克人讲，该湖圆周约一百二十俄里。从涅达尔人的契里屯出发，沿着契里湖南岸行约三十俄里，到达位于该湖西南岸的住着涅达尔人的卡里姆屯。然后从此屯出发向西行六十俄里，越过一个不大的高岗到达涅达尔屯和涅达尔湖。这个湖略小于契里湖，但其方向则更靠西，即该湖从西南西迤逦向东北东；从西面有一条同名大河（涅达尔河）注入其中，奥尔洛夫偕同该屯居民沿着涅达尔河上行，离河口约五十俄里，到达这条河与土古尔河接近的地方，涅达尔人从那里来到这后一条河[91]。在山隘，以及在他们集市交易的地方，有几个金字塔形的大石堆。

据奥尔洛夫观察，这一天然界在北纬 52°57′。涅达尔河一般是向东流，据居民讲，该河与乌第河、土古尔河、阿姆贡河和布列亚河发源于同一大山脉。这条山脉叫作兴安山脉，意为石头的、连绵不断的（主要的）山脉。奥尔洛夫问他们知不知道从乌第河上游迤逦向西和向北的山是什么山，他们回答说，从西面到这条河的上游的山脉正是流出上述河流的同一兴安山脉，与后者的区别只在于，有好多地方可以碰到大而圆的山峰*。他们说从乌第河上游往北
138 的山脉完全是另一条山脉。在乌第河与土古尔河之间，有几条天然界线，在其附近聚居着农民，这里也有这种石堆。为了同一目的而垒起的这种石堆据他们讲往西在兴安岭后面也有。奥尔洛夫接着又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在这一带有没有什么满洲人或者中国人看守的其它别的石柱。他们回答说，这里没有任何这样的石柱，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未曾有过，至于满洲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这一

---

* 涅达尔人在雪地上画了这一山脉，画的是从西绵亘到乌第河上游，然后转向南。在乌第河以西的地方，他们画了一个象苹果似的回圈。大概地图上[92]所标的“雅布洛诺夫”（俄语为 Яблоновый，意即“苹果的”——译者）兴安主脉即导源于此。

带从未看见过，甚至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时候曾来过这里。

按照涅达尔人的指引，奥尔洛夫从这里翻越到一个不大的湖（圆周约 30 俄里）和阿赫图村，同名的河从西面流入此湖；这条河发源于兴安岭。阿赫图湖在涅达尔湖西南面约五十俄里的地方。这一地区大部分是洼地，沼泽遍地。这个湖通过从中流出的一个小支流向南流二十俄里与阿姆贡河汇合。涅达尔人从阿赫图河上游越过兴安岭到达布列亚河的支流。

奥尔洛夫从阿赫图村沿着上面提到的流经洼地的小支流到达阿姆贡河，沿该河下行约三十俄里到达涅达尔人的克尔比屯*，该屯濒临比得热河（在南面相距约四十俄里）。奥尔洛夫从克尔比屯经比得热河沿着起伏的山峦进发，沿着该河下行约二十五俄里到达位于这条河注入乌岛伊里湖入口附近的乌赫特列屯。从阿赫图屯到阿姆贡河道路的总方向是东南南，沿着阿姆贡河是东北东，到比得热河向南，而沿着这条河到乌赫特列屯则是向东北东方向[93]。

阿赫图、克尔比和乌赫特列的居民肯定了奥尔洛夫已从涅达尔湖上的涅达尔人那里获悉关于兴安岭的资料，除此以外，还谈了下述情况：1.他们从阿姆贡河的支流——小阿姆贡河越过兴安岭到达布列亚河的一条左支流——小布列亚河，这条小河也是从这条山脉流出的，其河源是在涅米连河、库丘安河、土古尔河和涅达尔河河源的南面；2.他们从临近戈林河上游的阿姆贡河上游越过同一山脉直奔布列亚河；3.在阿姆贡河和戈林河之间有一大湖，名萨玛吉尔湖**，湖两岸居住着名叫萨玛吉尔[94]的民族，人口相当稠密；4.许多涅达尔人从阿赫图湖和比得热河迁到阿穆尔河，奇吉屯以及附近的屯子里，甚至有迁到南格马尔湾的；5.满洲人不 139

* 即今之波利纳·奥西片科村（поселок имени Полины Осипенко）。——校订者注

** 现名埃沃隆湖（озеро Эворон）。——校订者注

到这个地区来，他们不再越过座落在阿穆尔河岸上的乌赫塔屯往前走，乌赫塔屯位于把乌岛伊里湖和乌伊河套或乌伊河同这条河连接起来的小支流河口附近；6.皮里达河从南面注入乌岛伊里湖，这条小河通过小支流与阿穆尔河相通，在其河口附近有一个大屯子——普里屯；最后7.普里屯和乌赫塔屯都很大，在这两个屯子里，以及在位于它们之间的也是很大的阿穆尔河畔的卡里尤屯里，平常有满洲人停留下来做买卖[95]。

根据最后这一情报，奥尔洛夫从乌赫特列屯到了普里屯、卡里尤屯和乌赫塔屯。在这些屯子里，遇见十七个满洲商人，其中有几个人能操基里亚克语。满洲人亲切地接待了奥尔洛夫，并表示愿意同我们做买卖，他们还列举了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商品，并答应到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冬营来。在友好的谈话中，满洲人向奥尔洛夫表示遗憾说，他们中有些人唆使基里亚克人戕害我们，并散布对我们不怀好意的谣言。他们说，俄国人应好好地为此惩罚这些人。最后，他们说，阿姆贡河和戈林河以及戈林河南面的涅达尔河河源所在的石头山的确叫作兴安（即石头的，主要的，或者连绵不断的）大山脉；这一山脉从北向南，越过阿穆尔河（满语叫曼古乌拉）和松花江（松加里乌拉），在虎尔哈河[①]和乌苏里江之间绵延至海[96]。据他们讲，居住在这一山脉和海之间这一地区的民族都是独立的，不缴纳贡赋，因此，在整个这一带地区不仅没有任何满洲城市和屯落，而且也没有任何卡伦。满洲的管理权和中国的统辖权只及于这一山脉以西的地区，而北部住着名叫达斡尔的民族。

最后，奥尔洛夫称：1.在上述湖泊沿岸，生长着落叶松、松树、云杉和一部分雪松等建筑用材的森林；居住在这些湖泊和注入其中的河流沿岸以及阿姆贡河畔的居民与通古斯人是同一部族，他

① 即牡丹江。——译者

们讲的语言，与通古斯语差别甚微，因此能自由地听明白通古斯人的话；2. 虽然他们统称涅达尔人，但是大部分按照天然界或湖泊分别自称为诸如：阿赫图人、古里人和普里人等。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比基里亚克人要和蔼可亲、温柔和顺得多。他们不仅对种地，而且对种菜和畜牧也是一无所知。他们的营生是狩猎和打鱼；冬天他们乘坐狗爬犁，夏天乘坐划子和用桦树皮做的短筏。他们同基里亚克人一样，吃鱼、植物根、野果和野味，但不吃狗肉。他们通过 140
基里亚克人从满洲人那里获得黍，从乌第地区的通古斯人和布列亚河上游一带居民那里获得小麦和黑麦干粮，这些对他们说来都是美味食品。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基里亚克人相同。据居民讲，乌岛伊里湖和乌伊河套都很深。乌伊河套岸长约十五俄里，一般高而平，看样子这里有许多合适的地方可以移民和建立船台，因此对于在其岸上有许多建筑木材，特别是雪松的这一河套和乌岛伊里湖必须详细观察，在阿穆尔开河后进行测量。

奥尔洛夫从乌赫塔屯沿着阿穆尔河左岸往回走；从这个屯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大约有一百六十俄里。

以上便是此次侦察的成果。这些成果非常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边界问题和海洋问题，揭露了当时存在着的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错误概念，这些成果还指出这一地区对俄国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所应当走的道路。

1851 年年底，发生了一个对我们十分重要的情况，它对我们勘察工作的安全和方向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情况是：12 月 26 日，有两名基里亚克人和一名通古斯人来到彼得冬营，对沃伊德屯*（在阿穆尔河左岸）以蛮横粗鲁著称的一些基里亚克人和来到此屯的满洲人提出控诉。他们说，这些人抢劫他们，殴打他们，唆使他

* 即今之沃伊达（Войда），溯阿穆尔河上行，距尼古拉耶夫斯克二十五公里。——校订者注

们去打俄国人，并且扬言，说他们在夏天要把所有的俄国人斩尽杀绝。

鉴于这种情况，我派遣别列津带领五名哥萨克和水兵携带手枪和马刀到伏伊德屯去，命令他们捉拿罪犯，连同被他们偷走的东西一起送到彼得冬营来。别列津以他特有的勇敢精神完成了这一任务。基里亚克人和满洲人向他交出了罪犯，但不是马上交出的，只是在别列津及其部众把手枪和马刀对准围着他们的这群狂暴的、喝醉了酒的、由一名满洲人带头的基里亚克人（约八十人）之后，才交出来。别列津对他们宣称：如果不马上执行他的要求，那就立即把他们全部消灭，把屯子毁掉。这一威胁起了再好也没有的作用：被窃的东西立即被送还，罪犯也交了出来。别列津带着这些罪犯和赃物，在前来为有过失的同乡缓颊的几名基里亚克人的陪同下，来到彼得冬营见我。我为这件事召集了附近三个村子的基里亚克人，当着他们的面用树条抽打赤身罪犯，然后拘留三天，罚他们抬木头。这一惩处对一个犯罪的满洲人发生了效力，他供认，
141 他的一些同伴所散布的包藏祸心的谣言纯属捏造。基里亚克人看到我们处罚干坏事的满洲人和处罚他们的办法完全一样，于是对我们产生了更大的信任和尊敬。满洲人实际上也看见了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权力，因此，自此以后，他们与基里亚克人和通古斯人发生各种冲突时，都来找我们审理。

在所记述的时间前后，有四个基里亚克人从萨哈林岛来到彼得冬营；奥尔洛夫在其中一个名叫扎科溫的衣服上发现一个用炭块做的扣子。奥尔洛夫问他这扣子是从那里弄到的，他和他的同伴回答说，这是他们自己用黑色软石做的。这种东西在萨哈林杜厄河附近以及杜厄河以下的地方形成了整整几座大山。此时，他们说，在萨哈林居住过五个俄国人，其中的最后一个人不久前才死去，这些俄国人来到萨哈林要比日本人早得多。

11月11日，第一趟从彼得冬营到阿扬送信的雪橇带去了我给总督的信，在信中我向总督报告：1.给我的圣旨不符合在当地所遇到的情况，因此，有时我不得不违旨而行；2.政府给考察队确定的经费微不足道；最后3.交我支配的全体人员含辛茹苦，艰苦备尝。禀明这种情况后，我向他请求：

“1．给考察队再派来两名军官和五十名士兵。

2．尽快地至少指派一艘吃水浅的——到十呎(三米)，带有蒸气发动机、蒸气帆船和各种相应储备品的海船来此。

3．由于在考察队工作要比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工作困难好几倍，因此请求给予考察队工作人员以下列优待：

1）在这一地区整个服役期间，全体队员应享受海军待遇，并将这段时间算入航海时间；

2）在这里工作应以两倍计，即工作一年顶两年，工作五年的军官可领取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工作十年的军官所应领的同样数目的俸禄。”

同时，我在给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的紧急报告*（该报告抄件也送给了总督）中，提出了对1852年工作的要求，并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边区特点，为了发展同当地居民和满洲人的贸易使之能够补偿国库对考察队的开支，为了在边区扩大我们的影响，必须把商品，特别是在夏天，分送到各屯和各个居民集中点；为此除在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冬营的商品仓库外，我还建议在几个据点也设立这样的仓库。与此同时，我还提及，1851年规定的商品与食品的数量竟如此之少，如果不是偶然获得从“舍烈霍夫号”帆船上卸下来 142
的商品和食品，则考察队会陷入危机境地；还有，必须介绍给基里亚克人最好的打鱼方法，因为河岸上的全部居民已在从事这一营生，如果我们指点给他们现代化的捕鱼法，则对我们将是大为有利的。

* 此紧急报告所标日期是1851年11月3日。

根据所有这些想法，我请求俄美公司总经理处满足我关于补充商品和食品的要求，此外，并指示阿扬港司令兼阿扬商栈经理卡舍瓦罗夫协助考察队，按照我的要求，随时供应考察队一应所需；我还请求派一艘八马力的带有相应物资、有经验的司炉和一名钳工的小江轮和五名有经验的经理人，以及两名捕鱼工人，携带相应的捕鲟鱼和其它大鱼的渔具到这里来。

在结束报告时，我希望总经理处根据托付于我的考察队所承担的有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不计较商业上的收益而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满足考察队和我的要求，并授权尽快促其实现。

请看，俄国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占领了阿穆尔河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开始插足到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呀！

过了两个世纪，在阿穆尔河流域的荒原，俄国人又开始祈求至高无上的创世主赐给他们以勇气、坚强不挠之精神和力量，为了达到旨在造福祖国之目的，去披荆斩棘，担惊受怕。在两个世纪以后，在阿穆尔河岸上开始响起了我们的枪声，这枪声不是为了流血，不是为了奴役和抢劫当地居民而鸣放，——不是的，1850 年的枪声是为了祝贺俄国旗在此地升起而鸣放的。这枪声祝贺真理对多年谬误的胜利。这枪声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荒原祝贺文明战胜愚昧的胜利，迎接彼得一世和叶卡德琳娜二世的遗志在我国远东行将实现的曙光。

我和在 1852 年集聚在彼得冬营的我的同事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向政府指出阿穆尔河流域及其沿岸一带对俄国的重要意义，从而为承认这一地区永远为俄国所有打下牢固的基础。

尼古拉一世认为我占领阿穆尔河口的行为是高尚的，爱国的，尽管我的行为有悖圣旨，皇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和海军大

---

* 涅维尔斯科伊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皇储已登基，是为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校订者注

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对此事也予以赞助，穆拉维约夫 143
总督对此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忠诚和热忱，最后，我们完全相信这一地区对于祖国福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深受鼓舞。我们全体考察队成员亲如一家，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危险，不管我们手中掌握的物力微不足道，我们决心坚定地向着既定目标走去，务期达到。

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使命，我们以坚定的决心迎接了 1852 年，为了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职责，不论遇到什么阻难，决不退缩。

144

第十三章

考察乌第河、阿姆贡河的发源地和萨哈林

勘察兴安岭从乌第河发源地起的走向　奥尔洛夫准尉出差鲍什尼亚克考察萨哈林　给契哈乔夫的指令　奥尔洛夫归来此次出差的结果　从阿扬出发的第一趟邮递雪橇　我于1852年2月20日给总督的报告　给他的私人信札

1852年1月8日，有两个涅达尔人从阿姆贡河来到彼得冬营，声称离松花江口不远的一条阿穆尔河支流上迁来了一些令人嫌恶的俄罗斯人(罗刹)，这些人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东西，并且散布关于我们不好的谣言。

根据上一章中述及的侦察结果和从萨哈林岛获得的情报，我着手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边界问题和海洋问题，着手考察萨哈林岛，最后查明涅达尔人所谈的关于俄国人的谣言是否属实。这后一种情况在下述意义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逃亡的移民可能对我们从鄂霍次克船员中招募来的士兵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鄂霍次克船员是由一些品行恶劣，习惯于游荡的人补充的。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装备了四支考察队：一支由奥尔洛夫负责，另一支由鲍什尼亚克负责，第三支由契哈乔夫负责，第四支由经理人别列津和地形测绘员波波夫负责。

1月10日，奥尔洛夫少尉乘狗爬犁前往土古尔地区，他带了一名熟悉居住在布列亚河两岸的涅达尔人方言的通古斯人。这位

军官奉命经过考里屯和奥列利屯到达涅米连河(阿姆贡河的支流)，然后转到土古尔河上游，设法到达乌第河右支流的发源地——地图上所标的我国同中国的边界就是在该地附近开始的。这条边界线从这里向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到达该地后，循着这条山脉，沿着土古尔河和涅米连河支流上游向南行，到达阿姆贡河北支流——克尔比河后，拣一条捷径返回彼得冬营。循着这样的路线，奥尔洛夫可以勘察在乌第河上游和阿姆贡河上游之间这条山脉的走向。此外，他应当：1.确实查明，这是否确实是那条从乌第河上游向西，到外贝加尔省，被当作边界的斯塔诺夫、兴安或者石头山脉；2. 收集准确的情报，查明在土古尔和乌第河边区以及沿兴安岭南坡向西有没有象米登多夫院士所说的仿佛是中国人所竖立的界碑；最后，3. 探明是否真有逃亡的俄国移民。如果有，则收集情报，能否翻越山脉到达他们那里。 145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冬季的狗爬犁

2月11日，鲍什尼亚克中尉乘狗爬犁前往萨哈林岛，到杜厄屯，他带了能操通古斯语，懂萨哈林岛这一部分居民(爱奴人)方言

的基里亚克人波兹温和也能操通古斯语的哥萨克帕尔芬季耶夫前往。这位军官奉命：查明煤矿的位置；能不能比较方便地给船上
146 煤；收集关于该地区状况和当地居民对中国和日本的态度的情报，收集关于该岛主要居民点和驶近萨哈林沿岸的外国船只的情报，最后查明在特姆河畔是否真的住有俄国人。如果确有其事，则详细察看该地方和特姆河本身。

2月12日，我派海军准尉契哈乔夫到戈林河，然后再沿该河和阿穆尔河经奇吉屯到达南格马尔湾。他乘坐狗爬犁，带着能操俄语并懂居住在戈林河畔和南格马尔湾的涅达尔人和满琿人方言的通古斯人阿法纳西。

契哈乔夫奉命：1.沿阿姆贡河上行到哈兹莫里屯，转到戈林河，沿着该河下行到阿穆尔河，然后沿着阿穆尔河右岸下行到奇吉屯；沿途收集关于这一地区和所居民族的情报；主要是弄明白：戈林河是否真的与乌第河、土古尔河、阿姆贡河和布列亚河发源于同一山脉？如果发现该河与上述诸河流发源于同一山脉，则收集关于它向南走向以及关于通往戈林河河源的途径情报；然后到达该河河源，确定山脉的走向；2.收集关于从阿姆贡河和戈林河河源到布列亚河的隘口以及居住在这些河流之间的萨玛吉尔人的材料；3.探明逃亡的俄国人的屯子在什么地方，能否从阿姆贡河或者戈林河上游到达该屯；4.到达奇吉后，别列津和地形测绘员波波夫即听其调遣，这两人届时应到达该地。派别列津给我送报告来，而把波波夫带去，沿奇吉湖前往南格马尔湾；5.勘察到达该湾的道路以及该湾本身，确定这是否就是被拉彼鲁兹命名为迭卡斯特里的那个海湾；6.同地形测绘员留在该湾度过春天，观察江河解冻，并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关于鞑靼海峡南部沿岸性质的资料；探明这里有无可避风的港湾和从这些港湾到阿穆尔河的道路；7.查明航行在鞑靼湾的外国船只的情况，如果碰上外国船，应向其

宣布：到朝鲜边界的整个鞑靼海峡沿岸地区为我国所领有；向南格马尔湾进发时，如果遇上经商的满洲人则与之友好相处，设法向他们指出，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地区如果不从海上予以监视，则对俄国和中国都很危险，并宣布，鉴于这种危险，我们正在采取措施；8. 航期开始后，可在南格马尔湾向基里亚克人购置一小船，然后乘该船沿着大陆海岸经河口湾返回彼得冬营；沿途应尽可能详细地测量该湾与河口湾之间的这段海岸。

2月17日，继契哈乔夫之后，经理人别列津和地形测绘员波波夫也带了三名哥萨克分乘两驾狗爬犁溯阿穆尔河出发了。

别列津和波波夫奉命：在沿阿穆尔河右岸进发时，应进行目 147
测，沿途同基里亚克人和满洲人进行交易，从他们那里收集关于该地区和居住在该地区的各种民族资料。到达奇吉屯后，在等待契哈乔夫期间，收集关于从该屯到南格马尔湾道路的性质的准确资料。此外，他们还受命为契哈乔夫安全前进准备工具。契哈乔夫到达奇吉后，别列津与波波夫奉命听其调遣。

在经过了三十九天令人疲倦的长途跋涉以后，奥尔洛夫于1852年2月18日回到彼得冬营。他复命说，在到达奥列利湖和奥列利屯后，他便沿着从西面注入该湖的涅格基河向西南西进发，行约三十俄里，抵达涅达尔人的涅格基屯[97]。从这里找了一个涅达尔人做向导，仍向西南西方向进发，行约四十五俄里（四十七公里），到达一个不大的湖（圆周约二十俄里）——卡乌里湖[98]；途中他越过了一个不大的由北向南的高地。由于狗疲惫不堪，在卡乌里河附近的卡乌里屯，停留了一昼夜。这个屯子的居民正在往乌萨里津湾[99]迁移，据他们说，到达该湾的距离约为三十五俄里（三十七公里）。据奥尔洛夫观察，卡乌里屯位于北纬53°16′，东经大约（根据其道路的方向来估计）138°15′（离彼得堡）。奥尔洛夫从卡乌里找了一名向导，仍向西南西方向进发，又走了约摸三十五俄

里(三十七公里),到达萨玛河[100]。在这条路上,他又越过了一个不大的高地。萨玛的居民正在前往乌里班湾,据他们说,到达该湾的距离约为五十五俄里(五十八公里)。从萨玛屯(有两个帐篷)奥尔洛夫找了一名向导,继续西行,抵达游牧人临时驻扎地奇利亚,这一驻扎地点距萨玛约五十俄里。当地居民聚集在这里进行交易。

这个临时驻扎地点象当地土人的所有其它驻扎地一样,用一堆垒起的呈金字塔形的石头作标志。奥尔洛夫从奇利亚向西南西方向进发,行约五十俄里,于1月18日到达涅米连河和涅尔达人的涅米连屯[101]。奥尔洛夫在此逗留一昼夜,以便休息并准备下一步更为艰难的行程,这后一段行程只能骑鹿前进。居住在阿姆贡河两岸的农民和萨玛吉尔人从这里越过一个不大的高地到布鲁坎(在土古尔河畔),据他们说相距约三十五俄里(三十七公里)。这片高地把涅米连河谷与土古尔河谷隔开。这个地点的位置是在北纬52°50′东经130°左右[102]。

143 在涅米连屯,奥尔洛夫遇见十个从土古尔地区骑鹿来的通古斯人;其中两个人承担用自己的鹿送他到乌第地区,到乌第河的发源地;因此他便把自己的狗留给受过洗礼的涅达尔人吉洪照管,而自己则于1月20日乘鹿前往土古尔河上游。奥尔洛夫向西北西行约八十六俄里,到达土古尔河上游和用一堆石头作标志的游牧人临时驻扎地。这个地点位于北纬53°11′,东经134°48′[103]。这个驻扎地位于向北北西伸延的连绵不断的大石山脉*山麓,从这条山脉向东北东蜿蜒着几个不大的丘陵[104]。奥尔洛夫从这个地方开始勘察山脉的走向,沿着它向北北西而去。通古斯人在这里翻山越岭到尼康河——西林木迪河的支流(西林木迪河又注入结雅

* 以后,涅维尔斯科伊称这条山脉为兴安岭。在现在的地图上标为杨-阿林(Ямалинь),或吉西林木迪山脉(Селемдж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我们在下面将保留作者的称呼。——校订者注

河)。在尼康河畔有一座小教堂。奥尔洛夫在这里遇见两名从尼康河登滑雪板打猎归来的涅达尔人，这两个人和陪同他的通古斯人都对他说：斯塔诺夫石山就是从中流出下列河流的山脉：乌第河、土古尔河、阿姆贡河、戈林河、布列亚河和结雅河。他问，这里或者这条山脉的南坡到结雅河发源地一带有沒有满洲人或者中国人所立的界标，他的旅伴们回答说，他们不仅从来沒有在这一带看见过什么界标，而且也从未听说满洲人或者中国人曾经立过什么界标；至于说到中国人，他们从来也沒有来过这里。

他沿着兴安岭北北西行约四十俄里，到达从斯塔诺夫山脉向NOtO(北东向东)伸延的丘陵。这是土古尔河和乌第河流域的分水岭。向导对他说，在离海八十俄里(八十五公里)的这座丘陵南坡，在索伊津纳河发源地有一堆石头，用以标明经过这一丘陵到乌第河支流——乌卢尤河河谷的山隘。他的同伴们常常沿着乌卢尤河到乌第堡去。

奥尔洛夫从这里在兴安岭山麓越过构成兴安岭支脉的丘陵，在泰丰河发源地进入乌第河流域；这个地方的北纬度是53°42′，东经度约为134°20′左右。地图上正是从这个地方起标出了我国同中国的边界，沿着刚才提到的兴安岭支脉的走向向NOtO(北东向东)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兴安岭从泰丰河发源地起，走向[105]转为WtN(西向北)和WtS$^1/_2$W(西向南$^1/_2$西)。从这里向WtN(西向北)行约三十五俄里(三十七公里)，奥尔洛夫到达乌第河第二条支流——加林河的发源地。这个地点的位置是在北纬53°47′，东经约133°45′。从这里向WtS$^1/_2$W(西向南$^1/_2$西)行约四十五俄里，奥尔洛夫到达乌第河的第三条支流——安纳河，这是他这一方向的旅程的终点。这个地点的北纬度是53°43′，东经度约为132°52′[106]。

149

在安纳河上游附近有一个石堆和一个空帐篷；通古斯猎人们

从这里越过兴安岭到西林木迪河上游。他们有时聚集在这个石堆或者临时驻扎地点旁进行交易。奥尔洛夫在此逗留了一昼夜，以便让鹿休息。他在此遇到两个登滑雪板来涅米连屯进行交易的西林木迪人。无论是这两个西林木迪人，还是陪同奥尔洛夫的通古斯人和涅达尔人都对他说，兴安岭从安纳河上游起在差不多七十俄里(七十四公里)的地带是向同一方向(即 WtS——西向南)伸延，然后陡然转向北 (NtW——北向西)，向这一方向伸延八十俄里(八十五公里)，之后迤逦向西，向 NWtN (北西向北) 绵延约一百俄里(一百零六公里)，在此以后，到达兴安岭与一群小山脉 (这些山脉沿着海岸向北而去) 隔开的地方。西林木迪人称这一山脉为玛奇兴安(意为小山)，通古斯人和涅尔达人称之为朱格朱尔山脉。兴安主脉①从这一地方向西北方向伸延六十俄里后，急转直下，然后稍微向西南，向着这一方向伸延到达斡尔人地区和石勒喀尔河(即外贝加尔地区)[107]。在山脉的这一部分，他们指出几处象苹果似的圆形山巅，他们遇到的通古斯猎人还说，在兴安岭从 NW (北西)向 WtS (西向南) 至其南面转弯的地方便是结雅河的河源，西林木迪人称之为多尼，在这一山脉南坡结雅河的一些支流和其它河流的发源地也有用来标明从山脉南面到北面的方便的山隘的石堆。

奥尔洛夫问，在这一山脉的南面有沒有中国人或者满洲人竖立的、他们常来视察的石碑或其它界标。西林木迪人的回答与其他当地居民的回答一样，即这里从未有过这种界标，满洲人和中国人也从未来过。奥尔洛夫还问他们是否听说过在哪个地方有一个罗刹(俄国人)屯，能不能从山路到他们那里去，通古斯人回答说，他们听说过仿佛有一些很坏的罗刹住在注入马穆河 (阿穆尔河)的一条小河河畔，这些俄国人非常之坏，经常吵架斗殴，不向任

① 原文为 Хинганский 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译者

何人缴纳任何东西。由于沒有饲料，所以从岸上骑鹿或乘狗都到不了他们住的地方，只能乘小船沿着阿穆尔河到达该地。据他们说，这些罗刹散布了不少诋毁俄国人*的谣言。

1852 年 1 月 27 日，奥尔洛夫从安纳河上游沿着兴安岭循原 150
路折返。到达土古尔河发源地后，他还是沿着兴安岭向 StW（南向西）进发，向着这个方向行约三十五俄里，到达涅米连河上游。据他观察，这个地点的北纬度是 52°42′，东经离圣彼得堡约为 134°40′。兴安岭从这个地方起，走向转为 SWtS（南西向南）。奥尔洛夫沿着这个方位进发，经过四十俄里（四十二公里）到达自己勘察的终点，即阿姆贡河北支流——克尔比河上游（北纬 52°26′，东经 134°28′[108]）。奥尔洛夫从这里前往涅米连屯，然后从那里带上自己的狗，循原路经考里屯返回彼得冬营。

这样，奥尔洛夫便成了确定乌第河[109]南河源（北纬 53°42′，东经约 132°52′）和克尔比河河源（北纬 52°26′，东经 134°28′）之间作为边界的兴安岭走向的第一个勘察者。他经过勘察，事实上证明了：1.按照 1721 年的条约①所确认的 1689 年尼布楚条约，被作为俄中两国边界的兴安岭，从乌第河上游起，并不象在此以前人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和在所有地图上所标的那样，向东北伸延，而是向西南伸延；2.在土古尔和乌第地区以及沿兴安岭南坡，现在沒有，过去也从未有过象米登多夫院士所说的界碑或界标。米登多夫是把当地居民为了标示游牧人的临时驻扎地和方便的山隘而垒起来的形如界碑的石堆当作界标了；最后 3.关于在阿穆尔河南直流部附近住有俄国人的传闻，据陪同奥尔洛夫的向导称是属实的。

2 月 14 日，有四名果尔特人和两名克加里人从阿穆尔和乌苏

---

* 这里指涅维尔斯科伊考察队。——校订者注

① 恐系 1727 年之误。——译者

里来到彼得冬营，他们向我们讲述了以下的情况：1.他们从右面注入阿穆尔河的皮赫察河转到霍尔河，霍尔河乃一大河，系乌苏里江右支流，在其河口附近流入乌苏里江；2.靠近流入鞑靼海峡的萨玛尔加河的切尔纳伊河在这个隘口附近流入霍尔河；3.从阿穆尔到海(鞑靼海峡)的这条路程顶多有三百五十俄里（三百七十一公里)；4.平时他们从这条路出海到位于萨玛尔加河河口附近的可避风的海湾去打鱼[110]；5.在萨玛尔加河、切尔纳伊河和霍尔河两岸有茂密的森林；6.在这几条河，特别是萨玛尔加河上可行大划船；7.从乌苏里至海有几个隘口和几个可避风的港湾，这些港湾南北相距都很近，离注入海的大河——绥芬河很近，如果乘小
151 船，从萨玛尔加河口出发，路上走二十天[111]；8.由于他们听说，我们不许满洲人欺侮基里亚克人和满珲人，因此希望我们搬到他们那里去住，并答应把我们从阿穆尔和乌苏里抄近道送到可避风的港口；最后9.他们听说在松花江口附近有一俄国人屯，这些俄国人非常之坏：常常和满洲人一起欺侮基里亚克人、那乃人和其他民族，并挑动满洲人把我们杀绝或者赶跑。

紧接着，2月15日，第一趟冬季邮递雪橇从阿扬来此，这趟雪橇是11月20日从该地出发的。我接到了伊尔库次克(9月15日)和彼得堡(7月4日)的命令："勘察活动应到居住在阿穆尔河口湾沿岸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周围的基里亚克人的土地为止，不得再事扩展，并努力设法通过基里亚克人同与之相邻的居民的首领建立贸易关系。"

我给穆拉维耶夫写信对此作了答复：

"1.边界问题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多年来认为仿佛阿穆尔沿岸地区是中国领土的误解已开始瓦解冰消。现在我已完全明白，为什么中国不承认这一地区是它的领土，并且对之弃置不管：它严格遵守1689年和1721年的条约，所以不认为这个地区是它的。

2. 根据从当地居民口中所获情报；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海洋问题也弄清楚了：几乎不容置辩，在鞑靼海峡沿岸有可避风浪的港湾，这些港湾同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有内陆道路相连。这样的港湾对我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在鄂霍次克海上经常飘浮着冰块，弥漫着雾气，加之它的沿岸和堪察加半岛海岸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不佳，使我们没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建立合适的、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3. 奇吉湖、南格马尔湾*和乌苏里江对我们来说是海洋方面的重要据点。

4.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目前的情况下，不可不予以警戒的监视，政府不能弃置不管，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行动决不能只限于令我遵循的那些权宜措施，因为仅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会很轻易地使俄国永远丧失这一重要地区。

从此信的上述内容中您可看出，这就是促使我按照我所遇到的情况行动的坚定信念。我希望您能为此而给我一笔适当经费，以达到上述目的，并允准我：

1. 占领奇吉屯和南格马尔湾，将其作为离尼古拉耶夫斯克最 152
近的据点，从那里易于监视在鞑靼海峡北部航行的外国船只，并易于向南勘察鞑靼海峡沿岸，直至同朝鲜的边界。

2. 请允许我①派一特别考察队去勘察乌苏里江，并在该江口附近的果尔特人屯留下一名军官过冬，以便了解从该江通海的道路，并观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南面两转弯之间的直流部封冻和解冻的时间和情况。

3. 关于俄国逃亡者聚居的谣言目前已在全体人员中传播开来，对他们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为了追查这种一再出现的谣言，派

---

* 即迭卡斯特里湾。——校订者注

① 与上面的"允准我"重复，原文如此。——译者

遣一名军官乘一艘装有武器的舢舨溯阿穆尔河上行，如果发现这一谣传并非虚构，则该军官应设法到达这些俄国人的屯子，向他们宣布，他们归我管辖，有义务协助我们，皇上将因此而赦免他们以前的全部罪行。

4. 为了加强我们的队伍（现有五十六人），在今年通航期内，至少应再派来两名军官和五十名品行好的士兵，并下令在 1853 年航期开始前，从喀琅施塔得派一艘蒸气纵帆船归我支配。”

在向总督报告所有这一切的同时，我还在给他的私人信札中顺便提及：

“窃以为理当奉闻阁下，由于我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道义上的重大责任（我应对消弭能使俄国丧失这一地区的任何疏忽负责），无论如何我决定根据情况和契哈乔夫和鲍什尼亚克归来后所提供的情报采取行动。我希望，阁下对此事能申爱国忠忱，皇帝陛下当能垂察我和我的同事完全出自对祖国福祉的忠诚而采取的行动。”

第十四章

继续考察

鲍什尼亚克归来　他的报告　别列津到达彼得冬营　契哈乔夫的札记　将别列津派归契哈乔夫差遣　给别列津的指令　1852年4月11日的声明　出差到乌赫特列屯　阿穆尔沿岸地区造船业的开端　1851年12月28日尼·尼·穆拉维约夫的信　卡舍瓦罗夫的紧急报告　1852年4月15日给卡舍瓦罗夫的命令　给公司总经理处的紧急报告

3月22日，鲍什尼亚克中尉带病从萨哈林岛回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向我报告称：他沿着河口湾行至拉扎列夫岬，在这里渡过海峡，至萨哈林波哥比村，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进发。顺着这条路行约三十俄里至旺达河* 和基里亚克人的旺达屯。从这里向同一方向行约二十俄里，到达伸出海面，地势低洼，到处是冻土的拉赫岬，在其东面有四个小湖；据他的观察，该岬的纬度是51°45′N[112]。

他绕过拉赫岬，从岸上进发，从该岬起，海岸的方向是StO$^{1}/_{2}$O（南向东$^{1}/_{2}$东）；顺岸行约二十俄里，鲍什尼亚克到达特克屯和特克河，然后又走了二十俄里来到维亚赫图屯和维亚赫图河。维亚赫图的纬度是北纬51°35′。从特克岬开始，鲍什尼亚克看到了散落在沿岸的炭块；在维亚赫图河河口和旺达湾之间，他看到了露天的煤层。据当地居民称，维亚赫图河汊和维亚赫图湖相当深；看样子，这个地方便于给船只上煤，因而值得详细勘察，在通航期间可以做完这件事。

* 在现代地图上，这条河名叫温格（Венга），或者旺基（Уанги）。——校订者注

154 他从维亚赫图向着同一方向进发，行二十俄里，到达坦基河和坦基屯。之后，向南南东方向又行二十俄里，到达霍埃岬、霍埃屯和霍埃河，从这里又到了位于姆格奇河附近，从霍埃向 StO（南向东）相距二十俄里的姆格奇屯。在这里，他获悉，蕴藏量最大的煤矿位于杜厄湾，在特姆河畔也有大量的煤，在特姆河畔曾居住过俄国人；到这条大河，需先沿着姆格奇河行至上游，然后，越过山到注入特姆河的普德日姆河方可到达；从姆格奇屯到特姆河的这段路程，乘狗爬犁最多走一天半（即约五十俄里）；姆格奇屯的纬度是51°01′。

鲍什尼亚克从姆格奇屯出发，沿着海岸向同一方向行十五俄里（十六公里），到达阿尔科伊河和阿尔科伊屯*。海岸从这里沿着隆起的杜厄岬向南南西延伸，在其西面构成了宽广的、开阔的杜厄湾。他向南南西行约十俄里，到达位于杜厄岬北面的杜厄河和杜厄屯。这个地方的纬度据鲍什尼亚克观察是北纬 50°53′。杜厄湾岸平而高，且岸边水深；在这里沿岸差不多有二十俄里（二十一公里）长，全都是厚半俄尺到四分之三俄尺（〇·三五到〇·五三米）的露天煤矿层。杜厄湾看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碇泊场，至少在我所勘察的海岸的整个地带是唯一的碇泊场，因此同维亚赫图河汊一样，需要详细勘察。杜厄屯的居民们对鲍什尼亚克说，再往南，濒海也有煤，但是在杜厄湾煤最多。

这样，在到达主要煤矿以后，鲍什尼亚克便从杜厄屯循原路折回姆格奇屯，以便从该屯前往特姆河。鲍什尼亚克把脚坏了的基里亚克人波兹温和疲倦不堪的狗留在姆格奇，向当地居民租一狭长雪橇，带一名向导和一名哥萨克溯姆格奇河向东北东方向进发。循此方向行约十五俄里，便转到从左面注入特姆河的普德日姆河上游。这里转到东北东方向，行约十二俄里，前面横着一条顺萨哈

* 现名阿尔考沃（Арково）。——校订者注

林岛由北向南绵亘的山脉。鲍什尼亚克从普德日姆的发源地顺这条河向东南行约二十俄里(二十一公里)，到达特姆河和鄂伦春人的屯子*，从那里开始勘察特姆河。位于乌德列克卫河河口附近特姆河河畔的乌德列克卫屯的纬度是北纬 51°3′。特姆河从这个地方起向北和向北北东流去，在其峰峦起伏的岸上有煤矿层露头。鲍 155
什尼亚克沿特姆河顺流而下约十五俄里，到达季法茨卫①屯，特姆河从这里转向北北东；他循此方向，行约七俄里(七·四公里)，到达伊特克瓦尔河和伊特克瓦尔屯。在到达伊特克瓦尔前，他曾经路过从右面注入特姆河，距季法茨卫屯二俄里的卡德湖和卡德河，以及也是从右面注入特姆河，距卡德九俄里(九公里半)的奇德河。伊特克瓦尔屯的鄂伦春人告诉他，俄国人住在切瓦尔卫②屯附近，其中有两人还和自己的克加里人妻子生了孩子。

特姆河从伊特克瓦尔屯起向北流约八俄里，然后向东流约十俄里。特姆河右岸峰峦起伏，有的地方能遇上煤矿的露头。从这里到从左面注入特姆河的库伊奇河约有十俄里长的一段，河道相当曲折，总的流向是向北流。从库伊奇到契哈尔卫③屯(其对面有一个相当高的岛屿，长约四俄里)，约有十五俄里的一段，流向东北。在距库伊奇七俄里(七·四公里)的这一地段，伊特卡尔河从左面注入特姆河，伊特卡尔河附近有伊特卡尔屯。在离这条河四俄里(四·二公里)的地方，有帕恰伊河从左面注入特姆河。

在契哈尔卫屯住着克加里人。屯子相当大，据鲍什尼亚克观察，其纬度是北纬 51°28′，经度离圣彼得堡东经约 142°48′。鲍什尼亚克在这个屯子逗留一昼夜，以便很好地了解居民并向居民们

---

* 鄂伦春人或者奥罗克人操通古斯语，杂以基里亚克语词汇。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传说：他们是从乌第地区迁徙到萨哈林的通古斯人，因此，认为自己是俄国的臣民。

① 原文为 Тифац-во。——译者

② 原文为 Чевор-во。——译者

③ 原文为 Чхар-во。——译者

详细打听关于俄国人的情况。陪同鲍什尼亚克的哥萨克帕尔芬季耶夫，懂通古斯语，居民说的话他都能听明白。

克加里人在这里卖给鲍什尼亚克从日课经[1]撕下来的四页纸，要了三俄尺粗布，并且说，这里住过的俄国人曾有一本书。这四页纸有一页是卷头页，字迹勉强可辨，上面写着："我们，伊凡、达尼拉、彼得、谢尔盖和瓦西里五人，是在 1805 年 8 月 17 日，被赫沃斯托夫带到阿扬的托马拉-阿尼瓦屯的；1810 年转到了特姆河，其时日本人已经来到托马拉。"克加里人同时还谈及，日本人开始来到萨哈林，起初是为了捕鱼，做买卖，目前在此岛的主要屯落托马拉-阿尼瓦屯和其它屯子有他们的大米和阿拉克酒仓库，他们用这些东西来支付爱奴人的工钱，为了看守这些仓库，有几个日本人留在这些屯子里过冬，但是，这些居民和居住在萨哈林岛的所有民族都不承认任何政权——无论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对自己的统辖，也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税。克加里人对鲍什尼亚克讲的正好也是：很早以前，通古斯人从乌第河来到岛上安家落戶；这里称他们为鄂伦春人。然后，他们指给鲍什尼亚克看俄国人曾经
156 住过的地方。看来，这几个俄国人是住在三个茅屋里，还有过菜园。这时，居民说，最后一个俄国人瓦西里是不久前去世的，俄国人是好人，曾同他们一起去打鱼行猎；穿着也同克加里人一样。

这样，鲍什尼亚克视察了俄国人的住所，确信我国同胞来到萨哈林要大大地早于日本人，然后便于 1852 年 3 月 3 日离契哈尔卫屯继续沿特姆河下行。向 NtO（北向东）行约十俄里（一〇·六公里），然后向西北行约十二俄里（一二·七公里），到达马瓦赫卫[2]屯，过了该屯以后，向 NtO（北向东）行十二俄里，到达乌尔温格湖

---

① 日课经（часовник）是东正教教会的经书，其中记有礼拜和祈祷的祷词。古俄罗斯人曾用日课经学习识字。——译者

② 原文为 Мавах-во。——译者

和乌尔溫格屯。沿途，在两个地方，他看见了河左岸上的煤，但是数量已不多了。

从乌尔溫格屯到海约四十五俄里(四十八公里)，河流向北北东。

特姆河注入讷湾，讷湾和海之间隔着一个低洼的沙石滩，状如长圆形的岛屿，从北北西伸延到南南东；长约十一浬(二十公里)。居民们称这个岛屿为克托沃；它是1849年被我命名为顺利岩岛的岛屿之一。在这个岛屿和讷湾的两个岬——北面的伦克岬和南面的克基岬之间，有一条约四分之一浬宽的入海通道。

这一海湾的东岸构成了低洼的山麓，在特姆河口附近，沿着山麓有三条河流入海湾，这三条河是：切姆多格河、伊德河和溫格河。在伊德河和溫格河之间，在隆起的岸上，有克加里人的村落——讷屯，全屯有六个帐篷。在北面的伦克岬旁的克托沃岛上是塔克尔卫①屯，有三个帐篷。特姆河口宽约一浬，有两个低洼的岛屿。据克加里人称，特姆河沙滩水深约三呎(约一米)。讷湾在岛屿附近的有些地方深达十五呎(约四米半)。总之这个海湾水浅，沙滩多；宽约四浬(七·四公里)，长约十浬(十八公里半)。在伦克岬和克基岬附近讷湾的出海口，水深八至十呎(二米四十——三米)。经鲍什尼亚克勘察的特姆河约八十五浬长的整个水域，可通航；据居民称，这里既沒有石梁，也沒有石滩；其深度为五呎——二十五呎(一米半——七米六十)；河谷一般多岗峦，只是有些地方，在杂草丛生的低海岸上盛产建筑用木材，其中有落叶松、云杉和一部分松树；有的地方可以碰上雪松和细的柞树林。这个河谷北面有丘陵挡风。

河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鱼。从南南西至北北东整个流长约为一百二十浬(二百二十二公里)。居民对鲍什尼亚克说，特姆河是

① 原文为 Такр-во。——译者

流经萨哈林岛[113]的河流中最大的一条河。

河畔居民，乌第通古斯人的后裔、鄂伦春人和克加里人处于最
157 野蛮的状态。就我们所见，他们信仰野蛮的萨满教。他们一般很温厚，在这方面也比基里亚克人好得多。他们住的地方很脏，几乎和基里亚克人的住房一样；他们也是吃鱼、草根、野果和野味。他们一般的营生是打猎、捕鱼；但是，最有利可图的是捕鹰，他们把鹰尾出售给日本人，换取大米和烧酒。这里貂、水獭和狐狸也很多，但是其毛皮质量低劣。在讷湾，鲍什尼亚克在居民那里看到许多琥珀，据他们讲，在萨哈林东岸琥珀相当多。他们用煤炭做各种各样的偶像，其形状如同他们认为是凶神恶煞的那些鸟兽。他们常常惩罚那些鸟兽，或者把他们淹死，甚至打死。他们也用煤块做钮扣，虽然他们知道煤能烧火，但是就是不用煤做燃料。特姆河河口的经纬度是北纬 51°56′，东经约 143°20′。

鲍什尼亚克带着脚伤从这里循原路经过三个礼拜的跋涉后返回姆格奇屯，他已被劳顿和饥饿弄得精疲力尽。在此次旅途中，有十天时间他只以干鱼、野果、半腐烂的海豹肉充饥，因为他的全部食物和茶都早已用完了。

鲍什尼亚克从姆格奇屯带了自己的雪橇和波兹温往回走，但是只到了特克屯，因为他带的狗几乎全都死了。食物已告罄，他们以干鱼或海豹油充饥，从这里雇了雪橇勉强活着回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萨哈林岛上的沿岸居民都对鲍什尼亚克讲，一入春，常常有外国船只来到那里，船上的全体船员也都经常登岸，用暴力抢他们的鱼，为非作歹，因此他们请求鲍什尼亚克，让我们保护他们免受欺凌。

继鲍什尼亚克之后，4月9日，经理人别列津也到达彼得冬营。他复命称：他同地形测绘员波波夫一起，溯阿穆尔上行，对阿穆

尔河左岸进行了目测，并同基里亚克人和满洲人进行了交易，到达阿乌尔屯（距奇吉约四十俄里）。这个屯里的一个名叫扎依沃尔的居民应承送他们到南格马尔湾，他们于3月20日到达该地。海湾此时仍然冰封，在南面大海的水面上看不见冰。猎海豹归来，回到海湾的基里亚克人对别列津说，海湾南面的海面上行驶着一艘船。为了证实这一情报，波波夫带着望远镜爬到山上，果然在海湾南面有一艘大船扬帆前进。

别列津从南格马尔湾回到奇吉，在那里等待契哈乔夫，他派地形测绘员波波夫去迎接契哈乔夫。3月26日，波波夫在奥达屯与契哈乔夫相会，转告他关于上述船只的情报，并说，从奥达屯可以直接到达南格马尔湾。契哈乔夫带了一名向导径赴该湾，着波波夫遄赴奇吉，并从别列津那里带些面包干（他的面包干已吃完），到 158
南格马尔湾来见他。而别列津则应带着这一消息和他的书面报告火速来到彼得冬营见我。

最后，别列津向我报告：在萨勃赫屯基里亚克人拿着一个铜十字章的破片让他看，并说，不久前，他们抢劫并打死了一个人，此人身上带着这个十字章。

契哈乔夫在其用铅笔写的书面报告中向我报告，根据从居住在戈林河畔的居民和在这里遇到的满洲人那里所获资料，可以断言，兴安岭或者斯塔诺夫山脉是乌第河、土古尔河、阿姆贡河和戈林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布列亚河和结雅河的发源地，即这个山脉正是按照与中国所订条约被当作俄国和中华帝国之间边界的那条山脉。居住在山脉东面的所有民族不缴纳实物税。契哈乔夫接着写道："有一些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好感的人出现在阿穆尔和满洲，恳请阁下立即着别列津带回命令和食物，我的食物几乎全部告罄。"

接到这些情报后，我于4月11日派别列津给契哈乔夫带去实

物和下述命令：仔细监视外国船只的行动，如果与他们相遇，应代表俄国政府向他们宣布，并用法语以书面形式向他们转达：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到朝鲜边界的整个乌苏里沿岸地区以及萨哈林是俄国的领土，因此，不经俄国政府许可，任何人不得在这些地方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否则定予严惩不贷。

我命令别列津：赶快去协助契哈乔夫并观察阿穆尔和奇吉湖解冻的情况，收集关于边区的各种资料。在与奇吉屯的居民建立友好关系时，要考虑在该屯建立储备我们物资的仓库和我们进一步行动的栖身之地。

在契哈乔夫离开南格马尔湾后，别列津奉命返回彼得冬营，在沿着阿穆尔河右岸的归途中，他注意记下了宜于耕种的地方。

4月12日，派遣鲍什尼亚克中尉到乌赫塔屯过春天。他奉命：1.观察该河和河汊的解冻情况，并记载、测量该河、河汊以及乌岛伊里湖；探明它们是否具有适于船只过冬、兴建造船台以及农业人口定居的条件；2.做完这些事情后，在沿着阿穆尔河左岸的归途中，注意发现岸上便于移民的地方。

由于没有希望在1852年通航期间得到任何船只供河中航行的情报和监视外国船只，乃于4月14日按照我绘制的蓝图在彼得冬营开始造一艘长二十九呎(八米八十)，宽七呎(二米十)的有甲
159 板的快艇和一艘六桨帆船。这时，我集中全副精力来使这两条船能够赶在彼得冬营即将到来的通航期开始前，即7月1日前竣工。

但是，4月10日，通古斯人从阿扬送来了第二趟，也是最后一趟，2月28日从阿扬发出的冬季邮件。这一次送来的邮件（1851年12月26日)中，有穆拉维约夫总督给我的信，信中他对我的全部活动都表示完全赞同，他写道：1.圣彼得堡命令我只能同居住在阿穆尔河口附近的当地居民的政权签订贸易条约，但是无论如何不准下令越过基里亚克人的土地或者阿穆尔河口附近一步。

2. 仿佛米登多夫从鄂霍次克海至乌第河发源地，再往西沿着斯塔诺夫山脉南坡发现的石头界碑以及从北京获得的情报，迄今为止仍然是相信俄中边界的走向应以这些标志为准的依据。

最后，穆拉维约夫告诉我，与此同时他已指示阿扬港司令和堪察加驻军司令尽心竭力协助考察队，并命令从阿扬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锡特卡的一切官船和公司船只必须绕到彼得冬营。

阿扬港司令兼俄美公司阿扬商栈经理卡舍瓦罗夫于2月26日以急件通知我说，公司总经理处命令他，将我所负责之考察队视为阿扬商栈贸易考察队。因此，令他给奥尔洛夫、别列津以及其他属于阿扬商栈编制的人员（都是他的直接下属）下达必要的指令。给考察队供应的商品和储备绝对不许超过政府为此所规定的数目。最后，鉴于这些储备品和商品应由官船运到彼得冬营，故不得以任何借口派公司船只运送。

在告诉了我总经理处的这些命令后，卡舍瓦罗夫通知我说，他已同时给奥尔洛夫和别列津送去相应的指令和指示。最后，他说，虽然他十分了解考察队的供应十分匮乏，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由总经理处管辖的人员不能擅自行动。

接到这一通知后，考虑到已经进行的考察的重要性，以及在圣彼得堡存在着对这一地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看法，还有与这样重要的事情相悖的，妨碍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够使我们处于绝境（我们大家几乎有饿死之虞）的公司总经理处侮辱性的命令，我乃 160
派一通古斯人于4月15日从彼得冬营携函前往阿扬，我用总督名义命令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不必受公司总经理处命令的约束；按照我在11月3日从彼得冬营送去的要求，一有机会，即用官船或者公司船只将供应考察队的商品和储备运来。同时，我请他注意公司在这里只不过是我所订购的商品的供应者，我是遵奉圣旨，为了达到重要的与国家利益攸关的目的在此活动的，不受公司的

约束，这个考察队绝对不是象 1848 和 1849 年公司为了商业的利益而决定派遣的那种无关宏旨的赴土古尔地区的贸易考察队。接着，我对卡舍瓦罗夫写道："我不仅命令奥尔洛夫和别列津不执行您的命令，而且命令他们二人不必予以答复，我将一并报告总督，并以急件通知公司总经理处。此件我先寄给您一读，一俟接到写有总督名下查收字样的信封后，托您立即派专人将信送至伊尔库次克，将急件发往公司总经理处。此外如有军官途经阿扬去堪察加时，则请您立即派其中的两名军官来彼得冬营"。

在给公司总经理处的急件中，我写了如下的内容："顷接阿扬港司令兼商栈经理卡舍瓦罗夫送来之急件，获悉公司总经理处给他所下的命令，我认为这些命令不仅对在考察队服务的人员是个侮辱，而且也不符合考察队所力求达到的那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利益之目的。这些命令可以置我们于绝境，因此，我作为这里的负责人(对一切负责)，不得不对卡舍瓦罗夫提出建议，并请他将该建议转致公司总经理处。我估计公司之所以发出这种显然有碍于达到上述重要的关乎国家利益之目的的命令，是由于误会或者不了解在这里所遇到的情况所致，我相信，接到这个急件后，总经理处会立即命令卡舍瓦罗夫丝毫不爽地完成我提出的关于供应考察队商品和储备的要求。"

第十五章

161

在阿穆尔左岸地区的工作成果

1852年4月15日给总督的报告　在基里亚克人中间出现了文明　在他们中间推广种菜　契哈乔夫的报告　他所收集的关于阿姆贡河和戈林河以及居住在这两条河沿岸民族的资料　满洲人谈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南部

我将鲍什尼亚克所写的考察日志(原件)、契哈乔夫的简要报告和别列津的报告送交总督，并说明这些考察成果的重要性和外国船只与传教士出现在满洲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对我国所造成的危险。我向他禀明了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给卡舍瓦罗夫的命令，最后，我写道：

“由此，阁下可以看到目前圣彼得堡存在着的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地区以及萨哈林岛的看法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根据上述资料，这些地区和岛屿不是象圣彼得堡有些人所想的和所坚持的那样应属于中国，而是应属于俄国。在考察队支配的微不足道的经费情况下，几乎每次送来邮件时都重复的这种有背上述情况的命令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总经理处的命令会使我们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从而会导致考察队的覆灭。

处于这种境地，假定我缺乏独立性，全部道义上的责任会落在我身上。鉴于上述情况，尽管这些情况同给我的训令不一致并会使我因此受到严惩，我仍然决定不按命令行事。过去和现在我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末按照训令行动，则会使俄国永远丧失阿穆尔沿 162

岸和乌苏里沿岸这样重要的地区；要末适应当地情况，不按照给我的训令而独立行动。我选择了后者。

在此以后，我希望，根据我所陈述的事实，按照我 2 月 20 日呈给阁下的前述报告，最后能够对这一地区给予严重注意，我最终能够获得适当的经费供考察队之用。所有我的知识渊博、孜孜不倦的同事们都为考察队的重要的关乎国家利益的目的所鼓舞，虽然考察队的经费微不足道，远不能适应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以非凡的勇敢、充沛的精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经受了勘察边区和消弭外部对其侵犯时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

因此，我们竭力设法防止外部对这一地区的侵犯，并加强考察队，我们在通航期到来前，便着手造快艇和帆船，在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兴建必需的房舍。

来自阿穆尔河畔的一个基里亚克人纳考温把自己年轻的妻子索考妮带到彼得冬营，请求我们给以栖身之地，因为梁格尔屯的基里亚克人想把她偷走。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把索考妮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给她洗了脸，梳了头，穿上萨腊范[1]和白衬衫。此后，索考妮为自己的漂亮而惊奇不已，开始每日梳洗打扮起来。这便成了一些基里亚克妇女开始来彼得冬营请求给他们洗脸、穿衣的引线。可以想见，我们的水兵和他们的妻子是多么热心地把这些基里亚克妇女带到海湾旁，洗掉他们脸上的积垢。因此，这些女神在我们送给她们的镜前自顾倩影时该是多么兴高彩烈啊！

一个住在与彼得冬营相邻的村里，比较善于观察的名叫帕特金的基里亚克人，看见我们挖地种马铃薯，而且也没有象迄今为止基里亚克人所想的那样*因此而死掉，于是便来请求我妻子教以种马铃薯及侍弄之法。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帕特金的妻子挖

① 俄罗斯妇女穿的一种无袖长衣。——译者

* 他们认为，任何挖了地、种上什么东西的人会立即死去。

了一小畦，种上了马铃薯，并关照这个基里亚克妇女锄草、浇水。可以想见，当他们家种的马铃薯都生长起来，而且全家人都没有得病，全村没有一个人因种了马铃薯而死亡的时候，帕特金一家是多么高兴啊！

幸福湾在 1852 年同在 1850 和 1851 年一样，到 6 月 14 日才解冻，即比阿穆尔河口解冻晚一个月（阿穆尔河口这一年是 5 月 9 日解冻的），也象前两年似的在 6 月 20 日前塞满了海冰，因此，6 164
月 22 日，才能将快艇下水，我任命当时是海军准尉的契哈乔夫担任该艇指挥官。

在迄今不为人知的、荒无人烟的边陲，文明和造船业就这样传播开来。

6 月 20 日和 6月 21 日，契哈乔夫准尉、鲍什尼亚克中尉和经理人别列津先后来到彼得冬营。他们费了很大劲，乘着小船在塞满河口湾北部和鄂霍次克海南部的冰块中间穿行，赶在这个时候到达。契哈乔夫复命称，到达阿姆贡河和离该河河口十五俄里（十六公里）的卡乌尔屯后，便溯该河西行，越数日到达从左面注入阿姆贡河的阿姆加河河口和位于河口上的萨玛尔屯。萨玛尔屯位于北纬 51 °42′，东经 135°12′。

阿姆贡河在这个地方离戈林河最近，因此契哈乔夫便从萨玛尔屯，从阿姆贡河转到了戈林河，沿阿姆贡河总共走了约三百二十俄里（三百三十九公里）。

契哈乔夫从萨玛尔出发向南南东行，朝着这一方向行约三十俄里，到达位于萨玛吉尔湖（埃沃隆）西南岸的萨玛吉尔人的苏米屯。从苏米屯至萨里屯约十七俄里，他是沿着该湖西岸向 StO$^{1}/_{2}$O（南向东$^{1}/_{2}$东）行进的，然后从这里向着同一方向行三十二公里到达戈林河和萨玛吉尔人的戈里屯。该地位于北纬 51°2′，东经 135°38′。他在阿姆贡河、萨玛吉尔湖和戈林河之间越过把阿姆贡

163



基里亚克妇女

河河谷和戈林河河口隔开的不高的群山支脉。

契哈乔夫从这里开始沿戈林河下行，至位于北纬 50°44′，东经约 137°50′的该河河口。

契哈乔夫从戈林河河口转到了阿穆尔河右岸的苏苏屯。阿穆尔河在这个地方宽约十二俄里，此处有许多岛屿。契哈乔夫从苏苏屯开始沿着阿穆尔右岸下行，在约一百俄里(一百零六公里)的途中，他是沿着阿穆尔向东北北行。沿途经过了果尔特人的下列村落：离苏苏十五俄里(十六公里)的丘利亚、离丘利亚二十俄里(二十一公里)的阿季、离丘利亚二十五俄里(二六·六公里)的皮苏阿、离皮苏阿十五俄里的多勃基，以及离皮苏阿二十五俄里的卡温达。

从卡温达起，便是满琿人和涅达尔人的村落，河向 NOtO (北东向东)流。卡温达屯的纬度是 51°32′，经度是 139°10′。契哈乔夫沿着河的右岸向 NOtN (北东向北)行约三十俄里，到达基尔达屯，然后经三十五俄里(三十七公里)到达奥季屯。3 月 26 日在该屯与地形测绘员波波夫相会。他从这个屯子里带了一名向导，沿着 16
从南面环抱奇吉湖的群山山麓向东进发，翻越了一个小丘陵。3 月 28 日，他到达南格马尔湾。在向 WtS$^{1}/_{2}$W (西向南$^{1}/_{2}$西) 的方向，奥季屯和南格马尔湾之间的距离约为三十五俄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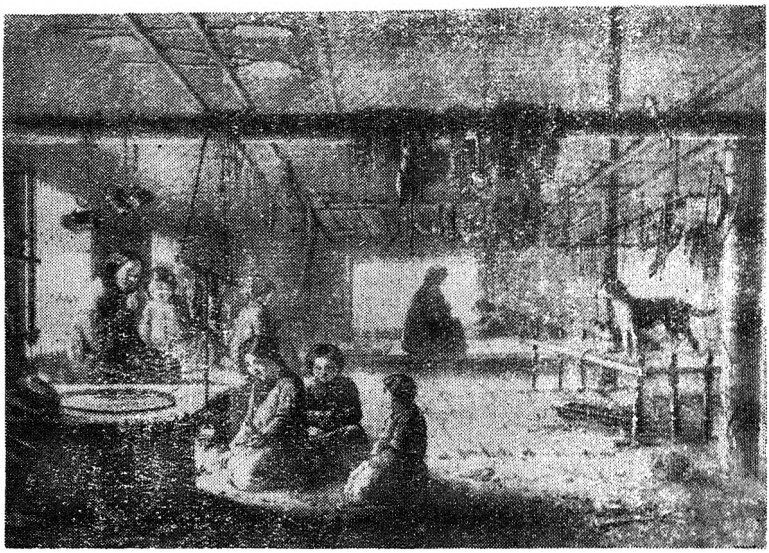
这样，契哈乔夫乘着狗爬犁走了：

1. 从阿姆贡河河口到从该河到戈林河的隘口——约三百十五俄里(三百三十六公里)。

2. 阿姆贡河到戈林河——七十五俄里(八十公里)。

3. 沿戈林河到其河口——约一百零五俄里 (一百十二公里)。

4. 沿阿穆尔河到奥季屯——约一百六十五俄里(一百七十六公里)。



满琿人冬居内景图

5. 从奥季到南格马尔湾——约五十五俄里(五十八公里)。

行程共计七百十五俄里(七百六十二公里)。

因此,契哈乔夫是第一个沿着阿姆贡河和戈林河走了这么远,勘察了这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的俄国勘察者。是他最先使我们了解了这些巨流大川。

他在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因为对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民族毫无所知,狗很疲倦,契哈乔夫往往不得不拖着狭长雪橇步行赶路,
166 在没膝的水中行进。所带食物还在戈林河上的时候便已告罄,因此在到达奥季屯(他在此向波波夫要了面包干和茶)之前,八天多时间,契哈乔夫以干鱼、野果和海豹油果腹。

从距阿姆贡河河口十五俄里的卡乌尔屯起,在这条河的上游一带居住着涅达尔人。这个民族使用的语言与通古斯人相同;他们一般都温柔好客,特别对俄国人更是热忱,因为与我们的通古斯

人常有来往。在切里巴诺屯和杜里比科屯，他发现有七个在布鲁坎受过洗礼的涅达尔人，这七个人懂得一点俄语。在到达哈洛屯前，河的右岸隆起很高，有一段则是山峦重叠，左岸在这个屯子一带也比较高。沿河两岸覆盖着许多可作优良建筑材料的树木——针叶树和阔叶树；这里生长着云杉、雪松、松树、落叶松、白桦、杨树和白杨。涅达尔人常从哈洛屯和杜里比诺[1]屯到南距阿姆贡河二十五俄里的一个大湖去。该湖叫作丘克恰基尔湖，是根据居住在其岸上的民族名称而得名的。

从阿姆贡河上的萨玛里屯到萨玛吉尔湖的这段路是在丘陵起伏的平原上通过的114，这里生长可作优良建筑材料的树木，主要是雪松；能遇到一抱半和两抱粗的雪松。萨玛吉尔湖相当大，相当深，湖岸大部分隆起，覆盖着可作建筑材料的树林。萨玛里屯以及居住在这一湖畔、戈林河两岸到比尔泽屯的居民称为萨玛吉尔人。总之，丘克恰基尔湖和萨玛吉尔湖是值得特别勘察的。戈林河两岸大部分隆起，生长着可作优良建筑材料的树木，特别是雪松和云杉；有些地方可碰到树干纤细的柞树林。

契哈乔夫在戈林屯遇上了从松花江来此与萨玛吉尔人做买卖并向他们讨债的满洲商人。为了接近这些满洲人，他借口狗走不动了，便在此勾留了三天，与他们结识。满洲人对他一直很亲热和气。

由于有通古斯人阿法纳西这个好通译陪着他，他能够自由地与满洲人交谈，并对他们宣称，他是从驻有俄国人的伊斯开湾（幸福湾）派来监视阿穆尔河口，了解边区情况，并与他们做买卖的。

起先，契哈乔夫与满洲人谈贸易问题。他们表示希望同我们做买卖，但这时请求我们把我们的商品仓库设在尽可能靠近松花

① 这里的杜里比诺（Дульбино）与前面的杜里比科（Дульбико）恐系同一屯名。——译者

江江口的地方，无论如何不要远过奇吉屯；他们还向他列举了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并且说，他们一般被禁止沿阿穆尔河下行到这些地方来。由于我们与他们的交易只能以物易物，因此他们向契哈乔夫列举了他们能够从三姓城和吉林城（在松花江上）以及注入松花江的虎尔哈河上的、位于三姓旁边[115]的宁古塔城给我们运来的一切东西。

167 契哈乔夫询及边区之形势、状况，满洲人答称：

1．满洲和达斡尔地区是中国东北的边陲省份，只伸延到兴安（布列斯基）山脉，结雅、布列亚、乌苏里、戈林、毕赤、阿姆贡等大河皆发源于这一山脉；

2．兴安山脉在南面是松花江及虎尔哈河和乌苏里江的分水岭。它越过松花江江口以上的阿穆尔河，然后未至三姓，便经松花江南至朝鲜的群山，这样便到了日本海[116]；

3．在布列斯基山脉和海之间这一地区的所有居民不向中国人缴纳实物税，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一地区处于未定状态（即如满洲人所说的：仿佛不是中国人的，也不是你们的），他们说，因为俄国和中国早就签订了某种条款[117]；

4．近来在松花江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出现了许多外国人（传教士）。听说，他们把关于这一地区的情报送给自己频繁地靠岸停泊的船只。这些人到这里来装扮成各种身分的人：什么传教士啦、巫师啦、萨满（萨满教的巫师——译者）啦，有时竟自称是俄国人。他们常常穿着当地土著的衣服，寻找各种机会，想方设法怂恿当地居民和我们、满洲人中间一些人不怀好意地对待俄国人。契哈乔夫接着话茬说，例如，他来到戈林河口以后，那里便放出谣言说，全部俄国商品都有毒，第一个穿上在阿穆尔河买的用我国呢子做的短上衣的满洲人一定会变得枯瘦，仿佛俄国人走过那个村庄，那个村庄一定会有人死亡。最后，满洲人还对契哈乔夫讲，有一个这样的

外国人在松花江畔的山里定居下来。满洲人问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住在这里，这个外国人回答说，他好象是一个什么高等人，大家都应当向他顶礼膜拜，然而，这一回答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居住在戈林河沿岸以及萨玛吉尔湖畔的萨玛吉尔人对契哈乔夫讲，阿姆贡河、戈林河、布列亚河、土古尔河和乌第河皆自兴安山脉流出，从萨玛吉尔屯沿着阿姆贡河及其支流——阿玛河，乘狗爬犁用两天时间即可到达这山脉的山麓，而从戈林河，从戈林屯用四、五天时间可以到达，此外，他们还听说，在阿穆尔河附近有很坏的俄国人唆使异族人杀害我们（阿穆尔考察队成员）。

契哈乔夫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报告：

“这样，在完成了给我们的第一部分命令并从奥季屯接到了地形测绘员波波夫关于一艘外国船驶近南格马尔湾的重要情报以后，我立即令波波夫返回奇吉，着别列津带着这一消息立即前往彼 168
得冬营，然后从那里带上您的指示遄返南格马尔湾；我自己则从奥季屯带一名向导前往南格马尔湾。到了那里后，我看到该湾尚覆盖着接连不断的冰块，海湾南面的海面则很干净，在水面上可以看到一艘双桅船正在扬帆向北曲折行驶。我开始仔细地观察这艘船，并命令从奇吉来到南格马尔湾的地形测绘员波波夫从岸上测绘该湾。

根据该湾海岸的轮廓和我确定的纬度，我看到这正是被拉彼鲁兹命名为迭卡斯特里湾的那个海湾。

此时，该船已驶近该湾入口处，望去好象一艘纵帆轻快巡航战船。从其动作来看，可以认为很可能是在测绘海岸。

居住在迭卡斯特里湾沿岸及其南面的基里亚克人，还有从奇吉湖和阿穆尔来捕海豹的基里亚克人对我讲，从这种船上放下来的舢舨常常拢岸停泊，舢舨上的人打着手势，有时也通过翻译叫他们不要让俄国人在此住下，因为据他们讲：一旦俄国人在你们这

里落脚，并站稳了脚跟，则会把你们斩尽杀绝。

测绘完海湾以后，契哈乔夫命波波夫仔细监视外国船只，自己偕一名通古斯人抄直路径往奇吉湖，去迎别列津。他渴望尽快接到彼得冬营的消息和实物，同时调查从海湾到湖的隘口和到奇吉屯的道路。

契哈乔夫行至离奇吉屯三十俄里的地方，遇上了泥泞的道路，难以行走。拖拉他的雪橇的狗已有一半倒毙，因此，他们不得不将雪橇和通古斯人留下，自己背着背囊，在几乎没膝的泥泞中向奇吉跋涉。在离奇吉屯还有约二十五俄里的地方，他碰上了带着食物和命令乘雪橇前往迭卡斯特里的别列津。契哈乔夫令别列津折回奇吉，自己偕通古斯人步行返回迭卡斯特里。别列津的狗勉勉强强地拖着装有面包干和茶的狭长雪橇。5月3日，契哈乔夫费了很大劲才到达海湾。海湾已在4月28日解冻，到5月1日，冰已经完全没有了。

第十六章

勘察阿穆尔河谷

根据从当地居民那里所获得的情报勘察鞑靼海峡南部沿岸一带　契哈乔夫从迭卡斯特里湾到彼得冬营的旅行　鲍什尼亚克关于乌伊河汉的报告　毕赤河和皮里达河　勘察河汉和奇吉湖　乌赫塔屯和阿姆贡河河口之间的阿穆尔河左岸　别列津关于沿阿穆尔道路的报告　地形测绘员波波夫的测绘工作　鲍什尼亚克、契哈乔夫、别列津、波波夫和沃洛宁的考察结果　"奥利乌查号"轻快巡航战船的到来　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司令的报告　扎沃伊科的通知　总督的答复

契哈乔夫抵达迭卡斯特里湾后不久，载着几名土人的舢舨也从南岸来此。他们说，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乘小船走八天即可到达一个巨大的可避风的海湾（象个湖）——哈吉湾，而且再往南还有许多几乎经常不冻的海湾。由于粮食匮乏，契哈乔夫未能前往哈吉湾，但是，他从土著口中获得了关于该湾的详细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可以作出结论：哈吉湾是一个巨大的良港。

如果他愿意，土著应承把他送到这一海湾，他们说，他们从那里沿着特姆河和洪加里河到阿穆尔河、奇吉屯和洪加里屯。

契哈乔夫详细察看了迭卡斯特里湾后，遂将用法文写的关于这些地方属于俄国的声明交给一个机灵的土人，令他将这一文件出示给可能来此的外国船只。然后，乘购置的小船沿着海岸向阿穆尔河口湾驶去。

他带着通古斯人和地形测绘员沿着鞑靼湾海岸进发，很快便

到了群山之间的一个不大的低洼小谷。沿着基里亚克人在此伐树
170 辟出的、布满树干的林间小道(宽约一俄丈〔一米八十〕，长约二俄里半)，土著们从注入奇吉湖的塔巴河拖曳着自己的小船。过了这条林间小道后，他在塔巴河上遇见两个从奇吉乘小船来的涅达尔人，后者告诉他，沿着这个湖和塔巴河至隘口可行大划船。

契哈乔夫从这里继续沿着峭壁重叠的海岸北行。很快，北风吹来了冰块，把小船挤到岸边，因此，在经过十五天的冰块间的航行以后，船最后被冰块赶到位于苏肖夫岬附近的一个小海湾内；他们差点儿蒙难。在这里把小船拖上岸，契哈乔夫便同他的同伴等待情况的好转，但是越来越强劲的东北风又把更多的冰块吹进海湾。虽然他们吃得很省，但是储备的面包干已全部吃完。契哈乔夫决定在此丢下小船，带着仅剩的几磅面包干、仪器和地图，穿过树林，越过山岭，向第一个最近的村庄走去。翻过两座巍峨的山岭，出港湾，已是精疲力尽，但是，使大家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看见冰块已被狂风暴雨打碎，因此又可以继续航行。他们在峭壁下，大海旁，冒着极大的危险，履冰找到了自己的舢舨，然后将舢舨下水，又乘着它沿海岸北行。5月16日，他们侥幸进入阿穆尔河口湾。我说侥幸，是因为他们带的食物已全部吃光。在河口湾，他们停靠在第一个村庄契麦村，一昼夜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他们在此逗留二日，一方面进行休息，一方面以干鱼和海豹果腹。以后，两礼拜吃着这样的食物，到达捷巴赫岬，从那里看见了被冰拥塞的整个河口湾北部。他们在这些冰块中间开始向彼得冬营进发。

鲍什尼亚克中尉报告自己的出差经过时，称：他于4月24日到达乌赫塔屯，住在满琿人奇里贡家里，他留在那里度过春天。当地土著对他很关心，并表示好感。他问他们关于兴安山脉和边区的状况，他们所说的与对契哈乔夫和别列津所说的一样，他们请求我们在他们那里安家落戶。

乌赫塔屯的纬度是52°29′N。阿穆尔河在这个屯子附近于5月7日开始解冻。冰顺着河流了三昼夜，向这个屯子所在的岬排山倒海地挤压过来，常常流到连接乌岛伊里湖和阿穆尔河的乌伊河汊的河口。此时，水腾起达十呎(三米)，将该岬整个低洼部分和乌伊河汊口附近的河岸淹没。因此，这里不宜于建造船台和建立村屯。

当水平息下来以后，鲍什尼亚克于5月18日着手描绘、测量乌伊河汊和乌岛伊里湖。前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长约二十七俄里；宽二十到四十俄丈(三十六到七十三米)，从乌赫塔屯至河 171
汊口到位于其右岸的皮亚赫图屯，深二十二到三十六呎(六米半到十一米)。从皮亚赫图屯到其乌岛伊里湖的源头，深十到二十呎(三到六米半)。从乌伊河汊到阿穆尔河有三条天然的水沟。第一条最深，在乌赫塔屯稍微上一点，宽八到十俄丈(十四米六十到十八米三十)，最浅处为十呎(三米)。第二条在位于阿穆尔河右岸的普里屯对面，深约十呎。第三条在卡伊姆屯附近，深约十呎。阿穆尔河主航道在这些地方附近水深十五俄丈(二十七米)。乌伊河汊左岸比右岸(南岸)水深而岸高，两岸都是草地。只是在左岸(北岸)上的皮亚赫图屯附近生长着树林。离此相去约十俄里的地方，有山，山上长着优良的适于建筑用的树木。

此岸在皮亚赫图屯附近约十俄里的地方是隆起的，在二次涨水时从来不会被淹没；而其余部分以及整个南岸则会被水淹没。在皮亚赫图附近一带，对于居住和兴建造船台都十分方便。

乌岛伊里湖从西南西向东北东方向流，全长约五十俄里。湖的北岸水深岸高，有一部分是峭壁重叠，而南岸岸低水浅，多冻土带和沼泽。在隆起的北岸上有许多建筑用树木，如：云杉、雪松和一部分松树等，在其西南面有一大海湾，发源于山脉的两条大河：毕赤河和皮里达河[118]注入其中。这个海湾沿着纬线宽八俄里(八公里

半），沿着经线长约十八俄里；其深度是五到十五呎（一米半到四米半）。在沙滩上，皮里达河深三呎，毕赤河约四呎。这一海湾内有两个岛屿：一个岛屿低洼，在皮里达河口对面（相距二俄里），周长约五俄里，另一个岛屿峭壁重叠，生长着树林，而且很高，在毕赤河口对面；这后一个岛屿的周长约四俄里，距这条河的河口约一俄里半。

据当地土著称，毕赤河要比皮里达河大得多。这两条河在河口附近都有山峦起伏的很高的海岸，都从西面注入湖。两条河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五俄里[119]。在毕赤河南面注入湖的皮里达河河口附近有一屯名库尔奇屯。其纬度以及湖最南端的纬度是52°6′N，可计经度约138°55′O[120]。据基里亚克人讲，在这两条河隆起的、一般是山峦起伏的岸上有大量优良的建筑和造船木材。据当地人讲，有些树有一抱半到两抱粗。皮里达河是从西南西向东北东方向流，而毕赤河则是由西向东流。

在湖的北岸，乌岛伊里河附近，离库尔奇屯三十五俄里（三十
172 七公里），有一同名的屯子——这是湖的最北点。在湖的南岸，离湖三十俄里是内尼屯，从内尼屯到位于乌伊河汊或河沟源头的塔齐屯约三十五俄里。

在湖的南岸，离塔齐屯四俄里，有一不大的浅水海湾，深约二呎（〇·六米），宽约五俄里，长约七俄里。有两条发源于山脉的小河——萨里基河和基里巴河[121]，从南面注入这条海湾。在靠近山峦起伏的北岸，湖深二十到三十呎（六到九米），但其深度向其低洼的南岸逐渐减小，因此靠南岸，湖深不过一到四呎（〇·三米到一米二十）。在乌伊河汊从该湖流出的出口附近，湖深七到八呎（二米十到二米四十）。湖的南部满布着沙滩和浅滩，而在北部，恰恰相反，没有一个沙滩或浅滩。

这样，在描绘和测量完乌岛伊里湖和乌伊河汊后，鲍什尼亚克于5月30日前往奇吉屯协助在那里患病的别列津。他于6月5

日到达该屯，在 12 日前，他测量了奇吉河汊和湖的一部分（河汊入口附近）。那里水深原来是十八到二十六呎（五米四十到七米八十）。从河汊到湖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深八到十二呎（二米四十到三米六十）的河沟，而湖深为十五到三十呎（四米半到九米）。

鲍什尼亚克从奇吉湖沿着阿穆尔河下行至乌赫塔屯，从那里向 NtW（北向西）行，沿阿穆尔河主航道，贴着左岸到达阿姆贡河口。他这样经过特烈姆屯，走了五十五俄里到达位于水浅的河汊口和周长约十俄里的一个湖附近的奥季库屯。从该屯到阿姆贡河口约十五俄里。整个河岸都是草地，地势低洼，在大水时要淹没。在岸上，鲍什尼亚克没有发现一个便于居住的地方。在其西面，约二十俄里，可望见群山。从奇吉到阿姆贡河口这一带阿穆尔河主航道的深度在八到十二俄丈（十四到二十二米）之间，有的地方达十五俄丈（二十七米）。河中有杂草丛生的低洼的岛屿，河宽八到二十俄里（八公里半到二十一公里）。鲍什尼亚克从阿姆贡河口径往尼古拉耶夫斯克，6 月 18 日到达该地。

鲍什尼亚克在其 1852 年 6 月 14 日的报告末尾写道，根据他从当地居民和三姓来的满洲人口中所听到的全部情况来看：1.为了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我们必须在阿穆尔定居落户，而且要尽量靠近乌苏里江江口；2.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杜绝逃亡的俄国人、出现在这里的传教士以及一些满洲人所散布的于我们十分有害的谣言；3.勿庸置疑：在迭卡斯特里湾南面的鞑靼海峡岸上有几个可避风的港湾，基里亚克人、通古斯人和其他当地居民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经过他们的内陆道路来这些港湾；4.同样也勿庸置疑的是：现在外国船只日益频繁地来到鞑靼海峡；最后，5.毕赤河和皮里达河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两条河的岸上盛产木材，这些木材流送到阿穆尔河甚为方便。

经理人别列津于 6 月 26 日向我复命说，他很快便顺利抵达特

林屯，在土著的帮助下，从那里踏着冰，或者说得确切些涉水勉强到达阿乌尔屯。从阿乌尔屯到奇吉他是从岸上踩着泥泞走的，在到迭卡斯特里的途中，他遇上了背着背囊、疲惫不堪、踽踽而行的契哈乔夫。他从这里把契哈乔夫送到他留下雪橇的地方，把自己的雪橇给了契哈乔夫，供给了他食物，然后自己乘契哈乔夫的雪橇返回奇吉，在那里同基里亚克人和满珲人进行交易，观察了阿穆尔河、奇吉河汊和奇吉湖解冻的情况。



阿穆尔河上满珲人的划船

靠左岸的阿穆尔河主航道于5月2日开始解冻，奇吉河汊于5月4日解冻，奇吉湖于12日解冻。解冻时非常安静，特别是在奇吉河汊，而且是在水涨到八呎(二米四十)的情况下解冰的。在奇吉湖中，冰就地消失了。春天，或者说得确切些，夏天在这里仿佛骤然来临，而到5月6日，万物已披上了绿装。

在奇吉屯和阔吞屯附近一带地方各方面都很便于移民居住。在奇吉屯对面，阿穆尔河中岛屿星罗棋布，其中有一个离奇吉一俄

里半的岛子，为多山高地，覆盖着柞树林和桦树林，其余的岛子则 174
杂草丛生，大部分都很低洼。奇吉对面的阿穆尔河非常之宽，对面左岸的群山勉强可以看见。别列津虽然久经风霜，但是由于在河水中和泥泞中令人疲惫的旅行而病倒了。他患了寒热病，脚也痛，因此几天不能走动，也不能进行测量。测量工作由鲍什尼亚克来完成。在奇吉屯，别列津住在满琿人甘金的帐篷里；这个满琿人以及这个屯子和它的邻屯——离奇吉二俄里的阔吞屯的所有居民，在别列津患病期间，都表现了自己的善良和殷勤。他们看护他，把什么草药敷在他的病脚上，烧水给他喝。此外，他们还拿黍米饭来款待他，他们学会了煮茶，做鱼汤，为他用鲈鱼、鲫鱼和鲟鱼等鲜鱼做鱼汤。这些鱼在那里到处都是。这些屯子的居民请求别列津让俄国人在他们那里安家落戶。在他们的帮助下，别列津同在迭卡斯特里湾的契哈乔夫保持着联系，托他们给他送去面包干和黍米；鲍什尼亚克得知别列津患病的消息，就是他们往乌赫塔屯送的信。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都不想接受别列津的任何报酬，他们说，当一个人得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帮助他，谁要是为此而要报酬，按照他们的想法，就应当立即死亡。别列津病愈后便乘他所购置的小船返回彼得冬营。沿途受到了基里亚克人的殷勤接待。

地形测绘员向我禀称：他同别列津沿阿穆尔河上行去与契哈乔夫会合，从特林屯*到奇吉屯，对阿穆尔河右岸进行了目测。其状况如下：从特林岬和特林屯到特姆屯，在二十俄里长的地域，左岸的方向是纬线方向，而从特姆屯到隆起的峭壁重叠的阿乌尔岬，在约九十俄里长的地域，其方向是经线方向。从这个屯子到阿乌尔岬，在岸上有下列村落：离特姆十俄里（一〇·六公里）的恰里莫克屯、离恰里莫克二十俄里（二一·三公里）的帕特屯、离帕特十五俄里（十六公里）的霍列屯、离霍列十俄里的坚恰屯、离坚恰屯八俄

* 在阿姆贡河对面。

里（八公里半）的普里屯、离普里屯五俄里（五.三公里）的卡伊姆屯、离卡伊姆屯五俄里的曼齐屯、离曼齐六俄里（六.四公里）的季列屯和离季列屯十俄里的阿乌尔屯。在帕特屯和霍列屯之间一带和在曼齐屯和季列屯之间一带便于农业移民居住。基里亚克人从坚恰屯越过一个不大的山脉去河口湾，离拉扎列夫岬二十俄里（二十一公里）的切美屯。从坚恰到契麦行程约七十俄里。从奇吉到阿乌尔屯和阿乌尔岬四十俄里的低洼的左岸是西北方向。这里有两个屯子：卡比屯（在道路中间）和乌季屯，离奇吉五俄里。

175 所有上述勘察工作的结果非常重要；勘察结果发现：1.俄国保有占领萨哈林的权利；2.迭卡斯特里湾是鞑靼海峡中最靠近河口湾的停泊场；3.阿姆贡河和戈林河河源位置的确定最终表明：按照1689年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涵义，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地区至海应当属俄国所有；最后，4.在鞑靼海峡沿岸有或多或少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相联系的可避风浪的港湾。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为了进一步勘察边区，彻底解决十分重要的海洋问题，必须在下列地方建立哨所：在戈林河和阿姆贡河上游、在奇吉屯和洪加里屯、在乌苏里江江口、在维亚赫图河套、在萨哈林岛和迭卡斯特里湾；此外，至少在该湾以南的两个港湾中也应当建立这样的哨所，因为在鞑靼海峡出现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从尼古拉耶夫斯克来监视他们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种监视，俄国便可能永远丧失上述这一边区。有鉴于此，我决定采取行动，于是我派遣契哈乔夫准尉乘小艇和帆船载着粮食和储备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以保证这一哨所和考察队的供应，并打算派考察队从尼古拉耶夫斯克沿阿穆尔河上行。

此时，“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于7月18日来到彼得停泊场；这是我国第一艘来到彼得罗夫斯克的战船。乘船前来的有被任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供职的彼得罗夫海军准尉和拉兹格拉

德斯基海军准尉。轻巡航战船指挥官利哈乔夫中尉*，在交给我的扎沃伊科、卡舍瓦罗夫、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和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公文时称，他奉了严格的命令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时间无论如何不得迟于8月1日，他沒有为考察队运来什么东西。

同时，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司令鲍什尼亚克向我报告：1.7月15日夜，有五名水兵乘快艇离开哨所，去向不明；2.在队伍中越来越多地谈到，仿佛满洲人很快要把我们斩尽杀绝；3.他采取了措施寻找失踪的人，但未能寻获。有一些土著居民说，他们到河口湾去了，但是也有人恰恰相反，说逃兵溯河而去。契哈乔夫沒有舢舨，而且队伍中也无人可派，因为总共只剩下十五个人，而其中有四个是病号。在询问时，全体人员都说，逃走的人曾经多次从鄂霍次克潜逃。

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6月2日给我来信称："由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沒有船只，轻巡航战船应立即回去，公家的给养将于 176
秋季由"卡加克号"小艇送给考察队，该小艇首先应将给养运到吉日加和提吉尔。官船将不再来彼得冬营。"

俄美公司总经理处1852年3月1日来信答复我在1851年11月2日寄去的急件，信中写道："考察队的活动范围，超越圣旨的规定，是与总经理处的意图相悖的，尤其是，连同公司由于"舍烈霍夫号"帆船沉沒而蒙受了达三万六千卢布的损失在内，加上1851年发出的商品，亏空已达五万九千卢布，即相当于到1854年以前给考察队规定的数额。因此，您申请增加考察队经费（供应商品和日用品）的呈文，总经理处认为目前碍难照办，须待公司从交易中获得足以抵补开销的利润。然而，关于您所提的要求，公司总经理处将呈请总督裁夺。"

---

* 利哈乔夫中尉代替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淹死的优秀的轻巡航战船指挥官苏肖夫。

1852 年 3 月 4 日[122]，总督在回答我 1851 年 11 月 3 日的报告时，写道："按照您 1851 年 11 月 2 日的要求，关于由俄美公司给考察队增加经费：供应一艘蒸汽帆船、一艘汽艇和各种储备和商品的问题，我已同时建议公司总经理处予以解决，不必受给考察队规定的数额的限制。至于谈到从喀琅施塔得给考察队派来一艘蒸汽船的问题，我已向海军总参谋长提出请求，我已随这趟邮车给阿扬港司令寄去一信，着其切实满足您的要求，用公司从阿扬开往锡特卡的船只将商品、储备等送到彼得冬营。"

1852 年 4 月 19 日，总督在答复我 1852 年 2 月 20 日的报告时，写道：

"我已命令堪察加驻军司令从鄂霍次克给考察队派五十名品行好的士兵；我不能派两名军官率领他们，因为堪察加缺少军官。

至于您请我批准派一名军官去查明关于定居在松花江口的俄国人的流言，批准勘察乌苏里江和从该江到鞑靼海峡岸上海湾的道路，勘察这一海岸，以及占领奇吉屯，由于这些地方在基里亚克人的土地范围以外，遵照圣旨，我无权予以批准。但是，我认为您在 2 月 20 日的报告中所谈道理十分正当，因此，现将此事呈报海
177 军总参谋长缅希科夫公爵，请其奏闻皇上。一俟恩准，当即奉告。"

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 1852 年 7 月 14 日答复我 4 月 14 日给他的命令时称："您 4 月 14 日给我之命令，我已送交总督和公司总经理处。在接到总经理处的指示之前，我作为阿扬商栈的经理，无权按您的命令作出什么安排，也不能超出总经理处规定的供应考察队储备和商品的标准。目前，由于船尚未从殖民地到达阿扬，也不能让'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给您运东西，窃以为有责任预先奉告：就是连政府先前给考察队规定的储备和商品的那些数量，年内也未必能供应。根据总经理处的严格的命令，这些储备和商

品，无论如何不能用公司的船运送，而应由官船运送。至于军官，他们将乘‘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前往堪察加，因此，您可自行调遣”[123]。

178

第十七章

1852年的夏季考察

1852年7月14日卡舍瓦罗夫的报告　我们的悲惨处境　我所采取的防止饿死的措施　1852年5月20日给总督的报告　给沃洛宁和鲍什尼亚克的指令　他们的考察工作和考察目的　别列津、沃洛宁和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在接到前章所述的命令、通知和报告后，我相信，如果不立即开始坚决行动，我们全都会饿死，因为国家给考察队的粮食只够吃到10月1日，剩下的糖和茶只能吃到8月1日，面粉以及其它东西一点沒有。由"卡加克号"小艇运来面和米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卡加克号"应先把粮食送到吉日加，而小艇要驶进该港、须在顺风、在朔望涨潮*124时才有可能。因此，我命令：1."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指挥官给考察队留下拉兹格拉德斯基准尉和彼得罗夫准尉以及十名船员，然后立即前往阿扬，要求卡舍瓦罗夫执行下述命令："用'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立即给彼得冬营送来在阿扬能找到的面、米、盐和各种储备及商品，如果需要的话，则阿扬港的一应所需可由雅库次克供给；2.公司的船到达阿扬后，将其余一切按我的要求运往彼得冬营；3.立即派信差将随此附去的我给总督的报告送去。"

在此报告(1852年7月20日)中，我首先阐述了我的考察结
179 果的重要性以及因此提出的我下一步行动部署的变化；其次，公司

* 船常常(几乎每次)因不能出港返航，而被迫在那里过冬。

总经理处的命令使考察队处于危急状态，这项命令是完全违背其下述庄严诺言的:“公司准备帮助考察队达到重要的关乎国家利益的目的”*；还有，为了说明在当地所遇到的各种情况，我派我的不知疲倦的主要同事之一——契哈乔夫去向他面陈一切；最后，我向总督写了如下的话：

“在这一切之后，我仍然相信，有阁下在皇上面前说项，我的考察队将能处于独立的适当的地位，考察队也将能获得我曾有幸向阁下所申请的经费。只有按照我的上述计划，我才能牢固地占据这一地区，并用事实向中国和外国宣布该地区属俄国所有。”

7月28日，“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从阿扬载着数量不多的储备和商品返回彼得冬营，而且卡舍瓦罗夫还知会我说，由于公司的船未抵阿扬，他不能再派该船了。轻巡航战船载着契哈乔夫立即前往阿扬，契哈乔夫奉命向卡舍瓦罗夫说明，必须用公司船给考察队运送给养，必须前往伊尔库次克向总督详申在当地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必须采取坚决行动。

在此以后，按照上述计划，为了准备占领奇吉屯和迭卡斯特里湾并将传教士从该地区赶走，以及为了调查维亚赫图河套和杜厄湾并监视外国船只，我派遣沃洛宁少尉乘军用舢舨前往萨哈林岛。他奉命沿萨哈林岸边从河口湾到达杜厄屯，详细测绘杜厄湾、杜厄河、维亚赫图河套以及该河套发源于其中的湖泊，以便确定这些地方在多大程度上便于移民，便于驶进船只，给船上煤。向居民宣布，由于萨哈林岛是俄国的领土，因此岛上所有居民均受我国保护。如果在这些地方附近出现外国船只，应密切注视其行动；如果与他们相遇，则在舢舨上升起军旗，代表政府宣布：萨哈林岛和整个鞑靼海峡大陆海岸至朝鲜边界，均系俄国领土，因此，任何人不得在这些地方擅自发号施令。

* 异体字是涅维尔斯科伊标的。——校订者注

鲍什尼亚克中尉(他不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期间,曾由拉兹格拉
180 德斯基海军准尉暂代)奉命沿阿穆尔河左岸上行,至乌赫塔屯,在当时阿穆尔河水位高的情况下,详细察看皮亚赫图屯附近、乌伊河汊一带地形。他应当首先证实,这个地方能不能被水淹没,其次,这个地方一般情况如何,能否便于设置拟议中的农业居民点。鲍什尼亚克奉命从乌伊河汊出发,沿着向南流去的,据当地土著称,同离奇吉四十俄里(四十二公里)的阿乌尔岬对面的阿穆尔河相汇合的河套上行。然后前往奇吉,从那里沿奇吉湖和塔巴河到达该河和海的分水岭。在路上测量奇吉湖和塔巴河,如果可能,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拖一只小划船到海里,坐上它前往迭卡斯特里湾。如果这样有困难,则将小划船留在湖上,步行到迭卡斯特里湾。到达该地后,详细察看地形,以便在该地建立哨所,并向居民宣布,第一、冬天我们将要在他们那里住下;第二、由于整个海岸都是我国的,因此他们以及居住在南面这一岸上和萨马尔加河、绥芬河等地的所有居民,我们都将予以保护。我们将一份用法文和英文缮写的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属于俄国的布告留给一个比较精明的基里亚克人,令其出示给可能出现在海湾的每艘外国船。在其他基里亚克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向这个基里亚克人宣布,他被我们任命为头领,大家都应当听他的话。

在完成此事后,鲍什尼亚克奉命前往奇吉,察看该屯周围的地形,以便在那里建立我们的哨所,向居民宣布这件事,并象在迭卡斯特里那样,从中选一名我们可以对之发号施令的头领。此时,鲍什尼亚克应当向居民宣布,他们对我们的任何效劳都将得到报酬,我们不仅不对他们采取任何暴力行动,而且会严惩那些胆敢欺侮他们的人。鲍什尼亚克奉命在归途中在大的村落宣布上述事项,并发布命令。

同时,公司经理人别列津乘基里亚克小划船溯阿穆尔河前往

奇吉屯援助鲍什尼亚克。别列津奉命靠阿穆尔河左岸行驶，记下便于农民居住的地方，与当地居民和遇到的满洲人进行贸易，而到达奇吉后，则听命鲍什尼亚克的调遣。

8月12日，派奥尔洛夫准尉乘小艇前往河口湾。他奉命试一试，能否在这条船上测量河口湾主航道。

彼得罗夫海军准尉当时忙于用帆船从彼得冬营往尼古拉耶夫斯克运送粮食和商品。

这样，我考察队的成员便都有了专门任务。这些任务是由下 181
述情况引起的：我既沒有得到人员的补充，也沒有得到船只的增援，因此，根本沒有任何可能逾越奇吉屯，扩展我们的活动。在此通航期间，我不得不局限在很小的地区内活动。我给考察队规定的使命是：1.准备占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湾，这两个地点很重要，而且离尼古拉耶夫斯克最近，可作为按照上述计划进一步活动的据点；2.在这一带扩大我们的影响和传播文明，这对于保证我们的活动也是很必要的；还有：3.防止外国人在今年通航期内可能对这一地区的侵犯。

因此，在1852年通航期间，我所能做的，只是为了我们牢固地占领阿穆尔沿岸地区北部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8月16日，把考察队打发走了以后，我自己便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那里已经把一个厢房和一个营房的地基打好了，这个哨所的全体人员应迁到那里过冬。在彼得冬营此时正在修建一个仓库。

到1852年秋，考察队的编制人员，计有：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 25人

在彼得冬营 …… 23人

随同奥尔洛夫、沃洛宁、鲍什尼亚克和彼得罗夫出差… 16人

共计…… 64人

考察队有：三门发射三磅重炮弹的大炮、二普特火药、二普特半弹丸和六十支燧石枪（其中有二十支不能使用）。此外，还有一艘长二十九呎（八米七十）的带甲板的小艇和一条六桨帆船——这两只船都是在彼得冬营建造的；一艘五桨快艇、一条四桨小船、两只基里亚克小划船和一艘有三个座位的兽皮船。

这就是我们在边区的保卫装备和交通工具，在那里，我们一方面被当地居民包围，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几百倍，一旦有人大胆而聪明地从中挑唆，或者一旦我们采取错误的和怯懦的步骤，他们便会奋起反抗我们。另一方面，二百多万满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派出这么多的兵力，他们把帽子抛向我们，也会把我们压倒。我们不能对援助或者撤退抱任何希望。离我们最近的据点阿扬，又被上千俄里长的不能通行的荒原把我们隔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把对它的全部重任承担
182 起来，而这种重任，象我们所看到的，连总督也未下决心由自己来承担。假如此时，我们再失去一部分人员，或者引起不愉快的冲突（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那么不难想象，我们为了建立大胆创造性的功勋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况且，我们不仅物资上没有保障，而且连一个神甫也拒绝派给我们。

1852 年，我们仿佛被大家遗忘，仿佛我们遭到意外和饿死了。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到我们当时的处境。特别困难的是我那可怜的妻子，她和大家一起共患难，同艰苦，担惊受怕，还带着一个随时有饿死之虞的病孩子*，因为我妻子自己不能给孩子喂奶，而奶妈又找不到。我作为父亲和长官，对大家和对一切在祖国面前负有完全的责任，因此比别人更加难过。我们的一切行动是为了造福祖国。这个信念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它使我们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和勇敢无畏。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必需的。8 月 24

* 这是我的第一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她不久就饿死了。

日，土著居民的小划船把身患重病的公司经理人别列津送到彼得冬营。他说，他是在普里屯得的病，那里的土著和满洲人在他患病期间对他精心护理，关怀备至。

继别列津之后，沃洛宁也从萨哈林归来，他复命说：杜厄和维亚赫图两个港湾受南风、北风、西北和西南风的影响，但是只要利用从岸上延伸出去的礁脉，便可使杜厄湾的停泊场成为方便的停泊场，即沿着礁脉筑一条土堤，便可使该港湾免受上述风的侵袭。杜厄岬的纬度据沃洛宁观察与鲍什尼亚克所观察的相同。港湾的土质一般是可靠的，岸边水深，岸上盛产煤炭。杜厄河在沙滩处水深约二呎(〇·六米)，往下八到十呎(二米四十到三米)，沿该河一带地方适于移民。沃洛宁称："为了利用矿物燃料，必须首先建一方便港口，以便给船上煤。"除了杜厄以外，还要从采煤和便于移民的角度，对姆格奇屯附近一带予以特别注意。这一带位于姆格奇河、切尔纳伊河和梅奇纳伊河之间，这三条河相距都不远。离这些地方不远，特姆河从那里流出。其次，旺达湾也值得注意，大、小旺达河都注入该港湾。这个港湾的避风情况比杜厄强得多：西北有岗峦重叠的旺达岬作为屏障，南面有一座岛屿和从该岛蜿蜒至岸的一条礁脉防护。利用这一条件，在这里费不了多少劳动便可轻而易举地为船只修造一隐蔽所，一个良好的安静的停泊场。大旺达河在沙滩处深三呎(〇·九米)，往下深约十二呎(三米六十)。这 183
一港湾的河谷具有适于移民的一切条件；港湾岸边的水很深，而且干净，岸上有大量的煤。沃洛宁认为这个地方是他所看到的整个这一带最好的地方之一。

维亚赫图河套的河口位于北纬 51°36′42″，从海上进入维亚赫图在低洼草地中向东南走 79°，然后沿河套本身向东南走 12°。在河口附近，水少时深约五呎(一米半)，涨水时，深约九到十呎(二米七十到三米)，河套本身，水深十二到十四呎(三米六十到四米二

十)。这一河套发源于一个不大的同名湖泊，该湖长一浬半，宽四分之三浬；一般满布着低湿草地，水深不过十呎(三米)。维亚赫图河从东注入该湖。湖岸一般低洼，杂草丛生，但是也有便于移民的高地，特别是河谷和河与河套的两岸。这里也有许多煤。由于河套中有激流——三·五到五节(六·五——九·三公里)和浅水滩(其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窄河道通到河套)，进入河套时，困难而危险。

据当地土著称，在岛的整个西岸，沒有一个多少可避风的港湾。他们还对沃洛宁讲，船只在这些地方附近航行，一般是在早春季节，即当河口湾还有冰的时候，船上的人从船上下来到他们那里横行不法，为所欲为。

其时，奥尔洛夫少尉也乘小艇归来，他复命称：在经过几次确定河口湾航道的尝试后，他确信，沒有相应的蒸汽船只，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是不可能的。

此时，8月20日，基里亚克人把三个水手带到了彼得冬营。后者是从捕鲸船登上土古尔湾的。他们来的时候已是半死不活，他们感谢命运，终于找到了一个住所，可以吃到人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半月多的时间是以植物根、野果和干鱼充饥。此时，在彼得停泊场泊着两艘捕鲸船：一艘是美国船，另一艘来自不来梅；我将这两艘船的船长请来，将人交给他们并宣称：他们无权在我国伸延至朝鲜边界的领海上猎捕鲸鱼，胡作非为。

10月8日，鲍什尼亚克中尉归来称：他到达乌赫塔屯后，发现该屯附近一带被水淹沒：阿穆尔河的水位比春天增高了，只有皮亚赫图屯附近一个不大的地方未被淹沒。他从乌赫塔屯出发沿着河套南行；这个河套在其全部流经地区，即向StO(南向东)流二十五浬(四十六公里)，然后向南流约二十浬(三十七公里)，是蜿蜒在险峻的、高耸的、一部分又是低洼的、被水淹沒的杂草丛生的河岸中

间;该河套宽十五到三十俄丈(二十七到五十四米),深二十到三十五呎(六到十米半),位于 51°41′北纬线上,在奇吉对面与阿穆尔河主航道汇合。在这一航道与河套之间,有一辽阔的平原,有的地方 184
生长着桦树林和河柳丛,各种宽度的河沟纵横交错,最后汇流到阿穆尔河主航道。他沿着其中一条深十到二十呎(三到六米)的河沟来到奇吉对面的主航道,那里水深三十到一百十呎(十到三十四米)。上述河套靠着阿穆尔河左岸,离河套不远绵亘着覆盖有建筑用树木(雪松、云杉、一部分槭树和柞树)的群山。从这些山沿低洼的谷地流着几条小河。阿穆尔河在这个地方非常宽,宽达二十六俄里多。宽二俄里许的主航道在河的中间。鲍什尼亚克到达奇吉后,向土著居民雇了一条小划船和两名向导,着手测量该湖和塔巴河至该河和海之间的分水岭。基里亚克人领他走的湖的航道深度是十五到二十五呎(四米半到七米半);水位高于平均水位九呎(二米七十)。塔巴河水深六到十呎(一米八十到三米);据当地土著称,这里水深一般不会少于三呎(〇·九米)。H. K. 鲍什尼亚克把划船留在湖上,带着哥萨克帕尔芬季耶夫和一名满珲人步行前往迭卡斯特里湾。他到达该湾后,选择了建立哨所的地方,并雇用土著居民采伐木材。鲍什尼亚克在迭卡斯特里湾任命基里亚克人尼奇昆为头领,交给他一份用法文和英文缮写的布告,嘱其在外国船只出现在该湾时,将布告出示给他们。在这份布告中,按照我给他的指令,代表俄国政府宣布:整个这一地区至朝鲜属于俄国。此时,鲍什尼亚克向土著们讲,让他们听从尼奇昆,并转告鞑靼海峡沿岸附近村落的居民,由于整个这一海岸和绥芬河属于俄国,所以其全部居民皆处于我们的庇护之下。在奇吉屯,鲍什尼亚克任命满珲人列坚为屯长,要求居民们听从他,并宣称:所有居住在乌苏里江、阿穆尔河沿岸至兴安岭的民族,我们都予以保卫和庇护,因为整个这一地区是俄国的。然后,鲍什尼亚克便沿阿穆尔河下

行，在鲁尔屯、普里屯、特姆屯和考拉屯[1]发布了详细的命令和通告。

① 考拉屯原文为Кола，疑即考里屯(Колъ)之误。——译者

第十八章

1852—1853年冬季前半期的工作和边界问题的解决

“卡加克号”小艇和公司海船到达彼得冬营　1852年11月5日鲍什尼亚克考察阿姆贡沿岸地区　1852年11月7日给总督的报告　致总督书　1852年6月20日的圣旨　1852年12月4日就打算占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事给总督的报告　别列津、拉兹格拉德斯基和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　勘察萨玛吉尔湖和丘克恰基尔湖　1852年末

9月中，“卡加克号”小艇载着官粮来到彼得冬营。该艇指挥官沙雷波夫对我说，由于小艇出了毛病，不能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了，因此留在彼得冬营过冬。

继小艇之后，9月23日，公司的一艘海船又载着商品和储备从阿扬来到彼得停泊场。A.Ф.卡舍瓦罗夫知会我说，送来的东西总共很少，数量非常不足，原因是他自己此次领到的也很少，并称，他担着干系派公司的一艘海船来，只是因为在“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之后，再沒有兵船来到阿扬。同时，卡舍瓦罗夫预先告知我说，海船指挥官未受命在彼得停泊场停留两昼夜以上。就这样，仅仅是由于卡舍瓦罗夫的仁慈和善心，我们才得到了这么一点粮食。

在了解了我们的所有存货以后，发现：茶、糖等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如此必需的食品，竟如此之少，以致我不得不按考察队的人数来分配。酒和米根本沒有运来，而土著居民所需的商品也非常之

186 少，因此，可以弥补国库对考察队开支的有利的交易（象公司总经理处向我指出的）也无从考虑，因为这些商品只够出差之用，即用来向土著居民换取狗食和人吃的鱼，向满洲人换米和酒。几乎任何药品也没有运来。

这种节约给全体队员的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出现了各种病症，特别是坏血病。这些病使我们在彼得冬营耽搁了很长时间，直到 11 月末，我们才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在这里，我们住的房舍虽然潮湿，但是比彼得冬营方便而且宽敞。寒冷而阴晦的冬天来临后，这些病越来越厉害。到 12 月 1 日，已经有三个人支持不住，而被病魔吞噬。

由于我们不让自己把不同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风俗的新秩序、新风尚强加给他们，而是在一切方面主持公道，不施暴政，也不使他们的微小劳动得不到报酬；因此，我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友好。当地居民看来已理解这一切，并且很珍惜这一切，这从他们在全体队员中流行坏血病的时候所表现的同情和关注，可以看得很明显。当地居民很乐意地弄来了茖葱和其它菜根，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可治坏血病。

虽然吃尽了苦头，但是全体队员、特别是军官们的士气并没有低落。我们曾希望，在我们的考察工作获得重大成果后，政府终于会给考察队相应的经费，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我们首先要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即确定阿姆贡河和戈林河的河源，调查萨玛吉尔湖、丘克恰基尔湖和毕赤河。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制止在阿穆尔散布的对我们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最后，向满洲人购置必需的储备，以保证继续出差和勘察阿穆尔至洪加里河。

为此目的，我又派人前往阿姆贡沿岸地区。我给了鲍什尼亚克中尉一名哥萨克，于 11 月 5 日派他乘狗爬犁沿阿姆贡河岸进发，设法到达其在兴安岭山脉的河源，从那里沿山脉南行，至戈林

河河源。然后，沿该河上行，转到萨玛吉尔湖和丘克恰基尔湖，详细察看完这两个湖后，沿阿姆贡河返回彼得冬营。如果关于散布了对我们居心不良的荒诞无稽的流言的，出现在这些地方的传教士的传闻属实，则设法授意居民，让他们将这种人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为此，他们都将得到酬劳。

着拉兹格拉德斯基准尉和经理人别列津，溯阿穆尔河上行，与当地居民和满洲人进行交易，设法向他们买到酒精、茶和米。到达奇吉屯后，拉兹格拉德斯基继续前往洪加里河河口，别列津在奇吉 187
等拉兹格拉德斯基归来。此时，鉴于我们要占领这个地点，别列津应在此地建立我们的商品仓库。拉兹格拉德斯基到达洪加里河河口后，由于打算在该地建立我们的哨所，应察看河口附近的地形，同洪加里屯的土著居民发生联系；收集关于从这个地方到哈吉湾的道路以及一般关于从阿穆尔谷地通往鞑靼海峡沿岸道路的情报；最后，察看戈林河河口和洪加里河河口之间的阿穆尔河右岸。返回奇吉后，再从那里同别列津前往彼得冬营。

在鲍什尼亚克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期间，彼得罗夫准尉继续代理哨所司令。

11月7日，通古斯人前往阿扬送信，我给穆拉维约夫总督发去一信，我在信中谈及：1.关于鲍什尼亚克、沃洛宁和奥尔洛夫的考察结果；2.不给考察队派来一艘相应的带有蒸汽发动机的船，光靠现有的简陋设备，根本不可能确定河口湾航道；3.关于我给鲍什尼亚克、沃洛宁、奥尔洛夫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的指令；4.在大伊斯卡河上游，特别是在阿姆贡河、涅米连河、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河源所在群山的交叉点，无疑有金矿；5.我已作好准备，到1853年春用建立哨所的办法彻底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阿穆尔河上离它最近的奇吉屯，这两个地方可作为起始据点，从这里按照我提的计划开始勘察鞑靼海峡沿岸至朝鲜边界和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

6.关于在该通航期内用建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占领萨哈林岛上的旺达湾的意图；最后，7.在信的末尾谈了考察队的现状。

在同日写给 H. H. 穆拉维约夫的私函中，我曾顺便提及："着契哈乔夫面见阁下，禀明我在此所采取之坚决行动的必要性，加之我过去和现在在报告中所阐述之情况，使我们大家能够希望，有阁下为之奔走，终究会认真重视这一地区以及我们这一小伙仿佛被人遗忘的、来此不毛之地送死的人。我们也希望，能相应地批准我不是采取苟安的、有害的、会使边区毁灭的行动，而是采取在当地所遇到的重要情况所引起的坚决行动，并据此最终能够拨给我们为达到重要的关乎国家利益的目的所需的经费。托付于我的考察队，在始终不渝地追求此一目的，他们不怕承担责任，不怕危险和困难。只有这一希望鼓舞着我和我的不知疲倦的高尚的同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忍受各种困难和危险；但是世上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不应逾越。"

188 1852 年 12 月 1/日，我接到了由通古斯信差从阿扬送来的总督于 1852 年 7 月 28 日的命令和信件，信中附有 6 月 20 日皇上的圣旨。这一道圣旨是在海军总参谋长缅希科夫公爵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宣布的。缅希科夫公爵在信中写道："您据阿穆尔考察队队长涅维尔斯科伊上校给您之报告，于 1852 年 4 月 28 日写给我的公函内容，我已转奏皇上。皇上在听了一等文官涅谢耳罗捷伯爵的说明后，仍然希望在我们只与居住在阿穆尔河河口附近的基里亚克人和其他部落建立和平和牢固的关系，同时，要特别谨慎小心，不可操之过急。此事已由涅谢耳罗捷伯爵通知您。现在我奉命向您重申，谨慎小心和不可操之过急二点，应当首先予以注意。因此，皇上未恩准占领位于阿穆尔河右岸的奇吉屯和迭卡斯特里湾，以及派遣考察队去勘察鞑靼海峡沿岸、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至于谈到根据关于松花江口以上有俄国人居民点的情报而与他们

打交道的问题，为了避免他们可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起见，皇上并不禁止与他们发生关系，但是必须通过基里亚克人或者通古斯人，这样作要方便些，绝对不许通过军官或者沿阿穆尔河或从岸上派去的任何经理人。届时，可向他们宣布，他们如能效力，则可得到宽赦。"总督随命令附来了这道圣旨，他要求我必须一丝不苟地予以执行，并写道：关于逃亡的俄国人，应尽快设法通过忠于我们利益的基里亚克人实现皇上的愿望，并速将这些逃亡者的准确消息告他。

穆拉维约夫总督在同日（1852 年 7 月 28 日）写给我的信中，曾顺便提到，他正在等待我关于边区情况的进一步的消息，他将根据这些消息遣赴圣彼得堡，专为实现我的某些想法而奔走。他考虑到了我国同中国的边界应以阿穆尔河左岸为界，我国在东方的主要港口应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堪察加），占有阿穆尔对该港殊为有益。

这就是当时我所接到的圣旨。显然，圣彼得堡是有所担心的，而伊尔库次克又十分重视我国远东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结果，象边界问题，特别是决定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海洋问题——阿穆尔考察队全力以赴解决这两个问题——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伊尔库次克，都被完全忽略了。我耿耿于怀 189
的是使最高当局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欲达此目的，需要采取坚决行动，即不是按照既不符合这一主要目的，又不符合我们在当地所遇到的情况，也更不符合边区及其居民状况的训令去行动。十分自然，对于这样的命令，我只能答之以："命令虽已接到，但我仍将这样行动"而已。

我对这些命令的上述答复交由信差从彼得冬营送走，随信附去我给鲍什尼亚克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的指令，请总督审阅。同时，我还向总督提出：1．我拟于即将来临的 1853 年 2 月下决心占领

迭卡斯特里湾，并在与之相邻的奇吉屯定居；2. 迭卡斯特里湾通航后，从该湾派一考察队去研究迭卡斯特里湾以南海岸，以便找到一个港口监视早春时节出现在鞑靼海峡的外国船只；3. 报告总督我向外国船长所作的关于这一地区至朝鲜边界属于俄国的声明。最后，我向总督写道："在我们这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只有采取这些坚决措施，才能够防止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侵犯。按照文明国家之间理解的那种土地或领土的观念，在基里亚克人、满琿人、涅达尔人以及其他民族这里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些民族对领土边界毫无所知。至于谈到能否执行关于不派军官前往阿穆尔同逃亡的俄国人打交道的圣旨，一俟获得较详细的情报，当即奉告阁下。"

在将此报告和书信送往阿扬时，我曾请阿扬港司令和伊尔库次克省长温策尔尽速将报告和书信送交穆拉维约夫。

12 月 18 日，拉兹格拉德斯基和别列津出差归来。拉兹格拉德斯基向我复命说：11 月 20 日，他到了苏苏屯（契哈乔夫曾到过该地），然后从那里沿河向其右岸上行四十俄里，到达哈里沃屯。从那里行至洪加里河河口和洪加里屯。11 月 25 日，来到洪加里后，便停下休息，行程共二百七十俄里（二百八十八公里）。洪加里河河口的纬度是北纬 50°2′，经度是离格林威治东经约 137°。

洪加里屯居民果尔特人[125]殷勤地接待了拉兹格拉德斯基。他向他们宣布，整个沿阿穆尔河地区至沿乌苏里江诸山脉均属俄国，将他们置于我们的保卫和庇护之下，并打算在他们附近定居。果尔特人满意地接受了这一切。屯子附近地势高隆，看来适于移民。
190 土著居民对拉兹格拉德斯基讲，洪加里河在离河口不长的一段，水很深，水流徐缓；往下则相当浅，水流湍急。沿河上行约六十俄里，他们从乌德里屯转到从右面流入洪加里河的阿德里河；果尔特人沿着隘口和这条小河行约二十俄里，或者乘狗爬犁行半日，越过山

脉，到达穆里河——图姆宁河的右支流发源地；沿该河到其河口乘狗爬犁需行四日（约一百二十俄里）。从穆里河河口沿图姆宁河至海，接着再沿海岸至哈吉湾须走两天（即七十俄里）；因此，从洪加里屯至哈吉湾这条路，土著们得走七、八天（即全程约三百俄里）。据土著称，这条道路非常方便，因为这里没有陡峭高峻的山脉。此外，果尔特人称，从乌苏里江有许多道路通往可避风浪的港湾，果尔特人每年都到海上打鱼，他们看见海上有大船，船上的人谩骂罗刹（俄国人）。

经理人别列津禀称，他在奇吉满琿人列坚那里建立了一个临时仓库；居民们期待着我们在这里定居；他还向在赴奇吉途中遇到的满洲人以及前来此屯的满洲人换得萨基（满洲烧酒）[126]、茶和米。

继拉兹格拉德斯基之后，鲍什尼亚克回到了彼得冬营。12月24日，他向我复命称：11月20日，他到达阿姆贡河上的萨玛里屯（契哈乔夫曾到过该屯）后，便带上向导溯该屯附近从左面流入阿姆贡河的阿米河前往兴安岭山脉。沿该河向SW$^1/_2$W（南西$^1/_2$西）上行约七十俄里，到达兴安岭山麓和一处猎人驻扎地（几堆石头），当地居民从这里进山打猎。这个地方的纬度，按照子午圈高度计算，是北纬52°18′，经度大约为东经134°32′。从这里他顺着西南方向，向StW$^1/_2$W（南向西$^1/_2$西）前往兴安岭，行约四十俄里，到达第二处猎人驻扎地皮里楠-阿米。他从这里沿兴安岭朝同一方向进发，行三十五俄里（三十六公里），到达位于阿姆贡河主河源附近、由一个大帐篷构成的一处猎人驻扎地。基里亚克人和满琿人从这里滑雪翻越山脉，至布列亚河支流利亚沙尼河的发源地。据他们称，在该河河口附近有一个带十字架的俄罗斯帐篷（即小教堂）。基里亚克人、满琿人和其他民族，从布列亚河、戈林河、阿姆贡河、丘克恰基尔湖和萨玛吉尔湖聚集到这里进行实物交易。鲍什尼亚克询问向导和在这里遇到的三个来自布列亚河的土著居民，

能否乘狗爬犁或者鹿爬犁从这里越过兴安岭山脉，他们回答说：1. 乘狗爬犁不行，而鹿，在这里根本没有，因为没有放鹿的牧场；2. 关于阿穆尔附近俄国人的村庄，他们倒是听说过，但是要到达该屯，
191 非得乘小划船不行。鲍什尼亚克沿着兴安岭，按 SSW$^{1}/_{2}$W（南南西$^{1}/_{2}$西）的方向点继续进发，循此路行三十五俄里，到达戈林河主要发源地附近的另一处猎人驻扎地；其纬度，按照子午圈高度为北纬 50°10′，经度为东经 135°50′。据基里亚克人和满珲人称，兴安岭山脉从这里至阿穆尔和阿穆尔陡岸是向同一的南南西方向伸延，然后过松花江往南，至南大海[127]。

由此看来，奥尔洛夫和鲍什尼亚克是破天荒第一遵从天文学角度确定了乌第河、土古尔河、涅米连河、阿姆贡河和戈林河的发源地以及北纬 50°和 54°之间兴安岭走向的仅有的两个人。根据 1689 年的条约，这条山脉被当作我国同中国的边界走向。因此，他们第一次实际上证明了，俄中边界从乌第河上游起不是绵亘向东北东至鄂霍次克海，象前此所推测的、并在所有地图上和地理学中所标明的那样，而是向南南西。这条山脉在松花江口上侧横越阿穆尔河，在该河和乌苏里江之间蜿蜒至日本海和朝鲜[128]；因此，根据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准确含义，整个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至海均属俄国，而不属于中国。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我国外交部不相信这一事实，而且尽力设法使别人也不相信。这样一来，1852 年阿穆尔考察队便完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鲍什尼亚克报告说："从阿姆贡河发源地到戈林河发源地这一段长达一百八十余俄里的路程非常难行，令人疲惫不堪；沿途荒无人烟，在我们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走过，我们滑雪步行，踩着没膝的疏松的雪，为拖在我们后面的装着粮食和狗食的狭长雪橇开辟道路。我们走了十天十夜，在整个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列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露宿雪地。"

确定了戈林河主河源以后，鲍什尼亚克便顺着这条河向SO$^{1}/_{2}$O（南东$^{1}/_{2}$东）方向前行；行四十俄里，抵宁屯；从宁屯顺流向OSO$^{1}/_{2}$O（东南东$^{1}/_{2}$东）方向行三十五俄里（三十七公里）抵列基屯。列基屯位于从右面流入戈林河的同名小河河口附近。戈林河从这里向东北东流去。鲍什尼亚克顺着这一方向行四十五俄里（四十八公里），于1852年12月3日到达戈里屯，契哈乔夫就是从该屯出发，沿戈林河前往该河流入阿穆尔河入口处的。

鲍什尼亚克从这里向北行，前往萨玛吉尔湖，到达位于该湖南岸的萨里屯。从萨里屯沿萨玛吉尔湖岸向东北东行驶，经三十俄里，到达维瓦屯。从这里沿湖岸向北北东进发，到达萨玛吉尔湖北端的别里屯。鲍什尼亚克确定了萨玛吉尔湖从西南向东北蜿蜒约五十俄里[129]。他从该湖的杰里屯沿同名小河，向北北东方向行二 192
十俄里，到达把这条河和丘克恰基尔湖连接起来的丘利亚河套。沿该河套向N$^{1}/_{2}$W（北$^{1}/_{2}$西）行经二十俄里，到达丘克恰基尔湖南岸



萨玛吉尔人、满洲人和鄂伦春人

的丘利亚屯。然后，从该屯出发，沿着湖岸向东北东进发，行二十俄里，到达基卡屯。从该屯沿湖岸向东北行二十五俄里，到达湖上最南面的佩萨屯。从佩萨屯向西南行二十俄里，到达位于奥里德日坎河河谷的恰屯，这条小河由该湖流出注入阿姆贡河。再行二十俄里便到了该河河口，在河口附近，在阿姆贡河上座落着契哈乔夫曾沿阿姆贡河到过的那个杜里比卡屯。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丘克恰基尔湖由西南西向东北东蜿蜒约四十俄里，该湖由水路与萨玛吉尔湖和阿姆贡河连接。鲍什尼亚克沿阿姆贡河、阿穆尔河和阿穆尔河口湾回到了彼得冬营。

据鲍什尼亚克称："丘克恰基尔湖和萨玛吉尔湖岸上，以及戈林河和阿姆贡河上游一带盛产上等建筑木材，主要有落叶松、雪松
193 和云杉。据当地居民讲，这两个湖很深，盛产鱼类。湖岸一般都很高，岸上看样子有适于农民移居的地方。居民——萨玛吉尔人和丘克恰基尔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与阿姆贡河上居民，即通古斯人的语言相同。萨玛吉尔人和丘克恰基尔人一般都很温顺、敦厚，对俄国人有好感；下述事实可资佐证：有三个人来到他们这里，说我们的坏话，并唆使他们将我们消灭，但是他们将其中的二人揍了一顿，赶走，把一个打死了。

鲍什尼亚克每到一屯，他都向土著居民宣布，由于整个这一地区至海均属俄国，因此所有居民，我们都予以保卫和庇护。

在1853年新年来临之际，象去年新年来临时一样，所有我的高尚的同事都聚集一堂，亲如一家地迎接这一年。

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后，1853年，我们便剩下着手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海洋问题了。与此同时，在下一个通航期间采取措施防止并消除从海上对这一地区的任何侵犯。为此，需要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离它最近的阿穆尔河畔的奇吉屯，因为迭卡斯特里是鞑靼海峡岸上离尼古拉耶夫斯克最近的地方，我们从那里便于

在阿穆尔河口湾冰封时，监视外国船只在鞑靼海峡中的活动。占领这个地方对我们有利，还由于我们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勘察南面的海岸。占领迭卡斯特里湾以后，必须在奇吉屯定居下来，因为该屯与该湾的交通方便，可作迭卡斯特里的一个良好的储藏所。我深知我的这种决定是十分鲁莽而冒险的，它可能使我受到严惩。但是，鉴于只有采取这种坚决措施，才能向政府阐明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对俄国的重要意义，我决心坚决行动，考虑个人得失，我不仅认为是不应当的，而且是犯罪的。我的同事都被我的决心所鼓舞，他们都准备迎接新的 1853 年为我们设下的各种艰难困苦和风险。

第十九章

占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　有关哈吉湾(苏维埃港)的最初资料

下一步出差的目的　1853年1月5日给彼得罗夫的指令　1853年1月8日给别列津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的指令　2月12日给鲍什尼亚克的指令　А.И.彼得罗夫的报告　1852年9月28日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向总督宣谕的尼古拉一世的圣旨　1853年2月25日我呈给总督的报告　1853年10月15日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发来的关于本年内向考察队提供蒸汽帆船的紧急通知　占领迭卡斯特里并在奇吉屯建立仓库　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和奥尔洛夫去阿穆尔河上游的目的　拉兹格拉德斯基和鲍什尼亚克分别于1853年4月21日和4月15日呈来的两份报告　掌管海军部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命令

虽经奥尔洛夫医生百般努力，坏血病依然在考察队中蔓延猖獗，全队人员有三分之一得了此病。感谢上帝，幸而死亡率尚不甚高。由于我们从满洲人那里弄到了酒、米和茶，从土著居民那里弄到了鲜鱼，从通古斯人那里弄到了少量鹿肉，我们才得以新鲜食物供给病人。结果很好：患者不久便开始恢复健康了。

此时，为了填补阿姆贡河沿岸地区考察中的空白(该地区具有的经济意义也非同小可)，为了保证对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屯的占领，同时也为了给病人弄到急需的食品，我先后派遣彼得罗夫、拉兹格拉德斯基和经理人别列津出差。彼得罗夫准尉于1月7日率

领通古斯人和哥萨克各一名，分乘两驾雪橇出发。他奉命沿着阿姆贡河岸前往克夫里亭屯。土著前去毕赤河都由该屯出发，彼得罗夫也应沿着土著常经之路到毕赤河去，尽量察看该河，搜集有关资料，尤应注意河谷地区生长的森林和毕赤河与阿穆尔、阿姆贡等 195
河之间的交通是否便利。然后，彼得罗夫应转往阿穆尔河右岸的典热屯，搜集关于从该地通往位于河口湾南部拉扎列夫岬附近的契麦屯的道路的资料，研究这条道路能否作为阿穆尔河与河口湾南部的便利的内地通路。

1月9日，拉兹格拉德斯基准尉和经理人别列津率领三名哥萨克分乘三驾狗拉雪橇，启程溯阿穆尔河而上，他们奉命：1.溯河而上，与居民和可能遇到的满洲商人进行交易，设法从他们手中购买米、茶、酒和病人所需要的其他一些食品；2.在位于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到奇吉屯的中途的普里屯，给鲍什尼亚克留下一些面包干和狗饲料，因为鲍什尼亚克去迭卡斯特里途中应路过那里；3.抵达奇吉屯后，别列津应带上剩下的全部货物和食物留在该地，等到鲍什尼亚克到那里时，协助这位军官；4.别列津在奇吉屯停留期间，在当地居民帮助下如果有可能时，应当在阔吞屯（距奇吉二俄里处）附近备妥木料，以便通航期开始后能用这些木料于该地建立哨所；5.拉兹格拉德斯基应携带弄到的食物火速返回彼得冬营。

1853年2月2日，拉兹格拉德斯基返抵彼得冬营，他复命说，已为行将前去迭卡斯特里的考察队备妥一应所需，此次考察已可确保无虞。因此，我于2月12日派遣鲍什尼亚克中尉去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并调查该湾以南的海岸。鲍什尼亚克带领两名哥萨克帕尔芬季耶夫、瓦西里耶夫和一名通古斯人伊凡诺夫，分乘三驾雪橇出发。他奉命：1.到达迭卡斯特里以后，召集当地居民，当众升起俄国军旗，以示占领该湾；2.在当地居民帮助下，着手建造住房，并购置一只好船，以备通航期开始后考察南部海岸之用；3.在

此次考察中，必须设法到达哈吉湾，为此，别列津应从奇吉全力协助鲍什尼亚克；4.在迭卡斯特里湾停留和考察南部海岸期间，必须监视外国船只在鞑靼海峡的活动。凡遇到外国船只，均应以俄国政府名义向之宣布：由此直至朝鲜的全部地区，以及萨哈林岛，均属俄国领有，外国船只皆不得在此恣意妄为，发号施令，否则，将会受到惩处；5.搜集一切可能获得的有关由哈吉湾通向阿穆尔河的道路，以及确定南部海岸性质的资料，尤应注意该岸是否有可避风的港湾和通往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交通线；6.尽可能详细察
196 看哈吉湾，如果该湾果真如当地居民所说的那样，则尤其应该如此；7.要记住3月份将派遣二到三人前去迭卡斯特里湾，以加强那里的哨所。在鲍什尼亚克外出期间，这些人应该始终留守哨所；8.一切特殊情况，尤其关于外国船只出现的情况，都应设法经奇吉从速告我。

2月6日，彼得罗夫返回彼得冬营。10日，一名通古斯人由阿扬送来了邮件。彼得罗夫禀报此次出差情况如下：

克夫里亭屯位于离阿姆贡河口七十俄里的阿姆贡河畔，方位是W转WtS（西转西向南）。一条名叫扎格达哈的小支流通往该屯。这道小河蜿蜒曲折，长约三十八俄里，使扎格达哈湖与阿姆贡河相衔接。小河宽约二十到三十俄丈（三十六到五十四米），根据当地居民所说的情况，以及彼得罗夫测量一段河道的结果来看，河深约六呎（一米八十）。在这条河上，距湖约十五俄里的地方，有一座涅达尔人村落——哈伊杜斯屯。小河流经此屯之前，两岸低洼，遍生河柳、纤弱的白桦和白杨；流过此屯之后，两岸（包括扎格达哈湖湖岸在内）变得岗峦起伏，有些地方则是峭壁重叠，生长着细小的落叶松、云杉和白桦。扎格达哈湖由西南到东北长约三俄里，宽近二俄里。注入此湖的有两道小河——乌昌河和波策里河。由此处沿乌昌河可转向毕赤河谷。据彼得罗夫观察，乌昌河口位于北纬

50°52′，东经 130°3′ 处。彼得罗夫溯乌昌河而上，南行约五十俄里，到达一道小岭，这便是乌昌河的发源地。彼得罗夫翻过山岭，向西南方向行十五俄里左右，便到了毕赤河。此地的方位是北纬 52°22′，东经 137°50′。毕赤河由此处始，至注入乌岛伊里湖止，流长为七十五俄里。此河流向为东南东，近湖处则为正东。据土著称，由此处上溯，毕赤河的流向是北西、正西转向南西，其源头距离萨玛吉尔湖甚近。该处距萨玛吉尔湖约一百五十俄里，由此可知，毕赤河全部流长约二百二十五俄里。当地居民说，毕赤河注入乌岛伊里湖之前的约一百五十俄里长的一段，河深不少于四呎（一米二十），且无石梁、石滩。循此上溯，则变得水浅滩多。

彼得罗夫由此处动身，沿毕赤河向东南东方向顺流而下，行约十俄里，遇两只大船。船上的人对他说，这些船是乌岛伊里湖居民的。毕赤河在流入乌岛伊里湖之前，两岸时而岗峦起伏，时而苔原连绵；岸上覆盖着青苔、落叶松及云杉，但云杉最粗者不过十俄寸（四十五厘米）。近河口处长有白杨和白桦。河左岸乃是一带高地，迤逦约一到二俄里，崖头间或直抵水边，俯瞰河面。土著称，无论毕赤河上游，抑或高岗斜坡，到处都长着大量粗壮的（粗达一围半）落叶松、红松、雪松和云杉等树木。毕赤河内盛产各种鱼类，它流经的树林中栖居着大量紫貂、狐狸。毕赤河河谷确是良好的狩猎场所之一。197

彼得罗夫结束对毕赤河的调查之后，来到了典热屯。他竭力设法在此屯雇一向导，带他前去契麦屯，但无人肯陪送他去翻越山岭。根据土著提供的资料，这条通往河口湾的道路，长约七十五俄里。

从阿扬来的邮件中，我收到了总督于 1852 年 11 月 6 日发出的通知，内称：1.经他一再恳请，皇上已谕令从东西伯利亚地方税款中提取三万六千一百二十一卢布偿付俄美公司，以弥补“舍烈霍

夫号”帆船沉没所造成的损失；2.由地方税款中再拨给俄美公司十万卢布，作为补偿亏损的专款，因为政府试图与基里亚克人建立关系，以及政府在基里亚克地区进一步开展活动，都将可能给公司造成一些损失。

掌管海军部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于1852年9月28日就此事通知总督：考察队若遇有某些特殊需要，可以从这十万卢布中支付，但是必须就此提出特别报告。

总督在9月28日的命令中通知我，根据我的历次呈请，他已将下述事项同时函告堪察加驻军司令和阿扬港司令：1.今后凡拨给考察队的人员，必须体格健康，品行端正；2.往返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扬之间的所有船只，今后航行应不止一次，而应增至二次。每次皆应经过彼得冬营，以便给予考察队以力所能及的支援；3.各船指挥官皆应准确无误地执行我的各项要求，不得托词推诿；4.考察队所需一应物品，皆须按我的要求如期运到；5.食品、货物及其他物资，皆由俄美公司的船只运载。

这些文件表明，政府终于开始对考察队给予较大的注意了。

2月25日，由彼得冬营发往阿扬一批邮件，我给总督寄出一份报告，并附有我给鲍什尼亚克、彼得罗夫和拉兹格拉德斯基等人的指令抄件。

我在报告中陈述了几次出差的目的和结果，介绍了考察队的现状，说明了促使我立即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屯的原因。最后，我写道：

“阁下据此谅可洞悉，迭卡斯特里湾与奇吉屯已为我所占领，俟通航期开始后即可从该湾着手考察该湾以南的海岸，以解决决
198 定这一地区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海洋问题。与此同时，为防范外国从海上侵扰此地，将采取各项措施。顷接皇上9月28日谕旨，只有希望阁下代为斡旋，使最高当局批准我提及的各项命令，

并按我历次申请供给考察队所需物资，庶几方可实际宣布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以及萨哈林岛，皆属俄国领有”。

随同阿扬发来的邮件，我还接到俄美公司总经理处1852年10月15日发来的紧急通知。通知中说，总经理处收到总督的公文后，根据我1851年11月所提出的要求，已吩咐经阿扬向考察队提供一艘16马力的蒸汽快艇、两只划船和食品、货物等，并派来两名携带所需渔具的捕鱼人。

邮件启运后，1853年3月15日我收到了信差从迭卡斯特里湾送来的鲍什尼亚克中尉的报告。鲍什尼亚克禀报我说，他抵达迭卡斯特里以后，于3月4日召集了当地居民，升起军旗，占领了迭卡斯特里湾。他写道：“目前，我在基里亚克人的帮助下，已着手建造一座长三俄丈(五米半)、宽二俄丈(三米六十)的厢房。”与此同时，经理人别列津从奇吉报告我说，他已经在阔吞屯安顿就绪。至此，1853年3月，迭卡斯特里和奇吉皆已为我们完全占领。

别列津和鲍什尼亚克在报告里都请求我给他们补充食物和商品。我立即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准尉偕同两名哥萨克，驾驶两驾雪橇，上溯阿穆尔河，为他们运去面包干和各种储备。拉兹格拉德斯基奉命把全部物品送至奇吉屯交给别列津。别列津应派出一名哥萨克携带一部分食物和商品，专程前往迭卡斯特里湾鲍什尼亚克处，其余部分，则留在奇吉。别列津须把鲍什尼亚克收集到的资料立即寄给我。而当鲍什尼亚克离开迭卡斯特里南下之后，他应携带报告回来见我，留一名哥萨克驻守阔吞屯，看管储备物资即可。在将这一命令通知鲍什尼亚克时，我吩咐他，在离开迭卡斯特里的时候，应留下一名哥萨克驻守哨所，要把前述的声明转交给他，以备外国船只进入该湾时使用。同时，我告诉鲍什尼亚克，一遇机会，我马上派遣另一名军官前去迭卡斯特里湾接替他。由于给患者的食物数量很少，因此在拉兹格拉德斯基走后，我又派奥尔洛夫

少尉前去普里屯，命令他：首先，采购食物；其次，要澄清当时流传的在阿穆尔河上、在普里屯附近发现传教士的风闻。据说这些传教士散布中伤我们的恶意的流言蜚语，并且恫吓居民，说仿佛通航期开始之后，将有大队满洲人沿江而下，扫荡我们的哨所。

3月22日，我与奥尔洛夫医生乘雪橇启程前往尼古拉耶夫斯
199 克*视察工作和探望病人。到达那里后，我看到患者已日渐康复，即将开始的工程所需要的木料，也在尽可能地准备。此时，基里亚克人对我讲，当河口湾北部尚被冰封时，南部的开阔部分不仅没有冰冻，而且风平浪静。因此，我命令彼得罗夫，当拉兹格拉德斯基由奇吉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后，应把他留下，在通航期开始之前把停泊在阿穆尔河上的大划船和四桨舢舨修整停当，俟河口湾南部冰冻消失时，立即将这两艘船派赴那里去。

下达这项命令之后，我于4月5日前赶回到彼得冬营。10日，我差遣领航队少尉 А. И. 沃洛宁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命令他待阿穆尔河开河后，与拉兹格拉德斯基分别乘四桨舢舨和六桨大划船前往普隆格岬。沃洛宁应乘四桨舢舨探索由普隆格岬附近河道伸向河口湾中央的水沟**，若有可能，应设法与在萨哈林水沟的拉兹格拉德斯基会合。同时，我命令拉兹格拉德斯基也由普隆格岬出发，贴岸驶向拉扎列夫岬，由那里转入萨哈林水沟，同沃洛宁会合。

这样，我是想作最后一次尝试，看用我们仅有的微薄物力是否能够确定阿穆尔河口湾的主要航道的方向和状况。

与此同时，彼得冬营正在为准备开航赶修“卡加克号”小艇和采伐木料。考察队的成员都已恢复健康。4月16日，奥尔洛夫回到彼得冬营，他带回用货物从满洲人手中换得的米和茶。他报告说，在普里屯他探听到确有两名传教士到过阿穆尔，但是他们遭到

---

* 当时该地由彼得罗夫管辖。

** 根据土著提供的资料，这条水沟比已为我们所知的几条近岸水沟都要深。

土著的痛打，并被驱逐走了。至于所散布的满洲人仿佛将顺流而下扫荡我们的哨所等谣言，根据从基里亚克人和满洲人处所获的情报，纯属子虚。普里屯的满洲人不仅未曾有过这种想法，相反，他们对我们在奇吉和迭卡斯特里设立哨所表示满意，因为他们担心由于他们政府对此地区漠不关心会有其他外国人来占领此地。他们还表示希望我们沿阿穆尔河而上在靠近松花江的地方定居，以便能够更方便地同我们进行贸易往来。

4月26日，拉兹格拉德斯基由奇吉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鲍什尼亚克让他带来从迭卡斯特里写给我的一份报告。拉兹格拉德斯基派了一名信差向我报告说："1.阿穆尔之行使他确信：所有基里亚克人对我们确实怀有好感，我们在奇吉定居，他们表示满意；2.他们痛打了两个到这里散布各种不利于我们的流言的人（其中一人被打得半死），然后驱逐了他们；3.目前，应该指望借助他们之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尼古拉耶夫斯克同奇吉之间的交通联系，200
因为只要报酬从优*，他们乐于帮忙。"——拉兹格拉德斯基和奥尔洛夫写道："总之，基里亚克人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一贯良好，事事主持公道，尊重他们的风俗，从不曾有过把不符合他们生活方式和民族地位的习惯强加于他们的想法，看来，他们已经站到了我们一边。至于满洲人，他们看到我们丝毫不损害其贸易利益，并且在千方百计地防护这一地区，使之免遭外国侵犯，因而也同样对我们抱有好感。"在奇吉时，拉兹格拉德斯基发现，别列津已在阔吞屯立稳脚跟，而且业已开始同基里亚克人、满琿人、果尔特人等进行交易。遗憾的是，别列津的货物过少。

他派遣土著和哥萨克各一名，立即把面包干和其他食品送往迭卡斯特里，交给了鲍什尼亚克。

---

* 这种报酬，通常表现为赠送"波西"（基里亚克语——粗、细布料）和"塔穆契"（马合烟）。

4月15日，鲍什尼亚克从迭卡斯特里湾禀报我说："到3月25日，海湾外侧近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岬[130]处，冰面已然破裂，从此，船只已可从外海驶入海湾的这一部分。湾内冰层，直至4月7日尚未溶解，只是在4月7日以后，东北风大作，冰面方始龟裂。碎冰至今壅塞海湾。昨日（4月14日），我们从克洛斯帖尔卡姆普附近的山顶，用望远镜向南瞭望，发现地平线上有三桅大船一艘，现正监视其动向。

4月12日，我们迁入新屋，屋顶系用枯枝铺盖。在此之前，我们时而在土著的肮脏帐篷里过夜，时而在冰天雪地中露宿。经历过这种野营生活之后，迁入新房，不啻置身天堂。室内修有泥坯壁炉，我们昼夜生着炉火，以防潮湿。哨所的粮食，连同别列津和拉兹格拉德斯基先后送来的面粉、面包干、茶叶、砂糖等，估计足敷两月食用。面包干，我们留备行军之用。我们不能烤面包和甜点心，只能在壁炉（我们仅有的炉灶）上用鱼油烙鱼肉馅饼。午饭时烧鱼汤，间或烧菜汤。吃饭和饮茶，我们总是团聚一起。我每日发给士兵每人两小杯满洲烧酒（一种劣酒），以增强士气。这种酒还是别列津从奇吉送来的。我们从商人那里用两块粗布、一柄雅库特制的斧头、五俄尺（三米半）细布换得一只船。此船长二十英尺（六米），宽五英尺（一米半），现在我们正在修理，涂抹树脂，堵塞缝隙，加高船舷，以备远行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哨所现有的全部成员是三名哥萨克和一名通古斯人。我们都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此地常有一些基里亚克人前往迭卡斯特里以南沿岸去猎捕海豹，他们归来时经过迭卡斯特里湾。我经常和这些基里亚克人以
201 及本地居民接触。除上述情况外，我还获有如下一些情况：

从克鲁逊什特恩根据拉彼鲁兹和布罗顿的测绘资料所绘制的地图上看，在北纬49°的岸边标有两座大岛。根据这种情况和

您的指示，我首先关心的便是尽量周详地询问虎里亚克人有关这两座岛屿的状况。据他们说，岸边并没有任何岛屿，在此纬度附近却有一个伸出海上的半岛，半岛上有两座高峰。想是拉彼鲁兹和布罗顿在离岸过远的地方误把这个半岛认作两座岛屿。土著称，正是在这个半岛附近有一个可避风的海湾，他们称之为哈吉-图。”

5月15日，阿扬来的信差送来了掌管海军部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1853年2月12日发出的命令。其内容如下：

“北美合众国总统下令装备了两支考察队。其一，旨在确立与日本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其二，乃一科学考察队，旨在巡视到白令海峡为止的太平洋沿岸。为此，合众国政府请求我国，在考察队的船只驶入我国亚洲及美洲领土沿海时，给予友好关照和协助。皇帝陛下有旨，令各领地地方长官持应有之理智和审慎态度，在此范围内，予该二考察队以礼遇和关照。”

海军大将向我宣旨的同时，又写道：“据官方消息，该二考察队已于1852年11月启碇出海，约于今年5月或6月间，一应船只将会合于东印度海滨，今夏可望进入我国境内。赴日本的考察队，由校官级舰队长佩里统率，此队计有：“弗蒙特号”主力舰，“密西西比号”、“苏斯奎琼号”、“波霍坦号”等三艘蒸汽巡航战船，“马其顿人号”三桅军舰一艘，“范达利阿号”、“普利茅斯号”、“萨拉托加号”等三艘单桅炮舰和“勒阿莱丰尼号”轮船，总共十艘军舰。考察中国海、太平洋北部及白令海峡的科学考察队，估计1853年仲夏前后到达我国境内。这支考察队由林戈尔德船长率领，全队包括：“文森尼斯号”单桅炮舰，“约翰·霍沃克号”轮船，“海豚号”轻快巡航战船及一艘我们不知其名称的领港用小型轮船。

皇上的旨意，我已转达给您。该二考察队之目的、编制，以及接近我国领地航行的预计时间，现仅将我们目前所知详情告知您，不可认为就是最后的准确消息，可能会有所变化。我应向您重申：202

一旦与之邂逅，同其船只、官长及船员的任何接触，您皆应待之以友邦之礼，予以关照。彼等若有迫切需求，您应给予资助，并进良言。总之，您应按照同盟国通常所恪守的一切行事。但是，您应善体圣意，持应有之理智与审慎态度，必须时刻注意俄国国旗之荣誉，帝国之尊严，必须维护您所在地区和平地建立起来的政权。为此，您必须具有洞察力。”

这便是圣旨和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命令的内容。

5月22日，收到了一名通古斯信差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送来的鲍什尼亚克的报告。这份报告是鲍什尼亚克于5月6日从霍伊屯派通古斯人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报告的内容如下：

“在霍伊湾，我遇到一艘抛锚停泊的捕鲸船。该船船长（不来梅出生的人）告诉我说，他在圣得维奇群岛听到传闻，美国人今夏将要到鞑靼海峡，意欲占据一个海湾作为美国捕鲸船的避风港。这一消息是否属实，不得而知。然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以给我的声明为据，向之宣布由此直到朝鲜边界的地区以及萨哈林岛，都属于俄国领有。对该船长，我也已向其宣布了这一声明。”

第二十章

鲍什尼亚克在鞑靼海峡沿岸的考察

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安排　1853年5月23日给拉兹格拉德斯基的命令　沃洛宁和拉兹格拉德斯基5月31日的报告　鲍什尼亚克6月20日的报告内容　迭卡斯特里湾的状况　迭卡斯特里湾与尼古拉皇帝港(哈吉)之间海岸的情况

遵奉上章所述的皇上谕旨，根据海军大将的命令以及鲍什尼亚克的情报，我命令拉兹格拉德斯基准尉抵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后，立即率领三名水手前往迭卡斯特里湾，按照训令行动。训令内称：

1．到达迭卡斯特里后，应使哨所经常悬挂军旗；

2．一旦有美国军舰开入迭卡斯特里，应尽可能给予友好、亲切、热情接待；与船长和军官们接触时，应向他们说明：河口湾中浅滩和沙滩星罗棋布，水流湍急，变化莫测，吃水浅的船只到那里航行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极端危险，中级船舶——则断无可能；整个这一地区荒无人烟，山峦起伏，没有任何道路通行；按照1689年我国与中国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根据我国通古斯人于十七世纪即已占领萨哈林岛，1742年即已初步测绘该岛，1806年俄罗斯人即已占领此岛南部等事实，此片土地直至朝鲜边界，连同萨哈林岛在内，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俄国领土；

3．我国政府认为当前有必要在此地区建立哨所数处(主要哨所为阿穆尔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以保障东西伯利亚与我国在 204
鄂霍次克海、堪察加以及美洲沿岸领地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可使

航行于此荒凉、危险的海岸一带的大量外国船舶，突遭不幸或遇有困难时，得以栖身求援。这些哨所不久即可粗具规模，如今我们正在踏勘海岸，选择建立哨所的最好地点；

4. 根据海军大将通知我的情报，美国船只可能到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因此，委托您鼎力协助美国人实现此一目的，但应向他们极力表明，未经最高当局允许，彼方不得有任何其他行为（传闻这些船只来到鞑靼海峡的目的仿佛是要在此海峡沿岸占领一个据点）；

5. 应注意：6月或7月初，粮食与增援部队方可运抵您处，因此，您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至少要带上一个半月的食粮；

6. 抵奇吉后，您可派遣经理人别列津携所换之米、茶，雇船返回彼得冬营，此间对此非常急需。奇吉哨所留驻一、二人即可；

7. 鲍什尼亚克中尉考察归来后，转告他急速赶回彼得冬营向我复命；

8. 遇有捕鲸船或外国私人船只驶入迭卡斯特里时，应向之宣告：这里的整个海岸直至朝鲜边界皆为俄国领土，彼等不得恣意妄为，不得肆意欺压凌辱基里亚克人及沿岸居住的受我国庇护的其他民族，并应尽力密切注视他们的行动。

之后，6月6日我收到了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转来的沃洛宁和拉兹格拉德斯基关于完成所委任务的报告，他们同时禀报说，拉兹格拉德斯基按我前述命令已于6月2日动身前往迭卡斯特里。

沃洛宁报告称，5月10日他从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普隆格岬出发，沿基里亚克人所指的河口湾中央水沟行驶。他只行进了一小段，由于南风大作，沸腾状浪潮和波涛涌入舢舨，他冒着极大危险方得勉强返回普隆格岬。河口湾此段水深为四到六俄丈（七到十一米）。

拉兹格拉德斯基也从该岬出发，沿南面近岸水沟行驶，到达拉

扎列夫岬后，便设法由此转入萨哈林水沟。但是，于此处他也遭到同样厄运：南风突然大作，掀起沸腾状浪潮和波涛，溯水涌入他的舢舨。他勉强得以靠岸躲避。

最后，两位军官禀称：河口湾中央确有希望找到较我们已知的 205
近岸水沟为深的航道，但若没有装备应有设备之蒸汽海船，根本不可能完成此项考察。

6月23日，经理人别列津由奇吉归来，带来了鲍什尼亚克的报告。与此同时，信使由阿扬送来总督的通知，内称皇上业已批准阿穆尔考察队的编制。通知内附有该编制本文。

鲍什尼亚克因病未能回彼得冬营见我。他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6月20日从那里寄给我一份他此次出差的汇报，其内容如下："4月28日，迭卡斯特里湾内冰块已全部消溶。4月7日——28日之间，每当东风吹起，常有冰块从海上涌入填塞。5月1日，我率两名哥萨克和一名通古斯人驾小船出湾，哨所只留二人驻守。遵照您的命令，我把俄、法两种文字的告示交付他们，以备外国船只驶入此湾时出示。我们能够装载上船的面包干和其它食品，只敷五礼拜食用。

根据我在迭卡斯特里湾的观察，发现：

1. 由湾内去海上，可自3月19日始，而驶入湾内，则只是从4月27日起方有可能；

2. 在一般情况下，水位上涨四到五呎（一米二十到一米半）；

3. 湾底地质系薄层砂岩，上覆稀泥，厚度不超过二呎（〇·六米），因此，船只在此停泊不十分可靠[131]；

4. 湾内最可避风的地方是在巴扎里托夫岛与天文台岛之后，但此处水深为三·五到四·五俄丈（六米四十到八米二十），岸边则是浅滩；

5. 索姆宁河（也名南格马尔河）注入湾内西部之浅水湾。沿

此河上溯，只可行四俄里，且只能乘吃水量在二呎半（〇·七五米）以下的舢舨，再往上则水浅滩多；

6．整个北湾密布乱石，水浅不能行船。

5月1日，我驶离迭卡斯特里湾，沿途我利用一切便利条件收集各种有关海岸、入海河流的性质等资料，打听当地居民冬季通行的道路，了解他们的生活特点和方式。1853年5月22日，我来到在此之前尚不为人所知的海湾，沿岸居民称之为哈吉湾。

我到此湾所行的路线如下：

5月2日，我们到达途中第一座村落——杜古屯。此屯位于同名小河河口。杜古河极浅，只可行驶小船。此河与索姆宁河发
206 源于同一山岭，流向蜿蜒曲折。河口处两岸低平，杂草丛生。紧挨河口的两座山岬及附近山岭生长着中等粗细的云杉。至杜古屯前的海岸是陡峭的石崖，只是在两道小溪流处略微倾斜。这两道小溪是过路土著躲避大风的去处。第一道小溪距克洛斯帖尔卡姆普约十浬（十八公里），到此溪口之前，海岸主要是石质，此后则屈粘土质，到处是浓密幼林。杜古屯前有两座石岛[132]。每值6月，土著便登岛拾取海鸥蛋和野鸭蛋，沿岸各处鸟卵俯拾即是。按子午线高度观测，杜古河口位于北纬51°16′24″。5月5日，我由此屯动身，抵达霍伊屯，于此屯附近遇一艘抛锚停泊的三桅捕鲸船。该船船长趁无风天气登岸到基里亚克人处收购鲜鱼。船长操法语与德语，因而我得以与之交谈，邀他一道饮茶。谈话中，他说及今夏美国人将来鞑靼海峡，意欲在此占据一处海湾，为来往于此的捕鲸船及其它船只辟一避风港。我就此答称，未经我国政府允准，此事绝不可为，因根据1689年条约，以及俄罗斯人首先测绘与定居萨哈林岛等事实，直至朝鲜边界的沿岸地区以及萨哈林岛，均为俄国领有。我并向之阐述了他尚不知晓的种种根据。最后，我请他将此一切转告其同胞。之后，我说，我们目前计划自己在船只

一座基里亚克人的帐幕。据基里亚克人讲，每逢大雨，水势常常漫过平常隔开河口与海的浅滩，有大批鲑鱼涌入河内。

鲍什尼亚克由霍伊屯来到离该屯十九浬（三十五公里）以外的秀尔库姆屯（也名帖里亚吉屯）。此屯座落于秀尔库姆河和帖里亚吉河之间，因而得此名称。秀尔库姆河距山岬和屯子较近，其河口水深达六呎（一米八十），落潮时，水流甚为湍急。帖里亚吉河在河口处被浅滩隔断，因而呈湖泊状，两岸低洼，系砂质。自秀尔库姆河河口至与之同名的山岬之间，是一带已成沼泽的低地，故而远望此岬仿佛是一座孤岛。秀尔库姆屯和霍伊屯之间的海岸，皆是陡壁巉岩，只有数道小溪为舢舨拢岸提供少许方便。按子午线高度观测，秀尔库姆屯的纬度是北纬 50°31′34″[134]。据此可以断定，此岬即是克鲁逊什特恩地图上所标之玛翁塔岬。鲍什尼亚克由秀尔库姆屯转至卢卡里屯。此屯与秀尔库姆屯相隔十二浬（二十二公里）。卢卡里屯位于同名河流河口。此河口面海处为一碎石滩所阻塞，因而也呈湖泊状[135]。此河口直至山岬，地形较高，花草丛生，美丽异常。河内鱼产丰富。秀尔库姆屯和卢卡里屯之间的海岸皆系悬崖陡壁，岸上没有溪流和低地，因而甚为险峻。距卢卡里屯六浬（十一公里）处为霍伊里屯，从该屯行二浬（三·七公里）可至贝基屯。二屯皆位于各自的同名河流河口。贝基河冬季无鱼，所以居民迁居他村或去图姆宁河过冬。贝基河口水浅多石，两岸全系
208 低地，只是偶而隆起数处，两岸覆盖着小树林。离贝基屯三十二浬（五十九公里）处有一屯——达塔屯。按子午线高度观察，此屯位于北纬 49°16′。达塔岬距同名大河河口不远，此岬在克鲁逊什特恩地图上标为列谢普斯岬[136]。岬上杂草丛生，间有稀疏的白桦林，草质肥美，适于牲畜牧放。距河岸二俄里山岭绵亘，离山半俄里乃一片冻土低地，虽有森林，但已为火烧焦。达塔河中既盛产江鱼，亦盛产海鱼，因而不论冬夏，两岸皆有居民长期定居。在我踏勘过

的地区中，这样的地方乃是绝无仅有。此屯是沿图姆宁河游牧的所有居民，以及来自阿穆尔河的捕猎海豹者，或去哈吉湾经商的过往行人必经之站。"①

鲍什尼亚克搜集到的有关达塔河的资料如下：此河系图姆宁河与奇拉玛里河两河汇合而成。据土著称，自汇合处起，此河本身全长为一百五十俄里，蜿蜒曲折，一段流经低洼地带，另一段则穿过山地。两岸山上长满了粗大的白杨、雪松、落叶松和云杉。林内盛产紫貂、狐狸、水獭等兽，在此地狩猎，便是土著冬季的主要营生。

贝基与达塔两屯之间的海岸，主要是悬崖绝壁，覆盖着小树林。此带海岸上显著的山岬计有：比耶纳岬、楚梅岬、尤梅岬和达塔岬（或称列谢普斯岬）。诸岬皆为花岗岩质，由火成岩组成，其中楚梅岬呈赤红色。此段海岸风景如画，引人入胜。此处忽而有高达一百五十呎（四十五米）的峭壁危崖高耸入云；忽而形成小小的港湾，红艳艳的岩石矛立湾心；忽而又变为树林密布，群花争妍的低洼草地。然而，在这一带注入海内的许多河流中，却没有一条值得注意。

距达塔屯九浬（约十七公里），座落着朱尼霍屯。该屯位于同名河畔，在低洼草地上的小港湾里。朱尼霍河流入这一港湾。这条河浅而狭窄，土著的小船也要费很大气力才能驶入河口。自达塔屯至朱尼霍屯的海岸是石质山地[137]。

乌伊屯距离朱尼霍屯十浬半（十九公里半），位于一条不大的同名河流的河口。乌伊河注入一个小港湾，两岸是冻土地带，生长着小树林。河口窄浅，礁石密布，土著小船也难于从海上进入河口。此段海岸与前段属同一性质。此段海岸上显著的山岬为卡扎凯维奇岬和捕鲸岬（皆由我命名的）。由乌伊屯到哈吉湾，整个海 209
岸都是低洼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岸上一条河流也没有。

① 此章原文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相互夹杂，译文一仍其旧。——译者

鲍什尼亚克写道:“1853 年 5 月 23 日,乘强劲的东风,我来到低洼的地峡,拖曳小船,越过该地峡,进入港湾。为纪念皇储,我将此湾命名为亚历山大湾。同日,我们由此湾进入哈吉湾主湾内,宿营于岛后。此地紧靠着从海上入湾的进口,我因之选为考察的起点。此地纬度,按子午线高度计算,为北纬 49°4′。

迄今为止,哈吉湾尚未为欧洲人所知。我命名它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湾[138]。与海岸平行绵延着一道山岭,由此山岭分出的几条支脉环绕着海湾。面向海湾的山坡长满了雪松林。此湾除承受大量溪流外,还吸收两条大河——哈吉河与米河[139]。前者流入哈吉湾主湾,我将此湾命名为亚历山大拉皇后湾[140]。后者注入另一个大湾,该湾我命名为康士坦丁亲王湾[141]。

哈吉湾可划分为四部分,或四港湾:亚历山大拉皇后湾(土著称为霍支湾)、康士坦丁亲王湾(土著称为米湾)、皇储亚历山大亲王湾(土著称为维尔基湾)。各湾都是无人注意的宽敞海港,其中尤以康士坦丁湾为佳。此湾岸边水深,各级船只均可靠拢。康士坦丁湾北侧群山簇拥,南部海岸高而平坦。湾内水深五到十俄丈(九到十八米),贴岸处水深也达四到五俄丈(七到九米)。有一条河流注入此湾,此河河口有一道深约十一呎(三米三十)的水沟。据土著称,此河两岸覆盖着有粗大雪松、落叶松及云杉的森林。盛暑季节有塊达罕(驼鹿)成群结伙来此,狩猎这种野兽是居民的主要营生。此河盛产鱼,居民也以捕鱼为业。

皇储亚历山大湾较康士坦丁湾略逊一筹,因地峡低洼,北风可排闼直入。从地峡起,二百俄丈(三百六十六米)左右以内的地方,此湾水深为二到五呎(〇·六到一米五十);往下直至湾口,方圆约二俄里半范围之内,水深为三到十俄丈(五到十八米);近岸处水深四俄丈(七米)。

亚历山大拉皇后湾南岸地势很高,生长着很多粗大的——粗

达十到十五俄寸(〇·四五到〇·六八米)——雪松、落叶松和云杉森林;北岸岗峦起伏,缓坡平坦,虽有树林,但不甚粗壮。湾内水深九到十七俄丈(十六到三十米),贴岸处为三俄丈(五米半)。

阿列克谢亲王湾湾口处水深九俄丈,过此则为四到七俄丈(七 210
到十二米)。沿岸岗峦起伏,一部分生长着森林,另一部分则为草地。

哈吉河流入亚历山大拉皇后湾。据土著称,此河流长一百五十俄里,其中有四十俄里可通行小船,在此距离内有村庄四座。枯水季节,此河沙滩处水深为一呎半到二呎半(〇·五到〇·八米),其余地方水深达十二呎(三米半)。河口右岸系山地,左岸乃草地。两岸皆有适于建筑用材的森林,长有落叶松和云杉。据土著称,距河口四十俄里处,两岸尚有橡树林。

尼古拉皇帝湾居民分居五个村落,主要村落位于米河河口,计有帐幕十座。全部居民不超过五十口。现将土著的生活方式,以及沿途所有居民的生活方式,略述如下:此地居民大部分是半游牧、半定居,因为他们的迁徙总是往返于两地之间。夏季,他们迁至海滨,等待海上鱼汛。他们在此捕捞海鱼作过冬储备,此后则去达塔河和图姆宁河过冬。冬季,他们在达塔河和图姆宁河猎捕堪达罕及其他毛皮兽。待等河开,他们用据说此地盛产的粗大白杨树,制成小舟,顺流回到自己的夏季住处,复又在此猎捕堪达罕,打捞鲜鱼。他们打鱼,须至哈吉湾附近的适当地点。他们的渔具远远落后于阿穆尔土著,所以尽管此处河鱼和定期而至的海鱼很多,但居民的储存总不能超过供全家食用的必需数量。春天,鱼汛未至前,土著驾着轻快的独木舟(用桦树皮制成的舢舨),至海湾外部打捞比目鱼、鳃虎鱼和龙虾,*供此季节食用。秋季鱼产往往很丰富,在此情况下,便有大部分人留在自己的夏季住房里度过严冬。

* 即螃蟹。——校订者注

本地居民住在用树皮搭盖的帐幕里，帐幕里地中央点燃篝火，以供做饭取暖。帐幕每年修葺。此地土著与阿穆尔地区所有居民相同，在渔场附近都修有自己的夏季住屋。

此地所有居民性情都很温和，胆小怕事。基里亚克人所固有的种种偏见，在此地大多数居民身上是看不到的。此地珍贵毛皮兽和鱼产虽极丰富，但居民的生活却十分贫苦，究其原因，想是沒有任何可能按合适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猎物。他们说，每年有一、二
211 只小船去迭卡斯特里，然后从那里转往奇吉，从在那里做生意的满洲人、基里亚克人和其他人处买回米、烟和布匹（主要是粗布）。阿穆尔河居民虽然也到鞑靼海峡沿岸做生意，但总难满足散居此地的近五千人口的居民需要。

我沿途遇见过各种人，他们都对我说，直至距离萨玛尔加河口三百俄里的库里穆基屯为止，此地居民皆与来自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异族人和满洲人贸易。由此至库里穆基屯一带，居民不务耕耘，不种蔬菜；由此往南，大陆深处住着曼兹人，他们饲养牲畜，经营菜园，耕种土地。鞑靼海峡沿岸居民分为二族：居住于从迭卡斯特里至萨玛尔加河一带海岸者，称自己为满琿人；居住在南部，自萨玛尔加河至朝鲜边界一带者，自称为克加里人；居住在大陆腹地者，则是曼兹人。满琿人与克加里人语言不同，但生活方式一样。曼兹人定居，其语言是满语和克加里语的混合语言。距离萨玛尔加河约八百俄里处（据本地居民说，乘船走需二十天），有一个大海湾，绥芬河即注入此湾。经绥芬河可去朝鲜城市和名叫兴凯的大湖。兴凯湖与乌苏里江相连[142]。居民称，在鞑靼海峡沿岸，在萨玛尔加河与绥芬河之间，有许多可避风的海湾，其中有些海湾常常不结冰。这些海湾距乌苏里江不远，土著经常乘狗爬犁翻越山岭，往来其间。他们说，这种道路颇多。萨玛尔加河约在北纬 46°30′ 处入海。土著讲，此河两岸皆是适于建筑用材的橡树和槭树。有近

二百俄里长的一段，河水极深，大型船只可溯流上驶。从此河去乌苏里江须途经霍尔河以及萨玛尔加河与霍尔河的几道支流。这条道路长约四百俄里。

“我还获悉，由尼古拉皇帝港计有三条道路通往阿穆尔河：第一条道路，从奇吉起①，沿达塔河和图姆宁河，翻过相当高的山岭，到达流入奇吉湖的阿伊河源头（沿此道路至奇吉屯约五百俄里）；第二条道路，沿达塔河和图姆宁河，至图姆宁河源头，从那里转至名为乌里夫契的小河，这条小河流入阿穆尔河的支流——阿迪河[143]；第三条道路，沿达塔河至奇利亚姆-阿里河河口，溯该河上行至山，翻过山脊至洪加里河支流，最后沿洪加里河下驶直至它流入阿穆尔河处。最后一条道路最为便利，全长约四百俄里。鞑靼海峡沿岸居民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向任何人纳贡，不承认任何政权。”

鲍什尼亚克在结束尼古拉一世皇帝港的测绘之后，将全体居民召集到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出口处的一个海湾上，向他们宣告：这片直至朝鲜边界的领土尽皆属于俄国，因此，他们以及这一地区的 212
全体居民皆受俄国庇护和保卫。鲍什尼亚克随后树起一个十字架，在上面刻了下述字样：“此地于 5 月 23 日经鲍什尼亚克发现并命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港。”他把前文提及的用俄、德、法三种文字撰写的布告交付给居民，令他们凡遇船只到此，皆须出示，尤其应令入港的船只知晓。5 月 30 日，鲍什尼亚克离开此港，沿岸向北，踏上归途。他的口粮只敷三日食用，途中有六天他仅靠鲜鱼、野果充饥。6 月 8 日，他抵达迭卡斯特里湾，接到我的命令后，便即刻动身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17 日，他才拖着病躯到达那里。

鲍什尼亚克的发现和考察结果十分重要。他是使全世界对鞑靼海峡沿岸北部有了准确了解，并且指出克鲁逊什特恩地图对这一带海岸描述谬误的第一位欧洲人。他在这一带海岸发现了世界

① 原文如此，疑有谬误。——译者

上最良好、最宽阔的海港，并且得知这里还有海港多处，从而推翻了前此形成的、在克鲁逊什特恩地图上也有所反映的意见：似乎自迭卡斯特里湾至朝鲜边界的整个海岸线上，不仅没有一个海港，甚至连一个稍许便于船只抛锚停泊的海湾都不存在，这一带海岸也因而被视为不能接近的险地。鲍什尼亚克还彻底解决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此岸居民从未受人管辖，从未承认过中国政权。

继阿扬来的信使之后，我于5月26日连同邮件收到了御赐奖赏——一枚带皇冠的二级圣安娜勋章。同时还接到皇上根据总督奏请所颁发的对阿穆尔考察队编制的批准令。

第二十一章

政府关于占领萨哈林的命令

1853年3月2日总督的命令　阿穆尔考察队的编制获准　扎沃伊科来函的内容　1853年6月25日呈给总督的报告　1853年4月15日和23日总督的命令　布谢1853年7月6日的来信　最高当局命令所引起的后果　1853年7月我的行动计划　7月14日我给奥尔洛夫医生下的命令　1853年7月14日我给总督的信

总督在1853年3月2日命令中通知我道："鉴于您的行动结果至为重要，圣上据我奏请，决意表彰您，并恩准您所负责的考察队的编制。此编制系根据您历次报告拟定。圣上并命令于1854年1月1日之前，务必与俄美公司结束一应账目。此事业已函告该公司总经理处。"

穆拉维约夫依据考察队的编制，命令我：

1．将考察队一应官员全部纳入编制之内；

2．军官津贴，应自1850年6月29日——即自建立彼得冬营之日算起；

3．指定尼古拉耶夫斯克为考察队的主要基地；

4．海上给养，可向堪察加驻军司令索取；

5．任命巴奇曼诺夫海军大尉为水兵连长兼充我的副职。大尉应于1853年通航期抵达任所。至于根据已获批准之编制给予考察队的补充人员，则最早于1854年方可到达。这批人员，估计须由外贝加尔地区调拨。

214 阿穆尔考察队，按照获准的编制，应包括：1.行使驻军司令或地区长官职权之考察队队长、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2.由二百四十名海军士兵组成的连队，此连队应从堪察加部队调派。其连长——海军校官，同时也兼任考察队副队长之职。连队应包括中尉二名，准尉二名，领航军官二名和炮兵军官一名（领航军官与炮兵军官由考察队队长斟酌，可代之以海军军官）；3.考察队内除海军官兵外，尚须包括一个由二名军官统率的哥萨克骑兵连，一个由二名军官统辖的山炮排，一名医生，一名办公室主任（可配备一、二名副职），三名文书，一名财物管理员，二名医助和一名主持随军教堂的神甫；4.考察队一应人员，全年均按照堪察加标准享受海上给养待遇；5.考察队军官服役五年所得之津贴数额，应相当于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服役十年法定应得的数额；6.士兵在考察队服役一年可抵二年；7.考察队在各方面均受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直接领导。

随同这批邮件，我还收到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的来函。他请求我尽速派遣在彼得冬营过冬的"卡加克号"小艇返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因为通航期一至，堪察加分舰队的全部船只皆须前往阿扬，而吉日加和提吉尔亟须供应粮食。

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判断，我已然确信，最高当局终于决定认真注意这一边区，并且已经知道了我宣布的此地区隶属俄国的声明，因此，"在与即将到来的美国军舰接触时，必须时刻持有理智和审慎态度，必须时刻注意我国在该地区和平建立的政权"*——这段话，可以根据前章所述的我对外国人的声明的精神来加以理解。

出于这一信念，并根据鲍什尼亚克、拉兹格拉德斯基、彼得罗夫的情报，我作出如下决定：

* 异体字系涅维尔斯科伊所标。——校订者注

1. 立即派遣"卡加克号"小艇赴阿扬，建议卡舍瓦罗夫把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来的第一艘军舰装上阿扬可能拨予的粮食，派到彼得冬营，并且要求他尽速将粮食、货物，以及蒸汽帆船送至彼得冬营。根据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的通知，此蒸汽帆船已应到达阿扬；

2. 军舰由阿扬到此后，立即乘该舰去鞑靼海峡，以便在萨哈林岛西岸和皇帝港建立军事哨所；

3. 同时派遣彼得罗夫携带粮食和一部分人员去奇吉，以加强 215
我们在迭卡斯特里湾的哨所和最终占领阔吞屯(在奇吉附近)。

6月26日，"卡加克号"小艇驶离彼得冬营，我随船寄给总督一份报告（我请求将此报告从阿扬派专使送去）和关于鲍什尼亚克、拉兹格拉德斯基、彼得罗夫和沃洛宁的考察汇报。我阐述了他们工作结果的重要性，叙述了在实地碰到的种种情况，陈述了在第一艘军舰抵达彼得冬营后我必须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写道："皇帝港是鞑靼海峡沿岸的一个海港，位于河口湾与朝鲜边界中间，因此，立即占领该港极端重要。此外，尚须在萨哈林岛西岸再占领一处海湾，派遣一艘军舰巡弋于鞑靼海峡。凡此种种，皆属当务之急，其原因：首先是，美国考察队指日可抵此湾；其次，迭卡斯特里和奇吉的哨所亟须加强。只有采取这些行动，我们方能在事实上向美国人及其他一切外国人宣告这一地区隶属俄国，从而防止外国对此地的侵犯。

阁下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主要的海洋问题，正在顺利解决。虽然设备简陋，但我们仍采取了措施，以防从海上对此地区的侵犯。由于您的奏请，皇上已瞩目垂顾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希望考察队最终能够得到相应的设备。我们曾一再努力，不断尝试，但是，仅凭现有的设备，我们不仅没有可能考察位于河口湾中心部分的航道(据基里亚克人讲，这些航道远比我们在1849年已经发

现的航道要深)，而且也无法精确测定已知航道的流向，无法在那里布设船只航行河口湾所必需的应有航标。如阁下所知，河口湾内水势汹涌，流向变化莫测，沙滩、浅滩星罗棋布，直到如今，考察队因设备不足，吃水量十四呎(四米二十)以上的船只迄今仍无法保证进入河口。

为踏勘河口湾和在湾内布设航标，即使船只达到我几次向阁下呈请的数量，耗时也需二载以上。然而，刚刚接到的阿穆尔考察队编制，以及您的命令中，均未曾提及拨给考察队的船只数量究竟若干，种类究竟如何。现在，考察队的队伍增加四倍以上，面临在边区沿岸及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设立多处哨所的需要，而且还有必要考察河口湾，因此，考察队至少需要二艘吃水量为九到十
216 三呎(二米七十到四米)的螺旋桨海船，并配备几艘蒸汽帆船；大型江轮，哪怕仅有一艘也好。否则，不仅河口湾无法考察，而且向编制规定数量的队伍供应粮食也极端困难，甚至几乎没有可能，因为这些队伍应分驻在直至朝鲜边界的沿海地带、萨哈林岛及各河沿岸的许多哨所。因而，向此地只派遣队伍，而无上述船只，则考察队不仅难于实现前述主要的、关乎国家利益的目的，而且还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同俄罗斯的尊严极不相称的。

基于上述考虑，恳请阁下对此给予关注，并请大力斡旋，俾使所提设备能随部队同时运来，此乃在显然属于俄国的这一地区牢固地站稳脚跟所必需。”

报告发出后，我开始焦急地等待阿扬来的第一艘船。我们的队伍赖土法医治，摆脱了沉重的坏血病*，于是，我们开始在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伐木备料，准备修建房舍。终于在7月11日，“贝加尔号”运输船由阿扬驶入了彼得冬营停泊场，载来了调拨给考察队的十二名哥萨克和五名水手。运输船给我带来了极为重

* 仍有五名士兵死于此病。

要的圣旨和穆拉维约夫派出的布谢少校的通知。圣旨是在总督4月15日和23日的命令中转达的。

总督写道："海军大将亲王殿下通知我，圣上于1853年4月11日在亲王殿下在场时，批阅帝国一等文官递呈的有关萨哈林岛的奏折，确定了如下原则：

1．应由俄美公司占领萨哈林岛，并根据它在其特权范围内控制其它土地的原则，控制萨哈林岛；

2．允许俄美公司为占领萨哈林岛与保护该公司在岛上的机构，可全权调遣士兵与军官。这些官兵将算作在公司供职，一应薪饷完全从公司支取；

3．在萨哈林占领那些从当地情况考虑最为重要的据点，此事一定须在本年——1853年——通航期内着手进行。从1854年起，俄美公司应在该岛设置专职行政长官。该行政长官在政治方面受东西伯利亚总督或圣上钦定的其它政府主要长官管辖；

4．俄美公司不应允许任何外国人移居萨哈林岛，不管此类移民是擅自进行的，抑或是经双方协议的。该公司只能将此岛移交 217
政府；

5．政府因国家需要可在萨哈林岛上无偿开采煤炭，但一应花销均由政府自己负担；

6．为保卫岛屿沿岸及港口、防止外国侵犯，俄美公司应置备足够数量之船只，但遇有武装进犯，可向政府要求派出军队保护；

7．今年，占领萨哈林岛的最初阶段，经总督允准，在阿穆尔考察队队长统率下，可调用该考察队官兵与设备；但该考察队应与萨哈林考察队分开，仍与过去一样，直接受政府管辖；

8．公司领导应向东西伯利亚总督提出要求，给该公司调拨军官与士兵；该总督应毫不拖延地满足此项要求；然而，一旦需要，只要俄美公司总经理处认为必要和方便，也可就此向最高当局申请，

由波罗的海各港，用环球航行船只运送军官和士兵去萨哈林；

9. 调往萨哈林之军官和士兵，由原服役地点起，皆应乘坐俄美公司船只前去，一应花销均由公司负担；

10. 本年，由堪察加至少拨出一百人，责成俄美公司负担其所需费用；

11. 为弥补此项开支，立即从归东西伯利亚总督管理之基里亚克事业特别基金中拨予俄美公司五万卢布银币。此款不需归还，日后也不需任何结算。”

总督向我宣谕了上述圣旨，并责成我准确无误地就地实施，接着他写道：

“遵照圣意，另据我与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协商的结果，在1854年行政长官抵萨哈林之前，您于今年所设的一切机构及萨哈林考察队的人员，在各方面均由您管理。在执行此项托付于您的重要圣旨时，我认为必须向您指明下述主要原则，以利于政府的设想得以顺利实现：

1. 本年应在萨哈林岛东岸或西岸占领二或三个据点，但应尽量偏向南部；

218 2. 不要惊扰萨哈林南端的日本渔民，应友好相待，使之相信，我们占领萨哈林岛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他们可安全地继续生产和贸易；

3. 为占领萨哈林岛，现已决定由堪察加调拨一百人，由二名军官率领。为选拔这些人员和运送他们到达您处，我已派出我贴身的军官布谢少校。我已命令卡舍瓦罗夫把在阿扬备妥的木料运往幸福湾——彼得冬营，以备人员在萨哈林过冬之用。此外，令他拨出一只船供您使用，此船应在萨哈林过冬。关于队伍，我已向扎沃伊科发出命令，并且认为有必要预先向您指出，此队伍，包括两名军官及所携全部给养、武器和建筑用品、货物等，布谢少校应在

7月末给您运到彼得冬营，至迟不得晚于8月1日或4日；

4. 如果您认为接到此命令后，在上述人员到达之前，有必要立即占领萨哈林的某个据点时，则由您自行斟酌使用您所负责的考察队的所有设备去进行此事；

5. 7月初，俄美公司在英国购买的一艘十六马力的轮船应到达彼得冬营，可能您已与此命令同时收到。请您在占领萨哈林时，使用此船。如果您能用这只轮船将布谢少校去您处所乘之船，经阿穆尔河口湾引入鞑靼海峡，则将十分有益。布谢所乘之船，您可留在萨哈林过冬；

6. 在萨哈林您将要占领的地方，均须设置大炮，修筑围墙或堡垒；

7. 一俟布谢将上述一切送至您处，您应立即遣其携报告返回我处。”

与此同时，总督在4月23日签发的第二道命令中写道：

“根据我的报告，并遵照圣上关于我国与中国边界的谕旨，建议您于今夏即行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及与之邻接的奇吉屯，并将其后果禀报于我。在迭卡斯特里湾要设立至少由十人组成的警戒哨，要有军官统辖。在奇吉，要设军事哨所，以加强与供应迭卡斯特里。我于此警告您，根据圣上关于我国与中国边界的谕旨，不得越过迭卡斯特里和奇吉*，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萨哈林。”

布谢至阿扬后，于7月6日寄给我一封信，内容如下： 219

“圣彼得堡所作的打算，是错误的：我从6月25日起已在阿扬，而俄美公司船只至今未到，何时可到，也不可知。五天前，‘额尔齐斯号’与‘贝加尔号’自堪察加抵达此地，但按照给我的训令和指示——必须用俄美公司船只将登陆部队运往您处，我不能乘‘额尔齐斯号’或‘贝加尔号’前去堪察加接登陆部队。而光阴已虚掷

* 异体字系涅维尔斯科伊所标。——校订者注

了许多，正象卡舍瓦罗夫所说，即使俄美公司船只马上至此，从堪察加拨给萨哈林的登陆部队运抵彼得冬营的时间也未必能早于9月1日。彼得堡对我说及的木料，这里根本没有，也无从筹措。然而，给我的命令却是要把这些木料，连同堪察加拨出的登陆部队、全部粮食、供应物资和武器，至迟不得晚于8月1日给您运到彼得冬营。目前我已陷入毫无可能执行此项命令的境地，同时，我无权用官方船只运载登陆部队（因为这要被追究责任），因而我急于向您请示，请您裁夺。同时，我认为有必要禀告您，据卡舍瓦罗夫称，俄美公司用于从彼得冬营向萨哈林运载登陆部队的是'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第一、此船不能容纳这批登陆部队及辎重；第二、此船很不可靠；第三、即使此船驶抵阿扬（恐怕未必），也需到深秋季节。按您给卡舍瓦罗夫的命令，我派遣'贝加尔号'运输船和十七名人员，携带在阿扬所能筹办到的各种储备品到您处去，而我本人则在此朝夕盼望俄美公司的船只，以便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接登陆部队。您的信件，已立即派专人递交总督。7月5日，'卡加克号'小艇已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这就是最高当局的部署，正如穆拉维约夫在给我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些布置是经我多次报告和出于其它考虑的结果。这些布置明显地说明，政府已承认萨哈林岛属于俄国，因而把全部注意力贯注于此岛；至于鞑靼海峡沿岸连同它的多处海港（这些港湾使本地区对于俄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却被弃置不顾，虽然此地区远较幷无一处海港的萨哈林岛更值得重视。在阿穆尔地区沿海，政府只局限于迭卡斯特里湾，幷且意欲沿阿穆尔河左岸同中国划分疆界。政府极为重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仍未放弃此港应成为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的想法。

政府下达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的命令，正如我们上面已
220 经看到的，远较我们实际占领要晚，所以，我占领皇帝港，其后作其

他考察以及占领此港以南的海岸，也只能是未经命令的了。

我的物资极其有限，因而不容迟缓，何况我的唯一动机是为了祖国的福祉。但在当时我又必须尽速占领萨哈林。为使二者兼顾，我为自己制定了如下的行动计划：

立刻乘"贝加尔号"前往萨哈林和鞑靼海峡，目的在于：1.察看此岛南部；2.用建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占领皇帝港，以便于从此港向南直抵朝鲜边界继续进行考察和逐步地在新发现的地方建立军事哨所；3.在萨哈林岛西岸建立军事哨所，而等待来自堪察加的登陆部队到达后，便在阿尼瓦湾占领此岛的主要据点；4.加强我方在迭卡斯特里和奇吉的哨所；5.尽可能采取坚决措施，以便向行将至此的美国船只实际说明此地区属于俄国。

我急于占领皇帝港，原因在于此港是从河口湾到朝鲜边界整个这一片沿海地带的中心点。占领此港，我们就成了整个滨海地带的主人，而在这些海岸附近巡弋的我国军舰会使行将至此的客人更进一步确信此处海岸已不容他人染指。

这就是我急于赶赴鞑靼海峡，并准备留"贝加尔号"运输船在彼处巡弋的主要目的。

离彼得冬营之前，我向留在冬营的唯一军官——奥尔洛夫医生——下达了如下的指令：

1. 派沃洛宁去尼古拉耶夫斯克接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应携带二个月的口粮与五名水手前去加强奇吉哨所，在阔吞屯附近选一地点，开始营建过冬房舍，然后等待我从迭卡斯特里归来；

2. 鲍什尼亚克病愈之后，前来彼得冬营，接手管辖此地；

3. 船只从阿扬载来考察队之蒸汽帆船和货物时，尽力将一切尽速卸下，并做好蒸汽帆船远航的准备工作；

4. 布谢带领登陆部队到达时，转令他什么也不必卸下，也不必把登陆部队送到彼得冬营，等待我归来再说；

5. 立即派一名通古斯人专程将我给总督的信件送往阿扬，并请卡舍瓦罗夫接到后火速派专人将此信送交收件人。

在这封信里，我向穆拉维约夫阐述了上述的所有情况，告知
221 他，我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远在接到圣旨之前。“至于登陆部队，——我写道，——本应从堪察加随布谢少校到此，但由于彼得堡方面预计的错误，直到7月6日为止，尚无任何一艘俄美公司船只到达阿扬。据布谢称，‘贝加尔号’与‘额尔齐斯号’二运输船于6月底即已驶抵阿扬，但布谢未敢乘用这二艘官方船只。他解释迟疑不决的原因是什么指令和出自什么政治考虑。窃以为，这些理由是不合时宜的。我认为他的迟疑不决，只是因为缺乏经验与不知此种迟疑和某种什么政治考虑将会导致何等严重后果，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每分钟都极其宝贵。不过，对一位直接由前线调来的军官不应抱任何奢望[144]。但是，不管怎样，如您所见，登陆部队即使诸事顺利也未必能早于9月1日赶到彼得冬营，因而登陆部队在萨哈林登陆不可能早于9月底。在此深秋季节，把人员抛置在该岛荒凉的东岸或西岸，这意味着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疾病折磨，几乎等于断送他们的性命。此外，仅靠俄美公司的或官方的一艘运输船的设备（顶多只有二只不大的舢舨），在这没有港口的开阔海岸，且又在这样的深秋季节，要使数量如此多的部队人员和辎重（近五千普特）登陆，不仅危险，而且几乎全无可能。既然根据圣旨的第一和第四项，萨哈林岛全部地区皆属于俄国已无疑义，那么我认为，占领此岛主要据点——托马拉-阿尼瓦——乃在所必需，因为这个据点位于阿尼瓦湾内，拥有条件不仅可使登陆部队和辎重在此登岸，而且可以初步安置该部队在此宿营。如果我们不在岛上主要据点——托马拉-阿尼瓦——巩固根基，而只是在此岛东岸或西岸占领任何一个其他据点，则与俄国的尊严很不相称，因为这只能暴露我们的行动胆怯心虚和犹豫不决，从而不可避免地

会引起同日本政府的不愉快的磨擦。最后，我之所以决定占领托马拉-阿尼瓦，还由于美国海军舰队即将到此，我们应用事实向其表明萨哈林是俄国领地。

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在布谢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率领登陆部队至此之后，必须立即令其径赴阿尼瓦湾，并于彼处扎下根基。”

最后，我对总督说：“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萨哈林上，而应该放在鞑靼海峡的大陆海岸上，因为根据考察队现在提供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一大陆海岸是俄国不可分割的领地。此处沿岸有可避风的港口，只有此港同乌苏里江有内陆交通道路直接相连，222这便决定了这个地区对俄国有极端重要的政治意义。至于阿穆尔河，则此河只是我们在这一地区行动的基地，用以保障和加强这个作为整个地区最重要据点的港口。因而，我国同中国的边界决不可以如您4月23日命令中所表示的那样，沿阿穆尔河左岸划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成为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根据地，因为一旦与海上列强发生敌对冲突时，我们就会被迫撤掉这个港口，因为它完全是隔绝的。敌人只要一封锁，便可以使此港人员尽数饿毙。”

223

第二十二章

在哈吉湾和萨哈林东部沿岸设立哨所

1853 年 7 月——8 月乘"贝加尔号"运输船航行　占领皇帝港与萨哈林岛　加强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屯的哨所　我给奥尔洛夫的命令　到达彼得冬营　我在 1853 年 8 月的各项计划　8 月 9 日加夫里尔神甫和巴奇曼诺夫来到考察队　使考察队全体成员亲如一家的原因　1853 年 8 月 26 日布谢的报告

7 月 14 日，登上"贝加尔号"运输船，我带了十五名船员和奥尔洛夫。当日，运输船便起锚开赴萨哈林岛。

风平浪静，以及南来的逆风，使得船行甚为缓慢，我们沿着萨哈林的东岸行驶，直至 7 月 30 日才到达阿尼瓦岬。我踏勘了阿尼瓦岬和克里利昂岬附近，未能找到稍许安全些的船只停泊场所，于是，便驶入了鞑靼海峡。在这里遇到迎面吹来的劲风使我们不能靠近此岛的西岸和对其进行仔细察看；加以此时已是 8 月 4 日，因此，我便由此处直接前往皇帝港。8 月 6 日，我进入皇帝港，在那里设立了以一名军士为首的、由八人组成的哨所。我将这个哨所命名为康士坦丁哨所，因为它设立在康士坦丁湾内。8 月 7 日，我驶离皇帝港，为了防备万一，我在那里留下三百五十普特面和米。我命令留在康士坦丁哨所担任长官的军士伐木备料，并且着手修建冬季房舍，同时，要监视可能出现的一切船只的行动，一旦与之相遇，要向它们递交用法、俄、英三种文字撰写的关于此地区隶属于俄国的声明。

我从皇帝港前往迭卡斯特里湾，8月9日抵达此湾，带领五个 224
人至亚历山大哨所。我命令运输船前去萨哈林西岸，在北纬50°左右的海湾处，奥尔洛夫应带领五个人登岸。

奥尔洛夫奉命在那里占领哨所，并将其命名为伊利英斯克哨所。之后，召集居民，向他们宣布：萨哈林岛属于俄国，所有居民均受我国保卫和庇护。若遇外国船只，不论运输船指挥官谢苗诺夫少尉，还是奥尔洛夫都奉命以俄国政府名义向其宣布：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乌苏里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岛都是俄国领土。此外，我还命令奥尔洛夫由哨所出发，沿萨哈林岛西岸向南行进，沿途向土著收集一切可能得到的资料，并且察看这一带海岸，看是否可以在此地找到可供船只过冬的海湾。此后，到9月15日，设法赶到克里利昂岬，在其东侧等待我们。但是，应该考虑到，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到9月20日，我们的船只未能到达该地附近，则不必继续等待，而应前往托马拉-阿尼瓦屯，因为我们一定要占领该屯。“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领航队中尉谢苗诺夫①奉命运送奥尔洛夫至萨哈林岛登陆，协助其建立伊利英斯克哨所，然后，直至8月末皆应在鞑靼海峡巡弋，以便监视将要到那里的美国舰队，9月5日前后，应设法驶返彼得冬营。

在亚历山大哨所，我向哨所长官拉兹格拉德斯基重申了前此给予他的训令，留下四名水手，以加强这个哨所。然后，我带领一名哥萨克和一名通古斯人徒步走到奇吉湖，从那里乘兽皮船到达阔吞屯。在阔吞屯彼得罗夫领着六个人已经开始修建过冬住房。我把这个哨所命名为马林斯克哨所。我仍乘兽皮船离开此地，沿阿穆尔河下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由那里再去彼得冬营，最后，于8月17日抵达冬营。

---

① 上文中谢苗诺夫的官阶是少尉衔，疑有误。——译者

这样，通过占领皇帝港和萨哈林的西岸，通过派遣“贝加尔号”运输船*在鞑靼海峡巡弋，我实现了1853年通航期内我的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在此之后，外国人窥伺鞑靼海峡两岸的任何企图，已然排除。在本年通航期内，我尚须在萨哈林岛彻底奠定根基，即占领此岛的主要据点——托马拉-阿尼瓦。然后，于1854年通航
225 期内考察自皇帝港起至朝鲜边界止的鞑靼海峡的大陆海岸，在此段海岸设立若干军事哨所，用以占领几个方便的、比较避风、且又与阿穆尔和乌苏里有内陆河岸交通的海湾。此外，我用建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占领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沿岸的几处据点，占领松花江江口，以及兴安岭山脚旁松花江上的一个据点（兴安岭在这里跨过松花江）[145]。我将完成所有这一切，目的在于把尼布楚条约想象中规定的我国同中国的边界，在实际上予以划定。

8月9日，俄美公司的一艘海船驶抵彼得冬营，运来了各种储备品和商品；这艘船运来的还有：十马力螺旋桨轮船和十桨快艇各一艘。搭乘此船来到考察队的有巴奇曼诺夫海军大尉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西波芙娜，加夫里尔神甫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海船还给我送来两份紧急通知：一份是俄美公司总经理处于1853年4月15日发出的，另一份是卡舍瓦罗夫于8月5日发来的。总经理处根据1853年4月11日圣旨，并征得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同意，请求我在萨哈林岛新任行政长官富鲁格里姆海军大尉到职之前，全权管理与指挥萨哈林考察队，并且通知我，1854年打算随同富鲁格里姆派往萨哈林的将有医生、医士和全面考察此岛的人员。总经理处在紧急通知中表示，希望在萨哈林岛，除岛上应集中管理的主要据点外，不再多于二到三个据点，并且希

---

* 不能不指出，1849年正是乘坐“贝加尔号”运输船发现了阿穆尔的入口和河口湾；1850和1851年也正是搭乘此船前来建立了彼得冬营和占领了阿穆尔河口；1853年出现在鞑靼海峡的第一艘俄国船只仍然是这艘运输船。

望所有这些据点都能有多面堡环绕。最后，总经理处请求我，除“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外，不再调用俄美公司的任何船只载运萨哈林登陆部队。

卡舍瓦罗夫通知我说，布谢已于8月2日乘俄美公司海船“尼古拉一世号”前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接登陆部队；总经理处已严格责成他，除指定去萨哈林过冬的“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外，不准派遣任何一艘俄美公司船只运载登陆部队、储备和其它物资到萨哈林去，因为各殖民地急需其他一切船只。卡舍瓦罗夫写道：“然而，‘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未必能马上到达阿扬，我向布谢讲过，即使能到，也需深秋季节，而这艘轻快巡航战船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登陆部队和辎重，因为它极不牢靠。”接着，卡舍瓦罗夫通知我说：“大部分食物和商品，他未来得及随布谢少校装上‘尼古拉号’海船，因为这些食物和商品运抵阿扬时，已是8月1日，这样，不仅来不及把一切准备就绪运往萨哈林，就连分类清点也来不及。今后不会再有任何船只开来阿扬；就是连‘尼古拉号’海船，据其指挥官克林科夫斯特列姆所接到的训令，在把布谢少校及登陆 226
部队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抵彼得冬营后，也必须立即前往殖民地。因此，请您万勿在彼得冬营阻留此船。”

伊丽莎白·奥西波芙娜·巴奇曼诺娃是一位令人喜欢的、有学问的妇女。她和神甫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来到彼得冬营，使我的妻子有了女伴，她的精神大为振奋。

但是，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妥善安置，因此，我们立即动手修建两所过冬的厢房，一所安置神甫和随军教堂，另一所安顿巴奇曼诺夫夫妇。

在等待来自堪察加的登陆部队的这一期间中，我为了不浪费时间，想开始向尼古拉耶夫斯克运送食物和商品，以保障这个哨所以及马林斯克和亚历山大两个哨所的需要，同时也可试验拨给考

察队的这艘小轮船沿河口湾和彼得湾*可能航行的程度。因此，我将我们的小艇满满装上食物以后，用我命名为"希望号"的小轮船将它拖曳着，在诸事顺遂的情况下，于8月19日偕同巴奇曼诺夫一道动身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我们刚刚驶出海湾，轮船就开始漏水，锅炉中半数以上的烟管皆已锈透腐蚀，接连破裂了。这样，1853年通航期中，"希望号"对我们便毫无用处了，我们手中仍旧是前此所有的简陋的运输工具：两只舢舨和几只基里亚克小船。这艘小轮船，除此之外，还不适合于航海，完全不能在河口湾航行，所以我们从彼得冬营向尼古拉耶夫斯克、马林斯克和亚历山大哨所运送粮食和各种储备品，仍须使用小船。不过，一切都很顺利：我的精明强干的助手巴奇曼诺夫在我去萨哈林期间，已经办好了对各个哨所的供应。

在此之前我接到的命令是：用这样一艘小轮船，在晚秋季节拖引俄美公司的"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从鄂霍次克海经过河口湾，驶入鞑靼海峡，而这个时节河口湾里正是劲风肆虐，掀起沸腾状浪潮，波涛汹涌多变的时候，只有真正的海船才能经受得往。经过上述一切，再看这些命令，岂不令人奇怪？！布谢是一位刚刚由近卫军团调来此地的军官，他觉得这一切都十分简单，而且可能办到。令他感到惊奇的却是，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对于他所带来的各种训令，竟然敢于不去准确无误地、毫厘不爽地照办。他这样想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在当时，除彼得堡外，还什么也没见过，对地方上的情况，还一无所知。

使他惊异的事很多，他怎么也无法理解我对待与我共事的军官们所持的友好的、亲如手足的态度。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象
227 我这样一位在边区握有极大的自主权力的长官，竟然允许属下军

* 看来，涅维尔斯科伊此处所指的乃是幸福湾，或是幸福湾靠近彼得冬营的部分。——校订者注

官以平等身分与之商讨议论，允许他们完全不受拘束地分析长官的一切设想和十分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派遣军官去考察边区，任何一次也未经上级命令，全由我个人负责；而每次派出的军官都应充分认识考察边区对于造福祖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凡此一切都是布谢所不能接受，所不能理解的。我应鼓舞自己的同事，经常向他们说明：只有经过冒险的、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活动，我们才能够不仅防止这一地区的丧失，而且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之千秋万代永属俄国。这就是把我们全体结合在一起，亲如一家的原因。十分自然，对此不仅布谢，就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当权者也无法理解。

8月26日傍晚，俄美公司的"尼古拉号"海船在彼得冬营的碇泊场抛锚了。布谢禀告我说，他已运来了在萨哈林过冬有完全保障的登陆部队。但是，他仅带来一名军官——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原因是，根据他所奉的训令，萨哈林登陆部队的军官应从阿穆尔考察队的成员中调派。布谢就这样完成了总督委托给他的任务，等待我立即下令将登陆部队（共九十人）和全部辎重送到岸上。他深信，所有这一切均可由"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装载，借助于俄美公司提供给我的小轮船和考察队原有的运输工具，横越阿穆尔河口湾，运往萨哈林，而"尼古拉号"海船则应立即把他送往阿扬，以便他在那里登岸后，前去伊尔库次克面禀总督有关完成任务的情况。此外，他还转告我，彼得堡出于各种政治考虑，指示他，登陆部队在萨哈林登陆，绝对不准涉足阿尼瓦湾，登陆部队应在萨哈林岛东岸或西岸登陆。

第二十三章

1853年考察萨哈林的准备工作和占领萨哈林南部

促使我前往阿扬的原因　我与布谢的谈话　布谢奉命在萨哈林过冬　我在阿扬的活动和与卡舍瓦罗夫的会谈　1853年9月2日我致扎沃伊科的公函　给巴奇曼诺夫的命令　自彼得冬营乘"尼古拉号"海船驶往阿尼瓦湾　与日本人会晤　托马拉-阿尼瓦屯　9月21日我们踏勘的结果　1853年9月22日占领托马拉-阿尼瓦　对日本人和爱奴人的声明　递交日本政府的声明　给布谢的指令

看过随登陆部队运来的储备品的清单后，我发现堪察加驻军司令对这些士兵的官方给养确已充分保障，但是，这些还远远不足以保证在萨哈林安全过冬所需，因为缺少用以换取登陆部队所需的新鲜食物的商品，缺少足够数量的建筑用的工具，缺少人们登岛初期所需要的应有的烧酒、茶、糖和烟叶。此外，还缺少用以治疗在新地区过冬必然会发生的一些疾病所需要的药品。我向布谢指出了所有这一切，并且向他说明，登陆部队在萨哈林的安全过冬，并不象他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远远没有保障，因而委托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同时，我向他指出如下几点：

"1. 在考察队和'尼古拉号'运载工具很少的情况下，在开阔的彼得冬营碇泊场运送登陆部队上岸和卸下辎重，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再次将部队和辎重装载上船，势必花费很多时间，甚至可能办不到，因为深秋已经来临；

2. 派来此地的蒸汽江轮毫无用处，它不仅不能拖曳其他船只行驶河口湾，而且即使将其修复，仅仅这一条船也难以在河口湾行 229
驶，因此，给您的命令只是空想而已；

3. 您大概已经知道，'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或许要到深秋才能到达，或者根本不来阿扬。而且这艘轻快巡航战船也载不下登陆部队和辎重。那么将用什么运载工具把登陆部队从彼得冬营运至萨哈林呢？

4. 目前，我处并没有空闲无事的军官，所有的军官都担任着极其必要的职务。关于考察队军官和队员不足一事，我已多次报告，请求增派人员。而登陆部队仅由一名军官带领前往萨哈林是不可能的；

5. 萨哈林岛沿岸不仅没有将登陆部队和辎重运上岸去的便利港湾，而且也没有可供船只安全停泊的场所，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深秋季节。此外，利用俄美公司船只上的两只舢舨，将这么多的人员和辎重在这么晚的季节运到开阔的海岸，其困难和危险实在太大了，可以说，几乎是办不到的。若按您所奉的指示和我所接受的命令行事，将人员抛置于荒瘠的东岸或西岸，则无异驱之死于疾病。

从以上所述，您可以看出，如果毫厘不差地去执行命令，那么就得或者留所有人员于连住处也没有的彼得冬营，或者将他们抛置于荒野，如同我上面所说的，使他们死于非命，让日本人和土著屠杀病人。无论是前一种情况，或者是后一种情况，我都不能彻底完成所接受的命令，即不能于本年通航期内在萨哈林扎下根基。然而，我们若在此岛扎下根基，并且占领皇帝港，则我们将能够防止外国对鞑靼海峡沿岸的任何侵犯，而这种侵犯，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因此，我们现在应当坚决行动，不受彼得堡的任何考虑和命令的束缚，因为萨哈林已为我国政府承认是

俄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如果我们不在萨哈林岛上的主要据点扎下根基，则在其东岸或西岸占领某一据点的一切作法，非但不当，而且有害，并有损俄国的尊严，因为这样行动只能暴露我们胆怯心虚和犹豫不决。凡此种种，皆为我所不能容忍。在此情况下，俄国可能永远丧失掉这一重要地区，对此，唯我一人向祖国负有全责，因为我被委任为这一边远地区的长官，理应根据当地发生的情况行事，而不应拘泥于命令和指示；理应只考虑去达到符合祖国利益与福祉的主要目的。此岛上的主要据点，乃是托马拉-阿尼瓦，那里有条件初步安顿我们的人员，也有条件运送登陆部队和卸下辎重。
230 我们首先就应在那里奠定根基，尽管此举与我所奉的命令相悖。

综上所述，必须：1. 因考察队缺少军官，由您率领登陆部队赴萨哈林；2. 为了补充必需的储备品，我将和您一起乘‘尼古拉号’海船前往阿扬，然后，从那里仍乘此船到阿尼瓦湾。我们将在托马拉-阿尼瓦奠定根基，而您将留在那里过冬；3. 如果奥尔洛夫的考察或我们的踏勘证明船只能够在阿尼瓦湾内或在其附近过冬，则在俄美公司的‘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到此地时，留其在此过冬；如其未至，则留官方运输船之一——‘额尔齐斯号’或‘贝加尔号’在此过冬。

此项决定已不容更改，请您：1. 偕同我的医生仔细检查全队人员，将不合格的人留在彼得冬营；2. 尽可能精确地统计一下，为保证部队在萨哈林的全部需要，尚须补充多少由我提及的储备品；3. 准备好于 8 月 28 日随我前往阿扬，然后，由那里到萨哈林去。”

最后，我向布谢宣称，我深知动用“尼古拉号”海船，将使完全受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管辖的卡舍瓦罗夫处于何种为难境地，但除此而外，我们别无他法。

自然，布谢对此一切不能惬意，他原想经此一番辛苦之后，在

伊尔库次克过冬。因此，十分自然，我们不会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

这样，由于考察队缺少军官，布谢将要在托马拉-阿尼瓦过冬。布谢根据某种与形势和情况不相适合的特殊政治观点和考虑，在当时却认为此事危险而可憎。

乘“尼古拉号”海船抵阿扬之后，我立即派未来的萨哈林岛行政长官布谢与卡舍瓦罗夫进行初步谈判。布谢很快就归来复命说：“由于卡舍瓦罗夫奉有俄美公司总经理处最严格的命令，他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尼古拉号’海船应立即开赴殖民地，关于此事，他已给该船指挥官下了命令。”

在此之后，我亲自偕同布谢往见卡舍瓦罗夫，向他说明采取上述行动的极端必要性。在布谢和刚从堪察加归来的海军中校弗列伊甘加参加下，经过费尽唇舌的谈判和解释，最后我向卡舍瓦罗夫宣称，一切责任均由我担负，如果俄美公司因此而受到损失，政府可予以赔偿，此事我将向总督报告，并且通知总经理处。卡舍瓦罗 231
夫见我作出保证，决定立即满足我的要求。不言而喻，卡舍瓦罗夫负有维护俄美公司利益的责任，若不是我以政府名义提出保证，他不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因此，责备他和怪他没有公民的勇气，都是不公正的。

卡舍瓦罗夫全神贯注地和精力充沛地着手尽速装载全部储备品和货物。到9月3日，一切就绪，“尼古拉号”已可驶离阿扬。就服装、给养和装备而言，人员在萨哈林过冬已有保障。阿穆尔考察队从来没有得到过象这些前去萨哈林的人员所得到的如此充足的装备和这样的物资。

当时，在我们到达阿扬的前一天，“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已从阿扬将供给阿穆尔考察队的其余货物运往彼得冬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约在9月3日或4日，“贝加尔号”运输船也应驶抵彼得冬营

碇泊场。为了彻底安排这两艘官方船只和取得奥尔洛夫的情报，我认为有必要顺路去彼得冬营一趟*。

我回到彼得冬营，看到两艘运输船——"额尔齐斯号"和"贝加尔号"均已到达。"贝加尔号"指挥官谢苗诺夫告诉我说，他在北纬50°10′处送奥尔洛夫登上萨哈林岛，当即召集当地居民，升起军旗，在那里建立了伊利英斯克哨所。他在鞑靼海峡没有遇到美国军舰。他仅遇见一艘美国捕鲸船，已向该捕鲸船船长宣布，我国已在鞑靼海峡沿岸和萨哈林岛上设立了军事哨所。

赴萨哈林之前，我作了如下布置：

1. 命令"贝加尔号"运输船马上启航前往阿扬，在那里将卡舍瓦罗夫认为须要由该船运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俄美公司殖民地的物品全部装上，然后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委托此船把我占领托马拉-阿尼瓦的意图以及迭卡斯特里湾和皇帝港业已占领的消息，通知扎沃伊科，请求他于来年开春，立即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派出"贝加尔号"运输船或其他任何一艘船只，直接前来阿尼瓦湾我们的哨所，然后由此顺路去迭卡斯特里，途中最好也去皇帝港一趟。在迭卡斯特里湾，这艘船将得到我的指示。我请求用这艘船为阿穆尔考察队送来按编制应得的官方给养。同时，我通知扎沃伊科，如果"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深秋时尚未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那就是说，此船已留在此地过冬；

2. 命令留守彼得冬营的唯一的军官巴奇曼诺夫设法供应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和马林斯克哨所过冬所需物品，努力完成房舍
232 的修建工程，以便冬季来临之前可以迁入。我最早在10月份才能从迭卡斯特里沿阿穆尔河归来；

3. 命令"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在彼得冬营卸下所有储备品和其他物资以后，前去阿尼瓦湾（托马拉-阿尼瓦），并且应该考虑到，

* 卡舍瓦罗夫还转告我说，"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根本不到阿扬来了。

此船可能不得不在萨哈林过冬。因此，全体船员应为此情况装备所需要的一切。

我作好这些布置以后，便带上刚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到来的鲍什尼亚克中尉一起动身前去阿尼瓦。鲍什尼亚克应在皇帝港过冬，以便观察港内的流冰、封冻和解冻等情况，然后再去南方监视外国船只。

强劲的逆风和各种不利情况耽搁了我们的航程。按照前文述及的我同奥尔洛夫的约会，进入阿尼瓦湾水域之后，我们便去克利里昂岬，迎接奥尔洛夫和听取他有关萨哈林岛西南海岸调查结果的情报。然而，虽已时至9月19日，我们在克利里昂岬附近的寻找却是徒劳无功。当我们确实相信奥尔洛夫不在此地之后，"尼古拉号"海船，趁着顺风，沿阿尼瓦湾东北岸行驶，以便调查在此岸是否可以找到便于船只过冬的场所。但是，我们的考察毫无成果：在此地带我们未能找到一处小小的海湾，不用说船只过冬，就连可容船只停泊的处所也没有。此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返航回去，于9月20日晚八时，在万籁俱寂中，面对着托马拉-阿尼瓦屯抛下了船锚。我们还没来得及从劳顿中恢复过来，便发现环绕托马拉-阿尼瓦屯的山岗上闪烁着灯火，仿佛山岗上筑有炮垒。从岸上多处出现灯火看来，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的到来已引起很大的惊惶。

为此，我命令大炮装填霰弹，派出一只舢舨在夜间警戒，并且密切注视岸上的活动。至夜十一时，岸上已然平静，因为山头灯火已经不见。晨七时，在"尼古拉号"海船掩护下，我与布谢、鲍什尼亚克乘两只舢舨登岸，去实地踏勘并寻找登陆部队的登陆地点。托马拉屯座落地点的地形是：此屯位于流经山岗之间的小河河畔；小河河口附近是一带岗峦起伏的堤岸，布满了仓库和各种板棚，在其附近放着拖上岸来的大船和木材堆垛。东部山岗一直延伸到岸边，形成一座高岬，岬上有一座日本庙宇和几幢房舍。东部山岗控

制着托马拉屯和沿海岸修建的仓库。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最可靠的战略据点。这道山岗后面，向西方向是一河谷，有一条小河流
233 过，小河河岸低洼，不宜于登陆；这个有几处地方是沼泽的河谷，由于位于山岗后面，所以它与屯子相隔绝，因此无论是从山岗上，还是从北面向之发动突然袭击都是极其容易的。因而在此处设立哨所，无异于使之遭受各种意外。但是，尽管如此，布谢却看中了这个地方，他坚持要较细致地察看它。我让他去察看，而我自己留在舢舨附近*。布谢巡视完河谷和沼泽，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不出我所料，他仍然不相信我们不应在此地驻扎。他千方百计地企图说服我不要去占领托马拉屯，一再引证总督的训令和他所接到的不准惊扰日本人、要离日本人居住的村落远些的命令。他反复证明，占领日本人在此岛的主要住地是不策略的，若是日本人进攻，我们的驻防军会遇到危险。我注意地听取了布谢的全部论据，然后向他指出：当俄国领有萨哈林的权利已不容置疑，当陛下已然批准此种权利的今天，一切类似的议论皆属不合时宜，尤其是将要有和已经有大批外国船只在此带海岸出现时，更是如此。我对他说："您所坚持的各种苟安办法，在目前情况下有损无益，因为这只能在日本人和当地居民面前暴露我方的某种胆怯的犹豫态度，从而使他们抱有能够从萨哈林赶走我们的希望，因而我们的驻防军在这里也将会时刻感到担惊受怕。如果我们占领有日本人主要住地的岛上主要据点，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清楚地表明：俄国一向认为萨哈林岛是自己的领土。只要我们保护日本人在萨哈林自由谋生，和保卫爱奴人一样保护他们，使之不受外国人的横施暴虐、恣意摆布，我们就能防止他们对我们产生任何恶感，就可以与他们进一步加深友谊。他们那时就会看到，我们进入此岛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

* 当布谢沿着这个河谷中的沼泽和小河跋涉的时候，我一直留在岸上舢舨附近吸烟。在已刊印的布谢日记里，此事被写成说明我漫不经心和漠不关心的事例。

利益，相反，却可以使他们的利益更加有保障。这就是我们唯一应该遵循的政策，这就是您，作为我现在所委派的此岛的行政长官，所应完成的主要职责。您将会看到，我要把这一切向本地居民和日本人宣布。日本人大概会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松前* 他们的政府当局。”

经过在托马拉-阿尼瓦湾地区内的实地踏勘，我认为只有在托马拉屯附近才有可能使登陆部队携带辎重登陆，因此，从9月21日傍晚起，我向布谢和“尼古拉号”海船指挥官克林科夫斯特列姆 234
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明日，我们占领托马拉-阿尼瓦。为此，晨八时前，用鹰炮[146]武装一艘大划船，并载上一门火炮和一切附件。同时，准备好一支由二十五人组成的武装登陆队，由卢达诺夫斯基中尉率领，乘此大划船前往登岸。与此同时，还须备妥一只舢舨，划船者皆须武装，由布谢和鲍什尼亚克陪同我乘此舢舨随登陆部队一同前往。最后，‘尼古拉号’海船应尽量驶近海岸，为防万一，应把大炮装上弹药，以便在其掩护下占领哨所。”

我认为必须下达这些命令，目的是为了消除日本人挑唆当地居民进行反抗的可能性，而不是因为害怕他们在20日用来吓唬我们的假炮垒。用望远镜观察地形时，我们发现这些炮垒原来是在山岗上堆起的几个不大不小的土堆。

9月22日（新历10月4日）晨八时前，“尼古拉号”海船驶向岸边大炮射程所及的地方。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登陆部队，在卢达诺夫斯基中尉率领下，乘坐武装大划船，停于“尼古拉号”海船朝海那一面的舷旁。我偕同布谢、鲍什尼亚克和一名通晓鄂伦春语和爱奴语的通古斯通译，乘武装的六桨舢舨登岸。天气晴朗，温暖无风。见到岸上有三人在沿岸板棚旁放哨。 235

* 当时称北海道岛为松前。——校订者注

我们的舢舨刚刚靠近岸边，从板棚内突然闪出一伙爱奴人，他们由四个挥舞着马刀的日本人带领，顺着浅滩，径向舢舨迎来。我立即下令停划，用桨使船停住，然后发出约定的信号，令卢达诺夫斯基率登陆部队跟在我们后面。通译告诉我说，日本人命令爱奴人不许让我船靠岸。于是，我通过通译向日本人和这群爱奴人说明，我们是罗刹（俄罗斯人），我们从阿穆尔迁居到他们托马拉来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外国船员的欺凌，因此，我们毫无加害于他们的意图。

所有在场的爱奴人立刻开始躬身施礼，挥动柳枝。柳枝顶端呈扫帚状，这是此地人们通常用来表示友好和殷勤好客的一种象征。接着，他们沿岸走来，向我们指点舢舨最便于拢岸的地点。日本人此时把刀剑插入鞘内，也开始向我们鞠躬，极口解释说，阻挡我们登岸乃是奉上峰命令。我们靠岸后，登陆部队乘坐的大划船也随即赶到。我立即命令登陆部队将大炮运上岸去，爱奴人很热心地帮助水手。与此同时，从大划船上向“尼古拉号”海船发出了准备鸣放礼炮的信号。当两门大炮已在岸上架好，升旗用的旗竿也已立起，部队排成队列的时候，我当即下令祈祷。在我们下跪向上帝祈祷时，日本人和爱奴人也下意识地摘下帽子。祈祷后，我与布谢在一片乌拉喊声和枪炮齐鸣声中升起了俄国军旗。此时，“尼古拉号”海船上的人员也高呼乌拉，爬上软梯和横桁，海船开始鸣炮向军旗敬礼。我们便以此宣布，我国终于进入了萨哈林岛上的托马拉-阿尼瓦。晴朗无风的天气与和平占领此岛的主要据点，显得十分和谐。

我们向四面观察，看到西面高岗上，在土堆之间有一些涂上黑色的圆木。远望这些圆木真好象炮垒一般。日本人用这些东西吓唬来到此处的船只，竟然深信用这种东西即可保护托马拉不受侵犯。仪式完毕之后，我率同布谢、鲍什尼亚克走进屯子，去见等候

我们决定的日本屯长，以便向他解释我们进入此地的和平目的，并选择建立哨所的地点。此外，我还希望与他们和平商谈有关部队安置和从海船向岸上搬运辎重的工具问题。

屯长们和一些可以看得出来是较有威望的爱奴人聚集在一间板棚式的房屋里，窗子用纸糊着，屋内有一半地方是高台，铺着各 236
种席子，高台上有几扇屏风，将高台分成几个单独的房间。墙上挂着几把马刀，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架着几支火枪，垒成不大的角锥形。小桌旁正襟端坐着三个日本人。坐在中央的年长的日本人口衔烟斗，腰带上插着两把马刀，而第三把则由站在他身后的一个日本人握在手里。年长的日本人两侧各坐着一名日本人，他们腰上也挂着马刀。在高台旁簇拥着一群爱奴人，约有五十人之多。

我们走进板棚，向日本人问候，他们都站了起来，而爱奴人则向我们鞠躬。我在年长的日本人身旁落坐，让布谢和鲍什尼亚克坐在我的身边。我立即命令通译说："我们来到并进入自古以来就属于俄国的萨哈林岛，完全是抱着爱好和平的目的。我皇帝陛下获悉，近来航行于这一带海岸附近的外国船只日多，其船员胡作非为，欺压居民；近又传闻，他们竟欲占据某些未设防的据点。故此圣上降旨，命令我等在萨哈林岛及与之相对的大陆海岸的各个主要据点建立军事哨所，俾使本地居民及来到此地的日本人得到保护，免遭外国暴力凌辱和恣意摆布。同时，圣上命令我，不仅不得阻挠日本人在岛上的生产和贸易，而且必须严格保护日本人的正当利益，使之免受任何干犯。因此，请你们完全放心：我们真诚希望永远与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友好相处。所有这一切事项，已授命委派到此的长官布谢办理，一应问题，均请与他接洽。他将满足你们的一切合理的要求。此外，他还奉命严格维护你们与爱奴人之间已经建立的一切生产、贸易和经济关系，不准有人破坏。他将监督爱奴人象以往一样维护这些关系，尤其是你们的到来和

与爱奴人的交往将大为有益，因为我已然看到此地在建筑和船只修饰方面整齐有致，屯落井然有序，凡此一切均足以为爱奴人之楷模。因此，我再次重申，请你们完全放心。你们的习俗，尤其是你们的宗教信仰，我们决不干涉。你们可照先前那样生活、信仰。凡此一切，我是以皇帝陛下名义通知你们的，而我皇帝陛下言出法随，决无更改。现在请你们陪我们去，安排我方人员的住宿和从海船上卸下辎重等事，同时协助我们，在我选定的地点架设大炮，以保护你们和此地所有居民，抗御一切敢于破坏你们安宁生活的敌人。”

237 看来，日本人没有料到我们会作出如此爱好和平的声明，于是转忧为喜，露出满意神色，而爱奴人看来似有不满。他们本指望我也同我的前驱者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一样，纵容他们屠杀与抢劫日本人。他们从前就曾把在此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日本屯长们如此处置过。爱奴人喧嚣起来，表示不满。我命令他们立即住口，并宣布：凡对日本人有任何反抗和凌辱，以及滋事作乱的首犯，均将立即受到严惩。我对他们说：“我们希望此地一切平安，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能得到保护和不受侵犯。”

此后，大家方才住口，逐渐安静下来。日本人为了使自己在上司面前有所交代，请求我将所宣布的声明用书面写出，以便他们送往松前。我应承说，愿意满足他们所请。

经过仔细观察东部高岗后，我确信，此地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建立哨所的合适而安全的地方，因此，我当即下令将我们的大炮和军旗移至此处。爱奴人受日本人之命，来帮助我们的水手。日本人腾出此处的两座板棚，以便于我们安置部队和存放储备品。我留下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在哨所管理部队和大炮，然后邀三位日本人和两名爱奴人一道回海船共进午餐。这个哨所，我命名为穆拉维约夫哨所，以资记念热心开拓远东边区，并在最高当局面前极力庇

护此项事业的主要人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总督。日本人和爱奴人对我们在海船上的友好接待感到满意。午餐后，部队载歌载舞，人人喜笑颜开。这种仪式和这样排场，看来已使爱奴人和日本人对我们产生好感，可以看出，已经引起他们对我们的敬意。

根据他们的请求，我把用俄、法两种文字写成的声明交给他们。其内容如下：

“根据俄中两国 1689 年于涅尔琴斯克所签定之条约，萨哈林岛系阿穆尔河下游流域的延伸地区，属俄国所有。此外，远在十六世纪初期，我国乌第地区的通古斯人(即奥罗奇人)即已占领此岛。以后，于 1740 年，俄罗斯人首次测绘此岛。最后，1806 年赫沃斯托夫与达维多夫占领了阿尼瓦湾。因此，萨哈林岛从来就是俄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至圣至仁的皇帝陛下，尼古拉一世，鉴于近来这一带海岸附近外国船只日多，其船员在此为非作歹，欺凌我皇帝陛下所属这一 238
带的子民，为此，圣上授旨于我，令我于此岛各个主要据点建立适当的哨所，以确保陛下此地子民及来此地生产、贸易的日本人之生命财产不受外国人的暴力侵犯和恣意摆布。圣上命令，对日本帝国的臣民在此地进行的自由贸易和生产，不得阻碍，并须根据我皇帝陛下对此领土拥有之最高权利和俄国愿与日本帝国保持友好的原则，竭力给予保护和协助。

为了遵行圣旨，签署本声明的本地区长官涅维尔斯科伊已于 1853 年 9 月 22 日在萨哈林岛之主要据点——托马拉-阿尼瓦建立俄国穆拉维约夫哨所，其目的已如上所述。本长官委托皇帝陛下之少校布谢负责管理该哨所和该岛。布谢代表俄罗斯帝国在此地之最近当局，凡遇有误会或其他类似事项，均可与之接洽。1853 年 9 月 22 日，于萨哈林岛托马拉-阿尼瓦湾俄国穆拉维约夫

哨所。”

经过与日本人协商，打算用他们的船只把辎重运送到岸上。为此，他们拨出两只船供我们使用。他们还按相当的价格卖给我们一部分木料，但附带一个条件，即在需要时，我们应设立岗哨看守他们的储备和仓库，以防爱奴人抢掠，特别是防止他们抢劫烧酒和稻米。

傍晚，日本人返回岸上。我派鲍什尼亚克去协助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守夜，命令他通宵警戒，对屯子警惕监视，因为日本人担心某些爱奴人会制造暴行。日本人对我说，爱奴人深信我们会允许他们抢劫储存的烧酒和稻米；有很多人似乎已向日本人威胁说，俄国人不仅要赶走日本人，而且命令爱奴人把他们斩尽杀绝。但是，一夜平安无事。

翌晨九时许，爱奴人乘两只船前来载运货物，于是开始将货物运往岸上的穆拉维约夫哨所。那里的板棚已经腾出。一间板棚很宽敞地安置下了部队，另一间则由布谢和卢达诺夫斯基居住，我们的食品和物资也放在这里。这一天，登陆部队携来的八门大炮也都架设停当。

我派鲍什尼亚克中尉乘快艇在穆拉维约夫哨所附近寻找可供船只过冬的地点。但是，经过对海岸的详细观察，在向西方约二十
239 俄里范围内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此时已届秋令，天气转冷，我与海船不能为此项考察继续逗留于此，而且也不应该这样作，何况为此已派出了奥尔洛夫，而他日内即可到达哨所。

傍晚，风势转劲，布谢根据切身体验方才相信，在开阔海岸卸船非但困难，而且危险。

现在可以肯定说，仅凭“尼古拉号”一只海船的力量，而无爱奴人的帮助，花费两个或三个礼拜的时间，也未必能把物资全部卸下船来，而此时已是9月23日。事实证明，此事并不象彼得堡对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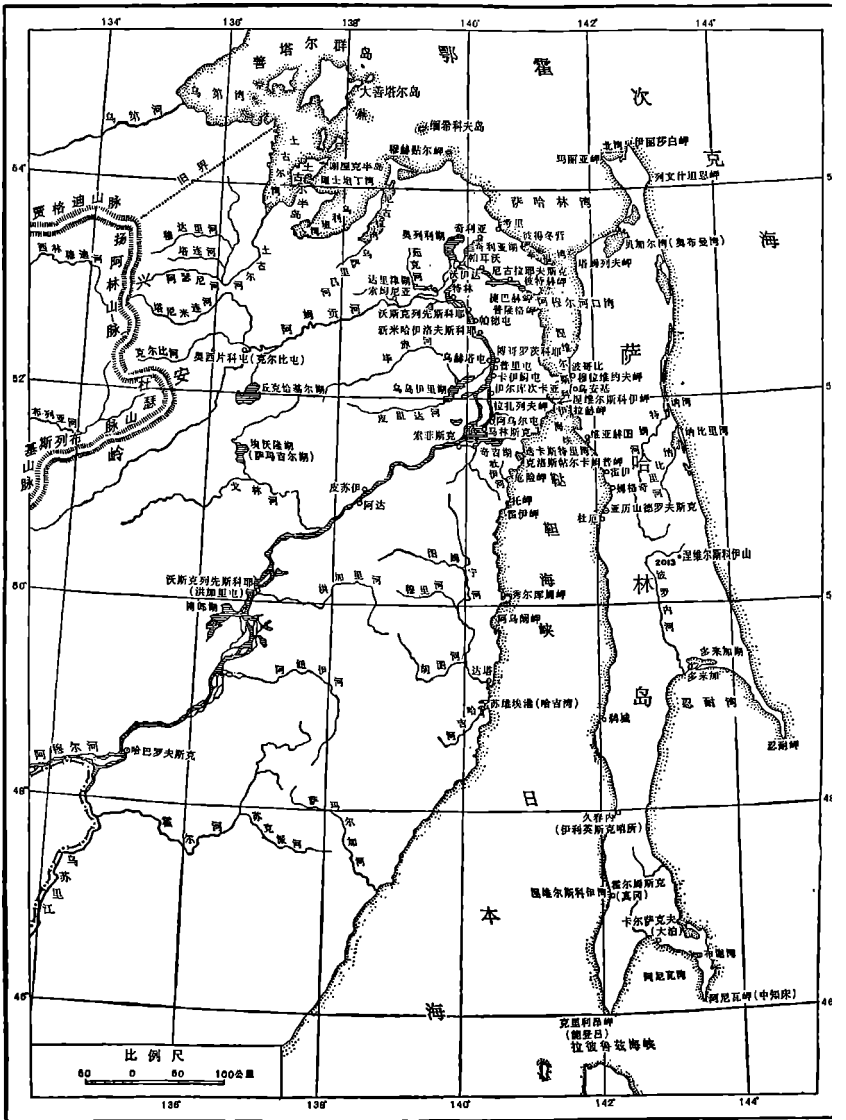
谢说得那样轻而易举。

奥尔洛夫和"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还未至此。我最为奥尔洛夫担心，但是，9月24日一名爱奴人告诉我们，奥尔洛夫在萨哈林岛最窄处的久春内屯附近弃舟登岸，携同随从人员前往东岸去了。当地土著都是从此处步行，然后再骑牲畜前去东岸。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奥尔洛夫到此地来将不是从西面来，而是从东面来，从而他可能察看阿尼瓦湾的前此还未曾察看过的那一部分。我应尽快离开穆拉维约夫哨所，因为第一，天气已冷；其次，还有以下几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迫使我离开此地。

读者已知谢苗诺夫遇到捕鲸船一事。捕鲸船曾对谢苗诺夫说及，美国舰队也有可能于深秋时节到达鞑靼海峡。我们不知美国舰队此次来访的真实目的，因此在鞑靼海峡留一艘船巡弋，实所必需。然而，除了"尼古拉号"海船以外，别无他船可派。为了使这条海船不在鞑靼海峡过冬，并且使其在完成巡弋勤务之后能及时赶回锡特卡，时光已不容虚掷。而且考察队仅有这一艘船，因而不得不作此一箭双雕的打算。

"尼古拉号"应从托马拉-阿尼瓦开出去执行巡弋任务，同时须前往皇帝港，送鲍什尼亚克到那里登岸，安排过冬；然后送我去迭卡斯特里，因为我只有从那里才能在封江之前赶回急待我返回的彼得冬营。

9月25日傍晚，一切物品都已从"尼古拉号"海船卸下，并且在哨所安顿完毕。修筑了一座由五门发射十二磅重炮弹的卡罗纳达炮[147]和三尊大炮组成的炮垒，修得可把哨所前方海岸的全部地带完全置于炮垒的射程之内。部队立即安置到宽敞的住处，住房干燥。我为未来的修建工程买妥六百根干燥木料，日本的仓库里存有大量稻米、面粉、干菜、各种菜根、烧酒、食盐和鱼，所以一旦需 240
要，我们付出一定价钱，便可食用这些食物。不过，我们带来的给



照原图译制

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考察地区略图

养和货物多得很，完全不愁有用竭之虞。阿穆尔地区的任何一个哨所，都不及我委托布谢管辖的穆拉维约夫哨所那样毫无危险，确有保障。

对于这个哨所，我感到完全安然无忧：全体人员个个精神愉快，体格健壮。

临行前，我留给布谢一份指令，内容大致如下：

1．“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抵此后，可由您支配。如果经奥尔洛夫调查后，认为在哨所附近的阿尼瓦湾内可以安排此运输船过冬，则留“额尔齐斯号”于此地过冬。如果没有这种地点，则遣此运输船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如果因某种原因，例如运输船在秋深季节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极不可靠，或者运输船会发生某些损坏，从而使此船不能远航等，只有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遣此船去离此哨所最近的皇帝港过冬。但是，不论此船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还是去皇帝港，请您必须作到（去皇帝港时尤须作到）：（1）与运输船指挥官一道，仔细检查全体船员，凡体弱者，均须由哨所调健康人员替换；（2）供给船员以茶、糖、罗木酒、日本烧酒、稻米、蔬菜，穆拉维约夫哨所人员所穿用的冬装和一只铁炉（此种铁炉共带来三只）。拨给的食物应至少够食用七个月。总之，运输船人员的物资供应须比哨所人员更有保障，因为哨所人员是在靠近一个大屯子的地方过冬，住房干燥，当地物资丰富，而且即使没有当地物资，也已有所保障；而在皇帝港的人们则居于荒野，当地既无物资，又无房舍*；

2．奥尔洛夫到哨所后，您如认为需要，且对您有益，则可留他于您处任用。否则，在您向我发第一批冬季邮件时，即可令彼携带邮件返回彼得冬营；

3．命令卢达诺夫斯基中尉，按我亲自下达的指示，在冬季道

* 只有一座房舍，仅可容纳八人，而且潮湿。

路通行时前去阿尼瓦湾勘测奥尔洛夫未及察看的那几段海岸，并且测绘由克利里昂岬至久春内屯一段的萨哈林西岸。考察流经萨哈林南部的重大河流和通向北部的道路；

4．向爱奴人和日本人收集有关通向波哥比的道路的可靠情报。只要一有可能，立即通知我关于哨所、哨所人员以及奥尔洛夫 241
和“额尔齐斯号”运输船的情况；

5．要考虑到，开春时定有船只从堪察加开来哨所，殖民地也会有船只开来，因而通航期一至，哨所在各方面都可得到充分的保障；

6．日本人回到故地时，应劝告他们，尤其要劝告他们中的年长者，使其完全放心。您应严格注意，使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生产和贸易均受到保护。仔细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信仰，以及日本人对待爱奴人的态度，设法了解什么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东西。严格注视，绝不准许我方人员破坏他们的习俗。总之，应当避免和不准将我们的习俗强加到土著身上，尽管您认为这些习俗会对他们很有益处。要注意，只有我们的良好榜样，才能影响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尚；把我们的习惯强加于他们的任何作法，都是有害无益的，只会引起爱奴人对我们的仇视；

7．设法使部队人员生活愉快，不要使他们负担过重。主要的是要关心他们的健康、士气和物质生活。最初阶段，仅仅围上木墙或者栅栏来掩蔽炮垒就行了。要修葺营房，修建一所厕房和澡堂。至于炮塔和多面堡，则根本无用，因为爱好和平、胆小怕事的土著不会袭击哨所。至于来自松前的日本人，由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对他们的生产、贸易提供了完全的自由，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袭击我们；

8．根据卢达诺夫斯基的勘测，在适于生活、便于船只靠岸、尤其有利于船只过冬的地方，到春季时应设立由八——十人组成的

哨所。

我作完这些部署之后，“尼古拉号”海船便于9月26日傍晚拔锚，与我们的哨所相互鸣炮致意，然后开往鞑靼海峡。乘着强劲的南南东风，我们驶出拉彼鲁兹海峡以后，便径直向西行驶。

我们就这样进入了萨哈林岛的主要据点——托马拉-阿尼瓦。

第二十四章

奥尔洛夫在萨哈林南部的考察

到达皇帝港　1853年10月2日给鲍什尼亚克中尉的指令　迭卡斯特里　“东方号”纵帆船　乘鹿爬犁去奇吉湖　返抵彼得冬营　1853年10月27日呈给总督的报告　来自迭卡斯特里的消息　派遣彼得罗夫去皇帝港　奥尔洛夫关于萨哈林和皇帝港的报告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和“尼古拉号”海船指挥官的报告　来自康士坦丁哨所的消息　10月2日布谢的报告

我在距大陆海岸约五海里处开始沿岸行驶，29日驶入皇帝港，视察那里的哨所。9月30日离港，遇上了逆风，天气阴霾，于是开始迂回北上。10月2日傍晚，于迭卡斯特里湾内，面对亚历山大哨所抛锚下碇。

我给带领十个人留在皇帝港的鲍什尼亚克下了如下的命令：

1. 观察海港封冻和解冻时的情况，测绘尚未进行过勘测的那些海湾；

2. 冬季道路通行之后，择较为可靠、且路程较短的道路，将报告送给我；

3. 如果“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因某些原因来皇帝港过冬，应全力注意船员的健康，为此应尽力设法向海港附近的满珲人购买新鲜食物，诸如鲜鱼、野禽、鹿肉等。应使船员在营房经常烧炉灶取暖。布谢少校已奉有命令，若“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开至皇帝港，他应以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供给此船；

4. 我将命令“尼古拉号”海船由迭卡斯特里开出后，顺路去皇
243 帝港探听“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船员的供应是否妥善。如果情况不佳，则“尼古拉号”指挥官克林科夫斯特列姆应予以补充。“尼古拉号”开出皇帝港后，应根据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给予该船的指令，按指定的路线航行；

5. 如果“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将在皇帝港过冬，则一俟解冻立即乘此船顺岸南下，前往当地居民所说的萨玛尔加河河口应在的纬度（约北纬46°处）。您应在那里下船，命令此运输船前往穆拉维约夫哨所。然后，您带兽皮船和舢舨各一艘，及八名船员，乘这些船去考察往南的海岸，应计算好时间，在5月25日前后应能返回皇帝港。如果在萨玛尔加河河口处，如同当地居民所说，确有可避风的海湾，如果沿此河确可建立由此海湾通向乌苏里或阿穆尔的便利交通线路，则应该在此海湾设立由三人组成的哨所，升起军旗。把兽皮船留于该哨所。要注意，我将乘5月20日前后由堪察加来迭卡斯特里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前去皇帝港，然后根据该处哨所收集到的情报，将在直抵朝鲜边界的沿岸设立哨所；

6. 注意监视外国船只的活动，与外国船只相遇时，应向其出示此地区属于俄国的声明。

我在迭卡斯特里离“尼古拉号”海船登岸，命令克林科夫斯特列姆按照卡舍瓦罗夫给他的指令所规定的路线航行，但是途中一定要去皇帝港一趟，如果“额尔齐斯号”已去那里过冬，哨所长官鲍什尼亚克若声称食物不足，应给以补充。

10月3日，“尼古拉号”海船迎着西南逆风，驶离迭卡斯特里湾。

亚历山大哨所长官拉兹格拉德斯基报告我说，由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海军大尉率领的“东方号”螺旋桨纵帆船于9月30日曾经来此。此船奉侍从将军普提雅廷海军中将之命，由长崎前来阿

穆尔河口，了解我们在此地区的情况和拥有哪些工具。这艘纵帆船经由海峡南部进入普隆格岬的河道，在那里抛锚，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则乘划船前去彼得冬营找我晤谈。他得知我于9月末可到迭卡斯特里，便又赶到这里。在这里他仍未能见到我，于是根据拉兹格拉德斯基向他提供的消息，动身前往维亚赫图装载煤炭。他留言说，他由那里仍返回迭卡斯特里湾与我相见。同时，拉兹格拉德斯基还告诉我，据科尔萨科夫说，我国全权代表、侍从将军普 244
提雅廷此次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去长崎与日本签订商约，对圣上颁发给我的占领萨哈林的谕旨毫无所知。这一情况迫使我不得不在迭卡斯特里耽搁，以便与"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会见。然而，已经到了10月5日，仍不见纵帆船到来。我不能继续在迭卡斯特里停留，唯恐霜冻以前赶不到彼得冬营，而那里急待我回去。因此，我书面写出最高当局给予我的各项命令和各种情报，并说明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我给布谢与鲍什尼亚克的指令，我请求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以上各节转达给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同时，请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在返航长崎途中顺路前往皇帝港，如果鲍什尼亚克向他提出补充康士坦丁哨所食物时，请他不要推辞。我特别请求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如果纵帆船载有罐头，请他供应一些给鲍什尼亚克。之后，我命令拉兹格拉德斯基，当海湾及其附近的海面完全封冻后，可令一名军士带领二人留守哨所，而他则带领其余人员前往马林斯克哨所过冬。在马林斯克哨所对他们的食粮供应将会更加方便。而彼得罗夫则应由马林斯克哨所返回彼得冬营。10月6日晨，我骑鹿前往奇吉湖，彼得罗夫从马林斯克哨所派来一艘基里亚克小船在湖滨候我。我乘这只小船直至10月15日才好不容易地回到彼得冬营，因为天气骤寒，河上已经开始封冻，水面上已有浮冰。

因此，由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指挥的螺旋桨纵帆船"东方号"

是由鞑靼海峡进入阿穆尔的第一艘海船，它所经的道路，在此以前被认为是不可通行的。遗憾的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外交部，无视我所提出的各种证明文件，都不肯相信经此道路可以驶入阿穆尔河口，他们都认为我犯了错误，递呈的报告也不正确。因此，他们认为，阿穆尔河口从这方面确有保障，不怕任何敌人从海上侵犯。拉彼鲁兹、布罗顿和克鲁逊什特恩等我的这些著名前驱者的威信，给整个文明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如此！这种印象之深，使英法联军直至1856年之前一直难于想象，我国船只会经此道路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他们一直以为从这方面进行的任何考察肯定是徒劳无益的。

途经马林斯克哨所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时，我看到由于巴奇曼诺夫、彼得罗夫和沃洛宁的操劳，这些地方的粮食供应确有保障。人们的住宿安排得尽可能舒适和安静，两地都没有人生病。到彼得冬营后，我看到新建的厢房即将告竣。这样，11月1日以前，神甫和巴奇曼诺夫两家即可迁入新居。10月25日，我在彼得冬营收到了卡舍瓦罗夫派专人送来的通知（9月9日发出的），内称："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不来阿扬了；由喀琅施塔得向堪察加开来一艘"德维纳号"运输船，指挥官是别萨拉普斯基海军大尉，
245 此船运来了大炮、各种食品和物资。"德维纳号"运输船将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使用，其指挥官，几名军官，其中包括我的内弟叶利恰尼诺夫海军准尉，已乘俄美公司船只到达阿扬，准备取道阿扬返回彼得堡。但是，叶利恰尼诺夫希望参加考察队，他留在阿扬等候我的安排。后一个消息使我十分高兴，我的妻子更是欣喜万分，因为她已经有五年多未曾见过自己的唯一的爱弟了。

10月28日，我寄往阿扬一批邮件。我向总督报告了我的一切行动，恳切地请求他给考察队派来一艘螺旋桨纵帆船和一艘轮船，因为考察队的活动范围在日益扩大，人员也将增加，况且又面临用

建立哨所的办法占领直至朝鲜边界的海岸，以及在阿穆尔和乌苏里沿岸设立哨所的极端需要，如我以前所请，这些船只甚为急需。最后，为了精确勘定阿穆尔河口湾内诸航道的流向和状况，这些船只也是绝不可少的。

同时，我把自己的部署也分别通知给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和卡舍瓦罗夫。我向卡舍瓦罗夫请求，如有可能，请他提供各种运输工具让叶利恰尼诺夫由冬季道路来彼得冬营；如果不可能，则待通航期开始之后，着他搭乘第一艘船前来我处。

我把给布谢的有关"额尔齐斯号"的命令通知给扎沃伊科，我恳切地请求他，一俟开春，立即派遣"贝加尔号"运输船或任何其他船只前来迭卡斯特里，请他命令此船务须到阿尼瓦湾的穆拉维约夫哨所和皇帝港。我打算由迭卡斯特里搭乘此运输船沿鞑靼海岸南下。

本年冬季寒冷异常，天气阴沉，我们简直被冰雪掩埋。但是，各处人员，由于粮食和冬衣都有保障，身体都很健康。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和彼得冬营，都已准备好了木料，以备来年兴建住房，供通航期开始后扩大部队人员之用。

12月1日，彼得罗夫由马林斯克哨所来此，带来拉兹格拉德斯基的报告。报告中说，10月18日，迭卡斯特里的各小湾已开始冰封，而在湾内从10月25日至11月10日间飘流冰块，因此，只是在本月12日迭卡斯特里湾才冰封坚实。海湾前的海面上在11月20日封冻。10月9日，"东方号"纵帆船曾来迭卡斯特里湾逗留一日。纵帆船指挥官在给我的信中说，由于维亚赫图的河汊水流湍急（每小时达四、五浬）（七·四、九·二公里），而在低湿草地和沙滩之间的狭窄水道蜿蜒曲折，船只驶入极为不便，且十分危险，因此，他在维亚赫图南面附近的开阔海岸上取了煤。

12月15日，我派彼得罗夫经马林斯克哨所前往皇帝港，命令 246

他，若是在马林斯克哨所附近的途中碰到皇帝港发来的邮件，则立即折回马林斯克接替拉兹格拉德斯基，而拉兹格拉德斯基则应该前来彼得冬营。

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我的所有同事几乎都不在家，在彼得冬营的只有巴奇曼诺夫和奥尔洛夫医生，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只有沃洛宁。

1854年新年来到了，但是无论萨哈林岛，还是皇帝港，都杳无信息。终于，在1854年1月10日，奥尔洛夫来到了。他报告说，8月18日，他乘“贝加尔号”运输船到达萨哈林岛西岸的溫都-埃西屯，在此处登陆。此屯位于北纬48°50′47″处[148]。因为此地不宜于建立哨所，奥尔洛夫便沿西岸南下。逆风劲吹，岸边碎浪汹涌，给他的航行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直至8月25日傍晚，奥尔洛夫才到达距离溫都-埃西屯二十七俄里的科坦-库图里屯和科坦-库图里河[149]。这个据点的纬度，奥尔洛夫按太阳子午高度确定为北纬48°37′45″，经度约为东经142°12′。距离溫都-埃西屯六俄里，在英恰拉河畔，也有一屯，名英恰拉屯。奥尔洛夫沿此河向东北东上溯至北纬48°48′30″、东经142°21′处，在河右岸看见一座很大的山，山有二峰突起。奥尔洛夫给此山命名为涅维尔斯科伊山[150]。在离岸一俄里的整个这一地带蜿蜒着一道山脉。这道山脉有好几个地方紧贴海边，陡峭的峨崖悬于海面。这些山上覆盖着落叶松和樅树林。由于遇上了强劲的西北风和岸边汹涌澎湃的激浪，奥尔洛夫在科坦-库图里屯耽搁了四日。科坦-库图里河自东北东沿着低洼河谷流来，沙滩处河深可达一呎半(〇·四五米)，其余地方可达六呎(一米八十)；河宽约八——十俄丈(十四——十八米)。

从科坦-库图里屯至图库內屯和图库內河，在三十六俄里(三十八公里)的距离以內，海岸仍然按照同一方向延伸。途中，至奥塔古屯[151]以前，二十七俄里(二十九公里)的海岸系砂质，地势高，

长满了茂密的野草。自科坦-库图里起，山岭逐渐离岸迤逦东移，继而转往南南西方向，在奥塔古屯附近靠海处，山岭形成一极大的高谷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在此谷地，在北纬48°36′和48°24′之间，距海岸一——三浬(一·八——五·六公里)处，有一大湖，名塔莱斯卡[152]。湖东岸多山，这个湖由一条同名的河汊将其与海相连。塔莱斯卡河汊在沙滩处水深为五呎(一米半)，往下在湖中水深为七——十呎(二——三米)；河汊宽度为十——十二俄丈(十八——二十一米)，长度为三俄里半。塔莱斯卡湖，按子午线计算，长达十八俄里，宽约二——八俄里，深为二——三俄丈半(三·六——六·四米)。湖岸边水极深。奥塔苏屯和奥塔苏河① 离塔莱斯卡河汊十俄里，离图库内八俄里[153]。图库内屯的纬度，按太阳子午线高 247
度计算为北纬48°15′28″，经度，按计算为东经142°23′。

从图库内屯到久春内屯和久春内河的一段海岸，总的方向是StW(南向西)。山岭沿海岸绵延，离海约〇·五——一俄里，到久春内河河口处，形成高岬，山岭由此处沿久春内河右岸迤逦向东，形成一片很大的谷地。这片谷地一直延展到南距久春内十二俄里处的名寄屯和名寄河河口。当地居民由西岸翻越山岭前往东岸，然后沿库河和马努耶河去阿尼瓦湾。久春内河河口两岸，以及该河直抵名寄屯的整个河谷地带，都是适于定居和放牧的地方。土质是黑土，长着茂密的杂草。按太阳正午高度计算，久春内河河口的纬度为北纬47°59′52″，河口处沙滩上水深为二呎半——三呎半(〇·七五——一米)。1854年8月30日（新历9月11日），奥尔洛夫在此地召集久春内屯全体居民(鄂伦春人和爱奴人)，建立哨所，升起了军旗。按照我的命令，他把这个哨所命名为伊利英斯

① 此处原文为Cracy(斯塔苏)，但从后面的注153来看，恐系Oracy之误。——译者

克哨所[154]。

强劲的逆风使奥尔洛夫在此地耽搁到9月4日。在此以后，他沿高岸南下。航行十五俄里，到达名寄河河口和名寄屯，而从这里沿岸前行十二俄里，抵达西罗罗科屯，西罗罗科河和西罗罗科湾，再前行十二俄里，便到达了图诺伊-乌诺伊河河口。按太阳正午高度，此河河口位于北纬47°42′39″处。奥尔洛夫由此前往奥托-霍里屯。奥托-霍里屯位于同名河畔。由于激浪汹涌，西南风劲吹，奥尔洛夫在此屯耽搁了一昼夜。按正午高度，此处是北纬47°39′45″。

海岸自奥托-霍里屯起转为SW5°(西南5度)方向。沿岸行七俄里，奥尔洛夫来到了一个浅水海湾——谢纳库耶罗湾、谢纳库耶罗河和谢纳库耶罗屯，又行六俄里，到达塔科伊河和塔科伊屯。由此再行八俄里，到9月7日傍晚，奥尔洛夫抵达诺托克萨姆湾和诺托克萨姆屯。天气转阴，强劲的西南西风和西北西风一连刮了五天，掀得海浪翻滚。直到13日晨，奥尔洛夫才得以继续前行。他沿着海岸向S$^{1}/_{2}$W(南$^{1}/_{2}$西)方向前进，行十俄里，来到高耸的崖岬——图布岬。图布岬的位置，按太阳子午线高度计算，为北纬47°27′28″，经度按计算为东经142°5′。奥尔洛夫绕过山岬，来到一个小河河口，河口处有座屯落，叫瑟罗罗屯。由图布岬起，沿着整个海岸向南，有一道石礁，在此处航行极端危险。离石礁两俄里处，即是诺托罗高岬。

奥尔洛夫在瑟罗罗屯遇到了阿穆尔的基里亚克人：波兹溫和尤金。这两个人到西拉库萨屯与爱奴人和日本人作买卖，刚从那里回来。春天，我派这两个基里亚克人去萨哈林，委托他们搜集有
248 关伊顿基各湾及萨哈林岛西南海岸的一般情况的情报。奥尔洛夫建议他们随他一道去阿尼瓦湾。他们拒绝了，原因是在此深秋季节，沿礁石密布的这一带岸边航行，危险万分，同时，到阿尼瓦去至

少需时一月之久。他们说，伊顿基各湾都位于礁石之间，因此，秋季到那里去，十分危险。

奥尔洛夫根据他们的话，深信在9月20日之前赶到与我约定的会面地点是不可能的，而在缺粮的情况下，也不能把人员留在伊利英斯克哨所（即久春内）过冬，因为缺少粮食。所以他决定返回伊利英斯克哨所，9月22日，他回到了那里。

他把自己的船和一箱货物留在那里的索托库列罗屯，雇了一名向导和两只土著的轻便小船，带领伊利英斯克哨所的全部人员，于9月25日出发，前往萨哈林东岸，据土著说，只有从东岸才能到达阿尼瓦。

他们沿着久春内河，向OtS（东向南）方向上行，经十五俄里，到了斯佩亚尼河河口。斯佩亚尼河从右侧流入久春内河。由此开始翻越山岭。但人们已疲惫不堪，加以天气恶劣，他们便停留在那里，在帐幕里过了一夜。

久春内河在沙滩处水深近二呎半（〇·七五米）。在航行经过的一段河道，宽度为十——十二俄丈（十八——二十二米），河岸平坦，地势高，一些地方长着杂草，另一些地方则生长着枞树、雪松、白桦和白杨的森林。久春内河在这一段既没有石滩，也没有石梁，流速为〇·五——一·五浬（一——二·七公里）。河谷宜于居住；土质为半俄尺（〇·三五米）深的黑土，下层土壤系粘土和一部分沙土。

9月26日晨八时，这些人不再乘小船行驶，随同三名向导沿久春内河徒步上行，经一俄里后，翻越名叫切普纳尼-胡塔的不大的高岗。然后，下岗至久春内河左侧支流佩罗卢-佩斯季河。他们沿此河上行一俄里后，翻过高达五百呎（约一百五十米）的萨鲁格-洪基岭。此岭是东、西河流的分水岭。他们走下岭后便来到了马努耶河的支流——希克努-洪加河。此路全程为五俄里。

他们由此沿山前往纳伊布河上游，翻过一座小山，前行五俄里，便进入了纳伊河河谷。他们仍按原来方向前进，又走了将近五俄里，终于到达马努耶河。他们在此处找到了一只小船。奥尔洛夫携一名水手和一名向导乘此船下行，前往河口，而其余人员则跟随两名向导沿此河的左岸，步行前去河口。

马努耶河在这一段的流向为东南东。由此河到纳伊河河口的
249 距离约十俄里。因此，由萨哈林西岸的久春内屯，到萨哈林东岸的马努耶河河口和马努耶屯，全程将近四十五俄里，若照直走，甚至不到四十俄里[155]。这是此岛东、西两岸之间最短的距离。此路交通方便，修筑通行车辆的道路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156]。

按太阳子午线高度，马努耶河河口位于北纬 47°54′28″，东经 143°20′处[157]。



萨哈林岛爱奴人的住处

奥尔洛夫驶过的一段马努耶河，宽度为十——二十五俄丈（十八——四十五米），深度为三——六呎（一———米八十），河口处沙滩上水深可达一呎半（半米），流速每小时可达二浬（三·七公里）。两岸均为低地，长满了杂草与混交林。总的说来，鄂霍次克海沿岸萨鲁格-洪基岭东侧的植物，少于鞑靼海峡沿岸的西坡的植

物。鄂霍次克海上的冰和雾，对此具有明显的影响。

9月27日午后，奥尔洛夫率全体人员由马努耶屯出发，沿岸步行，而行李，则用小船装运。他绕过山峦起伏的尼基莱布岬，又行四俄里，到达位于塔里奥-纳伊布河河口的西罗罗科屯。他在屯里雇了两只小船，乘船沿岸向 StO（南向东）方向继续前进。行九俄里之后，到达帕罗-纳伊布屯（波罗内），再行十二俄里，抵奥托屯，在屯中住了一夜。

次日，9月28日，他继续沿岸航行，行十俄里后，到达奥托克萨姆屯*。屯落附近岸边，煤炭（土著称之为"安萨"）和琥珀（土著称之为"库尤列科"）比比皆是。按子午线高度观察，此地为北纬 250
47°36′2″，所计算的经度是东经 142°45′[158]。奥尔洛夫离开奥托克萨姆屯和奥托克萨姆河，仍循原来方向前驶，行十二俄里，至阿伊屯，继续前行八俄里，至纳伊布河河口过夜。跨此河两岸座落着一个屯落——纳伊布屯**。

纳伊布河宽二十五——三十五俄丈（四十五——六十四米），深约十五呎（四米半），水少时沙滩处水深六呎（一米八十），流速约一浬（每小时一·八公里）。此河附近的地方，是奥尔洛夫在此岸所见各地中最好的地方。沿河两岸生长着大片适于建筑用的森林；有草地，土质是黑土土壤；河中鱼产丰富，具有适于居住的一切便利条件。按太阳子午线高度计算，其河口纬度为北纬 47°28′26″，所计算的经度为东经 142°25′[159]。据土著讲，由纳伊布屯出发，沿纳伊布河和苏索雅河及其小支流，有一条通向阿尼瓦湾的最便利和最短的道路，仅仅一百俄里左右。奥尔洛夫本来想走这条道路，但是，他听爱奴人说，有六名日本人从阿尼瓦航海来此，便放弃了

---

* 在现代地图上，帕罗-纳伊布标为波罗内，而奥托克萨姆标为奥达桑。——校订者注

** 此屯现名纳伊布齐。——校订者注

最初的想法，而从纳伊布沿岸航行，希望能遇到这几个日本人，向他们打听关于我们哨所的信息。行经十一俄里后，奥尔洛夫在苏穆屯遇到了日本人，便在该屯留宿一夜。日本人对他很友好和蔼，告诉他说，俄国人已在阿尼瓦湾内托马拉屯定居，他们离开那里外出，是为了与自己的伙伴见面。同时，他们向奥尔洛夫说，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完全放心，因为他们相信，有俄罗斯人在，他们在托马拉的一切财物都能完整无损。

第二天，9月30日，奥尔洛夫继续沿岸航行，行八俄里后，经过了苏士-乌埃纳伊屯，再行七俄里，路过图列伊岬。他又航行了三十六俄里，到达奥布埃-谢纳屯过夜。这个屯子位于北纬47°，东经143°10′。

10月1日，他从此屯出发，沿岸向SSO$^{1}/_{4}$O（南南东$^{1}/_{4}$东）方向航行，行十七俄里（十八公里），到达位于莫尔德维诺夫湾的昌-波科屯和昌-波科岬。这个地点的位置，按太阳子午线高度，为北纬46°52′，所计算的经度为东经143°20′。

莫尔德维诺夫湾处于两座高岬——阿伊-卢岬和图纳伊查岬之间，此湾对于北东象限的各个罗盘方位角都是敞开的。湾内海底尽是砂砾和石块，对于船只抛锚停泊很不可靠。海湾南岸低洼。据爱奴人说，此处有几个很深的湖泊，相互间被一些不高的山岗隔开，土著往往拖曳船只翻过山岗。有几道小河从这些湖泊流出，注入阿尼瓦湾。其中有一个湖，由一狭窄小水道与莫尔德维诺夫湾相连，水道的深度，在沙滩处为三呎（〇·九米）。

我们的哨所和托马拉屯位于库松-科顿河河口。由奥恰赫-波卡屯*到库松-科顿河有两条道路相通：一条较近，须要翻越山岭；
251 另一条较远，须经过上述的湖泊。奥尔洛夫考虑到时令已晚，食物又极端缺乏，于是便选择了第一条最近的道路。他于10月1日启

* 看来奥尔洛夫所指的乃是奥次诺-别卡屯。——校订者注

程，先走了约十四俄里，到达科穆纳伊河*。此河流入上述湖泊之一。然后，他向 SSW$^{1}/_{2}$W(南南西$^{1}/_{2}$西)方向前进，行十俄里后，来到阿尔穆里河。此河也同前一条河一样，流入上述湖泊之一。沿着 WNW$^{1}/_{2}$W(西北西$^{1}/_{2}$西)方向前行，他翻过高约八百呎(二百四十米)的阿列卡列-埃图塔岭，来到库松-科顿河的源头。沿该河左岸行十五俄里，终于在 10 月 2 日下午三时许到达穆拉维约夫哨所。

这条由东岸到阿尼瓦湾的道路，长约五十俄里。

此时，“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正停泊在穆拉维约夫哨所。布谢少校派奥尔洛夫乘坐此船前往皇帝港。10 月 10 日，奥尔洛夫抵达此港。

气温不久竟降到零下 10 度，加以无雪，这使奥尔洛夫既不能乘船经迭卡斯特里湾返回，又不能坐爬犁。在等候冬季道路通行的期间，他测定了康士坦丁哨所的纬度为北纬 49°01′20″。直到 11 月 28 日，奥尔洛夫才得以由此港启程，当日傍晚来到图姆宁河河口，次日，沿此河上溯，他碰到了十个从阿穆尔来到鞑靼海岸作生意的满珲人。这些满珲人拖曳着五架载满皮货的爬犁。奥尔洛夫不知路径，故而不敢离开这些旅伴。他使自己的速度同他们的相一致，每天的行程不超过十五—— 二十俄里。

图姆宁河河口覆盖着一层厚冰，但是，沿河越向上行，冰层越薄，而且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很大的冰窟窿。这种情况使行程大为减慢。冰窟窿处河深为六——七呎(一·八——二·一米)。

他们沿图姆宁河前行一百八十俄里(一百九十公里)，来到从北面流入图姆宁河的索洛里河河口。他们沿此河又走了二十五俄里左右，便开始登山。愈向上走，积雪愈深，最后雪深竟达二俄丈半(四米六十)。由索洛里河登山所走的上坡，坡势倾斜不陡，然而

* 现名基莫纳伊河。——校订者注

到霍尤里河的下山坡却几乎是垂直的。此山高度约为一千五百呎(四百六十米)。

他们沿霍尤里河下行,到达此河流入的亚伊河,或称亚维河。亚维河注入奇吉湖[160]。奥尔洛夫于此地遇到了彼得罗夫,按我前述的命令,彼得罗夫同他一起回到马林斯克哨所。他们到达哨所时,已是12月28日晨十时。由皇帝港起,至马林斯克哨所止,全部路程,奥尔洛夫共走了三十个昼夜。

彼得罗夫留在马林斯克哨所,而拉兹格拉德斯基同奥尔洛夫一道回到彼得冬营。

252 在报告结束时,奥尔洛夫写道:"在萨哈林岛上我勘测过的部分,我在熟悉了当地居民的语言后,发现居住在萨哈林中部和南部的居民可分为两个部落——苦夷人①和奥罗克人②。苦夷人就是居住在千岛群岛北部的虾夷人③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和我们虾夷人的完全一样。奥罗克人,或称鄂伦春人,就是我们乌第地区的通古斯人,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是在二百多年以前来到此地的。他们分布在自杜厄起的萨哈林岛上的所有屯落,已经与苦夷人混合了。

这两个部落都称萨哈林为桦太*,都认为自己与罗刹(俄罗斯人)是同族,罗刹是随同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来到此地的,比日本人来此要早。据鄂伦春人讲,日本人比俄罗斯人来此要晚得多,而且最初他们从松前来仅仅是为了捕鱼和作生意,在此地定居,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上述各民族都很好客,和蔼温顺,胆小怕事,且又酷爱劳动,极少看到他们上午闲散无事。他们的房屋是用木柱和木板架设的帐

① 原文为куги。——译者

② 原文为ороксы。——译者

③ 原文为курильцы。——译者

* 此岛的日文名为桦太。——校订者注

幕，盖以树皮。帐幕内，地中央设置炉灶，贴墙处安有睡觉用的板铺。地上铺着木板。夏季，他们到处流动捕鱼。日本人雇用他们，用烧酒、烟草、大米以及家用捕鱼网具等作为报酬，但是，这种报酬与他们的劳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日本人对待他们犹如对待自己的奴隶一般，所以土著厌恶日本人。他们向我表露，对我们定居于他们那里，甚感满意。他们的宗教信仰、衣着，均与阿穆尔地区的居民相同。

“在萨哈林岛上我所勘测过的所有地方，没有一处便于船只抛锚停泊。至于建立农业居民点的地方，则最好的是：位于科坦-图卢屯和塔莱斯卡屯之间的塔莱斯卡湖谷地，久春内河谷地及东岸上的马努耶河、纳伊布河、伊诺诺-斯纳伊河等处谷地。其中尤其好的是西岸的塔莱斯卡湖谷地和久春内河谷地，东岸的纳伊布河谷地。塔莱斯卡湖的河汊、久春内河、纳伊布河等处，在涨水季节，吃水量十一呎（三米三十五）以下的船只皆可自由进入。从温都-埃西屯到科坦-图卢河，沿途皆可看到大量质地良好的磨刀石、油石和黄色赭石。”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中尉在 11 月 26 日发来报告，内称，在从彼得冬营前往阿尼瓦湾途中，运输船为强劲的逆风所阻，直至 10 月 1 日方才抵达阿尼瓦岬。运输船漏水漏得很厉害，船舵也有损坏。此外，船员中已经开始有人患病。他考虑到这一切情况，无论如何也不敢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晚的季节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以上各节，他已报告给穆拉维约夫哨所长官布谢，向他说明，因为哨所附近以及阿尼瓦湾内都没有便于 253
运输船过冬的地方，所以必须前往离此最近的皇帝港过冬。他请求布谢，按照我的命令，拨给他健康人员以替换病号，供给他们冬衣和过冬的一应所需。但是，布谢竟然置他的请求于不顾，尽管哨所一切都很充裕，却任何东西也不供给，就把他打发走了。加夫利

洛夫写道:“我面临的是:或者在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途中葬身于大海,或者在皇帝港经受没有应有的供应而过冬的艰难困苦。我被迫选择了后者,于10日10日勉勉强强拖到了皇帝港。运输船的漏水情况日益严重,船舵几乎完全失灵,以致进港之前我们就已不得不用舵柄滑车[161]驾驶。布谢也未派健康人员替换船上的病号,他说他所需要的不是病人,而是健康人。康士坦丁哨所长官鲍什尼亚克千方百计地想到土著处购买新鲜食物,想尽办法要减轻病者的痛苦,但是,他一样也没有办到。从11月1日起,已发现了第一批坏血病患者。现在患此病者几乎已占全体船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已有一人死去。”

“尼古拉号”海船指挥官克林科夫斯特列姆报告说,接连刮起的猛烈的逆风,运输船来皇帝港的时间过晚(10月11日),船上人员不足,以及对鞑靼海峡的情况不熟和骤然而至的严寒——这一系列原因迫使他留在此港过冬。克林科夫斯特列姆结束报告时写道:“不过,船员的衣食皆很充足,因此我希望此番过冬能十分顺利。当前船员中尚无人患病。海船在紧贴康士坦丁哨所处的岸边停泊。”

康士坦丁哨所长官鲍什尼亚克中尉也于此时向我报告说,在此荒瘠地区原来只准备有八个人过冬(还在夏天就为这八个人盖好了一间小木房),现在突然增加到七十多人。“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可以说几乎什么也没有带来,该船船员缺乏必需的用品,而且已经发现船员中有坏血病患者,加之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度,风雪交加,使他无法向图姆宁河居民购买食物(此处居民与海港附近的居民一样,因为去秋鱼汛未至,他们本身也在忍饥挨饿)。凡此一切,使他的处境十分危急。鲍什尼亚克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此次过冬的结局谅来是很悲惨的,尤其是对于‘额尔齐斯号’船员来说。布谢没有供应他们一应所需,而且连病人也未曾替换。”“东方号”

纵帆船曾去皇帝港停留过一昼夜。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 254
萨科夫对于运输船船员的供应不足一事深表同情，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分出一部分给了他们，例如，糖、茶和十二个罐头。但是，这一切甚至对病人也远远不够，“额尔齐斯号”船员中的病号此时已增至十二人。鲍什尼亚克报告说：“港内各湾于 10 月 17 日已为坚冰封实，从本月 20 日起，我们已可履冰而行。但过了两个礼拜，强劲的北风竟将亚历山大湾内的冰层吹裂，离港二浬处的海面则根本无冰遮盖。象今年这样酷冷的严冬，在当地居民的记忆中，是从未有过的。”

鲍什尼亚克继续写道：“所有这一切情况，迫使我向您恳求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主要是能供给医药用品、茶叶、新鲜食物和冬衣，虽然运送到此港的希望甚微。尽管我想尽一切办法去雇用土著爬犁，但是，土著中竟无一人愿意前往，不仅载运物品，即使轻橇往返也所不愿。经图姆宁河或经洪加里河，道路都难以通行，一则因为山里雪深；再则，此路沿途缺少狗的饲料（干鱼）。

目前，‘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人员还住在船上，再过二、三日后，可为其备妥住屋，不言而喻，住屋将会潮湿而拥挤。‘尼古拉号’海船上有壁炉，而且船员的冬装甚好，故而船员可在船上过冬。”

同时，奥尔洛夫向我禀称，通向皇帝港的内陆夏季道路要比冬季道路方便。夏季可以乘船由奇吉湖出发，沿霍尤里河和亚伊河行驶，上溯至山岭处，翻越山岭后沿图姆宁河下驶至海，最后由海上去皇帝港。至于冬季通行，则必须在图姆宁河上至少选三处地方先行准备狗饲料。据满琿人讲，由亚伊河北面绕过陡坡，从一旁登山，完全可能，只要事先备妥狗饲料，则由奇吉出发，全部路程在八、九天之内即可走完。鲍什尼亚克写道：“今冬，直至山脊雪溶时，即直至 2 月末，从奇吉出发，翻越该山脊实无可能。”为了向皇帝港运送主要的、不可或缺的物品，诸如白面、茶叶、食糖、烧酒、醋

和药品等，只剩下一个不十分可靠的办法——派通古斯人用鹿驮载一应物品，经洪加里河前往，因为，据土著说，走这条道路要比奥尔洛夫所走过的道路，困难要少些。

布谢在寄给东西伯利亚总督和俄美公司总经理处信件时，通知我说，他所管理的哨所部队人员之中，一切平安无事，只有一人患病。因为"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不能在萨哈林过冬，也不能去彼
255 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已经派遣此船去皇帝港过冬，但是，他没有可能执行我给他的关于供应该运输船以必需物品的命令。最后，根据给他和卢达诺夫斯基的命令，他一有机会便将给我寄出邮件，并且派遣卢达诺夫斯基前去勘测阿尼瓦湾和伊顿基湾。

这就是新的 1854 年到来之时，阿穆尔和萨哈林两个考察队的情况。我与我的同僚们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此地的各个主要据点均已占领，从而事实上宣布了此地隶属俄国。剩下的事情只是彻底察看萨哈林岛南部和鞑靼海峡沿岸。但是，为此首先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保障突然聚集于荒瘠的皇帝港过冬的人们的安全。从下文中可以看出，我的全部精力恰恰贯注于这件事情上。

第二十五章

1854—1855年战争的开端
卢达诺夫斯基在萨哈林南部的考察

我为保障康士坦丁哨所的供应所采取的措施　关于与土耳其决裂和与西方列强可能决裂的消息　“额尔古纳号”轮船的建造　我的行动蒙圣上嘉许　卡舍瓦罗夫的通知　1854年1月9日布谢发自穆拉维约夫哨所的报告　卢达诺夫斯基考察索苏亚河的日记摘录　卢达诺夫斯基所测绘的阿尼瓦湾东北岸和东岸　伊诺斯科莫内湾和捷别萨尼湾　卡尔赫普涅河与远渊湖　托伊捷帐幕　通往纳伊布的道路　到图布岬和诺托拉岬以前的萨哈林岛东、西两岸　卢达诺夫斯基对涅维尔斯科伊船长湾(即伊顿基湾)所作的结论及其所搜集的有关通古斯人定居萨哈林的资料

鲍什尼亚克的处境极为危急，需要援救他，以免饿死。我知道，离彼得冬营最近的使鹿通古斯人的游牧地在奇利亚湖和奥列利湖上，也知道，在阿穆尔河与河口湾，在图姆宁河与海之间都有牧场。因此，我召通古斯人阿法纳西带鹿从奇利亚湖来此。这个通古斯人同意带一名同伴，带八匹鹿前去马林斯克哨所，在那里驮上食物，遄赴皇帝港。除此之外，1854年1月15日，我又派拉兹格拉德斯基带领两驾雪橇赴马林斯克哨所，令他到达以后说服在奇吉湖一带游牧的通古斯人，驱赶鹿群前去皇帝港。此后，拉兹格拉德斯基应沿阿穆尔河上溯至洪加里屯，在该屯设法雇用土著向康士坦丁哨所运送食物。同时，我命令马林斯克哨所和亚历山大

哨所长官彼得罗夫督促通古斯人尽速将食物运出，如果有可能，应坚持让通古斯人用狗爬犁沿着奥尔洛夫曾经走过的道路，即沿图姆宁河送走这些食物。

我作了这些布置之后，希望不论经过哪条通路，在2月中旬前
257 后皇帝港的人员，尤其是病号，将能够得到必需物品，并且能吃到鹿肉。据我们医生的意见，鹿肉对于坏血病患者尤为有益。按照约定，通古斯人在到达皇帝港后应归康士坦丁哨所长官鲍什尼亚克直接管辖，他们所带去的鹿可供该处人员食用。此外，通古斯人应猎捕堪达罕(驼鹿)，把肉送交康士坦丁哨所，供哨所人员食用。

这就是为了改善人们境遇和健康状况在当时所能作到的一切。这些人在一年中最晚的季节，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骤然聚集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究其原因，完全是由于圣彼得堡方面的命令不及时，以及圣彼得堡没有理睬我的多次呈请所致。

1854年2月17日，我们在彼得冬营收到了阿扬寄来的邮件，内中有总督来函。总督在来函中通知我说，他派赴乌第地区的阿赫杰中校[162]考察队，经过对乌第河上游附近雅布洛诺夫山脉北坡的细致考察，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报告，即根据尼布楚条约，只有由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到布列亚河河口一段的阿穆尔上游部分可以认为是属于中国的；至于此河迤东地区，则理应属于俄国。穆拉维约夫总督还通知我说，已经向土耳其宣战[163]，与西欧列强也有可能决裂。他说，在外贝加尔省正在为阿穆尔河修造"额尔古纳号"轮船。最后，总督告诉我，圣上对我事先的布署，即占领迭卡斯特里湾和萨哈林岛，开辟皇帝港等，甚为嘉许。总督写道，我身受重任，要在萨哈林岛、迭卡斯特里湾、奇吉屯和皇帝港彻底奠定根基，他正在等待我为完成此项重任而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阿扬港司令卡舍瓦罗夫通知说，"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未到阿扬；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已就1854年供应萨哈林考察队一事

发出了命令。

2月18日，俄美公司经理人萨马林随邮件自穆拉维约夫哨所来到彼得冬营。他带来了布谢和卢达诺夫斯基的报告。卢达诺夫斯基的报告是他在1854年1月8日从萨哈林西岸的纳伊鲍罗屯发出的。

布谢向我禀报，哨所和人员皆平安无事，并且寄来了卢达诺夫斯基测绘索苏亚河、阿尼瓦湾的东北岸和西岸的日记。同时，他告诉我说，先前离开托马拉屯的日本人在不久前已经回来，目前安静地居住在原处。布谢与他们，以及与爱奴人的关系，总的说来，尚 258
属友好、和睦。布谢已命令前去萨哈林西岸的卢达诺夫斯基把自己的考察结果直接禀报给我。布谢最后提及，他认为哨所有必要修筑围墙，并且应该设有塔楼和多面堡。

卢达诺夫斯基就自己的工作向我禀报如下：

“10月6日，我率四名划船水手和一名向导，乘小船驶离穆拉维约夫哨所，沿岸向北北西方向行进。按此方向行经六俄里，我抵达一座高岬——恩多-托马拉岬。恩多-托马拉湾即自此开始，此湾乃是索苏亚河口湾。我绕过山岬，在此河浅滩处行驶，枯水季节该处水深仅为一呎(〇·三米)；向北行四俄里半，便进入了索苏亚河河口。此河是注入阿尼瓦湾诸河中最大的一条河流。从两点观测，此河口位于北纬46°43′处。我由此处乘船上溯，先是划桨、拉纤，继而竿撑，步行。

沿着河的弯曲处行约四十五俄里——若按NW13°(西北13°)总方向来算，则约为二十六俄里——我到达了科伊屯，此屯位于同名的左侧小支流——科伊河河口。我由此又行约二十四俄里，若按NO11°(东北11°)总方向算，则约九俄里。然后，我沿着河的弯曲处又行约十六俄里，若按NO9°(东北9°)总方向算，则为十三俄里。在托诺伊河从左侧流入处，有一村落，名埃库拉基屯，自此

屯有路可通岛东岸之纳伊布屯。由此处沿索苏亚河向北上溯，费了很大气力，两昼夜间大半徒步而行，又行进了十五俄里。在此河的河谷处，有几道小溪汇合一起，因此可以把此地看成索苏亚河的源头。其中一条小溪向西流，其余的三条分别向北西、北北西、正北流。远处可以望见覆盖着茂密森林的群山。此地纬度为北纬 47° 13′36″。然后，于 10 月 21 日，我仍循原路而归，25 日，返抵穆拉维约夫哨所。

索苏亚河河谷，土质优良（大部分是黑土），林木茂盛，草地肥沃，河中各类鱼产丰富，此处极宜建立农业居民点，尤其在科伊和埃库拉基之间，河岸平坦，地势又高，据土著称，此处春季从未遭受过水淹。底层土壤系粘土、砂土，上面的黑土层厚达二·五——三·五俄尺（一·七——二·五米）。

这样，可以粗略估计在北纬 46°43′ 和 47°15′ 之间，索苏亚河全部流长为一百俄里（一百零六公里）。其河谷，在北、西、东三面皆有高山作为屏障。

为了测绘阿尼瓦湾的东北岸和东岸，卢达诺夫斯基于 10 月 29 日晨十一时许，再次由穆拉维约夫哨所乘小船出发。此次他带了三名水手，两名哥萨克和一名作向导的爱奴人，随身携带十五天的食品。离哨所前，他根据太阳子午线的几个高度确定了穆拉维
259 约夫哨所的纬度（北纬 46°38′55″）。自这个据点开始，按 SW 50°（西南50°）方向，至托马拉岬极端的距离为〇·七五俄里，而自托马拉岬极端至下一个山岬的距离为二·七五俄里。两岬之间是别鲁延-托马拉海湾，此湾宽约一俄里，长约半俄里。这两座山岬既高峻，又陡峭，上面生长着杂草和小树林。两岬附近有一带宽五俄丈（九米）的沙滩，上面蜿蜒着一条小径。别鲁延-托马拉湾沿岸分布着日本人的木棚和煮青鱼用的炉灶，附近便是爱奴人的帐幕，住有男女近二十人。恩杜姆-托马拉岬是托马拉-阿尼瓦湾最南面的

山岬。

卢达诺夫斯基从恩杜姆-托马拉岬尖端出发，沿海岸向东北方向前进，行五俄里半，到达庞格-埃杜姆岬，此岬后面便是哈奎-科顿湾。一条发源于一个小湖的小河流入此湾。这里也有一个煮青鱼用的炉灶和一座木棚，附近有三座爱奴人的帐幕。

在哈奎-科顿，卢达诺夫斯基在一个名叫阿麦斯克的爱奴人家里住了一宿。当时阿麦斯克打死了一头熊，正在欢庆此事。熊皮铺在帐幕前面，周围插着木棍，木棍的顶端被削尖，呈刷子状。土著称这种木棍为"英纳乌"，他们用此来表示节日、欢乐和祝贺。

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居民一样，此地也把熊看作神明。在熊面前放一只木箱，箱内又套有两个小箱。在最里边的箱子中放着碗、叉、铲，一块干鱼和少许大米。这些都是奉给死熊的供物。

一场大雨和强劲的西南风，将卢达诺夫斯基阻留于此，直到晨十时，天气方才放晴，风停息了，这才使他有可能沿岸拉纤前进。此处海岸很高，峡谷处有小溪流水。

行约三俄里半，他远远望见了奥捷金加岬。从这里起，海岸由高耸陡峭一变而为低平，再过六俄里左右，便形成了一处海湾。在此岸上，距海半俄里处，有一湖泊。按经线计算，此湖宽一俄里半，按纬线计算，其长度为二俄里半左右。有一道河汊由此湖流出，河汊与湖都很浅，水深仅为四呎(一米二十)。此湾在距岸一俄里处的深度不超过三俄丈(五米四十)。该湖、河汊和海湾，都叫奥托西姆。

因风势转强，且又飘起雪花，卢达诺夫斯基便在此地住了一宿。

翌日晨，即 10 月 31 日，他沿陡岸向 OtS(东向南)前进，行三俄里，便到了奥捷金加岬。海岸自此陡然转向东北。此岬周围尽是浅滩，构成伊诺斯科莫内湾的西端。由此岬往东四俄里半处，便

是伊诺斯科莫内岬和伊诺斯科莫内山。在奥捷金加和伊诺斯科莫内两岬之间，便是伊诺斯科莫内湾。此湾深入海岸达一俄里半。海岸的一部分是陡壁悬崖，一部分是有缓坡的岗峦，地势高，岸边水
260 深，距岸十俄丈(十八米)处水深可达五俄丈(九米)。自伊诺斯科莫内岬起，海岸是崖壁，距该岬二俄里处，座落着萨亚山和萨亚岬。萨亚岬以下的海岸仍属同一性质，海岸的尽头是陡峭的捷别萨尼岬。这一带沿岸水下一般都有礁石，近岸半俄里远近的海上，到处皆是。捷别萨尼岬是捷别萨尼湾的西端。

捷别萨尼湾宽达七俄里，长达二俄里半。在湾内小河之滨，低平的岸上有一处爱奴人的屯落，名叫科拉赫-普纳屯。此屯地处北纬 46°33′54″。风势在此处转强，卢达诺夫斯基因而留在科拉赫-普纳屯的屯长家中过了一夜。

这位屯长年约八十岁，坐在门口火炉旁，左首坐着他的妻子儿女。他把卢达诺夫斯基当作客人，请他坐在右首的席子上，款待他吃阿图里(用海豹油和各种块根拌鱼籽作的食物)。随卢达诺夫斯基同行的一个水手身染疾病，爱奴人对患者极表关心，给他拿来药——一种什么草。他们把药草泡在热水里，然后用这种药涂抹在患者腹部。水手痊愈了，而爱奴人却认为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传统用"英纳乌"来欢迎客人。因此，为了忏悔自己，又举行了一项仪式：他们在火旁放了三根"英纳乌"；爱奴巫师在"英纳乌"前祷念一些咒语，其余人则虔诚地随声附和，然后巫师把所有的"英纳乌"都抛进火堆，待燃成灰烬时，在场的爱奴人全都向卢达诺夫斯基鞠躬施礼，告诉他说，现在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了。

261 11 月 1 日，西北西风吹来，岸边波浪滔天，怒涛拍岸。卢达诺夫斯基为了不失时机，请爱奴人协助把小船从岸上拖入科拉赫-普纳河，然后沿该河顺流而下，行约三俄里，于十一时到达纳伊图克屯，又行一俄里半，来到努奇凯屯。从那里出发，经过四俄里半，到

了位于科拉赫-普纳河河口的叶库萨屯。科拉赫-普纳河流入名叫远渊的大湖*。科拉赫-普纳河曲折奔流在低平的两岸之间。



居住在萨哈林南部的爱奴人

卢达诺夫斯基自叶库萨屯起，仍按原来的方向(SO 54°——东南54°)，继续在湖上行驶。航行约四俄里，他在远渊屯靠岸。三时半，他继续在湖上沿岸行进，沿途进行测绘和测量。卢达诺夫斯基将此湖命名为布谢湖[164]。

卢达诺夫斯基离远渊屯，沿山峦起伏的海岸东行。按此方向行二俄里，便转向奈努鲁岬、奈努鲁河和奈努鲁屯前进。经五俄里，便到达该地，留宿一夜。

11月2日，卢达诺夫斯基离开奈努鲁屯，绕全湖一周，于上午十一时半返回远渊岬和远渊屯。此处有两座山岬，西面的一座便是远渊岬，两岬之间有一海峡，使远渊湖与大海相通。卢达诺夫斯基对这个海峡也进行了测绘。据他考察所得，远渊湖或称布谢湖的情况如下：

"布谢湾(即远渊湾)位于北纬46°30′10″，东经143°17′处；按

* 在现代地图上为托布楚湖。——校订者注

经线计算，其宽度为十三俄里；此湾中部水浅，仅为五——十呎（一米半——三米）；沿此湾南、东、北各岸有一水沟流过，水沟宽〇·七五——一·五俄里，枯水季节水深为十二——十八呎（三·六——五·四米）。涨潮时，高约五呎（一米半）。远渊屯附近是船只过冬的最好场所，此处距岸十俄丈（十八米）的地方，枯水季节水深也达十八呎（五米四十）。此湖及科拉赫-普纳河皆盛产鱼类。科拉赫-普纳河两岸，就土质和地势而言，都宜于农业移民。海湾南岸低平，无林木生长，其余几面的海岸地势高耸，生长着下列建筑用材的森林：枞树、落叶松和白桦。在此海湾有如下几座爱奴人屯落：1.远渊屯，位于海湾入口、同名小河的河口处，屯内共有三座帐幕，男女人口约三十名；2.诺伊库卢屯，位于同名小河之滨。诺伊库卢河河宽近五俄丈（九米），流送木材极为便利，但是两岸林木甚少。此屯共三座帐幕，人口约二十名；3.奈图卢-科顿屯，位于同名河畔。奈图卢-科顿河宽约七俄丈；土著沿此河去鄂霍次克海，
262 据土著称，由此处去鄂霍次克海不超过二十俄里；4.叶库萨屯，在科拉赫-普纳河河口，有四座帐幕，每座帐幕居住十戶人家。这样，布谢湾内全部爱奴人，共有男女一百口。

据居民称，每年早春季节有近二十只帆船自松前（北海道）开来此地捕捞青鱼。此时有大量青鱼游入海湾。日本人将鱼腌、晒、熬油，然后送往松前。为了贮存这些物品，在远渊屯内筑有几座日本人的木棚和煮青鱼的炉灶。”

11月3日下午，卢达诺夫斯基带了两名向导从布谢湾出发，沿海岸向SOtS（南东向南）方向前进。此岸不高也不算低。经六俄里，卢达诺夫斯基抵卡切索涅屯。此屯位于一小河河口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屯内共有三座帐幕，男女人口共十八人。卢达诺夫斯基由此向南，经四俄里，到达久春内屯与久春内河。久春内屯有五座帐幕，居民二十二人。距此屯西南方向一俄里半处是一山

岬——伊斯科泰凯岬。此岬可以掩护停泊在久春内屯附近的船只免受南风侵袭。山岬附近有一道宽约五俄丈的小河，其河口处有日本人存放鱼类的板棚。

伊诺斯科托内岬和雅安比岬周围礁石极多，这里成了海狗和海豹栖息之所，因此，伊诺斯科托内屯、雅安比屯和纳索库托罗屯的土著常来此地；爱奴人主要以狩猎为生。在这一带附近，距岸不过一百俄丈(一百八十米)处，便有黄貂鱼出没。爱奴人以海狗肉为食，用海狗皮缝制鞋和长袍。

伊诺斯科托内岬后有一屯落，名纳索库托罗屯。从此屯开始，海岸转向 StO(南向东)，经九俄里，便到了尽头——塔谢伊岬。这一带的群山已经距岸较远。

卢达诺夫斯基在距塔谢伊岬五俄里的一座海滨屯落——亚明屯停留过宿。他住在曾给他作过向导的谢拉比努斯的帐幕里。这个人以善于在岛西岸同来此过夏的基里亚克人作生意著称。他把基里亚克人称为"山旦人"。

11 月 3 日夜、4 日晨，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大雪纷飞。时近中午，风始停息。卢达诺夫斯基沿岸向东南方向行驶，行五俄里，到一不大的山岬——西拉托库岬。此岬南面山谷里，有一同名小屯。山谷向这个方向伸展出约四俄里。西拉托库屯是阿尼瓦湾东岸的最后一座屯落，它仅有两座帐幕，十八个居民。此屯屯长的帐幕里面，四边墙上都挂满了日本人赠送的马刀和木盾。屯长名叫查佐，其妻名叫帕克霍。除帕克霍以外，屯长还有三个年轻的妻子，她们的唇上都涂着黑色。此地妇女皆用黑色涂抹嘴唇，用以表示她们已非处女。因为风力转强了，卢达诺夫斯基便在这里借宿。

11 月 5 日晨七时，卢达诺夫斯基趁着徐缓的西北风驶离西拉 263
托库屯，他向 StO(南向东)方向行六俄里后，又向南行进约五俄里，到达一座崖岬——片诺普谢里岬。此时风势再度增强，掀起了

巨浪，卢达诺夫斯基被迫返航。距西拉托库屯不到四俄里处，他便不得不把舢舨拖上海岸，在那里宿了一夜。

11月6日晨，风势稍弱。卢达诺夫斯基放舢舨入水，返回西拉托库屯。在屯中他得知由此地有一小径通往东岸、鄂霍次克海滨的阿卢托罗屯。他于是决定顺此小径徒步前往。卢达诺夫斯基于晨十时出发，行约七俄里，便来到了山顶。从山顶上可以远眺鄂霍次克海和阿尼瓦湾。卢达诺夫斯基向东南方向前进，在山里遇到了大雪。走过五俄里之后，于十一时半，来到了鄂霍次克海岸上的低矮的西里尔-阿赫奇瓦岬，阿卢托罗屯就位于此岬上面。此屯有三座帐幕，居民共二十人。根据太阳中午的高度推算，此屯的纬度是北纬46°10′12″。

西里尔-阿赫奇瓦岬的周围，以及该岬南、北两侧附近，有许多礁石，是海狗和海豹栖息之所。阿尼瓦湾的爱奴人常常成群结队地到那里行猎。“阿卢托罗-纳”系爱奴语，意思是：在山后，在那一边。

下午一时，卢达诺夫斯基从阿卢托罗屯出发，踏上归途，五时前后来到西拉托库屯投宿。

翌日，即11月7日，卢达诺夫斯基曾到庞诺努萨里岬，此岬海岸系黑色岩石。阿尼瓦岬北端为埃纳乌季斯波岬，位于庞诺努萨里岬西南三海里外。西拉托库屯的纬度是北纬46°13′28″。

当时每天夜里气温总在零下4—5度，北风和西风劲吹，因而阻碍了卢达诺夫斯基的归程，他直至11月10日傍晚才到达布谢湾入口处的远渊屯。

11月12日，无风。晨七时，卢达诺夫斯基重又登程，到了波卢托舍罗屯。此时，黄昏时分的气温是列氏零下8度（摄氏零下10度），因此，卢达诺夫斯基已不能继续航行。于是，他把舢舨拖上海岸，步行回到穆拉维约夫哨所。

12月1日，卢达诺夫斯基着手测绘直抵索苏亚河河口一段的托马拉-阿尼瓦湾。下午三时，他带领两名向导离开穆拉维约夫哨所，步行向北。沿途他测绘了萨哈林的这一段海岸，四个海湾，其中包括托马拉湾。托马拉湾位于两座山岬之间，其一便是我们在上面建立了穆拉维约夫哨所的托马拉岬，另一座是霍科-托马拉岬。科童-科坦河流入托马拉湾的中央部分。此河河谷有一屯落，有二十五座帐幕，居民一百人。屯中有近十个日本板棚，两座房屋，一座庙宇和一些煮青鱼的炉灶。这就是萨哈林岛的主要居民点。穆拉维约夫哨所就位于山岬南侧的高地平原之上，距离该屯二百俄丈(约三百七十米)。哨所所在地能够控制全屯，以及所有 264
日本人的房舍。在我们的哨所，有一道小溪流过，溪水非常美好[165]。

北侧有两个海湾——托马里奥内湾和索苏亚湾。两湾内各有一个与本湾同名的屯落。当地居民，除爱奴人外，尚有奥罗克人，即十七世纪迁来萨哈林的我们的乌第地区的通古斯人。

卢达诺夫斯基在索苏亚住了一夜，恰好赶上当地过节：土著们正准备杀死一头熊，为此聚集了将近百人。他们请卢达诺夫斯基喝一种日本人用稻米特制的劣等烧酒。他们把这种烧酒叫作叶斯克。熊属于帐幕主人之一，一位鄂伦春人所有，但是，他应与众人分享。节日前一个礼拜，凡愿意参加过节的人就开始向熊的主人赠送礼物，有的送鱼，有的送海豹，有的送萨佩(一种劣质稻米)，也有的送叶斯克。过节时，妇女(土著称为"玛格涅库")聚于熊槛前面，围着熊槛跳舞、歌唱。这种歌、舞都很粗犷，没有生气。玛格涅库和米诺加，即妇女和未婚姑娘，身穿狗皮，围成一圈，绕熊槛而走，步调从容地跳着舞，直至疲劳方休。男人则不加入舞蹈。

节日期间，谁也不许做工。因此，卢达诺夫斯基为了取暖，便不得不亲自抱柴生火，当时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10度。待等女人

已疲累不堪，男人们便突然跳入场内，挑逗和刺激此熊，然后用长矛将熊刺死。大熊嘶吼，而人们却同声歌唱，造成一片令人难耐的喧嚣。熊被刺死以后，剥下熊皮，熊肉则由人们分食。大家团团围坐一起，妇女与男人分开，姑娘们也另行分坐，接着便开始宴饮，大家吃食生肉、米饭和海豹，喝烧酒。节日通常是以所有的人都喝得醺醺大醉而告结束。

12月2日午后，卢达诺夫斯基由索苏亚出发，沿着海岸返回穆拉维约夫哨所。三时半便走到了哨所，从哨所到索苏亚屯的距离是七俄里半左右。

至此，卢达诺夫斯基已详尽地察看并测绘了整个阿尼瓦湾北岸和西岸。卢达诺夫斯基是第一个使人们对阿尼瓦湾有了切实、详尽了解的欧洲人。此岸上的被他称为布谢湾的远渊湾，是一处适于吃水量十六呎（四米九十）以下的船只过冬的好地方。看来，这个地方是萨哈林东岸，北纬54°——46°之间的适于船只（而且只是不大的船只）安全过冬的唯一地方。为了最终确定，船只在此地过冬以及驶入此湾的安全程度究竟如何，尚须于1854年夏对此处的风力，以及此湾封冻和解冻时的情况进行一番精确的测量和
265 观察。此项观察本来可以于1853年与1854年相交的冬季进行，但遗憾的是，尽管我对布谢说过，此事乃是他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远比他的种种政治空想重要，但是布谢竟然未予重视。

居住在自索苏亚河河口至阿尼瓦岬一带的阿尼瓦湾北、东两岸的爱奴人和鄂伦春人，根据卢达诺夫斯基的统计，总数为四百七十人左右。他们之中有十六世纪末从乌第地区迁来此处的鄂伦春人（通古斯人），即俄国臣民，这一点很重要。这一情况是证明俄国对萨哈林岛拥有不容置辩的主权的根据之一，而萨哈林岛因其地近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卢达诺夫斯基遵照我给他的命令和指示，以及我给布谢少校

的指示，于1853年12月20日晨十时，率领哥萨克别廖斯金和一名爱奴向导，分乘两驾雪橇驶离穆拉维约夫哨所，前往位于萨哈林东岸索苏亚河河口的纳伊布屯。

因为天气不佳，风雪弥漫，加以索苏亚河上游河水横溢，卢达诺夫斯基直至24日傍晚才好不容易地到达埃库拉科屯，即塔科伊河河口。由此河口有路经过山岭之间到纳伊布。按照太阳中午的高度，埃库拉科在北纬47°10′处。

25日下午，卢达诺夫斯基离埃库拉科向北进发，沿塔科伊河行二十五俄里，到达塔科伊屯。塔科伊河于埃库拉科附近流入索苏亚河。塔科伊河弯曲水浅，但是鱼产丰富，它流经两坡覆盖着适于建筑用材的森林的山谷，森林中生长着枞树、雪松，间或也有落叶松和白桦。塔科伊屯位于小河两岸，有六座帐幕，内居三十人，皆为奥罗克人，即鄂伦春人。一个爱奴人奥马乌在此屯赶上了卢达诺夫斯基。奥马乌从索苏亚至此地，只走了一个昼夜，原因是他是沿着卢达诺夫斯基已经踏出的道路行走的。林中雪深，道路，尤其是自科伊屯以下的一段道路，极为难行。卢达诺夫斯基的几个爱奴向导把狗从雪橇上卸下，将驾辕用的木杠绑在雪橇上，然后自己脚踏滑雪板拖着雪橇滑雪前进。冬季最初的道路一般都是这样开辟出来的。到1月中旬前后才能稳定下来，走成明路，那时，驾驶好狗拉的雪橇由索苏亚到尼努（近一百二十俄里）只需一天半时间。

在塔科伊屯，卢达诺夫斯基在一座地窖式的帐幕里过了一夜。这种帐幕，土著称之为托伊捷。这种帐幕的修造方法是：先在地上挖掘深一俄丈、宽二俄丈半至三俄丈的正方形土坑，坑上面架起桁架，上面铺盖榆树枝和枞树枝，然后再覆盖泥土。帐幕有两个洞孔：其一作为出入的门户，另一个供日光照射和空气流通。门户前用枞树枝架搭一个不大的门斗。帐幕内，沿墙架着木梁，上铺蒲 266

席。有门的那面墙边砌着泥坯火炉，烟囱通向门斗，悬于门斗上半俄尺(三十五公分)处。火炉很好烧，烟道通畅。除火炉外，每面墙边都有一个炉灶，从火炉掏出来的火炭放在灶上，备抽烟袋时使用。土著们性喜围炉向火，通常围坐在这些炉灶旁边。在这种帐幕里，生起火炉时，温暖、干爽，很是舒适，但是夜里，炉火一灭，空气便沉闷起来。每座帐幕可容二十人左右。塔科伊屯的三十人分居于两座帐幕。

从这里起，卢达诺夫斯基所走的路程同奥尔洛夫走过的路程已是同一方向，即自纳伊布到马努耶。然后，卢达诺夫斯基从马努耶翻越到西岸，经过久春内屯，于是日晚到了涅伊福屯，该屯南距久春内十五俄里(十六公里)。从此以后，卢达诺夫斯基沿着奥尔洛夫行经的路线，经过位于西岸的西利罗科屯、图内-乌内屯、谢纳库耶罗屯和诺托克萨姆屯，于 1854 年 1 月 3 日午后三时，来到了奥尔洛夫曾到过的图布屯、图布湾和图布岬。因为天气恶劣，他便在那里停留过夜。

卢达诺夫斯基于 1 月 4 日晨七时离图布屯，越过图布岬和诺托罗岬，沿着 StW(南向西)方向共行进了十俄里左右，便到了诺托罗屯和诺托罗河。他在此地发现了一座帐幕，内居三个基里亚克人和两个鄂伦春人。诺托罗河河口宽达八俄丈，河中多鱼，尤以冬季为甚。

1 月 4 日下午一时，卢达诺夫斯基由诺托罗出发，取道南南东方向。行约十俄里，抵图科坦湾*。伊顿基湾即从此始。卢达诺夫斯基把伊顿基湾用我的姓氏命名为涅维尔斯科伊船长湾。因为天气转劣，风雪交加，他在该地过夜。

1 月 5 日，卢达诺夫斯基离开图科坦湾，继续向南南东进发，行一俄里，便穿越伊顿基湾的第二个海湾——托马拉-鲍湾。过此

* 此湾现名托托坎湾。——校订者注

之后，海岸折转向南。他沿这个方向前进，又经过两处海湾，最后到了塔克马卡湾。由此远望，诺托罗岬在 NW 14°(西北 14°)，而阿萨诺伊岬则在 SW 14°(西南 14°)。

塔克马卡湾处于两岬之间，宽〇·七五俄里。此湾没有冰冻，因此卢达诺夫斯基能够乘舢舨进行测量。沿伊顿基湾全岸有一列水下礁石。塔克马卡湾的入口在礁石之间，宽二十俄丈（三十六米)，深四俄丈半(八米)。爱奴人对他说，此湾很少遭受封冻，即使结冰，也为期甚短。此湾入口自北北西向南南东，按纬线计算，湾长为一俄里。有两道小河流入此湾：在北边的小河上座落着塔克马卡屯，屯内有五座帐幕，住着二十名爱奴人和鄂伦春人，屯落附 267
近有两座日本板棚。环绕此湾的山岬岗峦起伏，但地势不高，不高于五俄丈(九米)。围绕海湾的堤岸较高，距岸一公里处，横亘着一条山岭，与海岸平行，山坡上生长着优良的建筑用材林。塔克马卡湾地处北纬 47°15′。

卢达诺夫斯基离塔克马卡，于三时十五分抵达茅卡湾。茅卡湾位于塔克马卡湾南五俄里半处。

茅卡湾，或称伊顿基湾，宽近二俄里半。海湾凹入海岸一·二五俄里，与塔克马卡湾相同，湾西也有一列礁石截堵。湾北部最深处，其深度在三——四俄丈(五——七米)之间。海湾中央，面对着入口的地方，水深五俄丈(九米)，而海湾南部水深达四俄丈。由此向南面的山岬和西南海岸，在半俄里至一俄里的距离内，有一片水深为二——三呎(〇·六——〇·九米)的浅滩。茅卡湾较塔克马卡湾宽大、开敞。海湾南部设有标志，作为引导入湾的灯塔。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海湾是日本帆船在此岛西岸的、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岛上的主要停泊场所。茅卡屯是全岛最大的屯落，屯内共有四十座帐幕，居民七百人。此屯有许多日本板棚和一座庙宇。屯落位于流入此湾的两条小河河口[166]。据当地居民讲，此处常有强劲的东

北风肆虐。土著把东北风称作"波斯卡姆鲍"，而把与之相反的西南风称之为"格罗比努"。西南风把海水吹入湾内。他们把北风、西北风和北北西风都叫作"斯克拉"。茅卡湾盛产鱼类，尤以青鱼为多，这种鱼常常成群游到这里来。此地土著接待卢达诺夫斯基十分亲切热忱，待以酒食，并赶走了狗。他们告诉他，日本人散布谣言说，似乎来春日本人将把我们驱赶出岛。土著对此甚感惊异，看来，他们很不愿意此事真的实现，因为他们一般说来不喜欢日本人，这是由于日本人雇用他们作工时，不肯公平合理地给予报酬，甚至往往根本不给报酬，而且还欺骗他们。卢达诺夫斯基对他们说，岛上的日本人是外来者，此岛一直属于俄国，因为远在日本人来此之前，俄国人——奥罗克人即已在此定居。所有的土著都能证实此事，并且说他们有一个传说，讲的是鄂伦春人，或称奥罗克人(茅卡湾也有很多鄂伦春人)，在还未听说有日本人的时候，就从罗刹(俄罗斯人)那里到此岛来了，他们已在此居住很久很久。在此之后，卢达诺夫斯基告诉他们，凡俄罗斯人涉足之地，决不准任何人将自己从那里赶走。他告诉土著说，不要相信日本人，也不要相信任何其他编造和散布此类谣言的人。土著听了卢达诺夫斯基的话，看来十分高兴。

卢达诺夫斯基从茅卡动身，继续沿岸向 StW（南向西）进发。经五俄里，至别罗齐湾，然后又到了哈乌斯纳伊布湾和哈乌斯纳伊布屯，在这一段路上，他先后经过了六个海湾。

268 1月7日，卢达诺夫斯基仍按原来方向前进，行四十俄里(四十三公里)到达纳伊鲍罗岬和纳伊鲍罗屯，此处已是伊顿基湾(涅维尔斯科伊湾)的南端。

卢达诺夫斯基按照布谢的命令，1854年1月9日从纳伊鲍罗屯给我寄来一份报告。上述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从这份报告里摘录的。他向我介绍的有关伊顿基湾（涅维尔斯科伊湾）的情况

如下：

“涅维尔斯科伊船长湾（即伊顿基湾）位于萨哈林岛西岸，处于北纬47°20′（诺托罗岬）与北纬46°34′（纳伊鲍罗岬）之间。从诺托罗岬开始，它的海岸总长近八十俄里。此岸主要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离岸〇·二五——〇·五俄里处有一列礁石与岸平行。礁石露出海面〇·五——二·五俄丈（〇·九——四·五米）。这列礁石有几处缺口，这些缺口便成了从海上进入此列礁石与海岸之间的天然水沟的入口。这条水沟有二十五个小海湾，每个小海湾前面的礁石皆有裂口，成为从海上进入海湾的或大或小的通路，仿佛是一座座大门……”据卢达诺夫斯基观察，在某些小海湾之间，这条水沟的深度在一俄丈以下；在海湾入口处，即在大门处，水深可达二——六俄丈（三·六——十一米），而在另一些小海湾之间，水沟深度仅为二呎以下（〇·六米）。不过，根据这种情况，尚需进行详细勘测，因为这条水沟是整个这一段海岸上最便利的内部交通线，而卢达诺夫斯基在冬季没有可能对水沟进行测量。

涅维尔斯科伊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北部，从诺托罗湾起，约有二十八俄里，共包括十六个小海湾。北部的各个小海湾之间的距离，都在一——二公里之间。海湾的第二部分，沿海岸约四十二俄里，包括九个小海湾。环绕海湾的高岸，形成一个大的弧形，所以从塔克马卡湾向14°角望去，可见阿萨诺伊湾的海岸。南部的各个小海湾之间的距离，在四·五——六·五俄里之间。每个小海湾都有小河流入。

海湾的第一部分包括塔克马卡港（即海顿伯爵港）和茅卡港（即别林肯松港），以及波尔塔-托马拉、别罗齐等小海湾。

第二部分的各个小海湾都很宽敞，海湾入口也较宽，因此，刮西北风或北风时，海湾易受海浪冲激。就群山的位置而言，塔克马卡湾的东风和东北风不应象茅卡湾的那样强劲。

沿着涅维尔斯科伊湾海岸是一带陡峭悬崖。这道悬崖在海湾北部距岸为半俄里，但在每个小海湾都有高达五俄丈的突出部。一般说来，海湾北部的海岸平缓不陡，而在海湾南部，上述的悬崖
269 接近海岸边，距岸仅有〇·二五俄里。海湾南部的海岸同北部海岸相比，高而陡。此外，海湾南部诸小湾的群山之间，有狭谷和谷地，东风可经此吹入海湾。

卢达诺夫斯基写道："我在此岸停留期间，几乎未曾降雪，涅维尔斯科伊湾内各个小海湾都未封冻。据当地居民称，此处几乎年年如此。即使偶而海湾封冻（极为罕见），则至多不过冻二——五日。湾前海面则永远无冰。"

此处各个海湾在冬夏两季皆可大量捕鱼，因而与全岛其他各处相比，此处海岸人烟相当稠密，居住此处的爱奴人和奥罗克人可能超过一千人。

由茅卡湾和塔克马卡湾去索苏亚河，夏日可以步行，冬季可乘狗爬犁。从塔克马卡湾到索苏亚河，根据爱奴人的说法，估计不超过三十五俄里。若不到科伊屯，则此路抵索苏亚河仅为二十五俄里。因此，从塔克马卡湾到穆拉维约夫哨所，走此路时约须行一百一十俄里。从茅卡湾有路通向科伊屯（自茅卡湾至科伊屯约五十俄里），因此，茅卡湾和穆拉维约夫哨所之间的这一条路，其距离不超过九十五俄里。

陪同卢达诺夫斯基的哥萨克别廖斯金很熟悉鄂伦春人，因为他熟谙通古斯语。从鄂伦春人的谈话里得知，远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俄罗斯人征服勒拿河与大海之间的地区（即雅库特地区和乌第地区）时，很多通古斯人（奥罗克人）便从乌第地区迁到萨哈林岛，占据了此岛的中部和南部，他们与来自千岛群岛北部的民族——爱奴人混合了。如我们所知，居住在特姆河和讷湾的鄂伦春人（即奥罗克人）对鲍什尼亚克所说的也正是如此。当时，没有

一个日本人来过此地。据爱奴人说，日本人开始到萨哈林来，并不太久，“大约五十个冬天以前”，也就是说，从1810年才开始。这已经是在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派遣五名水手登上萨哈林之后的事情了。

这些情况极端重要，因为它们证明了俄国对萨哈林拥有不容置辩的主权。最后，爱奴人和鄂伦春人还告诉卢达诺夫斯基，在西岸，伊顿基湾以南的地方，连一个小海湾也没有，几乎全部海岸都是笔直的峭壁嵚岩。

270

第二十六章

萨马林关于萨哈林之行的汇报
对保卫俄国远东的设想

萨马林对从穆拉维约夫哨所开始的道路的描述　离古努普屯后所走的道路　俄国对萨哈林的权利　东岸与西岸的交通线　萨马林自忍耐湾至阿尔科伊屯所走的道路　我于1853年12月22日给布谢的信　1854年2月12日彼得罗夫的报告·测绘洪加里河和通往皇帝港的道路　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向皇帝港运送物资　给鲍什尼亚克的命令　我于1854年2月25日呈给总督的报告和信件

1854年1月10日，布谢派俄美公司经理人萨马林，带领两名水兵，乘两驾雪橇前来彼得冬营。由于雪橇负载过重，萨马林行至索苏亚屯便无法继续前进，不得已而雇用土著的一驾雪橇，由同他相识的爱奴人谢托库列罗驾驭。1月12日，他上溯索苏亚河，沿着卢达诺夫斯基走过的路，向纳伊布屯(纳伊布齐)驶去。由纳伊布至马努耶屯，他在萨哈林东岸走的是奥尔洛夫和卢达诺夫斯基二人走过的道路。在马努耶屯，当地居民和萨马林的向导都对他说，沿着西岸经过久春内向北走很危险，因为自溫都-耶泽屯至杜厄屯一段海岸荒无人烟，峭壁重叠，而海水直至岸边从不封冻。因此，萨马林应当沿东岸到锡谢卡河和多来加屯，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岸，至杜厄屯附近，由杜厄屯向北走，则可经常碰到屯落，而且海边结冰。萨马林听到这些情况以后，便从马努耶屯启程，沿东岸向北进发。萨马林对于这一段前此尚无人走过的旅途是这样描述的：

“我于1月22日驶离马努耶屯，沿岸北上，贴着笔直的峭壁海 271
岸，走过二十俄里的相当艰难的路程，来到奇科-别鲁赫纳伊屯的夏季住所，在那里宿了一夜。然后，仍沿着峭壁海岸（此处的海岸已略微向东北方向伸延）前行，经二十五俄里，到达古努普屯。此屯位于距离一条相当大的河流——纳伊河的河口半俄里处。

马努耶屯与古努普屯之间的海岸笔直而陡峭，因此，途中不断遇有大冰洞的这条路十分难走。我不得不在海上走出很远，才能绕过冰洞。山里有很多黄色的大理石，一般说来，此处群山，尤其是奇科-别鲁赫纳伊与古努普之间的山岭，都属于白垩质。”

萨马林离开古努普屯，继续沿岸北上。他所经过的海岸都是白垩质的山岗。因为海岸皆系浅滩，所以道路都是平坦的冰面。沿此路行经约五十俄里，到达一座大屯——凡-戈坦屯。

此屯位于一条同名大河河口处的一个海湾里。屯内共有十座帐幕，帐幕里清洁、整齐、舒适。此屯的男女的外表和肤色，与其他土著的截然不同：头发是深褐色或淡褐色，而其它土著的头发，则大半是黑色，面孔也是黝黑的。

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另外一种民族。萨马林注意到这一点，详细地询问了他们。此屯老年人对他说，他们是来自乌第地区的俄罗斯人和通古斯人——鄂伦春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来此时，此地根本不知有日本人，那时是十七世纪前后，也即直至鄂霍次克海的整个雅库特地区和乌第地区被俄国所征服的时候。因此，他们称自己是罗刹-奥罗克-爱奴人，意思就是俄罗斯人和乌第地区通古斯人娶爱奴女人为妻所传下来的后裔。

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因为它证实了前此由鲍什尼亚克和奥尔洛夫在居民中搜集到的有关此事的资料，并且最终证明了俄国对萨哈林岛所拥有的不容置辩的主权。

凡-戈坦河，在其河口处宽达三十五俄丈（六十四米），但此河

河口及其流入的相当大的海湾，水位甚浅。此湾向东延伸，直抵凡戈岬，约有八俄里。

据土著讲，此河两岸地势高，上面生长着适于建筑用材的森林，有枞、雪松、落叶松等树木。河谷里栖息着许多紫貂、狐狸和水獭；河中各种鱼类均很丰富，因此，渔猎乃是此地居民（屯内住有八十个人）的主要营生。过河翻山，可至岛西岸的凡杰泽屯，居民走这条路，冬季里乘狗爬犁，夏日则一段乘船，一段步行。凡-戈坦屯居民夏季走这条路需时二日，冬季有时只需一日即可。

272 自凡杰岬起，群山离开海岸折向西方和北方，形成一个极大的海湾，土著称之为图尔凯湾（克鲁逊什特恩把此湾命名为忍耐湾）*。

萨马林离凡-戈坦屯后，循岸北上，行十俄里后，抵达上述海湾。他沿此湾海岸向西北方向行约三十俄里，然后沿岸向东北偏东方向行十五俄里左右，最后来到一条大河河口。这条河，爱奴人称之为锡谢卡河，而罗刹-奥罗克-爱奴人则称之为德伊河[167]。海岸由此径直向东。萨马林沿此方向行二俄里，经过季拉纽卡河河口，再行八俄里，到达多来加河河口。多来加屯即位于此处。此屯是萨马林在东岸旅行的终点。土著认为，由此至捷尔内岬（此岬是捷尔内湾的边缘）约七十五俄里，因而上述三条河流都流入忍耐湾的西北部。这条道路是在贴岸的冰面上，有一段在岸上，道路良好，平坦光滑。萨马林的向导和多来加屯的居民对他说，经常有船只进入捷尔内湾，在此处猎捕鲸鱼，用罗木酒（阿拉克酒）和烟叶换取土著的貂皮和狐皮。因为天气不佳，萨马林决定留在多来加屯过夜。萨马林需要休息一下，此外，他想要考察附近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屯里逗留了两昼夜。

多来加屯有帐幕三十座，居民自称是罗刹-鄂伦春人（即俄罗

* 在地图上常可见到此湾的日本名称——多来加湾。——校订者注

斯人与通古斯人的混合种),约有三百人。此屯有一部分位于高耸的海岸上，另一部分依傍着多来加河。土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萨马林:为他赶走和喂饱了狗,用类似鲑鱼的鲜鱼、鹿肉和母鸟鸡来款待他。土著们从事渔猎。锡谢卡(德伊)、季拉纽卡和多来加等三条河，以及离屯不远的多来-加塔湖[168]，都盛产各种鱼类，上述各河的河谷和湖泊的周围,各类野禽和毛皮兽极多,栖息此处的主要是紫貂、狐狸和水獭。

翌日，萨马林随同当地居民前往屯东十俄里处的多来-加塔湖[169]。此湖由西向东,伸展几近二十五俄里，围长约六十五俄里，有一道宽二——五俄里的长形沙滩将其与海隔开。此湖的东角，有一条不大的支流流出入海。据土著讲,这条支流的入口处,水深不超过五呎(一米半),往前一些则水深在二俄丈(三米七十)以下，而湖中水深可达六俄丈(十一米)。此湖南岸低平,其它各岸多山，覆盖着已达相当尺寸的适于建筑用材的林木。雪松高达十俄丈(十八米)，直径为一·七五呎(半米)。枞树和落叶松也达到了这 273
种尺寸。此湖迤北,以及德伊(锡谢卡)、季拉纽卡、多来加和塔兰-戈坦诸河上游,均有鄂伦春人(通古斯人)游牧或定居。游牧人有鹿群。此地土著一般说来野蛮而肮脏。

据居民称，锡谢卡河(德伊河)是流经萨哈林的最大河流。此河由北向南,据土著称,其流长约二百五十俄里。河口处河宽约一百俄丈(一百八十米)。吃水量十四呎(四米二十)以下的船只可自海上进入此河。自河口起,上溯一百俄里的一段,水深为八——二十二呎(二·四——六·六米)。此段河宽为五十——七十俄丈(九十———一百二十八米),水流平稳。过了这一段，则河道较窄,浅而曲折,但奥罗克人乘小船可上溯二百三十俄里(二百四十五公里)以上,几乎可抵源头。此河源头接近特姆河的源头，所以土著乘船上溯至此，步行一日即可到达特姆河。特姆河两岸有很多煤

炭。

萨马林于2月1日驶离多来加屯，他随同罗刹-鄂伦春向导前往塔兰-戈坦河河口和塔兰-戈坦屯。在多来加屯，萨马林与原来的向导谢托库列罗分袂，萨马林派他返回托马拉（穆拉维约夫哨所）赍送给布谢的信件。

萨马林离多来加屯，沿岸向北偏东（NtO）方向行进了近十五俄里，然后仍按此方向在塔兰-戈坦湖西岸附近行十俄里之后，来到位于塔兰-戈坦河河口的塔兰-戈坦屯，住了一夜。此屯有四座帐幕，三十个居民，他们都自称是罗刹-鄂伦春人。在这里萨马林遇到了由阿穆尔的普里屯前来阿尼瓦湾与土著作生意的基里亚克人。其中有一个人给萨马林看了我写给布谢的信，并向他询问，布谢住在阿尼瓦的什么地方。这封信落入基里亚克人手中的经过是这样的：我长期未得布谢的信息，心中甚是不安，于是我便在12月份雇了由普里屯前去萨哈林南部的一名基里亚克人，令他把信件捎给布谢。基里亚克人应诺一定完成我的委托。他在途中不期遇到了萨马林。在这封信里，我对布谢说：

“我十分焦急地等待您的回音，尤其是有关‘额尔齐斯号’的消息，因为按照我和您的约定，您只要一遇机会，立即给我来信，以此开辟同彼得冬营之间的联系。今趁机遣普里屯的基里亚克人送此信件给您。我深信，如果‘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因某种极端需要，不能前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而应在皇帝港过冬时，您一定能拨出健康人员替换船上的病号，并且一定能对这些在这样晚的季节去
274 荒凉地方过冬的船员充分供应其所必需的一应食物和冬衣，以保证他们在急难中身体无恙。我同样深信，如果卢达诺夫斯基在西南海岸发现有海港存在，您一定能按所奉的指令，于2月或3月初派他前去那里过春，即在那里建立伊利英斯克哨所。请您注意，正如我与您面谈时所说，此事至为重要，一则须要确定船只在那里过冬

的安全程度；再则，来春，当尚无我国船只由堪察加或各殖民地前来鞑靼海峡时，美国舰队可能至此。因此，我们急需在萨哈林岛西南海岸建立哨所。”*

上面提到的那个基里亚克人告诉萨马林说，他急于赶到托马拉，希望在两个礼拜后能见到布谢章京。

2月2日，萨马林离开塔兰-戈坦屯，沿塔兰-戈坦河北上。沿途，他大半穿行于此河两岸之间，河岸是林木参天的山地。行五十俄里后，他到达了由此河转到锡谢卡河（德伊河）的地点，在那里的一座空帐幕里宿了一夜。

2月3日，他开始向德伊河转移。这条道路通向西北，沿平原直抵多来加河。多来加河在此方向上，距离他们的住宿地方约有五俄里。他们越过多来加河，沿着原来方向前行十五俄里，便到了锡谢卡河（德伊河）左岸。又前行约三十二俄里，他在一座帐幕投宿。这座帐幕内住着三家鄂伦春人（十口人）。此地名叫奥古屯（因一条同名的自左侧流入德伊河的小河而得名）。看来此地便于移民。

2月4日，萨马林离奥古屯，沿德伊河向NtW（北向西）方向前进。行十俄里，到达一个大屯落——托莫屯。此屯位于德伊河右岸，在同名小河流入德伊河的地方。萨马林在此屯留宿一夜。途中，向导指给萨马林看了山里的煤炭。萨马林观察了煤炭产地，同时也查看了沿河两岸的良好森林。原来此地煤炭蕴藏极丰；落叶松、枞树、雪松等高达十五俄丈（二十七米），直径达二又三分之一呎（〇·七米）。此处还有粗达十俄寸（〇·四五米）的橡树。向导以及托莫屯居民都向萨马林指出，此地煤炭比比皆是，并且很多，尤其是伸延向杜厄屯方向的山里更为丰富。杜厄屯是特姆河与德伊河的发源地。

* 这两件事，布谢一件也未完成。

托莫屯位于德伊河(锡谢卡河)的右岸、托莫河边景色美丽的谷地上。全屯有五十座帐幕,居民三百人,皆系基里亚克人和鄂伦春人。这里的人野蛮而贪婪,办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都要索取烟草或大布作为报酬。他们为了狗饲料要萨马林付出很大的代价,要付给他们烟草和细布。

275 2月5日,萨马林驶离托莫屯,按原来方向上溯德伊河(锡谢卡河),行二十俄里,抵达由此河去萨哈林西岸的地点。由此处开始,他们穿行于茂密的、可作造船用材的森林之中,攀山越岭。山岭走向为西北。至山顶后,他们在一座空帐幕里过了一夜。

2月6日,他们离开宿营地,开始按原来方向下山,前往阿尔科伊河上游。他们沿着原来的西北方向行二十俄里,到达萨哈林西岸和位于海滨、阿尔科伊河河口的阿尔科伊屯(也名阿尔科沃屯)。此屯座落在杜厄岬东北二十俄里处的一个海湾里。

自捷尔内湾(即忍耐湾)起,至阿尔科沃屯止,行程总计约二百俄里。这是萨哈林岛东、西两岸交通联系的主要通路,此路平坦,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土著夏日经此路由阿尔科伊屯翻越山岭前往锡谢卡河(德伊河),然后乘船沿河下驶前去忍耐湾。[170]

自阿尔科伊屯起,萨马林所行道路已是鲍什尼亚克于1852年曾经走过的路。他于2月8日到达霍伊屯。由于疲累、疾病交加,加以天气恶劣,所以他在此屯住了三天(2月9、10、11日)。2月12日,他沿萨哈林西岸继续北上,16日抵尼古拉耶夫斯克,18日中午以前便赶到了彼得冬营。他把从锡谢卡河(德伊河)采集的煤炭标本递给我看。煤质确实优良。同时,萨马林还交给俄美公司驻彼得冬营的经理人巴乌罗夫一百张貂皮和十张狐皮,其中包括五张玄狐皮。这些毛皮,都是他沿途向萨哈林居民换来的。萨马林说,布谢让他转告我,日本人在当地居民中散布流言,声称早春时节,帆船和军队将从松前来此消灭我国在托马拉设立的哨所。

因此，布谢正在修筑塔楼，并且修建多面堡，以围护哨所。他将部队人员聚拢一起，因此，2月末、3月初，他将不派出任何人前去西岸卢达诺夫斯基所考察过的海湾建立伊利英斯克哨所。

2月20日，拉兹格拉德斯基归来，他复命说，彼得罗夫已找到一名通古斯人，该人有四只鹿，可以从马林斯克哨所向皇帝港运送食物，但是目前山里雪深，且又松软，雪橇暂时尚不能在此路通行，须待至3月初方可派他前去。

拉兹格拉德斯基说，他从马林斯克哨所前去洪加里，在那里找到两名基里亚克人，他们答应用三驾雪橇向皇帝港运送食物。为了准确和迅速起见，拉兹格拉德斯基在雪橇启程的前一天，派遣自己的狗拉雪橇携带给所雇雪橇准备的饲料前去洪加里河源头，位 276
于洪加里与皇帝港中途的霍尔顿纳夏季住地，紧接着，拉兹格拉德斯基本人也亲率所雇的几名果尔特人出发了。他们于1月27日离开洪加里屯，上溯洪加里河。洪加里河于此处向东北方向流泻。行经约七十俄里以后，他们在一个有两座帐幕的果尔特人屯落里住了一宿。1月28日，继续沿洪加里河，按照罗盘方位角OS(东南)、O(东)和NO(北东)方向进发，行约七十俄里，在一座帐幕中停宿。1月29日，继续前行，过七十俄里后，抵达小约达马河河口，在果尔特人村落里留宿。[171]

洪加里河自身至此处即到了尽头，因此，全长约二百二十俄里。有两条河流在此处汇合而成洪加里河，这两条河是约达马河和乌奥达马河，后者或称大约达马河。约达马河自北北东方向流此，而大约达马河，或者乌奥达马河——则自西北西方向流到此地。1月30日，他们沿此河行进七十俄里左右，然后又在把大约达马河与穆里河源头隔开的山地行驶了约五俄里，最后至一个鄂伦春人屯落借宿，他们在此屯赶上了运送饲料的雪橇。由此处到皇帝港剩下的不足二百俄里(二百一十三公里)的路程。在洪加里

雇用的果尔特人对拉兹格拉德斯基说，他们希望在五天以后，即在2月4日或5日，便可以把食物送至皇帝港交给鲍什尼亚克。

1月31日，拉兹格拉德斯基在此屯逗留一天，以便让狗群休息。他派遣两名土著和一名哥萨克乘三驾满载食物的雪橇前去康士坦丁哨所，而他本人则于2月1日循原路而归。拉兹格拉德斯基说："由洪加里通往皇帝港的道路，地势平坦，中途沒有障碍，只要在途中，哪怕仅在三处，事先为狗群备好饲料，则很快就可以走完此路。"

洪加里河流经的低洼谷地相当辽阔，此河迂回曲折，岛屿很多。其谷地四面环山，山上长有大森林，中生枞树、落叶松、白桦和赤杨等。据土著称，洪加里河内各种鱼类繁生，沿岸各地貂狐遍野，因此每年冬季来此行猎者甚伙。猎戶们沿河搭盖了很多宿夜的帐幕。

拉兹格拉德斯基途中经过马林斯克哨所时，得知在彼得冬营雇用的驾驭鹿群的通古斯人尚未至此。而且，根据当地居民中间流传的消息，皇帝港正处于饥馁之中。

2月23日，我经土著收到了鲍什尼亚克一份非常令人忧愁的报告。他于1月30日写这份报告，说及他们的处境极惨：食物匮乏，而坏血病在"额尔齐斯号"船员中间甚为猖獗，已有五人死亡。指挥官臥病不起，另一名军官几乎濒于死亡。鲍什尼亚克对我说："此事早在我意料之中，也绝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此地原来只是准备八人过冬，今突增至七十五人，而且其中半数，即'额尔齐斯
277 号'船员，可以说一无所有。天可怜见，切望阁下速予援救，以解倒悬之急。然而，我对死亡率如此之低，颇感惊异，因为不用说在这样晚的季节，就是在其他任何季节，人们于此荒僻之处登陆，在冰天雪地之中，住在用新采伐的木料盖起的潮湿房舍里，即使有充足的粮食，患病也是在所难免。我对于布谢不给'额尔齐斯号'补充

食物，就派遣其来此荒野，竟然看不到因其一己之私所铸大错的恶果，甚感遗憾。如果在托马拉-阿尼瓦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确信自己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在那里人们被安置在干燥房舍里，可以弄到粮食，远非在此荒野地方可比。他念念不忘于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此地足以置人于死地，而于事业毫无裨益可言。若是依照布谢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去办，则在萨哈林的人员不也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吗？可以断言，萨哈林人员会有半数死于坏血病的。”

鲍什尼亚克在结束此信时写道：“对上帝所抱之希望和对获得您紧急援助之期待，仍在鼓舞和支持着我们大家，尽管我深知此事困难重重。”

接获此信之后，我为了较切实地供应食物给偶然聚集在皇帝港的不幸同事，为了鼓励他们，乃于2月24日派遣奥尔洛夫带两驾雪橇经马林斯克哨所前去。奥尔洛夫是一位富有经验，且熟知此条道路的军官。他带走了一切可以带去的食物和药品。他奉命尽快地赶到皇帝港，为减轻所带雪橇的负担，他途中可以雇用土著的雪橇。考虑到彼得罗夫已安排妥在这条通往皇帝港的道路上的两处地方准备狗饲料，此行将会很快，途中的困难也将会有所减轻。奥尔洛夫沿途应向满洲人和土著收购烧酒、干葱葱、蒜和米等，用以补充所运送的食物。

到达皇帝港后，奥尔洛夫应向鲍什尼亚克和“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及俄美公司的海船“尼古拉号”的两位指挥官转达我的如下命令：

1．一俟港内通航，“尼古拉号”海船应立即载鲍什尼亚克出港，沿着海岸南下，至北纬46°30′处，送鲍什尼亚克携带舢舨和兽皮船各一艘登陆。鲍什尼亚克应按我的命令，开始考察由此迤南的海岸，但应注意，务须于6月5日以前返回到登陆地点，因为

5 日前后我将乘“贝加尔号”运输船到达该地，根据他的考察，在较可避风的、且与阿穆尔和乌苏里有着一定便利的内陆交通线的南部海湾之一，建立一处军事哨所；

2. 俄美公司的海船“尼古拉号”在送鲍什尼亚克中尉登陆之后，应前往穆拉维约夫哨所，听候该哨所长官布谢少校的差遣。如
278 果因某种原因，布谢在 2 月或 3 月未能在涅维尔斯科伊湾（伊顿基湾）的一个小海湾里建立伊利英斯克哨所，则海船在去殖民地之前，应将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和八名人员运往塔克马卡湾（北纬 47° 15′）并载送维持该处伊利英斯克哨所所需的三个月的粮食；

3. 在我于 6 月 1 日前后乘“贝加尔号”运输船到达皇帝港之前，“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若是能够出海，则该船应离港前去穆拉维约夫哨所，向布谢索取一个月的粮食，并要求其补充船员缺额，然后立即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否则，该船应留在皇帝港，等我到来，于此期间，应尽量修复破损之处，准备航行。该运输船船员缺额，将或由“贝加尔号”，或由穆拉维约夫哨所予以补充；

4. 奉命留在皇帝港的奥尔洛夫，以及鲍什尼亚克和“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尼古拉号”海船两位指挥官皆受命严格监视航行于鞑靼海峡的外国船只和可能在那里出现的美国舰队。若与美国舰队相遇时，应以我国政府名义向其宣告，此带直至朝鲜边界为止的地区和萨哈林岛，皆为俄国领土，因此，不能容忍彼等在此海岸任意而为；

5. 上述命令，我将禀报总督，并通知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和卡舍瓦罗夫。同时，我也命令布谢按此命令行事。

在派出奥尔洛夫的同时，我还向阿扬派遣了一名专差，赍去我呈给总督的报告和信件。在报告中，我禀报了阿穆尔考察队和萨哈林考察队的状况，最后我写道：

“阁下由此谅可洞悉，占领托马拉-阿尼瓦一事该有多么必要。

今事实证明，我们从聚集在荒僻的皇帝港人员所处的那种悲惨境地当中，救出了在萨哈林登陆的人员，实赖于此。阁下明鉴，我派遣奥尔洛夫带往皇帝港之各项命令，其主要宗旨在于：一则防止外国侵入乌苏里沿岸地区的沿海地带；二则为我国船只在此沿海地带寻觅一处可以冬季晚入、春季早出之停泊场所，即寻觅一个几乎永远通航的港口；若觅得此等海港，则立即占据。唯有觅得此等与阿穆尔有直接内部交通联系之海港，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对于俄国方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皇帝港虽然如同现在考察所已表明的那样，海岸轮廓良好，深度适宜，但是它未能适应上述要求。它与迭卡斯特里湾一样，通航期极短，因此，该港仅可 279
充作我国航行于鞑靼海峡的船只的停留站。出于上述考虑，倘若按编制派来考察队之人员经阿穆尔河来此，则恳请阁下命令于乌苏里江江口设立一个哨所，置三十人。此地乃是距乌苏里南部地区沿海最近的据点，就阿穆尔下游流域地区与乌苏里江流域地区而言，此地乃是中心地点，因而它应成为我国于此边区集中一切主要活动并管辖此地区的地方。[172] 当前，这个据点应作为建立同在南方所选港口之交通联系、以及考察乌苏里江流域和阿穆尔河中游流域地区等的出发地点。同样，在洪加里河河口也需建立哨所，至少应置十人，以便于马林斯克哨所、乌苏里江江口及皇帝港之间的交通联系。

螺旋桨船自克琅施塔得来此之前，'贝加尔号'运输船仍应留此听我调遣，因为一则须用该船从阿扬或萨哈林为考察队供应食物；再则鉴于美国舰队将来鞑靼海峡，因而在此海峡必须有我国兵船巡弋。"

"至于萨哈林，则鲍什尼亚克、奥尔洛夫，特别是卢达诺夫斯基的考察，以及目前萨马林所获得的情报，都证明，除了已为我占领之阿尼瓦湾内的托马拉屯外，尚有东岸之布谢湾（即远渊湾）或布

谢湖、纳伊布(或称纳伊努)、古努普、凡-戈坦、锡谢卡(或称德伊)等河河口,及西岸之茅卡和塔克马卡两湾,多来加支流河口,多来加湖,阿尔科伊屯和杜厄湾等,都是好地方。为了政治和贸易之目的,俄美公司应该对这些地方予以充分注意。为确定船只在远渊湾(即布谢湾)和茅卡、塔克马卡等湾(此二湾我已分别命名为别林肯松湾和海顿伯爵湾)过冬的可靠程度,我对布谢作了相应指示:令其在与穆拉维约夫哨所毗邻之布谢湾内观察伴随封冻和解冻所出现之情况,并于2月派遣卢达诺夫斯基去塔克马卡湾建立去岁9月末奥尔洛夫撤销之伊利英斯克哨所。上述诸湾至为重要,因为卢达诺夫斯基1月份去那里时仍见该处无冰,土著称,上述诸湾极少冰冻,全年均可通航。因此,上述措施尤其必要。卢达诺夫斯基只须探知,春起时是否有冰涌入海湾,同时是否伴有从山上袭来的一阵阵猛烈的东北风和东风。阁下从卢达诺夫斯基日记摘抄中当能看出,在各个海湾,尤其在茅卡湾,必须防备此类情况。目前去进行上述观察尤有必要,因为从1854年年底到1855年年初,俄美公司的一艘船不可避免地将要在萨哈林过冬,从而必须预先
280 确定该船在何处过冬最为安全。

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幅员广大,地处荒僻,自然条件多种多样。因此,我们在此地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开创性,这一性质仍应保持很长时期。斧、锹、犁等,在此地应该占首要位置。派来此地的人员应是此地之主要劳动者。类似俄国内地或高加索等处之军事和民政机构,在此地绝不相宜。阿穆尔与乌苏里等河流,乃是我们行动的可靠基地。河口湾的砂洲,乌苏里沿岸地区及阿穆尔下游地区荒僻无路、森林茂密、层峦叠嶂之海岸,这一切将长期成为抵御敌人从海上进行任何侵犯的屏障,因而将能保障我们于此地之活动。因此,今后在此地一应物力丝毫也不应该用于建立对于此地区毫无用处之包容大批文武官员的机构,也不应该

用于修建什么永久性工事或建筑，而应当用于为建立此地区内陆交通联系所需之船只，应当用于使此处拥有从事军事工程和农业的劳力，以及能探明此地区自然富源之人材。乌苏里江江口为此地中心，凡通向外贝加尔省、阿穆尔河河口和沿海各港等要地的保障农业移民的道路，均应自此地发端。

政府在此地之任务，也仅仅在此。阿穆尔考察队乃是指出此地区对于俄国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意义的先驱，考察队所搜集到的一切事实直接导致了此项任务的提出。”

与此同时，我在信中向穆拉维约夫请求，派来考察队的人员应该携带木工、铁工用具和材料，以及冬装。我再次恳求，如果这些人沿阿穆尔河而下时，则请务必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留下四十人左右。我写道：“来年通航期伊始，我将于乌苏里沿岸地区的沿海地带占领两处可避风的海湾，以便在 1855 年通航期中能够确定其中何者通航期间较长。届时我将从留置于乌苏里江江口之人员当中调拨出十五人，上溯此江，前去当地居民到乌苏里沿岸地区滨海地带的上述海湾所用的两个出发据点过冬。我将委派这些人去了解道路、踏勘道路，并确定我们在上述海湾所建哨所与乌苏里、阿穆尔等处诸哨所之间的交通联系，以便于 1855 年通航期开始之前，我们可以确实得知此地区的哪些据点应该首先予以注意。

如此部署，是当务之急，因为正如阁下所说，当前正值与西欧 281
列强行将决裂之时。彼时，我国与乌苏里沿岸地区沿海地带之哨所，将迫使敌人对其封锁，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此地区隶属于俄国，而且在这样部署的情况下，敌人将不能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一旦情势紧迫，哨所人员可以沿着敌人陌生的道路撤到荒野无路、山峦重叠的腹地。鉴于这种可能性，我们应及时采取措施，为由乌苏里江上的各个哨所撤退的人员备妥食粮。只要我们熟悉此地区的道

路，则此事轻而易举。”

“这就是促使我作出上述部署的种种想法。一旦与西方列强决裂，我们在此地不应集中，相反，应该分散成八至十人的小分队，并且事先保证我们在本地区的腹地与其沿海地区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应时刻注意诱使敌人封锁沿海一带，这也是我们如此作的原因所在。

至于敌人是否会从海上侵入此地区的腹地，对此我们勿须担心，因为，我重述一遍，河口湾的砂洲，对于敌人在此处的航行是危险、艰难和陌生的。荒僻无路，森林茂密、层峦叠嶂的沿岸一带，本地区与文明海港的遥远距离，以及敌人对我方人力、物力情况不明——凡此种种，构成了从海上入侵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目前，最为我焦虑者，乃是我们至今不仅无力勘测河口湾，寻觅湾内较深的航道，甚至都不能保证在已知航道上航行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此地没有一艘可资引领船只进入阿穆尔的轮船。然而，与海上列强兵端一兴，阿穆尔乃是我国船只在此远东地方的绝无仅有的、各方面均属可靠的隐蔽场所。

我国与海上列强战事一起，则我们在萨哈林的一切活动也应该具有这种性质。我国设于阿尼瓦湾、塔克马卡湾、久春内湾、杜厄湾、忍耐湾（即捷尔内湾）等处的哨所，应该诱引敌人封锁萨哈林沿岸。情况紧急时，我方人员可以沿着只有我们知晓的道路向此岛腹地撤退，而不靠海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沿这条道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供应这些人员以粮食。当然，在萨哈林，与在乌苏里沿岸地区滨海各处相同，每一个哨所不应多于四——六人，因为这些哨所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诱使敌人封锁此岛海岸。”

在呈送给总督这份报告的同时，我把自己对“尼古拉号”海船
282 的各项部署和卢达诺夫斯基在萨哈林所作的考察结果，也通知了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和卡舍瓦罗夫。

3月1日，我向萨哈林给布谢发出一封信件，把有关皇帝港的各项部署及与海上列强决裂时萨哈林岛应采取何种行动的决定通知给他。我给布谢信中的一段抄件如下：

“我尚未收到您有关日本人散布谣言的报告，但是其内容，萨马林已向我转达。我看到您对于这种荒诞不经之事未予理睬，此事理当如此。我深信，您根据我的命令和我亲自向您所作的说明，鉴于初春时节美国舰队将至鞑靼海峡活动，必然已经派遣卢达诺夫斯基前去塔克马卡湾或茅卡湾过春和观察伴随海湾冰解而出现的情况，以及彼处常刮的风的方向和风力。我同样深信，您一定能够在毗邻穆拉维约夫哨所的、以您的姓氏命名的海湾（远渊湾）进行同样的观察。正如我曾经亲自向您讲过的那样，这种观察对于确定船只过冬的安全程度十分必要。如您所知，1854年末、1855年初，有船只在那里过冬，势不可免。现把我所采取的各项决定的性质通知给您（各项决定，我已报告总督），并通知您，在与海上列强决裂时，我们在萨哈林所采取的行动的性质和目的。我建议您准确无误地照此行事，并且应该注意，战争一旦爆发，我们不应放弃此岛，而只是缩减岛上的人数，所余人员应分散于阿尼瓦湾、塔克马卡湾、久春内湾、杜厄湾和捷尔内湾（即忍耐湾）等地，每处留置六——八人，换句话说，也即是要把人员分散在能够利用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道路上的各个地方，因为在战时，我们可以不从海上，而是经过波哥比、阿尔科伊、久春内等屯落，沿着内陆交通道路向我方人员供应粮食。”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我为1854年通航期中的活动所采取的决定，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肯定俄国领有对之极为重要的阿穆尔下游和乌苏里等地区的权利。

第二十七章

首航阿穆尔河

1854年3月1日给布谢的命令　我们在彼得冬营的处境　派拉兹格拉德斯基溯阿穆尔河上行　总督率领人员沿阿穆尔河下驶　我离彼得冬营溯阿穆尔河上行　我对巴奇曼诺夫所作的吩咐　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力量　1853年4月22日的圣旨　1853年6月16日致北京的咨文　穆拉维约夫的旅行及对他的隆重迎接　我溯阿穆尔河上行及逖卡斯特里湾之行　鲍什尼亚克的报告　1854年6月14日我对总督的迎接　我国船队沿阿穆尔河下驶

我妻子今年的处境比往年强得多，因为她有了一位和善而有教养的女士——伊丽莎白·奥西波芙娜·巴奇曼诺娃——和她攀谈并充作她的助手；此外，还有神甫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维里雅米诺娃作伴，这使她们更加活跃起来。

我们此冬虽然不象去冬那样，丝毫沒有感到食物匮乏，但是在此荒野上所过的第一个残酷严冬却对我妻的身体，尤其是对我的女孩——叶卡捷琳娜影响颇大。4月2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奥莉加。我妻不能亲自哺乳，然而又无奶妈。这更加重了母亲的病情。

4月12日，我收到了专差送来的御赐奖赏——一枚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总督随着赏赐附信给我，内称，圣上对于我行动果断和占领萨哈林岛主要据点——托马拉一事深为嘉许。总督同时指出，按编制配备给考察队的人员，可能从斯列谦斯克启程沿阿穆尔

河下驶。鉴于这一情况，并估计到我关于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建立哨所的建议递到之时，人员已由斯列谦斯克动身沿阿穆尔河而下，我当即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溯阿穆尔河上驶，命他 284
到洪加里河河口以后，采取措施，保证航行的安全，因为在乌苏里江江口以下，宽阔的阿穆尔河穿行于许多岛屿之间，非蒸汽船舶在此航行不但困难，而且危险。我命令拉兹格拉德斯基给随这些船只下驶的带队长官捎去一份命令，令其在乌苏里江江口留置三十人，在洪加里河河口留置十人，并须在这两处留下这些人航行所带的各种粮食给养、储备品和材料。所余其他人员，应带至马林斯克哨所驻扎，待我到那里再行安排。完成此项任务之后，拉兹格拉德斯基应返回马林斯克哨所，不得迟于 5 月 20 日。我命令马林斯克哨所长官彼得罗夫在此期间于迭卡斯特里建立一个哨所，当拉兹格拉德斯基返回后，应将马林斯克哨所和迭卡斯特里的哨所都移交给他，然后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监督施工工程。

4 月 15 日，我在彼得冬营收到了奥尔洛夫从图姆宁河派基里亚克人送来的报告，内称，一部分鹿和储备品已经运到了皇帝港，各处人员中的死亡率已逐渐降低。

5 月 4 日，阿扬寄来了邮件。总督通知我说，他将亲自率众沿阿穆尔河下驶，随行者既包括有考察队的编制人员，也包括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人员。后者应从迭卡斯特里湾启程前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为运送这些人员，已命令扎沃伊科于 5 月 15 日前派船至迭卡斯特里。最后，总督说，他率领全体人员将于 5 月 20 日赶到马林斯克哨所，因此令我届时赶到该哨所等候。

幸福湾在 5 月 4 日尚覆盖着冰，而此时岸上山里已经是泥泞不堪。为了在规定日期内赶到马林斯克哨所，我必须在 5 月 10 日之前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但是，在此时前去尼古拉耶夫斯克，也还须冒很大危险，只可以骑鹿而行。但此时除了四只送邮件至此

的鹿以外，在彼得冬营附近连一只也找不到，而这四只鹿又至少需要休息四天。因此，我在5月8日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彼得冬营启程。临行前，我给留守在彼得冬营的唯一军官——巴奇曼诺夫下达了如下的命令：一有可能，立即把十桨快艇派往马林斯克哨所。向在彼得冬营碇泊场上的外国捕鲸船及当地居民宣布，将有载送军队的武装船队沿阿穆尔河下驶至此。我认为后一道命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穆拉维约夫虽未向我通知有关与西方列强决裂的消息，但是，他亲自到此和需要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事实，已使我有根据认为此种决裂十之八九已然发生。

285 我们此时在阿穆尔下游的情况是这样的：彼得冬营有二十五人，配备有从鄂霍次克弃置不用的废品中挑来的二十五支破烂的火石枪；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有三十人，装备有三十支同样的火石枪和发射二俄磅及三俄磅炮弹的火炮各一门，而且其中只有一门可以发射；在马林斯克哨所有八人，武装有同样的火石枪；在亚历山大哨所（迭卡斯特里）有十人，装备有同样的火石枪和一门发射三俄磅炮弹的大炮。整个考察队的火药只有一普特半（二十四公斤），上述三门大炮，每门只有二十五发炮弹。这就是当战争到来时我们在阿穆尔下游的情况。多次有人向我建议，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应把一切兵力集中于尼古拉耶夫斯克，以便对敌作战。我对这些建议一概答之以：不应集中这有限的兵力，相反，应该将其分散，因为河口湾的浅水沙滩和荒僻的沿海地带是本地区最可靠的天然屏障。当时，我对此丝毫未感担心，我所关心者，只是把我的上述计划付诸实施，即利用分布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海滨的哨所，引诱敌人封锁这个地区。此外，我认为必须缩减萨哈林岛上的人员，事先把人员分散在各个哨所，每处置六或五人。最后，当在皇帝港过冬的船只和“贝加尔号”运输船（此船已应到

达迭卡斯特里湾)向各哨所运送人员和给养之后,应将上述船只引入阿穆尔河。由于敌人舰队极有可能进入鞑靼海峡,我完全相信,上述全部行动计划在敌人到此之前即可提前完成。这样,在敌人出现的时候,鞑靼海峡两岸就早已布满了我方军事哨所,而其唯一目的在于诱使敌人封锁这些哨所。为了保障这些哨所,就必须占领洪加里河河口和乌苏里江江口,并在穆拉维约夫抵达马林斯克哨所之前,将此事预先禀告给他,以便他将人员留在这些地方。故此,我匆匆离开彼得冬营,意欲预先会见穆拉维约夫,同时希望在实现我的各项部署时不会遇到障碍。这就是我5月8日离彼得冬营时所抱的希望和目的。但是,这些希望与目的同当时驶来此地支配我们行动的人们的意见是相悖的。

当时阿穆尔尚被认为属于中国,而最高当局竟然突如其来地决定允准总督沿阿穆尔运送人员,此事的经过如下:

阿穆尔考察队活动的重要成果和尼古拉一世陛下对考察队的关怀瞩目,使穆拉维约夫感到他的多年努力已成功有望,沿阿穆尔 286
航行将终于获准。为此,总督命令卡扎凯维奇测量石勒喀河,从而证明在此河上组织轮船运输的可能性。组织轮船运输的草案于1853年即已蒙圣上恩准,同年在石勒喀扎沃德便开始修造六十马力的"额尔古纳号"轮船。这个轮船系在卡扎凯维奇领导之下,由沙鲁宾工程师建造的。[173] 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年里,也开始逐渐筹备起沿阿穆尔河的航行了。与西方列强行将决裂的形势,迫使总督前往彼得堡商讨战争爆发后保卫他所管辖地区的各种措施。1853年4月22日,穆拉维约夫向尼古拉一世陛下面奏了阿穆尔考察队所进行的考察的重要性,指出这些考察证明,按尼布楚条约的准确含义,我国对阿穆尔河拥有勿庸置疑的主权。阿赫杰中校考察队在乌第地区所进行的考察,也进一步证实了阿穆尔考察队所获得的有关我国与中国的边界走向(即有关阿穆尔考察队在当

地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的事实。总督奏称，阿穆尔河不应属于中国，而应属于俄国，并且向圣上阐述为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必须准许沿阿穆尔河航行，因为无论粮食武器，或者军队，经伊尔库次克、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海各港运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实无任何可能。圣上听取了总督的陈奏，认为这一切都确有根据，便于当日，即 1853 年 4 月 22 日，下了一道谕旨：就此行咨北京理藩院；穆拉维约夫所提沿阿穆尔河运送储备品、武器、粮食、军队之事，着特别委员会详审。遵照这道旨意，枢密院于 1853 年 6 月 16 日行咨北京理藩院，该咨文内容如下：

"根据现有诸条约，自格尔必齐河向东，至乌第河上游之边界，应沿兴安岭或称斯塔诺夫山脉划定，而自乌第河上游起，则仍沿此绵延至海之山脉划定，因此，此山脉南面诸河皆属中国领有，从此山脉流向其他各方之河流则属俄罗斯帝国领有。但是，因在此整个地区未立界碑**，故请贵国政府派遣全权大员，立此界碑，以划定迄今尚未划界的至海一段的边界。"

287 这一文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是阿穆尔考察队作为确认此地区隶属俄国的根据所奠定的第一块基石。在此以前，在一切政府或私人出版的地图上，在所有的学校中，在所有的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至鄂霍次克海，至土古尔海湾，即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似乎被毫无疑义地认为是中国领有。仅仅是由于阿穆尔考察队的考察，研究了兴安岭的走向及由之发源的各条河流的流向，才导致这一文件的产生，从而使我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在此之前被当成与中国的边

---

* 此处及以下的异体字皆系涅维尔斯科伊所标。——校订者注

** 米登多夫曾报告说，似乎他在鄂霍次克海到外贝加尔地区沿途发现的一些石柱或石堆乃是中国人立的界碑。正是根据这一报告，组织了阿赫杰考察队，以便根据这些石柱确定与中国的边界。从此咨文看来，政府经我多次声明，已经确信米登多夫的报告是错误的。

界的谬误，并且意识到阿穆尔河不应象以前所确信不疑的那样属于中国，而应属于俄国。这样，阿穆尔考察队所提出并解决了的边界问题并未被湮没无闻，而解决这个问题乃是阿穆尔考察队的主要使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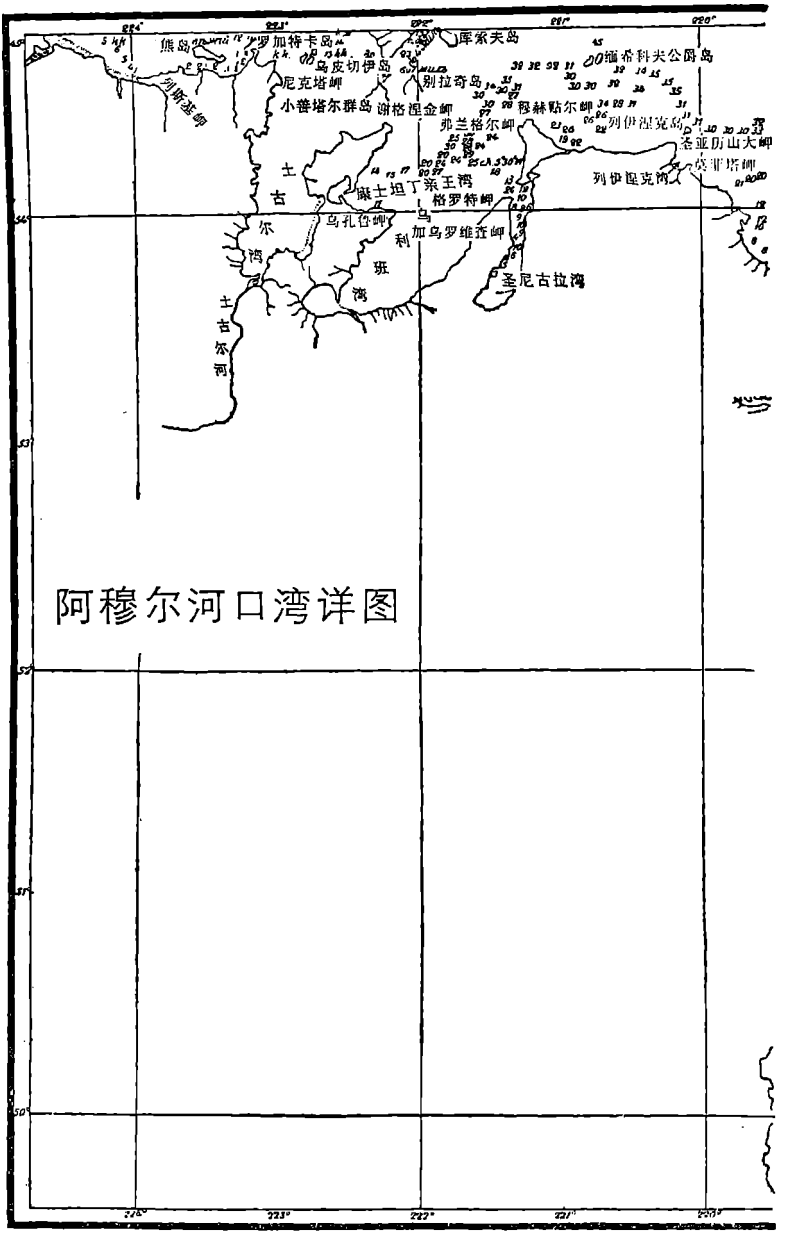
穆拉维约夫自国外返回圣彼得堡后，特别委员会便着手审议他所提出的沿阿穆尔河航行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辩之后，委员会决定：沿阿穆尔河航行。尼古拉一世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面谕穆拉维约夫：但不要散发出火药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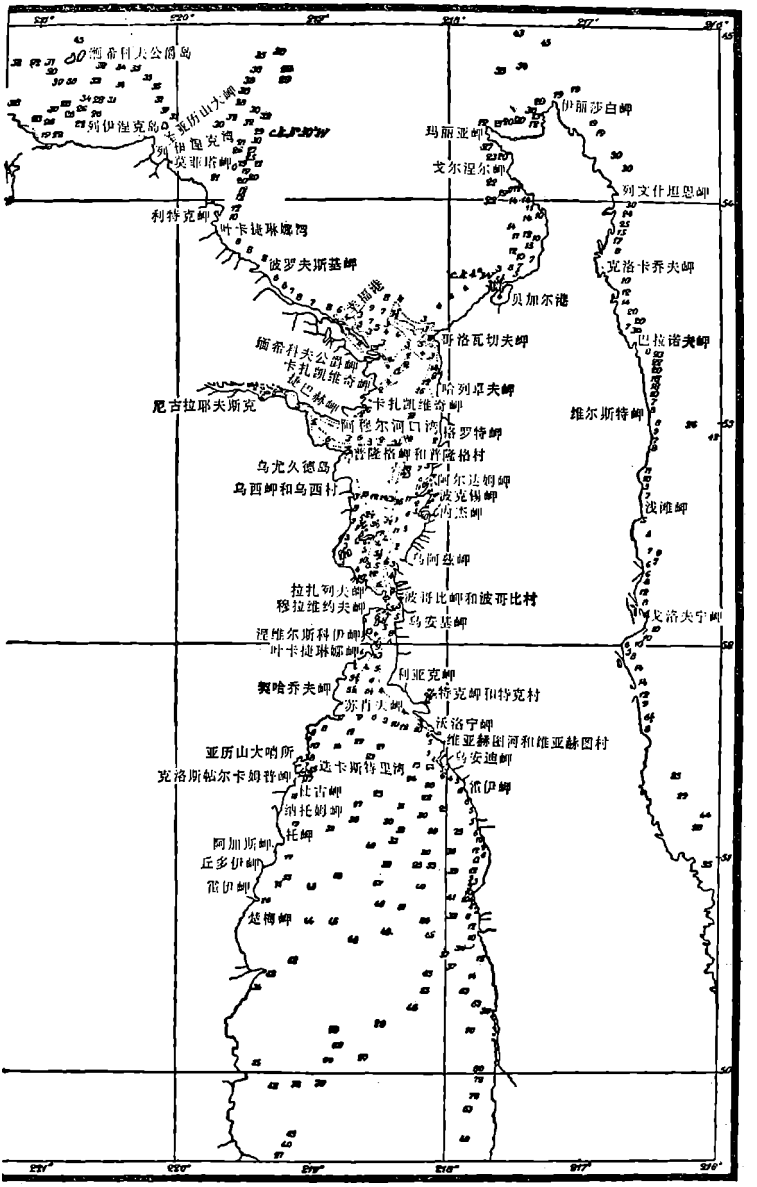
在此之后，穆拉维约夫立即派遣科尔萨科夫专程前往伊尔库次克，命其加速筹备航行阿穆尔河事宜。科尔萨科夫走后不久，穆拉维约夫也于1854年2月离开彼得堡，履冰穿过贝加尔湖。沿阿穆尔河航行的消息一经传出，便轰动了整个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等待此事已等了一百六十余年了。随总督同行的外交官员斯维尔别耶夫写道："穆拉维约夫总督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为他设宴洗尘，赋诗作歌。"

总督抵达石勒喀扎沃德后，在外贝加尔地区前此从未见过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和为考察队准备的七十六艘载货大划船已经停泊在石勒喀河水面上。矿业部门为此盛典准备了辉煌的彩灯。

1854年5月14日，在由阿尔巴津带出来的圣母古像前作过祝福旅途平安的祈祷之后，在用阿尔巴津的古炮鸣放的礼炮声中，船队开始沿石勒喀河下驶。[174] 总督的座船走在最前面。斯维尔别耶夫写道："石勒喀河两岸五光十色，'乌拉'声震耳欲聋，响成一片！我们迅速地沿河行驶，急于赶到阿穆尔河。工厂向船队鸣炮致敬，石勒喀全城居民高呼'乌拉'，把帽子抛到空中！这是对开辟沿阿穆尔河航路所发出的喜悦、兴奋、举城一致的祝福。

5月18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船队驶入阿穆尔河水域。船上人员全体肃立，脱下帽子，划十字。总督舀了一杯阿穆尔河水，向全


阿穆尔河口湾详图
库索夫岛
缅希科夫公爵岛
罗加特卡岛
皮切伊岛
别拉奇岛
尼克塔岬
小普塔尔群岛
谢格涅金岬
穆林贴尔岬
列伊涅克岛
圣亚历山大岬
莫菲塔岬
列伊涅克湾
弗兰格尔岬
麻士坦丁亲王湾
格罗特岬
乌孔岱岬
加乌罗维查岬
圣尼古拉湾
土古尔河
土古尔湾
利班湾


60 洲希科夫公爵岛
艾瓦伊尔大湖
列伊涅克岛
列伊涅克湾
列莫菲塔岬
利特克岬
叶卡捷琳娜湾
波罗夫斯基岬
卡塔琳娜湾
施希科夫公爵岬
卡扎凯维奇岬
捷巴林岬
尼古拉耶夫斯克
阿穆尔河口湾
普隆格岬和普隆格村
乌尤久德岛
乌西岬和乌西村
拉扎列夫岬
格拉维约夫岬
涅维尔斯科伊岬
叶卡捷琳娜岬
舆哈乔夫岬
亚历山大哨所
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岬
比吉岬
纳托姆岬
托岬
阿加斯岬
丘多伊岬
雀伊岬
楚梅岬
玛丽亚岬
艾尔涅尔岬
伊丽莎白岬
列文什坦恩岬
克洛卡乔夫岬
贝加尔港
哥洛瓦切夫岬
巴拉诺夫岬
维尔斯特岬
哈列卓夫岬
格罗特岬
阿尔达姆岬
波克锡岬
内杰岬
乌阿丝岬
波哥比岬和波哥比村
乌安基岬
戈洛夫宁岬
利亚克岬
特克岬和特克村
苏肯夫岬
沃洛宁岬
维亚赫图河和维亚赫图村
乌安迪岬
雀伊岬

照原图译制

体人员祝贺阿穆尔航行的开端。于是人们高呼'乌拉'，船队沿阿
290 穆尔的平坦水面向前驶去。这样，时隔两世纪后，在穆拉维约夫的出自爱国情肠的努力与坚持下，俄国船队得以再度出现于阿穆尔河河水上。"

"与批准沿阿穆尔河航行同时，圣彼得堡于1854年2月4日行文北京理藩院，内称，今后凡一应划界事项，均已责成总督与中国政府直接洽商。因此，为了将我们沿阿穆尔河航行之事事先通知中国政府，总督于4月14日特派扎鲍林斯基上校去北京赍送由总督自己签署的第一份咨文。但是，扎鲍林斯基未能获准入境，这份咨文只得按照一般程序经恰克图转递。咨文中说：

'本总督奉圣上谕旨，亲率大批军队，取道阿穆尔河，乘船前往加强此河下游及我沿海领地之我国哨所，同时问明中国政府究竟将于何时往何地派遣勘定边界的全权大臣。'"

这两个文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历史上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些文件是阿穆尔考察队作为确认此地区隶属俄国的根据所奠定的第二块基石，因为：

1. 如果1849年"贝加尔号"运输船以及继之而来的阿穆尔考察队所作的考察，未能开辟从鞑靼海峡通过涅维尔斯科伊海峡进入阿穆尔河和鄂霍次克海的航路，即如果这些考察未能消除以前曾被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多世纪以来的谬误，如果未能以事实指出阿穆尔河确是联系东西伯利亚与海洋的交通命脉，那么航行绝不能获准，总督沿阿穆尔河航行之举也绝不能实现；

2. 如果阿穆尔考察队在当时国家既定方针下未能改变1850年刚刚组成时的渺小宗旨，如果考察队未能不顾所拥有的有限的物力，未能不顾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而决定在阿穆尔河河口升起俄国军旗，占领该地，并向前来此地海岸的外国船只庄严地宣告：阿穆尔河流域及鞑靼海峡沿岸均属俄国领地，那么航行绝不能获

准，总督沿阿穆尔河航行之举也绝不能实现；而最后

3. 如果阿穆尔考察队未敢违背所奉谕旨，不去开辟并以建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占领阿穆尔河流域之主要据点，那么航行绝不能 291
获准，总督沿阿穆尔河航行之举也绝不能实现。后来总督率船队沿阿穆尔河下驶，正是到达这些据点；能够及时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也只有这些据点；最后，在几倍于我方的劲敌追击下，在对我方最为危急的时刻，能够收容与拯救日本考察队、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人员、财产和船只的，也只有这些据点。

当总督及其随从在外贝加尔受到热烈欢迓的时候，当他们十分舒适地携带安全航行所需要的一切沿阿穆尔河下驶的时候，我却在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爬雪涉水，有时骑鹿，而多半是徒步而行从彼得冬营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我由该哨所偕两名哥萨克改乘兽皮船，驶往马林斯克哨所，而 5 月 16 日，我偕同拉兹格拉德斯基叉从马林斯克哨所动身，仍乘兽皮船及一土著小船，继续溯阿穆尔河而上，以便去亲自了解总督率领我国船队必须经过的河道。此外，我拟了解应该设有我国哨所的洪加里河河口和迎接总督，这样，我便可以亲自向他禀明我们用建立哨所的办法占领洪加里河河口和乌苏里江江口的主要目的。

5 月 24 日，我与拉兹格拉德斯基到达了洪加里河河口。那里尚未听到有关我国船队下驶的任何消息。我察看了此河河口和该河近二十俄里远近的一段河道之后，确定了我们哨所应设置的位置。5 月 27 日，我继续溯阿穆尔河而上，在沿岸屯落里从当地居民中雇妥领水人员，以保证总督所率的顺流下驶的船队航行安全。7 月①4 日，我们到达了距离马林斯克哨所约五百俄里的奥乌里亚-库鲁屯。由此处沿河下驶，若无向导，则十分艰难。由于这一缘故，加之为了不离等待我国船只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到来的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应为“6 月”。——译者

马林斯克哨所过远，为了使人们能够得到休息，我便留在此处，等候总督；按他预定的到达马林斯克哨所的时间推算，他早就应该抵达此地了。6月5日傍晚，一名专差从马林斯克哨所乘土著小船赶到我处，通知我说，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来的两艘运输船，从皇帝港开来的"东方号"螺旋桨纵帆船，均已到达迭卡斯特里湾。"东方号"系从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海军上将那里来，该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海军大尉奉命通知我有关与西方列强决裂的消息，并说他带来了海军上将的重要文件，必须亲自交给我。为此，我命令拉兹格拉德斯基在此地等候总督。我给拉兹格拉德斯基留下一封信，信中恳请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设立哨所。我对总督说：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为保证与外贝加尔地区和满洲的交通联系，这样的哨所是非
292 常急需的，因为在交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上述地区向阿穆尔河下游的人员提供粮食。

我作好这些部署以后，于6月6日晨乘兽皮艇返回马林斯克哨所，6月11日从该哨所来到迭卡斯特里湾。此时，湾内已停泊着"额尔齐斯号"和"德维纳号"等两艘运输船和普提雅廷海军上将从皇帝港派来的"东方号"纵帆船。"贝加尔号"运输船按我1853年所发的命令，也已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来了阿穆尔考察队的官方给养。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向我转达了普提雅廷为他的考察队补充粮食和冬衣的要求和他给总督的情报。最后，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告诉我说，普提雅廷在日本接到了圣旨，皇上令他率领舰队的所有船只前来阿穆尔河沿岸。海军上将接得圣旨以后，于1854年春派出舰队中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前去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命令这条轻巡航战船途中先到皇帝港，通知该地关于与西方列强决裂的消息。"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在2月20日前后来到皇帝港，发现在此港过冬的"额尔

齐斯号”和“尼古拉号”的船员病后极端虚弱。“奥利乌查号”和于4月末来到此处的俄美公司海船“缅希科夫公爵号”为康士坦丁哨所补充了所缺少的储备品，这样便改善了哨所人员的处境。嗣后，“奥利乌查号”便向指定的地点驶去了。至于“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和“缅希科夫公爵号”海船，我则派它们由普提雅廷将军麾下的海军中校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波谢特[175]率领，前往萨哈林岛阿尼瓦湾穆拉维约夫哨所。这两艘船在那里与同样奉我命令前去该处的“贝加尔号”运输船（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迭卡斯特里湾途中顺路到该处）会合一起。普提雅廷将军曾向穆拉维约夫哨所长官布谢提出建议，内称：如果这一建议与您的长官的(即我的)特别命令不相悖，可把穆拉维约夫哨所撤销。布谢照此办了，于是波谢特便将哨所的人员和物资分别安置在上述各船，由阿尼瓦湾载往皇帝港。普提雅廷将军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由日本前来皇帝港途中曾绕道朝鲜，他在乌苏里沿岸地区南岸，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宽敞开阔、可避各种风的海湾。他将此湾命名为波谢特船长湾。另外，由此迤北还发现了圣奥尔加湾。这样，我们从乌苏里沿江居民处得到的情报便得到了证实。5月20日，巡航战船驶抵皇帝港。至此，皇帝港内集中停泊了下列船只：“巴拉达号”巡航战船、“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东方号”纵帆船和俄美公司的“尼古拉号”、“缅希科夫公爵号”等两艘海船。此外，在此地 293
还集中了由萨哈林穆拉维约夫哨所撤来的所有人员。普提雅廷将军认为皇帝港的康士坦丁湾是防御行将至此的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十分便利的场所，于是立即开始加固这一阵地。

康士坦丁哨所长官鲍什尼亚克向我禀告说，一冬之内哨所部队十二人之中有二人死亡；“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全体船员四十八人中有一名军官和十二名士兵死亡；“尼古拉号”海船全体船员二十六人中有四人死亡。深秋季节突然而又偶然聚集在康士坦丁哨

所的八十四人中，由于各种坏血病，共计死亡二十人。“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指挥官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加夫利洛夫中尉，以及此船和哨所的全体人员，经此可怕的灾难和重病折磨之后，虽然至今仍感疲惫不堪，但是正在逐渐康复。鲍什尼亚克接着报告说：“若不是您给皇帝港运来相当数量的米、面；若不是您在接到关于完全意外情况的消息之后，即在驻防十二人的此地聚集了八十四人的消息之后，立即给我们送来尽管是数量微少、但却是唯一可能得到的必要数量的储备食品和鹿肉；若不是驶来此地使人们都感到鼓舞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供应给我们一些储备品，那么这场悲剧的结局，将会不堪设想。因‘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患病，普提雅廷将军已经任命契哈乔夫中尉为此船指挥官。”

我到达迭卡斯特里数小时后，一名专差从马林斯克哨所赶来报告我说，“额尔古纳号”轮船已驶抵该处，总督率领船队也行将接踵而至。为此，我立即离迭卡斯特里前往马林斯克哨所，由那里改乘兽皮船前去迎接总督。6月14日晨，在距马林斯克哨所七俄里处，我接到了总督。我当即向他禀报了阿穆尔考察队和萨哈林考察队的现状，禀明了聚集在迭卡斯特里湾和皇帝港的船只，转达了普提雅廷将军的要求和部署。

1854年6月14日中午时分，整个船队皆集中停泊在马林斯克哨所旁边。当时这个哨所只由八名水手组成，他们分别居住在两间长、宽皆为三俄丈（五米四十）的房子里。我和总督的所有随行人员围绕着他，向他祝贺，祝贺他在沿阿穆尔河的航行中断近一百七十年之后重又顺利地完成了沿此河的航行。穆拉维约夫向我转达了圣上的谢意，他本人也热情洋溢地对我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关乎国家重要利益的目的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和作出的部署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他还转达了缅希科夫公爵和内务大臣列夫·阿

列克谢耶维奇·彼罗夫斯基对我的同样的谢意。彼罗夫斯基无论在圣驾前，或是在有关阿穆尔事务的各个委员会中，始终是我的行动和部署的第一个维护人。与此同时，他把彼罗夫斯基饽赠给同考察队共患难的我妻子的一只手镯，交付予我，请她接受这件表示 294
他对我妻子的深切敬意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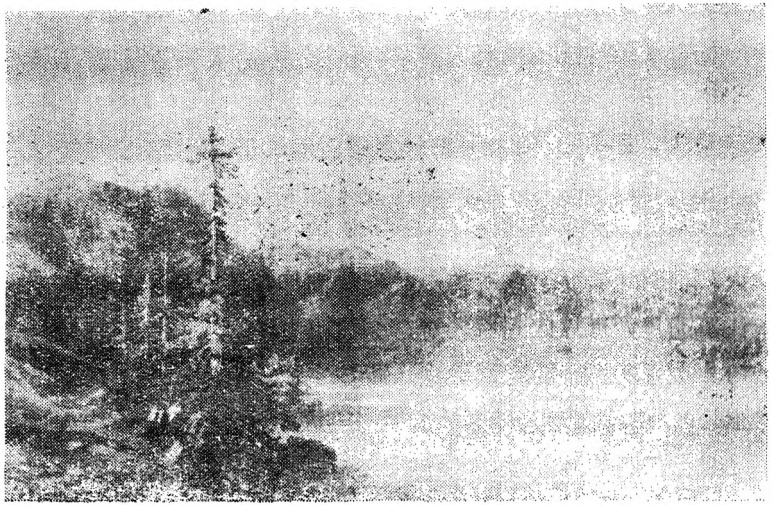
据穆拉维约夫的随行人员讲，此次我国船队从乌斯季-斯特烈耳卡下驶马林斯克哨所的情况是这样的：

船队5月18日驶入阿穆尔水域之后，于5月20日靠近了一百六十五年以前的阿尔巴津堡的故址。城堡的遗迹尚可看出。船队在这传说中的神圣的荒凉山麓奏起了乐曲，各船皆下令祈祷，全体人员都脱帽肃立。在祈祷中驶近我们早已安眠地下的同胞的古代住所遗址，可以感到后代对这个在每个俄国人心里都极其珍贵的历史废墟所怀有的虔诚敬意。祈祷完毕，大家踏上了阿尔巴津的土地。“当我们走入俄国人曾居住过的、并曾经勇敢而持久地捍卫过自己权利的河谷时，心里便有一种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大家的第一个行动便是登上阿尔巴津城墙的遗址，仔细地观看它。第一位登上城墙的是穆拉维约夫。我们大家随着他在牺牲了的阿尔巴津的勇敢豪迈的保卫者的遗骸前跪下默哀。”

5月28日，船队驶近满洲城市——黑龙江城(瑷珲)。总督在结雅河河口停泊过夜，派遣文官斯维尔别耶夫和瑟切夫斯基驾小舟前行。斯维尔别耶夫和瑟切夫斯基把发往北京的咨文抄件呈递 295
给当时代行瑷珲守城官职务的梅勒章京① 胡逊布。瑷珲守城官当时尚未接到本国政府关于俄国人意欲沿阿穆尔河航行的通知，因此宣称不能允许俄国船队经该城通行。正当斯维尔别耶夫和瑟切夫斯基向梅勒章京道别之际，一个年老的哈番(官吏)匆匆跑进来，跪倒在地，战战竞竞地禀告说，阿穆尔河上的俄国船只如同乌云一

① 系满语，汉名副都统。——译者

般，塞满了整个河面，码头旁停泊着一艘大船和几只小船。此后，在“额尔古纳号”轮船上受到总督接待的两名满清高级官员就只要求俄国船队尽快驶离此城了。之后，总督还在岸边一座特设的帐幕里隆重地会见了瑷珲守城官。



乌斯季-斯特烈耳卡以上四十五公里处的石勒喀河(选自马克图集)

船队继续向前航行，5月30日到达布列亚河河口，6月2日通过了松花江江口，6月5日驶过乌苏里江江口。在此地他们接到了我还是在开江之前派果尔特人送交率领沿阿穆尔河下驶船队的长官的信件*。此时河水泛滥，水位极高，驳船经常擦着生长在岛上的河柳顶端行驶，“额尔古纳号”轮船的巨轮也时而碰到河柳。船队原指望这次沿陌生河流的航行即将结束，但却于6月9日停泊于乌苏里江江口以下一百五十俄里左右处的麦村附近。由于没有阿穆尔河地图，只好根据亚洲全图来计算河长，因此，大家推测，船队已经临近奇吉湖了。那一天，突然狂风大作，霎时间船只就被

* 信中包括我对船队长官提出的在那里设立哨所的请求。

吹到岸边，继而沉没了。在此危急关头，船队险些丧失全部辎重。此后的两天时间，全被用来在一座微露水面的岛上晾晒食物。到6月10日傍晚，发现河上有一小船扬帆逆流而来，船上坐着一位海军军官。大家聚集在岸边穆拉维约夫身旁，焦急地等待信息。不等小船靠岸，总督便向这位军官问道：到马林斯克哨所还有多远？军官答道：约有五百俄里。这使盼望航行很快结束的人大失所望，深感不快。这位军官是拉兹格拉德斯基海军准尉。他向总督报告说，我曾与他一起在此恭候船队到来，原望会象通知上所说的那样约于5月末在此接到船队。拉兹格拉德斯基把我的信件呈给总督，信中，正如上文所说，我恳请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留置哨所。

穆拉维约夫和他的随行人员全都对我说："在到此地之前，我们发现沿岸的大部分村庄都已空无一人，居民都已吓跑；但是，从这里起我们仿佛进入了早已隶属俄国的地方。果尔特人由一些貌 296
似村长的老人率领着前来迎接我们，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们，送给我们很多鲜鱼，到处都为我们提供向导（领水人）。在此之前，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些领水人。途中还碰到一个满洲商人和他带领的几个伙计。他们急忙跪在总督面前，请求宽恕他们未经俄国人允许即在此地经商，并且恳求发给他经商许可证明。"穆拉维约夫的随行人员接着对我讲道："因此，阿穆尔考察队以有限的物力，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仅对此地土著居民，而且对满洲人也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在此地我们方才清楚地看到圣彼得堡的见解和发自那里的将考察队的活动局限于什么基里亚克人地区的命令，该有多么荒唐无稽。对于您提出的关于阿穆尔下游沿岸地区理应属于俄国，而不应属于中国的条陈，到达此地以后我们才理解了其重要性和合理性。"

穆拉维约夫一到马林斯克哨所，便向我宣布，由新任命的堪察

加副司令、第四十七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阿尔布佐夫海军中校和穆拉文斯基中尉工程师率领的三百五十人应立即前往迭卡斯特里湾，由该湾搭乘“额尔齐斯号”和“德维纳号”运输船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哥萨克骑兵连和山炮连（四门炮）留于马林斯克哨所，其余的一百五十人应前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穆拉维约夫对我说：“奉圣上旨意，普提雅廷将军所率船队的两艘船——‘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和‘东方号’纵帆船应驶入阿穆尔河，因此这些船的船员，以及康士坦丁哨所的人员，均应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过冬。至于穆拉维约夫哨所的人员，则应搭乘俄美公司船只前往锡特卡。”这样一来，在我们原来仅有三十五人驻守的马林斯克哨所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今年便将有九百余人过冬了。

在全属陌生的河流上经过如此漫长而又令人疲惫的航行的人员得到了两天的休息时间。接着，便开始用“额尔古纳号”轮船和几只划船把阿尔布佐夫的部队运过奇吉湖，然后他们翻越分水岭前往迭卡斯特里，由该处再乘坐运输船前去增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也开始把人员调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在那里为这些人员，以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船员，准备居住的房舍。在马林斯克哨所也开始为留于此处过冬的人员兴建房舍。

第二十八章

阿穆尔河下游一带保卫战的准备

扎沃伊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来的关于粮食匮乏的报告　总督及其随行人员对于俄中边界的意见　我给总督的呈文，指出若无蒸汽船只则“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不可能引入河口湾　我的女儿夭折和妻子患病　穆拉维约夫和普提雅廷商定把船只引入阿穆尔河口湾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冬营　穆拉维约夫关于我的行动的报告　由彼得冬营乘鹿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对敌人的估计　引“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入河口湾失败　总督启程和他的部署　他于8月10日给我的命令　给文科夫斯基的命令　我携眷从彼得冬营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　“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在皇帝港　我关于部队部署的命令　总督在阿扬　“东方号”纵帆船　俄美公司的海船“锡特卡号”　“贝加尔号”运输船　“东方号”纵帆船的航行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捷的报告

继阿尔布佐夫部队去迭卡斯特里湾之后，我和总督也随即到了那里。穆拉维约夫由迭卡斯特里乘坐“东方号”纵帆船前去皇帝港，向普提雅廷转宣圣旨，并与之协商，以便作出相应的部署。6月24日，阿尔布佐夫的队伍乘坐“额尔齐斯号”和“德维纳号”运输船，携带着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全程所需的粮食，以及由“贝加尔号”运输船运来的军粮，出发前往指定地点。当这些船只驶离迭卡斯特里数小时后，湾内便出现了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它带来了扎沃伊科的报告，内称：“他无力为新开来的部队提供粮食，因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为部队和

居民准备的粮食也只能维持到 11 月 1 日。而且鉴于战端将启，如仍按以往那样，用俄美公司船只由海上经合恩角供应本港，则未可
298 确保无虞；即使这些船只能够顺利地进入本港，它们也仅能载来够目前居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人员食用一年的粮食。”

上述各种事实，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事实是阿穆尔考察队作为确认此地区隶属俄国的根据所奠定的第三块基石。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对于俄国来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绝不应该是它在遥远的东方的堡垒，相反，恰恰表明，俄国在这一带的全部力量只能在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但遗憾的是，当时人们还未能完全理解到后者这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所以只是在必须向被认为是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调动增援部队时，才能获得批准沿阿穆尔河航行。我当时对未能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设立哨所，以及对我所提出的在萨哈林留下一些小哨所的建议遭到拒绝，深感惋惜。但是，在那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根本无须越过阿穆尔河左岸，占据这边的河岸应该就是我们在此地活动的最终目的，从而希望按阿穆尔河左岸确定与中国的边界。这就是那些决定着我们在此地活动方针的人们所持有的意见和信念。当时几乎所有随同总督至此的人都持有这种信念。但是，正如同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也表明我的下述一贯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阿穆尔河仅仅是我们在此活动的基地，而我们主要的和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乌苏里江流域及其沿岸地区。

对于要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引入阿穆尔河口之事，我向总督解释说，考察队缺少我长期以来恳求用于勘测河口湾和保证战争爆发后在那里航行的船只，这就使我们完全无所措手足；自从 1849 年第一次航行河口湾之后，我们用考察队拥有的极为有限的

船只只是勉强或多或少准确地确定了河口湾近岸航道的方向，而吃水深达二十二呎(六米六十)的巡航战船是不可能沿这些航道通行的。当然，我对总督说，尚有一线希望能找到本地居民所说的位于河口湾内的较深的航道，但是，由于浅滩、沙滩纵横交错，水流湍急，变化莫测，短时间内未必可能找到这条航道。

在寻找此种航道的努力付诸东流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把卸下货载的巡航战船沿萨哈林水道经北航道沙滩引入，因为在朔望大潮时，该沙滩水深可达十九呎(五米八十)。但是，在此情况下，必须不错过8月末的大潮，同时在引导巡航战船时，必须集中我们所有的蒸汽船只。纵然如此，为了确信经这条路引导巡航战 299
船确实有可能，首先必须乘"东方号"纵帆船勘测北航道的沙滩和航道本身。最后，不管怎样，在引导巡航战船驶入河口湾之前，必须把它的货载全部卸下；在引导时，"东方号"纵帆船必须时时在其左右，并且须有"额尔古纳号"轮船协助纵帆船。纵帆船尤其必不可少，因为"额尔古纳号"轮船在河口湾北部遇到强劲的三角浪和波涛时，便不能行驶。

总督听了这些说明以后，便决定去皇帝港，并要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候他，以便在那里同他一道乘"东方号"纵帆船前去河口湾北部近岸水道，亲自仔细研究水道及其沙滩，然后确定卸下载货的"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能否在8月的朔望大潮时通过这片沙滩。巡航战船奉命在河口湾拉扎列夫岬附近卸货；卸货之后引入河口湾时，"东方号"纵帆船和"额尔古纳号"轮船一定要在其左右。

穆拉维约夫离迭卡斯特里后，我也动身赴马林斯克哨所。在那里我接到了来自彼得冬营的沉痛噩耗：我那可怜的长女不幸夭折了，我妻也患了重病。接此信息以后，我立即乘兽皮船赶回彼得冬营。我到达时，我妻经此一番伤逝和重病之后，刚刚恢复过来。在这个荒僻的彼得冬营的砂洲上，看到自己孩子的坟墓，我们作父

母的人，心情是十分悲痛的。对于我们这些被荒野同人世隔绝的人说来，即使不遭到这种不幸，这样的考验也是沉重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须知我们蒙受的这个沉痛的牺牲是为了造福于祖国所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贡献呵！

这时，我的内弟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利恰尼诺夫海军准尉由阿扬搭乘俄美公司的一艘海船来到了彼得冬营。我的妻子已有六年多未曾见到他了。这一相逢对于处于悲痛中的我的妻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我在彼得冬营停留了三天，之后，便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迎候穆拉维约夫，并与他一起乘坐"东方号"纵帆船去视察北航道的沙滩。对于把巡航战船引入阿穆尔河一事，我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为焦虑，尤其是面对蜿蜒曲折的河口湾水道和湍急的水流，显而易见，我们的蒸汽船远远不足以应付这一任务。

此时，穆拉维约夫在与普提雅廷将军商定撤销哨所、引导巡航战船驶入河口湾以及战船在拉扎列夫岬附近卸货等事之后，便启程返回迭卡斯特里湾。我任命新到考察队服役的年轻中尉雅科夫·伊凡诺维奇·库普列扬诺夫担任该湾的亚历山大哨所长官。

"东方号"纵帆船载着总督自迭卡斯特里出发，前往河口湾。"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则被派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给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送去命令——令其加强该港防务，作好防御准备。"贝加尔号"运输船应于拉扎列夫岬附近等候"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总督乘"东方号"纵帆船视察了拉扎列夫岬附近的碇泊场和地形后，就沿着萨哈林水道前行，意欲在此途中找到中央水道。这个尝试未能成功：强劲的水流将纵帆船冲向沙滩，结果它在沙滩上停留了近二十个小时。这场遭遇，再加上逆风，使得纵帆船的行程大为减缓，而总督此时却急于经阿扬发出自己的报告。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接我的意图，径由河口湾前往彼得冬

营去了。他在那里通知我，要我立即赶去见他。

这样，能否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引入阿穆尔河的问题，仍然未能获得解决。

普提雅廷将军撤掉了康士坦丁哨所，于7月16日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来到拉扎列夫岬。岬旁碇泊场上激流湍急，海岸是一片浅滩。因而巡航战船无法卸载，尤其是大炮更难于卸下。为了卸下大炮，必须修建码头，而所有其它物资和帆缆器具，也须盖仓库存放。为此，巡航战船的船员立即着手上述工程。

此时，7月18日，迭卡斯特里湾内开来了由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列索夫斯基海军中校指挥的、装有五十二门大炮的“狄爱娜号”巡航战船。这艘巡航战船是从喀琅施塔得派来替换“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因为根据普提雅廷将军的报告，“巴拉达号”屡经暴风骤雨侵袭，由日本返航已极不可靠，因而必须留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样，7月20日，在河口湾内拉扎列夫岬旁，这两艘巡航战船便会师一起了。

7月15日，总督乘“东方号”纵帆船驶抵彼得冬营。当时，他派遣部分随员仍乘此船前去阿扬。同时还派科尔萨科夫少校专程前往彼得堡赍送总督的关于航行顺利和他所作的上述各项部署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关于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他写道：

“距离阿穆尔河河口尚有九百六十余俄里，船队就驶入了仿佛早已属于俄国的地区。阿穆尔考察队队长及其所有属下人员的勇敢果断活动，值得深受感谢。尽管考察队活动时，艰难险阻层出不穷，物力有限，然而在如此短暂期间之内，竟能不仅将居住此地的各部落，而且将前来此处经商的满洲人也置于其势力之下。考察队用事实向我们指出该地区对于俄国具有的重要意义，澄清了以往关于这一地区所持有的一切谬误。”

7月20日，我随同总督和卡扎凯维奇海军中校从彼得冬营出

发，乘鹿翻越山岭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我们安全地到达了该地。
301 “东方号”纵帆船奉命从阿扬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无论在鞑靼海峡，还是在鄂霍次克海，都未曾发现有敌人的踪影，从而可以断定，敌人的注意力已全部贯注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当时尼古拉耶夫斯克只有三所房子：一所可容二十五人的营房、一所仓库和一所军官住房。从马林斯克哨所去的人员到达那里后，在彼得罗夫监督下已然开始建造三所厢房和两座大营房，以安顿这批人员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官兵。哨所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和原始林带。总督在巡视了哨所四周和阿穆尔河河口之后，指定了构筑保卫河口的工事的地点。7月26日，普提雅廷将军乘快艇自拉扎列夫岬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经与穆拉维约夫商谈后，决定在给“狄爱娜号”巡航战船补充食品（主要是补充以往几乎没有过的面包干）之后，普提雅廷将军乘此船前去日本过冬，以便结束同日本人的谈判，然后于来年早春返回河口湾内拉扎列夫岬。为了寻找引导巡航战船所需的较深的中央航道，7月28日，我随同普提雅廷将军搭乘“额尔古纳号”轮船离尼古拉耶夫斯克前去河口湾。我们的探索毫无成效，结果只是发现在短时间内靠我们当时仅有的船只不可能进行确定河口湾中央部分航道所必需的测量工作，因为河口湾这一部分的宽度近三十俄里。于是，普提雅廷将军立刻派遣“巴拉达号”和“狄爱娜号”巡航战船上的划船，由科洛科里采夫、莫伊谢耶夫和沃洛宁等三名军官率领前去寻觅，看在南侧近岸水道附近是否有可供“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留此过冬的小河湾，并且探测在将来的8月朔望大潮时河口湾北航道沙滩的水深可达何等程度，就是说要在此岸附近仔细进行测量。探测结果表明，在河口湾近岸航道附近并无可以保证巡航战船安全过冬的所在。北航道沙滩上，在枯水季节的水深为十二呎（三米七十），而在朔望大潮时水位上涨可达七呎（二米十），因此，到朔望大潮时

节，水深可望在十九呎(五米八十)以上。

遵照总督和普提雅廷将军的命令组成的委员会，在对“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船体进行一番周密检查之后，发现其上层水线列板，尤其在桅缆-铁链附近，已经腐烂不堪，以至后者的螺栓全都脱落下来；有几个横梁和三角托板破裂了；主桅和前桅的桅座也已下沉。因此，巡航战船船体若不经大修，则势难出海。[176] 此时，由于劲风和急流，从巡航战船往新建的码头上卸载，尤其是卸下大炮，困难也着实不小。此外，卸载迟缓的原因还有人力不足，因为一部分人忙于修建贮存巡航战船的物资的房舍、在此过冬人员的营房和为“狄爱娜号”巡航战船人员制造面包干的面包房。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去进行上述探测和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参加 302
修建工程。而“狄爱娜号”巡航战船又须时时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因为敌人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由于这些原因，巡航战船只有到8月10日才能卸完，而且它的船尾下沉了十八呎八吋(五米七十)。离8月24日大潮到来的日子，离这个可望将巡航战船领过北航道沙滩的时刻，只剩下十三天了。巡航战船将在沒有蒸汽船只协助的情况下，沿河口湾水道、萨哈林水道和北碇泊场直到北岸，航行九十五浬(一百七十六公里)以上，而这条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探测得还十分粗浅，沿路沙滩密布，还有来自西北和正西方向的变化莫测的急湍逆流。在此情况下，“额尔古纳号”轮船不可能对巡航战船有所帮助，因为在萨哈林航道上，在断断续续的沙滩附近，转瞬间就会有汹涌的浪涛掀起，而这艘轮船的连接不牢，决然经不起浪涛的颠簸，尤其是它的机器在经受第一次颠簸之后就会损坏。唯一可指望的、在巡航战船航行于萨哈林水道、尤其是越过北航道沙滩时对之大有帮助的蒸汽船只，就是四十马力的“东方号”纵帆船。但是，纵帆船此时却应载送总督前去阿扬，因为我们再沒有其他船只。这样，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领入阿穆尔河

的希望能否实现，除了有利的条件以外，主要还须取决于“东方号”纵帆船能否一定在8月20日以前回到“巴拉达号”巡航战船附近。

鉴于上述情况，总督只好赶紧携同其余随员乘纵帆船前去阿扬，以便毫不拖延地把它派回到“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处。

总督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停留期间，收到中国的一件回文，答复他在航行阿穆尔河之前就划界事宜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这个答复见于黑龙江和吉林将军富尼扬阿协领[1]发来的信中。信中通知说：他“奉大清皇帝之命，前来勘察与划定与俄罗斯国接壤之边界，乃由三姓城[2]乘船沿松加里乌拉〔松花江〕顺流而下，但获悉总督已沿阿穆尔河驶过，所以在莫勒奇屯停下来；从此地派出官吏台恒、拔什坎[3]、德林和喜成等向总督传达大清皇帝的旨意，而他本人则俟俄国官员到达后再来勘察边界”。对此，我方答复说，刻下正值战时，我方不拟派出官员。

8月10日，穆拉维约夫携随员们搭乘“东方号”纵帆船自彼得冬营启程，前往阿扬。他计划在抵达该处后立即派遣此船返回“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处，以便在8月20日以前，该船即已能在巡航战
303 船附近。去阿扬前，穆拉维约夫向我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指挥官、侍从武官文科夫斯基下达了命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应是我国在此地区的主要据点，因此须将所有食品、物资和部分人员从彼得冬营运来此处。‘额尔古纳号’轮船和‘东方号’纵帆船应归‘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指挥官文科夫斯基统辖，以便协助引导此巡航战船经萨哈林航道和北航道进入阿穆尔河。在安排‘巴拉达号’人员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冬时，

---

① 按富尼扬阿当时任吉林协领。——译者

② 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译者

③ 当为“拔什库”之误，且俄作者将其误为人名。按拔什库系满语，汉名领催。——译者

应着手修理巡航战船和为将在库艾格达、庙儿和奇内拉赫等岬修筑的炮台准备妥木料。如果在本通航期内不能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大炮、炮弹、火药和物资从拉扎列夫岬运来尼古拉耶夫斯克，则俟1855年通航期一到，应即行着手此事，并开始在上述各岬修筑炮台。在引导巡航战船进入阿穆尔河时，文科夫斯基应带领几位军官前往阿扬，在他之下官阶最高的布塔科夫大尉应率必要数量的军官留守于尼古拉耶夫斯克阿穆尔考察队，以便管理巡航战船及其人员。巡航战船的军官及船员，均按考察队编制享受海上给养。最后，命令哥萨克骑兵在冬季养护马林斯克哨所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之间的交通线。"

文科夫斯基奉命：在巡航战船全部卸载完毕后，应抓紧有利时机——即8月朔望大潮期间——尽力设法引导"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经萨哈林航道和北航道进入阿穆尔河。万一因某些原因，他未能在秋季将巡航战船引入阿穆尔河时，则应留此船于河口湾过冬，船侧围以木桩，等待1855年通航期一至，立即引导巡航战船进入阿穆尔河。

8月22日，我在彼得冬营接到通知，内称，"额尔古纳号"轮船的机器已经损坏，"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也因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十分不利的情况，至今未能驶入萨哈林航道。这样，趁8月朔望大潮之机（即在秋分前）将巡航战船领过北航道沙滩的希望便破灭了；因此，只有在9月初的朔望大潮时将巡航战船领过这一沙滩，但是，为了使此举成功，巡航战船必须带上"东方号"纵帆船，而且巡航战船必须在秋分时节的劲风到来之前到达河口湾北碇泊场。只有在那里巡航战船才能够安全地坚持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此地通常在秋分时节刮起强烈北风，甚至几乎掀起风暴，在狭窄的沙滩之间水流异常湍急，沸腾状浪潮汹涌澎湃，此时在萨哈林航道上，尤其在其北部停泊，实属危险万分。

我在彼得冬营等候“东方号”纵帆船自阿扬返回，一直等到8
304月26日。看到等候无望，我便携妻女，带着我们的全部家私，搭乘一只汽艇和一只快艇启程经海湾和河口湾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我在彼得冬营给奥尔洛夫留下了下述命令：“待‘东方号’纵帆船到达彼得冬营碇泊场后，立即派它前去萨哈林水道‘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处。将预计用俄美公司船只从阿扬运来的货物和食品卸下，并运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去。”

8月28日，我们在自彼得冬营前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途中，在河口湾内普伊尔岬附近，突遇转强的、几乎势同风暴的北风，汽艇连同我们尽被抛掷岸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在普伊尔屯的基里亚克人的帐幕里过了两天两夜，直至9月1日傍晚，才得以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在此之前，“额尔古纳号”轮船已将机器的损坏处修复，因此9月2日清晨，我便乘坐该船前去“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处。到9月4日傍晚，我们驶近巡航战船。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利的情况，巡航战船在此时仅靠自己的力量，未经任何蒸汽船只的协助，已经通过了萨哈林航道的最困难、最危险的一段*，因此它距离北航道的沙滩仅仅剩下不到三十五浬（六十五公里）了，也就是说，剩下的那段路程，在情况稍许有利时，只需一日、至多不过两日即可走完，然后便可以在沙滩附近的北碇泊场等候朔望大潮的到来。这片沙滩全长约〇·七五浬（一·四公里）；过此后便是北部的近岸航道，在这条航道上，枯水时节的水深为三俄丈半至五俄丈（六·四——九米），而由捷巴赫岬① 至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一段河道水深则为六俄丈至十五俄丈（十一——二十七米）。

9月5日凌晨，从南方吹来和风，在巡航战船前头有几只扬帆

---

* 萨哈林的这一段航道，就是河内流出的水流与来自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的两道水流相汇合的地方，此地淤成沙滩，航道便蜿蜒穿行于沙滩之间。

① 即“塔巴赫岬”（мыс Табах）。——译者

的划艇隔开航道上的沙滩，巡航战船尾随其后，在五俄丈至八俄丈（九——十四米）的深处，以三节半（六·五公里）的速度向北前进。鉴于如果在情况有利时巡航战船不久即可到达北停泊场，我为了在最近的岸上储存木柴，便乘轮船前去乌萨岬，意欲尽快赶往北碇泊场巡航战船处。在轮船和时刻等候到来的"东方号"纵帆船的协助下，把巡航战船领过沙滩，从而保证它驶入阿穆尔河，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北沙滩上，涨潮时节其水深可达十九呎（五米八十），而巡航战船的吃水量仅为十八呎（五米半）。

这样，假若在穿越河口湾南部时，有蒸汽船只，即"东方号"纵帆船和"额尔古纳号"轮船在巡航战船左右，那么巡航战船就会早已到达北碇泊场了，而由于北碇泊场防护相当严密，巡航战船在那里停泊就会安然无事。至于在整个萨哈林航道上，尤其是刮起西 305
北风和东北风时，抛锚停泊是不无危险的。

5日夜，"额尔古纳号"在乌萨岬旁水深十二呎（三米六十）的地方抛锚。这时风平浪静，但是，时过午夜，便刮起了西北风，晨三时许，竟然转为风暴。"额尔古纳号"升火待发，虽然抛下了双锚，仍然只能勉强支撑得住。我们时时在担心：船上的缆绳会掙断，轮船会被抛掷到距离我们仅一浬的下风岸上。

风暴一直持续到8日傍晚，这时风势突然转变方向，开始自南方吹来，并且渐渐地平息下来。轮船的机器遭到了严重损坏，这迫使我借助南来的顺风，于9日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修船。到9月10日夜里，我们才勉强回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此时，已有一只汽艇于5日载着各种食品从彼得冬营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奥尔洛夫让该船给我送来了如下的消息：9月2日，有一只俄美公司的海船从阿扬驶抵彼得冬营碇泊场，它载来了各种货物和食品，奥尔洛夫已开始卸货；总督已派"东方号"纵帆船从阿扬赴堪察加运送重要命令、邮件和官员；公司海船在听候我的命令。

我为“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境遇忧心忡忡，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以后，便立即向河口湾北碇泊场派出一只划艇，向南部派出了“希望号”蒸汽快艇。9月14日，汽艇带回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指挥官的通知，在来自北北东的猛烈风暴里，它在萨哈林航道北部抛下了两只船锚才勉强支撑住，它的大划船和两只快艇尽遭沉没。由于巡航战船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工具，现正返回拉扎列夫岬听候普提雅廷将军的指示。这样，尽管普提雅廷将军、巡航战船的指挥官、军官们和本领高强、阅历丰富的船员采取了各种坚决措施，但由于上述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唯一的蒸汽船——“东方号”纵帆船没有伴随巡航战船，在本年通航期内未能将巡航战船引入阿穆尔河。把巡航战船留置在河口湾过冬，实属危险，因为此处秋春两季常有劲风和激流冰排，会把巡航战船撞成齑粉，或者把它抛上沙滩。由于同样原因，即便留巡航战船在迭卡斯特里湾过冬，也不无危险。而当河口湾解冻和冰排流尽后，在春季测望大潮时，南部近岸航道的沙滩上，水深往往可达十九呎（五米八十），这一情况使我们可望在早春时节，经此最短、较别处安全的道路，将巡航战船引入到阿穆尔河中去。

在当时的海图上，在整个鞑靼海峡两岸，没有标出任何一个港湾。整个海岸皆标示为峭壁连绵，不可接近，而萨哈林则标为被一
306 条沙质地峡与大陆相连。我们的一切发现以及所绘制的新图都还秘而未宣。因此，可以认为敌人为了消灭我国的舰只（其全力以赴的目的也主要在此）*，将把注意力贯注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把此港看作唯一可以隐蔽我国舰只的据点。1854年整个通航期内，

* 敌人知道，我方有“巴拉达号”、“狄爱娜号”和“阿芙乐尔号”等巡航战船及“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他们也知道，如果这些战船在海洋游弋，会给他们的贸易和殖民地造成巨大损失。这一情况使他们惊恐万状，因为在大洋中捕捉这些舰只是绝无可能的。为此，英法联军深为自己的贸易和殖民地焦虑，于是集中了强大的舰队，以便消灭我国舰只，更主要的是不准我国舰只出海。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无论在鄂霍次克海上，还是在鞑靼海峡，都未曾有敌人的巡洋舰船出现，这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很正确的。

普提雅廷将军出于上述种种考虑，决意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调往皇帝港过冬，意欲在1855年早春把它引回拉扎列夫岬，并趁第一次朔望大潮到来之机，经南部近岸航道把它引进阿穆尔河。我接到普提雅廷将军关于巡航战船这一决定的消息，同时也拟派巡航战船指挥官文科夫斯基带几名军官前往阿扬，便向当时负责俄美公司在阿穆尔河河口贸易事务的富鲁格里姆海军大尉建议，请他让俄美公司海船在彼得冬营碇泊场多耽搁些时日，以便使文科夫斯基和其他军官能搭乘此船前往阿扬。与此同时，我向富鲁格里姆提供了我所有的运输工具，以便使他能尽快地把俄美公司海船从阿扬运来的各种食品* 从彼得冬营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此时，正在用“狄爱娜号”巡航战船的划船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向拉扎列夫岬运送黑麦面和我们所能分给巡航战船的各种食品，而在拉扎列夫岬为此而盖的面包房也正在为巡航战船烤制面包干。自从“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回到拉扎列夫岬，便开始把战船的船员和一应物品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受命负责管理船员的是布塔科夫海军大尉，与他一道留下的还有比柳廖夫海军中尉、什瓦尔茨海军中尉、伊凡诺夫海军准尉、波波夫中尉、库兹涅佐夫准尉和安季片科炮兵中尉。这一切行动皆是在“狄爱娜号”巡航战船指挥官列索夫斯基海军中校[177]的直接监督和领导下进行的，由于缺少蒸气船只，遇到的困难真是层出不穷。由于列索夫斯基的精力充沛、行动果断，“狄爱娜号”巡航战船到9月22日便作好了航行准备，而协助装备“狄爱娜号”的三百八十名“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船员（不 307
包括留下来看守拉扎列夫岬大炮的十名船员）已经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狄爱娜号”拖曳着设有伪装的武器装备的“巴拉达号”巡

* 此时从阿扬尽量把一切物品运往敌人进攻时唯一安全的地方——阿穆尔。

航战船的船体，于9月24日从河口湾出发取道南下。

由于时令已届深秋，且又缺乏必要的工具，实无任何可能运输从“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卸下来留在拉扎列夫岬上的大炮和物品；我们的一切物力和注意力都应集中到最重要和最必要的事情上：1．把从阿扬运来我处保存的各种食品、货物和物资从彼得冬营送至尼古拉耶夫斯克；2．迅速地并尽可能舒适地安排好聚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冬的大批人员的住处；3．保证供应这些人员的食物，因为保护他们的健康，主要靠此；4．必须尽快地送文科夫斯基和其他军官去彼得冬营，以免耽搁俄美公司海船过久，因为海船把他们送到阿扬后，还须于规定期限之内返回殖民地。

总督乘“东方号”纵帆船自彼得冬营到达阿扬后，于8月13日派遣数名官员携带一部分邮件由那里乘坐俄美公司的“锡特卡号”
308 海船前往博耳舍烈茨克。但是，这艘海船未去博耳舍烈茨克，却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进入阿瓦恰湾时被敌人俘获了。因此，穆拉维约夫没有把“东方号”纵帆船派回彼得冬营，而于8月17日派它从阿扬出发，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8月26日，“东方号”纵帆船在阿瓦恰湾入口处偶然遇见水手长诺沃格拉勃廖内指挥的一号小艇，水手长通知纵帆船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敌人舰队。“东方号”纵帆船立刻转舵南向。途经千岛群岛时，发现船已漏水，机器也有损坏。纵帆船为了修理损坏之处，便驶进了幌筵岛的一处海湾。在此地它遇到了自阿扬驶往博耳舍烈茨克的“贝加尔号”运输船。纵帆船把总督派它运送的一切文件转交给运输船，并向其传达了总督的命令，令其从博耳舍烈茨克经海岸将这些文件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然后命令派去递送文件的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返回博耳舍烈茨克后报告敌人进犯此港的结果。

“东方号”纵帆船修复了损坏之处，于9月26日从千岛群岛来

到博耳舍烈茨克。10月6日，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大尉接到了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通知，内称，在前来此地的"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的协助下，敌人已被我胜利击退，敌人蒙受了重大伤亡，已从阿瓦恰湾遁去[178]。"东方号"纵帆船带着这一消息自博耳舍烈茨克驶来尼古拉耶夫斯克，但因逆风强劲，节令已晚，未能驶入河口湾，被迫隐蔽于彼得冬营海湾，便在那里留下过冬了。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向我报告了关于自己的航行情况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大捷，最后，他对我说，据他在博耳舍烈茨克所获得的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情报看来，在来年通航期内军事行动将旷日持久的情况下，此港的给养问题毫无保障，目前库存的食品至多够吃十个月。

我接此报告后，在10月22日全体人员的集会上，向各指挥官讲述了他们的勇敢的同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获得的辉煌胜利。然后，我们在库艾格达岬上奠定了炮台的基础，并且开始修造阿穆尔河上的第一艘船——"河口湾号"纵帆驳船（外号叫"祖母号"），以便从拉扎列夫岬运送大炮。

309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航行阿穆尔河　撤销阿穆尔考察队

我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形势的看法　1854年10月27日就必须将此港迁至阿穆尔沿岸地区一事给总督的呈文　我对能及时获知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消息的希望和推测　我晋升为海军少将　西尼增自皇帝港发来的通知　英法联军在东洋的目的　库兹涅佐夫的皇帝港之行　指令　我于1855年4月12日致总督的信件　1854年至1855年之间冬季阿穆尔考察队的境遇　家属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到达此地　我去迭卡斯特里　关于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消息　敌人对我国船只的袭击　我的命令　到达迭卡斯特里湾　军事会议　我的设想　会议的决定　派遣舰队去河口湾　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　布塔科夫关于我国船只到达拉扎列夫岬的报告　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原因　我国舰队撤离此港　对马尔蒂诺夫的派遣　列索夫斯基抵达拉扎列夫岬　穆欣-普希金被俘　"赫达号"纵帆船　普提雅廷和波谢特乘此船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总督沿阿穆尔河航行和他抵达马林斯克哨所　撤销阿穆尔考察队　我的新任命　阿穆尔考察队的总结　沿阿穆尔河设立哨所的必要性　我国与中国的边界　我的意见因何未被采纳　引导"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其它船只进入阿穆尔河　阿穆尔考察队的全体人员

不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保卫者的功勋如何卓越，由于粮食匮乏，堪察加战事一旦旷日持久，他们就会陷于绝境。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必须放弃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尼古

拉耶夫斯克或阿穆尔。关于此事，我以前已不止一次地写过、说过，但是，不幸的是，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 1855 年战事拖延日久的情况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英勇保卫者、船只和该港的全部财物，只有在早春时节撤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并且设法 310
骗过警觉的敌人，进入阿穆尔河口湾的时候，才有可能获救。

有鉴于此，我随同 10 月 26 日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发出的第一批邮件，致函总督，内称："斗胆启禀阁下，战争一旦旷日持久，将目前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日本的全部力量集中于尼古拉耶夫斯克，窃以为应为我们主要关心之事。倘若我们能及时完成此事，则不论在此出现的敌人如何强大，彼等也将无损于我，因为河口湾之沙滩、对此间海洋之毫无所知、与比较发达的港口相隔千浬以上之距离、森林绵延、山峦重叠、阿穆尔沿岸地区滨海荒僻无路——凡此一切构成了来自海上的最强之敌所不可逾越的堡垒。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船只、人员和财物集中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后，唯一须对付的敌人便是严寒与荒野，为了战胜此敌，我们的全部力量务须用于及时修造宽敞的住屋和完全保证供应（从外贝加尔沿阿穆尔河运送）集中此地的人员以良好而丰富的粮食、药品和此地必需的冬衣。每一个前来此地的人员，若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建筑材料（当然，木料除外）及工具，则不仅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相反，只会削弱我们，增加我们的负担，传播疾病与死亡。因此，万勿派遣没有上述充分装备的人员前来此地。

当前，每一个在此地的士兵，首先应该是一名木匠，他最必需的物品乃是斧头、冬衣和充足的粮食。只有具备这些东西，他才能战胜在此地无法避免的残暴的敌人——严寒和其他有损人们健康、产生各种疾病和造成死亡的条件。我们若能克此顽敌，则外敌不足为虑，因为彼等到达我处之前，必然先遇阻于冷酷寡情、沙滩错落的河口湾，彼等在此不是粉身碎骨，就是陷入绝境。谅来彼等

若是无利可图，不会派人登上阿穆尔沿岸地区之荒瘠海岸，徒然牺牲人命。如此，则此处战争虽无硝烟弥漫，流弹呼啸，也必然以我方光荣获胜而结束——所以言光荣者，乃是因为我方无须蒙受任何损失即可予敌人以重创，而敌人则将日夜悬心，深恐我国船只由此处出海危及彼等之贸易。彼等将被迫封锁鞑靼海峡及鄂霍次克
311 海南部诸岸，因而此处必须集中大批兵船。不言而喻，此举将耗费大量资金，但窃以为，此举也将给我方带来巨大利益，因为敌人封锁鞑靼海峡沿岸，也即封锁阿穆尔沿岸地区与乌苏里沿岸地区，从而也就事实上承认此地为俄国所有。”

结束此信时，我表示希望，凡对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采取的有关决定，应该事先通知我，否则我会陷于困境，没有可能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向穆拉维约夫陈述自己的见解时，深知我的见解与那些想要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变成我国在东洋的主要港口的观点和为此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相悖。我也知道，为了保卫这个港口，早在1852年和1853年即已向该处运去了大炮、炮弹等物。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总督能够因我在信中所谈内容至为重要，而予以重视，并且尽快予以答复。因此，在结束安置聚集此地人员、官员所需的房舍的修建及其他迎接来年通航期的必要工程之后，我便开始准备为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大兴土木所需要的木料，以备此地驻军突然增加。但是，我还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即从南面进入河口湾，只有在5月初才有可能，因为河口湾南部有时候到5月5日或6日就清彻无冰了，可是也有时候却直到15日前仍然壅塞着冰块。这要取决于5月初的主要风向：如果系南风，则河口湾南部在5月的最初几天便能清彻无冰；相反，如果系北风，那么冰块能一直保持到15日。在河口湾南部和当时海图上唯一可以使船只抛锚停泊的地点——迭卡斯特里之间的航道上面有沙滩，若没有海图，很难

穿行其间。而在这些沙滩后面，或在我称之为整个南航道的沙滩后面，船只可以安全停泊。据当地居民讲，从叶卡捷琳娜岬有一条人们常走的小径通往阿穆尔河上的阿洛姆屯，此屯距尼古拉耶夫斯克八十俄里。

上述各种情况，在我国船只遭受强敌追击之时，将会十分重要；聚集在迭卡斯特里湾等候进入河口湾时机的我国巡航战船极易遭敌袭击，因为敌人相当熟悉迭卡斯特里湾。而在叶卡捷琳娜岬附近，我国船只将会极其安全，可以免遭敌人袭击，因为通向此岬的道路，若没有详细海图，则寸步难行，况且敌人对于此路也毫无所知。此外，万一发生什么不幸，还可以沿海岸从叶卡捷琳娜岬前去阿穆尔。因此，当强敌追击我国舰队时，我国舰队可以在叶卡捷琳娜岬安全地等待进入阿穆尔河口湾的时机。由于这些原因，我必须预先知道，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是否将要迁至尼古拉耶 312
夫斯克，以便有可能把此事通知给率领船只和携带港口财物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来此的长官。我深信（此外似乎也别无可能），如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将迁来尼古拉耶夫斯克，我作为地区的主要负责长官一定会接到通知。然而，正如下文所能看到的那样，事情竟非如此。因而我认为，我所提出的意见已被弃置不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捷之后，已经决定仍将港口保留原处。因此，在 1855 年通航期开始时，我等待前来阿穆尔河口湾的只有由熟悉通向河口湾的道路的普提雅廷率领的“狄爱娜号”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为了引导“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进入阿穆尔河和尽速把巡航战船的大炮和物资从拉扎列夫岬运出去，我们力争在通航期开始之前备妥此时正在建造的“河口湾号”纵帆驳船、划船和需要大修的“额尔古纳号”轮船。此外，我还命令“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履冰前去勘察并确定北航道的沙滩，并且一俟通航期开始，便立即从彼得冬营赶赴河口湾协助引导巡

航战船。与此同时，我们还履冰确定了河口湾南部沿岸航道的沙滩和走向，意欲乘春季第一次朔望大潮时，在“额尔古纳号”轮船和“东方号”纵帆船的协助下，引导“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经此路进入阿穆尔河。

1855 年 1 月，第一批冬季邮件到达我处，我接到了 1854 年 8 月 26 日颁发的提升我为海军少将的上谕。总督就此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写道，圣上认为我以前的行动果断而高尚，具有爱国热忱，对此深为满意。最后，穆拉维约夫写道，他深望“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能在春季引导进入阿穆尔河，另一方面，他对我表示不满，责怪我为何不按他给予文科夫斯基的命令，将巡航战船留在河口湾过冬。接着，我又收到了水手长西尼增自皇帝港发来的通知，内称，“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及十名水兵由他照管在该港过冬，巡航战船上装有火药，并有速燃导火索与火药相连。水手长奉有普提雅廷将军的命令，万一在将军到达皇帝港之前，此处已有敌人出现，则应立即炸毁巡航战船，而人员应自行躲入森林。水手长写道：“留下的粮食和衣服都绰绰有余，全体人员都很健康。只是巡航战船由于腐烂，漏水很厉害，在封冻之前一直离不开抽水机。”

3 月初，来了两批邮件，我们收到了俄国的和外国的报纸，从报端得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舆论把英法联军进犯彼得罗巴甫洛
313 夫斯克港被击退一事，评论为奇耻大辱，要求这两大强国采取坚决措施，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消灭掉，而主要的是把我国在东洋的船只消灭掉。这一情况，以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可能被白白毁掉的考虑，促使我立即派遣领航队准尉库兹涅佐夫前去皇帝港，令其取道马林斯克哨所前往该地。到达该港后应注意：1. 使自“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引下来的速燃导火索时刻处于完整无损状态，以保证巡航战船能迅即炸毁；2. 通航期开始之后，在港湾进口处的山岬上应有常设哨所，警惕地监视来自海上的一切船只；3. 事先选好在

敌人进犯此港时部队撤退比较方便的地点，并在此地常备面包干和其他食物，数量至少需敷两月之用；4. 敌人进犯皇帝港时，应立即炸毁巡航战船，焚毁一切建筑物，撤退至选好的地方；5. 普提雅廷将军所乘之船或我国其他兵船到达皇帝港时，应向其出示我的这份命令；6. 一俟时机合适，便派遣可靠的基里亚克人或我国船只向我报告详情，须知遵照普提雅廷将军的命令，“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应在早春时节引导至阿穆尔河口湾。

1855 年 4 月 12 日，经冬季道路发出了最后一批邮件，我向总督报告考察队的状况时，在私函中我向他写道：“‘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未能进入阿穆尔河的原因在于‘东方号’纵帆船未能如期到达，以及其他一些不利的情况；留巡航战船在河口湾过冬，实属冒险，其原因：一则巡航战船可能被冰块撞毁；再则，谅来阁下知晓，我对此既无权力，亦无工具。时至今日，我仍未接到关于我在上次信中陈述的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迁来此地的意见的任何通知，我仍然相信此事不会实现，故而当前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尽快地引导行将来此的‘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进入阿穆尔河，并把该船卸在拉扎列夫岬上的所有财物运来此地。”

在 1854 年和 1855 年之间的冬季里，我们在阿穆尔下游地区的境遇如下：

尽管物力微不足道，但由于军官们和部队的积极努力，工程进展得很迅速：我们已经盖好两座大营房，其中一所安顿了从“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撤下来的行军教堂、小医院、被服厂和巡航战船的船员，另一所则由阿穆尔考察队的官员居住。此外，我们还修建了三所供军官和神甫居住的军官厢房，一所用作警卫室、金库和办公室的厢房，几个仓库，一个锻工场，一个修理厂和一座供工程师使 314
用的厢房，修建了造“河口湾号”纵帆船用的船台和一座修理划船的木棚。随后还修建了十二间供带家属的官员居住的干净小房和

一所俄美公司经理人的住房、一个贮存该公司货物的仓库。俄美公司海船从阿扬运来的全部货物和食品，我们都已从彼得冬营运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基里亚克人向我们供应鲜鱼和野禽，通古斯人向我们供应鹿肉。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有八百二十人过冬。在彼得冬营过冬的有"东方号"纵帆船船员和留下担任警戒及维持哨所的十五个人，总计将近八十人。在马林斯克哨所驻扎的有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和一个山炮连，总计一百五十人。这样，考察队的全体人员共计一千零五十人，而在 1853 年至 1854 年之间的冬天里，此处只有可供七十人居住的房舍。

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冬季过得却很平安顺利，全体人员都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和"东方号"纵帆船的军官*和船员的到达，使我们这些过惯了彼得冬营那种僻野生活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居民顿时活跃起来。尼古拉耶夫斯克似乎已经具有城市样子，虽然街上到处是树桩和树根。暴风雪往往不只封盖住了这里的街道，而且掩埋了房屋，致使工程停工，使得各家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发生困难。纵然如此，我们却没有感到寂寞：我们组织家庭剧团演出、举办化装舞会和舞会、放焰火和悬挂彩灯、乘狗爬犁滑行或者去彼得冬营野游。为了使部队寻求娱乐，经常举办爬山、舞蹈等类活动。当时仅有的两位妇女——我的妻子和巴奇曼诺娃——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感到富有生气，她们是一切娱乐的灵魂，而在这与整个文明世界相隔绝的荒野中，这些娱乐该是多么必要呵！基里亚克人已与我们混熟，举办了经常的集市。鲜鱼和野禽均由基里亚克人供应，数量充足，他们都乐于为此。至于诸如糖、茶、咖啡一类为比较文明的人所必需的东西，则多亏俄美公司，

* 这些军官是：管带巡航战船人员的布塔科夫海军大尉、什瓦尔茨海军中尉、比柳廖夫海军中尉、伊凡诺夫海军准尉；领航队军官：波波夫和库兹涅佐夫；"卡加克号"小艇指挥官沙雷波夫、"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安茹海军准尉、叶利恰尼诺夫海军准尉和机械师扎鲁宾中尉。

多亏在此处管理公司事务的富鲁格里姆海军大尉的关心，我们才未感到匮乏。“巴拉达号”和“狄爱娜号”巡航战船留下的药品，再加上沿阿穆尔河运来的和从阿扬带来的一部分药品，足够我们使用，巡航战船和考察队人员的冬衣也很充足。新鲜的食物，相当宽敞的住屋，军官们对保持人们身体健康和增加他们娱乐的关怀（尽管用刚采伐的木料修建的房屋还很潮湿，工程量增加，以及气候条件不利），这一切使得此次过冬十分顺利：可以说，我们对于在荒野上无法躲避的凶恶的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入春，虽然病号陡然增加了很多，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彼得冬营的医院里有将近一百名病号，而在马林斯克，由于冬衣缺乏和不适合当地条件，加以人们对当地生活还不习惯，全体人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患了病，虽 315
然如此，但在有了蔬菜吃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霍然痊愈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彼得冬营的九百人中只有四人死亡，马林斯克的一百五十人中死亡的也仅三人，总之，在一千零五十人中共死亡七人，占总数的0.7%弱。

到河开航时，即5月10日，“河口湾号”纵帆船和划船便已下水，我们只等待沿河口湾驶向拉扎列夫岬的机会了。此时，河口湾尚未解冻，相当强劲有力的北风使湾内冰块壅塞。河口湾南部壅塞得最厉害，因此，根据先例来判断，在5月15日以前从南侧进入河口湾是毫无希望的。这个情况使我深为焦虑：我们担心和悬念行将由日本到此的同伴。趁早春季节将“狄爱娜号”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引入河口湾是当务之急，因为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可以预料到敌人将采取最为坚决的措施来消灭我国船只，并且敌人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狄爱娜号”巡航战船此刻尚在日本。我们还为身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英雄同伴们感到悲痛，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把此港迁来阿穆尔河上的消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采取了别的措施，以便尽可能保护那里的船只和部队不受强敌

的侵袭。虽然我不能猜想出这是一些什么措施，但是，我任何时候也未曾料到迁移港口一事竟会事先不通知我。我万万未想到，竟然作出了这样出人意料的事情。结果因为事先未及采取措施，而得到悲惨的结局。

时间就这样逼近了5月7日；阿穆尔河主航道的冰已经开始破裂，5月8日，已有大块冰排沿着航道流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海湾仍然覆有很厚的冰层，我们的所有船只，例如"希望号"蒸气快艇，"额尔古纳号"轮船和舢舨，仍被冰封。交通完全断绝——到处泥泞难行。

5月7日，总督派专人从阿扬骑鹿来此，送来了他的通知，内称，早春时节载着扎沃伊科的家眷和其他几家眷属的船将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来迭卡斯特里；令我给予关照——把他们送到马林斯克哨所，将船引导入河。这一情况使我和所有人员更加相信，已经决定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保卫到底。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立即命令凿破冰层，将蒸汽快艇拖入航道。到8日傍晚，航道上的冰已开始逐渐地消失。这一行动，费了很大气力：8日那天，我们工作了整整一夜，到9日晨蒸汽快艇到达了深水可泊船的地方。我搭乘此船启程前去马林斯克哨所，临行前作了如下的部署：

1．待河口湾冰排流尽后，布塔科夫海军大尉应乘"河口湾号"
316 纵帆船和划船前往拉扎列夫岬，从那里搬运大炮。比柳廖夫海军中尉应贮备木料，并在庙儿岬上打下炮台的基础，而什瓦尔茨也需在奇内拉赫岬完成同样的任务。作为在我之下的最高长官的巴奇曼诺夫，负责管理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准备木料，并在库艾格达岬修筑炮台；

2．从拉扎列夫岬运来的大炮和炮弹，应分散留给奇内拉赫、庙儿和库艾格达各岬的炮台使用[179]；

3．如果"狄爱娜号"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驶来拉扎列夫岬，

应将全部注意力贯注于引导“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进入阿穆尔河，为此可以使用“额尔古纳号”轮船、在彼得冬营过冬的“东方号”纵帆船，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其他船只。

在麦屯附近（距离尼古拉耶夫斯克约二十俄里），我遇到了来自马林斯克哨所的专差，他送交我一份契哈乔夫海军中尉从迭卡斯特里湾写来的报告。契哈乔夫写道，他乘“德维纳号”运输船，与“额尔齐斯号”、“贝加尔号”运输船一起驶抵迭卡斯特里湾，载来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家属和所有的财物，继他们之后，扎沃伊科也将率领“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以及“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来此，因为奉总督之命，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业已撤除，该港的一切将集中于尼古拉耶夫斯克。他在禀报此事时，还通知我说，迭卡斯特里湾北面，以及湾内都仍然飘浮着冰块，他在等候我的命令。这个突兀的消息迫使我迅速赶往迭卡斯特里，因为假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在敌人于该处出现之前业已出海，那么敌人极有可能提高警惕，前来追击我国舰队。

途经阿洛姆屯时，我从此地派出一名哥萨克带领几名基里亚克人，令他前去叶卡捷琳娜岬，以备在出现什么情况时，基里亚克人能够作为从那里进入阿穆尔河的向导。

5月11日，行至距离马林斯克哨所还有一百俄里的地方，我遇到来自该哨所的一名哥萨克，他带来了哨所长官送来的消息，说由扎沃伊科率领的所有船只，已经聚集在迭卡斯特里湾，敌人舰队正在攻打他们，家属正由迭卡斯特里向马林斯克哨所转移。我接此消息后，考虑到我方集结在迭卡斯特里的力量极为薄弱，总共不过两艘战斗帆船——“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而且这两艘兵船也不可能进行认真的抵抗（而报上载称，为了消灭我国船只，敌人应该集中数倍于我的强大的蒸汽舰队），于是，我便立即派遣“希望号”指挥官叶利恰尼诺夫海军准尉

前去尼古拉耶夫斯克下达如下的各项命令：

1．布塔科夫海军大尉应率领两名军官，带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船员乘划船火速前往拉扎列夫岬。部队应携带弹药，每人至少应带二十五发，并应尽量多带大炮用的火药。如果沿河口湾行
317 驶时，冰块阻碍划船前进，则布塔科夫应弃舟登岸，力求尽快赶到拉扎列夫岬，在该岬设立炮台。若遇敌人进犯，应将其阻截在那里，直至弹尽。如果实在不能坚持对敌，则应炸毁大炮，焚烧全部财物，向乌里屯撤退，并从此屯随向导撤至阿穆尔河岸；

2．巴奇曼诺夫应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作好准备。敌人一旦企图乘划船深入阿穆尔河，即用我方武装划船迎击敌人，竭力制止他们行进；

3．立即停止在庙儿岬和库艾格达岬上修筑炮台的准备工作，并立刻在库艾格达岬上设立临时性炮台，以保卫尼古拉耶夫斯克；

4．立即通知彼得冬营的“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令其在敌人进犯彼得冬营时，利用水涨的机会，将“东方号”纵帆船和小艇引入拉奇河口，焚毁彼得冬营的一切，然后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反击敌人。我所担心的是，当我方发生什么不幸时，敌人会得知经过河口湾可以进入阿穆尔河，并且乘坐自己的蒸气帆船和划船深入该河。

我在下达了上述命令之后，便匆忙赶赴马林斯克哨所，以便了解我国舰队在迭卡斯特里湾的遭遇。到达马林斯克时已是5月11日傍晚，我在此地看到了从迭卡斯特里来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的妻子儿女近二百人，而所看到的马林斯克哨所部队的人员，几乎不是生病，便是孱弱不堪，所有健康的人员都在忙于往刚刚开冻的奇吉湖上运送来此的家属。哨所长官库兹明科报告我说，他对5月9日敌人攻击我方迭卡斯特里湾舰队的后果，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敌人有多少船只。我立刻从马林斯克哨所出发，沿着

奇吉湖奔向由此湖通往迭卡斯特里湾的隘口。行前，我命令库兹明科马上准备两门大炮，一遇机会便派遣相应数量的炮手携带大炮和炮弹随后跟来，并且占据奇吉湖上通向迭卡斯特里道路的起点；然后将所有健康的哥萨克骑兵派去占据由海湾通往奇吉湖途中的隘路*，以便挫败敌人从迭卡斯特里窜向奇吉湖的任何企图；最后，还命令他尽可能安置下所有来到他那里的人，供给他们饮食。

11日深夜，我搭乘"希望号"轮船穿过奇吉湖，来到通向迭卡斯特里湾去的隘口。我在这里又遇到几家眷属，他们正在等候划船，以便前去马林斯克哨所。岸上泥泞不堪：水、有些地方是积雪和泥浆，深可及膝，甚至没及腰部。我在此地仍然未能探听到关于我国舰队的任何消息，因为所有来到此处的人员在敌人刚刚出现 318
的时候便撤离了迭卡斯特里。我把"希望号"轮船留下，命令它协助将家属运送到马林斯克哨所，然后再将大炮和哥萨克从哨所运来此地。我则偕同波波夫中尉，带着河口湾详图，踏着深及膝部的、有时几乎齐腰深的水、雪和泥浆，徒步向迭卡斯特里湾进发。我们筋疲力尽，全身湿透，直到13日傍晚才到达迭卡斯特里湾，看到我们的整个堪察加舰队都在那里抛锚停泊，舰队的船只是："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德维纳号"、"额尔齐斯号"和"贝加尔号"运输船。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将军告诉我说，英国的一艘蒸汽巡航战船和一艘轻快巡航战船在5月9日那一天发现了我国舰队，它们到此处侦察了海湾，与我方的轻巡航战船和巡航战船互射了几炮之后，便驶出海湾，向南逸去；因此，可以认为，这仅仅是奉命前来此地侦察我国船只的敌舰队前卫。敌人马上就会派出大批兵力来此。这时，扎沃伊科已经派奥夫夏尼科夫海军准尉乘快艇前去河口湾，观察是否有可能驶进河口湾。从

* 隘路——在山里或河谷上的狭窄通路。——校订者注

一直刮着的强劲北风来看，可以断定，河口湾南部仍被冰封。奥夫夏尼科夫海军准尉没有返回，但此时应该作出决定：是立即前往河口湾，还是在此地等待可能进入河口湾的时机。为了此事，同时也是为了详细地说明从迭卡斯特里到阿穆尔河口湾的路线，立刻命令所有的指挥官都到作为旗舰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上来。指挥官们的意见是：留在迭卡斯特里等待可能进入河口湾的时机。如果敌人进犯，则自卫到底；情况不利时，即将船只炸毁。在听取了这种意见之后，我建议立刻向北行驶，尽速驶至叶卡捷琳娜岬，在那里等待可能进入河口湾的时机；然后前往拉扎列夫岬，在那里，在我方炮台的掩护下，再等待可能驶入阿穆尔河的时机；如果敌人进犯，则按照已通过的决定，战斗到底，不幸时，便炸毁船只，幸存的人员可从叶卡捷琳娜岬随同向导后撤至阿穆尔河上的阿洛姆屯，向导们已在那里等待我国舰队的到达。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意见：翌日，我方舰队便全体启锚向河口湾驶去；就在此时，奥夫夏尼科夫海军准尉回来了，他复命说，在北面已没有冰块。

在来迭卡斯特里湾的途中，扎沃伊科曾到皇帝港去接“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但是，巡航战船停泊的康士坦丁湾还覆盖着冰层，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够把巡航战船从那里弄出来，并使其作好航行准备；然而时不我待，每时每刻敌舰队都可能前来进犯；此外，“狄爱娜号”巡航战船尚未到达，于是，扎沃伊科又向库兹涅佐夫重
319 申了给他的各项指令，为他补充了粮食，仍把“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留在该处等候普提雅廷。

很明显，在我国舰队驶离迭卡斯特里湾以后，我的主要注意力便应集中在采取措施，使时刻可能在此湾出现的大批敌人无从得知有关我国舰队驶往阿穆尔河口湾的消息。为此就必须排除任何人被敌人捉去的可能性。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全部当地居民都须迁离迭卡斯特里湾，而留在哨所的人员奉到命令，敌人船只一到，

便撤往林中通向奇吉湖的路上。但是，哨所的房屋不得毁坏，因为要以此诱使敌人注意，迫使其进行侦察，从而尽量将其阻留在迭卡斯特里。如果敌人继续深入腹地，则一面撤退，一面与驻扎于隘路的哥萨克会合一起，然后保卫隘路，撤向奇吉湖，直至设在通向此湖的隘口处的大炮那里。

部署停当后，我便赶到了马林斯克哨所，由那里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以便采取措施，尽快地把财物和大炮运离拉扎列夫岬，并作好准备，防止发生各种于我不利的偶然事件。因为还没有任何人沿阿穆尔河航行到此，关于总督的行踪，我们尚未获得任何信息，所以我便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海军准尉携带我和扎沃伊科的报告前去迎接总督。

5 日 18 日，我回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接着，便乘"希望号"轮船驶向河口湾拉扎列夫岬，但是，在乌萨岬附近遇到了严实的冰层。我在这里找到了停泊在冰块后面的划船和"河口湾号"纵帆驳船。率领这些船只的比柳廖夫海军中尉告诉我说，布塔科夫和什瓦尔茨海军中尉、伊凡诺夫海军准尉带领一百六十人，已经徒步前去拉扎列夫岬，他们随身带有够十天食用的面包干和二百个发射大炮用的火药包。我命令比柳廖夫在河口湾的冰排流净之后，前去拉扎列夫岬听候布塔科夫调遣任用，到达该岬后，应立即向我报告当地的情况。我返回了尼古拉耶夫斯克，马上派出由库普列扬诺夫指挥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前去帮助我们的划船驶往拉扎列夫岬。在此之后，我们便开始在库艾格达岬上修筑炮台，修理和武装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划船，并且通知在彼得冬营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令其一有可能便来尼古拉耶夫斯克。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布塔科夫海军大尉的报告，内称，因道路泥泞不堪，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在 5 月 15 日到达拉扎列夫岬，目前已开始在岬上修筑炮台。扎沃伊科于 18 日率领整个堪察加舰

队到达该处，布塔科夫已归他调遣任用。

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把我们的全部海军力量集中在
320 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与已经提到的迄今对此港的信念大相径庭的。此事的经过是：总督得到来自彼得堡的消息，闻得敌人正在准备进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并欲集中大批兵力消灭掉我国在太平洋上的船只，又闻得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不待彼得堡的命令，便指派自己的副官马尔蒂诺夫哥萨克大尉专程前往堪察加传达命令，令扎沃伊科海军少将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将一切公产与家属装上在那里过冬的舰队船只，率领舰队撤往阿穆尔河河口。马尔蒂诺夫哥萨克大尉途经雅库次克，从那里乘坐狗爬犁前往鄂霍次克。他走的是鄂霍次克海的荒僻沿岸，两个居民点之间相距达四百俄里。他冒着一旦狂风骤起，便会死于暴风雪的危险，履冰横渡了不少宽阔的海湾。就是这样，他在三个月内完成了由伊尔库次克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近八千俄里（八千五百公里）的全部行程。这种速度是空前的。此次趱行的神速，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所采取的坚决而迅疾的部署和行动，我国舰队从冰冻中迅速开拔出港，以及它在数倍于我的强敌眼前幸运地穿越而过——凡此一切，挽救了我国军队的声誉和光荣，拯救了我方的船只、人员和港口的财物。这个情况，事实上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个被大海隔开、而与大陆不相连的地方，不应成为我国在极东的主要港口，主要的港口只能设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即设于与东西伯利亚有内陆交通线直接连接的、不怕敌人从海上进犯的地方。因而，为了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为主要港口而在该处花去的费用，纯属虚掷。如果说集中于此港的我国船只和部队能得以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获救，那么这不能不算作特殊情况。在可能与海上列强决裂的情况下，把这些船只和部队留于堪察加是毫无根据的，依我之

见，早在1854年春，就应该将一切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迁移至尼古拉耶夫斯克。

扎沃伊科把迁徙港口之事布置得井井有条：阿瓦恰湾尚未解冻时，我国船只即已武装完毕。冰排刚一开始流动，船只便已装上所有的家属和港口的全部财物出海了。马尔蒂诺夫哥萨克大尉留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长官。舰队驶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不久，英法联军就到了那里。他们在那里既没有找到船只，又没有发现部队（除马尔蒂诺夫哥萨克大尉和几名居民以外），他们焚毁了公家仓库后，便往日本海追赶我国船只去了[180]。

5月23日，我接到了迭卡斯特里发来的通知：我国舰队驶离该湾三日之后，敌人舰只开到了那里，并且派遣登陆部队登陆，企图抓人打听我国船只的去向。他们在迭卡斯特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321
找到，也没有找到任何财物，只拣到一袋偶然落下的黑麦面，他们便把它扬弃了。之后，敌舰队便驶离此湾向南追去，正如后来得知的那样，他们料想我国舰队除开这个方向以外别无去处。敌人坚信，从鞑靼海峡根本没有可能驶入河口湾，因为那儿是一片使萨哈林与大陆相衔接的浅滩。敌舰队长官在事后也正是以此情况为自己辩解的。

5月27日，我接到了来自拉扎列夫岬的报告，内称，停泊于此岬附近的我国船只，在建筑于岬上的炮台掩护下，准备驶入阿穆尔河；“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财物均已装到了“河口湾号”纵帆船和几艘运输船上，这些船只及“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都可以自由驶入阿穆尔河；“狄爱娜号”巡航战船已在日本遇难。同时，我还获悉，列索夫斯基海军中校率领“狄爱娜号”巡航战船的一百五十名船员搭乘一艘商船来到了拉扎列夫岬；普提雅廷将军在日本修造了一艘取名为“赫达号”的纵帆船，他把巡航战船的人员分别安置在这艘纵帆船和为此目的租用的两艘美国商船上。其中一艘商

船由列索夫斯基指挥，另一艘则由穆欣-普希金指挥。普提雅廷将军本人则与波谢特海军中校一起乘坐"赫达号"纵帆船。列索夫斯基从日本直接来到迭卡斯特里湾，他在此湾得知我国全部船只已经在河口湾，于是就立刻启程前往那里。他刚驶出海湾，便由于浓雾和无风天气而不能继续前进，他只好在进口处北面的山岬后抛锚下碇。敌人此时正在海湾内进行侦察，正是由于上述的偶然情况，列索夫斯基才幸运地没有被敌人俘虏去，否则很难幸免。然而率领"狄爱娜号"巡航战船的其余船员从日本出发的穆欣-普希金，却不这样幸运：他离开日本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在那里没有找到我国船只，便径向阿扬驶去。途中，他们在萨哈林附近被敌方巡洋舰所俘。普提雅廷将军乘"赫达号"纵帆船也从日本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没有找到我国船只，就奔鞑靼海峡而来；途中，他折向皇帝港，获悉我国舰队已去河口湾之后，便立刻也向该湾驶去。其时大雾弥漫，他赖此幸运地躲过了敌方封锁鞑靼海峡沿岸的巡洋舰。浓雾之中，"赫达号"纵帆船竟然在敌船之一的船尾旁穿行而过。普提雅廷将军和波谢特在6月末进入了阿穆尔河，然后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沿阿穆尔河的航线一经打开，就使人们确信永远利用这条航线的必要性。由于当时的战争情况，以及决定将来自堪察加和日本的全部我国部队和船只集合在阿穆尔河下游，这就显得更加必要。彼得堡和伊尔库次克已经意识到我迭次所上条陈的正确性，
322 意识到用于同西伯利亚相隔绝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扬等地的费用，全属虚掷，同时也意识到了只有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我们才能在我国的远东站稳脚跟。由于就我国信使扎鲍林斯基上校前往北京未能获准一事行文理藩院进行了交涉，总督遂知照中国政府，1855年春他将再度率领部队航行阿穆尔，以保卫该地区不受英法联军侵扰，因此请求将全权代表会晤的地

点通知他，回文可寄到阿穆尔河上(奇吉)马林斯克哨所。

在此之后，便进行了沿阿穆尔河的第二次航行。此次航行分为三批：第一批由二十六艘驳船组成，由总督亲自率领，这一次总督偕同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沿河下行；第二批由五十二艘驳船组成，由第十五边防营指挥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纳季莫夫中校统率；第三批由三十五艘驳船组成，由科尔萨科夫上校率领。随同此次航行前来保卫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第十五边防营和第十四边防不全额营，总计二千五百人，因而在马林斯克哨所已集中了二千七百人以上。参加此次航行的还有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科学考察队。这支考察队的经费是利用了学会会员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索洛维约夫的捐款，他为了考察阿穆尔地区曾经捐献出半普特黄金。科学考察队由自然科学家马克[181]、天文学家拉什科夫、地形测绘员宗切夫斯基和文官科切托夫组成。随同此次航行而来的还有由总督手下的专差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182]率领的第一批俄国农民。他们原是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的农民，将要移居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和马林斯克之间。在沃尔康斯基公爵领导之下，立即着手了移居工作，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起，沿阿穆尔河右岸建立起一系列村庄，它们是：伊尔库次卡亚、博哥罗茨卡亚、米哈伊洛夫斯卡亚、新米哈伊洛夫斯卡亚、谢尔基耶夫斯卡亚和沃斯克列先斯卡亚[183]。移民从国库得到补助，永远免除兵役、地方徭役和出车官差。与此同时，在马林斯克哨所对面的苏契岛上还驻扎了一连哥萨克骑兵，从而形成了一个苏契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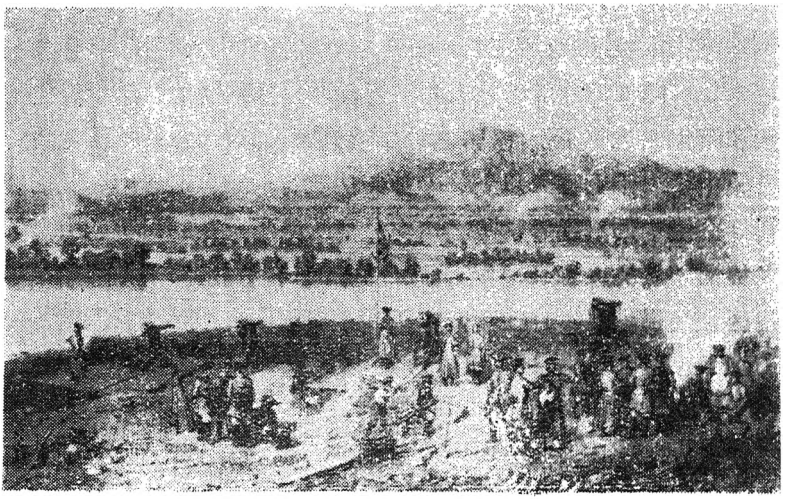
总督兼阿穆尔河河口海陆军总司令到达马林斯克之后，派遣利特克海军准尉前来尼古拉耶夫斯克见我，向我传达了下述命令：

1．阿穆尔考察队由扎沃伊科海军少将的堪察加驻军司令部取而代之，扎沃伊科海军少将的驻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

2．您被任命为阿穆尔沿岸地区陆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84]；

323 3．原属阿穆尔考察队的全体官兵，由扎沃伊科海军少将统辖；

4．兹决定马林斯克哨所为我方各军的大本营。



从马林斯克哨所南望图(选自马克图集)

因此，我奉命在新任长官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前，将考察队交付给官阶仅次于我的军官掌管，而我本人则须立刻前去马林斯克哨所履任。上述各项命令，同时也通知了扎沃伊科。他奉命将舰队移交“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指挥官伊兹耳美捷夫，然后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上任视事。伊兹耳美捷夫船长奉命带领所有的船只尽快地进入阿穆尔河。责成扎沃伊科海军少将千方百计协助伊兹耳美捷夫船长完成此事。“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按照我的布置，受命准备划船队，以防备敌人也用划船前来进攻。

由于总司令的这些命令，我和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女儿便来到

了马林斯克哨所，定居在两个小房间里。当时担任值班参谋官的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奥鲍连斯基公爵。科尔萨科夫上校被任命为阿穆尔河下游陆军司令，总督副官谢斯拉文中校任哥萨 324
克司令。司令部内设有几名文武官员，其中有：亚库什金和费奥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安年科夫。

我就任新职——参谋长之后，向总督提出了阿穆尔考察队自1850年6月到1855年6月，即为时五年的活动的总结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考察队，连全部官方给养也计算在内，共花费了国库的资金六万四千四百银卢布，即平均每年花费一万二千五百卢布左右*。在阿穆尔考察队存在的这个时期里，共有十二人死亡，并无一人失踪。这就是俄国为立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所付出的代价！在提出这份报告时，我鉴于一则阿穆尔河下游将有七千人以上过冬，再则须采取反击敌人以及继续建设我异常关切的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措施，便向总督提供了下述意见：

1. 目前，在阿穆尔河河口已经集中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部队、家属、财物，我方的全部船只，以及日本考察队的人员。在此情况下，在此地与外部敌人的战争已告结束，因为敌人不知道从南侧进入河口湾的入口；河口湾内沙洲浅滩，星罗棋布，水流湍急，变化莫测，在此处航行极难；加以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海岸上，层峦叠嶂，林木极多，荒瘠无路，所有这一切对于从海上来犯之敌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敌人被迫只能封锁鄂霍次克海海岸和鞑靼海峡沿岸，而这样作只能于我有利，因为敌人以这个行动承认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连同萨哈林岛，为俄国所有。在此以后，我们只剩下一个无法避免的内敌——严寒和对于在荒野过冬的人们身体健康有害的不利条件。为了经受住

* 仅堪察加驻军司令的薪俸和给养就远比这项开支多，更不用说用于堪察加和阿扬的资金远不是什么一千卢布的问题了。

这场斗争和尽量减少人员的损失，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人们过冬时住室宽敞、食物充足和适应气候条件的衣服得到供应。然而，人们航行来此时，在这方面有很多事被忽略了；因此，依愚见目前应作如下的部署：(1)派一个哥萨克连携带二门山炮驻扎在迭卡斯特里湾，以监视敌人。其余人员，全部用于建筑宽敞的过冬用房；(2)立即与居住在松花江沿岸的、我们多少有些熟识的满洲人联系，以补充食品和衣服；(3)为了与满洲人加强联系，必须立即在
325 马林斯克哨所和松花江江口之间设立五、六个哨所；(4)设法使土著供给我们鲜鱼和野禽；

2. 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地区的江河湖海是仅有的交通线路，因而这个地区所要求的行政管理机构应完全不同于我国其他各省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的主要所在地应设在乌苏里江江口，或者设在通向人烟稠密的满洲的唯一道路——松花江江口附近，因为根据尼布楚条约的含意，在边界问题，即确定作为边界的兴安岭的走向和发源于此山诸河的流向问题，已经被我们解决的情况下，松花江江口和整个乌苏里江流域及其沿海地带，直至朝鲜边界，皆应划为不可分割的俄国领土，而且单单一条阿穆尔河只能够作为我们的行动基地，它完全不能决定这一地区对于俄国的全部意义；正如此次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此地区的全部力量及其对于俄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乌苏里江流域的南部沿海地带和港湾。从这些港湾，一声令下，船只随时可以出海。这些港湾与阿穆尔河有内陆交通线直接相连，而内陆交通线是敌人从海上无法进犯的。这些港湾所处的位置，便于沿海洋设立贸易点和通商道路。因此，政府长时期内在此地的唯一任务，应该是将农民移居于可达到上述目的的各条要道，从而保证我国驻扎在此地区的军事力量能够从当地取得给养，同时使此地区各通衢要道的交通也可得到保障，最后，使主要部分集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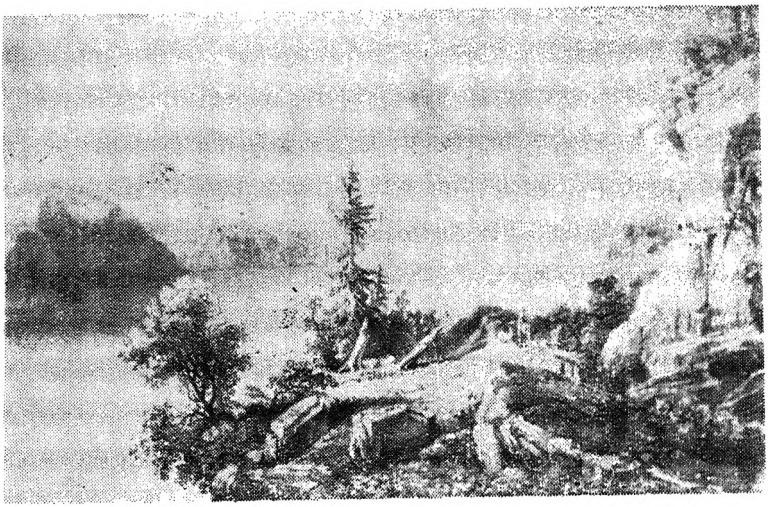
在阿穆尔南弯和沿乌苏里江一带的我国军队能够有各种办法沿着此地区的三大动脉——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从水路迅速调动。此外，必须使此地区经常有三——四艘设备完善、沒有毛病的巡洋舰，只要一声令下，它们即可驶出海洋；

3．鉴于这个地区沿岸荒僻无路，山峦重叠，林木茂密，是我们最可靠的堡垒，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和物力应该集中于尽快实现在第二项中所提及的目的；因此，政府拨予此地区的物资丝毫不应用于供养糜费极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和各类官吏，不应用于建造花费很大的建筑物和工事，因为我们在此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內仿佛仍将继续过野营生活，只需使用上述第二项所指的物资，就可完全足以一方面防止敌人对此地区的任何侵犯和在敌人侵犯时给予他们以切实的重创，另一方面切实巩固俄国在它的遙远的东方的政治 326
作用；

4．最后，虽然根据阿穆尔考察队所获得的情报，已经确知在结雅河、布列亚河、洪加里河、乌苏里江、图姆宁河、阿姆贡河、戈林河等河流域蕴藏着大量黄金和其他财富，然而由于此地辽阔荒瘠，以及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原因，此地区的贸易和工业无论如何不能象在北美合众国，特别象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迅速发展。如果热衷于模仿美国，企图在此地也达到美国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果，那将是异想天开。这个地区在各个方面都与美国不同，因此政府应将全部注意力贯注于上述第二项中提及的重要任务上，切勿耽于幻想，迷恋于效法北美合众国和加利福尼亚的先例，应该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上述任务，要使准许在此地区发展采金业这件事本身也完全是为了便于和促进上述任务的完成和对此地区在各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

我的意见与当时沿阿穆尔河航行来此的首脑人物的见解截然相反。这些先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把我们所有的部队和船只

集中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后，我们就已在此光荣地结束了战争。这些
327 高加索、马尔斯广场① 和红村野营及演习培养、训练出来的人物无法理解，不经过枪炮子弹的呼啸和战报的夸张渲染，以及伴之而来的颁赐奖章，加官晋爵，表彰功勋等等，就可以在此结束战争。他们无法理解，只要我们在这里安顿了我国船只和部队，使之免于覆灭的厄运，我们便可以仅仅靠这一点迫使敌人封锁黏鞑海峡沿岸，从



特林屯附近的阿穆尔河（选自乌克图集）

而迫使他们以此承认这个重要地区属于俄国所有。这些先生们就如同那些为了哗众取宠，坐在办公室里进行改革的改革派官吏，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们最终胜利的取得，以及牢固地占据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不是靠大张声势，而应通过建立在六年来对于此地、此地居民及他们与相邻的满洲的关系所作的深刻研究基础上的措施。这些高加索和马尔斯广场教育出来的先生们

① 俄文是“Марсово поле”，是彼得堡（即今列宁格勒）的一个广场。十九世纪初成为沙俄常用的阅兵场，并获名为“马尔斯（Марс——战神）”。——译者

想象敌人会抱着占领迭卡斯特里湾的目的而对它进行猛烈的进攻；这些先生们决定，俄国只需要领有阿穆尔河的左岸及直抵迭卡斯特里湾为止的下游地带；他们认为管理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和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机构应集中的主要地点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而港口应设在迭卡斯特里湾；至于阿穆尔河流域南部、乌苏里江流域及其沿海地带，这些先生们则认为是俄国所不需要的。幸而，正如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的，这后一项错误谬见不久就改变了，在与中国勘界时，我的意见大致上被采纳了[185]。至于我对于政府在此地唯一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则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在这个地区内设立了形形色色的官僚机构，地区也分成了两个独立的省份，因此便使上述政府的主要任务在几个最本质、最主要的原则方面直到如今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边区的中央管理机构在阿穆尔南湾一带还没有实现统一；这个机构如同奥地利一样，呈现一种两权分立的状态[186]。军队不能就地取得粮食。海军部门需要出高昂的价格，使用环球航行的船只为自己的部队运送食物。在这个地区用于在主要交通动脉——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尤其是松花江——上进行迅速调动的工具，还远未完善，沿本地区主要交通线路的农业移民远未按照要求整顿成应有的状态。在萨哈林的杜厄或久春内附近开辟港口，本可使装卸船只安全无虞，但是这项工程至今未能动工。一群群采金者目前都麇集在本地区内，开采、消耗着本地区的富源，但是从解决上述政府任务看来，对于本地区却毫无裨益。然而，自从我提出这个意见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用于迁徙受惩罚士兵到该处去，用于构筑碉堡工事和供养各种官僚机关，用于派 328
遣一群群官吏和官吏考察队*所虚掷的费用，已数以百万计。我们为什么要作这种事？也许我们是出于虚荣，把一桩极其简单、极其自然的任务故意复杂化，借以抬高自己的声价，而事实上，我们的

* 仅斯科尔科夫考察队就花掉了十万卢布以上。

行动与只有官僚们才能作出的行动毫无二致。

这就是当时、以及现在我对我们应该在远东建立什么样的局面才能符合彼得一世、叶卡德琳娜二世和尼古拉一世的理想，使之对俄国具有应有的政治意义，并且成为培育我国海军军官和部队的温床等的看法。

到1855年7月末，我国当时在东洋的船只，除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腐烂躯壳外，载着所有的部队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财物，已经全部集中于尼古拉耶夫斯克，阿穆尔河成了他们免遭数倍于我的强敌追击的可靠而安全的藏身之处。当时在阿穆尔过冬的有下列船只：装有四十四门大炮的“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装有十六门大炮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装有六门大炮的“东方号”螺旋桨纵帆船和“德维纳号”、“额尔齐斯号”及“贝加尔号”运输船，“赫达号”纵帆船，“堪察加人号”单桅帆船和“额尔古纳号”轮船。

这样，海洋船只在阿穆尔河河口和阿穆尔河口湾航行的可能性得到了肯定，无论从鄂霍次克海，还是从鞑靼海峡都可以驶入河口湾，阿穆尔考察队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岛上所完成的发现、所进行的考察和奠定的基础——这一切在与西方列强刚一决裂的情况下就表明了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对于国家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就在战争的第一年，由于阿穆尔考察队的工作，这个地区起到了收纳我国军事舰队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财物，以及日本考察队的避难场所的作用。若没有这一点，则上述的一切都会陷入危急之中。纵然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曾经大获全胜，我国舰队及其所载的一切仍然会不免毁灭于战火，或者遭敌人虏获。

---

* 我曾经在这条巡航战船上服役九年，其中有六年担任海军上尉。今天我发现了阿穆尔河的入口，好象有意专为在此河内拯救我极感珍贵的“阿芙乐尔号”免遭覆灭似的。

然而，舰队却平安地度过了一冬，宛若置身于祖国土地，处于自己的同胞之中，享用着俄罗斯生活的一应所需，保留着俄罗斯生活的一切特点。

所有在此叙及的事实，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些事实是阿穆尔考察队为了使人们承认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及萨哈林岛隶属于俄国而奠定的最后一块基石和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些事实证明，俄国只有在 329
此地才能够拥有应有的堡垒，才能够在自己的远东起到重要的政治作用。这些事实是我国全体海军的荣誉，因为它所培育出来的人不怕完全违反给他们的训令，用极其有限的工具，仅凭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这一切成果。公民的勇敢无畏精神鼓舞着他们，他们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走去，充分意识到正是这一目的才使这一地区永远为俄国所有。

请看十五年前某些多少熟悉一些组成阿穆尔考察队的海军军官活动的人士，根据他们从传闻和东西伯利亚总署及俄罗斯美洲公司总经理处的档案中所能获得的资料，在我国的期刊上撰写的文章。罗曼诺夫写道*：

“1850 年被抛掷到当时尚属荒无人烟的彼得沙洲上的一小撮人，沒有按照规定去建立旨在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的普通冬营，却历尽艰难困苦，不顾物力极为有限，不怕完全违反所奉训令，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得以考察了阿穆尔河下游和萨哈林岛的荒凉地带，在主要的据点奠定下根基，并且把俄国的影响扩大到附近的所有居民，甚至满洲人那里。考察队队长的坚定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毅力，使得俄国人经过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后，牢固地立足于阿穆尔，发现了此河在河口以上三百俄里处的、极为接近河口湾附近的唯一海湾——迭卡斯特里湾，并且占领了奇吉屯及其邻近的迭卡

* 文章载于《俄罗斯言论》，1860 年。

斯特里湾，使此湾成为从南面驶入阿穆尔河河口的船只所必经之站；发现并占领了世界上良港之一——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和萨哈林岛上的主要据点。他们收集了大陆海岸和萨哈林岛居民不受人管辖的肯定资料，获得了有关乌苏里江及其对于紧靠着该江的、几乎全年不冻的港湾地区的重要意义的准确情报，勘测了自乌第河上游起的兴安岭主脉的走向和发源于此岭东坡的主要河流的流向，从而提出了边界问题，并且提供了准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从乌第河上游向东至海，包括阿穆尔河南北流域、松花江江口和整个乌苏里江流域及其直至朝鲜边界的沿海地带，以及萨哈林岛在内的整个地区，全为俄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是1849年'贝加尔号'运输船的数量微不足道的全体船员和1850年被抛掷于鄂霍次克海的荒野岸边，在远离文明世界达万里之遥的人迹罕至的野莽去处的一小撮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所作出的事情。忍受着不
330 可言喻的折磨，冬季里受寒挨冻，堪察加或阿扬不派船只来时往往忍饥挨饿，洪水泛滥时冒着沒顶危险*，这些文明社会的志愿的流放囚徒身处危机四伏之中，从未颓唐萎靡，在落到他们身上的沉重劳动和考验的重压之下，从未灰心丧气，相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总是精神抖擞地挺身前进……他们意识到应该由他们来实现造福祖国的崇高的社会目的。在自己的可尊敬的队长的领导下，并以同别人患难与共、同担风险的队长夫人为榜样的考察队成员，总是不拘泥于命令，主动地进行活动，而且每时每刻都冒着稍有差错便会招致严惩的危险，这一小撮人不怕饿死，在荒野的沉寂中不声不响地采集基石，然后，他们的队长用这些基石为我们祖国远东所完

---

* 彼得冬营座落的低洼沙洲，不止一次地遭受到大水浸淹。有一次，在冬天，海水几乎流到了房舍跟前，淹没了唯一的淡水井，以致于所有住在彼得冬营的人都须用积雪烧饭煮茶。在大家离开彼得冬营，迁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后，冬天里海水涨得更高，竟淹没了整个沙洲，流进了空房子，在屋里面结了一层很厚的冰。当然，类似的现象，在阿穆尔考察队的官兵和家属居住在彼得冬营的期间内，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成的种种事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假如这样的壮举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由外国人完成的，那么我们早已把他们的名字记得烂熟了，唯恐被文明的欧洲视为野蛮人；那时他们就会使大家震惊，他们的功绩就会象罗斯①、巴里②和富兰克林③等人所建树的功绩一样，被人称道。直到如今几乎我们所有的人还不知道那些俄国人的名字，而我们的祖国能够在阿穆尔河下游的荒凉河岸和东洋沿岸地带确立自己的势力，同时获得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及其沿海地带和萨哈林岛，都应该归功于他们[187]。

与此同时，不能不给予那些甘心情愿和精神振奋地分担与她们性别不相适应的艰难险阻的妇女们以应有的公正评价。涅维尔斯卡娅、奥尔洛娃和巴奇曼诺娃等名字，尤其是前者的名字，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历史上占有光荣的位置。”*

罗曼诺夫说道：“曾经参加过阿穆尔考察队的鲍什尼亚克是这样描述考察队队长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涅维尔斯卡娅的。

这位不久前还是斯莫尔尼修道院的女学生，住惯了豪华富丽的厅堂楼阁，本来拥有资产，有可能过另一种生活，但是却来到此地在一所有三个房间的厢房里栖身，并且要与奥尔洛夫一家合住。一群群肮脏的基里亚克人、通古斯人，以及纷至沓来的不惬意事，都未能使她畏难退缩。我们可以坦率地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应该归功于她那对大家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她的榜样鼓舞了那些士兵妻子中的、可以说是不幸的妇女，这 331

① 约翰·罗斯(1777—1856)英国航海家，曾至北极探险。——译者

② 巴里，英国北极考察家，曾发现巴里群岛(1819年)。——译者

③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极地探险家。——译者

* 此文载于1860年《俄罗斯言论》杂志。

些妇女随同她们的丈夫被命运抛掷到此处受难。我们常常与涅维尔斯卡娅相处一起，但从未听到她说过一句怨言，或者责备的话，相反，我们经常可以从她身上看到由于认识到上帝给她安排的痛苦而高尚的境遇所表现出的那种泰然自若和引为骄傲的心情。安排新的家业和阅读书籍，为她驱散了寂寞。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她性格的刚毅，对工作的习惯和离了舞会及晚会也能善于自处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该有多么难能可贵呵！

332 终于，长官的官邸盖成了（长五俄丈，宽三俄丈），内有五间陋室；冬日降临，随之而至的是可怖的大风雪。大风雪期间，牺牲了几个人。到处是可怕的严寒，大雪掩盖了一切，以至为了通行不得不挖掘出一道道雪廊，而要进入营房，只能通过阁楼。涅维尔斯卡娅孑然一身度此寒冬（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已公出在外），室内温度只是零上五度左右，她冻得簌簌发抖，但仍然满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留在此处。1852 年终于来到了。堪察加没有派船来，这使我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哺乳的婴儿中断了牛奶，患病的同伴们没有了新鲜的食物。有几个人被坏血病送进了坟墓*。

在这个时候，这位妇女的美好的本能也表现出来了，向经受苦难的人伸出了救援的手。1851 年运来的、涅维尔斯科伊家产中唯一的奶牛供给那些不幸的孩子牛奶，而考察队队长的餐桌上出现了腌肉。一切新鲜的食物都按着比例分成若干份。仍然听不到一句怨言，听不到一声责备的话。据我看来，阿穆尔考察队的主要功绩正是表现在这样的行为当中；这种行为支持了驯顺和忍耐的精神，而考察队若没有这种精神，早就已经解体分散了。在读过这篇特写以后，我们不禁要问：肯于过这种生活的男人会有很多吗？当

---

* 涅维尔斯科伊这一家也未能躲过这一次打击：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经受了千辛万苦，所遭受到的折磨对于她的年幼的女儿的健康发生了致命的影响；直到今天，在彼得冬营的沙洲上还留有这个幼儿的坟墓……

然，不多。可是要知道，这位妇女在当时的年龄仅仅才十九岁。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是的，但是那些例子所讲的仍然不过是在人烟比较稠密、沒有象在阿穆尔地区一个妇女所遇到的那种困难的地方。涅维尔斯卡娅战胜了所有的艰难困苦，当然，她也树立了很多敌人，就如同在我们这穷乡僻壤、穷街陋巷里司空见惯的一样。"*

阿穆尔考察队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艰苦而崇高的使命，它的活动的后果就是如此。现在，最后我只谈一下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下一步行动和终于将阿穆尔沿岸地区及乌苏里江流域并入俄国之事，后者是我国海军军官在祖国的远东所进行的这一活动的最终结果。现将自 1850 年起至 1855 年末为止，考察队人员的名单开列如下，以此来结束本章。

1850 年和 1851 年期间，阿穆尔考察队由下列人员组成：

队长：Г. И. 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校；H. K. 鲍什尼亚克海军中尉和 H. M. 契哈乔夫海军准尉；领航队准尉：Д. И. 奥尔洛夫和 A. И. 沃洛宁；"鄂霍次克号"运输船指挥官加夫利洛夫海军中尉，谢苗诺夫海军准尉，地形测绘员波波夫，医生奥尔洛夫和俄美公司经理人别列津。士兵：属于考察队本身的——二十六人，运输船上的——二十人。妇女有：考察队队长夫人 E. И. 涅维尔斯卡娅，Д. И. 奥尔洛夫的妻子——X. M. 奥尔洛娃，士兵的妻子四人。

1852 年： 333

除加夫利洛夫以外，其余人员一仍其旧；士兵五十六人和海军准尉二名：拉兹格拉德斯基和彼得罗夫。

1853 年：

除契哈乔夫和谢苗诺夫以外，其余人员依旧如前。此外增加

---

* H·鲍什尼亚克：《阿穆尔沿岸地区考察记》，载于《海洋文集》，1859 年，第 2 期。

了巴奇曼诺夫海军大尉及其夫人伊丽莎白·奥西波芙娜；加夫里尔·维尼阿明诺夫神甫及其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巴乌罗夫准尉，士兵七十人，以及萨哈林考察队的：H. B. 布谢少校，H. B. 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士兵八十六人，俄美公司经理人萨马林。此外，在皇帝港过冬的有加夫利洛夫指挥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和克林科夫斯特列姆指挥的俄美公司的“尼古拉号”海船，总计共七十六人；在彼得冬营过冬的有沙雷波夫指挥的“卡加克号”小艇，船员共十五人。

1854 年和 1855 年：

除了上述的来自萨哈林的船只和人员，布谢少校和经理人以外，其余人员一仍其旧。此外新来的有：Я. И. 库普列扬诺夫中尉和 H. B. 卢达诺夫斯基中尉。阿穆尔考察队本身的部队有八十六人，派来考察队的有“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船员和军官，混成骑兵轻炮队和一个哥萨克连。

第三十章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最后几个月　委派划界谈判的全权代表

我们在 1855 年末的处境　穆拉维约夫提出的关于以阿穆尔河为界的建议　他的部署　普提雅廷海军上将乘"希望号"蒸汽快艇沿阿穆尔河上行　建立库托曼达哨所　未能实现的设想　北美合众国的"帕耳美托号"和"白令号"商船　俄美公司的一艘海船毁于河口湾　敌船驶抵迭卡斯特里湾　敌人在此湾登陆　来自皇帝港的报告　派遣拉兹格拉德斯基前往那里的目的　我所提出的关于不应沉毁"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报告　总督与满洲人的公文往来　科尔萨科夫在瑷珲　迭卡斯特里的野营　上溯阿穆尔　布谢的部署　"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和"德维纳号"运输船驶离尼古拉耶夫斯克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　我返回彼得堡　在彼得堡关于我的活动的传闻　皇上的赞语　滨海省的设置　卡扎凯维奇海军上校受委代行滨海省驻军司令的职务　普提雅廷伯爵出使　移民于阿穆尔河左岸　普提雅廷伯爵沿阿穆尔河下行及其中国之行　卢达诺夫斯基于 1857 年登上萨哈林的目的　普提雅廷伯爵在中国的活动　委派穆拉维约夫进行边界谈判　我军屯聚阿穆尔　穆拉维约夫事先所作的安排　中国政府委派全权代表

大批的部队，尤其是堪察加居民和官员们的家属突兀地、完全出人意料地聚集此地，并且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在当时尚属荒僻的阿穆尔沿岸地区需要，就是在人烟稠密的地方

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情况下，骤然集聚了这么多人，势必引起许多困难，造成住房的紧张和许多食品及生活必需用品的匮乏。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到1854年春，房屋只能容纳三十人，而到
335 当年秋季，却须要安顿八百人以上居住。在马林斯克哨所，当时的房屋只可居住八人，而入秋时却须要安顿二百人以上。1855年夏初，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人口突增至五千人，而马林斯克哨所也增加到二千人。为所有的人都须安排住处，所有的人都须供给生活资料，须为他们准备过冬的暖和房舍，而这一切又须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封锁我们的情况下，须在把我国所有的船只引入河内、备妥划船队和构筑炮台的同时，加以完成。除此而外，尽管我不断呈文陈述，须沿阿穆尔河设立哨所，以便与满洲和外贝加尔地区建立内陆交通，但是哨所并未设立，因此我们与可以补充我们衣食不足的地方完全隔绝了。我敢断言，如果不是阿穆尔考察队对于基里亚克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基里亚克人受此影响而心甘情愿地供给我们大量鲜鱼和一部分野禽，那么，在突然聚集如此之多人员的情况下，发病率和死亡率一定会远比1855年到1856年之间的冬季多得多。

1855年总督沿阿穆尔河下驶时，于5月12日在库马拉河河口附近遇见四艘满洲人的大船，这些船正载着满洲当局根据北京的指令派来外贝加尔地区格尔必齐河河口会谈划界的几位官员逆水上行。总督建议这些官员前往马林斯克哨所。在马林斯克哨所举行的会谈中，总督表示希望将阿穆尔河作为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之间的边界*。中国的全权使臣照例回避了这一建议，他们援引我国枢密院在1853年致北京的信件作为根据，在该信件中提到

---

* 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当时对阿穆尔沿岸地区所抱的成见该有多么谬误，这种成见与我的理由和证明若没有滨海沿岸地带和乌苏里江流域，则阿穆尔河对于俄国毫无意义的一贯意图，是完全相反的。

了起于格尔必齐河上游的山脉。总督坚持自己的建议，解释说，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奉有圣旨的。中国使臣便毫无结果地返回去了，他们确信，似乎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河上是擅自而行的，是未经本国政府同意的。中国人后来在官方文件中也表露出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甚至在某些外国杂志上也有所反映。

为了防备敌人进攻迭卡斯特里湾，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并未按照我的建议派一个哥萨克连去，而是派遣自己的副官谢斯拉文中校率领五百名哥萨克步兵驻扎在迭卡斯特里湾。因此，不言而喻，我们用来修筑必要的过冬住屋的力量大大削弱了。谢斯拉文在迭卡斯特里湾等待敌人，一直空等到9月末，——敌人并没有到那里 336
去。在9月里，谢斯拉文留一部分哥萨克带着两门山炮驻守此湾，他本人则率领其余人等返回到马林斯克哨所。

此时，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已于8月初偕同波谢特海军中校搭乘“希望号”蒸汽快艇上溯阿穆尔河前往外贝加尔地区。这是上溯阿穆尔河的第一艘我国船只。船行甚是缓慢，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正如我在前文所述的那样，我们在阿穆尔河上没有设立为轮船可从那里补充粮食和木柴的哨所，因此轮船载满了重载，并且不得不拖曳一只沉重的大艇；用作燃料的木柴，只好临时从林中采伐。此外，该河上游的水位异常低，河道上出现了许多沙滩和浅滩。加以天气冷得过早，所以在距离乌斯季-斯特烈耳卡站尚有三百俄里左右的时候，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就遇到了冰凌，被迫将轮船和大艇钉牢在崖石上面，留它们在那里过冬，而他本人则率领所有随行人员历尽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徒步沿岸(在11月初)来到乌斯季-斯特烈耳卡站，由那里途经伊尔库次克返回了圣彼得堡。

1855年夏季在斯列谦斯克建造的“石勒喀号”轮船沿阿穆尔河下驶途中，在乌斯季-斯特烈耳卡附近的库托曼达河河口近处搁

浅，阻留在那里过冬，于是在那里建立了我国在阿穆尔河上游的第一个哨所——库托曼达哨所。

继普提雅廷海军上将之后，扎沃伊科打算偕同伊兹耳美捷耶夫船长及“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的其他几位军官搭乘“额尔古纳号”轮船上溯阿穆尔河，而总督同我、全体随员则想乘坐“东方号”纵帆船前去阿扬。但是，所有这些设想都沒有实现。“额尔古纳号”轮船自尼古拉耶夫斯克前往马林斯克哨所的途中，在茫茫烟雾之中误入低湿草地，虽然竭尽全力，也未能将它拖入水中。这条船就这样留在低湿草地上过冬，所有船上的乘客则坐舢舨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东方号”纵帆船则是因为奇吉支流中沙滩上的水位突然下降，不能驶上主航道，所以就留在马林斯克哨所过冬。总督因此就决定也在马林斯克哨所过冬，但是，他接到来自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一份情报，说“帕耳美托号”商船载着各种食物自北美合众国来到该处，于是便决定带领全体随从和伊兹耳美捷耶夫船长，在深秋季节乘坐此船前去阿扬；我则携眷和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安年科夫一起，留在马林斯克哨所过冬。

“帕耳美托号”海船是第一艘从南面进入阿穆尔河的商船。这艘商船，以及在9月末开来迭卡斯特里湾的北美合众国的海船“白
337 令号”，全都是卡扎凯维奇船长在美国租赁的。卡扎凯维奇在1854年末由圣彼得堡启程，前去美国采购各种储备品，以运往阿穆尔河。

“帕耳美托号”海船载着上述人等，在去阿扬的途中，顺利地躲过了当时在河口湾北部游弋的敌巡洋舰。引起敌人选择此地进行封锁的原因是这样的：

俄美公司的一艘海船从阿扬驶往锡特卡，为了躲避敌人的巡洋舰，它南下驶至河口湾，在此处被敌巡航战船发现了，于是，敌巡航战船便跟踪追逐。这艘海船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派来的沃洛宁海

军中尉的护送下，进入了河口湾北碇泊场。它已经驶过了北航道的沙滩，但是遇到了无风天气；此时敌人未敢贸然进入河口湾追它，但派出了几艘划船。海船船长和沃洛宁无法进行自卫，便焚毁了海船，自己随同船员（十二人）在敌人的射击下乘舢舨来到普伊尔岬。这样，这条船也同样没有落入敌人手中。这一情况使敌人更加深信，只有从鄂霍次克海方面才可能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因此，敌人便在此处加强了对我国船只的监视。

“白令号”商船于9月末到达迭卡斯特里湾后，到10月初便已全部卸完，准备返航；但是，此时有三艘敌船在舰队长埃利奥特的率领下闯进了海湾。事后才得知，这是游弋于鞑靼海峡南部和日本沿岸的英法联合舰队的前锋。英法舰队为了报复1854年进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在那里的我国兵船而遭到的失利，于1855年早春便闯入了阿瓦恰湾。他们在那里既未找到船只，又未发现部队，只看到马尔蒂诺夫哥萨克大尉和几个居民，于是就纵火焚毁了早已搬运一空的仓库，然后沿着我国堪察加舰队应该走的航路向千岛群岛驶去。我国舰队已幸运地避开了警觉的敌人。敌人未能遇到我国舰队的任何一艘船，就开始在日本沿岸和鞑靼海峡南部游弋，并且拨出两艘船前去迭卡斯特里湾。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这两艘船在5月9日到达那里。这两艘船发现我们之后，急忙向我们刚才所说的在日本沿岸游弋的海军上将回报此事。但是，我国舰队在此时已经驶进了河口湾。敌人再次赶来时，在迭卡斯特里湾已找不到我船的踪影。敌人确信萨哈林是一个半岛，从南面不可能进入河口湾，所以断定我国船只已离此湾南下，在鞑靼海峡沿岸或鄂霍次克海沿岸某个地方藏匿起来。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封锁着这两处的海岸，寻找这些船只。他们未能找到一艘我国船只，便在9月末拨出三艘船，在舰队长埃利奥特的指挥下，338
前来迭卡斯特里湾，其目的在于搜集情报，探明我国堪察加舰队究

竟往何处去了。埃利奥特在10月初来到迭卡斯特里，看到这里有我国部队驻守，便企图俘虏我方人员，以便打探我国船只的藏身之所。为此，他决定登陆（派出二百人左右）。经过一阵加强的炮火轰击之后，登陆部队靠近了海岸。我方由普赞① 大尉指挥的七十名哥萨克，并由库兹明科大尉及叶利恰尼诺夫海军准尉指挥的两门山炮，让敌人登陆部队靠岸后，便从林中向敌人开枪开炮，猛烈射击。敌人遭到很大伤亡，立即掉头逃回船上。敌人死亡五人，负伤达二十人，而我方仅有三名士兵受伤。在此之后，敌人便驻扎在迭卡斯特里，以为我国船只于深秋时节会来此地过冬。此时，普赞已将敌人来犯一事报告马林斯克哨所。谢斯拉文闻讯后，当即率所余的哥萨克（约四百五十人）开拔来此，随后，纳季莫夫中校带领第十四营也赶来此地；这样，到10月中旬，在迭卡斯特里湾已集结了近一千五百人的军队。敌人每日从早晨九时或十时起至午后一时止轰击我方，但是我国军队和建筑物丝毫未遭损害；诚然，树木被轰倒了不少。敌人在此湾停留到10月末，便离此南下，接着我军也涉过奇吉湖的冰面返回到马林斯克哨所。

1855年的通航期就这样结束了。敌人封锁了鞑靼海峡两岸，枉费心机地到处寻找我国船只。他们甚至连皇帝港都没有发现，报废的“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就在此处安然地停泊着。皇帝港被海岸隐蔽得非常巧妙，只有熟知此港的位置，才能够驶进港去。在当时所有的地图上面，整个鞑靼海峡的海岸还被画成是笔直的、岩石壁立的海岸。

我以私人身分携眷住在纳季莫夫中校让给我的两间潮湿的房间里。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被留下担任此地区长官，总督的副官谢斯拉文则被任命为在马林斯克哨所过冬的陆军部队长官。

① 据《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普赞（Пузан）应为普集诺（Пузино）。——译者

皇帝港的康士坦丁哨所长官库兹涅佐夫少尉不知道地区的管理大权已经转交给扎沃伊科，在他 11 月 25 日给我的信件（由基里亚克人送来的）里报告说，皇帝港已被冰封，未曾发现敌人，全体人员都健壮无恙，食物足敷十个月之用，只是缺少几种食品。他请求我给他运去。我接到库兹涅佐夫这封信时，正值拉兹格拉德斯基海军准尉到达马林斯克哨所。扎沃伊科海军少将派他前去皇帝港，令他在那里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沉掉，然后令库兹涅佐夫率 339
部队撤回尼古拉耶夫斯克。我暂且把拉兹格拉德斯基留在马林斯克哨所，等候扎沃伊科对我的建议的回音。我把库兹涅佐夫的信件转给扎沃伊科的同时，向他写道：“……目前丝毫没有必要沉毁‘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因为在皇帝港冰解之前，即到 1856 年 5 月之前，可望停战，甚至可望和平。故而只需要向那里运送库兹涅佐夫所请求的食物，此事沿着从洪加里屯通往皇帝港的道路极易办到。但须通知库兹涅佐夫，如果和平不能实现，而且敌人进犯到这里，企图俘获此船，则须按照所奉指令，一丝不苟地行动，即炸毁巡航战船，然后带领人员向洪加里方向撤入树林中去。这样作将会产生大大有利于我的影响，比在尚无任何必要时就先行沉没此船，对我要有利得多，因为 1856 年春，一旦实现和平，那么这艘巡航战船尚可引出海港……”

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海军少将在 1855 年 12 月 16 日复信答复我的建议时说，鉴于他所奉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作主采纳我的这种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与他所奉命令相悖。故而他严令拉兹格拉德斯基火速前往皇帝港，就地沉没“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拉兹格拉德斯基因此便经洪加里屯前去皇帝港，于 1856 年 1 月 17 日，即经过十六天之后，他到达了那里。他在康士坦丁哨所旁沉没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然后率领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部队（十四人）在 3 月 20 日循原路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这样，康士坦

丁哨所自 1853 年 8 月 1 日设立起，只存在到 1856 年 3 月 1 日就撤销了。[188]

1856 年初，穆拉维约夫总督到达圣彼得堡。当时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会同库伦贝子办事大臣① 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向彼得堡我国枢密院发来咨文，内称，他们不敢将总督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在马林斯克时）回禀本国政府，而俄国人仍在沿阿穆尔河航行，在此处建立城镇等等。这份咨文转交给了特别委员会审处，特别委员会则决定授权穆拉维约夫总督以个人名义予以答复。穆拉维约夫就此答复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和库伦贝子办事大臣说，他有权拆阅致枢密院的咨文，看到他们的意见，同样也不敢将咨文呈送枢密院。这一答复使中国人越发相信穆拉维约夫将军是在自行其是。

1856 年早春，4 月 26 日，科尔萨科夫上校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下行，来至普提雅廷伯爵留置"希望号"轮船的地方，乘上该船驶到瑷珲，在那里向副都统（驻军司令）宣称，今夏将有船只沿阿穆
340 尔河下驶，并将在此河沿岸设立我国哨所，以保证供应由此河下游返回来的部队一应所需和保持下游与外贝加尔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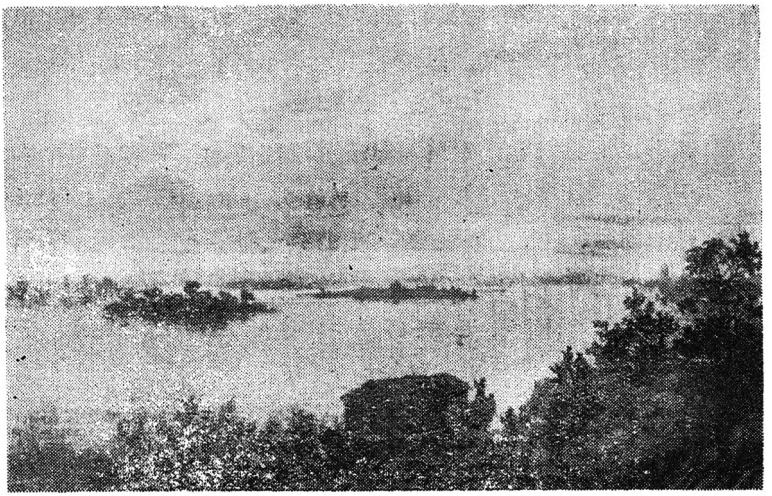
谢斯拉文在 4 月初，于迭卡斯特里湾内开航之前，已经率领哥萨克（五百人）离马林斯克哨所前去该湾，在那里扎营，当时设想敌人将会占据此湾，并且在此地长驻久留。通航期开始以后，我与扎沃伊科携带家眷乘驳船溯阿穆尔河而上，我于 5 月 15 日离开马林斯克哨所，继我之后，扎沃伊科也离开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当时"东方号"纵帆船也上溯阿穆尔河到乌苏里江江口去了。当我航行

* 即省长。

① 此处俄文原文为：ургинский ван Вейдзье。——译者

** 这样，终于承认了沿阿穆尔河设立哨所是在所必需，而我在 1855 年提出有关此事的报告时，却被认为是空想，是多此一举。

到离乌苏里江江口尚有二百俄里处时，安年科夫从“东方号”纵帆船下来，乘着土著小船来到驳船见我，他通知我说，契哈乔夫大尉率领十只船从外贝加尔地区下驶，在道利岬旁遇到了纵帆船。契哈乔夫说，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和约。安年科夫讲，若是没有蒸汽船只，上溯阿穆尔河，在遇到山岬旁和某些支流里水流湍急时，尤其是在兴安岭峡谷，是很危险的，行程也十分缓慢。他并且说，“石勒喀号”轮船本应从斯列谦斯克沿阿穆尔河下驶，前来迎接我们，但是这艘轮船至今尚未竣工，本通航期内未必能来，因此我和扎沃 341
伊科远不如返回下游，然后改道经阿扬前往伊尔库次克。于是，我



出兴安岭峡谷后的阿穆尔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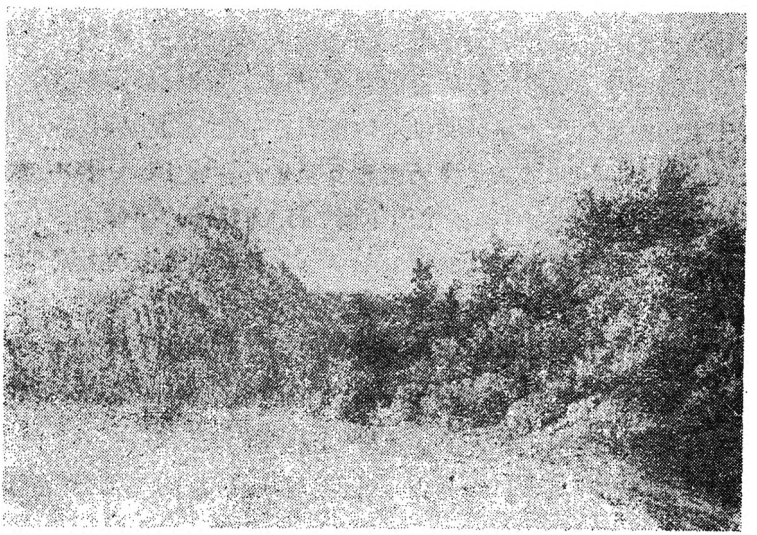
和扎沃伊科便改乘“东方号”纵帆船，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6 月 20 日抵达那里。5 月 22 日，契哈乔夫已把签订和约的消息通知给在迭卡斯特里湾的谢斯拉文，谢斯拉文又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到达迭卡斯特里的英国“皮克号”巡航战船指挥官。这艘英国巡航战船于 5 月 21 日来到迭卡斯特里，一方面是为了察看此处是否有我国舰

队的船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听和约是否已经签订，因为他们早已得到了开始和平谈判的情报。该巡航战船指挥官说，5月19日他曾经去过皇帝港，有关此港的存在，他还是在1855年与1856年之交的冬季，从当年曾到过我们这里的美国船那里偶然听到的*。此外，这位英国巡航战船指挥官还谈到，法国的一艘巡航战船在1855年夏封锁鞑靼海峡沿岸期间，测绘了普提雅廷将军在1854年发现的波谢特湾，并把该湾命名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湾。至于皇帝港，"皮克号"巡航战船指挥官则将其命名为巴拉库特湾。谢斯拉文上校获悉缔结和约以后，便率领自己部队离开迭卡斯特里湾，返回马林斯克哨所，然后按总督的部署，开始准备带领这些部队上溯阿穆尔河，返回外贝加尔地区去。第十四边防营留在马林斯克哨所。

阿穆尔河通航期开始后，第三次沿阿穆尔河航行的船队在总督手下的专差官布谢中校率领下，从外贝加尔地区出发了；参加此次航行的划船、帆船和木筏等各类船只共计一百一十只。航行的先头部队由契哈乔夫指挥。布谢中校沿阿穆尔河下驶时，为了保证我国部队即将溯河上返，只是在阿穆尔河左岸设立了三处哨所：库马拉哨所（在库马拉河河口对面）、结雅哨所（在结雅河河口附近）和兴安哨所（在小兴安岭峡谷入口附近）。哨所的数量和布局都与此河的广阔面积和它的特点不相适合。上溯阿穆尔河时，在乌苏里江江口以下的一段尤其难行。这里有许多曲折而湍急的支流。载着我国部队的船只必然要行经这些支流，并须缓缓前进，以免遇上更坏的情况——石岬附近的航道上会碰到沸腾状浪潮和湍

* 敌人只是从来过我们这里的美国人那里获悉有皇帝港存在之后，才找到了它。到达此港时，已是在和约签订之后了。这一情况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它实际上证实了我的行动和意见都是正确的。如果当时在乌苏里江江口和洪加里河河口设有我国哨所，则有关缔结和约一事，皇帝港获此信息必然先于敌人，那么"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也可保存下来了。

急的水流。因此，在这一段航路上至少急须设立两处哨所：一处在洪加里河河口，另一处在乌苏里江江口。从乌苏里江至洪加里河 342
的一段水路，因有许多曲折而湍急的支流，航行困难而缓慢；而在所谓的峡谷里，即在阿穆尔河穿越兴安岭[189]的地方，由于崖岸之间水流湍急，航行异常困难；因此，在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两江的江口之间应该设立一处哨所，另一处哨所应该设在兴安岭峡谷入口处附近。这样除了上述几处哨所以外，还须再设立四处，并且保证这七处哨所都能储备至少够五百人食用七日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乘坐那些无法载运超过一礼拜所需的粮食的轻便划船沿



兴安岭峡谷入口处的阿穆尔河(选自马克图集)

河上溯时，才能安全可靠。那时人们也就不会陷入布谢所恩赐给他们的那种绝境：他们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饿死了。谢斯拉文把率领的部队分成两队，乘坐大部分是从基里亚克人处购买的轻便划船，于7月末从马林斯克哨所启程。由于上述种种妨碍航

行的情况，他们上行得非常缓慢，而且历尽了千辛万苦。在未到达布谢所设立的哨所之前很远的地方，他们所带的粮食即已告罄，因此只好以植物根、野果充饥，甚至煮食靴鞋的皮革。他们的处境很惨，但是当他们终于到达哨所，发现那里的粮食也少得可怜时，他们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了。设立哨所的人甚至没有考虑到，在尚属
343 陌生的河上乘划船逆水航行，不是在熟悉的康庄大道上乘车或徒步而行；在河上逆水航行，如果计划走一日的固定行程，则必须携带三天或四天的口粮，因为在此常常可能遇到各种减缓行程的意外情况。

在此以前，我曾一再强调须在洪加里河、乌苏里江、松花江、布列亚河等河口，以及结雅河河口、小兴安岭设立哨所，并且使之储备足够保证我军航行所需数量的粮食。但是，此事却遭到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的反对。上述事实生动地证明，他们在总督面前所进的反对我的谗言该有多么荒谬无据和目光短浅。我常说，若不这样安排，我们就会被截在阿穆尔河下游，而人们沿河上溯，尤其是在人数众多、没有蒸汽船只的情况下逆水上行，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十分遗憾，当时却没有人相信我。

此时，从扎沃伊科手中接受了管理大权的列索夫斯基海军中校，以其素有的精力、指挥才能和丰富的航海知识，开始准备停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帕耳沃河汊[190]上过冬的我国船只——“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以及“德维纳号”运输船——启锚远航（前往喀琅施塔得）。9月初，这个舰队即已准备就绪，顺利地驶出了阿穆尔河和河口湾，进入鞑靼海峡，然后向目的地驶去。我和扎沃伊科偕同纳季莫夫上校，携家眷于7月初乘坐“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前往阿扬。

我们在8月初从阿扬骑马到了马亚河（孩子们坐在马背两侧的筐篮里），行程二百四十俄里（二百五十六公里），然后乘船沿马

亚河、阿尔丹河和勒拿河行进，9月初抵达雅库次克，从那里出发，至9月底便到达了伊尔库次克。这样，到达伊尔库次克的行程约四千俄里(四千二百公里)。我把家眷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妻妹马扎罗维奇家里(等候冬季道路通行)。妻妹的丈夫当时在指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团。之后，我便动身到圣彼得堡去，10月末就到达那里。

我从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和当时任海军大臣助理的 Ф. П. 弗兰格尔将军的谈话中得知，圣彼得堡在盛传着谣言，似乎我国的"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和"德维纳号"运输船因阿穆尔河沙滩水浅而不能驶出该河，我对于这一沙滩情况所作的报告虚假不实，最后，似乎"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未能引入阿穆尔河和沉没在皇帝港，其罪责也在于我。这类谣言流传得很广，甚至亚历山大皇帝陛下在我觐见时，尽管也说了俄国永世不会忘记我的功绩一类的皇恩浩荡的话，但是仍然向我指出，阿穆尔河水浅，不宜于航行。我就此启奏陛下，并且对海军大将、以及海军大臣助理弗兰格尔将军说，此类谣言错误已极：344
阿穆尔河可以通航，可以沿该河航行，我国船只即将安全地驶出该河和河口湾，关于此事大约不久即可获得报告；至于"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则我从1852年起所作的历次正式报告和呈文都清楚地表明，我从自己方面已尽到了一切努力以防止事件的发生，如果对我提出的报告和呈文能给予应有的注意，那么此事定然可以避免发生。

时过不久，于12月初，契哈乔夫大尉专程来到彼得堡，带来了我国舰队安全驶出阿穆尔河并进入鞑靼海峡的消息。获得这个消息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就此事件向海军大将和海军大臣助理弗兰格尔将军表示祝贺，同时表示，经此事件之后，我希望一切反对我的阴谋即行停止，并且承认我的一切报告都是完全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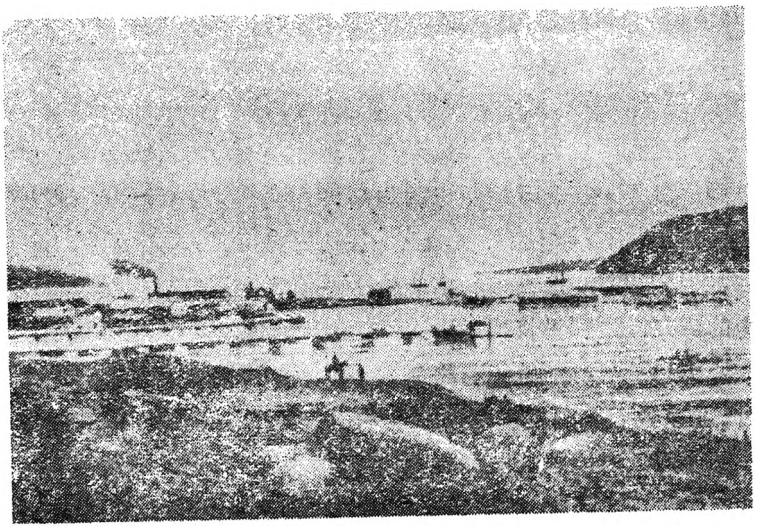
1856 年春，卡扎凯维奇海军上校乘坐“希望号”轮船沿河下行，到达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他被任命为堪察加驻军司令，以接替扎沃伊科。此后不久，“亚美利加号”轮船（该船是卡扎凯维奇在美国订购的）和两艘商船——“白令号”（载有各种货物）、“欧罗巴号”（载有机械修理厂和两艘小江轮“阿穆尔号”、“勒拿号”），从美国驶抵尼古拉耶夫斯克。是年秋天，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马林斯克之间设立了驿站；每个驿站都配备了四匹供哥萨克骑用的马和四匹供农民骑用的马。

1856 年末，设置了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其疆域包括过去的堪察加省、乌第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此省驻军司令的驻地定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将此地改名为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钦奉上谕，将原来的堪察加区舰队改建为东洋的西伯利亚区舰队。代行堪察加驻军司令职务的卡扎凯维奇海军上校改任东西伯利亚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和东洋各港口指挥官。这样，设置该省就是正式承认阿穆尔河河口隶属于俄国，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正式纳入了俄国在亚洲领地的版图。

此时，即 1856 年末，当穆拉维约夫离开圣彼得堡赴西伯利亚以后，普提雅廷伯爵* 被任命为出使中国的公使（正如在致北京理
345 藩院的通知中所说的，因俄中两国之间产生了一些特殊情况）。普提雅廷伯爵于 1857 年初抵达恰克图，从那里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允许他前往北京。直到 5 月，中国人迟不作答，在普提雅廷伯爵离开恰克图以后，才给他向色楞格斯克送来一份通知，内称，他们同俄国并没有任何特别重大的事务值得特派豪公使这样的大员不顾旅途艰辛，不远千里前来北京。普提雅廷伯爵就此通知向中国作出相应的答复以后，仍继续沿外贝加尔地区向石勒喀扎沃德进发，从那里会同总督一道沿阿穆尔河下行。在瑷珲，当副

* 因在日本活动有功，普提雅廷荣膺伯爵爵位，并获得三千卢布的津贴。

都统迎接他的时候，他问副都统，是否接到了北京给他的什么文件。当他得知并无文件给他时，便继续向阿穆尔河河口驶去。总督则折回到结雅哨所，在此地等候派往阿穆尔河的军队和移民到来。1857年初，圣上批准向阿穆尔河左岸移民；因此，在春季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的移民便已沿着阿穆尔河下行，在总督的亲自监督下占据了从乌斯季－斯特烈耳卡至小兴安岭峡谷一带的左岸。此外，第十三边防营和轻炮营在结雅河河口扎营。1857年通航期内，有七艘外国海船来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计有：从波士顿开来 346
的“白令号”和“信鸟号”，从旧金山开来的“鲁斯·佩罗号”和“堪察



十九世纪五十——七十年代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口和碇泊场

加人号”纵帆船，从香港开来的“巴鲁·纳穆号”帆船和“总资金号”纵帆船，从汉堡开来的“奥斯卡尔号”帆船。本年通航期中首次使用“阿穆尔号”和“勒拿号”轮船从阿穆尔河下游给外贝加尔地区运来了少量的货物。

此时，普提雅廷伯爵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附近遇见了“希望

号”轮船上的卡扎凯维奇海军少将，并且同他一起航行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为了等候“亚美利加号”轮船，他在此处停留了几天。“亚美利加号”轮船此时正在把“贝加尔号”运输船引入迭卡斯特里和把“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引入皇帝港（为了重建我国的康士坦丁哨所）*。之后，普提雅廷伯爵乘坐“亚美利加号”轮船，在“堪察加人号”单桅帆船伴同下，驶往中国海岸。7月14日，他发现了奥尔加湾，由那里派遣“堪察加人号”单桅帆船送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前去萨哈林岛，然后他自己又继续前进，驶至朝鲜的汉密尔顿港。“堪察加人号”行抵久春内屯（北纬48°），送卢达诺夫斯基中尉带领十五人乘舢舨在此处上岸，然后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卢达诺夫斯基在久春内河河口设立了一处哨所，之后乘舢舨顺萨哈林西海岸行驶，深秋时节返抵尼古拉耶夫斯克。

普提雅廷伯爵此时已离开汉密尔顿港，驶往直隶湾①，7月24日到达白河，在此开始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中国当局百般推托之后，于8月12日接受了公文，并且应允将复文送至直隶湾。此后，“亚美利加号”蒸汽轻巡航战船便前去上海取即将从彼得堡发来的公文，由那里将再返回直隶湾。9月4日，普提雅廷伯爵在此处接到了与第一份相同的令人不满意的中国政府复文。与此同时，北京致函我国枢密院，中国人在该函中提出指责说，普提雅廷不顾中国人对俄国的友好关系，竟然违背条约，进入对欧洲人封闭的直隶湾。该函称，尽管比较合适的谈判地点是恰克图，但中国政府仍然派员前去直隶湾，可是伯爵递交自己的要求之后，竟赴上海等候回文去了。据中国人看来，在上海不便研究阿穆尔问题，因为他们在阿穆尔有全权代表——满洲的将军处理此事，应该同他就

* 后面这个情况异常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已开始相信我的报告的正确性，开始相信我们根本不应该局限于阿穆尔河左岸，而一定要使乌苏里江流域和它的直至朝鲜边界的沿海地带归我所有。

① 原文为“Печи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也有译作“茎切利湾”的。——译者

此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中国政府请求把普提雅廷伯爵从上海召回去。这份咨文，连同普提雅廷伯爵关于要求经直隶湾进入北京的努力失败和在上海进行的谈判等事的报告，圣彼得堡于 1857 年底 347
收到，当时穆拉维约夫正在那里。

由于普提雅廷伯爵的这些报告和中国政府的来文，作出了决定：命令普提雅廷不必交涉阿穆尔问题，只向中国人为俄国强求享受其他各国所享有的那些特权。这一道命令，由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副官——马尔蒂诺夫中校专程经苏伊士前去上海，送交给普提雅廷伯爵。关于我国与中国的东段边界谈判，决定委派穆拉维约夫总督办理，并且已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为此向北京理藩院发出了咨文，内称，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上的一切行动，均经俄国最高当局批准，总督本人已奉诏赴彼得堡陛见，并接受了圣上的面谕。因此，中国政府如欲办结阿穆尔问题，可以与作为全权代表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行洽商。

中国政府看到，我们已在阿穆尔河下游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滨海地带遍设了哨所，终于确认了我国对于这个地区的权力，同时看到我们已开始在沿河两岸建立军屯，采取了永远占领这个地区的坚决措施，而且我们毫无让步或迟延之意，于是便来文说，“不必因所发生之误会而使两国二百年之友谊破裂”。

总督在 1858 年 2 月末从圣彼得堡返抵伊尔库次克，派遣恰克图边务委员前往库伦，按照上述枢密院咨文的精神，向中国当局作详细的说明。关于向阿穆尔河左岸移民一事，总督令其事先通知库伦办事大臣说，今夏即将向此岸以及乌苏里江沿岸移民*，这些

* 向乌苏里沿岸地区移民一事非常重要，因为最高当局和穆拉维约夫总督终于承认了乌苏里沿岸地区对于俄国的全部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同意了我经常不断就此提出的报告，以及阿穆尔考察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热忱勇敢的行动都是有根据的。可以说，俄国之得以获得这一地区，实有赖于阿穆尔考察队。

行动对于中国并无任何敌意，相反，这是为了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总督从伊尔库次克派遣文官科切托夫前去结雅河河口，令其到达瑷珲后，当副都统问起穆拉维约夫在何处的时候，应回答说，通航期一至，穆拉维约夫就要到阿穆尔来，但是他不能在结雅河河口的我国哨所耽搁过久，因为他急于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如果他们希望同他举行会谈，最好在他由尼古拉耶夫斯克返回
348 时进行。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个通知是必要的，因为：第一、他希望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获得普提雅廷伯爵的消息；第二、他想让中国人知道，从他这方面来说，并不特别急于同中国人进行谈判，因为他本人清楚地知道我国边界的走向应在何处，并且已经沿着边界设立了哨所。总而言之，穆拉维约夫已然决定按照阿穆尔考察队的精神行事了。

穆拉维约夫于4月乘雪橇横越贝加尔湖，继续前行，到达斯列谦斯克。4月26日，在冰排流动期间，他在英诺森大主教的陪同下，由两艘武装快艇护送，搭乘特制驳船从那里启程沿阿穆尔河而下。穆拉维约夫还未到达结雅河河口，在比比科夫镇就遇见了瑷珲来的官员。这位官员请求总督在此略事逗留，等待被委派参加划界谈判的全权代表——齐齐哈尔将军① 到此。5月5日，穆拉维约夫抵达乌斯季-结雅镇。翌日，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来此，他通知说，全权代表齐齐哈尔将军已从齐齐哈尔到达瑷珲，请穆拉维约夫将军哪怕逗留数日，以便有可能同他商谈划界事宜。据他说，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此事。同时，副都统向总督暗示，一应事宜，他都可以办到，一切都可以作到。最后，副都统请指定瑷珲为谈判地点，并邀请总督前去他处赴宴。总督应允了他的这两项请求，尤其是因为副都统已经是两度拜访他了。

① 指黑龙江将军奕山。——译者

第三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考察队工作结果述略

布拉戈维申斯克①城奠基　总督与中国全权代表在瑷珲第一次会晤　总督的建议　条约草案　最后通牒　1858年5月16日的瑷珲条约　条约的签订和换文　穆拉维约夫的信　总督在1858年5月18日所下的命令　穆拉维约夫航行与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1858年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情况　索菲斯克奠基　沿松花江航行　瑷珲副都统来布拉戈维申斯克拜会总督　这次拜会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对将军提出的条款所作的答复　天津条约　瑷珲条约获得批准　马尔蒂诺夫从天津返回圣彼得堡　奖赏　海军军官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活动述略

1858年5月9日，英诺森大主教在乌斯季-结雅镇为圣母报喜教堂②举行奠基典礼，将此镇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次日，总督乘坐自己的快艇，在两艘武装快艇护送下，驶向瑷珲，前去赴副都统的宴会。满洲人在事先已经请求允许他们按照适合高级大员身分的礼仪和鸣放礼炮来迎接穆拉维约夫，总督对此表示同意。因此，当总督步上河岸时，一旁升起一缕青烟，接着传来一声微弱的响声；看来他们没有大炮，但从响声推断，可以想象这是一些类似买卖城里的那种小臼炮。我们的武装快艇向他们鸣炮答礼，我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俄语“Благовещение”意为“圣母报喜节；喜讯”。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即来源于此。——译者

国大炮的轰隆巨响使满洲人惊恐不安，事后得知，他们对此很不喜
350 欢。总督与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应邀坐上了副都统的富丽堂皇的单轴双轮马车，随员们则被请骑上岸边备好的马匹，然后，大家身着礼服，依次穿过居民云集的城堡。副都统恭立在通向宅邸内院的一座外门旁，按照接待贵宾的礼节，迎接了穆拉维约夫。副都统陪引他进入屋里以后，向他介绍了坐在那里的统辖阿穆尔部队的将军奕山公爵。将军是当今大清皇帝的宗室。总督与外交官员彼罗夫斯基、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上校、满语译员希什马廖夫和总督行署主任卡尔波夫都被让进屋内落座，奕山将军、吉拉明阿副都统入座相陪。满洲人的秘书爱绅泰佐领侍立桌旁。总督的其他随员*则被让在另一间充作连接两屋的穿堂的房间里，由晶兰顶戴的满洲校官同席作陪款待。

宴会开始了。先是茶水和盛在桌上几只小碟里的各种干果甜食；然后端上了烤羊肉和切成碎块的烤小猪。他们都不得不照着满洲人的习惯——用两根筷子将肉送进口里；最后上来一道类似汤的流质菜肴，上面飘浮着一层麻油。宴会中间，不断有人端上盛在小瓷杯里的烫好的米酒（满加拉酒），而对总督则用银杯敬酒。敬酒时，遵守着严格的官阶等级礼数，就是说，总是先从总督斟起，其次是彼罗夫斯基和那些或因身体肥胖，或因仪表大方而被他们认为官阶较高的人。宴会进行得十分愉快：席间说着客气话，彼此讲述奇闻轶事，但是关于主要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宴饮既毕，奕山公爵向穆拉维约夫建议谈判正事，但是穆拉维约夫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说今天只是饮宴，一切正事都留待明天再议。总督想以此顺便向满洲人显示，他并不过分重视，也根本不急于同他们举行谈

* 随员有：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 П. Н. 彼罗夫斯基、总司令部的布多戈斯基中校、外务秘书比尤采夫、满语译员希什马廖夫、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几位专差官：八等文官固里耶夫、八等文官科尔切夫斯基、十等文官卡尔波夫和炮兵副官科特卢巴茨基中尉。

判。宴会至晚七时方才结束，然后总督和他的随从人员乘坐快艇，与武装快艇一起驶过对岸，在对岸的砂岛旁抛锚下碇。

次日，5月11日，总督偕同参谋人员，身着礼服，乘坐快艇渡江来到对岸。那辆马车和那些供乘骑的马已在瑷珲等候着他们，此次总督与随行人员一起骑马到达副都统府第，奕山在十时来到那里 351
等候他。预先曾经商定，谈判时双方出席的只是必要的人员：中国方面有奕山公爵、副都统和爱绅泰；我国方面有总督、彼罗夫斯基和译员希什马廖夫。但是，在第一次会议就召布多戈斯基携带地图与会了。所有这些人在前一天举行宴会的房间里依次入座，奕山和副都统坐在一进门左首的宽凳上，两人分坐在桌子两旁，副都统在右侧；总督则坐在一进门右首的同样的宽凳上，他右面是彼罗夫斯基，左面是布多戈斯基（当他被召入以后）。译员希什马廖夫和秘书爱绅泰侍立在两侧，分别站在各方的桌旁。首先，总督按历史顺序阐述了我们在阿穆尔的活动，以及旨在维护两国利益的这些活动的原因和目的，继而指出，为两国利益计，必须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两国边界，因为这是两国之间最为方便的天然界线。

穆拉维约夫阐述完毕之后，交给奕山公爵一张事先在纸上画好的沿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包括其上游支流）和图们江至海的边界线草图。为了更好地向满洲人解释这条边界线的走向，穆拉维约夫从另一个房间里召来布多戈斯基携图与会。

之后，总督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证书用俄、满两种文字写成，上面写着，他——东西伯利亚总督——奉俄国政府之命就划界事宜，以及其他一切他认为可能对于两国相互有利之事，同中国进行谈判。

总督建议讨论他所提出的关于边界的各项提案，应允把条约草案写在纸上送来，并且说，可能将军因长时间的讨论感到疲倦了（因时间已到了下午三时），也许将军习惯于在这个时间用饭。因

此，总督邀请去回访他，并且指定在下午四时再次会见。

5月11日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每次谈判都是用满语进行的。虽然将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满洲人，又是大清皇帝的宗室，但是看来他对于宫廷使用的汉语要比自己的本族语——满语熟悉得多。因此，总督对将军讲的话要由希什马廖夫用满语翻译给副都统，然后副都统再用汉语转达给将军。而当总督对副都统讲话时，希什马廖夫译成的满语要经另一个专门的译员用汉语向副都统转述。

四时许，有两艘很大的帆船向总督的座艇靠拢，据满洲官员
352 说，这两艘帆船是将军渡江乘坐的专用船。两艘船已靠在快艇两侧，但是穆拉维约夫遣希什马廖夫邀请将军乘快艇前来。四时整，望见将军率同大批随行人员自城内走来，前有两名护勇开道。应邀乘上总督座艇的有将军、副都统、爱绅泰、将军的私人秘书，为他捧烟袋的仆人和两名护勇。用来待客的是：茶水、甜食、马得拉酒①、香槟酒、甜酒等。伊尔库次克骑兵团的军号队在离快艇很近的岸边演奏乐曲。看来，将军对音乐很是喜欢，尤其是俄罗斯舞曲的欢快旋律，应将军所请，重复演奏了几遍。时光就这样在畅谈和丰盛的宴饮中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

翌日，5月12日，彼罗夫斯基和希什马廖夫奉派送去条约草案。草案由五条组成：

第一条，确定俄国与大清国之间的准确边界，即自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阿穆尔河至乌苏里江江口，然后沿乌苏里江及其上游各支流上溯，至分水岭；由此至图们江上游各支流；然后沿图们江至海；

第二条，规定在作为边界的各条河流上可自由航行；

---

① 一种有特别味道的烈性葡萄酒。这种酒很早就已在葡萄牙的马得拉岛上酿造，因此得有此名。——译者

第三条，准许两国居民在一年之内从划归对方的土地上自由迁出；

第四条，准许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两岸居民沿上述河流相互贸易；

第五条，规定修改以前关于贸易关系和前往北京的交通路线的条约，派遣传教士团、大使、信使及其它可为两大友好国家带来利益和光荣的使者。

当彼罗夫斯基提出这个条约草案后，满洲人照例又提出自己单方面的理由和反驳。对于最后一条，他们断然拒绝讨论，声称，将军无权处理这些问题，他只是受命商谈阿穆尔事宜；如果我们想商谈我国与中国通商之事，则应另外举行谈判，与此次谈判完全无涉。满洲人请求将边界一词删去，提出的理由是：与中国的边界似乎早经以前的各个条约肯定。爱绅泰还指出"为两国获得更大光荣和利益计"一段话，声称，不要提这些，因为中国无此已很光荣，它已光荣得无以复加，为什么还要在此提及？按照他的愿望，这句话改成："为加深两国永恒的相互友谊计"。这样一来，此次会议便无任何结果而结束了。

这一天傍晚，爱绅泰前来与希什马廖夫进一步详谈，并且带来 353
一份自己方面的条约草案。他强调说，将军和副都统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改动这个草案，因此，如果穆拉维约夫将军不愿改变自己的草案，那么他们只好就此作罢。这次同爱绅泰的所有这些谈论，都是由彼罗夫斯基和希什马廖夫出面在驳船船舱里进行的。

5月13日晨，希什马廖夫前往瑷珲，提出条约的修改草案（删去了第五条，并且把"光荣"一词改为"友谊"），请将军和副都统审读。满洲人又提出了以前的争论；但是希什马廖夫却已说服了副都统将有关双方贸易的条款列入；同时修改了草案的第一条。此后，爱绅泰来到驳船，带来了按照他与希什马廖夫商定的结果撰写

的条约新草案；他把草案给希什马廖夫看过之后，便又带回瑷珲去了。晚间，爱绅泰再次来到驳船见希什马廖夫，他绝望地说，他疏忽了条约中关于从乌苏里江至海土地的第一条，读过之后，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这一条的含意；只是回到瑷珲后，才与副都统一起研究了这一条。当时爱绅泰含着眼泪恳求希什马廖夫改变这一条，并且说，他会因为这个疏忽而受到严惩，如果不同意更改这一条，他就要当着我们的面投阿穆尔河自尽。希什马廖夫对他说，这样的谈话是不适宜的。对此，爱绅泰回答希什马廖夫说："这样谈吐，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将军向你们作出让步。如果我们将军真愿意向你们作出什么让步，那么他在谈判时就会是另一种谈吐了。"希什马廖夫引爱绅泰去见总督，他向总督重复了自己的请求，要求从条约中删去第一条，只保留沿阿穆尔河自由航行和贸易；总督对爱绅泰说，此事他不与他谈，而要与将军谈，因此，他用不着忐忑不安。

总督看到谈判毫无成效，看到满洲人在一味拖延时间，通过正常途径已不可能有任何成果，于是决定改变谈判性质，使谈判来一个急转直下。为此目的，他于5月14日携带希什马廖夫和布多戈斯基前去瑷珲，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条约的最后文本。满洲人开始摆出证据，证明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对乌苏里沿岸地区拥有主权，并且说他们作为这些地区居民的领主，似乎向居民征收贡赋；他们在此地区及其滨海地带一直设有哨卡，从而可以证明他们对此地区拥有主权；从乌苏里江至海的地区，以及整个乌苏里江流域，是当今中国统治皇朝的故乡，因此，把它让给俄国就等于是背叛。总督针对满洲人的这些解释，驳斥道，"无论从兴安岭沿阿穆尔河
354 到海，无论沿乌苏里江，也不论在此地区的滨海地带，从来也未曾有过中国哨卡。居住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当地居民，从来未曾向中国政府纳贡。自从十七世纪末俄罗斯人征服这个地区以后，俄国对之即拥有充分的权力。从乌斯季-斯特烈耳卡

至兴安岭，在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并无任何中国哨所，根据尼布楚条约第一条，兴安岭以东至海的整个地区应属于俄国，而整个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江口，都包括在这个地区之内，这一点已为我们在1850—1853年间所进行的准确的考察所证实，因此，我方建议沿乌苏里江划定边界，这已经是为尊重中国对俄国的一贯友谊而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我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下游设立军事哨所(自1850年开始)和对阿穆尔河河口及此地区的滨海地带的监视，已保卫了此地区免遭外国的公然侵犯。我们这样作是因为在那里居住的居民从来没有承认中国对他们的统治权，因为俄国一向认为这一地区是自己的属地。最近英法联军对这个地区沿海地带的封锁，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同中国友好、同我国交战的国家也承认这个地区不属于中国，而属于俄国。1854—1855年间，为了保卫这个地区免遭英法侵犯，我们集中了相应的兵力，然而中国政府却丝毫未曾参与其事，这说明中国政府也明确地认为这个地区不属于中国，而属于俄国。当今中国统治皇朝的故乡，并不在乌苏里江流域，而是在宁古塔城附近流入松花江的宁古塔河流域——对这块地方，我们毫无觊觎之心。最后，如果说乌苏里江流域居住有中国人，那么这也只是一些逃犯，他们为了逃避按中国法律所应受到的惩罚，就象到别国去一样，逃到此地区躲避。根据上述一切，我们根本不是从中国手中攫取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这一片按理属于俄国的地区，而是希望为了两个友好国家双方的利益，只是在此地划定前此俄、中领地之间未曾确定的准确的边界。”

将军和他的同僚——副都统，对于总督的这些合乎情理的论据，无言可以辩驳，只是说，他们毫不怀疑俄国政府的崇高目的。时间在所有这些争论中过去了。然而早在谈判开始时，穆拉维约夫就曾预先声明过，他的时间紧迫，要立即赶赴尼古拉耶夫斯

克。因此，当他看到他说服将军的一切努力全都枉然徒劳时，便从桌旁陡地站起来握着将军和副都统的手，怒容满面地转向译员希什马廖夫，命令他转告将军和副都统，他与他们仍是朋友，他已向
355 他们说明了取决于他的一切，现在将军和副都统该作的事只是讨论和同意他所提出的坚决的、不可更改的建议，为此给他们的期限只到明天为止。总督不等把这些话译完，便匆匆走出房间，在大门外跨上乘马，由布多戈斯基和希什马廖夫陪同驰向码头。不一刻，爱绅泰赶上总督，他走近希什马廖夫，问他，总督急于到何处去，并且说："刻下起了大风，江面上浪潮很大，奕山公爵说，最好略待片刻。"希什马廖夫对此没有作答，只是跟着总督往前走。总督行至岸边，纵身下马，把马鞭抛到一旁，坐上快艇（全体随行人员都在艇上等候），扬起船帆，趁着从下游吹来的风，向对岸驶去。聚集在岸边的满洲人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他们惯于看到总督总是亲切地观望聚集在瑷珲街头的居民，今天却突然看见他双眉紧皱，怒气冲冲。

穆拉维约夫驶离瑷珲约七俄里，在左岸的一座满洲人屯落旁靠岸，在此地与随行人员共进午餐，傍晚回到停泊在瑷珲对面河岸旁的武装快艇上。很快，奕山公爵便派来了一名官员，问候总督的健康，并且询问总督发怒的原因，请求总督原谅他们。

总督提出的论据和中国全权代表奕山公爵对于这些论据提出反驳的真相就是如此。

这些情况表明，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对于同中国人进行谈判所作的各项训令——这些外交家认为这些训令具有巨大意义，并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功绩——在此毫无用处，只有采取与这些训令相悖的坚决行动，才能够达到相应的目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完全背离了圣彼得堡衙门的命令。阿穆尔考察队的榜样已使总督相信，在同中国人谈判之前，必须在阿穆

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布满军人村屯(镇),以此,如我所说,在事实上向中国指出:俄国从来就认为这一地区是属于它自己的。只是采取了这种行动——即建立军人村屯,调遣军队和武装舰艇(如炮舰),才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满洲人看到我国有权领有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的一切合理论据,可能为我们已在当地完成的活动所证实,便决定同意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条件。但是由于他们不太熟悉乌苏里地区,深恐他们当今统治皇朝的发祥地被划入我国版图。因此,他们希望在本条约中大体上保留乌苏里沿岸地区的不确定状态,并且请求总督在这里不使用"边界"一词,以便在北京能够就此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即象上面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条约草案第一条中所 356
指出的那样划定边界。

因此,翌日,即5月15日,一名协领偕爱绅泰来到驳船晋见总督,就总督提出的条约草案的各项条款进行最后协商,并代表奕山公爵恳请将乌苏里地区的边界一词删去,即按着总督的草案,从乌苏里江上游至海的一带土地留待在北京确定边界,因此,直到北京批准之前这片土地没有划定边界。总督同意改动第一条的文字,因而第一条是这样表述的:"自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即自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阿穆尔河左岸及自乌苏里江江口至海的阿穆尔河两岸和至海的整个地区将归属俄国,阿穆尔河至乌苏里江江口止的右岸属于大清国。自乌苏里江和自其上游至海的土地,在俄罗斯皇帝和中国博格德汗裁夺之前,暂不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对此条文,在爱绅泰的坚持之下,在关于自乌苏里江

---

* 瑷珲条约第一条前半部分的本文与上面所引的略有出入,原文是:"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的出海口将归属俄国;右岸,顺河而下至乌苏里江属于大清国。从乌苏里江一直到海的所有地方和土地,在确定两国之间在这些地方的国界之前,如目前这样属大清国和俄国共管。"(引自《远东国际关系史条约及其它文件集》,1927年,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出版)。——校订者注

上游的土地处，增加了“如目前这样”*几个词；对所有这一切，总督都表示同意，因为加上这几个词丝毫没有改变他所提出的草案的实质。在第二条内提及的在边界河流——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自由航行权的一段，在满文本里却成了在萨哈连-乌拉、松加里-乌拉和乌苏里-乌拉上**。爱绅泰发现，若据这一条款，俄国人岂不是可以沿着松花江航行和深入到满洲腹地，并且在此江两岸
357 城镇进行贸易了吗？当告诉他说正是如此，并且向他证明满洲人本身和全国都会由此而受益时，他便欣然同意了。因此，在条约第二条里才写上了在松花江上航行，并在此江沿岸通商贸易的字样。

最后，总督宣称，由于他们对所有条款都已最后同意，他打算在武装快艇的护送下驶近瑷珲，鸣放礼炮，以庆贺条约的签订。爱绅泰建议，如果总督同意，尽可驶近他们的岸边，但是请求万勿放炮，同时补充说：“我们文官，甚至我们的武官，都不喜欢炮声。”这一建议被采纳了，此后，无论在当天，还是在以后的几天，都没有鸣放任何礼炮。为了最终消除各种微小的误解，希什马廖夫不得不又去访问副都统两次。

5月16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条约原定于十二时签字，但是，条约文本须要用俄文和满文誊清，因而延迟到傍晚。晚六时，总督身着全套礼服，偕同随员，登上了瑷珲河岸，徒步

---

* 满洲人提出增加的“如目前这样”这几个词，很值得注意，因为这说明满洲人认为乌苏里江发源于兴安岭南侧。这一点从阿穆尔考察队所获的所有情报和资料中都可以看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此事早在1852年我提出边界问题时，就曾报告给政府了。

** 按照我们的概念，阿穆尔河的流长包括自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乌斯季-斯特烈耳卡）起至河口湾止的全部区域。然而，按照满洲人和汉人的概念，阿穆尔河（通古斯语称之为马穆河，满语和汉语称之为萨哈连-乌拉）只是指自乌斯季-斯特烈耳卡起至松花江江口止的一段；自此往下至海的一段，则被称为松加里-乌拉，换言之，满洲人和汉人认为，不是松花江流入阿穆尔河，相反，是阿穆尔河流入松花江。

往见将军。将军当即设茶点款待。略事寒暄后，穆拉维约夫将军对奕山公爵说，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就全部条款达成了协议和办结了这桩持续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早已为两国政府关注的事情。之后，开始宣读和核对条约的满文本。接着便开始签署条约的俄文本和满文本。在条约上签字的有：总督、将军奕山公爵、彼罗夫斯基、副都统、希什马廖夫和爱绅泰。签字后，总督和将军奕山公爵各执两份已经签字的俄文、满文条约，彼此同时交换，互致贺词。

条约签字仪式全部结束以后，穆拉维约夫很快就辞别了将军，与他接吻道别，离开瑷珲返回布拉戈维申斯克。登上驳船之后，总督的同行人员，按照俄国风俗，手举香槟酒，祝贺他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为俄国获得了五十万平方俄里以上的虽属荒凉、但很富饶的领土，给西伯利亚打开了一条通往海洋的水路，并且使西伯利亚在远东具有了巩固的政治意义。

穆拉维约夫在 1858 年 5 月 16 日那一天曾惠赐我一封书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根纳季·伊凡诺维奇！今天已在瑷珲签订了条约，阿穆尔沿岸地区已确定归属俄国。我赶忙通知您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祖国将永世不会忘记您，您是奠定现在矗立起的这座建筑物基础的第一位活动家。吻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手，她同您和 358
您的当之无愧的同事一样，备尝艰辛，患难与共，并且在这光荣而艰巨的壮举中支持着您。真挚地拥抱您，感谢您，并再次向您表示祝贺。”*

5 月 17 日夜，穆拉维约夫返抵布拉戈维申斯克。是日，在教

---

* 这封信，我是在 1858 年 8 月 8 日在我妻子的亲叔父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叶利恰尼诺夫的庄园——斯摩棱斯克省别里斯基县波波夫卡村收到的。当时，我正带着全家在那里避暑。

堂盛会上，总督下达了这样一道简短的命令：

“同事们！我祝贺你们！我们没有白白努力，阿穆尔终于归俄国所有了！……俄国感谢诸位……乌拉！……”

5月20日，总督将条约原件附在自己上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奏章一起，派遣外事秘书比尤采夫赍去。这样，从这个十天之前刚刚奠基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发往圣彼得堡的第一个消息，便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并入了俄国版图的喜讯。

21日，总督偕随行人员继续趱程前往阿穆尔河河口。航行途中，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为阿穆尔步兵营选择屯营地。该营于是年便占据了左岸的所有剩余地方，从小兴安岭①起，直至乌苏里江江口，逼设了村镇。在乌苏里江江口，建立了第十三边防营的屯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村*。由此向前，总督在此地搭乘专候他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在前来迎接他的滨海省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陪同下，继续航行。6月8日，总督抵达马林斯克哨所，当天巡视了营房、教堂和其它建筑物，这些都是在他上次离开此地后两年期间内建成的。6月10日，穆拉维约夫在海岸炮台的礼炮声中，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1855年总督最后一次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时，这里还只有几所小房子，而现在此地已沿着阿穆尔河岸边伸延了一俄里半远，仅私人住宅即已达二百所。总督在此地逗留了数日，等候普提雅廷伯爵的舰队船只给他带来有关在中国谈判进程的消息。

6月15日，英诺森大主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军医院教堂举行了庆祝条约签订的感恩祈祷仪式；祈祷完毕，高呼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死难的将士永垂不朽，过去和现在于此地建树功勋的活动家们健康长寿。

---

* 即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即伯力。——译者）。——校订者注

① 大概是指小兴安岭峡谷。——译者

6 月 19 日，总督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搭乘“阿穆尔号”轮船 359
溯阿穆尔河返航，6 月 21 日，抵达马林斯克哨所。当日，他便在“石勒喀号”轮船护送下离开了马林斯克，停泊在马林斯克上侧的斋岬（三十五俄里处）。此岬位于阿穆尔河主航道之上，由此处起，主航道偏向左岸。总督在此地为未来的索菲斯克城① 奠定了基础。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于此地乘“石勒喀号”轮船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总督则乘“阿穆尔号”轮船继续沿河上行。6 月 28 日，驶抵哈巴罗夫斯克村，7 月 2 日驶近松花江江口。他在此地雇了几名满洲人作向导，乘轮船驶入松花江江口，逆水行驶二十俄里。这样，“阿穆尔号”轮船便成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艘出现在松花江上的轮船，从而根据瑷珲条约提供给俄国的权利，为俄国船舶在松花江上行驶开创了先例。他沿途观察了驶过的河道和低矮的江岸。岸边两个村庄的居民——果尔特人大为惊异。随后，轮船折回了阿穆尔河。在松花江江口发现了一处浅滩，最浅处只有十五呎（四米半）。

总督继续溯阿穆尔河前进，7 月 8 日抵达瑷珲。从乌苏里江江口开始，每天都可以看到几十条驳船和木筏顺流而下，运送粮食、移民、各种笨重什物、牛羊马匹等等。尽管两岸一片荒凉，可是，河上此时却热闹非凡。总督和随行人员到达瑷珲之后，徒步前往城堡里的副都统府邸。主人在大门外热情欢迎，略事寒暄和互致问候后，副都统应总督邀请，同他一起步行登船，在音乐声中乘轮船沿河上下行驶游览。

总督于 7 月 9 日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12 日，副都统率领大批随员，乘三艘大帆船也来到此地。副都统的舱船直抵码头。总督行辕已派出官员到码头的最下一层台阶迎候。当副都统步出船舱时，平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六名白顶戴、佩带花翎（奖予勇

① 即扎依。——译者

猛敢战者)的那颜①(武官)首先走上码头台阶,前行开道,随后是一位蓝顶戴的典礼官,其后是副都统,其他随员则簇拥着走在最后。前面开道的武官登上台阶,走到岸上,接近平台时,当即闪开,侍立两旁,典礼官和副都统走上前去。总督在平台口迎接他。步入客厅后,副都统在桌后的长沙发上落坐,穆拉维约夫坐在他左首,科尔萨科夫将军坐在右首。瑷珲城守城官和另外两位蓝顶戴的协领(校官)坐在桌子两边的沙发上。副都统的其他随员都侍立一旁。他
360 的幕僚同希什马廖夫同坐在桌旁。接着,端上了茶点:茶水、果酱、各种糖果、胡桃、香槟酒、各种甜酒、香烟和雪茄。满洲人勿需主人多请,副都统便将供饮茶时吃的白面包干和面包一捧一捧地分给自己的亲随。副都统来此目的是向总督递交一份由将军拟定的对条约各款的说明,其中包括俄国人和满洲人在阿穆尔互市的规定。这份说明共有十四项,其中大部分是懦怯的中国当局对左岸居民和阿穆尔河沿岸贸易所制定的一些琐碎的清规戒律。从他们的理由和解释看来,他们无非是企图把贸易置于官员的控制之下,以便盘剥逃行贸易的当地居民,并且从中渔利。

总督没有同意满洲人提出的在阿穆尔全线只建立一个贸易站的建议,他要求让两岸居民任选地点,自由贸易,无需官员加以约束和监督。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决定暂且每隔八天轮流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瑷珲两地组织每次为期七天的集市,而阿穆尔河两岸居民可以在阿穆尔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对于将军所拟的其他各项说明,总督答应将修书作复,寄至瑷珲。之后,副都统及其随员接受了优厚礼品,他们也回赠了几块毛丝混纺料子、扇子、烟袋、几束黄烟(类似马合烟)、中国干果等等。然后,仍按着来时的顺序率领随员,乘坐帆船返回瑷珲。

次日,总督寄出对将军所拟各项说明的复函,其中写道:"因其

① 原文为 Пион,当系 Нойон(那颜)之误。那颜,蒙语,意为官人。——译者

中有几项与条约的宗旨相悖，对其所作之说明，将自伊尔库次克发来。”7月20日，总督命令“阿穆尔号”轮船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而自己改乘从乌斯季-斯特烈耳卡驶来的“勒拿号”轮船继续溯阿穆尔河前进。

在此期间，普提雅廷伯爵于6月13日在天津同中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几天以后，中国相继又与美国全权代表(于6月26日)、英国和法国的全权代表(都在6月27日)签订了条约。普提雅廷伯爵签署的条约主要内容是：关于派遣使节，关于除陆路贸易*外可在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东、福摩萨岛①上的台湾府、海南岛上的琼州等港口和其它一切对外国人开放的地方进行贸易[191]。根 361
据这一条约，俄国有权在所有这些地方派驻领事，而且不论陆路贸易，或者海上贸易，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此外，俄国船舶如果在中国海岸遇险时，中国有义务给予援救。最后，这个条约还规定了每月一次的与恰克图的信件邮递。普提雅廷伯爵考虑到阿穆尔考察队所获得的有关尼布楚条约所指的边界山脉状况的情报和阿穆尔考察队活动的结果，在条约的第九条里作了如下说明：“划界后，将拟定详细记文，并绘出毗邻地区图，以作为今后两国不容争议的边界文件。”这一情况十分重要，因为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松花江江口和整个乌苏里江流域，根据此次勘察结果，势必成为俄国所有。中国人有鉴于此，所以虽然已从齐齐哈尔将军——奕山公爵处获悉奕山与总督已于5月16日签订了瑷珲条约的消息，但在普提雅廷伯爵签署条约之前，并没有向他透露此事，只是在他签署条约数日之后，即在博格德汗批准瑷珲条约，同时按穆拉维约夫所提建议，肯定了沿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再沿图们江至海的俄、中

---

* 看来，涅维尔斯科伊在这里所指的，除了恰克图早已存在的贸易点以外，还有瑷珲条约允许的阿穆尔河上的贸易。——校订者注

① 即台湾岛。——译者

边界之后，才通知他。这样，普提雅廷伯爵所订条约的上述条款已经实现，而满洲人在瑷珲与总督谈判时一再规避的“边界”一词，现在竟被博格德汗本人肯定了。博格德汗确定俄、中边界沿乌苏里江至海岸，从而最后承认了乌苏里沿岸地区属于俄国所有。

6月7日，普提雅廷伯爵派遣契哈乔夫海军大尉持在天津签订的条约原件经苏伊士和的里雅斯特赍往圣彼得堡。八天之后，即6月15日，他又把从圣彼得堡经苏伊士到了他那里的信使马尔蒂诺夫中校派回伊尔库次克。马尔蒂诺夫须途经张家口、戈壁沙漠、库伦和恰克图。普提雅廷伯爵令他赍送给穆拉维约夫的一封书信和附于信中的他在天津所签订的条约抄件。二十五天之后，马尔蒂诺夫到达伊尔库次克。因为穆拉维约夫当时不在该地，他便把文件交给了东西伯利亚总署临时主席，伊尔库次克省省长文采尔中将。文采尔中将从马尔蒂诺夫口中获悉，当普提雅廷伯爵派出的赍送条约原件的信使出发时，法国和英国尚未同中国签署条约，因此文采尔中将认为有必要派遣这个事件的目击者马尔蒂诺夫带着这个消息前去圣彼得堡，并且委托他将普提雅廷伯爵所签订的条约的抄件一并送到那里。马尔蒂诺夫到达圣彼得堡，马上就蒙亚历山大二世召见。当日便向伦敦、巴黎和其它欧洲首都
362 拍发了关于法国和英国同中国缔结条约的电报。这样，欧洲第一次通过西伯利亚得知了这一事件，比从自己全权代表那里获得的消息要早得多。

文采尔中将在派遣马尔蒂诺夫去圣彼得堡的同时，于5月11日[①]又派另一名信使前往阿穆尔见穆拉维约夫，给他送去普提雅廷伯爵致他的信件，以及伯爵签定的条约抄件和博格德汗批准乌苏里沿岸地区边界及穆拉维约夫于1858年5月16日签订的瑷珲条约的消息。信使于7月22日在阿尔巴津稍往上一点的地方遇

① 此日期恐有误。从上下文看，应为7月11日。——译者

到了乘“勒拿号”轮船溯河上行的总督。穆拉维约夫获此喜讯，立即召集全体人员登上甲板，当着全体军官和士兵宣布了此事。8月12日，“勒拿号”轮船驶抵斯列谦斯克，留于此地过冬。总督由此前往伊尔库次克；沿途所有的村镇居民都成群结队地鸣钟欢迎他；到处都有人高呼“乌拉”欢送他；路经城市时，各界代表都赶来祝贺，并且捐款以振兴新边区。人人都乐于参加这一场全西伯利亚的共同喜庆活动。

皇帝接到穆拉维约夫关于他签订瑷珲条约和博格德汗批准该条约的奏章以后，于1858年8月26日颁诏枢密院，册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及其后裔为俄罗斯帝国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1858年11月，为表彰这一事件，圣谕奖赏：

1. 按顺序授予下列人员以勋章和二千卢布津贴：

俄美公司总经理处总经理波利特科夫斯基中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科尔萨科夫少将、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卡扎凯维奇海军少将和我*。[192]

2. 授予一千五百卢布津贴者：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布谢少将。

3. 奖予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和三百五十卢布津贴者：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鲍什尼亚克中尉和领航队上尉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

4. 授予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和三级安娜勋章者：

А. И. 彼得罗夫和拉兹格拉德斯基二位中尉、领航队中尉沃洛宁、库普列扬诺夫中尉和奥尔洛夫医生。

因为我和Д. И. 奥尔洛夫都是有家室的，蒙圣上恩准，授给我们的原规定直至死亡为止的津贴，在我们死后可以继续由我们的

---

* 按应得顺序，我荣膺的是一级安娜勋章；至于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是在1856年获得的。

妻子和儿女来承袭。

这就是小小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在1849年所作的发现和后
363 来组成阿穆尔考察队的我国海军军官从1850年至1855年末进行活动所取得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上述的不容争辩的文件和事实说明，决定俄国在其远东地区政治和经济意义的阿穆尔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由我国的海军军官完成的，命运决定他们在那里从1849年活动到1855年末。他们提出了仿佛已被永远忘却了的阿穆尔问题，同时指出了不需国库特殊开支就可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可能性，证明了阿穆尔河河口及其河口湾可通行海船*。

他们在未经圣上允准的情况下，为了不失掉时机，毅然决定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前往阿穆尔河河口及阿穆尔河口湾，前往这些在当时我国政府以及整个文明世界还认为属于中国的地方，尽管物力有限，他们历尽千难万险，证明了一向认为不能通航的阿穆尔河河口及其河口湾完全可以通航，证明萨哈林不是半岛，而是一座岛屿。

他们在物力菲薄（用这样的物力在1850年装备了前往鄂霍次克海沿岸的私人贸易考察队）的情况下，完全是自行斟酌，决定让这一微不足道的贸易考察队完成重要的国家大事；他们以设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占领了阿穆尔河河口，并以俄国政府的名义向当地居民、满洲人和当时在阿穆尔河口湾附近的外国船只宣布，这一地区，俄国一向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从而遏止了任何他人觊觎阿穆尔河河口的野心，为使别人承认阿穆尔沿岸地区属于俄国迈出了坚定不移的第一步**。

---

* 见我与缅希科夫公爵的谈话、1848年2月10日致穆拉维约夫总督的信件，以及我为尽快造好运输船和使该船驶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 见我于1852年给沃洛宁和鲍什尼亚克的各项指令和这些军官的活动。

他们违反所受训令，不怕担负责任，不顾艰难险阻，完全自行斟酌决定考察自乌第河上游和阿穆尔河东部起的兴安岭的走向，并以此肯定地证明了我国与中国在此地的边界走向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发现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不应属于中国，而应属于俄国*。

他们不顾物力有限，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苦艰险，提出并解决了那里最为重要的海洋问题，这一问题决定着这个地区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他们勘察了直至北纬 49° 的鞑靼海峡的沿海地带，发 364
现了离阿穆尔河近在咫尺的迭卡斯特里湾（南格马尔湾）——阿穆尔河口湾南面最近的碇泊地；在北纬 49 ° 处发现了位于朝鲜边界与阿穆尔河口湾之间中央的海港——最良好的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哈吉湾）；勘察了由此港及由迭卡斯特里湾通往阿穆尔河的道路；收集了关于鞑靼海峡的沿海地带、在朝鲜边界附近和在乌苏里江上有几乎全年都可通航的地方存在的肯定资料。他们以所有这一切完全证明，仅仅拥有阿穆尔河左岸，而无乌苏里江流域及其沿海地带，则不可能使俄国在其远东确立应有的政治意义。他们鉴于当时已暴露出来的外国觊觎这里沿海地带的野心，完全自行斟酌决定，在个人承担重大责任的情况下，在阿穆尔河上设立哨所，以占领奇吉屯、迭卡斯特里湾和皇帝港，并以俄国政府的名义向一切出现于此海岸旁的外国船只宣布，鞑靼海峡直至朝鲜边界的沿海地带连同萨哈林岛都是俄国领土**。

他们对于当地居民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通情达理地予以深切关注，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需求和各方面的关系，并且在一些居民之间排难解纷。尽管与四周围的基里亚克人、满琿人、果尔

---

* 见 1851 年 2 月我所奉到的训令和我于当年通航期内所进行的活动。

** 见我在 1853 年末给鲍什尼亚克、契哈乔夫、奥尔洛夫、彼得罗夫、拉兹格拉德斯基等军官和别列津准尉的指令和上述军官按这些指令活动的结果。

特人及数以百万计的相邻的满洲人相比，他们的人数微乎其微，但是，我国的海军军官以上述行动大大地扩展了俄国的影响，以至使总督觉得这个地区仿佛早已隶属俄国*。

他们在阿穆尔河流域的主要据点站稳脚跟之后，便在那里确立了控制权。在我国船只及其人员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为他们准备了可靠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他们促使敌人封锁这一地区的沿海地带，从而迫使敌人向欧洲宣布：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并不属于中国，而属于俄国**。

最后，他们在个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不顾给他们的命令，完全自行斟酌决定和进行的上述种种活动，以事实向政府证明，只有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连同濒临它们的海洋，才有可能使俄国在其远东确立应有的政治意义，才能创造训练我国海军人员的学校。

365 这就是为什么说作为1849年“贝加尔号”运输船的船员和后来在1850年至1855年末作为阿穆尔考察队成员的我国海军军官的活动——充满了公民的豪迈气概和勇敢精神的活动，是1858年使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最终并入俄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我国海军历史和远东历史的光辉的一页的原因。我曾有幸领导这一考察队，因此，我认为把这些事件照先后顺序如实无误地写出来，是我的神圣义务。

---

* 见总督1854年7月的报告。

** 1854年和1855年间我国船只集中于阿穆尔河河口，以及英法联军于1855年把鞑靼海湾的海岸当作敌人的——即我国的，因为当时只有我国是他们的敌人——海岸而加以封锁，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注　释

366

1 东洋即今之大洋或太平洋，东洋这一名称现已不用。涅维尔斯科伊生前，这一术语在生活和文献中就已很少使用。其主要使用时期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

2 涅维尔斯科伊所称之鞑靼湾即现已知道的将萨哈林岛和大陆隔开的，日本海北部的同名海峡；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被认为是海湾，当时推测萨哈林由一地峡与大陆相连。

3 阿穆尔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量最多的河流之一，也是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一条最大河流。现在所说的阿穆尔河仅指该河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流处开始的那一部分。从这里到河口，据一种资料记载，长为二千六百九十六公里，据另一种资料记载，长为二千八百七十公里，加上石勒喀河共长四千三百零八公里。阿穆尔河作为重要运输干线的巨大意义是由下列条件决定的：流域面积很大（约二百零五万平方公里），阿穆尔河水网及其支流很长（约二万六千公里），差不多有二万公里长是通航河流，其中约一万三千公里可通轮船。四通八达的多水的支流网非常大，主要的支流是：左面——结雅河、布列亚河、戈林河（包括挨沃隆湖）和阿姆贡河，右面——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包括兴凯湖）。在阿穆尔河下游甚至在平水期水深也不少于三——三米半，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甚至不少于五米。这使具有相应吃水量的海船能够通过阿穆尔河口。

阿穆尔河位于夏季季雨地带，再加上阿穆尔河流域的其它特点——分布很广的结晶状岩层（特别是在上游一带）和时间很长的冰冻，决定了很弱的透水性并引起湍急的径流，漫长的、非常寒冷的冬季雨雪很少，同样漫长的春季冰雪融化很慢——这一切便决定了阿穆尔河区别于其它西伯利亚河流的水情特点：冬季雪少和漫长的春季不能为春汛造成良好的条件。但是，夏季，当充沛的降雨显引起阿穆尔河流域所有河流的灾难性高涨（达五——六米，有时甚至达十——十余米）时，洪水便具有破坏性：淹没沿途的村庄，冲毁路堤，在河谷里大量地粉碎、冲刷、移动大小分解物质，改变河谷外形和支流方向。随着雨的停止，诸河流水位猛烈下降，迅速下降到正常的平均水位。 367

遗憾的是，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有沙滩，使其运输意义依然继续大大下降。

当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人出现在阿穆尔的时候，他们称其上游为石勒喀，保有这一名称至松加里（松花江）江口。在获得关于阿穆尔的真正消息的第一个俄国旅行家波

雅尔科夫的报告中，称右面流入松花江的河为阿穆尔河。这是乌苏里江，波雅尔科夫正是把乌苏里江称作阿穆尔河了："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汇流后，便奔流入海。"大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阿穆尔河两岸、操着各种语言的民族和部落，使该河在流经的各地段由于这种情况获得了各种不同名称：中国人称阿穆尔为哈拉-穆连（黑水）①和黑龙江，满洲人称"萨哈连-乌拉"；涅维尔斯科伊所使用的河名石勒喀尔（Шилькар）则属于阿穆尔河中游的通古斯部落。"阿穆尔"（"Амур"）这一名称本身据别尔格的意见则是由"马穆"（"Маму"）衍变而来，阿穆尔河下游的通古斯部落称阿穆尔为"马穆"。

4 那脱吉人（Наткисы或者Ноткисы）是居住在阿穆尔河中游的满洲-通古斯部落。

5 杜切尔人（Дучеры）是居住在布列亚河以东以及结雅-布列亚平原（结雅河和布列亚河之间）的接近达斡尔人（见注 6）的蒙古部落。

6 达斡尔人（Дауры）是现在居住在满洲诺尼江②（松花江左支流）上的蒙古部落。当俄国人于十七世纪第一次出现在阿穆尔河上时，达斡尔人占据着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流域的阿穆尔河左岸的大片土地以及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右岸地区。达斡尔人是哥萨克所遇到的第一批在西伯利亚定居的部落之一；达斡尔人主要从事农业，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

7 雅库次克文书官波雅尔科夫是第一个到达阿穆尔河（1643——1645年），并获得关于该河准确情报（有记载流传至今）的俄国人。

8 勃梁塔河是上结雅盆地内结雅河最大的右支流之一。从斯塔诺夫山脉南坡开始，流经约二百五十公里，注入该地区中心达姆布克以上十七公里的结雅河。这条河有大量的石滩和砂洲，在其上航行极为困难；只有夏天雨季河中涨水（平均涨四米）将石滩漫盖时，才十分安全。十七世纪波雅尔科夫探险队及其它探险队曾沿勃梁塔河进入阿穆尔河。

9 乌里亚河是在鄂霍次克西南一百一十五公里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一条小河。波雅尔科夫结束了阿穆尔航行后，曾在此与伊凡·莫斯克维京的第一个太平洋探险队的参加者相遇，该探险队的参加者们曾于1639年在此建一冬营——太平洋岸上第一个俄国居民点。看来，涅维尔斯科伊不知道这一事实。

10 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斯维亚季茨基）曾继波维尔科夫之后组织赴阿穆尔的探险队（1649——1650年）；在其后的几年（1651——1653年）他曾将阿穆尔左岸地区及结雅河流域并入莫斯科国。现在远东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和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市和车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市和车站在赤塔市东面九百一十四公里的地方，建筑在铁路和乌尔卡河河谷的交叉点上，哈巴罗夫

① 哈拉-穆连系蒙语。——译者

② 即嫩江。——译者

在 1650 年曾沿乌尔卡河下行到阿穆尔河；1651 年他兴建了阿尔巴津城，这一城堡很快便成了阿穆尔河畔俄国各居民点的中心。

11 乌尔卡河是一条小河（长约一百六十公里），发源于奥廖克马斯塔诺维克①南 368
部山脉中间；在阿玛扎尔河和奥尔多伊河河口之间流入阿穆尔河。在十七世纪曾是从雅库次克到阿穆尔的一段重要途径。

12 托尔青系阿穆尔河畔的一座城市，在结雅河下面，靠近萨哈连②。

13 阿枪人是居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居民点——阿枪镇附近的一个不大的通古斯满洲部落。阿枪镇位于阿穆尔河畔、乌苏里江口下面。阿枪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打鱼。

14 宁古塔系满洲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牡丹江（虎尔哈）上游，向为满洲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区之一。

15 库马拉河是阿穆尔的右支流。在库马拉河口附近建有库马拉堡，俄国人于 1658 年放弃该堡。

16 涅维尔斯科伊这里指的是位于松花江和西面为小兴安岭，东面为锡霍特阿林山脉③的东部支脉之间的那一部分阿穆尔沿岸地区领土。

17 这些村庄由俄国农民建于阿尔巴津近郊，俄国农民移居到这里，是为了供给军役人员和哥萨克粮食。此事的倡导者是曾在 1673——1674 年前后管理过边区的伊凡·奥斯科尔科夫。

18 尼布楚条约是莫斯科国和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随着 1689 年 8 月 27 日这个条约的签订，结束了由于哈巴罗夫一伙在达斡尔地区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在俄国人出现在阿穆尔河之前，达斡尔人曾向中国——当时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纳贡（缴实物税）。“逻车（中国人往往不能发‘р’音，因此这里的‘лоче’〔逻车，或者罗剌〕是由于念错‘россия’〔俄罗斯〕而来的）国人，其猛如虎，善放鸟枪”。④他们在中国人的鼻子底下修筑设防城寨——城堡，并向达斡尔人征收实物税，还常常袭击满洲腹地。其时，由于满洲王朝定鼎中国不久，当祖国边境出现了前此不知道的敌人时，中国博格德汗不能对自己祖国的利益漠然置之，但是，由于中国人不能立即投入大批兵力抗击俄国人（当时新王朝正在剿灭噶尔丹的准噶尔国，并使西藏与喀尔喀臣服），便修筑设防城池（墨尔根、齐齐哈尔和瑷珲——初建于结雅河口，稍后〔1685 年〕迁至阿穆尔河右岸），打算逐渐将俄国人从阿穆尔赶走。首先，中国人于

---

① 原文为 Олекминский Становик。——译者

② 指黑龙江城。——译者

③ “锡霍特阿林”系满语，“锡霍特”是“牲畜短少”的意思，“阿林”是“山”，此山即老爷岭。——译者

④ 引文见吴桢臣著《宁古塔记略》。——译者

1659年使涅尔琴斯克督军从结雅河口和平撤走。俄国人撤出结雅堡，同时并退出结雅河流域。然后，中国人以数量不多然而数倍于俄人的兵力在阿穆尔河北部进行了军事远征。远征的结果，在经过了阿尔巴津长期保卫战(1685)以后，将俄国城堡尽行拆毁。阿尔巴津于1686年重建后，又重新受到包围，只是由于当时议和开始始告解围，此次议和边谈边停延宕三年之久。

在谈判过程中，莫斯科政府现实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不能保持住阿穆尔沿岸地区，乃作了重大让步，退出阿穆尔中游和下游。然而，俄国大使戈洛文由于虑及未来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乃坚持使双方承认阿穆尔河左岸是无主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故须俟……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愿意之时……再行议定"。这是莫斯科外交的巨大成功，这样在外交上便获得了在有利的情况下重新提出边界问题的合法权利。1828年，尼布楚条约条款被所谓布连斯奇界约所确认，布连斯奇界约一直生效至1858年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为止。由于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俄国根据与中国的协议获得了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直至朝鲜边界。

19 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与他同时代的衙门官僚是指彼得堡最高行政当局，他们捏造了种种借口，为他在实现其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进行新的考察的愿望的道路上设置了种种障碍。

20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见注3)，阿穆尔河流各段根据所居民族和地方不同有各种不同的叫法。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

21 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一切在我们时代已被生活所推翻。"在几乎不能通航的北冰洋上"，商船队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年年往来行驶，汽笛在空中长鸣；勒拿河、叶尼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造福边区，成了人们到内地和运送成吨货物到内地的途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无力办到的事情，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了事实。

22 叶卡德琳娜的这些话，她很快就忘却了，至少没有见诸实现。这从给1768年赴北京的特命大使克罗波托夫上校的训令中可以看出来，甚至连希望修改同中国边界的暗示都没有。

23 堪察加只是在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在1697——1699年间远航该地后才为人所知。诚然，关于堪察加存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要早得多("堪察加"一名在1667年便已出现在彼得·戈杜诺夫所绘的西伯利亚图中)，但是没有真实的消息。一方面，有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谢苗·杰日纽夫同伴中有人，譬如可能是同他一起航行的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的儿子，也可能是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便已居住在堪察加河的下游。这些俄国人的确实下落不明。在克拉申宁尼科夫院士(1737——1741年)逗留堪察加期间，有人曾向他谈到这个阿列克谢耶夫，"以其名字命名的流入堪察加的尼库尔河称费多特河"，还谈到保存在该河岸上的两个俄国冬营遗址。克拉什宁尼科夫认为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可能是访问过堪察加的第一个俄国人。

24 谢苗·杰日纽夫是雅库次克的哥萨克，赴安纳德尔河口的费多特·阿列克谢

耶夫贸易考察队的参加者，是考察队中“维护国君利益之监察员”(1648年)。他是获得关于“楚科奇岬”(即今之“杰日纽夫角”)周围海路情报的第一个俄国人，因而是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的第一个发现者，该海峡被发现后在相当晚的时间，竟毫无足够根据地获得了白令海峡的名称。在杰日纽夫航行以后，差不多过了九十年(1736年)，才由大北方探险队的参加者米勒院士发现了杰日纽夫的呈文和报告的原稿，并确定了杰日纽夫航行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涅维尔斯科伊说杰日纽夫的航行在组织白令探险队时才为人所知是不对的。

25 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堪察加探险队，或者叫作白令大北方探险队，该探险队发现了北美洲西部海岸及其最高山峰之一——圣伊利亚峰、现称卡加克的同名岛屿、乌开茅克、舒莫金群岛、阿留申群岛的许多岛屿等等。俄国的实业家和商人为了在海上和陆上经营毛皮兽也步白令探险队的后尘纷纷前往新发现的土地。由于他们的活动又发现并在地图上标出了阿拉斯加沿岸附近的所有岛屿以及阿拉斯加本土。1799年，为了使阿拉斯加殖民地化、制止各实业家之间的竞争，奉保罗一世皇帝谕旨仿照英国特权公司成立了“俄罗斯美洲公司”，授权该公司垄断开发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的所有天然资源。

26 1738年6月18日，三艘船在白令探险队的参加者什潘别尔格中尉总指挥下 370
从鄂霍次克出海，绕到博耳含烈次克，从那里装上粮食储备，然后驶往日本海岸。在此次航行期间，只有瓦利顿一人到达松前(北海道)岛的纬度(43°)，但是在雾中看不见其海岸。什潘别尔格于1739年第二次前往日本海岸时，到了本州岛岸边，6月22日在那里与日本人直接接触(北纬38¼°附近)。瓦利顿继续南行，到达北纬35°10′。在第三次向日本海岸航行时(1742年)，什潘别尔格在未抵达日本海岸时，就该返航了。此次与什潘别尔格一起航行的舍利京格准尉在比林格河口附近(北纬50°11′)驶近北萨哈林海岸，下行至拉彼鲁兹海峡的纬度，然后经过萨哈林东岸。

27 爱奴人和虾夷人(курильцы或者курилы)不是象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那样是同种族的两个民族，而是同一个民族。据别尔格称，在爱奴人的语言中“кур”，或者“куру”就是“人”的意思。伊特里门人(堪察加人)称千岛群岛的居民为“кужи”，意思是“生活在南方的人”。什连克院士指出，居住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下游一带的基里亚克人称爱奴人(虾夷人)为“кужи”。因此，别尔格认为B. M. 戈洛文(在环球旅行以后)随手拈来的那种认为“千岛群岛”(“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是因“冒烟的火山”(“Курящиеся вулканы”)而得名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名称来源于居住其上的民族的名称——虾夷人①，即爱奴人。

28 1729年夏，一艘驾驶失灵的日本船，载着十七个日本人被冲到了堪察加东南

① 虾夷人俄语为курильцы，同курильские〔острова〕(千岛〔群岛〕)是同一词根。——译者

岸。五十人长什京尼科夫发现了他们，获厚赠，旋想搜取日本人的全部财物，当日本人乘船去沿岸寻找住处时，他袭击了他们，打死十五人，将留下的两个活着的，据克拉申宁尼科夫说，"当奴仆"。把全部财物搜为己有。最后凶手被处死，而把两个日本人送到圣彼得堡，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传旨，令其学俄语，然后让他们开始教"俄国人民中的年轻人"学日语，但是教了不久，两个日本人便先后死去：年纪较大的在1736年便已死去，年岁小一些的死于1739年12月。

29 麦特列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海军上将，1752——1757年的西伯利亚总督。1753年，他了解到流入北冰洋的西伯利亚河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将西伯利亚与大海连接，乃提出将阿穆尔归还俄国的问题。起初，他的建议得到了支持，曾下令修造航行阿穆尔河的船只。麦特列夫委派的对海事有经验的索伊莫诺夫（后任西伯利亚总督）曾为此目的在涅尔琴斯克建立了造船所，但是由于西伯利亚没有兵力充分保证这一事业，政府不得不缓办此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麦特列夫在西伯利亚任职期间，开办了航海学校为海军培养当地的人材。但是，他回到彼得堡后，西伯利亚的学校也就关闭了。

30 让·法朗莎·德·拉彼鲁兹是乘海船"布索里号"和"阿斯特罗列比亚号"完成环球航行的法国环球考察队队长(1785——1788年)。1787年，他到了当时几乎完全尚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日本海。他在日本海北面的狭窄处——鞑靼海湾——发现一个港湾，他以当时法国海军大臣的名字将港湾命名为迭卡斯特里湾。在继续北驶的尝试失败后，乃从南面绕过萨哈林经过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出洋赴堪察加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31 鞑靼地区(Татария)，外国人曾以这一名称("Tartarie")称他们不知道的、乌拉尔那一面的全部领土。但是在俄国文献中不知何故，这一名称竟保留在远东，如所周知，在那里从未有过任何鞑靼人。

371 **32** 海军上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克鲁逊什特恩(1770——1846年)是乘海船"希望号"和"涅瓦号"环球旅行的第一个俄国环球考察队队长。在向萨哈林海岸和阿穆尔河口航行期间，他未能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以便探明在河口湾航行的条件，因此，阿穆尔问题在涅维尔斯科伊考察之前一直悬而未决，涅维尔斯科伊不怕自己关于阿穆尔河可通航的观点与克鲁逊什特恩的意见相左。克鲁逊什特恩的旅行记和图册是当时出版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33 沸腾状浪潮在这个地方的海面形成，那里，在不太深的地方有方向相反的对流；相撞时，产生散乱的拍溅和旋涡，此时，水象沸腾似的无处可去。帆船到此便有被抛到浅滩、然后被浪头击碎的危险。

34 克鲁逊什特恩在其关于在河口湾航行结果的结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所进行的试验没有留下一点疑义：萨哈林是由一地峡与鞑靼地区连接的半岛……进入阿穆尔河的入口由于其河口湾水浅不能通行大船。"克鲁逊什特恩所犯的错误说

明，他对任务的完成关心得很不够，而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整个前途取决于对其任务的一丝不苟的完成。

35 阿·叶·舍利京克海军准尉是文献中记载的最著名的白令第二次堪察加探险队参加者之一。生于1717年。到十六岁的时候，由于已经有了在海军船上航海的实际经验，他被派到什潘别尔格队伍中供职。1738年抵达鄂霍次克后，他受命指挥"圣加弗利伊尔号"小艇，乘该小艇航行至日本海岸。1741年，乘"希望号"双桨舢板完成了乌第河口的航行并测绘了鄂霍次克海岸，1742年，测绘了阿穆尔河。1744年，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在1759年以前，在波罗的海航行，而且只是在1751年，才由海军准尉升为海军中尉。此后，官运亨通，升迁很快，1780年退休时是海军少将。死年不详。

36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布谢在所述事件期间是少校，穆拉维约夫总督手下的专差官；后被涅维尔斯科伊任命为萨哈林岛长官，从1852年9月21日到1853年4月1日在该地供职。回到伊尔库次克后，掌管东西伯利亚部队司令部，集中管理阿穆尔边区的一切事务，最后，从1858年到1866年任阿穆尔省驻军司令，死于1866年。

37 涅维尔斯科伊没有直接说出的"其他人物"，无疑是指涅谢耳罗捷、车尔尼雪夫以及"特别委员会"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些人反对他在阿穆尔的全部考察，反对把这些领土并入俄国。

38 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一见解是不对的，因为甚至在《俄罗斯帝国总图》和《伊尔库次克省》地区图（此二图收于1745年的所谓科学院第一地图集），与中国的边界是在斯塔诺夫山脉以南，横越"堪察加海"即鄂霍次克海海岸线，在过了一百年以后，在涅维尔斯科伊时代，大体上也是如此。

39 现在有许多事实证明，以东西伯利亚总督——麦特列夫、拉文斯基、鲁彼尔特、拉迪任斯基等为代表的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和政府从未放弃在对俄国比较有利的意义上修改尼布楚条约的条款和将阿穆尔归还俄国的想法。但是，每次拒绝在这方面采取积极步骤的基本理由是怕损害恰克图贸易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而中国的兵力总是被大大地夸大。政府常常是同意总督的建议，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便若有所悟，然后 372
意味深长地写道："须使此事延至较为有利时机再付诸实施云云"。

40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下堪察加斯克、提吉尔、博耳舍烈茨克和吉日加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北部（吉日加）曾起过政治行政中心的作用。

41 供给俄国陆军和海军的各种薪饷和被服等实物，在1864年以前叫作委员部储备品，委员部给养：实物供给不仅包括士兵和军官穿的制服，也包括兵营、医院以及其它装备和设备所需的东西。1864年以后，各种供应皆统一于军需部门手中。

42 平常宣布为处于自由港状态的有港口、城市以及经济上不太发达的大区。政府打算通过宣布自由港的办法，即蠲免外国商品进口税，来繁荣贸易，振兴工业，而这样就可以增加食品和工业品的进口额，因为俄国政府不能以上述物品保证它对远东边陲居民的供应。俄国自由港条例在各个时期先后规定了下述地方为自由港：除了已指

出的港口外，还有敖德萨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省，即整个乌苏里和阿穆尔右岸地区。

43 六十年代初俄国(内地)和滨海地区的平均价格如下：

	在俄国(内地)	在伊尔库次克	在滨海地区
小麦面(每普特)	2 卢布 80 戈比	3 卢布	约 10 卢布
糖	4—6 卢布	7 卢布	从 14—18 到 20 卢布
粗麻绳	3 卢布	5—6 卢布	16 卢布
肥皂	5 卢布	6 卢布	14—18 卢布

44 占领离北加利福尼亚的勃德哥湾(俄名鲁勉采夫湾)二十四公里的港湾，并在那里建立俄国殖民地罗斯炮台是 1811 年 3 月间的事。稍后，俄美公司经理处曾一再指出，加利福尼亚第一个俄国居民点，地方选得不好：离旧金山近，且无十分方便的港口等等。此外，俄国人占领了离德拉科岬二十二公里的费拉兰岛。

45 随着加利福尼亚殖民地的开拓，俄美公司的活动家曾希望，该地能成为为阿拉斯加的殖民地供应粮食和肉的产地；然而，由于居民不多，地方选得不好——在干燥无水分的山岩上，而且主要是组织不善，致使这里的收成在最好的年头也不过三百普特小麦和大麦，而这里存栏的牲畜是一千头。扩大殖民地领土的企图遭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坚决反对，而在墨西哥革命后，又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对，他们都得到了英美政府的支持。殖民地只是产生赤字，而显然没有收益；因此 1839 年 3 月 31 日，公司经理处请求财政部批准撤销加利福尼亚的罗斯殖民地。公司经理处除了商业上的考虑之外，还作了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它指出，保留罗斯除了麻烦以外，将来也一无可取，而失掉该地在战略上无关紧要，因为，"英国人有直至我国边界的港湾；墨西哥人……占有罗斯附近良好的圣法兰西卡湾，美国公民则成群结伙地移居到这一海湾的两岸，他们不需要不能通行的罗斯山岩。"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俄国政府对丧失了这块殖民地不胜惋惜，但已悔之晚矣(详见C.Б.奥孔著《俄罗斯美洲公司》一书，国立社会主义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 年)。

373 **46** 不大的阿尔达玛湾，或者如今所称的阿尔多玛位于阿扬东北四十——四十五公里。阿尔多玛是屈指可数的鄂霍次克海西岸半避风的海湾之一，一度曾引起普遍注意。原拟将港口从鄂霍次克迁此，后查明，此海湾只能避东北风，遂放弃此念。

47 环球考察队乘"谢尼亚文号"海船在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利特克的指挥下在 1826——1829 年间完成了绕道合恩角的环球航行，到了卡加克岛、阿留申群岛和堪察加，然后经印度洋返回祖国。考察队乘"谢尼亚文号"测绘了楚科奇半岛的海岸"、科列基岛(在堪察加河河口对面)以及其它岛屿，其中包括小筮原群岛。利特克了解了当时尚不属任何人的、位于日本列岛东南太平洋上的小笠原群岛(只是在 1861 年才并入日本)的自然情况后，乃建议俄国政府占领这些岛屿，以便在岛上建立农业，在其帮助

下减轻向堪察加和当时的俄属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供应食品的负担。利特克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未被采纳。利特克是地理学会创建人之一。

48 对堪察加居民的灭绝，不仅如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传染病(天花、花柳病)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俄国实业家和沙皇行政当局在十七世纪对居民的加紧剥削也起了很大作用，后者使居民纷纷揭竿而起(规模特别大的起义发生在1731年到1740年)，这些起义都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所有这一切导致堪察加本地居民人数迅速减少，别尔格指出(见《堪察加的发现和白令堪察加考察队》，莫斯科-彼得格勒，1924年，第10页)，在十七世纪末叶，仅在堪察加下游一带的居民就有约二万五千人，到1741年末，为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人，1897年只剩下四千人。据1926年调查，是四千一百三十七人。现在，在集体经济条件下，随着大量的医院、保健站、用伊特里门语授课的民族学校以及其它文化机构的建立，居住在堪察加的伊特里门人中的居民人口开始增加了。

49 阿·费·米登多夫考察队(1842——1845年)揭开了研究西伯利亚历史的新的一页，使其走上了严格的科学(在现代意义上)道路。考察队对第一次为米登多夫所记述的永久冻结、西伯利亚的气候、居民的生活和风俗作了一系列极为有趣的观察。归途中，米登多夫从乌第河河口沿着斯塔诺夫山脉走了过来。他在斯塔诺夫山脉南面看到有中国碑形界标的结论，差点无可挽回地影响俄国政府与中国商谈沿斯塔诺夫山脉准确地勘界和划界的决定。米登多夫的错误被涅维尔斯科伊纠正了。

50 卡尔·瓦西里耶维奇·涅谢耳罗捷伯爵是维康·涅谢耳罗捷之子，是在俄国供职的德国人；1796年以前，就学于柏林，其后，即来俄国，被编入海军，但是，由于未显示出任何才能，很快就被免职；1801年，他第一次受命在外交部门工作，从那时起在指导俄国外交政策方面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在外交部门工作几乎达半个世纪(1807年到1856年)，一直到巴黎和约签订后退休为止。塔尔列院士在介绍涅谢耳罗捷的为人时写道，他的政治信仰与其说是取决于适合于国家的既定目标，勿宁说是取决于尼古拉一世的情绪和愿望。尼古拉一世将其留在身边当大臣，供其差遣(《克里米亚战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44年，第1卷，第54——56页)。

涅谢耳罗捷在维也纳和会(1815年)和反动势力在欧洲大陆结合的时代，开始了自己的大臣生涯后，便成了三个帝国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民族解放运 374
动斗争中的神圣同盟的狂热拥护者。例如，在涅谢耳罗捷的积极参与下，组织了镇压匈牙利革命(1848年)的远征。在阿穆尔问题上，在自愿放弃未划界领土给中国方面企图表现较多的坚定性，然而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升起俄国旗的涅维尔斯科伊自行其是的行动迫使涅谢耳罗捷在得到尼古拉一世支持的涅维尔斯科伊面前退却。国家的利益和他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利益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俄国生活了六十六年，至死竟未学会说俄语。

51 费尔丁南德·彼得罗维奇·弗兰格尔(1796——1870年)是海军上将，著名的

旅行家和探险家；他曾测绘了科雷马河口以东的西伯利亚海岸，测绘工作是从 1820 年到 1823 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根据调查材料十分准确地确定了的岛屿位置，只是在过了四十年以后（1867 年）才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弗兰格尔岛）。在 1825 年至 1827 年，乘"科罗特号"军事运输船完成了环球旅行，在环球航行期间，他访问了在美洲的俄国领地。从 1829 年到 1836 年，任北美洲俄国殖民地总督，后任俄美公司总经理。俄美公司奉俄国政府之命除了管理、开发美洲殖民地的直接目的外，还经常完成政府在某一方面不便于自己直接进行的工作和考察。在涅维尔斯科伊活动初期，还是这样做的。弗兰格尔以公司总经理的身分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措施的组织工作。

52 阿扬港是鄂霍次克海上兴建的最新港口。从事捕猎海狗业的俄美公司曾为自己的商站寻找比鄂霍次克更为合适的地方，因此，便注意到了阿扬港，1832 年，海军领航队希洛夫准尉第一次研究了该港。阿扬于 1842 年开埠，当时被派到此地的海军领航队的奥尔洛夫中尉开始在未来港口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并调查从阿扬到涅尔坎的道路。1845 年，俄美公司将商站从鄂霍次克搬到这里，从此，阿扬的主要繁荣时期便开始了。从阿扬出发的驿道线路选得非常之好，冬季从这里邮往雅库次克的信件只消十到十二天就到了。然而，从六十年代起阿扬便开始衰落。七十年代末，在新任商站经理菲利波乌斯为阿扬争得了自由港的权利后，又出现了新的繁荣。的确，运往阿扬港的货物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只限于砖茶。而且，这对阿扬说来只是暂时的繁荣：没有方便的道路将货物运往内地。阿扬居民的人数从未超过一百人。

53 今之谢涅克半岛（因其极南端之谢涅克岬而得名）是土古尔半岛上隆起的北部，在此从东到西深深插入之康士坦丁湾将其与南部隔开。半岛南部最高达一千一百米，而岸上的悬崖是一百五十米。这个半岛是鄂霍次克海沿岸开发得很少的地段之一。

54 涅达尔人是居住在阿姆贡河下游的通古斯满洲部落之一。涅达尔人自称为埃尔康-贝伊耶（элкан-бейе），从事狩猎，为了猎取海豹，常常到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带去。根据 1926 年人口调查统计，人口将近七百人。

5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1809—1881 年)，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将阿穆尔沿岸地区划归俄国后，赐号阿穆尔斯基伯爵。在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沿
375 岸地区和萨哈林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上，他积极支持涅维尔斯科伊的倡议，他在 1858 年签订的瑷珲条约使之从法律上固定下来。他刚恢自用，俨然以边区的独裁者自居。然而，他对十二月党人及其家属故意令人注意的关注，对边区研究工作的巨大关怀（表现在倡议在圣彼得堡成立地理学会后不久成立西伯利亚分会）以及组织了许多研究边区的科学考察队，凡此种种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活动的好评，其中也包括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

56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1787—1869 年)，海军上将，侍从将军。

在所述事件期间，任海军总参谋长，虽然他没有受过海军专门教育，也从未航行过。值得提及的是，1820 年，第一次推荐他担任黑海舰队总司令一职时，他之所以拒绝，据他自己称，是因为对于海军职务一窍不通。退职后，他不求甚解地从书本上研究了海军问题，显然，这对担任海军的实际领导者这一职务（他从 1829 年开始担任此职）是十分不够的。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才智出众，学问渊深，但是极端厚颜无耻，因此推荐他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慨然应允。

例如，在 1854—1855 年的战争中，虽然他对军事一无所知，但竟毫不畏葸地接受了总司令的职务，就象在此以前，虽然对外交一无所知，而出任驻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一样，结果使事情破裂、与土耳其和西方列强发生了战争。他奢侈逸乐，无所事事，麻木不仁终于引起了公愤，在公愤的压力下，甚至一贯庇护缅希科夫的尼古拉一世也不得不最后将其撤职，代之以新的总司令，后者可惜并不比缅希科夫强。尼古拉一世曾讲过下面一句话："缅希科夫将其肩碌无能推托到各方面都很优良的军队，实属卑鄙。"

57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卡扎凯维奇（1814—1887 年）——海军上将，侍从将军。1835 年 12 月，以海军中尉的军衔毕业于中等海军武备学校，很长时间航行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后被任命为"贝加尔号"运输船大副，与涅维尔斯科伊一起参加了在阿穆尔河口湾的考察活动，1849 年 7 月 28 日，进入阿穆尔河口，确定了河口可以通航。稍后，象涅维尔斯科伊一样，被派到穆拉维约夫麾下任专差官，执行一系列重要任务。在他的参与和领导下，在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进行了首次水文地理考察；他还在斯列谢斯克为阿穆尔流域的第一个造船厂奠基，该造船厂造出了参加俄国军队第一次航行阿穆尔河的轮船。1856 年，被任命为新并入俄国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第一任驻军司令。北京条约签订后，领导了确定俄中新边界的工作（1862 年），此后，在 1875 年便最终离开了远东。

58 彼罗夫斯基兄弟——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1792—1856 年）和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1794—1857 年）在阿穆尔问题上积极支持涅维尔斯科伊和穆拉维约夫。列·阿·彼罗夫斯基从 1841 年至 1852 年任内务大臣，出席了奉尼古拉一世谕旨成立的研究涅维尔斯科伊在阿穆尔活动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在委员会里，他同缅希科夫和穆拉维约夫处于少数地位，但他未曾改变自己关于阿穆尔对俄国很重要这一问题的观点，一直坚持到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

59 法捷伊·法捷耶维奇·别林肖松（1779—1852 年）著名的俄罗斯航海家和旅行家，克鲁逊什特恩指挥的俄罗斯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参加者，俄罗斯第三次环球科学考察队队长。别林肖松考察的主要的和最有趣的部分是在南极地带的海中进行的，在那里他发现了彼得大帝岛和亚历山大一世陆地，他认为后者是个岛屿，而后者原来是 376
第六大洲——南极洲的海岸，南极洲就这样被俄国海员发现的。他还访问了太平洋其它部分的许多岛屿。旅行结果都写在 1831 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南极海游记的两卷集中。

60 彼得·费多罗维奇·安茹(1796—1869年)在1820—1823年间领导测绘雅纳和印迪吉尔卡之间西伯利亚海岸以及新西伯利亚岛屿的工作；安茹考察的结果是出现了第一批十分精确的新西伯利亚群岛的地图。以后，参加了测绘里海和咸海海岸的考察队。从1844年起，晋升为海军少将后，任喀琅施塔得港总监。死时为海军上将。

61 火奴鲁鲁——城市、海港和文化中心，是美国特别"领土"，位于太平洋东部中心的夏威夷群岛的首府，城市位于夏威夷群岛第三大岛——奥瓦胡岛（Oahu）东南岸，火奴鲁鲁是很久以来便吸引所有的航海者去休息、停泊、加添淡水和粮食储备的良港之一。在涅维尔斯科伊时代，这是当时独立的夏威夷国(Hawaii)的主要城市。

62 卡麦阿麦阿——夏威夷几个国王的名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卡麦阿麦阿一世或者卡麦阿麦阿大王，他是夏威夷群岛上波利尼西亚国的缔造者。他把夏威夷的全部权力统一在自己手中，并积极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国家打交道，进行了一系列欧洲式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强国，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末，在由美国种植场主组织的革命以后，它由君主国变为共和国。新政府很快便进行了将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的谈判，美国国会于1898年予以批准。

63 这里，涅维尔斯科伊根据当时公认的对萨哈林的看法，看来是由于传统和习惯，仍然继续称萨哈林为半岛。

64 这一未接到原件的训令的各条都被涅维尔斯科伊执行了，日后，竟成了他的罪行，成了涅谢耳罗捷想把涅维尔斯科伊贬为水兵的原因。

65 千岛群岛第四海峡位于幌筵岛南面，西令基岛和玛康鲁什岛（千岛群岛的两个小岛）中间。

66 在航海中，船只由风向而定的行驶方向称为航向。风向右舷(如果从船只前进方向观察）吹时的船只航向称右舷风；迎风航向是船只与斜吹或迎面吹来的风的风向所成的角度是40°到90°的船只航向。迎风航向分急迎风航向(角度40°—67.5°)和全迎风航向(角度67.5°以上)。

67 小锚——重量小的锚，外形与其它重量大的锚没有区别。四爪和五爪的小锚称四爪锚和五爪锚。

68 沙洲——与海岸线平行延伸，一般不生长任何植物的长形沙滩或砾石滩。

69 低湿草地(лайда)——由河泥冲积而成和退潮时部分干涸的浅滩；浅水滩——海底相当大的地段，其上面的水不深，造成航行的困难，因此要求专门装置领航标，为船只指明航道方向。

70 这是一个沙洲，在其西面是纳比里湾(布塔科夫港湾)，而不是湖泊；在最北部分，该湾借助狭长的阿斯兰贝科夫海峡与海相连。长约五十五公里的纳比里河流入该湾。

377 71 在海湾中的确可以看到的退潮激流，看来被克鲁逊什特恩误认为在那里注入鄂霍次克海的阿穆尔河河东值流动了。

72 伊丽莎白岬在萨哈林岛最北端。位于北纬 54°26′ 和东经 142°42′。在山岗起伏的施米特半岛东北部，岬旁的水深可以使船只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安全通行。

73 方位——从在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从该方向可看到另一只船或者岸上某一静止点的方向和罗盘所指的方向之间的角度。方位是借助特殊仪器——方位仪确定的。

74 这是列文什坦恩岬；只有在纳比里湾和列文什坦恩岬之间有低洼的海岸和许多由沙洲与海隔开的海湾；再往北便开始了施米特半岛的怪石嶙峋的陡岸。这种海岸一直延伸到萨哈林岛极东北端——伊丽莎白岬。

75 这一海湾现在以北湾见称。

76 涅维尔斯科伊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看到那里有一个不大的特列尼-图湾，该湾象纳比里湾和其他东岸的海湾一样，由一条狭长的沙滩与海隔开。该湾借助特沃赫小支流(长约一公里，宽一百一十米)与海相连。小船经过小支流可驶入该湾。

77 萨哈林西北部低洼的哥洛瓦切夫岬是阿穆尔河口湾浅水区的东北边界。

78 罗姆别尔格岬和缅希科夫公爵山位于远远伸到阿穆尔河口湾的半岛上。在驶进河口时，从四面八方可以远远望到的山峰被涅维尔斯科伊命名为缅希科夫峰，现在以姆格尔斯，或者姆格特峰著称。

79 捷巴赫岬——从阿穆尔河口湾进入阿穆尔河口入口附近的左(北)岬。

80 阿穆尔河口湾的萨哈林航道可通吃水约十六呎(四米九十)的船只，而涅维尔斯科伊航道或者叫西北航道则可通吃水二十到四十呎(六到十二米二十)的船只。

81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科尔萨科夫上尉于 1848 年被委派到东西伯利亚，在穆拉维约夫手下当专差官；在此期间执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任务。参加 1854 年规模最大的一次阿穆尔航行的组织工作。1860 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公署主席，1862 年，虽然自己强烈反对，仍然被迫同意接替退休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就任总督之职。

82 海军上将普提雅廷(1803—1883 年)的日本考察队于 1852 年被派往日本，谋求使俄国获得和西方列强已经从日本得到的同样权利和贸易特权。尽管由于与英法开战造成了种种困难，加之日本人反对，但是普提雅廷仍然与日本签订了对俄国有利的下馆贸易条约。普提雅廷由于战争，不能驶返喀琅施塔得，乃从巡弋在鞑靼海峡的强大的联军舰队眼前巧妙地使自己的船只驶入阿穆尔河口。普提雅廷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表现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很有分寸的外交气度。这次谈判导致天津条约的签订(1856 年①)，根据这个条约，俄国第一次获得了当时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尚未享有的那些权利和特权。

83 贬谪涅维尔斯科伊的企图此次只是议论了一下；不管怎样，他到底提出了新

① 按应为 1858 年。——译者

378 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遭到怀疑，但是不能被推翻。他的错误仅仅是在于急于去完成训令，虽然训令没有下达给他，但是，当他在阿穆尔河口湾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看到了训令的抄件，训令是实有其事的。

84 先金城是满洲的一大邑，现名三姓或者依兰；位于松花江的右支流牡丹江流入松花江的入口附近。

85 阿穆尔河在乌苏里江口封冻的平均日期是从 11 月 25 日 到 4 月 25 日，共一百五十一天，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是从 11 月 10 日到 5 月 18 日，共一百八十九天。

86 A. 西坚斯涅尔在其著作第 29 页中指出，涅维尔斯科伊喜欢自己讲述他被贬为水兵的详情细节，虽然这一贬谪为期很短，但是终归是付诸实行了。西坚斯涅尔曾不止一次地听到的涅维尔斯科伊降职的事，涅维尔斯科伊在其著作中竟一点也没有提到，西坚斯涅尔对此不胜诧异。

87 舷上平台（руслень）——帆船舷上用来支撑圆木滑轮并引出卷入滑轮的护索，即缆索——麻绳或钢缆（从侧面或者后面桅杆和桅杆的其它部分系住）的平台。

88 （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基林河，现在地图上称作戈林河，是阿穆尔河下游最大的左支流（仅次于阿姆贡河），发源于所谓巴达热里山脉南坡，这条山脉是阿姆贡河上游和戈林河的分水岭。

89 奇吉湖位于阿穆尔河右岸，距阿穆尔河口二百四十公里，由马林斯克支流与阿穆尔河连接。奇吉湖位于塔巴湾和达卡斯特里湾（相距八和十八公里）附近，中间隔着一条低平的分水岭，这一方便的位置使阿穆尔河能够借助河沟与鞑靼海峡相连，从而大大地缩短了运送货物、把货物转运到阿穆尔河的期限。湖岸线长约一百三十公里。在夏天雨季期间，湖水面积大为扩大（一百五十到二百三十平方公里）。湖长约五十公里，宽四——八公里，深约四米。宽一公里，深约三米的马林斯克支流将奇吉湖与阿穆尔河相连接，可使轮船在其上自由往来行驶。在奇吉湖右岸，在该湖通向阿穆尔河的出口附近是涅维尔斯科伊所建的马林斯克村（马林斯克哨所）。

90 居住在鞑靼海峡两岸的基里亚克人和其他居民称达卡斯特里湾为南格马尔湾。

91 这里在涅维尔斯科伊的记述中，有非常大的舛误。问题在于奥尔洛夫离开奇利亚湖西南岸的恰里姆屯后，向西行六十公里，到达涅达里湖。在涅维尔斯科伊所绘的地图上，没有这样一个名称的湖，在现代的地图上也无此湖。离奇利亚湖六十公里有两个湖——奇利亚西南偏西的长而宽的达里津湖和奇利亚南面的杰夫多哈湖。如果认为，从西南西向东北东延伸的就是这个湖，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涅达里湖就在这一方向，那么可以就此满足，可以认为杰夫多哈就是涅达里。然而……以下所述，就纯属荒诞无稽了："……从西面有一同名大河（涅达里）流入其中，奥尔洛夫同该屯居民沿着该河上行至距河口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他们到了这条河与上古尔河接近的地方，涅达尔人从这里前往上古尔河。"但是没有任何大河从西面流入达里津湖和杰夫多

哈湖。流经附近的唯一大河是阿姆贡河。而不可能是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涅达里河，因为下面涅维尔斯科伊用了整整十行的文字来谈阿姆贡河。况且，奥尔洛夫沿这条神秘的涅达里河上行二十五公里后，据涅维尔斯科伊称，到了这条河与向北流入鄂霍次克海土古尔湾的土古尔河接近的地方。同时，从这里到土古尔河的最近距离至少是一百七十公里。如何说明与奥尔洛夫所记载的事实的这种差别呢？——我们感到困难。379
总之，奥尔洛夫往下旅行的全部记载都有这种模糊不清的地方，从而对奥尔洛夫的全部记载是否接近真实产生了合理的疑问。

92 雅布洛诺夫山脉这一名称源出于布里亚特蒙古语的雅布洛尼-达巴。有趣的是外贝加尔和远东的大部分居民常常称任何山或山脉为雅布洛奇山或雅布洛奇山脉。

93 从克尔比屯到毕赤河(现在仍用此名)上最近的地方，最少是一百一十公里，而由此到乌岛伊里湖不少于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奥尔洛夫从这里沿比得热河行二十五公里，无论如何不能到达乌岛伊里河。此外，在涅维尔斯科伊所著这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所附地图上标示的比得热河就是现在的皮里达河，而在他的地图上，一条非常之短的乌赫岛伊里河就是毕赤河。这里正是后一条河从南面靠近克尔比，而绝对不是皮里达河(涅维尔斯科伊称比得热河)。要到这条河去，需从克尔比再继续往南走。在比得热河注入乌岛伊里湖的入口附近居民点的名称也与文中所述不一致。在涅维尔斯科伊所绘地图上称库奇利，而在文中则称乌赫特列。这里完全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关于所走过路程（里数不对）的计算和地理环境的描述舛误很多，现在难以弄清楚。

94 埃沃隆湖借助一条同名小河与阿穆尔河左支流——戈林河相通。

95 奥尔洛夫关于仿佛皮里达河借助小支流与阿穆尔相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从南面流入乌岛伊里湖的皮里达河与"小支流"，或者说得确切些，与从该湖北头流出的小河中间的距离，几乎有三十五公里。在小支流尽头阿穆尔河岸上，现在还有乌赫塔屯。

96 布列斯基山脉，或者如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兴安岭，转到阿穆尔河右面后，名小兴安岭，向西南哈尔滨方向伸延而去。涅维尔斯科伊所谈的则是绵亘于乌苏里江和虎尔哈(现名牡丹江)之间的几乎是子午线方向的山脉。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小兴安岭和松花江右岸的山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山志学或者地质学的联系)，因为它不是向着一个方向伸延至海的统一的山系。相反，这里山脉和丛岭及纵横交错其间的山间盆地交错在一起。

97 涅维尔斯科伊这里根据奥尔洛夫的报告所谈的所有地点和河流，与其实际位置相比，几乎移动了半度。

98 看来，这是位于达里津湖以北茹克河下游的一个小湖。

99 乌萨里津湾是以注入其南部的乌萨里津河的名字命名的，涅维尔斯科伊将其命名为圣尼古拉湾。

100 萨玛河在现代地图上称索姆尼亚河。

101 从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指的是现今位于此地的兰科达冬季道路。

102 实际上布鲁坎不是位于北纬52°50′，而是53°5′。涅维尔斯科伊所指的经度不是130°，而是136°3′。

103 位于这一经纬度的是土古尔河右支流之一——阿瑟尼(距乌第分水岭四十公里)的上游。然而，如果考虑到奥尔洛夫常犯的错误以及他的路程不是西北西方向，那么认为他不是到了路程径向西的阿瑟尼上游，而是到了塔迭诺或者甚至是牡达里河
380 源是比较正确的。在对一条主要河流——土古尔河方向的问题上，奥尔洛夫又搞错了。他离开了布鲁坎上面、子午线方向的土古尔河谷向西而去。

104 这里没有发生错误。奥尔洛夫的确到了扬阿林(西林木迪)山脉，这条山脉是流往鄂霍次克海和结雅河流域的河流的分水岭。

105 奥尔洛夫确定的这个点颇接近真实情况。扬阿林山脉(在此以前是子午线方向)，从这里转向西(几乎成直角)，形成了乌第和西林木迪之间的分水岭，高度超过了一千二百——一千五百米。从这里向东北方向去的是比较低的特里山脉。

106 如果奥尔洛夫的计算正确，他的确是从扬阿林转弯的地方向西走了八十五公里，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到达东经132°52′，从地势看来也不大可能，因为，他在其途程中应当穿过乌第河最大支流之一乌尔米河的河谷，对此他不能不提及。

看来，他未能到达乌尔米。

107 向导们向奥尔洛夫所述资料完全符合现代地图，说明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

108 奥尔洛夫所确定的克尔比和涅米连的河源经纬度与苏联百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的度数接近。

109 这里所指的与其说是乌第河本身的河源，毋宁说是奥尔洛夫到达的其南面右支流的河源。

110 离萨玛尔加河口最近的可避风的海湾是苏维埃港(涅维尔斯科伊时代称皇帝港)海湾。

111 绥芬河流入阿穆尔湾的西北部，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该湾东岸。这是苏联太平洋海岸最为零散的地段，有大量的海湾、港湾、半岛和岛屿。

112 实际上是北纬51°52′。

113 特姆河——北萨哈林的主要河流，流入讷湾。全长约二百公里。

114 萨玛吉尔湖两岸在涅维尔斯科伊时代居住着属于通古斯部落的萨玛吉尔人。该湖现名埃沃隆湖。

115 涅维尔斯科伊经常使用的河名、屯名、城名等地理名称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现在地图上用另外一些名称来代替：用三姓代替先金，用宁古塔代替纽古塔和南古塔，虎尔哈河现名牡丹江等等。

116 契哈乔夫从满洲人那里得到的这些资料反复出现在涅维尔斯科伊的回忆录中。然而他在此吃尽了不熟悉边区地理和相信未验证的资料的苦头，深受其害。现在

我们知道这样的地理环境是没有的。

117 对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条款的暗示。

118 只有皮里达一条河流入海湾。在涅维尔斯科伊的地图上称作乌赫岛伊里河的毕赤河从北面径流入湖，而位于其间的比特奇河从西面流入。

119 毕赤河和皮里达河（见注 118）之间的距离不是五俄里，而是十六俄里（十七公里）。这里要末是契哈乔夫弄错了，要末是涅维尔斯科伊凭着记忆标错了；不应当忘记，这本回忆录是在所记述的事件发生后过了几乎二十年才由作者撰写的。

120 按照现代地图，湖的位置比涅维尔斯科伊所指的经纬度稍微向南和稍微向东，即湖的南部在北纬 51°58′，东经 139°35′。

121 涅维尔斯科伊所提到的基里巴河无疑是皮里达河，这里说这条河不大，可是在上面（见注 118），在同一页却说是一条大河。这是涅维尔斯科伊在引用奥尔洛夫的 381
报告时，在其书中常见的舛误之一。

122 在本书 1878 年的版本中，误印为“1851 年 3 月 4 日”，应为 1852 年，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美公司的信件（见前）注明的日期是 1852 年 3 月 1 日的话。

123 涅维尔斯科伊在此所述一切说明，俄美公司的中心机构和在各地的活动家并不清楚涅维尔斯科伊所开始的解决阿穆尔问题的工作真正是关乎国家利益的重要工作。一切只是玩弄损害自尊心和愿望的小把戏，尽量侮辱要弄清阿穆尔问题的不安分的竞争者。公司的工作人员认为阿穆尔问题已在确定的并且是否定的意义上解决了。

124 当太阳、地球和月亮位于一条直线的时刻称朔望。因此，在一个方向活动的朔望时的涨潮力量便引起巧合，从而引起最大规模的涨潮现象。在每个太阴月内有朔和望两次小的朔望涨潮，在每年春分、秋分时期，朔望涨潮达到一年中的最大规模。

125 果尔特人或者如他们自称的那乃人是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乌苏里江和奇吉湖之间的通古斯-满洲部落之一。

126 萨基酒是用当地种的黍酿造的满洲酒。

127 南大海——涅维尔斯科伊所使用的中国海的名称。

128 这是重复涅维尔斯科伊以前所说的布列斯基山脉延续到阿穆尔河右岸的说法；这一错误是当时对松花江和日本海海岸之间的地域的地理情况了解不够的结果。

129 实际上该湖是沿着长轴由北向南延伸，全长二十五公里（二十三俄里半）。

130 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岬是迭卡斯特里湾入口的南面边界。海岬的高石崖一端呈小半岛的形状，仅借一条狭窄的（约二十——二十五米）砂质地峡与大陆连接。

131 拉彼鲁兹于 1789 年发现的迭卡斯特里湾是吃水量约十二呎（三米六十）以上的船只卸货地点，这种船只不可能驶入阿穆尔河口。在内碇泊场停泊较安全，因为内碇泊场虽然不总是风平浪静，但是全无危险，尤其是对吃水浅的船只更为合适。迭卡斯特里湾完全不受南风的吹袭，但是当秋季刮起西风、北风和东北风时，却总是浪涛

汹涌。这里西风强劲，而东北风往往掀起巨浪，使船只左右摇晃，不易停泊和卸货，因此在刮西风和东北风时，尤为不便。

132 此河现名杜伊河，在危险岬附近流入鞑靼海峡（在莫索洛夫湾北面）。海岬南面有两座小岛——康士坦丁岛和叶莲娜岛。前者靠近海岬，后者在前者南面。有大群海鸥和野鸭筑巢栖居其上，皆为盛产鸟卵的著名地方。

133 在纬度如此偏南的地方竟有冻土地带，并且有与当地纬度不相适应的很厚的泥炭沼泽（其厚度达二——二米半），其成因概为严酷的气候条件。萨哈林北岸的积冰几乎终年不化，另一方面鄂霍次克海，就其特性而言，更接近于北极诸海，而不同于处在同一纬度上的其它各海。冰冻和鄂霍次克海的总的状况，更加剧了恶劣的气候条件。

134 事实上，由霍伊岬至秀尔库姆岬的距离远不止十九浬，纬度也不是 50°31′，而是 50°21′。

135 在秀尔库姆（伊凡诺夫）岬以南，注入鞑靼海峡的河流乃阿乌阚河，并非卢卡
382 里河。卢卡里河口在同名山岬的南面。秀尔库姆岬极高（一百四十七米），陡崖峭壁，远远伸出海上，乃鞑靼海峡沿岸最为显著的一个地方。

136 在现代地图和航路图志上，达塔岬一般称为列谢普斯-达塔岬。达塔河一名，只有当地居民知晓，在地志学和地理学文献中，通用的名称为图姆宁河，偶而也称作图姆真河。列谢普斯中尉系拉彼鲁兹环球考察队的参加者，1787 年曾奉拉彼鲁兹差遣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穿越西伯利亚全境将考察队工作资料送往巴黎。

137 朱尼霍屯在涅维尔斯科伊的地图上标为朱湾屯，现名迪尤安卡屯。

138 后来，此湾改名为皇帝港。苏维埃时代，改称苏维埃港。这是世界上最宽敞、最便利的海港之一。

139 由南侧注入苏维埃港的大河，涅维尔斯科伊称之为哈吉河。此河现名大哈佳河。米河现名麦河。

140 亚历山德拉皇后湾，现名亚历山德拉湾，位于苏维埃港入口北侧。

141 康士坦丁亲王湾，现名康士坦丁湾，位于苏维埃港西南部分。由主湾入该湾的入口处水深达二十六——二十八米，岸边水深也达十米或十米以上。在康士坦丁湾北岸，有一小湾向西北方向深入，此湾名哨所湾，因为涅维尔斯科伊曾在其北岸设立康士坦丁哨所。在此湾东端置放着 1856 年沉毁的“巴拉达号”巡航战船的船底，上面已经长满了海藻。

142 涅维尔斯科伊把兴凯湖（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北面）称作为坎喀湖（Канга）。

143 图姆宁河的上游距离阿穆尔河谷仅三十二公里。由此可以到达乌里吉河（涅维尔斯科伊所指的乌里夫奥河）谷地。与作者所说不同，乌里吉河是一条独立的河流，而不是阿迪河的支流。全国地图上无此名称之河流，在现代的其它地图资料上也

找不到。

144 涅维尔斯科伊与布谢，二人在行动上大不相同。前者不怕导致与中国外交关系复杂化，不怕自己的行动违背政府的命令；而后者是贵族军事学校出身，受过近卫军的军纪训练，因而缺乏公民勇气，稍稍逾越所奉命令也所不敢，哪怕明知这些命令会使事业蒙受损失。二人的区别由此可见。但是，布谢在其回忆录中却在很多地方把成绩都归于自己，这是毫无根据的。布谢的回忆录是在他死后由他的亲属出版的(试与 H. B. 卢达诺夫斯基和 Г. И. 涅维尔斯科伊所写文章中对布谢所著书的评论相对照)。

145 如所周知，这种地理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

146 鹰炮(фальконет)，是一种古老的小口径滑膛炮，长期以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海军在乘小型帆船和划船接近敌人，进行登陆作战时，使用此炮。

147 "卡罗纳达炮"(каронада)是一种古老的小口径滑膛短筒炮。主要在海军中使用，设于划船或载重量不大的帆船上。

148 奥尔洛夫登陆处的据点，名叫恩托，在小海港鹅城(Усийоро)西南约七公里处，该处纬度为北纬 48°47′。

149 即今之科坦屯。

150 奥尔洛夫称之为涅维尔斯科伊山的山峰，位于萨哈林岛南部(过去为日本领 383
土部分)，纬度为北纬 48°44′，日本人称之为伊皿山(海拔一千零一十七米)。不要与另一涅维尔斯科伊山相混同，后者为全萨哈林岛的最高点(海拔二千零一十三米)，位于岛东岸北纬 50°26′30″处(在原苏领土上)。

151 在现代地图上，奥塔古屯标为奥塔苏。

152 在现代地图上称为来知志湖。其下游为沼泽纵横的平原。与奥尔洛夫所测方位不同，其南部事实上少 3′(应为北纬 48°24′，而不是 48°27′)。

153 这里所说的奥塔苏与图库内(现名金内)之间的距离完全正确。

154 伊利英斯克哨所，现名久春内。

155 事实上，按直线计算，久春内与马努耶之间的距离仅有二十五公里。

156 这些据点，现已有铁路连接。

157 纬度是正确的，但经度与其它地方一样，却极端错误：马努耶河河口位于东经 142°31′处。

158 纬度差 4′(应为 47°40′，而非 47°36′)，而经度相差 10′(应为 142°35′)。

159 如果只是按奥尔洛夫计算的经度来绘制萨哈林地图，则一切皆与实际不符：一些据点移向东面，而另一些，与邻近地点相比，则又移到了西面。事实上，奥尔洛夫越向南行进，海岸也越向东南方向偏转。纳伊河(Най)河口的纬度计算得大致正确，但经度又是错误的，相差几乎半度。因此，若按奥尔洛夫的计算，纳伊河河口比奥托克萨姆河向西偏 20′，而实际上此河口位于奥托克萨姆河河口偏东 4′处。

160 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索洛里河，看来是图姆宁河的支流齐查马尔河。唯此河源头较图姆宁河其它支流更为接近流入奇吉湖的亚伊河，或称亚维河。

161 舵柄是安于船舵顶端的杠杆，借助滑车用它向一旁转动船舵。

162 阿赫杰中校考察队是由总参谋部于1849年组成，1849—1853年间，活动于外贝加尔、斯塔诺夫山以南地区和阿穆尔右岸支流——结雅河、急流河、乌尔坎河等的河源一带。考察队成员、天文学家什瓦尔茨所作的大量天文测量，成为绘制结雅河和阿穆尔河北部支流的最初的可靠地图的基本资料。

163 与土耳其断绝外交关系和缅希科夫公爵由君士坦丁堡撤回，发生于1853年5月21日。土耳其于10月4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而俄国则在10月20日宣战。西方列强宣战已是1854年3月31日。关于与土耳其交战和可能与英、法决裂的消息，至1854年2月17日才传到涅维尔斯科伊处。

164 布谢湖（日本人称为远渊湖）位于阿尼瓦湾东岸，大泊城（即托马拉-阿尼瓦）东面四十公里处。有一道河汊（或者说是一条河）使之与海相通。

165 此段描写所涉及的乃是大泊城（即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托马拉-阿尼瓦）附近各个地方和据点。

166 涅维尔斯科伊湾，以及湾内诸小湾均为涅维尔斯科伊提及的一列礁石掩护，此列礁石仿佛是一道特殊的天然防波堤。此海湾是萨哈林岛西岸唯一便于停泊的场所。此处总是风平浪静，海面几乎从不封冻。

384 **167** 德伊河（река Тый），即波罗内河①，是萨哈林岛南部最大的河流。此河发源于东萨哈林山脉西坡，径直南流，于忍耐湾入海。河长约二百五十公里。此河水深，约有一半可供船只航行。但是，由于日本公司滥伐林木，赶羊流送木材（不结成木排流送）致使近年来河水日浅，河道为许多搁浅的圆木所壅塞。此河入口处，有一水深仅二呎（0.六米）的沙滩，在水浅季节妨碍舢舨行驶。但是，此沙滩上面不远的地方，水深即可达到二米半，甚至往往深达八米。

168 此湖现名多来加湖。

169 根据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一记载，可以推测，萨马林所去的屯子位于波罗内河的一条支流上，约在现在的塔兰科坦屯附近。

170 此处所说一切，很不符合事实，因为从阿尔科沃到波罗内，就最短距离而言，也有七十公里。在深山老林，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走这么远是绝无可能的。

171 这样，拉兹格拉德斯基和涅维尔斯科伊便误认为洪加里河是从两条约达马河汇合处开始的。现在，下乌岛米河（即约达马河）和上乌岛米河（即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大约达马河）都被视为洪加里河支流。洪加里河，在下乌岛米河河口以上的一段，并不象涅维尔斯科伊所说的那样，流向西北西，而是流向东南，继而正南，最后东南东。洪

① 日本名为"幌内川"。——译者

加里河上游地区(下乌岛米河以上),长约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上乌岛米河的源头,确与图姆宁河右测支流——穆里河的源头接近,但上乌岛米河并不象拉兹格拉德斯基和涅维尔斯科伊所想象的那样长,其流长不过四十——五十公里。

172 由此可见,远在1854年,涅维尔斯科伊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必需在后来出现哈巴罗夫斯克的那个地方建立整个地区的首府,这个主意正是来源于涅维尔斯科伊。

173 在石勒喀造船厂,后来相继建造了很多轮船和非蒸汽船只,这些船都航行于阿穆尔及其流域的其它河上。

174 此处所说的大炮和圣像,都是1685年阿尔巴津的保卫者带来涅尔琴斯克的。在涅维尔斯科伊所述事件之前,这些古物一直保存在此地。

175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波谢特(1819—1889年)——海军上将,地理学会会员。1852年—1855年,曾随普提雅廷和俄罗斯著名作家、《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作者冈察洛夫一起,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航行于日本海并进行了考察,因而著名于世。大彼得湾西部的大海湾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76 水线列板(бапроут)——海船外板的加厚部分,设于水线附近,旨在防护护板很快磨损。铁链是连接无轮三眼滑车和船舷的铁制连接器,由一个环节和两个铰链组成。桅缆——从两侧和后面支撑桅杆和顶桅的粗绳。横梁——连接船的肋骨左、右两方的横系梁。在木船上横梁用三角托板固定在肋骨上。三角托板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支架,其一侧固定在肋骨上,另一侧固定在横梁上。桅座——木质的或铁质的座巢,下到船基的桅杆插入其中。

177 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列索夫斯基在所述事件发生时是海军中校,后来(从1863年起),擢升为海军少将和海军中将。1853年奉命增援普提雅廷的日本舰队,指挥"狄爱娜号"巡航战船。该巡航战船在1854年12月11日大地震时于下馆遇难。在列索夫斯基领导下,在下馆用"狄爱娜号"的残骸修建了涅维尔斯科伊经常提及的"赫达号"纵帆船。"狄爱娜号"的部分人员就是乘此纵帆船来到阿穆尔河口的。当撤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好些船只和船员聚集于阿穆尔时,列索夫斯基被任命为混合陆战队和在鞑靼海峡沿岸自奇吉向北一带和阿穆尔河口处仓促修筑的各炮台的司令官。列索夫斯基于1857年经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 385

178 1854年8月20日至24日,俄国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与英法联合舰队的优势兵力交战,英法舰队曾两次企图派登陆部队登岸,但尽管俄方遭受重大损失,这次交战却以俄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敌人被彻底赶入海中,俄方缴获英国国旗一面、战刀七把和枪支五十六支,敌人伤亡近三百五十人。8月27日,敌舰队被迫离俄国沿岸远遁。当时的陆军部办公厅主任 Д.А.米留亭事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加特奇纳(当时皇室住在此地)获悉的关于在帝国遥远的边陲,在那被认为毫无防御能力的地方胜利击退敌人的消息,好象是当时阴暗的地平线上倏忽闪过的一缕微弱的光芒。"E·B·塔尔列院士写道,在外国文献中俄国战胜联军舰队是普遍公认的,尽管联军舰

队拥有获胜的一切可能。因此，巴黎和伦敦认为英法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失利是对其国旗的莫大侮辱。

179 涅维尔斯科伊所说各岬，皆位于阿穆尔河河口，在进口处的普隆格岬和捷巴赫岬之西。

180 1855年5月19日，当英法联合舰队再次出现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时，此城已空无一人。政府感到继续保卫此城已毫无意义，因为战时供应此城一应所需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几无可能(可能想起了远在战争开始前，涅维尔斯科伊就此问题所写的报告)，于是装模作样，仿佛完全是政府和穆拉维约夫出于主动，命令将驻防军、居民和此港财物疏散至阿穆尔河口，即撤至涅维尔斯科伊很早以前就为此目的而建议的地方。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伊科接到疏散的命令是在3月3日。3月28日，一切都已装载上船。1855年4月5日，"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和四艘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运输船驶出了港口，乘鞑靼海峡的大雾，在巡弋的敌舰眼前滑了过去，5月1日平安抵达迭卡斯特里。

181 理查·卡尔洛维奇·马克(1825—1886年)——旅行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考察者。曾受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委托，用伊尔库次克商人索洛维约夫为此目的所捐助的半普特黄金，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过两次旅行：1855—1856年间在阿穆尔(对阿穆尔的记述于1859年发表)和1859—1860年间在乌苏里(对乌苏里的记述发表于1861年)。这是自然地理学家对以前科学界不了解的地区所进行的最初的考察。考察队的成员中还包括有画家梅耶尔。他所画的许多优美的插图已收入马克的著作中。本版涅维尔斯科伊的回忆录中也复制了他的一些画。

182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穆拉维约夫手下的专差官。他领导了首批农民从外贝加尔省迁到阿穆尔的迁移工作。这批移民共有五十一户(共计四百八十人)，于1855年春散居在阿穆尔下游，在马林斯克和阿姆贡河口之间。

183 涅维尔斯科伊在这里所提及的村庄是在阿穆尔建立的第一批居民点中的几个，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184 涅维尔斯科伊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长职务，是穆拉维约夫给他的一丸裹着金粉的药丸，涅维尔斯科伊完全明瞭，这一任命的真正用意——实际上是让他退休。至于穆拉维约夫对这一任命的用意，可从他给担任他的专差官的科尔萨科夫少校的信
386 中看出："为了安慰涅维尔斯科伊，我想任命他代理我的参谋长的职务；这样，涅维尔斯科伊有了很大的名气，就不会再妨碍别人，而且可以在那里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185 涅维尔斯科伊坚持占领直至朝鲜边界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后来的事件证明他是多么正确，而先前持有相反观点的政府、穆拉维约夫和他周围的人又是多么目光短浅。后来，穆拉维约夫循着涅维尔斯科伊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剽窃了他不应得的光荣。光荣理应属于被他解职的涅维尔斯科伊。

186 此处所指乃是存在着两个各自独立的管理系统，一个以省长为首，一个以驻

军司令为首。

187 这些话确有先见之明。涅维尔斯科伊在用不流血的方式将阿穆尔沿岸地区并入俄国一事中所起的主动作用，还在他生前就已被遗忘了，或者确切些说，人们就在努力将其忘却。在他死后，也依旧尽力不提此事，象巴尔苏科夫和叶菲莫夫这些穆拉维约夫的吹捧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情况。

对涅维尔斯科伊在远东活动的评价的转折点是在1913—1914年，那时发表了西堅斯涅尔为涅维尔斯科伊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著作和日丹科、尼科里斯基等人的文章。只是到此时，才第一次把涅维尔斯科伊同代人对待他的冷酷的不公正的作法公诸于世，由于他的同代人对他的不公正的评价使得较年轻的几代人也对涅维尔斯科伊及其功绩不能予以正确的评价。

188 涅维尔斯科伊向扎沃伊科指出，“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在皇帝港解冻之前留在港内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而沉没它毫无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冰解之后，敌人才能进入此港，那时才有沉没此船的必要。然而，“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在1856年1月17日被拉兹格拉德斯基炸毁了，和约在巴黎签字是在3月30日，5月中签订和约的消息便已传至阿穆尔，而第一艘英国巡航战船“皮克号”只是在5月21日才进入此港，况且尚有可能因港内湾汊错综复杂，英国战船发现不了“巴拉达号”。几天后，当“皮克号”到达迭卡斯特里时，该船已获悉签订和约一事了。

后来，在彼得堡，当人们就“巴拉达号”沉毁一事，不公正地责难涅维尔斯科伊时，他回答说，他曾经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他当时在远东已是一个没有官职的私人），但他的意见象通常一样，未被人理睬，这也是实情。

189 即使在今天，乘坐非蒸汽船只和木筏在此处航行也有不少困难。湍急的水流和不宽的河道——二百五十米至五百米——往往使人不能将船驶向对岸。在河道急遽转弯处，阿穆尔水流的力量可把船只冲向石崖，使船只撞碎，而这种急遽转弯处，在这段河道上为数甚多。

190 尼古拉耶夫斯克建立初期，尚无可供船只冬季停泊的港口，而春季又有船只遭到冰块挤毁的危险，因此，当时要把船只引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以上六十公里处，阿穆尔河左岸的帕耳沃河汊里去。船只便在河汊的河口，在这里的岛屿之间过冬。

191 如所周知，中国不是到处都允许欧洲人通商贸易，为此仅指定专门的地点。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之前，在南方开放的商埠只有广州和澳门，而在北方与俄国的通商点只有恰克图。1842年以后，中国政府被迫允许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四个商埠。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又增辟了一系列新的港埠，其中包括福摩萨岛上两处和海南岛上一处港埠，此后接连在中国其它许多地方允许了通商贸易。

192 奖赏的性质也说明，政府在有意识地忘却涅维尔斯科伊在解决阿穆尔问题 387
中的作用。使辽阔广袤的地区并入俄国的全部荣誉都算到了穆拉维约夫总督的帐上。而与此同时，获得与涅维尔斯科伊相同奖赏——二千卢布奖金——的，还有俄美公司

总经理波里科夫斯基。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一贯在阿穆尔的种种创举中妨碍涅维尔斯科伊的俄美公司总经理有权获此奖赏，我们并不清楚。涅维尔斯科伊传记的作者海军上将A. 西坚斯涅尔甚至写道："很难说这个波里科夫斯基是何许人，不用说，他因之荣获与涅维尔斯科伊相同奖赏的对祖国的功绩，就更不为人所知了。"西坚斯涅尔将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的主人公法穆索夫所说的一句名言，略加改变，用以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只能是"那时在俄美公司供职的非亲即故，外人极少"。

文　献

一、已发表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著作

1860年，涅维尔斯科伊，Г.：《致〈海洋文集〉编辑部，对鲍什尼亚克先生信件的答复》，载《海洋文集》，第3期，杂文栏，第75—76页。

1860.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еннадий. Ответ на письмо г-на Бошняка в редакцию Морского сборника.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3, смесь, стр.75—76.

1860年，涅维尔斯科伊，Г.：《原阿穆尔考察队队长对载于7—8月份〈海洋文集〉的费松先生文章的评论》，载《海洋文集》，第13期，非正式篇，第359—386页。

1860.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еннадий. Замечания бывш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а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 статьи Г. Фесуна,напечатанные в «Морском сборнике» за июль и август месяцы.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3,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359—386.

1860年，涅维尔斯科伊，Г.：《10月8日在中涅夫卡河上对船只拖曳工具——牵曳船所作的试验》，载《海洋文集》，第13期，杂文栏，第135—138页。

1860. Невельской,Г.Испытание туера—снаряда для буксировки судов, произведенное 8 октября на Средней Невке.«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13,смесь, стр.135—138.

1864年，涅维尔斯科伊，Г.：《俄罗斯人在俄国东北边陲的活动及我国海军军官参加阿穆尔沿岸地区重新并入俄国事业的结果述评（评〈俄罗斯美洲公司简史〉一书，第2卷，第12、13和14章）》，载《海洋文集》，第6期，批评与书刊评介栏，第21—45页；第7期，第1—17页；第8期，第21—38页。

1864.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Обзор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их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х пределах России и участия офицеров нашего флота в деле во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к России.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книгу: Историч. обозрение Рос.-Америк. Ко, ч. II, гл. XII,XIII и XIV).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6,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стр. 21—45; №7,стр.1—17;№8, стр. 21—38.

1872年，涅维尔斯科伊，Г.：《评H.B. 布谢关于萨哈林岛及1853年考察的回忆录》，载《欧洲导报》，第8期，第907—910页。

1872.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По повод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Н. В. Буссе об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е и экспедиции 1853 г.«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8,стр.907—910.

1878 年,涅维尔斯科伊,Г.:《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 年),阿穆尔沿岸地区与乌苏里沿岸地区》,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遗著,圣彼得堡版,全书共: VII+IV+424+5(附图)页,由 В. 瓦赫金编辑,由已故者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涅维尔斯卡娅出版。

1878.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гг.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и При-уссурийскии край. Посмертные записки 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СПб., стр. VII+IV+424+5 карт. Изданы супругою покойного Екатериною Ивановной Невельскою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Вахтина.

1897 年,涅维尔斯科伊,Г.:《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 年—1855 年),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遗著,圣彼得堡,全书共XV+437 页,由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的子女出版,第 2 版,增补有 Е. И. 涅维尔斯卡娅的传记和书信。

1897.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гг.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и При-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Посмертные записки 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СПб., стр.XV+437. Изданы детьми 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Изд. 2-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биографией и письмами Е.И.Невельской.

1899 年,涅维尔斯科伊,Г.:《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就占领萨哈林岛事于 1853 年 10 月 16 日呈东西伯利亚总督兼该地区总司令的报告》,载《海洋文集》,第 12 期,非正式篇,第 58—70 页。

1899.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Рапорт капитана 1-го ранг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у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войсками,в оной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ми, 16 октября 1853 года,по делу занятия острова Сахалина.«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2,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58—70.

二、关于涅维尔斯科伊及与其在阿穆尔的发现和工作有关的文献

1862 年,《简评俄国人在阿穆尔的活动》,载《海洋文集》,第 4 期,书刊评介栏,第 33—70 页。

1862. Обзор действий русских на Амуре.«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4,отд. библиограф., стр. 33—70.

1890年,«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载«陆海军科学百科全书(陆军中将列耶尔主编)»,第5卷,第339—340页。

1890.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оенных и морских наук под редакц. генер.-лейт. Леера», т. V, стр. 339—340.

1891年,«Г. И. 涅维尔斯科伊传略»,载«俄国皇家贸易与航海事业促进协会通报»,第39期,第42—45页。

1891. Очерк жизни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Изв. Имп. общ.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 торгов. мореходству», вып. XXXIX, стр. 42—45.

1890年,«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载«海军人物列传»,第11集,尼古拉一世时代,圣彼得堡,第28—30页。

1890.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Общий морской список». Часть, XI.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Николая I. СПб., стр. 28—30.

1891年,«圣彼得堡分会理事会1876年4月19日会议记录摘抄(包括M. K. 西道罗夫关于Г. И. 涅维尔斯科伊的发言)»,载«俄国皇家贸易与航海事业促进协会通报»第39期,第45—47页。

1891.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авлен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т 19 апреля 1876 года (с речью М. К. Сидорова о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м), «Изв. Имп. общ.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 торгов. мореходству», вып. XXXIX, стр. 45—47.

1891年,«纪念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载«俄国皇家贸易与航海事业促进协会通报»,第39期,第57—84页。

1891. Памяти Геннадия Иванович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Изв. Имп. общ.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 торгов. мореходству», вып. XXXIX, стр. 57—84.

1897年,«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见«勃洛克高兹-叶夫仑百科辞典»,正编,第20卷,第797页。

1897.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Ефрона», т. XX A, стр. 797.

1914年,«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载«军事百科全书»,И. Д. 瑟京出版,第16卷,第565—566页。

1914.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зд. И. Д. Сытина, т. XVI, стр. 565—566.

1938年,阿诺夫,Н.:«伟大的俄国航海家。涅维尔斯科伊中尉»,载«水上运输报»,12月12日,第169号(总1527号),第4页。

1938. Анов Н.—Великие русские мореплаватели. Лейтенант Невельской. «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за 12/XII, №169 (1527), стр. 4.

1860年，安东诺夫，Ф.：《评扎瓦利申先生论述阿穆尔的文章》，载《海洋文集》，第4期，非正式篇，第396—445页。

1860. Антонов Ф. Заметки на статьи г. Завалишина об Амуре.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4,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396—445.

1860年，阿尔布佐夫，海军上校：《评费松先生的〈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事件〉一文》，载《海洋文集》，第10期，杂文栏，第4—10页。

1860. Арбузов, капитан 1-го ранга.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статью г. Фесуна «О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ом деле».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0, смесь, стр. 4—10.

1891年，巴尔苏科夫，И.：《尼·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

1891. Барсуков Иван. Граф Н. Н.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М.

1891年，鲍戈柳波夫，Н.П.：《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我们时代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载《俄国皇家贸易与航海事业促进协会通报》，第39期，第47—57页。

1891. Боголюбов Н.П.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поучительная и дл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зв. Имп. общ.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 торгов. мореходству», вып. XXXIX, стр. 47—57.

1858—1859年，鲍什尼亚克，中尉：《阿穆尔沿岸地区考察记》，载《海洋文集》，1858年，第12期，非正式篇，第179—194页；1859年，第1期，非正式篇，第111—131页；1859年，第2期，非正式篇，第323—34页；1859年，第3期，非正式篇，第193—212页。

1858—1859. Бошняк, лейт.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858, №12,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79—194; 1859, №1,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11—131; 1859, №2,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323—34; 1859, №3,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93—212.

1859年，鲍什尼亚克，中尉：《占领萨哈林岛之一部（摘自鲍什尼亚克中尉札记）》，载《海洋文集》，第10期，非正式篇，第391—413页。

1859. Бошняк, лейт. Занятие части острова Сахалина (из записок лейтенанта Бошняка).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0, неофиц., стр. 391—413.

1860年，布谢，尼古拉：《评鲍什尼亚克先生的〈占领萨哈林和在皇帝港过冬〉一文》，载《海洋文集》，第7期，杂文栏，第52—54页。

1860. Буссе Николай.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статью г-на Бошняка «Занятие

Сахалина и зимовка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Гавани».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7, смесь,стр. 52—54.

1871 年,布谢, Н. В.: «萨哈林岛及 1853 年的考察», 载«欧洲导报», 第 10、11、12 期。

1871. Буссе Н. В.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и экспедиция 1853 года.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10,11,12.

1872 年,布谢,Н.В.: «萨哈林岛及 1853—1854 年间的考察(1853 年 8 月 25 日—1854 年 5 月 19 日的日记)。附Ф.布谢对涅维尔斯科伊和卢达诺夫斯基等先生的答复»,圣彼得堡。

1872. Буссе Н. В.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и экспедиция 1853—1854 гг. (дневник 25 августа 1853 г.—19 мая 1854 г.) с ответом Ф. Буссе гг-м Невельскому и Рудановскому. СПб.

1895 年,布增斯基,彼得: «伊凡·巴尔苏科夫所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彼得·布增斯基所写书评:〈关于颁发第五次莫斯科教区总主教马加里奖金的总结〉»,载«科学院通报»,第 25 卷,附录,第 4 期,第 307—384 页。

1895. Буцинский Петр.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е Ивана Барсукова. Рецензия проф. Харь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етра Буцинского. «Отчет о пятом присуждении премии Макари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XXV тому. «Зап. Ак. наук», №4, стр. 307—384.

1887 年,沃伊尼奇,弗拉基米尔: «回忆与印象。我国海员活动简述»,圣彼得堡。

1887. Войнич Владимир.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чер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их моряков. СПб.

1894 年,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 Г. Е.: «阿穆尔省志(附地图)»,圣彼得堡, 财政部出版社。

1894.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Описание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 картой). СПб. Изд.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финансов.

1896 年,叶菲莫夫,И.В.: «П.Н.布增斯基教授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评论(扎记与回忆)»,圣彼得堡,П.П.索伊金印刷所。

1896. Ефимов И. В.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перед судом проф. П. Н. Буцинского (заметк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П. П. Сойкина.

1915 年,日丹科, М.: «数学地理与自然地理学部会议报告摘录»,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4 期,第 247—255 页。

1915. Жданко М.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доклада в заседании отделений географи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и географии физической. «Изв. Рус. Географ. общ.», №4, стр.247—255 页.

1913 年,日丹科,M.:《纪念海军上将 Г.И.涅维尔斯科伊》,符拉迪沃斯托克。

1913. Жданко М.Памяти адмирала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6 年,日丹科,M.:《俄国海员在鄂霍次克海上的作业》,载《水文地理学通报》,第 10 卷,第 5 分册,第 843—881 页。

1916. Жданко М.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в Охотском море. «Записки по гидрографии», т. X, вып. 5, стр. 843—881.

390 1916 年,日丹科,M.:《俄国海员测绘鄂霍次克海和阿穆尔河口湾的作业》,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10 期,第 805—823 页。

1916. Жданко М.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по описи Охотского моря и лимана реки Амура. «Известия Рус. Геогр. общ.», №10, стр. 805—823.

1883 年,扎鲍林斯基,阿希列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 1848—1856 年》,载《俄国旧事》,第 6 册,第 623—658 页。

1883. Заборинский Ахиллес.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В 1848—1856 гг.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ч.6, стр. 623—658.

1881 年,扎瓦利申,Дм.:《阿穆尔事业及其对东西伯利亚和全国的影响》,载《俄国旧事》,第 9 卷,第 75—100 页;第 10 卷,第 387—434 页。

1881. Завалишин Дм. Амурское дело и влияние его на Восточную Сибир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кн. IX стр. 75—100; кн. X, стр. 387—434.

1859 年,扎瓦利申,Д.:《答复罗曼诺夫先生对题为〈评关于阿穆尔的文章〉的论文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载《海洋文集》,第 5 期,杂文栏,第 1—20 页。

1859. Завалишин Д. Ответ г. Романову на его возражения на статью под заглавием: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ей об Амуре.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5, смесь, стр. 1—20.

1850 年,伊瓦申佐夫,Н.:《俄国环球航海家(涅维尔斯科伊海军大尉)》,载《水文地理学部通报》,第 8 卷,第 160—162 页。

1850. Ивашинцов Н. Русские кругосветные мореплаватели (капитан-лейтенант Невельской).«Записки Гидрографич.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часть VIII, стр.160—162.

1939 年,卡马宁,Л.:《涅维尔斯科伊的发现(摘自地理发现史)》,载《我国》,第 1 期,第 36—37 页。

1939. Каманин Л. Открытия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из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Наша страна», №1, стр. 36—37.

1946年,卡马宁,Л.Г.:《最初的远东考察者(В. 阿特拉索夫—С. П. 克拉申尼科夫—В. 波雅尔科夫—Г. И. 涅维尔斯科伊)》,国家地理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46. Каманин Л. Г. Пер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Атласов—С. П. Крашенников—В.Поярков—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ос.изда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47年,卡马宁,Л.《勇敢的远东考察者》,载《斯大林战士》,第119号(总1750号)。

1947. Каманин Л. Мужествен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талинский Воин», №119 (1750).

1878年, К. Б. 和 С. Ф.:《书评——〈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遗著)〉》,载《海洋文集》,第3期,图书评介栏,第1—6页;第4期,图书评介栏,第1—25页。

1878. К. Б. и С. Ф. Рецензия.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гг. (Посмертные записки 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Морск.сборн.», №3, отд. библиогр., стр. 1—6; №4, отд. библиогр., стр. 1—25.

1878年,里斯托夫斯基,И.:《不久前的故事》,载《俄罗斯档案》,第3册,第507—521页。

1878. Листовский И. Рассказы из недавней старины.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кн. 3, стр. 507—521.

利亚林娜, М.:《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归并》,圣彼得堡,А. Ф. 捷夫里延出版。

Лялина М.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Пб. Изд. А. Ф. Девриена.

1943年,利亚霞娃,И. Н.:《海军上将根·伊·涅维尔斯科伊(1813—1876年)》,图书评介,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科学图书评介部。

1943. Ляхова И. Н. Адмирал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й (1813—1876).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Научн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отдел Гос. библ. СССР им. В. И. Ленина.

1946年,麦利钦,А. 少校:《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载《红色海军报》,4月28日。

1946. Мельчин А. майор.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 «Красный флот» за 28 апреля.

1909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В.В.,伯爵(总司令部大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09—1909年①)》,华沙。

① 应为1809—1881年。——译者

1909.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В. В. граф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питан)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1809—1909. Варшава.

1927年，米哈伊洛夫斯卡娅，А. И.：《十九世纪俄中关系史的一页（1858年瑷珲条约）》，上乌丁斯克。

1927. 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А. 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IX века (Айгунский трактат 1858 г.). Верхнеудинск.

1914年，尼科利斯基，В.：《纪念涅维尔斯科伊》，哈尔科夫。

1914. Никольский В. Памят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Харьков.

1899年，奥戈罗德尼科夫，С.：《关于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传记》，载《海洋文集》，第12期，非正式篇，第57页。

1899. Огородников С. К биографии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2, часть неоф., стр. 57.

1909年，《阿穆尔沿岸地区。事实·数字·观察——由全国地方自治组织属员在远东收集（全国地方自治组织1908年度总结的附录）》，莫斯科。

1909. Приамурье. Факты. Цифры.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бран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общезем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отчету общезем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а 1908 год). М.

1891年，罗布什，М. С.：《远东的俄国先驱之一》，载《历史通报》，第12期，第692—712页。

1891. Робуш М. С. Один из русских пионер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2, стр. 692—712.

1860年，罗曼诺夫，Д.：《阿穆尔》，载《海洋文集》，第6期，非正式篇，第173—187页。

1860. Романов Д. Амур.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6,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73—187.

1861年，罗曼诺夫，Д.：《就〈曾在"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服役的一位军官的笔记摘抄〉一文，答费松中尉先生》，载《海洋文集》，第2期，杂文栏，第278—283页。

1861. Романов Д. Ответ г.лейтенанту Фесуну на его статью: Из записок офицера, служившего на фрегате «Аврора».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2, смесь, стр. 278—283.

1872年，卢达诺夫斯基，Н.：《评Н.В.布谢关于萨哈林岛及1853年考察的回忆录》，载《欧洲导报》，第8期，第910—923页。

1872. Рудановский Н. По повод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Н.В.Буссе об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е и экспедиции 1853 года.«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8, стр.910—923.

1889年，《1689—1881年间俄中条约集》，圣彼得堡，外交部出版社。

1883.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689—1881 гг. СПб. Изд.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1855 年，斯维尔别耶夫：《1854 年阿穆尔航行日志》，载《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1855. Свербеев. Журнал плавания по Амуру в 1854 г. «Зап. Сиб. отд. РГО».

1878 年，斯基勃涅夫，亚历山大：《1854 年的阿穆尔考察队》，载《古代俄国与近代俄国》，第 11 期，第 214—233 页；第 12 期，第 309 页。

1878. Сгибн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мур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854 г. «Древняя и Новая Россия», №11, стр. 214—233; №12, стр. 309.

1869 年，斯基勃涅夫，亚历山大：《堪察加重大事件历史概述（1816—1856 年）》，载《海洋文集》，第 8 期，非正式篇，第 33—110 页。

1869. Сгибн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лавнейших событий на Камчатке (1816—1856 гг.).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8, часть неоф.стр. 33—110.

1859 年，斯基勃涅夫，亚历山大：《关于东西伯利亚滨海省的通古斯人》，载《海洋文集》，第 5 期，第 34—49 页（杂文栏）。

1859. Сгибн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О тунгусах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5, стр. 34—49 (смесь).

1914 年，西坚斯涅尔，А.《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圣彼得堡，海军部印刷厂。 391

1914. Сиденснер А. Адмирал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его рождени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орс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89 年，司徒卢威，Б.В.：《1848—1854 年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公益社"印刷所。

1889. Струве Б.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Сибири 1848—1854 гг. СПб. Типог. 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捷-夫，М.：《根据已发表资料编纂的阿穆尔河历史》，载《工业通报》，第 4 卷，第 5 篇，第 63—108 页。

Те-в М. История реки Амур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из обнародова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Вестник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том IV,отдел V, стр. 63—108.

1946 年，特列尼奥夫，维塔利：《涅维尔斯科伊的阿穆尔考察队》，莫斯科，苏联武装力量部军事出版社。

1946. Тренев Виталий. Амур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М. Воен. издат.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ооружен.сил СССР.

1860年，费松，中尉：《曾在"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服役的一位军官的笔记摘抄》，载《海洋文集》，第1期，非正式篇，第1—46页；第6期，非正式篇，第1—43页；第8期，非正式篇，第50—80页；第9期，非正式篇，第368—395页；第11期，非正式篇，第417—453页。

1860. Фесун, лейтенант. Из записок офицера, служившего на фрегате «Аврора».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46; №6,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1—43; №8,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50—80; №9,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368—395; №11, часть, неофиц., стр. 417—453.

1861年，费松，尼古拉：《对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评论的答复》，载《海洋文集》，第2期，杂文栏，第164—170页。

1861. Фесун Николай. Ответ на замечания Г.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2, смесь, стр. 164—170.

1939年，哈文，A.：《俄国的哥仑布》，载《旗帜》，第5—6期，第208—223页。

1939. Хавин А. Русский Колумб. «Знамя», №5—6, стр. 208—223.

1861年，舍努林，阿波洛尼：《驳涅维尔斯科伊海军少将的文章〈原阿穆尔考察队队长的评论〉(载1860年第13期《海洋文集》)》，载《海洋文集》，第2期，第171—184页。

1861. Шенурин Аполлоний. Возражения на статью контр-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Замечания быв. начальн.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860 г. №13).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2, стр. 171—184.

1946年，施泰因，M.：《尼·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历史人物传略》，哈巴罗夫斯克，国家出版总局，国立远东出版社。

1946. Штейн М. Н. Н.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Истор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Хабаровск. Огиз.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 Гос. изд.

1878年，舒马赫尔，П. В.：《关于阿穆尔归并的历史。1848年至1860年与中国的关系》，载《俄罗斯档案》，第11期，第287—342页。

1878. Шумахер П. В. К истори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Амура. С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с 1848 по 1860 год.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1, стр. 287—342.

1914年，雅斯特列勃佐夫，E.：《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载《俄国人物传记辞典》，Нааке-Накенский—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арший卷，第168—176页，圣彼得堡，俄国历史学会出版社。

1914. Ястребцов Е. Адмирал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ой.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ом Нааке-Накенский—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арший, стр. 168—176. СПб. Изд. Русск. истор. общ.

1894年，旺·维拉*：《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和对阿穆尔河的最后征服》，巴黎。

1894. Vend Vera. L'amiral Nevelskoy et la conquête dèfinitive du fleuve Amour. Paris.

* 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女儿——奥莉加·根纳季耶芙娜的笔名。

俄汉译名对照表

一、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йжиндай 爱纳泰
Александр Второй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еев, Федот 阿列克谢耶夫，费多特
Амеске 阿麦斯克(爱奴人)
Анжу, П. Ф. 安茹，彼·费·
Анна, Иванновна 安娜·伊凡诺芙娜
Анненков, Н. Н. 安年科夫，Н. Н.
Анненков, Ф. А. 安年科夫，费·亚·
Анов, Н. 阿诺夫， Н.
Антонов, Ф. 安东诺夫， Ф.
Антипенко 安季片科
Арбузов 阿尔布佐夫
Атласов, Владимир 阿特拉索夫，弗拉基米尔
Афанасий 阿法纳西(通古斯人)
Ахте 阿赫杰

Барсуков, И. П. 巴尔苏科夫， И. П.
Бачманов 巴奇曼诺夫
Бачман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Осиповна 巴奇曼诺娃，伊丽莎白·奥西波芙娜
Бауров 巴乌罗夫
Бейтон, Афанасий 别伊顿，阿法纳西
Бекетов, Петр 别克托夫，彼得
Беллингсгаузен 别林肖松
Берг 别尔格
Бергстрем 别尔格斯特列姆
Березин 别列津
Березкин 别廖斯金
Бессарабский 别萨拉普斯基
Бибиков, А. И. 比比科夫， А. И.
Бирюлев 比柳廖夫
Боголюбов, Н. П. 鲍戈柳波夫， Н. П.
Боуров 鲍乌罗夫
Бошняк, Н. К. 鲍什尼亚克， Н. К.
Браутон (Brayton) 布罗顿
Будогосский 布多戈斯基
Буссе, Н. В. 布谢，尼·瓦·
Бутаков, И. И. 布塔科夫，伊·伊·
Буцинский, Петр 布增斯基，彼得
Бютцев 比尤采夫

Ваганов 瓦加诺夫
Вальтон 瓦利顿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Вахтин, В. В. 瓦赫金， В. В.
Вельямин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维里雅米诺娃，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Вениаминов, Гавриил 维尼阿明诺夫，加夫里尔
Венцель, Карл Карлович 文采尔，卡尔·卡尔洛维奇
Венюков, Никита 维纽科夫，尼基塔

Владыкин 弗拉迪金
Власов, Иван Евстафьевич 弗拉索夫，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
Войнич, В. 沃伊尼奇，В.
Волконский, М. С. 沃尔康斯基，米·谢·
Вонлярлярский 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
Воронин, А. И. 沃洛宁 А. И.
Врангель, 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弗兰格尔，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Врангель, Ф. П. 弗兰格尔，Ф. П.

Гавриил 加夫里尔(神甫)
Гаврилов 加夫利洛夫
Галдан 噶尔丹
Ганкин 甘金(满珲人)
Гейсмар 盖斯马尔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 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
Головин,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戈洛文，П. П.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戈洛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即我国史书中译作费耀多罗者)
Головнин, В. М. 戈洛夫宁，В. М.
Годунов, Петр 戈杜诺夫，彼得
Гревенс 格列文斯
Грот 格罗特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Г. Е.
Гурьев, Д. Н. 固里耶夫，Д. Н.

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
Далинь 德林(满洲人)
Даниль 达尼拉
Девриен, А. Ф. 捷夫里延，А.Ф.
Дежнев, Семен 杰日纽夫，谢苗
Дзираминга 吉拉明阿

Евреинов 叶弗列伊诺夫
Екатерина II 叶卡德琳娜二世
Ельчанинов 叶利恰尼诺夫
Ельчанин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叶利恰尼诺娃，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Ефимов, И. В. 叶菲莫夫，И. В.

Жан-франсуа-де-лаперус 让·法朗莎·德·拉彼鲁兹
Жданко, М. 日丹科，М.
Жербильон (P. Jean-Francois Gerbillon) 张诚（法国名为热拉皮翁）

Заборинский, Ахиллес Иванович 扎鲍林斯基，阿希列斯·伊凡诺维奇
Завалишин 扎瓦利申
Завойко, В. С. 扎沃伊科，В. С.
Зарубин 扎鲁宾
Зеленой, А. А. 泽列诺伊，А. А.
Зиновье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季诺维耶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Зончевский 宗切夫斯基
Зорин,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扎林，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Иакинф 雅金甫
Ивашинцов, Н. 伊瓦申佐夫，Н.
Изиней 亦失涅
Изыльметьев 伊兹耳美捷夫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
И-шан 奕山

Казакевич, П. В. 卡扎凯维奇，П. В.
Каманин, Л. Г 卡马宁，Л. Г.
Камеамеа 卡麦阿麦阿

Карпов 卡尔波夫
Кахан- Си 康熙
Кашеваров, А. Ф. 卡舍瓦罗夫，А. Ф.
Клинковстрем 克林科夫斯特列姆
Кованько 科凡科
Колокольцев 科洛科里采夫
Корницкий, Семен 科尔尼茨基，谢苗
Корсаков,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科尔萨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Корчевский, П. В. 科尔切夫斯基，П. В.
Котлубацкий, М. И. 科特卢巴茨基，М. И.
Кочетов 科切托夫
Краббе, Н. К. 克拉贝，Н.К.
Крашенников, С. П. 克拉申尼科夫，С. П.
Кропотов, Д. А. 克罗波托夫，Д. 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克鲁逊什特恩，И. Ф.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Кузьменко 库兹明科
Кузьмин 库兹明
Купреянов, Я. И. 库普列扬诺夫，雅·伊·

Лавинский 拉文斯基
Ладыженский 拉迪任斯基
Лаперуз 拉彼鲁兹
Леден 列坚(满琿人)
Леер 列耶尔
Лермонтов, М. Н. 莱蒙托夫，М. Н.
Лесовский 列索夫斯基
Лессепс 列谢普斯
Листовский, И. 里斯托夫斯基，И.
Литке 利特克
Лихачев 利哈乔夫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伊凡·伊凡诺维奇
Логинов, Иван 洛吉诺夫，伊凡
Лужин 卢任
Лутковский, П. С. 卢特科夫斯基，П.С.
Лялина, М. 利亚林娜，М.
Ляхова, И.Н. 利亚霍娃，И. Н.

Маак, Р. 马克，Р.
Мазарович, А. И. 马扎罗维奇，А. И.
Макаров, С. О. 马卡罗夫，С. О.
Мартынов 马尔蒂诺夫
Мацкевич 马茨凯维奇
Машин, Р. Г. 马申，Р. Г.
Меглицкий 麦格利茨基
Мейер 梅耶尔
Мельчин, А. 麦利钦，А.
Меньшиков, А. С. 缅希科夫，А. С.
Миддендорф, А. Ф. 米登多夫，А. Ф.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й, Н. Н. 米克鲁霍-马克莱，Н. Н.
Миллер, Г. Ф. 米勒，Г. Ф.
Милютин, Д. А. 米留亭，Д. А.
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А. И. 米哈伊洛夫斯卡娅，А. И.
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夫
Муравьев, Н. Н. 穆拉维约夫，尼·尼·
Муравье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穆拉维约娃，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Мусин-Пушкин 穆欣-普希金
Мятлев,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麦特列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Назимов 纳季莫夫
Накован 纳考温(费雅喀人)
Нахимов, П. С. 纳希莫夫 П. С.
Невельская,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涅维尔斯卡娅，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涅维尔斯科伊，根纳季·伊凡诺维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В. 涅谢耳罗捷，К.В.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ьский, В. 尼科利斯基，В.
Ничкун 尼奇昆(费雅喀人)
Новограбленный 诺沃格拉勃廖内

Оболенский, А. В. 奥鲍连斯基，А. В.
Овсянников 奥夫夏尼科夫
Огородников, С. 奥戈罗德尼科夫，С.
Омау 奥马乌(爱奴人)
Орлов, Д. И. 奥尔洛夫，Д. И.
Осколков, Иван 奥斯科尔科夫，伊凡

Пакхо 帕克霍(爱奴人)
Парфентьев 帕尔芬季耶夫
Пашков, Афанас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巴什科夫，阿法纳西·菲利波维奇
Парри 巴利
Паткен 帕特肯(费雅喀人)
Перейр (Thomas Pereyra) 徐日升(托马斯·佩雷拉)
Перовский,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彼罗夫斯基，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旧译：丕业罗幅斯奇)
Перовский, Лев Алексеевич 彼罗夫斯基，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
Перри (Perry) 佩里(美国人)
Петр Первый 彼得一世
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
Пила-Пали 皮拉-帕利章京
Позвейн 波兹温(费雅喀人)
Поклонский 波克隆斯基
Полевой 波列伏依
Политковский 波利特科夫斯基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сьет 波谢特
Поярков 波雅尔科夫
Преклонский 普列克隆斯基
Пузино (Пузано) 普泉诺
Путятин 普提雅廷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авва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拉古津斯基，萨瓦·弗拉季斯拉沃维奇
Разградский 拉兹格拉德斯基
Рашков 拉什科夫
Резанов 列扎诺夫
Рикорд,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里科尔特，彼得·伊凡诺维奇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Рингольд (Ringgold) 林戈尔德(美国人)
Ритке 利特克
Риттер (Ritter) 里特
Робуш, М. С. 罗布什，М. С.
Родофиникин 罗多菲尼金
Рома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罗曼诺夫，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Романов, Д. 罗曼诺夫，Д.

Ромберг 罗姆别尔格
Росс 罗斯(英国人)
Рудаков, А. О. 鲁达科夫, А. О.
Рудановский, Н. В. 卢达诺夫斯基, Н. В.
Руперт (Рупрехт) 鲁彼尔特

Сакони 索考妮(费雅喀妇女)
Самарин 萨马林
Сарычев 萨雷切夫
Свербеев, Н. Д. 斯维尔别耶夫,尼·季·(旧译:西斐业尔别福)
Сгибнев, А. 斯基勃涅夫, А.
Сенявин 谢尼亚文
Серабинус 谢拉比努斯(爱奴人)
Сеславин 谢斯拉文
Сетокуреро 谢托库列罗(爱奴人)
Сиденснер, А. 西坚斯涅尔,А.
Сидоров 西道罗夫
Синицын 西尼增
Сичен 喜成(满洲人)
Сколков 斯科尔科夫
Соймонов 索伊莫诺夫
Соловьев, С. Ф. 索洛维约夫,斯·费·
Спафарий, Николай 斯帕法里, 尼古拉(旧译尼果赖)
Степанов, Онуфрий 斯捷潘诺夫,奥努弗里
Струве, Б. В. 司徒卢威, Б. В.
Сулеман 苏列曼
Сущев 苏肖夫
Сытин, И. В. 瑟京,И. В.
Сычевский 瑟切夫斯基

Тарле 塔尔列
Тебеньков 捷宾科夫
Тихменев 季赫麦涅夫
Тихон 吉洪(涅达尔人)
То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托尔布津, 阿列克谢
Тонден-Кажен 顿坚-卡仁
Тренев, В. 特列尼奥夫, В.

Унковский, И. С. 文科夫斯基, 伊·谢·
Ухтомский 乌赫汤姆斯基

Фесун 费松
Франклин 富兰克林(英国人)
Францбеков,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弗兰茨别科夫,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
Фрейганга 弗列伊甘加
Фунянга 富尼扬阿(满洲人)
Фуругельм 富鲁格里姆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Павлович 哈巴罗夫, 叶罗菲·巴甫洛维奇
Хавин, А. 哈文, А.
Халезов 哈列卓夫
Хвостов 赫沃斯托夫
Хуцумбу 胡逊布

Цацо 查佐(爱奴人)

Чапман (Chapman) 查普曼(英国人)
Чернышев 车尔尼雪夫
Чильгун 奇里贡(满琿人)
Чириков 奇里科夫
Чихачев, Н. М. 契哈乔夫, Н. М.

Шанц 桑兹
Шарубин 沙鲁宾
Шарыпов 沙雷波夫
Шварц 什瓦尔茨
Шельтинг, А. Е. 舍利京克, А. Е.

Шенурин, А. 舍努林，А.
Шишмарев, Я. П. 希什马廖夫，雅·帕·
Шилов 希洛夫
Шпанберг 什潘别尔格
Шренк 什连克
Штейн, М. 施泰因，М.
Штинников 什京尼科夫
Шумахер 舒马赫尔

Эллиот (Elliot) 埃利奥特(英国人)

Юдин 尤金
Юнкер 容克

Якоби 雅考比
Якушкин 亚库什金
Ястребцов, Е. 雅斯特列勃佐夫，Е.

二、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вачинская губа 阿瓦恰湾
Агас, мыс 阿加斯岬
Ада 阿达
Ади, сел. 阿季屯
Адли, река 阿德里河
Ады, река 阿迪河
Ай, река (сел.) 阿伊河(屯)
Айгунь 瑷珲
Ай-Ру, мыс 阿伊-卢岬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Алдам, мыс 阿尔达姆岬
Алдама, река (ныне Алдома) 阿尔达玛河(现名阿尔多玛河)
Алдамский залив 阿尔达玛湾
Алдан, р. 阿尔丹河
Александра, залив 亚历山大拉湾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бухта 亚历山大湾(即维尔基湾)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пост 亚历山大哨所
Алексеевская бухта 阿列克谢湾
Алеутские острова 阿留申群岛
Алом, сел. 阿洛姆屯
Аляска 阿拉斯加
Ама, р. 阿玛河
Амазар, р. 阿玛扎尔河
Амга, р. 阿姆加河
Амгунь, р. 阿姆贡河(恒滚河)
Ами, р. 阿米河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ский лиман 阿穆尔河口湾
Анадырская губа 安纳德尔湾
Анадырь, р. 安纳德尔河
Анан, р. 安纳河
Андрюшкина, деревня 安德留什金纳村
Анива, залив (мыс) 阿尼瓦湾(岬)(日本名为亚庭湾)
Анюй, р. 阿纽伊河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рекаре-Этута, хреб. 阿列卡列-埃图塔岭
Аркой, р. (сел.) (ныне Арково)阿尔科伊河(屯)(现名阿尔科沃)
Армури, р. 阿尔穆里河
Аруторо, сел. 阿卢托罗屯
Асланбеков, пролив 阿斯兰贝科夫海峡
Ассаной, мыс 阿萨诺伊岬
Ассыни, р. 阿瑟尼河
Аукан, р. (мыс) 阿乌阚河(岬)
Аур, сел. 阿乌尔屯
Ахту, оз. (р., сел.) 阿赫图湖(河,屯)
Ачанск 阿枪斯克(乌扎拉屯)
Аян 阿扬
Аянский порт 阿扬港

Базальтвый, остров 巴扎里托夫岛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йкал, залив 贝加尔湾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ранов, мыс 巴拉诺夫岬

Барракут, залив 巴拉库特湾（即哈吉湾）
Белачий, сст. 别拉奇岛
Белей, сст. 别列伊岛
Белинсгаузеин, мыс 别林肖松岬
Беллингсгаузен, гавань 别林肖松港（日本名为真冈港）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Белый мыс 白岬
Бельский уезд 别里斯基县
Бери, сел. 别里屯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 白令海峡
Берингово, море 白令海
Бернисет, порт 别尔尼谢特港
Бибиков, станица 比比科夫镇
Биджи, р. 比得热河
Бирзе, сел. 比尔津屯
Бичи, р. 毕赤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Блондел, остр. 勃隆杰尔岛
Богородская (-ое), дер. (сел.) 博哥罗茨卡亚（科耶）村
Бодего, залив 勃德哥湾
Болонь, оз. 博郎湖
Большая Иодама, р. 大约达马河（即乌奥达马河）
Большая Хадя, р. 大哈加河（即哈吉河）
Большерецк 博尔舍烈茨克
Большой Дуганджа, мыс 大杜甘贾岬
Большой Хой, мыс 大霍伊岬
Большой Шантар, остр. 大善塔尔岛
Бонин-Сима 小笠原群岛
Бостон 波士顿
Бремен 不来梅
Брянта, р. 勃梁塔河
Буре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布列斯基山脉
Бурея, р. 布列亚河（牛满河）
Бурукан, урочище 布鲁坎天然界
Буссе, залив (японс. наз. Тообути) 布谢湾（日本名为远渊湾）
Буссе, оз. 布谢湖
Бугаков, мыс 布塔科夫岬
Быки, р. (сел.) 贝基河（屯）
Бьена, мыс 比耶纳岬

Вальнарайзо 瓦尔帕来索
Ванго, мыс 凡戈岬
Ван-Готан, р. (сел.) 凡-戈坦河（屯）
Ванде, мыс 凡杰岬
Вандезе, сел. 凡杰泽屯
Вево, сел. 维瓦屯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Константин, залив 康士坦丁亲王湾
Венг, р. 温格河
Венду-езе, сел. 温都-耶泽屯
Венду-эси, сел. 温都-埃西屯
Верги, бухта 维尔基湾
Верхнекамчатск 上堪察加斯克
Верхнеудинск 上乌丁斯克
Верхняя Удоми, р. 上乌岛密河（即大约达马河）
Верхоленск 上勒拿斯克
Вирст, мыс 维尔斯特岬
Вияхту, проток 维亚赫图河套
Вияхту, р. (деревня) (ныне Оленевод) 维亚赫图河（屯）（在库页岛，现名奥列涅沃德）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Войд, сел. 沃伊德屯（今名沃伊达屯）
Войда, сел. 沃伊达屯
Воронин, мыс 沃洛宁岬

Воскресенская (-ое) деревня (сел.). 沃斯克列先斯卡亚(科耶)村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 东洋(即太平洋)
Врангель, мыс 弗兰格尔岬
Входный, мыс 入口岬
Высокий, мыс 高岬

Гамбург 汉堡
Гамильтон, гавань 汉密尔顿港
Гатчина 加特奇纳
Гауровица, мыс 加乌罗维查岬
Гвелы, р. 格韦累河
Гельсингфорс 赫尔森法斯(即赫尔辛基)
Гижига 吉日加
Гильба, р. 基里巴河
Гирда, сел. 基尔达屯
Гирин, р. 基林河(即戈林河)
Головачев, мыс 哥洛瓦切夫岬
Головнин, мыс 戈洛夫宁岬
Гонам, приток 戈纳姆河汉
Гонгконг 香港
Гонолулу 火奴鲁鲁
Горбица, р. 格尔必齐河
Гори, сел. 戈里屯
Горин, р. 戈林河
Горн, мыс 合恩角
Горнер, мыс 戈尔涅尔岬
Граф Гейден, гавань 海顿伯爵港(即塔克马卡港)
Гроте, мыс 格罗特岬
Гроте, мыс 格罗特岬(在库页岛上)
Гуандун 广东
Гунун, сел. 古努普屯

Дальдзинское озеро 达里津湖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Дарлимпель, мыс 达尔利姆佩利岬
Датта, мыс (сел.) 达塔岬(屯)
Датта, р. 达塔河(即图姆宁河)
Даурия 达斡尔地区
Дежнев, мыс 杰日纽夫岬(即楚科奇岬)
Де Ассас, мыс 迭阿萨斯岬
Де Кастри, залив 迭卡斯特里湾(即南格马尔湾)
Де Лангл, залив 迭兰格勒湾
Делил де ла Кроэр, мыс 杰利尔—迭—拉—克罗埃尔岬
Делин, р. 杰林河
Дери, сел. 杰里屯
Де Сомон, порт 迭索蒙港
Де Сыррен, залив 迭瑟斯连湾
Детейн, залив 杰捷伊恩湾
Джагдаха, озеро (прот.) 扎格达哈湖(河)
Джагды, хребет 贾格迪山脉
Джай, мыс 斋岬(扎依)
Джевдоха, оз. 杰夫多哈湖
Джи, р. 吉河(精奇里江,即结雅河)
Джуван, сел. 朱湾屯(即朱尼霍屯)
Джук, р. 茹克河
Джунгарская держава 准噶尔国
Джунихо, р. (сел.) 朱尼霍河(屯)
Дире, сел. 季列屯
Добги, сел. 多勃基屯
Доли, мыс 道利岬
Дугу, мыс (р. сел.) 杜古岬(河,屯)
Дуй, р. 杜伊河(即杜古河)
Дульбико (или Дульбика), сел. 杜里比科屯(或杜里比卡屯)
Дуссэ-Алинь, хребет 杜瑟山脉
Дуэ, мыс (сел.) 杜厄岬(屯)
Дырень, деревня 特林屯
Дюанка, сел. 迪尤安卡屯(即朱尼

雀屯）
Дюше, мыс 久舍岬

Екатерина, залив 叶卡捷琳娜湾
Екатерина, мыс 叶卡捷琳娜岬
Екуса, сел. 叶库萨屯
Елена, остр. 叶莲娜岛
Елизавета, мыс 伊丽莎白岬
Енисейск 叶尼塞斯克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地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外贝加尔省
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结雅堡
Зейский пост 结雅哨所（海兰泡）
Земново, мыс 捷姆诺沃岬
Зея, р. 结雅河（精奇里江）

Иванов, мыс 伊凡诺夫岬（即秀尔库姆岬）
Игнатина, деревня 伊格纳金纳村
Ид, р. 伊德河
Идунки, залив 伊顿基湾
Иезо 北海道
Изора-Яма 伊祖山（日本名）
Ильи, пик 圣伊利亚峰
Ильинский пост 伊利英斯克哨所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 皇帝港（即哈吉湾）
Император Наполеон Ⅲ, залив 拿破仑三世皇帝湾（即波谢特湾）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Ⅰ, гавань 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即哈吉湾）
Индигирка, р. 印迪吉尔卡河
Иноис-Снай, р. 伊诺诺-斯纳伊河
Иноскомонай, бухта (мыс, гора) 伊诺斯科莫内湾（岬，山）
Инескотонай, мыс (сел.) 伊诺斯科托内岬（屯）
Инчара, р. (сел.) 英恰拉河（屯）
Иодама, р. 约达马河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кутская (-ое) деревня (сел.) 伊尔库次卡亚（科邓）村
Исети, р. 伊谢特河
Искай, залив 伊斯开湾
Искотайкай, мыс 伊斯科泰凯岬
Иткар, р. (сел.) 伊特卡尔河（屯）
Иткват, р. (сел.) 伊特克瓦尔河（屯）
Ишил, р. 伊什尔河

Каби, сел. 卡比屯
Кавунда, сел. 卡温达屯
Кад, оз. (река) 卡德湖（河）
Кадьяк, остр. 卡加克岛
Казакевич (или Козакевич), мыс 卡扎凯维奇岬
Калган 张家口
Калифорния 加利福尼亚
Кальм, сел. 卡里姆屯
Калью, сел. 卡里尤屯
Каменная гора 石头山（即外兴安岭）
Камень, мыс 石头岬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
Капитан Невельской, залив 涅维尔斯科伊船长湾（即伊顿基湾）
Карафуто, остр. 桦太岛（日本名，即库页岛）
Кархпуне, р. 卡尔赫普涅河
Качесоне, сел. 卡切索涅屯
Каур, сел. 卡乌尔屯
Каури, оз. 卡乌里湖
Кевритин, сел. 克夫里亭屯
Кекур, мыс 克库尔岬
Керби, сел. 克尔比村
Кервет, сел. 克尔维特屯

Керин, р. 克林河
Кети, мыс 克基岬
Кетово, остр. 克托沃岛
Кетово, сел. 阔吞屯
Кибулин, нос 基布林岬
Кизи, оз. (сел.) 奇吉湖(屯)
Кика, сел. 基卡屯
Кимонай, р. 基莫纳伊河(即科穆-纳伊河)
Кир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基廉斯克堡
Китай 中国
Китайское море 中国海
Китобойный, мыс 捕鲸岬
Клокачев, мыс 克洛卡乔夫岬
Клостер-Камп, мыс 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岬
Князь Меньшиков, гора 缅希科夫公爵山
Князь Меньшиков, мыс 缅希科夫公爵岬
Князь Меньшиков, остр. 缅希科夫公爵岛
Козерог 科泽罗克
Кой, р. (сел.) 科伊河(屯)
Коим, сел. 卡伊姆屯
Колыма, р. 科雷马河
Коль, сел. 考里屯
Кому-Най, р. 科穆-纳伊河
Константин, остр. 康士坦丁岛
Константинская бухта 康士坦丁湾(即米湾)
Константинский пост 康士坦丁哨所
Копенгаген 哥本哈根
Корах-Пуна, р. (сел.) 科拉赫-普纳河(屯)
Корея 朝鲜
Коря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в 考列基岛
Коссогорский острог 科索戈尔斯克堡
Котан, сел. 科坦屯(即科坦-库图里屯)
Котан-Кутури, р. (сел.) 科坦-库图里河(屯)
Котан-Туру, р. (сел.) 科坦-图卢河(屯)
Котово, сел. 阔吞屯
Котун-Котан, р. 科童-科坦河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рильон, мыс 克里利昂岬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руз, залив 克鲁兹湾
Ксениевск, станция 克塞尼耶夫斯克站
Ку, р. 库河
Куегда (или Куэгда), мыс 库艾格达岬
Куичи, р. 库伊奇河
Кульмуги, сел. 库里穆基屯
Кумара, р. 库马拉河(呼玛尔河)
Кумарский караул 库马拉哨所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库马拉堡
Кунтуй, р. 孔图伊河
Кусов, остров 库索夫岛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千岛群岛
Курчи, сел. 库尔奇屯
Кусунай, р. (сел.) 久春内河(屯)
Кусун-Котан, р. 库松-科坦河
Кутоманда, р. 库托曼达河
Кутомандский пост 库托曼达哨所
Кухтуй, р. 库赫图伊河
Кучри, сел. 库奇利屯
Кучуан, р. 库丘安河
Кяхта 恰克图

Лазарев, мыс 拉扎列夫岬

Лаперуз, пролив 拉彼鲁兹海峡
Лаприс, остров 拉普里斯岛
Лах, мыс 拉赫岬
Лач, р. 拉奇河
Левенштерн, мыс 列文什坦恩岬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北冰洋
Ледяной, мыс 冰岬
Лена, р. 勒拿河
Леский, мыс 列斯基岬
Лессепс, мыс 列谢普斯岬(即达塔岬)
Лессепс-Датта, мыс 列谢普斯-达塔岬
Литке, мыс 利特克岬
Лондон 伦敦
Лопатка, мыс 洛帕特卡岬
Лукаль, р. (сел.) 卢卡里河(屯)
Лучуй, р. 卢丘伊河
Люнг, мыс 伦格岬
Ляк, мыс 利亚克岬
Лянгр, сел. 梁格尔屯
Ляшани, р. 利亚沙尼河

Мавах-во, сел. 马瓦赫卫屯
Май, р. (деревня) 麦河(村)
Маймачин 买卖城
Маканрушн 玛康鲁什
Малая Иодама, р. 小约达马河
Малый Дуганджа, мыс 小杜甘贾岬
Малый Хинган 小兴安岭
Малый Шантар, остров 小普塔尔岛
Маму, р. 马穆河(即阿穆尔河)
Мангутов, мыс 曼贡托沃岬
Манзи, сел. 曼齐屯
Манила 马尼拉
Мануе, р. 马努耶河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Маока, бухта 茅卡湾(即伊顿基湾，日本名为真冈湾)
Маока, сел. 茅卡屯
Марии, мыс 玛丽亚岬
Мариинск 马林斯克(阔吞屯)
Мариинский пост 马林斯克哨所
Мартиньер, порт 马尔季尼耶尔港
Матсмай (или Мацмай), остров 松前岛(北海道的古名)
Маунта, мыс 玛翁塔岬(即秀尔库姆岬)
Мая, р. 马亚河
Мгарс 姆格尔斯
Мгат 姆格特(即姆格尔斯)
Мгачи, р. (сел.) 姆格奇河(屯)
Медвежий остров 熊岛
Мелководный, мыс 浅水岬
Мео, мыс 庙儿岬
Мерген 墨尔根(今嫩江县)
Ми, бухта 米湾
Ми, р. 米河
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ое), деревня (сел.) 米哈伊洛夫斯卡亚(科邓)村
Могоча 莫戈恰
Монастырщина, деревня 修道院村
Монтио, мыс 蒙季奥岬
Мордвинов, залив 莫尔德维诺夫湾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осолов, бухта 莫索洛夫湾
Мофита, мыс 莫菲塔岬
Муданьцзянь, р. 牡丹江
Мудари, р. 穆达里河
Мули, р. 穆里河
Муловский, мыс 穆洛夫斯基岬
Муравьев, мыс 穆拉维约夫岬
Муравьевский пост 穆拉维约夫哨所

Мухтель, мыс 穆赫贴尔岬
Мылки, деревня 莫勒奇屯
Мычнай, р. 梅奇纳伊河

Набиль, залив (р.) 纳比里湾(河)
Нагасаки 长崎
Нагиба, мыс 纳吉布岬
Най, р. 纳伊河
Найборо, мыс (сел.) 纳伊鲍罗岬(屯)
Найбу, р. (сел.) 纳伊布河(屯)
Найбуци 纳伊布齐(即纳伊布屯的今名)
Найну, р. 纳伊努河(即纳伊布河)
Найнуру, мыс (р., сел.) 奈努鲁岬(河,屯)
Най-Оро, р. (сел.) 名奇河(屯)
Найтук, сел. 纳伊图克屯
Найтуру-Катан, р. (сел.) 奈图卢-科顿河(屯)
Накасиротоко 中知床半岛
Нангмар, залив 南格马尔湾
Насокуторо, сел. 纳索库托罗屯
Натом, мыс 纳托姆岬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авань 涅维尔斯科伊港
Невельской, гора 涅维尔斯科伊山
Невельской, мыс 涅维尔斯科伊岬
Негди, р. (сел.) 涅格基河(屯)
Нейдаль, оз. 涅达里湖
Нейфо, сел. 涅伊福屯
Нелькан 涅尔坎
Немилен, р. 涅米连河
Нерча, р. 涅尔查河(尼布楚河)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涅尔琴斯克堡
Нижнекамчатск 下堪察加斯克
Нижняя Удома, р. 下乌岛密河(即约达马河)
Низменный, мыс 低岬
Никирайбу, мыс 尼基莱布岬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Николаевск-на-Амуре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пост 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Николай, залив 尼古拉湾
Никон, р. 尼康河
Никта, мыс 尼克塔岬
Нин, сел. 宁屯
Нинбо 宁波
Нингута, р. 宁古塔河
Нингута (или Нюм-гута) 宁古塔(今宁安县)
Нину 尼努
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ьск 新阿尔汉格尔斯克
Ново-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ое), деревня (сел.) 新米哈伊洛夫斯卡亚(科耶)村
Нойкуру, р. (сел.) 诺伊库卢河(屯)
Нотоксам, бухта (сел.) 诺托克萨姆湾(屯)
Нотора, мыс 诺托拉岬
Ноторо, мыс (р. сел.) 诺托罗岬(河,屯)(日本名为能登吕)
Нучкай, сел. 努奇凯屯
Ныйт, залив (или Ныйский) 纳湾
Ныйде, мыс 内杰岬
Ныни, сел. 内尼屯

Оагу (или Оаху), остров 奥阿胡岛(也译瓦胡岛)
Обман, залив 奥布曼湾(意为欺骗湾)
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остров 天文台岛

Обуэ-Сена, сел. 奥布埃-谢纳屯
Огненная Земля, остров 火地岛
Огу, р. (сел.) 奥古河(屯)
Ода, сел. 奥达屯
Одасан, сел. 奥达桑屯(即奥托克萨姆屯)
Одединга, мыс 奥提金加岬
Оди, сел. 奥季屯
Озерная деревня 阿焦尔村
О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
Олекминск 奥廖克明斯克
Ольги, залив 奥尔加湾(石门镇)
Ольджикан, р. 奥里德日坎河
Ольдой, р. 奥尔多伊河
Опасность, мыс 危险岬
Орель, оз. (сел.) 奥列利湖(屯)
Осипенко, сел. 奥西片科屯(即克尔比屯)
Ост-Индия 东印度
Отагу, сел. 奥塔古屯(即奥塔苏屯)
Отасу, сел. 奥塔苏屯
Отмели, мыс 浅滩岬
Отоксам, сел. 奥托克萨姆屯
Отомари, город 大泊城(日本名)(即今科尔萨科夫)
Отосим, бухта (оз., протока) 奥托西姆湾(湖,河汊)
Отто, сел. 奥托屯
Отто-Хори, р. (сел.) 奥托-霍里河(屯)
Отьку, сел. 奥季库屯
Оуля-Куру, сел. 奥乌里亚-库鲁屯
Охота, р. 鄂霍塔河
Охотск 鄂霍次克
Охотский порт 鄂霍次克港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Оцно-бека, сел. 奥次诺-别卡屯(即奥恰赫-波卡屯)
Очах-Пока, сел. 奥恰赫-波卡屯

Пад, сел. 帕德屯
Пальво, прот. 帕耳沃小河汊
Парамусир, остров 帆筵岛(日本名)
Париж 巴黎
Паро-Найбу, сел. 帕罗-纳伊布屯
Пат, сел. 帕特屯
Пачай, р. 帕恰伊河
Пей-хо, р. 白河
Пекин 北京
Пеннопусери, мыс 片诺普谢里岬
Перовский, мыс 彼罗夫斯基岬
Перору-Пести, р. 佩罗卢-佩斯季河
Пероци, бухта 别罗齐湾
Перуен-Томари, бухта 别鲁延-托马拉湾
Песа, сел. 佩萨屯
Песчаный, мыс 砂岬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ергоф 彼得高府
Петровская кошка 彼得沙洲
Петровский залив 彼得湾(即幸福湾)
Петровский рейд 彼得停泊场
Петровское зимовье 彼得冬营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Камчатский 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порт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
Петх, мыс 彼特赫岬
Печели, залив (или Пече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 直隶湾(也有译芝切利湾的)
Пиленг, р. 比林格河
Пильда, р. 皮里达河(即基里巴河)
Пильнан-Ами 皮里楠-阿米

Писуа, сел. 皮苏阿屯(即皮苏伊屯)
Писуй, сел. 皮苏伊屯
Пихца, р. 皮赫察河
Погоби, мыс (сел.) 波哥比岬(屯)
Покровская, деревня 波克罗夫斯克村
Покси, мыс 波克锡岬
Полинез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玻利尼西亚国
Полуденное Большое море 南大海
Понге-Эйдум, мыс 庞格-埃杜姆岬
Поннонусари, мыс 庞诺努萨里岬
Поронай, р. 波罗内河(日本名为幌内川)
Поронай, сел. 波罗内屯(即帕罗-纳伊布屯)
Пороной, сел. 波罗内屯(即帕罗-纳伊布屯)
Порта-Томари, бухта 波尔塔-托马拉湾
Портсмут 朴茨茅斯
Порутошеро, сел. 波卢托舍罗屯
Посьет, залив (или Посьетовская бухта) 波谢特湾
Поцель, р. 波策里河
Правый, мыс 右岬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沿岸地区
Приамурье 阿穆尔沿岸地区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省
Приморье 滨海地区
При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沿岸地区
Пронге, мыс 普隆格岬
Пуджим, р. 普德日姆河
Пунр, мыс (сел.) 普伊尔岬(屯)
Пуль (или Пуля), сел. 普里屯
Пяхту (или Пяхта), сел. 皮亚赫图屯

Райтасико-ко, оз. 来知志湖(日本名)
Ратманов, мыс 拉特马诺夫岬
Рейнеке, залив 列伊涅克湾
Рейнеке, остров 列伊涅克岛
Римник, мыс 里姆尼克岬
Рио-де-Жанейро 里约热内卢
Рогатка, остров 罗加特卡岛
Ромберг (или Ромберх), мыс 罗姆别尔格岬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俄罗斯帝国
Россия 俄国
Румянцев, залив 鲁勉采夫湾(即勃德哥湾)
Русская Америка 俄属美洲

Сабах, сел. 萨勃赫屯
Саймонов, мыс 赛莫诺夫岬
Саксонской, мыс 萨克逊岬
Сали, сел. 萨里屯
Сальги, р. 萨里基河
Самарга (или Самалька), р. 萨玛尔加河
Самари, сел. 萨玛里屯
Самма, р. 萨玛河
Самогир (или Самагир), оз. 萨玛吉尔湖(即埃沃隆湖)
С.-Петербург 圣彼得堡
Сандвичевы острова 散得维齿群岛(即夏威夷群岛)
Сан-Син 三姓(今依兰县)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旧金山
Саруг-Хунги, хребет 萨鲁格-洪基岭
Сахалин, остров 萨哈林岛(库页岛)

Сахалян-Ула, р. 萨哈连-乌拉（黑龙江）
Сая, гора (мыс) 萨亚山(岬)
Св. Александр, мыс 圣亚历山大岬
Св. Николай, залив 圣尼古拉湾
Св. Ольга, бухта 圣奥尔加湾(石门镇)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北海
Северный залив 北湾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штаты 北美合众国
Сегнегин, мыс 谢格涅金岬
Сегнеки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谢格涅金半岛
Селемджи, р. 西林木迪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色楞格)
Сенакуеро, бухта (р., сел.) 谢纳库耶罗湾(河,屯)
Сенеки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谢涅克半岛(即谢格涅克半岛)
Сергиевская, деревня 谢尔基耶夫斯卡亚村
Сескар, остров 塞士喀尔岛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мод (или Симоде) 下馆
Синявин, мыс 西尼亚文岬
Сиракуса, сел. 西拉库萨屯
Сиратоку, мыс (сел.) 西拉拉库岬(屯)
Сиринки (или Ширинки) 西令基
Сирир-ахчива, мыс 西里尔-阿赫奇瓦岬
Сирироко, сел. 西利罗科屯(即西罗罗科屯)
Сиророко, сел. (бухта, р.) 西罗罗科屯(湾,河)
Сисека, р. 锡谢卡河
Ситха (или Ситка) 锡特卡
Сихотэ-Алинь 锡霍特山(或锡霍特阿林)
Советская гавань 苏维埃港（即哈吉湾)
Соединения, мыс 会合岬
Сойкина, р. 索伊津纳河
Сололи, р. 索洛里河
Сольвычегодск 索尔维契戈德斯克
Сомнин, р. 索姆宁河(即南格马尔河)
Сомня, р. 索姆尼亚河
Сосуя, бухта (р., сел.) 索苏亚湾(河,屯)
Сотокуреро, сел. 索托库列罗屯
Софийск 索菲斯克(扎依)
Спеяни, р. 斯佩亚尼河
Средиземное море 地中海
Средняя Невка 中涅夫卡河
Сретенск 斯列谦斯克
Становый, хребет 斯塔诺夫山脉
Суйфон, р. 绥芬河
Сукпай, р. 苏克派河
Суми, сел. 苏米屯
Сумму, сел. 苏穆屯
Сунгари-Ула 松加里-乌拉（即松花江)
Сунгари, р. 松花江
Сусоя, р. 苏索雅河
Сусу, сел. 舒舒屯
Сус-Уэнай, сел. 苏士-乌埃纳伊屯
Сучи, остров (станица) 苏契岛(村镇)
Сущев, мыс 苏肖夫岬
Суэц 苏伊士
Счастье, залив 幸福湾(即伊斯开湾)
Сыроро, сел. 瑟罗罗屯
Сюркум, мыс (р.) 秀尔库姆岬(河)
Сюркум, сел. 秀尔库姆屯(即帖里

亚吉屯）
Ся-Мын 厦门

Таба, залив (р.) 塔巴湾(河)
Табах, мыс 塔巴赫岬(即捷巴赫岬)
Тази 塔齐
Тайван-фу 台湾府
Тайфон, р. 泰丰河
Такмака, бухта (сел.) 塔克马卡湾(屯)
Такой, р. (сел.) 塔科伊河(屯)
Такр-во, сел. 托克尔卫屯
Тален, р. 塔连河
Тамлев, мыс 塔姆列夫岬
Тамари-Анива, залив 托马拉-阿尼瓦湾(日本名为亚庭湾)
Танги, р. (сел.) 坦基河(屯)
Танимилен, р. 塔尼米连河
Тарай-гота, оз. 多来-加塔湖
Тарайка, р. (сел.) 多来加河(屯)
Тарайка-ван 多来加湾(日本名,即忍耐湾)
Тарайска, оз. 塔莱斯卡湖
Таран-Готан, р. (оз., сел.) 塔兰-戈坦河(湖,屯)
Таранкотан, сел. 塔兰科坦屯
Тарио-Найбу, р. 塔里奥-纳伊布河
Тасеи, мыс 塔谢伊岬
Татария 鞑靼
Татарский залив 鞑靼湾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鞑靼海峡
Твох, протока 特沃赫河套
Тебах, мыс 捷巴赫岬
Тебесани, бухта (мыс) 捷别萨尼湾(岬)
Тенже, сел. 典热屯
Тенча, сел. 坚恰屯
Тернай, залив 捷尔内湾(即忍耐湾)
Тернай, мыс 捷尔内岬
Терпение, залив 忍耐湾
Теряти, р. (сел.) 帖里亚吉河(屯)
Тигиль 提吉尔
Тиннай, сел. 金内(即图库内屯今名)
Тиранюка, р. 季拉纽卡河
Тифац-во, сел. 季法茨卫屯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Тлям, сел. 特列姆屯
То, мыс 托岬
Тобуцу, оз. 托布楚湖(即远渊湖)
Тоитзе, юрта 托伊捷帐落
Толчин, город 托尔青城
Томара-Анива, сел. 托马拉-阿尼瓦屯
Томари-бо, бухта 托马拉-鲍湾
Томари, сел. 托马拉屯
Томарионай, бухта (сел.) 托马里奥内湾(屯)
Томо, р. (сел.) 托莫河(屯)
Тонден-Кажен 顿坚-卡任
Тондо̀н, р. 敦敦河
Тонин, мыс 托宁岬
Тоной, р. 托诺伊河
Тообучи, оз. (залив, р., сел.) 远渊湖(湾,河,屯)(日本名)
Триест 的里雅斯特
Тотокан, бухта 托托坎湾(即图科坦湾)
Тубу, мыс 图布岬
Тугур, р. 土古尔河
Тугурская губа 土古尔湾
Тугу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土古尔堡
Тукотань, бухта 图科坦湾
Тукунай, р. (сел.) 图库内河(屯)
Тула 土拉
Тумджин, р. 图姆真河(即图姆宁河)
Тумень-Ула (или Тюмень-Ула) 图

们江(或图们乌拉)
Тумнин, р. 图姆宁河
Тунайча, мыс 图纳伊查岬
Тунгир, р. 土吉尔河
Тунай-унай, сел. 图内-乌内屯(即图诺伊-乌诺伊屯)
Туной-Уной, сел. (р.) 图诺伊-乌诺伊屯(河)
Турей, мыс 图列伊岬
Туркай, залив 图尔凯湾(即忍耐湾)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ый, р. 德伊河(即锡谢卡河)
Тылени-ту, залив 特列尼-图湾
Тык (или Тыке), р. (сел.) 特克河(屯)
Тыльский хр. 特里山脉
Тымь, р. 特姆河
Тыр, р. (сел.) 特林河(屯)
Тюлений остров 海豹岛
Тякун, нос 佳孔岬
Тянь-Дзинь 天津

Уаз, мыс 乌阿兹岬
Уайт, остров 威特岛
Уанги, мыс 乌安基岬
Уанда, р. (сел.) 旺达河(屯)
Уанды, мыс 乌安迪岬
Удгиль, оз. 乌岛伊里湖
Удлек-во, р. (сел.) 乌德列克卫河(屯)
Удли, сел. 乌德里屯
Удский край 乌第地区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第堡
Уды, р. 乌第河
Удыль, оз. 乌岛伊里湖
Уй, р. (сел.) 乌伊河(屯)
Укамок 乌开米克
Укунру, мыс 乌孔鲁岬
Ули, сел. 乌里屯
Уливчи, р. 乌里夫契河
Улую, р. 乌卢尤河
Ульбанская губа 乌利班湾
Ульги, р. 乌里吉河(即乌里夫契河)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Унари, порт (японс. наз. Усийоро) 乌那利港(日本名为鹤城)
Уодама, р. 乌奥达马河(即大约达马河)
Упичей, остров 乌皮切伊岛
Урванг, оз. (сел.) 乌尔温格湖(屯)
Урга 库伦
Урка, р. 乌尔卡河
Уркан, р. 乌尔坎河
Урми, р. 乌尔米河
Уса, мыс 乌萨岬
Усальгин, р. 乌萨里津河
Усальгинская губа 乌萨里津湾
Усальчан, р. 乌萨里昌河
Уси, мыс 乌西岬
Усиро (или Усийоро) 鹤城(日本名)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ть-Дел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斯季-杰林堡
Устье Амура 阿穆尔河河口(黑龙江江口)
Устье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江口
Устье Уссури 乌苏里江江口
Устье Хунгари 洪加里河河口(宏格力河河口)
Усть-Зейский пост 乌斯季-结雅哨所(海兰泡)
Усть-Зея 乌斯季-结雅(海兰泡)
Усть-Немил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斯季-涅米连堡
Усть-Стрелка 乌斯季-斯特烈耳卡

Усть-Стрелочный пост 乌斯季-斯特烈耳卡哨所
Ухдыль, р. 乌赫岛伊里河
Ухта, сел. 乌赫塔屯
Ухтре, сел. 乌赫特列屯
Учан, р. 乌昌河
Учур, р. 乌楚尔河
Уюзюд, остров 乌尤久德岛

Фатуха, нос 法图哈岬
Феклистов, остров 费克利斯托夫岛
Форалланы, остров 费拉兰岛
Формоза, остров 福摩萨岛(台湾岛)
Франция 法国
Фучжоу-фу 福州府

Хабаров, мыс 哈巴罗夫岬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абаровское посел. 哈巴罗夫斯克村(伯力)
Хаджи, бухта 哈吉湾
Хаджи (или Халя), р. 哈吉河
Хаджи-ту, залив 哈吉-图湾
Хайнань, остров 海南岛
Хаидус, сел. 哈伊杜斯屯
Хакуй-Котан, бухта 哈奎-科坦湾
Халезов, мыс 哈列卓夫岬
Хало, сел. 哈洛屯
Халха 喀尔喀
Хальво, сел. 哈里沃屯
Ханка, оз. 兴凯湖
Харбин 哈尔滨
Харьков 哈尔科夫
Хауспайбу, бухта (сел.) 哈乌斯纳伊布湾(屯)
Хикну-Хунга, р. 希克努-洪加河
Хиласун, р. 希拉松河
Хинганский пост 兴安岭哨所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兴安岭
Хинганское ущелье 兴安岭峡谷
Ходж, бухта 霍支湾
Хой, мыс 霍伊岬(在库页岛)
Хой, мыс 霍伊岬
Хой, залив (р., сел.) 霍伊湾(河,屯)
Хойль, р. (сел.) 霍伊里河(屯)
Хоккайдо, остров 北海道
Хоко-Томари, мыс 霍科-托马拉岬
Холдона, летник 霍尔顿纳夏季住地
Холмск 霍尔姆斯克
Хондо (или Ниппон) 本洲(日本)
Хор, р. 霍尔河
Хоре, сел. 霍列屯
Хоэ, мыс (р., сел.) 霍埃岬(河,屯)
Хоголь, р. 霍尤里河
Хунгари, р. 洪加里河(宏格力河)
Хурга, р. 虎尔哈河(即牡丹江)
Хуту, р. 胡图河

Ча, сел. 恰屯
Чабдах 切布达赫
Чальбано, сел. 切里巴诺屯
Чальм, сел. 切里姆屯
Чальмок, сел. 恰里莫克屯
Чан-Поко, мыс (сел.) 昌-波科岬(屯)
Чансины, мыс (р.) 昌锡内岬(河)
Чевор-во, сел. 切瓦尔卫屯
Чемдынг, р. 切姆多格河
Чеме, сел. 奥麦村
Чеппани-Хута, возвышенность 切普纳尼-胡塔高地
Чернай, р. 切尔纳伊河
Черная, р. 绰尔纳河(乌伦穆河)
Чилля, стойбище 奇利亚游牧驻扎地

Чихачев, мыс 契哈乔夫岬
Чичамар, р. 齐查马尔河
Чко-Берухнай, сел. 奇科-别鲁赫纳伊屯
Чламаль, р. 奇拉玛里河
Чля, оз. 奇利亚湖
Члям-аль, р. 奇利亚姆-阿里河
Чныррах (или Чнаррах) 奇内拉赫
Чудой, мыс (р.) 丘多伊岬(河)
Чукотский нос 楚科奇岬
Чукчагир, оз. 丘克恰基尔湖
Чуля, протока (сел.) 丘利亚河套(屯)
Чумы, мыс 楚梅岬
Чхар, сел. 契哈尔屯
Чхар-во, сел. 契哈尔卫屯

Ценчжоу 琼州
Цицикар 齐齐哈尔

Шант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善塔尔群岛
Шанхай 上海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лкинский завод 石勒喀扎沃德
Шилькар, р. 石勒喀尔河(即阿穆尔河)
Шмидта, полуостров 斯米达半岛
Шумагинские острова 舒莫金群岛
Шунгал, р. 松花江
Шхеры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顺利岩岛

Эворон, оз. 埃沃隆湖
Экураки, сел. 埃库拉基屯
Экурако, сел. 埃库拉科屯(即埃库拉基屯)
Эндум-Томари, мыс 恩杜姆-托马拉岬
Энаутиспо, мыс 埃纳乌吉斯波岬
Энто 恩托
Энто-Томара, бухта (мыс) 恩多-托马拉湾(岬)

Южный Сахалин 南萨哈林(南库页岛)
Юмы, мыс 尤梅岬

Яаанби, мыс (сел.) 雅安比岬(屯)
Яблони-даба 雅布洛尼-达巴(即雅布洛诺夫山)
Яблоновый хребет 雅布洛诺夫山脉
Яблочная гора 雅布洛奇山(即雅布洛诺夫山)
Яви, р. 亚维河(即亚伊河)
Яй, р. 亚伊河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
Якутский край 雅库特地区
Я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雅库次克堡
Ямин, сел. 亚明屯
Ям-Алинь, хребет 扬阿林山脉
Яна 雅纳
Япония 日本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三、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Айны　爱奴人
Алеуты　阿留申人
Ачаны　阿枪人(即赫哲人)

Буряты　布里亚特人

Гиляки　基里亚克人(即费雅喀人)
Гольды　果尔特人

Дауры　达斡尔人
Дучеры　杜切尔人(即女真人)

Ительмены　伊特里门人(即堪察加人)

Кектальцы　克加里人
Китайцы　汉人
Куги　苦夷人
Курильцы (курилы)　虾夷人

Мангуны　满珲人
Манзы　曼兹人
Маньчжуры　满洲人

Нанайцы　那乃人(即赫哲人)
Наткисы　那脱吉人
Нейдальцы (Нейгдальцы)　涅达尔人

Ороксы (ороксей, ороко)　奥罗克人(即鄂伦春人)
Орочоны　鄂伦春人

Самагиры　萨玛吉尔人
Санта　山旦人

Татары　鞑靼人
Тунгусы　通古斯人

Чукчагиры　丘克恰基尔人

四、舰船名译名对照表

"Або транспорт "阿波号"运输船
"Аврора" фрегат "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
"Америка" пароход "亚美利加号"轮船
"Америка" пароходокорвет "亚美利加号"蒸汽轻巡航战船
"Америка" транспорт "亚美利加号"运输船
"Амур" речной пароход "阿穆尔号"江轮
"Аргунь" пароход "额尔古纳号"轮船
"Астролябия" корабль "阿斯特罗列比亚"海船

"Байкал" транспорт "贝加尔号"运输船
"Беллона" фрегат "别浪号"巡航战船
"Беринг"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корабль "白令号"商船(美)
"Буссоль" корабль "布索里号"海船

"Восток" шхуна "东方号"纵帆船

"Диана" фрегат "狄爱娜号"巡航战船

"Европа"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корабл "欧罗巴号"商船

"Иоиора" пароход "伊若拉号"轮船
"Ингерманланд" корабль "英格尔门兰特号"海船
"Иртыш" транспорт "额尔齐斯号"运输船

"Кадьяк" бот "卡加克号"小艇
"Камчадал" бот "堪察加人号"小艇
"Камчатка" шлюп "堪察加号"单桅炮舰
"Константин" бриг "康士坦丁号"轻快巡航战船
"Короткий" транспорт "科罗特号"运输船
"Князь Меньшиков" пароход "缅希科夫公爵号"轮船

"Лена" речной пароход "勒拿号"江轮
"Лиман" шхуна-баржа "河口湾号"纵帆驳船
"Люиз-Перо" шхуна "鲁斯-佩罗号"纵帆船

"Менелай" корвет "麦涅拉伊号"轻快巡航战船

"Надежда" дубльшлюпка "希望号"双桨舢板
"Надежда" паровой катер "希望号"蒸汽快艇

"Надежда" пароходик "希望号"小轮船

"Оливуца" корвет "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
"Оскар" барк "奥斯卡尔号"帆船
"Охотск" транспорт "鄂霍次克号"运输船

"Паллада" фрегат "巴拉达号"巡航战船
"Пальмето"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корабль "帕耳美托号"商船
"Пик" (Pique) фрегат "皮克号"巡航战船(英)

"Св. Гавриил" бот "圣加弗利伊尔号"小艇
"Сенявин" корабль "谢尼亚文号"海船

"Хеда" шхуна "赫达号"纵帆船

"Шелехов" барк "舍烈霍夫号"帆船
"Шилка" пароход "石勒喀号"轮船

"Baru nam" барк "巴鲁·纳穆号"帆船

"General-purse" шхуна "总资金号"纵帆船(美)

"John Hawock" пароход "约翰·霍沃克号"轮船

"l'Alleghani" пароход "勒阿莱非尼号"轮船

"Macedonidn" корвет "马其顿人号"三桅军舰(美)
"Messanger Bird" пароход "信鸟号"轮船(美)
"Mississipie" пароход-фрегат "密西西比号"蒸汽巡航战船

"Plymouth" военный шлюп "普利茅斯号"单桅炮舰(美)
"Porpoise" бриг "海豚号"轻快巡航战船(美)
"Pouhotan" пароход-фрегат "波霍坦号"蒸汽巡航战船

"Saratoga" военный шлюп "萨拉托加号"单桅炮舰
"Sucqnechanna" пароход-фрегат "苏斯奎琼号"蒸汽巡航战船

"Vandalia" военный шлюп "范达利阿号"单桅炮舰
"Vermont" линейный корабль "弗蒙特号"主力舰
"Vincennes" военный шлюп "文森尼斯号"单桅炮舰

内 部 发 行

统一书号：11017·397
定　　价：1.50元